

# 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一冊目錄

## 興中會

革命原起	孫文	一
興中會革命史要	陳少白	三
興中會革命史別錄	陳少白	二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	孫文	七
香港興中會宣言	孫文	八
孫逸仙	孫文	八
孫文革命運動濟方檔案	黃中黃	九
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	故宮檔案館	一三
乙未廣州之役	馮自由	一四
庚子惠州起義記	鄒魯	一五
史堅如事略(節錄)	陳春生	一五
史堅如案拾遺	鄧慕韓	一四
	廖平子	一四

唐才常漢口之役……………二五

記自立會……………張篔溪……………二五

唐才常漢口起義清方檔案……………故宮檔案館……………二六

記林圭……………張篔溪……………二八〇

秦力山傳……………章炳麟……………二八二

沈懣……………黃中黃……………二八四

論沈懣慘死事……………浙江潮……………二八八

洪全福起義……………三二三

壬寅洪全福廣州舉義記……………陳春生……………三二五

洪全福起義檔案……………故宮檔案館……………三三二

蘇報案……………三三九

革命軍……………鄒容……………三三一

贈大將軍鄒君墓表……………章炳麟……………三三五

蘇報案實錄……………張篔溪……………三六七

蘇報案始末記敘……………章行嚴……………三六七

與竄溪書述獄中事	章炳麟	三九一
章太炎先生在獄供聞錄	張篁溪	三九四
與吳稚暉談蘇報案書	章炳麟	三九八
上海蘇報案紀事	吳稚暉	四〇一
蘇報鼓吹革命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四〇八
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	馮自由	四八一
中國教育會之回憶	蔣維喬	四八五
章太炎與支那亡國紀念會	馮自由	四九七
華興會		五〇一
長沙華興會	馮自由	五〇三
黃克強長沙革命之失敗	曹亞伯	五〇五
武溪雜憶錄(節錄)	龍紋瑞	五二二
光復會		五二三
光復會(節錄)	馮自由	五二五
附陶成章之死	馬叙倫	五三〇
光復會領袖陶成章革命史	張篁溪	五三二

光復軍志（節錄黨會篇）	·····	龔翼星	五三〇
龍華會章程	·····	陶成章	五三四
日知會	·····		五四五
科學補習所始末	·····	張難先	五四七
附王漢傳	·····	張難先	五五一
武昌科學補習所革命運動始末記	·····	歐陽瑞麟	五五三
日知會始末	·····	張難先	五五五
武昌日知會之運動	·····	曹亞伯	五七二
武昌日知會之破案	·····	曹亞伯	五七六

## 敘言

一九一一年之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的一次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

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訂了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臨時約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奠定了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爲此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開闢道路，功績是輝煌的，意義是重大的。

由於當時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資產階級有它的軟弱性，領導革命不能徹底，以致辛亥革命勝利之後，革命的果實反被北洋軍閥篡竊，既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也並未完成。這是歷史條件的限制，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我們接受中國史學會的委託，編輯辛亥革命的資料，開始在一九五一年。直到今天，才得和讀者見面，時間已經六年了。爲什麼會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主要由於資料搜集不易。當我們開始編集的時候，究竟應有多少材料，心中無數。辛亥革命資料困難，有三種原因：

- 一、有的問題，資料本不完備，不易說明。
- 二、有的資料，分散各地，不易搜集。
- 三、有些資料，是曾經被歪曲了的，考訂困難。

我們經過數年的時間，在各方面支持與協助下，得到的資料雖然不少，擇其重要，去其重複，這裏實際採用的，不過一百二十餘種，約計三百二十萬字。這些資料中，從未發表過的有十餘種，字數約佔四分之一。雖經發表，而刊本難得者居十之七八。就作者的立場而論，其中屬於革命方面者約七八十種；屬於清方記載，不過一二十種；立場不明而有參考價值者又二三十種。

全書分四個部分，八個分冊，其要目如下：

第一部分 爲興中會時期的革命活動。

第一冊 興中會 唐才常漢口起義 洪全福起義 蘇報案 華興會 光復會 日知會

第二部分 爲同盟會時期的革命活動，附清廷預備立憲等資料。

第二冊 同盟會 民報 萍瀏澧起義 黃岡防城起義

第三冊 徐錫麟及秋瑾案 鎮南關起義 熊成基安慶起義 雲南河口起義 新軍起義 各地

人民反清鬥爭

第四冊 清廷預備立憲 立憲派 黃花崗之役 保路運動

第三部分 爲武昌起義及各省起義的經過。

第五冊 武昌起義（包括湖北省）

第六冊 各省起義（包括四川、陝甘、湖南、山西、雲南、直隸、江西、貴州）

第七冊 各省起義（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安徽、廣西、廣東、新疆、山東、蒙古、西

藏、河南、東三省、海軍、附民國各團體之組織。）

#### 第四部分 爲南京臨時政府及中華民國成立的經過。

##### 第八册 南京臨時政府 南北議和 帝國主義與辛亥革命 南北議和後中華民國成立

現在，就本書的編輯經過，作簡單的說明。

關於本書的編輯工作，首先要決定的是斷限問題。辛亥革命時間不長，但從它的歷史發展來看，醞釀的時間很長；從它革命的任務來看，「革命尙未完成」。我們認爲孫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興中會是革命的第一個組織，本書敘述革命黨的活動，應該從一八九四年檀香山興中會成立起，至中山先生辭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北京政府成立止。其中某些材料事實上不能割斷，也有牽涉到民國元年以後的。

其次，是編次問題。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人的活動，共經十七八年，牽涉到的地區，是有全國規模的。從材料的具體情況來看，多的互相雷同，重床疊屋；少的寥寥無幾，沒有具體材料。如果一部書一部書地編排，不但篇幅浩大，而且重點不突出，讀者不易得頭緒。爲使讀者容易掌握材料，決定以歷史事件爲主，按時代先後爲序，每一事件，選擇一些主要的或基本的材料，集中在一起，以便說明問題。材料的安排，大致以革命方面的記載爲主，列在前面；以清方檔案或官方記載列在後面。清方檔案原在故宮檔案館保存，現已改爲國家檔案局。本書所以仍用故宮檔案館名義，因前面部分已經印成，來不及改正。這些檔案，約佔本書五分之一，對歷史事實提供了很重要的證據。

既以事件爲主，當然力求在每一事件之下，有足夠資料。實際情況，我們找到資料多少，本不

平衡，而一種資料，又前後關連甚多，放在什麼地方最合適，更要考慮。像華興會、光復會材料不多，我們找到劉揆一的黃興傳記，固可放在華興會篇，但按其內容說，放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似較合適；又如陶成章的浙案紀略，亦可放在光復會篇，但就其記述說，放在徐錫麟及秋瑾案似為妥當。至於材料多的，不能全部收入，只取其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材料。像同盟會的記載是比較多的，因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中同盟會篇比較完整，別的不必重複了；貴州起義是革命黨人和立憲派進行劇烈鬥爭的典型事例，已經有周素園先生的貴州民黨痛史，事情很清楚，別的也就不收入了。

本書篇幅已經不小，體例又以事件為主，則凡不關所屬事件的資料，一般都加刪節。至於興中會革命史要、孫逸仙、浙案紀略、天討等書，材料重要，亦不易得，盡量全部收入，保存史料的完整。但也有材料非常重要，像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裕昆文學社首義紀實等，因近年印行很多，不算難得，就不再收入。像各省起義資料，中國革命記、辛亥革命始末記、滿夷猗夏記等書引用當時報紙新聞，因為較原始的資料，總還覺得太零碎。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也成於民國元年，和上述各書一樣錄自報紙，但經過整理，比較完整，這樣更易說明問題，因此就選用了郭書。

本書選錄資料，因撰人立場不同，對問題看法自不一致。我們對某些問題，必要時加按語，一般問題就不一一指明。這些，研究辛亥革命的同志自然會明辨是非的。因此，像當時革命派的宣傳文字中，充滿強烈的「反滿」情緒，有很多不妥當的字句；同樣，清方記載中對革命黨人，誣之為「匪」為「賊」，是當時檔案原文，都不予以改動。我們只是提供材料，保持原材料的形式和內容，倒是很必要的。



有關辛亥革命時期的宣傳品和記載，還有個共同毛病，就是校對不精，訛字連篇。如果一一加按語校正，因無原稿可據，勢所不能；如果保存原樣，又勢必貽誤讀者。我們在校定文字時，很明顯的錯誤，確知其爲訛字的，則加改定；有疑問的，則加問號；可此可彼的，一律不動。

本書爲體例所限，有關辛亥革命的筆記，像居正梅川日記、田桐革命閒話等，均未收入。馮自由革命逸史中選錄也不多。有關外交資料，因翻譯力量不夠，沒有廣泛搜集。最後得陳國權譯的英國藍皮書，雖非足本，譯文也難免有錯，但只此一本，瞭解帝國主義對辛亥革命的操縱和干涉，是很重要的資料，因全部收入。

此外，本書第三冊有人民反清鬥爭資料約十萬字，主要在說明辛亥革命運動中農民所起的作用。這種資料，過去無人收集，現在收集也不很容易。我們從早期東方雜誌中輯錄這部分資料，分省編排，也附上故宮檔案中這方面的材料。從這裏已經可以看出農民起義的鬥爭是很劇烈的，地區是很廣泛的。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試圖從這方面努力，希望大家提供資料。

本書附錄一些有關圖片，爲便於說明每冊中記載的事情，分插每冊之首。第八冊末附徵引書目提要。曾見原書，未及收入的，也列一目。

本書編輯工作，雖然化了相當時間和力量，材料還不够充實，取捨也未必妥當，錯誤一定難免。希望各方面關懷這部書的同志，給我們指正和幫助。

最後，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我們得到故宮檔案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北京歷史博物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學院及錢基博、章士釗、葉恭綽、

李根源、周素園、秦翰才、張公室、張靜廬、陸丹林、張仲葛、卞孝萱、周隅、白文淵、鮑育萬、郭亨隆、陳繼珙、龔書鐸、王楫林諸先生對我們的協助和支持，在這裏致以衷心的感謝。

編者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革命軍作者鄒容



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

1907年攝



興會領袖黃興



光復會領袖成羣



朱德會領袖世炳麟

興  
中  
會





## 革命原起

孫文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一八八五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

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鄧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與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檳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

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鄧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澹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

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因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尙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一日散步市外，忽過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

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

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尚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社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

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阻，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尙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

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祇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知譏薄，團體散漫，憑藉全無，祇能望之爲響應，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

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吾子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簡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銷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中國日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

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并合於興中會之事也。

旋遭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團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鍼，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畫乃為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集合之衆已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

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

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日予聲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際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實數爲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餘兩，應作十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



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跋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儻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之交，安南總督賴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賴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祕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甌吉亭、甌壁、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歐美。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託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

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巳（一九〇五年）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發吾生不所

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全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料者矣。

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祕密會議，策畫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

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衆，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法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爲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崇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

丙午（一九〇六年）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稍有緩却，則多痛哭流淚，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獨惜萍鄉一舉，爲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而萍醴之師敗，而禹之謨、劉道一、甯調元、胡英等竟被清吏擊獲，或因或殺者多人。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更爲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爲沉

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畫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

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以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一面派費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爲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爲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

欽廉計畫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占領

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衆握據三砲臺，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衆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涼山時，爲清偵探所竊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爲予第六次之失敗也。

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爲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

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衆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爲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爲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衆，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爲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爲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爲予第八次之失敗也。

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嘉坡。到埠之日，爲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衆，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本政

府不能視為國事犯，而祇視為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嘉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

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精衛頗為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會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

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隱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

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却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委託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遊，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後克強、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一九一〇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

城。至橫枝岡，爲敵截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

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爲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檳榔嶼約伯先、克強、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却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黨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祇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衆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餘資以爲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勸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餽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計畫既定，予本擬徧遊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徧遊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

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爲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

先時陳英士、宋遁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爲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爲甚。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砲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擊獲三十餘人。時胡英尙在武昌獄中，聞耗，卽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而砲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彼等名冊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擊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爲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蔡濟民等率衆進攻，開砲轟擊督署。瑞澂聞砲，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卽行開砲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鑿吾名，稱子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



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

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復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飢，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館，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爲革命黨占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復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尙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尙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尙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

府之方誠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爲我成敗存亡所係者，厥爲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爲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愜密，避却一切報館訪員，蓋恐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哥時，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勸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

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威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託維加砲廠總理爲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銷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祇有與新政府交涉

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箇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爲最懇摯。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尙未定也。

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選舉予爲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爲中華民國。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采用陽曆。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孫文學說第八章）

## 興中會革命史要

陳少白

### 一、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

#### (一) 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

孫先生的父親，是一個普通做小買賣的商人，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按達成公本舉三男二女，因二子女早逝，故云。）他父親爲人很好，什麼嗜好都沒有。他的哥哥——眉公體格很強壯，頭腦也很聰慧，但是自小不肯念書，一天到晚總是在外面嬉笑頑皮，所以父親是很討厭他的。有一天他那在檀香山經商的舅舅有事回國，他父親因爲家裏很窮，兒子又不長進，就氣呼呼的請他舅舅帶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去。父親的意思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見他的哥哥了！他的舅舅覺得小孩子頑皮，也是出於天性，年紀大了，或者也很可以成家立業的。所以隔不了多少時候，事情辦理妥了，就帶了他的哥哥回到檀香山去。

孫先生的哥哥到了檀香山以後，一變常態，倒很能夠循規蹈矩，做些事情。起初在人家做田工，照中國的方法去耕種田畝。本來在五六十年前，檀香山還是一個半開墾的荒島，人口稀少，棄地很多，政府爲了獎勵墾荒，隨便什麼人，都很容易領田的。所以他的哥哥，替人家耕了幾年田以後，

就自己合了幾個夥計，去領了些田畝來耕種。這樣耕了幾年，倒也賺了一點錢，有一點積蓄了，於是就到茂宜Main島去。茂宜島，是夏威夷羣島中五大島之一，他的哥哥到了茂宜島，就向政府租了許多地畝，闢為山園，經營畜牧耕種事業，倒也順手。又因為他為人輕財好客，遇事有決斷，同島人多服他，所以後來島上的人就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茂宜島王」"King of Main"。

孫先生在十二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回來，就帶他到檀香山去。本來孫先生在家鄉的舊書塾，已讀過三四年的中國書。這時候，到了檀香山，因為沒有中國學堂，所以在白天就進一個教會學堂，學習英語，晚上回家，溫習功課後，他還是動讀中國書。

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哥哥，很反對耶穌教。他的反對，並不是有什麼理由，不過他以為只有中國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國教化以外，無論什麼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對的。而孫先生在教會學堂讀了幾年書，受牧師的薰陶，到十八歲，就進了教。不久被哥哥知道，當然要大生氣，就叫孫先生趕快反教並要退學。孫先生不肯，他對他的哥哥說：「現在我既已進了教，怎麼樣可以反了過來？並且我進教，也和你沒有關係，為什麼要干涉我呢？」這樣，兩個人鬥起口來，孫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頓。打過以後，哥哥不理他。孫先生倒也負氣起來了，就拿了一隻衣箱，頭也不回的跑出門。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好呢？摸摸身邊也沒有錢。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後來就跑回到教會學堂裏面去。見了牧師，就說：「我哥哥不要我讀書，我現在站不住要回去了。」牧師聽了，很憐惜他。苦苦的勸他：「你暫時住在學校內罷。隔幾天，等你哥哥氣平了，再可以去商量的。」但是那時候孫先生覺得既和哥哥鬥氣出來，再也不能住下去了，並且出國已六七年，想回去見見家鄉情況，所以

他還是很堅決的要回國。牧師見勸既勸不住時，就幫助了他的船費，使他回到中國來。後來他的哥哥知道了，覺得因孫先生進耶穌教迫走了他是不對的，心裏有些懊悔，所以時常特別寄了些錢到中國，供給孫先生學費。

## （二）香港之求學時代——革命思想之發源

孫先生到了中國，就在香港繼續攻讀。孫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讀書。起初在香港讀書的學堂，就是皇仁書院。皇仁書院是那時最有名的中等學校。不久他就回到廣州進博濟醫局附設的醫學校學醫，校裏書本是由英文譯成中文的。在這個學校，孫先生遇見一個同學鄭士良。鄭士良是客家人，也是三點會會員。本來在廣州的客籍人，多半加入三點會。會中的口頭語就是「反清復明」。其實這「反清復明」四個字究竟怎樣意義，在那時候的會員，能够明瞭的，已經很少很少。當時孫先生和鄭士良既是同處一校，又是志同道合，所以兩個人很稱莫逆。但是孫先生也只有和鄭士良一個人，可以談天，其餘就都是話不投機了。

孫先生在博濟醫學校，大約讀了兩年書，就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附設的學校。這個雅麗氏醫院，怎麼樣成立的呢？當時有一位何啓博士，在英國讀書，畢業後就娶了一個英國人雅麗氏 Alice 爲妻。回國後數年，雅麗氏去世，遺下幾萬塊錢的遺產。何啓博士抱鼓盆之痛，非常傷心，很不願意得到他妻的遺產，所以就代他捐產興學，修了一個醫院，名之謂雅麗氏，以誌紀念。同時在醫院內，附設一個學堂叫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現已改組爲香港大學醫學部）廣招中國學生

入學習醫。何博士亦校內教授之一，吾等之師也。

孫先生當時在博濟醫學校，雖得鄧士良日夕暢談，很覺有味，但在廣東省城，耳目衆多，言論也很受束縛，不如在香港較為自由。所以在雅麗氏醫學校成立時，即由博濟轉入。其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他進校以後，天天談革命，同學中當然沒有人同他談的。或有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他的，或是當他中風病狂而笑他的，並且還起了他一個綽號，叫他「洪秀全」。因爲孫先生平時常常談起洪秀全，稱爲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沒有成功。

孫先生在雅麗氏醫學校讀了兩年。那時我在廣州念書。有一天，我有事到香港去。在沒有到香港去以前，在廣州見到一位姓區的老朋友，這位老朋友，既是認識我，又是認識孫先生的。他說：「你到香港我可以介紹給你一個人，這個人恐怕同你見解很相合的。」我說：「很好。」他就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到了香港，就請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牧師，領我到雅麗氏醫學校內見孫先生。王煜初介紹過我們之後，就告辭去了。孫先生見了那封介紹信，就很高興的同一我談話起來。大約經過十分鐘，他就說：「我們去逛逛公園吧！」我當時初次到香港，也不知道什麼，就跟孫先生到了一個植物園，擇了一個很靜的地方，兩個人坐下，談談時局，覺得很入港。談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機。最後他就問我：「這次到香港要就擱多少天？」我說：「只有一天，馬上要走的。」他就說：「無論如何要想法常常談談。」這樣分別以後，過了幾個星期，我自己因爲家境日就艱困，預備到香港去半工半讀，減輕家裏的負擔。一到了香港，當然時常到醫院裏去，在孫先生的宿舍內談天，天天談革命的事，總是很高興的。

孫先生那時碰到我，常常勸我學醫，說：「醫學是很有用的。」我因為習性不近，總是不願意。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裏談天，他忽然說：「請你坐坐，教授來了，我要聽講去，散課後，再回來同你談天。」隔了一回，他匆匆的跑回來對我說：「康德黎博士請你見面。」康德黎博士，當時是醫學校的教務長。我說：「不認識他。」他說：「有事情才請你去。」我說：「人既不認識，那裏會有什麼事情呢？」他不待我說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到教務長室內，見康德黎博士。當時康德黎博士見了我，說：「我們是很歡迎你的，」其實他所說的歡迎，是因為方才孫先生說我要到這裏來讀書。那時我又矇在鼓裏，聽了康德黎博士的話，無從致答，只說「Yes, thank you」而已。後來我們就退出來，我責他不應該強作主張。孫先生說：「好了，你進來念書，大家可以多談了。」我沒有辦法，就答應了下來，轉入雅羅氏醫學校。其時，我所讀的一班，比孫先生差兩年。

現在再講孫先生的革命思想，究竟從那裏來的呢？當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夏威夷羣島還是一個獨立的小國，沒有被美國吞併，由一個夏威夷王管理羣島的行政事務。這個夏威夷島既是總埠，實在也是皇城的所在地。所以孫先生常常說：「在美國三藩市僑居的中國人，一點政治思想都沒有，這是因為華盛頓京城在東，三藩市商埠在西，對於政治方面很少接觸的緣故。而在檀香山的就不然，大埠就是京城，天天所見所聞，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國僑民差不多個個有些政治思想。」並且那時美國常常想把夏威夷羣島合併，夏威夷羣島的人民，就天天在那裏反抗。僑民看慣這種事情，當然更大受影響，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孫先生。後來孫先生回到中國來，看到中國情形不對了，所謂「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賂賄；



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一把一個地大物博的中國，鬧得竟不及人家小小一國。孫先生傷心之餘，以爲國家爲什麼這樣衰，政府爲什麼這樣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權柄，握在異種人——滿洲人手裏。如果拿回來，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辦好，同時孫先生又感覺到當時洪秀全的事業，可惜半途失敗，否則他能够成功，由中國人當權，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所以心裏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這些，恐怕就是孫先生革命思想的起點了。

當時在廣州和孫先生談天的是鄭士良，在香港就是我。後來在雅麗氏醫學校畢業，到上海就碰到陸皓東。陸皓東在上海爲電報局的領班生，因爲陸皓東家鄉就在孫先生翠亨村的鄰近，大家是同鄉，所以一見就很投機的。

### (三) 醫校畢業與在廣州澳門行醫

孫先生求學的用心，實爲我所僅見，在雅麗氏學校讀書，平時無論什麼學科都是滿分。到了二十七歲畢業的時候，其中祇有一科是九十幾分，校中教員與考試官就爲他開一個會議，覺得這個學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學生，學科中大部分是滿分，祇有一科稍爲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會議結果，他們就送給他幾分，使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所以在畢業證書上是註明「滿分」的。（這張證書，英文是校長寫的，中文是我填的。）

孫先生畢業以後，他想開藥房，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這件事，忽然被校長教授知道了，就禁止他。因爲照他們英國的習慣，醫師的地位很高，稱爲上等人。做買賣的人，就比較低賤了。所以

當時校長就叫孫先生去，對他說：「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開藥房的。因為你是本校第一屆第一名的學生，應該自愛。」這樣一來，就把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打破。後來就先後在澳門和廣州行醫了。很奇怪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極端欽佩的，就診者戶限爲穿。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竟有一萬元之多。但是他並不積蓄，總在各方面用了出去，以致賺來的錢到手就完。

孫先生一面行醫，一面還是要開藥房。所以在澳門開了一家，在廣州繼續開一家，再在石岐也開一家，我沒有辦法阻止他，就幫幫他的忙。到第二年，他就把店裏事務，交託一兩個夥計管理，這樣糊裏糊塗的讓他們去經營，竟把孫先生的醫金，統統放在買賣上用完。到後來連開銷也不够了，我就常常替他找方法來維持。

#### (四) 上李鴻章書之經過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賸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紙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隨便稍爲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

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把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字陶齋）託他想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詮，別號天南遯叟。）王韜會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遜博士，Dr. Legge. 譯四書五經。遜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爲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下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厲害。李鴻章至蘆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

#### （五）組織與中會與籌備在粵革命

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就因爲李鴻章在當時算爲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够聽他的話，辦

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大約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興中會。當時的會員寥寥無幾，除了他哥哥以外，在會裏稍有關係的，就只有鄧三伯（蔭南）、劉祥（劉季生之叔）等數人，並募捐到一點錢。自此以後，會中情形，日日在那裏發展，他就寫封信給我，信上說：「前次從香港到澳門去，在香山輪船欄杆旁所說的話，不要忘記。」究竟他所說的在輪船上講的什麼呢？就是講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預備怎樣造反。他信上還說：

「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你預備，我就要來了。」這時候，已是十一月。到了十二月底，孫先生就回到香港。當時我因為學校放年假，已回到廣州，住在朋友家裏。他找不到我，就打聽到了我的住處，當晚趁了夜航船到廣州來尋我。在元旦日早晨，就在我朋友家裏找着我。當天（晚上）兩個人又回到香港，找房子，設機關。為避人注目，就題了「乾亨行」的名號，裝作做買賣的樣子，暗裏作爲我們的總機關。房子找好，我就到澳門把鄭士良找回來。在正月十幾，又要我到上海來找鄭陶齋。當時還有一兩個人也找回去幫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個月，所找到的人，還有一個陳建威。陳建威是在水師學堂畢業，以前在小兵船當大副，這時適在賦閒，所以我就帶了他回來。

孫先生在廣東方面，又派人到內地去運動，聯絡那「綠林」營勇，其中如鄭金部下安勇，廣東北江的綠林，城外三元里有名的鄉團，香山順德的綠林，這些都是我們預備起事的基本隊伍了。

當我在上海時，謝纘泰、楊衢雲二人也在香港入了會。這兩人係先由謝纘泰入會，再介紹楊衢雲。入會還有黃詠觴一人。他加入會後，很熱心，在策劃與金錢方面得他不少的幫助。

## (六) 第一次之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

這樣辦了幾個月，孫先生天天在香港廣州間來往計劃，並在廣州雙門底，租了一間王氏家祠，假託開一個農學會，預備在九月初九日就發動。爲什麼要定九月初九發動呢？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以爲那一天是粵俗掃墓之期，無論什麼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時來往的人很多。我們預備起事的，香港方面有三點會會員幾千人，如果在那天混到省城去，人家就不易注意了。

九月初，我們在香港開一次會議，人數很少，只有七八人。這是最後一次會議。爲什麼開這次會議呢？當時廣州和香港兩方面的事情完全預備好了，孫先生意思開這次會議，就是要公舉一個總統出來，可以由他發號施令。一開會議，當然一致通過舉孫逸仙當總統。通過之後，大家就同孫先生拉手，恭賀道喜。這件事情辦好，孫先生就想先到廣州，預備不再到香港來了。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隊等等交楊衢雲負責處理。我們也就預備都離開香港，到廣州去。當時，楊衢雲胆很小，不肯到省城來冒險。最後他也答應在九月初八晚上，由他帶了三點會三千人，搭夜船到省城，天亮到岸，我們就馬上動手。這樣當然算是很妥貼了。孫先生就把銀行裏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軍械統交給楊衢雲，預備他最後到省城帶來，他到了省城，就可舉事了。

隔了一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可否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以後到省城，事情辦好了，再還給孫先生。孫先生聽到這幾句話，覺得事情還沒有開始，同志間就發生地位之爭，非常痛心，精神上也就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就約了我同鄒士良三個人，開一個會議。鄒士良聽到孫先生說

明上面的事情，他就說：「這是不能答應的，我一個人去對付他，我去殺他，非殺他不可。」當時我就說：「這是不對的。殺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們還能起事嗎？照我的意思，我們先去省城辦事。辦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辦不成功，隨便什麼人做總統是沒有關係的。」孫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當天晚上，再開一次聯席會議，出席的人中，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係化學師）是孫先生由檳香山約來的。在會議席上，孫先生就自己提出來，把總統的名義讓給楊衢雲。在事前我們既然說妥了，會議表決，也是無理由的讓給楊衢雲做總統。第二天，孫先生就到廣州去，我們幾個人過了兩天也去了，只留楊衢雲一個人在香港。

初八晚上，我們在廣州，什麼事都預備好了，只要等天亮，就可動手。那時，孫先生住在河南尹姓的朋友家裏，陸皓東住在南關「鹹蝦欄」，我就住在雙門底總機關附近一個親戚開的舖子裏。到初九日，天還沒有亮，我就起來，馬上跑到農學會。等了好久，並沒有消息。綠林首領，軍隊首領，民國首領等都來討口號，等命令，而孫先生却還沒有來。本來香港船在早晨六點鐘就應該攔岸了，我們一直等到八點鐘，才見孫先生形色匆匆的拿了一個電報來，一看是楊衢雲打來的。電報上說：「貨不能來。」我就同孫先生商量這事怎樣辦呢？我說：「凡事過了期，風聲必然走漏，再要發動一定要失敗的。我們還是把事情壓下去，以後再說吧！」孫先生也以爲然。一方面就把領來的錢，發給綠林中人，叫他們回去再聽命令。同時馬上打電報給楊衢雲，叫他「貨不要來，以待後命。」諸事辦妥以後，孫先生就同我想方法，覺得現在處境很危險，不走開，恐怕過了期，不能動身，還是離開廣州。孫先生說自己有事要辦，叫我先走，我就在當晚乘「泰安」夜航船回到香

港去。

第二天，是星期日，孫先生租到一隻小輪船，駛到香山唐家灣坐轎子到澳門，再從澳門搭船到香港。他這樣兜了一個圈子，費了兩天工夫。我在香港，却焦急得不得了。因為我到了香港，廣州的事情已鬧出來了，人也捉去了，機關也封了，花紅單也貼出來了。鄧三伯亦回到香港找着我說：「傳說孫博士也捉去了。」我覺得事情不好，孫先生遲遲不到，恐真有不測。這樣疑疑惑惑的着急了兩天，才見孫先生到我家裏來。他來了，就說：「現在我們究竟怎麼樣辦呢？」兩個人一時也想不到什麼方法。本來我們有一個英國律師顧問在香港，他就坐了轎子去問那顧問，「我們住在香港能否不發生危險？」這位英國顧問雖是當律師的，對於這件事在香港却是初見，並不知道政治犯有沒有特別規定。所以他說：「這是沒有辦法，不要吃他們的虧，還是離開香港最好。」孫先生回來對我說：「顧問已叫我們離開香港，較為妥當。我們還是跑吧！」就找到了一張報看看，今天有什麼船離港。看了報，知道有一隻到安南去的船，當晚就開，就派人去買船票。豈知這艘船，是貨船，不乘客人的。後來打聽到還有一艘船，船名「廣島丸」的，明早到日本去，雖然也是貨船，却有四個艙位。孫先生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人，乘這隻船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大風，經過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戶。到了神戶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我們那時，雖然不認識日文，看了幾個中國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見「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竊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了這張報紙以後，就有「革命黨」三字的形象印在腦中了。

## 二、孫先生之抵日本及漫遊歐美

### (一) 到日本後之行動

我們在神戶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到橫濱。但是在橫濱，一個人都不認識。所以我們在船上，想到住居問題，倒很不安起來。湊巧孫先生想起從前最後一次從美國回來，經過橫濱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廣東人陳青，到船上來兜賣東西。孫先生那時候，革命思想很厲害，碰到一個人，就要說這些話，就是和一個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所以孫先生看見陳青是廣東人，也同他說起革命來了。陳青聽了孫先生的話，回去就對他的同鄉說：「今天船上有一個人，很奇怪，他說要在中國造反呢！」這個同鄉好奇心起，就跑到船上去見孫先生。孫先生見他，問起他的姓名，知道他姓譚名發，在橫濱開一間洋服店。兩個人就談了一會。最後，譚發還答應以後有什麼事，可以幫幫忙。這一次我們到橫濱，孫先生就想起這個人來了，所以叫我們留在船上，他一人登岸找着住址，去找譚發。找到了，說了來意，商量栖留問題，譚發就替我們租了一個樓面。這個樓面很小，只有六席的一個房間，孫先生看定了，倒也很滿意，就回到船上來。當孫先生登岸之後，我們整整候了半天，不見回來，心裏很爲着急，以爲出了甚麼意外。好不容易等他回來了，才安心的跟他到那新樓面住下。那時候心裏到舒服起來。因爲到了這裏，中國政府已追究不來，而且在這個地方，又有了住宿的場所。現在我回想起來，總覺得那時候的舒服，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

我們在橫濱也沒有什麼事做，大家出去逛逛市面，在家看看書。一二日後，譚發介紹給我們幾



個人，其中有一位馮鏡如，就是馮自由的父親。當時馮鏡如在橫濱開了一間外國文具店，又有一位馮紫山，乃鏡如之弟，也是開文具店的。孫先生就在那一天晚上開起會來，派馮鏡如爲與中會橫濱分會會長，他的兄弟馮紫山派爲司庫。（那時候馮自由祇十三四歲）這樣過了幾天，孫先生就剪去頭髮，換了西裝，預備叫我一同到美國去。其時，美國對於中國人，已有禁止進口的命令，所以美國領事面告我們，不宜冒險前去。孫先生先說明他是檀香山出生，領事才給他護照，而我那時因爲沒有辦法，就在日本就擱下來。過了幾天，鄭士良也回到香港去。所以這時候在橫濱的只有我一個人了。

## （二）由檀香山至美國英國及倫敦被難之經過

孫先生到了檀香山，先看了他的哥哥，告訴他以前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他哥哥說：「這不算一回事，還應繼續幹下去。」於是也開了幾次會，多找幾個人入會，不久孫先生就到美國。到了美國，也竭力宣傳革命的意義，希望華僑幫助，把滿清政府推翻，奪回政權。當時很有幾個人來入會，捐了多少錢。自三藩市上岸，沿途宣傳，一直到美國的東岸，才渡大西洋到英國倫敦去。

到了倫敦，也不認識什麼人，恰好那時候康德黎博士已回到英國，見孫先生到了，就替他在自己家的附近，找了一間房屋住下。自此以後，孫先生就時常跑到康德黎博士的家裏，談談天，看看書，這種情形，差不多天天如是。後來，忽然有好幾天，沒有到康德黎家裏來，康德黎夫人以爲很奇怪，到孫先生的寓內去尋，也沒有消息。這時候，就是在公使館被拘的事情發生了。

孫先生被中國公使拘留以後，公使熊照環（湖南人）就預備租了一艘船，造了一只木箱，把孫先生釘在裏面，運到中國來。我們要知道，當時孫先生怎樣會被公使館拘留起來呢？照孫先生自己做的倫敦蒙難記所說，是道遇公使隨員鄧廷鏗，（號琴齋）自言是香山同鄉，他鄉遇故，就拉到鄧家內談天。原來他的家，就是中國公使館，以後先生又遇到好幾次。末了一回，即被挾持登樓，禁諸室中。但是實際並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時孫先生對我說，他早已知道公使館，他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後來，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因為當時廣州起義之事，傳聞還盛，以為這人，或者就是孫逸仙。公使隨員鄧廷鏗因為是同鄉，就試出他的確是孫逸仙，於是孫先生就被他們拘禁起來了。

孫先生在公使館內，一切擺佈，多是公使館參贊英人馬凱尼一個人計劃。起初把孫先生押到四層樓上，就派鄧廷鏗去討口供。鄧廷鏗對孫先生說：「我知道你是孫逸仙，請你把你的事情告訴我罷。現在無論如何，是跑不了的。中國公使館照國際法律算是中國地方，外人不能干涉的。公使要把你送到中國去，如果你肯將事情告訴我，或者還可想办法，否則你就一定完了。」孫先生不理他，但說：「我們是同鄉，為甚麼不替我想法子呢？」鄧廷鏗說了幾次，無法探出口供，以後就不再來了。

孫先生拘留在使館以後，他們倒很優待他，每頓飯有四樣湖南菜。但是孫先生恐怕菜裏有毒藥，都不敢吃，只吃麵包和牛奶。有一天，孫先生把一張紙寫了許多求救的話，摺成一隻燕子向窗外飛去，很不巧剛剛飛回來在公使館的圍子裏面落下，於是他們把房中的百葉窗都釘起來，孫先生

身上所有的紙，也都搜了去。所賸的，祇有一枝鉛筆和幾張金磅鈔票，還有幾張名片，因為這些東西藏在鞋子裏面，並沒有搜去。但是一天天過去，外面的消息還是一點不通。後來孫先生就對一個天天到他房內清爐灰掃地的愛爾蘭工人說話，求他想法搭救，請他把寫好的名片，送到康德黎博士家去。豈知這個愛爾蘭人，雖是答應下來，但是他不但不送去，還去送給公使館裏的人看。這樣公使館防備更嚴，要逃脫更無希望了。

過了幾天，仍沒有消息。當時到孫先生房內清爐灰掃地的本來是兩個人輪流當值的，這一天，就是一個年紀很老的人進來。這個人名叫柯爾，生性很誠懇，孫先生又求他搭救。柯爾問道：「你究竟是為什麼事拘禁在這裏？」孫先生看他沒有智識，要想用淺近的比喻去感動他。其時適土耳其回教徒屠殺耶穌教徒，很為殘酷，阿米甯是土耳其屬國，是歐洲一個很小的民族，被土耳其人殘殺，歐洲各國的人很抱不平。孫先生要感動柯爾的心，就說：「我的境況就同土耳其人殺阿米甯人一樣，我是阿米甯人，滿清政府就是土耳其，他們要殺我，請你設法，放我出去。」柯爾也並不一時答應，退了出來。他有一個妻子，天天到使館來看他的。這天，他妻子來了，柯爾就對他說：「我們這裏有一個人監禁着，今天我請我救他，以為如何？」他妻子的心腸很軟，覺得這種殘殺的事情，還是幫助的好，所以說：「我們就想法搭救他吧！」於是老夫妻就計劃了一個方法。

那時候的使館門禁森嚴，無論什麼人進出，都非常注意。柯爾的妻子回去後，柯爾就去對孫先生說：「我們已定了主意搭救你，不過房門外，時常有人在鑰匙洞內張望，你寫條子時，最好不要給他們看見。寫好了，也不要交給我，只要放在灰堆裏，明天我來收拾爐灰的時候，就會替你帶出

去的。」孫先生就照柯爾所說的方法做了。第二天，柯爾帶灰果真把孫先生寫好的名片拿了出去。他的妻子也到了使館內，柯爾就叫她將這名片帶出公使館，使館門口守門的人依例搜身，幸虧柯爾的妻子把名片放在反摺的袖口內，才未被檢出。他出門後，就馬上跑到康德黎博士家裏。

當時康德黎已七八天不見孫先生了，心裏很爲着急。這天晚上已過十二點鐘，柯爾的妻子把名片送給康德黎。康德黎看見孫先生的名片，反面寫「康德黎博士請你到公使館救我」字樣，他認得是孫先生的筆跡，聽柯爾的妻子說明緣由，就恨極了！一方面他的夫人即時跑到孫先生的寓內，把所有文件，統統替他燒掉。一方面康德黎博士就坐了馬車到公使館，要求他們把孫先生放出。使館守門人當然不理他。康德黎博士覺得這樣不好，孫先生明明在內，經我今天這樣一說，不要被他們運出，我今天晚上非把這座房子看守不可。於是就叫馬夫到後門去看守，自己在前門坐在車上把守。一直守到天明，又跑去見了萬臣博士，(Dr. Mansion 也是從前創辦雅麗氏醫學校的老教授)告訴一切，請他一同到警察總監處去報告。萬臣博士對總監說：「我們有一個最好的學生，已被公使館捉了去。」總監却說：「沒有這回事。」不理他們。康博士沒有辦法，一方面就到各報館去請他們在報上宣傳，報館起初也半信半疑的隨隨便便替他登了一點，因爲人人以爲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少人去注意。同時又跑到偵探所，僱了幾個偵探，把公使館暗中包圍起來。萬臣博士就去見英國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侯。沙士勃雷也不信，就去叫公使館參贊馬凱尼來詢問。馬凱尼又說沒有這件事。這樣各方去奔走，結果都沒有辦法，康德黎博士只能在報上竭力宣傳了。果然報紙上越登越厲害，馬路上捐報館新聞廣告的牌，也寫了很大的字引人注意。後來倫敦全城宣傳遍了，於是

轟動了幾千市民，擁到公使館門口來叫罵，一定要公使館放人。最後說：「如果不放，一定要把使館統統拆下來。」這樣鬧得太兇，警察也干涉不來。公使館的人慌了，沙侯恐有意外，再把馬凱尼傳到外務衙門，馬凱尼知不能再賴，方才說出了真話。於是由英國外務部出公事到公使館，勒令放人。馬凱尼回來，到孫先生的房間說：「好了，我們外交部要放你出去了。」其時外務部的公事已到，警察總監親自到公使館來，因為門前的人包圍太多，排開衆人方能進去，後來從後門把孫先生領了出來。出門的時候，有很多報館記者，都要他報告詳情。孫先生就說：「等一回再說吧！」就與警察總監同車回到警署，具了親供，才到康德黎博士的家裏。

這一次如果沒有康德黎博士設法，孫先生一定是不能活了。當時公使館費五千鎊錢已經租了 Grand Line 公司的船，預備把孫先生生活在木箱內，運回中國。如果不是滿清政府要得到活供，孫先生在倫敦恐怕早已不能活命了。所以這一次所遇的危險，真是間不容髮。

再當時柯爾答應救孫先生的時候，孫先生除了把身上所有的錢給他，還允許他將來出去之後，再要酬報他。所以後來康德黎博士介紹孫先生到處演說，請大家幫助，所捐到的幾百鎊錢，也統統送給柯爾。柯爾爲了這事，早已被使館辭退了。孫先生又因爲問訊的人太多，就做了一本「倫敦蒙難記」發表出來。（宮崎譯爲幽囚錄）

孫先生自從在公使館出險以後，就在歐洲各國考察政治風俗，隔了一年多，才離英赴美。經過加拿大，乘皇后船到日本橫濱，那時候我還在橫濱，就住在我的家裏。自此以後，孫先生就認識宮崎寅藏，及其他日本民黨中人，再從事實際的革命運動了。

### 三、在日本之活動

#### (一) 聯絡留日華僑及日本志士

乙未年秋天，廣州事情失敗，我和孫先生、鄭士良三個人到了日本橫濱，不上一個星期，孫先生就斷髮改裝到美國去了，鄭士良也回香港去，只留我一個人在那裏住下。好在還有幾個會員來談談話，倒也不覺寂寞。當時馮鏡如甚覺高興，請我選到他所開的文具店內。這時候中日戰爭已告結束，邦交恢復，滿清政府又派領事來駐橫濱了。等到領事將到之時，與中會的會員却都害怕起來，尤其是馮鏡如馮紫山等，以為我在橫濱，如果領事有什麼舉動，恐要連累他們，都急急忙忙的來請我避開，以免意外。我在當時雖並不怕什麼領事，但事到如今，知道不能再留。好在有一兩個日本朋友，還能關切我，替我設法。因此就搬到東京本鄉一個日本朋友家裏去住了。

上一年（甲午年）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結識得一個日本人，姓菅原名傳。Sugawara Dai 這一次，我們來到日本橫濱，孫先生就去找他。果然菅原傳已回到日本，家在東京，我們就到他家裏去，相見甚歡，殷勤款待。孫先生離開日本之後，他還請我到東京紅葉館，大排筵宴的食過一頓飯。又介紹給我一個日本人姓曾根名俊虎 Souda。這曾根俊虎，原是一個日本海軍大尉，因事去職，曾在中國北方多年，很留心中國的時事，頗能說幾句中國普通話，也很喜讀中國書，做幾首中國詩，所以見了我，甚是投機，時常到我家談天。他家住在東京橫濱中間的火森地方，只須三五十分鐘火車就可以到了，所以我在無聊的時候，就到他家裏去談談，或是約他出來逛逛名勝，倒也

可以消遣我那客中寂寞。

我住在橫濱時，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一個日本牧師。這個牧師很和氣，有一天，他對我說：「這裏有一個老朋友，名烏津彌藏，他很留心中國事情，有事時，也很願意幫忙的，你願意去見見他，我可以介紹。」我自然是說好。當天就隨着這個牧師，到那朋友的家裏。誰知這位有心幫助的朋友，正是病在垂危，臥床不起之時，因為他染着癆病多年，已奄奄一息了。牧師就在他的牀前，把我的經歷情形大略告訴他，並且對他說：「因為你很注意中國時事，所以我介紹這位陳先生來見你。」烏津彌藏那時候病勢已沉重，不能多講話，惟有點頭會意，露出一片欣悅之色，又像很覺抱歉之意。我們不好久留，就告辭出來。往後，因為並沒有繼續來往，我也逐漸把他忘掉了。

數月之後，橫濱會員見空氣緩和，心神略定，又要我搬回橫濱來。有一天，有一個日本人，拿了一封曾根俊虎的介紹信來見我，我把他請進來，再把信拆開一看，知道來的日本人是宮崎寅藏。談了半天，遂知道宮崎寅藏是烏津彌藏的兄弟。烏津彌藏本來叫宮崎彌藏，因為自幼出繼在外，所以用承繼人家的烏津二字為姓。

當烏津彌藏見着我的時候，宮崎寅藏正在暹羅，有一天，接到他哥哥的信，說有一個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留寓日本橫濱，時不可失，你須趕快回來。宮崎得信，就從暹羅回到日本，來見他哥哥。那知道生癆病的烏津彌藏，已等不到宮崎歸來，在前幾天死去了。當時烏津寄宮崎的信，並未註明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是誰，家在那裏。宮崎摸不着頭腦，雖然不時探聽，總沒有方法可以探聽出來。

數月之後，有一天曾根俊虎的母親做壽，宮崎和曾根都是注意中國時事的人，所以本來就有一點相熟。這一天曾根請客，宮崎亦在被請之列。其時他也請我，不過因事未往。在曾根的意思，很想趁這個機會，介紹我認識宮崎，後來見我不到，他就在席上把我的大略，告訴了宮崎。宮崎聽得，回想到他哥哥信上的話，不勝之喜，就說：「好極了！我正在要找這個人。」隨將以前的經過說明，向曾根要了介紹信，問明住址，他就即日找到我家裏來。

宮崎見了我，如獲珍寶，暢談了一兩點鐘。他說：「我已和人約定，馬上要到香港去，所以不能多談，等到回到日本來，再圖快敘吧。」我當時聽見他說到香港去，就寫了幾封信給他，介紹他認識幾個在香港澳門廣州的革命同志。我為什麼要寫這幾封介紹信呢？我想我們的革命黨，預備把中國大事負擔起來的，如果在國內竟沒有可以共談的人，豈不是被人起疑嗎？但是話雖如此，當時在國內實在沒有幾個人，所以我那時介紹的，只是略能談談革命的人罷了。

我當日由東京遷回橫濱，其中還有一個緣因，要略為敘述。因那時馮鏡如在橫濱，和一家日本印刷店，訂了一張合同，要他代印一部英華字典。但是馮鏡如是一普通商人，不說他中英文字的根柢如何，又那裏有功夫編輯什麼書籍。但是合同已訂好，書又編不出來，印刷人日日來催稿，所以纔想到我來，就請諒發到東京來找我，替他幫忙。起初還托言橫濱朋友，因老遠不見，要請我到橫濱敘敘，如是者接二連三的要求了三四次，我不好再却，就答應了他。實則我心裏亦願意見見他們風色如何，好再着手進行我的事。因此就同諒發再回橫濱去。（我遷居東京之後，那稍為關切的會友中間，也會到東京來見面談談，惟馮氏兄弟似未嘗到過。）



我到馮鏡如店裏，他已經辦好了酒筵相待，我心裏很爲高興，亦甚感激。席半，他方才講出同日本人訂約的始末情形，最後說這件工作，非得我答應幫助不可。我聽了他的話，才明白今日的來意。心裏本不願意担任這項工作，但想到前途的生活很爲可危，我家裏本來並不寬裕，自從做了革命黨之後，家裏受累不淺，更是不能理我了。而那時我在日本，手上已空，本來有爲外人儲書寬食之意，現在馮鏡如如此着急，誠意求我幫助，答應下來，亦算是一舉兩得，因此就在席上應允了。數日後，遷回橫濱，日間替他消磨了幾點鐘工夫，每個月底得他幾十塊錢，應付我的開銷。

當時，馮鏡如因欲便於編纂，還要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店裏，在那裏食宿。前後大約費了十個月的工夫，英華字典脫稿。這稿既係馮鏡如出錢編纂，自然是用馮鏡如的名義出版，出版後銷路很好。但此書未脫稿之前，馮鏡如的文具店失火，全間燒燬，我也另外租了一間小房子，一人住了下來。

不久，孫先生從倫敦脫險出來，離開英國，經美國加拿大乘皇后船來日本。到橫濱登岸，天還沒有亮，他到我家裏來，我還沒有起來。我在報上和孫先生的信中，知道他避難的詳情，又早已接到他的信，要來日本。見面之後，真覺得異樣快樂，他從死裏逃生，今日能再相見，豈是偶然的嗎？

孫先生到日本之時，我正想整裝南下，到台灣一行。我把我的意思同孫先生商量。我說：「我兩人困守一方，無從發展，不是一個辦法。現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時機到台灣去一次。自從甲午戰敗，滿清政府把台灣割給日本之後，年來不知攪到怎樣一

個地步，我沒有到過台灣，我倒要前去觀察觀察。那裏有一個日本朋友，約我去看他，我能够在那裏活動活動，或者也可以把那裏的中國人聯絡起來，發展我們的勢力，豈不較勝呆住在這裏。」孫先生深以為然，從此我就別了孫先生一人南去。

孫先生住在我的房子內，倒也很好，又因當時駐橫濱的中國領事，是一個自了漢，不曾與我們為難，所以馮鏡如幾個人，也就依倚高興幫同孫先生重新活動起來。

有一天，宮崎把香港的事情辦妥，再來橫濱，到我家裏來，那時我已到台灣去了。當時時光很早，孫先生還沒有起來，聽得有人叩門，就披衣出來相見。宮崎見了，說明來意，孫先生說陳某已往台灣，宮崎大為失望。及問孫先生的姓名，孫先生對他說了，他眼見面前的人，就是革命黨的大首領孫逸仙，又高興得了不得，當面說明一向仰慕的話，並把從前訪我的事實來意，詳細說出。孫先生早從我這裏知道這事，知道他就是宮崎寅藏，也非常快樂，就請他坐下，自己進房盥洗，重新出來，同他談了半天。從此以後，宮崎就不絕的到橫濱來見孫先生，又請孫先生同到東京去，介紹見他生平最佩服的一個前輩犬養毅。

後來犬養毅又介紹孫先生認識一個進步黨員平岡浩太郎。平岡是九州福岡煤礦的主人，家裏很有幾個錢，甚愛慕孫先生之為人，遂請孫先生到東京居住，好多識幾個政客俾人，所謀更加活動。並且知道孫先生境况不佳，所有房飯各費，悉由他一人負擔。又因為孫先生一個人在東京起居不便，就請宮崎的朋友平山周作伴，照料一切。兩個人住在一起，門上的名稱，也就用平山周三字。孫先生不憚日本話，平山周能略解英文，還可靠他當翻譯。

## (二) 與康梁交涉之經過

在孫先生沒有回橫濱之前，到我家裏來談天的人很多。有一個會員黎煥燁，他是做法國郵船公司的買辦，同一個朋友郭雅生，兩個人常常對我說起，要我在晚上抽出些時間，教教他們中國文字。因為他們自幼出國，中文的學問不多，現在很想藉個機會自修自修。我聽到這話，未嘗不贊同他們的誠意，但我以為此種辦法，未為盡善。所以我對他們說，他們的來意甚為可取，但是我本人性情不近於教讀，況且我也不能長久住在橫濱，所以照我的意思，以為不如正式辦一間合宜的中國學校，（那時候橫濱華僑有一間公立小學校，規模很小，教法又很腐舊的。）使橫濱的中國青年孩子，一齊得受相當的教育，這樣也可宣傳我們的主張。黎郭二人覺得很對，同幾個會友商量過，就在中華會館開了一個全體會議，當時到會的也有幾十人。討論結果，就決定以中華會館為校址。學校的經費，一部分由中華會館的產業劃出，一部分由華僑分任到外邊去募捐。這樣一來，果然把開學校的事情，辦得大有眉目了。恰好這時候，孫先生由英國回來，我因為要到台灣去，就把這件事完全交給孫先生去辦。不過我在臨走的時候，因為學校的教員，還沒有着落，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學校的董事，叫他們到上海去請梁啓超代聘教員。

我為甚麼要托梁啓超替我們聘請教員呢？說來話長。乙未年正月，孫先生叫我到上海來，召集同志，回廣東起事。當時我在上海住在洋涇濱全安棧內。其時適康有為梁啓超師徒二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也住在全安棧內。住在全安棧的，多半是同去會試的廣東舉人，也有做過康有為的學生

的。當時有人對我說：「康聖人到了！」康有為係志大言大的人，我們久欲延攬他同辦大事，我想在那年的春天，我和孫先生特地到廣州去找他，到他那廣府學宮裏面教學的萬木草堂，剛巧他還沒有開學，沒有見着。這一次我到上海，竟能同他同住一個棧房，我當然要去見見他了。康有為的學生，聽見我要去見他，總不以爲然說：「還是不去見他的好。」我很奇怪，問他們的緣故，他們說：「康聖人的脾氣是很古怪的，見了人，如果說得有些不合他意思的，就隨便罵人，所以我們都叫他做康怪。」我說：「無論他是怎樣一個人，我一定去見見他，我是不怕的。」

當時，我住在全安棧的十九號房，康有為就住在二十一號，相隔只有幾步，所以我就跑過去。他的房門閉着，敲了許久，才見房門輕輕打開，一個人探頭出來，問道：「你找誰？」我說：「我要見康先生。」他說：「我就是康某，請你進來談罷。」我就走進去，他又馬上把房門重新關起來了。

在三四十年前，旅館的設備裝置是很簡陋的，全安棧的客房，也很狹仄，所謂光線空氣，當然都不講究，房間內也骯髒得很，把門關起來，更是悶氣。而康有為在房間內，還是長袍馬褂，談話的時候，總是正襟危坐，一話一拱手，我也爲之肅然起來。

不過我同他談話，倒也並沒有什麼令人不快。寒暄之後，他問我來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談革命。我說：「現在中國的情況，已很危急，滿清政府，實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說：「很對的。」然後他就問我長江一帶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說了一下，他也點頭稱是。

我們正暢談之間，外邊又有人來敲門，康有為就去開了門，讓那人進來，康有為說了他的學生梁卓如，當時亦是很有名的，我就說了幾句仰慕的話，當下三人對話，談了幾個鐘頭，我才告辭而退。

當時康有為的幾個學生，以為康有為是沒有人敢無事去見他的，幾個人站在門外，走來走去，打聽消息。等到我出來了，他們就圍攔上來，問康聖人說甚麼話？神氣如何？我說康先生是很可以談天的，他們倒弄得奇怪起來。我認識康梁二人，就從那日起。

所以那時在橫濱，覺得學校既然沒有教員，就想起梁啟超來。他那時正在同幾個同志在上海辦時務報，我就寫了一封信，交橫濱學校的董事，請他們派人拿着這封信到上海去見梁啟超，托他代為聘請教員，交代完妥之後，我就離日到台灣去了。

橫濱學校，孫先生把他起了個名字，稱為東西學校。校董派了兩個專員，攜着我的介紹信，到了上海，果然請得三個教員：一個徐勤，一個林奎，一個陳蔭農，一齊到橫濱來。這三個教員，都是康有為的高足，衆人見了他們，真是歡喜無限，優禮有加，趕着預備正式開學。

但是三位教員到埠未久，先要把孫先生所定的東西學校名稱，改為大同學校。孫先生想這個學校，既然委托他們去辦，況且與彼等向無芥蒂，區區一個名稱，隨他們更改去，並不過問。開學之後，彼此往來異常親熱，真無所謂有彼我之分。

#### 四、台灣方面之活動

當時我之到台灣，其實也太過馬虎，因為在台灣只有一個未曾見過面的日本朋友在台南當律

師，又係朋友介紹，若果尋他不着，就不堪設想了。

幸而當我決意往遊台灣時，有一個日本醫生，姓後藤名新平，為人幹練多才，係新任台灣總督兒玉的至交密友，那總督要他到台灣共事，就保薦他做了台灣民政長官，還未赴任，日本友人知道我也要來台灣去，便介紹我往見他，把我要漫遊台灣的事告訴他。請他幫忙，他也慨然允諾。

我動程之前，照例到神奈川縣去領護照，那縣知事說：「你到台灣時，把你的來歷說明，自能容你登岸，也不需要護照。」我信以為然，便不再討護照。由是告別諸友，孤身一人由東京搭火車，直往神戶。到神戶時，我想起有一個日本朋友，在神戶縣政府裏當參事，我便寫了一封信，差一個棧房小使，攜到那友人家裏。那人見信，便趕到我棧房相見，再由他介紹我認識他的縣知事、書記官與警察長。數人極意周旋，令人生感。他們還寫了兩封信，介紹我去見台灣警察廳長，以及台北縣知事。我拿了這幾封信，便乘風破浪啓程南行了。

那時候，航行台灣的船，極不舒適，船既小，人又多，身體很受累。我在船上，認識一個日本人，他是到台南去任高等審判廳長的職務，談話起來，到很投機。他知道我是中國革命黨人，也很恭維了幾句。走了三天，船到基隆，我們登了岸，他知道我第一次到台灣，就領我一同到一間日本旅館。我們進去，棧房主人拿出登記簿來要我們登記。我就寫了「中國人」三字。他就要問我討護照，我那裏得來給他。他們就說：「凡容無護照的中國人，處罰甚重，還是請回船上去罷。」我想我吃了三天船上的苦，到了此地，人已登岸，那有白回去之理！就說：「你送我到巡警局去，我自己有辦法。」店主就找了個巡警來，三人一同到巡警局去，走了一里多路，見了巡官，他說我不是中國

人。其時我穿了和服，的確像個所謂紳士的日本人。我說：「我正是中國人。」他便作威作福，拍着案，要我拿旅券（護照），我說沒有，他說：「那麼就請你原船回去吧。」其時台灣割給日本未久，日本政府恐中國人運動台灣人反對他，所以檢查中國人進口，非常苛刻。我知道我的日本話，不十分高明，口辯無益，所以我就叫他們拿了紙筆來，把我的歷史，略為說一說，又說明所以不攜護照的緣故，又從衣裳裏拿出幾封介紹信給他看，幸虧他還識些中國文字，他讀了，知道我這個人有些來歷，不敢怠慢，把臉改變過來，隨手拉了個椅子請我坐下，他要去打電話，請示去。原來他是個基隆分署長，作不得主。等了一會，他回來對棧房人說，署長已答應，你便領這個人回去，但是他要到甚麼地方，你總得先來報告。我聽了，心纔放下來。

第二天，就從基隆乘火車到台北城去。原來這台灣本係福建省之一部分，前清末年才改為省，以台北為省城。第一任巡撫，係劉省三，這城垣是由劉巡撫向其八拜好友富商林維源私人借資八萬兩建築的。城牆全用大石條砌成，看來甚為堅固。我到台北，也沒有什麼目的，不過見識見識地方的情形而已。不過一人初到，真是不辨東西，正在打算駐足之所，同車一個日本人，他說是台北著名瑞芳金鑛師，閒談之下，他問我到台北住在什麼地方。我說還沒有定，他說他有熟識棧房，要我同住。我想我正在無地可投，遇到這人，總算幸運，就答應了。車到台北，已是下午八句鐘，天烏月黑，又無街燈，就跟着他走進一個棧房去，安頓好了，就叫飯同吃，他還叫了酒，相談甚快。豈知他吃多了兩杯以後，忽然紅着面孔，對我說：「我奉勸你，好好把你的來意說出，你到底到這裏來做什麼？如不然恐於你大不便處。」我聽了頗有些氣，就笑回他說：「你不要白操心，我的事，

你不要管就好了，」後來我想起這瘋子，恐怕是一個外防的偵探，冒充礦師來探我虛實的，也未可知。

隔一回，棧房主人進來，我就把名片給他，請他到警署，說明我到了這裏，明早我還要親自到署相見。店主見了如此來頭，又見我有那種種介紹信函，便諾諾連聲的退了出去了。

到了明天，我就去見廳長，廳長剛往日本去了。他的代理人代見，我說明來台灣的原意，並將那介紹信給他看了，請他轉交。他說：「很好，你可以隨便住在這裏，不過你到什麼地方，先要告訴我們，我們好派人保護你。」其實他是要派人監視我，所謂保護，官話而已。同時又去訪台北縣知事，那知事看了信十分關切，並派他部下外事課課長特別招呼請飯，亦係一種刺探之意。

在台北，一個人都不認識，我那日本律師朋友，是在台南的。閑極無聊，記得一個同過事的朋友，傳說在此經商，但不知落在何處。四處問訊，知道城北附近有一個地方，叫大稻埕，係熱鬧買賣的去處，可以遊的。我就坐了車子到那邊去，只見街道狹窄，汗穢不堪，祇得下車步行，順着路走去，留心看那兩旁店家的招牌，以為普通店家的招牌，多半帶有資家家鄉地方的色彩。走了不多路，就給我看見一家招牌，寫着廣嘉興三字。我想這是廣東人開的舖子無疑了，就跑進去。豈知腳踏進門，店內大小，都往裏面跑說：「大人來了！大人來了！」隨後有一個年老的人出來說：「大人！我們已經登記過了！」那時候日本人在台灣恣睢暴戾，台灣人畏之如虎，凡日本人，無論貴賤，都要人稱呼他為大人的。看見我進去，以為又是日本人來藉端需索了。我就打着廣東話說：「你們不要怕，我是中國人，並不是日本人。」這個老年人像有點不相信。我問他是那裏人？他急



忙就說是大日本人。因為凡在台灣經商，不是日本人，就幾乎不能立足，後來多方開導，他始肯說出是廣東嘉應縣人。嘉應與三字之出處原來如此，我祇猜着了一部分。嘉應縣居民俱是客籍人，與廣東土人言語不大通，甚少往來，我知再說無益，退了出來。又見對面有一間中國藥店，我就向裏邊一個掌櫃問道：「這裏有沒有廣府人的商店？」他說前面不遠有間茶葉店，是廣東香山開的。我謝了他，向前去，找着那茶葉店，走進去，用廣東話向他們問，有一個香山人姓楊名心如的在台北，不知道他們認不認識。他們都說認識的。我問：「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他們說：「在一間辦茶的洋行，叫良德洋行裏。」我說：「初次到台，路途不熟，可否請派一個人去替我請他來。」這時候外面跑進一個人來，聽見我說楊心如，就插嘴說：「楊心如在前幾天，已回廣東去了，不必去找了。」我聽了，真是當頭澆了勺冷水。從旁又有一個人說：「昨天還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回鄉之說，恐怕不確。」我說無論如何總費心替我打聽打聽，他們也以爲然，就派了一個小夥計找去。不上半個小時，楊心如果然跟着小夥計來了，握手相慰，這一番快樂真是非同小可。他說：「快走回去再說吧！」我就謝了茶店裏的人，跟楊心如到良德洋行。

這良德洋行是福建廈門人吳某所開，規模宏大，那時候已由吳某之子吳文秀繼承，楊心如就在這洋行，替他當司帳，賓主甚相得。我同楊心如進去，見過了他的東家吳文秀。他這東家，年事雖未三十，却是十分老成，且有志氣，我們之事，他從楊心如口中聞之耳熟，相見之下，愈見親切，立刻要差人到我棧房裏，把我行李搬進去，可以時時歡敘。我見其情足感，又可免旅邸無聊之苦，只好順從其意，領了一個夥伴回到棧房，把東西收拾好，一同回到良德洋行住下。故友新交，推誠

招待，令人真有如歸之樂，一住便過了十多天。

在這十幾天內，照約去見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把要到台南的話，告訴了他。又由吳楊的介紹認識了個廣東大商趙滿朝、容祺年等，同他們談起革命，總算投機。不過我還須到台南走一次，不能久住，只好同他們約定回來時，再圖暢敘。擺手依依，黯然告別。

從台北到台南，船行有兩天路程，路經澎湖，停船半日。那澎湖廳長伊集院氏，臨上任時，在日本由友人曾根介紹相識，他堅意要我同到任去幫忙。他以為澎湖島內，盡是中國人，有我相助，事總好辦。我知道我那時的地位，那裏有工夫做這種工夫，故此婉言推却。今日來到此地，正好登岸相訪，看看風景，誰知他又因事回國，由他的代理人出來接待，情意甚殷，又派人領我到四處遊覽。那澎湖係十餘個小島，一眼望盡，山高不過二三十尺，全無樹木，貧瘠非常。遊罷歸船。第二天，便到台南安平海灣，驚濤拍天，非常險惡。等了半日，風浪稍靜，才有竹筏多隻出來，把我們渡到岸邊。登岸，我先入了一個日本棧房，打聽那日本友人住處，相去不遠，叫棧主派人領我到他家裏。原來這友人場面很闊，來的多是外商領事關人，住着洋房，用的家具非常闊綽，見了我，甚表歡迎。台灣島內的居民，廈門人居其六七，那朋友係以律師為業，他用一個懂廈門話的廣東人做書記，見了我，知道是同鄉，更形親切。當時在座，又有兩個廈門人，勢甚洵洵，很像與那日本朋友開甚麼談判似的。我那朋友臉色紅一回，白一回，神氣很覺難受，我從旁靜觀，因不懂廈門話，正在莫明其妙。那書記就用廣東話告訴我，這律師，不應該濫用他的當事人數千塊錢，今日無力償還，因此在爭鬧。我聽了，心裏不免有點失望，事既如此，祇好替他想法，暫時解圍。便向那廈門

人問明來歷，從中出主意，訂限清償，先把那律師的家具及貴重東西，立明單據，作爲擔保，問他們意下如何。廈門人見有了把握，那律師亦見可以暫過目前，彼此應允，立字了結。他們兩造，反向我極口稱謝，那日本友人，更覺抱歉萬分。

我當初的來意，以爲到了台南，就住在那朋友家裏，現在看見這種情形，覺得有些難辦了。那個書記又私下把那朋友目前的拮据苦況盡情告我。我想這樣人家，那好久住，胡亂住了兩日，正在沒法可想，誰知那兩個廈門人，因我替他們辦妥了那錢的事，心裏十分感激，特地來約我到他們家裏去住宿。我由是委委婉婉的別過我那朋友到廈門人家裏住了，差不多有一個多月。兩個廈門人，當中一個姓莊的，一向充當波斯白頭行的買辦，台灣割讓之後，生意因之閉歇，他的家道還好，品性亦佳，可惜對於革命的道理，不大留意。並且我在台南，很不自由，日本警廳派了四個偵探，暗中監視，夜裏還分開東南西北，睡在我那寓所四鄰，局面如此，不由不令我浩然思歸，決意回到台北。

我在台北時，認識一個台灣新報的總編輯日本人服部，人很有點肝膽，又酷好中國詩文。相識後，台北所有著名文人墨客的日本人，差不多都介紹相識，詩酒往來，意甚懇切。我往台南時，服部有一個學生在台南，服部便寄信與他，請他盡力照料。那學生知道我受四個日本偵探監視，就暗中寫信告訴了服部。服部同幾個關切朋友，大動公憤，在報上大罵台南當局，說一個國外文人士，花錢到這裏來遊山玩水，爲什麼當強盜般把人監視起來？如此顛覆的政府，豈不令人齒冷，衆口同聲地竟把四個偵探罵退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我想台南方面，既然沒有活動的可能，還是回到台北去好，因此就別過莊友

數人及日本朋友。這朋友覺得非常抱歉，替我買了船票，就送上船，叮嚀後會。不一日到了台北，創立了一個支會，找進了五六個會員。又復停留一個多月，事情稍有局面，就想回到日本去。豈知我還沒有到日本，橫濱學校裏，又鬧出一番風潮來了。

### 五、保皇黨之占領橫濱學校

有一天，孫先生到大同學校去看那教員們。其實，我們會員與他們來往很密的，那一天孫先生去，也不是偶然的事。當時孫先生進去，房間內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桌上一張條子，上面寫「不得招待孫逸仙」幾個字，並無下款。孫先生看見很奇怪，並不說什麼就出來，見着幾個與中會的會員，把這一段意料不到的事告訴他們。大家聽了，都以爲校裏的人無理，非去嚴重質問不可，一齊到大同學校來。當時校長就是徐勤，他見來勢洶洶，不敢出來。他們吵着要追究桌上字條的來歷，徐勤站在房門口說不要誤會，字條不是他寫的。當時又有幾個董事在座，做好做歹，替他辯護。我們幾個會員，只得責斥幾句，說他們不念木本水源。有性子不好的，要同他們火併，被孫先生制止，一同出來。從此以後，孫先生亦不再進大同學校了。與中會創辦的學校，到這時候，被康有爲的學生拿去，這還罷了，以後還成爲與中會敵黨的總機關，這才可嘆！

後再細查這件事的來歷，原來其中大有文章。康有爲自從乙未年在京聯絡一班新進，所謂公車上書之後，聲名漸著。過兩年再到北京，創辦一會，叫強學會，交結日廣，他還私下見過光緒帝，光緒頗爲他所動。他自然興致勃勃，野心亦從茲發動，知道他的學生在橫濱，與革命黨人交游密

邇，於他前途有所不利，就寫信給徐勳等，說不日我有大拜之望，爾等務宜與革命黨人斷絕往來，庶免受他們所累。他們既係他的門生，況且前程如此遠大，因此顧不得其他，演出此齣辜恩負義的戲來。

同時校內董事多人，以及許多商人，聽到康有為將來要做宰相，也都偏向到那邊去，對於孫先生，非常冷淡。就是支會會長馮鏡如，與他的兄弟馮紫山，也改變態度，其餘智識稍差一點的會員自然也漸漸移動脚跟，投降到那邊去，加入中國維新黨 China Reform Party 了。

這事發生未久。我就回到橫濱，馮鏡如把事來告訴我說：「孫先生不應該同徐勳等鬧意氣，那條子不知是誰弄鬼，怎好就冤枉好人？你回來正好，還是請你調停罷。」我說：「無論如何，這學校是我們創辦，教員是我們叫他們來的，他們決不應該這樣鬧。你這話是不對的，你試想想，這事還有什麼調停的餘地？」於是兩方面就成了水火，成爲不解之仇，這時候孫先生早已搬到東京，我也就到東京去。

## 六、楊衢雲之重來日本及被擄

當孫先生從美國回到日本，外國報紙喧傳說孫先生已籌得二三百萬塊錢在手，預備再行革命。因此楊衢雲在南斐洲看見這張報紙，就不辭跋涉，又到東京來見孫先生。

說到楊衢雲第一次革命亡命時，他也不算機警極了。我們答應到前敵的，都先往廣東省城。他是答應最後率領後隊到省城去的，到時，他不但不去，還在一兩日之前，把辮子剪去，做好幾套西裝，

衣箱也打好了，囑咐車夫一步不好離開，等到省城失敗的消息一到，他便坐着他的手車，預先叫人把船票買好，頭也不回，一口氣就坐船跑到印度的加爾喀達去了。在印度住了些時，還恐隔離不遠，有些不穩，再從印度登船直到斐洲極南，離海岸千餘里內一自由國內，才算安心。那自由國名叫祖漢尼士卜，有中國人數千，工商業頗為不惡，而廣東順德縣人十居八九。正是天涯海角，相去萬里，中國人是不容易到的地方，因此凡有同鄉到此，無論識與不識，總是爭着歡迎的。楊衢雲到此，不但可以留宿，還有人解囊相贈。楊衢雲後來對人說，前後用了他們好幾千塊錢。但是隻身作客，終非了局，一聞有此好機會，就立定主意，硬着頭皮，要到東洋來見孫先生，亦屬人情之常。他在南斐洲時，也竭力宣傳革命，其中有一個姓黎的最為熱心，要跟他回來効力，將所有生意賣給他人，帶了一二千塊錢，一同離了斐洲。道過香港的時候，楊衢雲不便登岸，早已通知他的妻子，等到船到時，偕同兒女上船，在船上會齊。到日本，在橫濱登岸，當時我與孫先生正由東京去到橫濱，住在一個友人的俱樂部內，得聞楊衢雲到了要來相見，真是出我們意料之外。當時請他進來，大家見過，孫先生便請他到旁邊一間房內，把房門關了。我見了這情形，心裏不免有點着急。大約過了半點多鐘，房門開了，他們兩個人也出來，楊衢雲臉上看似很難過，我只得泛泛的敷衍他一回，他也告辭去了。我就問孫先生同楊衢雲在房內的情形，說了什麼話。孫先生說：「我當時真恨極了，我責問他當日的事情。我說：『你要做總統，我就讓你做總統，你說要最後到廣州，我就讓你最後到廣州，你為什麼到了時期，你自己不來？那還罷了，隨後我打電止你不來，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來，把事情鬧糟了，消息洩漏，人又被殺了。你得了消息，便一個人拚命跑掉，這算是什麼把

戲？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說來，不然，我是不能放過你的！」楊衢雲俯首無詞，最後他便說：「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錯，現下聞你得籌得大款，從新再起，故此趕來，請你恕我前過，容我再來効力。」我聽了又好笑，又好氣，見他如此認錯討饒，又如此愚昧可憐，只好作罷，放了他出來。」

楊衢雲知道此次冒昧回來，一家數口，度日不易，便租了所房子，開一間英文書館，投徒過活。那姓黎的後來知道，心裏着實恨他，但是手上的錢，又被他用去八九了。過了些時，姓黎的鬱鬱不樂，得了一病，可憐就死在橫濱。

## 七、余之再赴台灣及返香港

我同孫先生在東京住了幾個月，台灣方面的朋友，常有信來請我再去。我想在東京無所事事，不妨再到台灣去活動活動，因此又告辭了孫先生，自到台灣去。這次到台灣約有半載，加入的會員，雖然仍是不多，但是募到的錢，也有二三千塊。我還記得當時開得康有爲在北京失敗，六人殉難，我就在台灣聯同幾個有心人開了一個追悼會。在台大約六個月，重復回到日本來。我同孫先生商量說，我們死守在日本，也是不對的，我意欲回到香港去辦一間報館，一方面用文字來鼓吹革命，同時還可以做我們的革命總機關。日本方面由他一個人，儘可以對付了。此時相依爲命的，只有他和我兩人，我從此離開，他更無共話之人，所以他初意甚爲不願。但我心已決，他亦不好十分阻止。祇是有一層不能不顧到，就是此時能否聽我混跡在香港，還不可料，惟有私行改名，回去試探，如果無礙，然後籌備開辦。他又答應將來替我採辦鉛字機器，寄回應用。商量妥貼，便別過中外親友，

孫先生親送我到船，惘然揮手，隨分東西。

## 八、革命黨與保皇黨交涉之經過

戊戌年康梁失敗，先後從北京逃了出來，梁啓超在天津就和平山周同乘日本兵船到東京，康有爲先到了香港，才由宮崎招待到日本。宮崎平山爲什麼要使康梁到日本呢？當時日本朋友的意思，以爲孫先生和康梁同是要救中國的人，如果居留調停，或者可以聯合，中國事當更好辦到了。所以他們使兩方面都到了日本，就有聯合的機會。那時我由台灣第二次回到日本。一日，梁啓超要約期與我們會面，我們想既然他們有心，當然也很贊成，就約在犬養毅家裏相見。到時，梁啓超到來，他說康先生有事不能來，叫他代表。犬養毅是主人，殷勤招待，四人圍坐共話。犬養不懂中國話，陪坐到晚上三更後，就告辭回房安睡，留我們二人繼續談話，直到天亮。一夜的話，不外陳說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啓超答應回去同康有爲商量，再來答復。

過了兩天，我與孫先生商量說：「康有爲既然派了梁啓超同我們談話，我們也應該去看看他，」孫先生就叫我去。當下我就邀了平山周同行。到了康有爲的住所，入門，就見着徐勳，對他說明來意。他說：「巧得很，今天康先生有些腦痛，不能見客。」我說：「這也罷了，我來並沒有什麼事，不過來問候而已。」我正要同平山周回去，湊巧梁啓超剛從後面出來，見着我就說：「原來是陳先生，請進來。」我說：「君勉剛說你貴先生有病，不能見客。」他說：「並無其事，請進來。」他就招呼我們入到客廳，一面又進去請了康有爲出來，不久康有爲果然出來了。同時廳內還有兩個



人，由梁啟超介紹，一個是廣東人梁鐵君，一個是直隸人王照，同是來避難的。我們一共七個人圍着一張大圓桌坐下，還沒有講到什麼問題，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邊——就對我說：「請你先生評評理，我們住在這裏，言語舉動，不能自由，甚至來往的信，也要由他們檢查過，這種情形實在受不慣。」話還未了，康有為覺得不妙，就忿忿的對梁鐵君說：「你給我領他到外邊去，不要在這裏囉皂罷。」梁鐵君起來強拉着王照出去，我們就彼此縱談。我對康有為說：「滿清政府已不可救藥，先生也要改絃易轍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國家必無生機，況且先生以前對於清政府，不算不盡力，到現在他們倒要殺你，你又何苦死幫他忙呢？」康有為說：「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的。」我說：「要是先生是個沒有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說，如果你自命為一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人物，那末你不能爲了你『今上』待的你好，就把中國都不要了。所以請先生出來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國。據你先生說，你『今上』亦是救國同志之一，那末革命的辦法，並不是叛他的。我們想把中國弄好，革命若果成功，他亦應該贊成的，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他的。要是爲受了一人的恩，便死心塌地的向着他，死也不肯轉移，那就風塵的女子亦優爲之，情場上這種忠肝義胆的故事，發現不少，反不肯讓先生獨步了。」康有為沒有什麼好回答，只說了「今上」怎樣好，差不多比禿彘湯武都要勝過幾倍。我同他三個師弟反覆辯論了三點鐘，末了他還說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了，就說我們改日再談罷，就告辭出來。

那時康有為的門生，自失敗之後，志氣甚爲頹喪，聽到我們勸他們來合作，裏面就生出兩派的意思來。康有為對於革命原來表同情的，不過因到過北京，見了光緒帝之後，從此自命爲君主立憲

黨之領袖，利用時機，來自行其道。他這人是不能居第二的，故此對於合作，實有些不願意，徐勳等人是附和他的。至於梁啓超理性比較的充分，況且他不在領袖的地位，對於合作，認為合宜，故此內心甚為活動。附和的雖是有幾個人，無奈畏懼他們的康先生，不敢有十分鮮明的表示。

有一天，歐榭甲（也是康有為的門生）同一個同學到宮崎住的小客棧「對陽館」內，約孫先生同我去商量合作，討論了許久，還是沒有什麼結果。因為歐榭甲對於什麼事情，都說不能作主，總說要回去請教康先生再定。當時我們也曾問過梁啓超，合作之後，如何對待康有為？他說惟有請康先生閉門著書，由我們出來做去，他要是答應，只好聽他，我們也顧不了許多了。這主義原是很堅決的。這次歐榭甲來，還是口口聲聲忘不了康先生，所以我說：「你要同你先生去商量，那末這事是沒有希望的。你此來若是有全權決斷的，就不妨談下去，否則談了也是空話，不會得到結果。」他聽了也就去了。

後來康有為因為和王照發生糾紛，鬧了好幾場，被日本當道知道，恐怕他們要鬧出什麼事來，就叫他離開日本。而在康有為此次東來的時候，却說是奉了光緒皇帝的衣帶密詔，要他到外國請兵求救的。人問他要密詔看時，他又說臨出京時，因某事之必要，已經燒掉了。所以聽的人，大概都付之一笑。他在日本也見過幾個要人，總不得要領，如今又遇着這退去之風潮，更不得不急急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

## 九、聯絡三合會哥老會之經過

我此次離開孫先生回到香港，依然用我在日本用的服部二郎名字，投入一間外國客棧住下。因為乙未之事，雖隔了幾年，但是我們初離香港，往日本之後，不久就見外國報上登了一段新聞，說香港政府明令五年之內，不准孫逸仙回到香港來。我此次回來，正不知那政府能否容我立足，我便私訪了幾個親友，問明情形，不見有什麼不妥，就託人找了房子，籌備辦報。一面按着計劃聯絡黨會，招集舊人，為第二次革命之預備。

其時有一個會員「陳南」，客家人，也是從檀香山回來的，他很熟識三合會的黨徒。我因為要聯絡黨會，非先入黨不可，所以託他想法。他就邀了一個嘉應州和平縣三合會中資格最老的首領到香港來，替我「開燈」入黨。

照普通入三合會的儀式，召納新來黨員，謂之「開檯」，應該請許多會員，到山堂裏開一個會，先由會員介紹新來的人與大家認識，然後當堂按着儀式，設立五祖神壇，點了香燭，使新來的人向五祖牌行禮。行禮時拆散頭髮，因辮子是滿州的裝束，要反清復明，應該散髮宣誓。還要取新入黨人的血，和在酒內，大家飲過，才算為普通會員。等到日後立功，然後按級推陞，分居草鞋、白扇、紅棍等等要職。我那時入會，是特別的，不能盡照普通儀式，祇由那請來的首領到我家來，在場只有我及陳南與那首領，在一天晚上，很簡單的行過禮，就算入了會。

照例進了會以後，首領有權封各會員做什麼職位，照三合會的規矩，職位中最重要的有三個人，就是紅棍、白扇、草鞋。紅棍是掌刑罰的，有人犯罪，他可以開堂審判，施刑罰。白扇就是一個會裏的軍師，有設計指揮之權。草鞋，是傳遞和探聽消息的。我入了會，龍頭就當堂封我為白

扇。本來得到這種職位，都要靠資格老及入會年數多，像我一入會，就封白扇，他們謂之「白日昇天」，非常榮幸的。

首領封了我以後，我就給他百把塊錢，請他回去代我請那體面的會員吃飯。因為這樣辦過，他們都知道我入了會，當了職，將來辦事，就可以發命令、調動人馬了。

我入了會以後，在廣東方面，已很可活動了。但是要在長江方面活動，就一定要聯絡哥老會。不過這件事有些困難，因為廣東三合會同長江的黨會，向來沒有聯絡。我要去進哥老會，就須另尋門路。當時有一個康有為的學生舉永年，字松甫（湖南人，拔貢），戊戌年在北京，康有為叫他帶兵團顧和團，他不肯，就先行出京。後來跑到日本，見過了孫先生，就入了興中會。這人於兩湖會黨的情形很熟，我想起了這個人，就通知他託他運動會裏的龍頭，到香港來商議。

不久，他果然領了幾十個人到香港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楊洪鈞、李雲彪、張堯卿、顧鴻恩等數人。楊洪鈞是金龍山黨的龍頭，李雲彪是騰龍山黨的龍頭，這兩個山堂，在長江的勢力，算為最大。他們到了香港，又是按着他們的老規矩，點着香燭，當天發誓，殺了一隻雄雞，用雞血和了酒，大家飲過，向我行了最隆重的禮，舉手高出頂上尺餘，我就算加了盟，他們當堂公推我為龍頭之龍頭，也算是異數。我留他們在香港住了兩個多月，然後送了各人盤纏，叫他們到日本，去見孫先生，再回到長江去，候我們的消息。

當時史堅如新近在香港入了興中會，這人聰明忠實，很有志氣。我以為他入世未久，閱歷尚淺，就託張堯卿等領他到長江方面去見見局面，再到日本去見孫先生。

我在香港，一方面加入三合會和哥老會，一方面籌備辦報的事。諸事都妥，孫先生代我買的印刷機器和鉛字，也都已運來。只是買來的鉛字，並不照單採辦，缺點甚多，非得親回日本眼同採辦不可，同時又可把聯絡黨會的事，與孫先生詳細說說，我就決定再到日本一次。

當我到了日本時，史堅如和黨裏的人，都已回中國去了。那時孫先生手上稍覺鬆動，又因在橫濱，比在東京較可活動些，並且菲列濱代表彭西也住在橫濱，時常接洽，也比較方便，所以已由東京重新搬到橫濱來。

## 十、再與康梁等之交涉

一天晚上，梁啓超及康有為為其他的門生在日本某菜館開了一個送別大會，送別林士圭等回漢口去籌備起事。到會的除了康有為的學生外，（康有為是時不在日本）有日本的同志朋友，孫先生和我們與中會的會員多人參加在內。他們知道我船到日本，就派人到橫濱碼頭來接，一同乘車來到東京，把我送到這裏來。大家見過面，把酒暢談，真是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可惜那夜林士圭搭車到橫濱上船歸國，不能長談，雖在席上梁啓超還把合作的話，殷殷商酌，林士圭珍重告別，大家也就散了。

我到了日本，就把國內的情形一一告訴了孫先生。又同着孫先生把印報的鉛字配齊，大約有一個多月，就仍舊回到香港來。

當時梁啓超因為也要向外發展，想到檀香山去。孫先生愛重其人，親自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去

見他的哥哥孫眉。後來他哥哥見了這封信，極意招待，他就住在他哥哥的家裏。當時孫科大約有七八歲了，還沒有開蒙，就由孫先生的哥哥，請他替孫科開學。

當時梁啓超對孫先生說話的口氣，總是說，我們雖然用保皇的名，實際還是革命，所以孫先生寫給哥哥的信，對於他甚為關切。後來梁啓超在檀香山開會，得孫先生的哥哥竭力幫助，捐到不少的錢。

我回香港時，康有為剛在香港。梁啓超給我一封信，叫我而見他，信內就是力勸他與我們合作。這封信係梁啓超和幾個同學，幾番商量，然後起稿的。我到香港，就差人往約康有為見面，他派了梁少閑等三個學生來見我，還帶了一條紙條來，上面隨便寫着甚麼千里神交，不必見面，有什麼話儘管對他三人說，我說：「既有代表，自可商量，不知是否有全權可以當面表決？」他們說：「這是不能的。我們來，不過把你所說的話，轉達康先生，要由他去決定的。」我想這事非得對面詳談，必無得着好結果之理，我就把梁啓超給我的信交給他們請他們轉交。我說：「他要願意見我，我們還可以商量，否則就不必多麻煩了。」這三個人拿了信回去，後來也沒有什麼消息。

過了些時，梁啓超從外國回來，到了香港，冒著日本人的名字，住在外國棧房香港酒店裏。他派了張煜全來見我，說他不便走動，請我到棧房裏去會他，有事商量。我便跑到那裏，見了面，還是討論那合作的事，結果還算圓滿。當時徐勤也在香港，梁啓超就請我和徐勤把合作章程擬好，再等兩方面通過之後，好按着進行。梁啓超還有專函交代徐勤，然後離開香港。我便找徐勤問他商酌，

他當了面並不說別的，只不願把章程起草，屢屢催他，總是推諉。合作之說，只好作罷！

實在說來，梁啟超個人對於革命向來甚少反對，而不少贊成，看他的文字，這層意思，時時會流露出來。說他沒有宗旨，恐不足以服他的心。但如他真是以救國為目的，那末革命就可以救國，何必一定保皇。若果說非保皇不能救國，恐怕理論上也講不通。康有為是一定要保皇的，不過他的地位和環境，與梁啟超不同，所以故為曲說，亦未可知。簡直說，革命與保皇，亦不過救國之一策。梁啟超之活動，棄保皇而取革命，你責他對於他的老師不肯服從則可，至若對於救國，又何嘗有分毫異處？況且他們北京戊戌之役，原是貪懶趁便的，救國並非保皇，保皇二字，係失敗後方纔無中生有的生出來的，故此說梁啟超沒有宗旨，他心裏一定不服，救國纔是他的宗旨呢。當時他不能簡捷直白的說出來，不是一時糊塗，就是他的氣魄薄弱所致。

後來康有為到了加拿大，向那絕無政治思想的華僑，把光緒帝歌功頌德，恭維得勝於堯舜，賢於周孔，非保着他似乎就要亡國。你想那些知識薄弱的華僑，那禁得起他的辯才巧說？況且他又答應着入會的，捐財的，將來都可以陞官晉爵，共享富貴。因此稍知愛國的或懷着野心的，都來附和他，一時進行順利，募捐了不少金錢。他就寫信回來，痛責那倡言合作的學生，說他們太無志氣，不識潮流，要附人驥尾，實屬可恥，今日有了加拿大這種好成績，更要痛悔前非，自己爭氣。這一番教訓，把那些心想活動的門徒罵得啞口無言，自此以後，梁啟超亦只好死心塌地，跟着他一路走，打着保皇旗號，辦報演說，同他一鼻孔出氣。而我們那海外各埠的與中會會員，亦受他們的迷惑，有許多入變節。至於會務的進行，受他們的打擊，更不堪言了。

## 十一、惠州起事之失敗與史堅如殉難

且說我在日本把鉛字配齊，回到香港，在己亥年十二月下旬，就把中國日報出版，與那滿清政府公開的官報，拿報館作爲革命的唯一機關。第二年便是庚子年，拳匪大鬧北京，滿清帝后逃到陝西，八國聯軍入了北京。當時滿清的命脈，正是不絕如縷，我們第二次舉事也着手預備。當時楊衢雲仍在橫濱教書度日，此次的事，本來不敢與他同謀，後來他打聽出來，便求孫先生無論如何，允許他回到香港來幫忙。這人精神魄力，確勝於常人，怎肯課徒授讀就算了事！孫先生恐生枝節，不便却他，就准他回來共事，寫一封信給他，爲他先容，到香港來見我。信裏面說：「衢雲願意回來幫忙，請照從前一樣，大家一塊辦事。」另有一封信由郵局寄給我說：「外面細碎的事，可聽衢雲幫忙，機密事情，對於他應守秘密。」楊衢雲到了香港，互相見過，安頓好家小，日日到報館來辦那籌備舉事的事，無論大小，奔走不倦。回來不久，就介紹一個出力的朋友，進來入會，這個人就是李紀堂。

庚子年五月，北京入了聯軍的手，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都被兵不動，不聽勸王命令。當時在香港我們有一個老師，大律師何啓，他是一個在英國畢業的醫生，也就是創辦我們的醫學堂的一人，當過我們的教員的。他是香港立法院議員之一，從前第一次革命時，他暗中幫助我們不少。他與此時香港卜總督甚爲相得，他私下與我商量，使我們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願意代託香港總督轉勸李鴻章。我想這樣辦法總算一個機會，就寫信告知



孫先生，後來也得到了他的同意。當時李鴻章幕下的要人，有劉學詢、曾廣銓二人，都是熟的，就使人約請他們從中助力，他們甚以爲然，答應相助。又由何啓擬一英文稿，由全體會員署名，送與香港總督，大旨說兩廣盜匪遍地，人心惶惶，若聽李鴻章離開廣州而北上，則兩廣必危，後患不堪設想，香港密邇兩廣，必受莫大之影響。體察大勢，應請轉勸李鴻章停止北上。際此中央無主，正宜諷其據兩廣，宣告獨立以維治安。當時香港總督和中國人感情極好，他受了何啓的運動，又接到這封書，倒很同意，也就修了一封信，由沙面領事轉交李鴻章，委委婉婉地說明此意。

因爲其時正在和議開始，清廷特派慶王爲議和大臣，外人不答應，聲言要派李鴻章。李鴻章在那時，當然是個國內重臣，資望最高，向來在總理衙門辦事，和外國人交涉，比較的得外人信仰。清廷沒奈何，電召李鴻章，尅日到天津，派了招商局的「安平」輪船來粵接他。李鴻章接電後，便決意要北上。

我們當時勸告李鴻章獨立，有許多人從中幫忙，以爲總有些希望；及聽說他決意北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了，由是再同香港總督商榷，請他待李鴻章過港時，面爲勸阻他。

後來「安平」輪船經過香港，李鴻章照例上岸拜會香港總督，那總督果然勸他不要離粵，以維治安。誰料李鴻章無論如何，不肯答應，還說擔保廣東治安，不生問題。那總督見勸阻不住，只好讓他回船北上。我當時還到「安平」船上見會劉二人，他們說：「傅相意志堅決，無法勸阻。」

我們當時本來預備作第二次革命，因有了聯合李鴻章的事，就竭力在這方面運動了幾時，等到李鴻章北上，知道聯合救國已無望，就再從事單獨進行。

同時我們以為李鴻章能够宣布獨立，就可以組織新政府，所以通知孫先生預備，孫先生就和宮崎平山等來港。但孫先生知李鴻章尚無決心，故到了香港，並未上岸，轉到西貢去，靜候消息。

宮崎聽見康有為在新加坡，又想去運動他合作，豈知一到新加坡，合作沒有說起，反被康黨控其有謀殺康有為的嫌疑，同行的人，多半被逮下獄。孫先生聞訊，就星夜趕到新加坡，營救他們出來。自此以後，宮崎和同行的清藤等幾人被逐出境，不准再到新加坡。當他們被逮時，他們之中，有攜帶日本刀的，新加坡政府視為行刺的兇器，及出獄，原物發還。清藤到香港時，曾把他的刀送給史堅如。孫先生就同宮崎乘船回日本，路過香港，香港的會員，皆到船上相見。當時李紀堂還是第一次見面，捐出三萬圓親交孫先生，為革命的補助費。

大家在船上商量起事的計劃，因為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對於孫先生的革命主張很贊成，和先生接洽過，答應起事後設法相助，所以孫先生對於第二次革命就變更計劃，不到廣州發難，預備先在惠州起事，沿海向東前進。孫先生在台灣等候，如果這邊軍隊能够打到廈門，他就可以渡過台灣海峽，親自督師。大家商量好了，孫先生就先回日本，轉赴台灣去。

其時我們所預備起事的人分兩種，一部分就是新安縣（現改為寶安縣）的綠林，他們的首領就是黃開官、黃耀庭、江公喜等，他們都有槍械，為這次起事的主力軍。一部分就是嘉應州一帶的三合會，但是三合會的會員散處四方，不容易號召。有一個人名黃福者，在三合會領袖中最得人望，他和鄭士良甚相得，其時正在南洋婆羅洲謀生，我們就派人去請他回來。說也奇怪，他一回來，各處堂號的草鞋都會圍集攏來，只要黃福發一個命令，真是如響斯應，無不唯唯照辦的。等到各方面

都佈置好了，就約定在惠州歸善縣與新安縣交界的三洲田會齊，聽候鄭士良來做總指揮。

在英國首次割據香港的時候，只有香港一島，與對岸沿海些小之地，其餘還是歸新安縣管治。後來英國人又說香港一個海島，四面受敵，不易保護，並且對岸若用大礮發射，也可以達到島上，就要求滿清政府，把新安縣割給他們一半，當時清政府是有求必應的，就割給他們。至於這個三洲田，就在新安縣之西南，僅在割去的新界界外，我們總機關在香港，要起事，這個地點自是最屬相宜。所以惠州之役，以三洲田為起事的出發點，就是這個原故。

到了閏八月十二三，我帶着幾個人由油麻地出發，越過大山，一同到三洲田，到十五日，就在那裏發動。

三洲田地方遠僻，左近地方，向來無多兵駐紮，所以我們一發動，清兵望風便走。我軍從三洲田向東前進，幾日間經過淡水白芒花黃沙洋，而到三多祝。我們希望能衝到福建省內，孫先生在台灣就可過來接應，槍礮彈藥，及將領人才，亦可以一齊帶過來了。

正在我軍所向皆捷的時候，却不料又發生陳廷威、楊衢雲去同清政府接洽議和的事。

陳廷威在第一次廣州預備發難的時候，孫先生本來派他到北江去運動聯絡綠林的，他傾了錢去，天天在家捏造事實，報告回來，總說今天接洽甚麼事，明天運動甚麼人。孫先生受他欺蒙，初時很滿意，我們也信以為真。後來聽得人說陳廷威天天在家裏，並沒有出過門，那裏曾去接洽綠林呢？所謂運動聯絡，都是紙上空談。孫先生不信，就派我到廣州查訪。我去了一探聽，果然他天天關起門寫信來欺騙人，自此以後，他知道不能再騙，亦不再來了。

在此革命軍進行無阻，勢如破竹之時，清政府慌了手脚，正沒辦法，陳廷威却乘這機會跑到南海縣衙門，見着知縣裴景福，說革命黨人他完全認識，他可以設法同他們拉攏，說降他們。當時清兵潰退，大家正在着急的時候，聽得陳廷威這話，當然採納。裴景福就派他的心腹植槐軒（爲南海縣司帳），同他到香港來，住在植槐軒的誼兄弟李端石（台山人）家裏，陳廷威便到中國報館來。一見了我，便很高興的說道：「好了好了，這次清官受了我們教訓，他們知道利害了，他們現在找我出來調停，我已有了好辦法，你能够叫他們停戰嗎？」自從他離開本黨之後，此次係第一次再見他，當時已經有些討厭，末後聽了他這番話，更沒有好氣。我便說：「我們革命是可以打敗仗，不可以妥協講和的。」連責帶罵的把他攆走了。

我以爲陳廷威給我責罵了一頓以後，不會再有別事了，豈知他心不死，又私下見楊衢雲。楊衢雲聽見了，倒很入耳，就跟他到植槐軒的寓所內，三個人開起談判來，結果定了幾條議和的條款，楊衢雲又拿着來見我。他說：「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政府方面，已派人來求和了。」我問他何以會知道？他說：「他們派專員來和我接洽，我已同他當面定了辦法。」他就從袋裏拿出議和條件來，條件上規定，我們罷兵後，政府允許三件事：第一、把我們首領們道府任用。第二、准帶軍隊五千。第三、償洋若干萬。他還說我們勢力如此薄弱，豈有能達目的的希望，不如乘此機會，接納他們的條件，大家做了大官，帶着大兵，手上又有錢，等到勢力充足，再從他們內裏反出來，成功自易，比拿吞這幾個人，和他們瞎鬧，利害何止百倍呢？我說：「利害如何，姑且勿論，單是你這種行爲就不對的，你怎麼可以單獨出去和別人訂立條約？你知道孫先生一定會答應你這個辦法嗎？不然，

你有什麼權力可以息兵講和！」他說：「我已經有詳細信寄給孫先生，力勸他照辦了。」我說：「孫先生一定不會答應的，我們反對清廷，只知革命，不知其他的。就是有人要來講和，也須大家商議妥當，怎好單獨一個人和人定條約呢？」他總不以為然，也就回去了。我當晚趕緊寫一封信給孫先生，把這事前後經過告訴他。

到了第二天，我的信還未寄到台灣，孫先生已來了一個電報，翻譯出來，只有「提防七指」四個字。這句話是怎樣解釋呢？楊衢雲幼時學機器出身，有一次不慎，右手食中無名三指，被機器剝去，所以平時寫字，只用大指和小指持筆，兩手祇有七指了。我接到這個電報，就知道他已經接到楊衢雲的消息，恐怕我吃楊衢雲的虧，要我提防着他。隔一天，孫先生又派楊心如拿着一封很大的信來，拆開一看，信內說明楊衢雲有信給他，力勸接納和議的話，現在我們不要去理他，只照已定辦法辦去，但要謹防他，勿使有意外的動作。信內又附着一大卷日本紙，就是楊衢雲給孫先生勸和的信。孫先生信上還吩咐一句「看畢可即燒去以存忠厚。」我只好照辦，把那數千字的長信燒掉。

但當時我們後方接濟係用船隻沿着海岸送去，因為軍隊走遠了，大家不接頭，前方子彈用盡，等了幾天，尙無消息。敵方兵力又日厚，我們軍隊，到底非經練之軍，不能久持，遂紛紛退了回來。在中國地界不能站，就把槍藏在家裏——他們的家大半在租界之北——越界至港，跑到中國報館來。我見人數太多，只好張羅些錢把盤費分給他們，立即叫他們打發到安南暹羅等處躲避了。

這些人爲什麼能够把槍械藏在家裏跑到香港來呢？其中也有個原故。就是香港政府暗中幫忙。當時香港政府，對於我們做這件事，早已微有所聞，但是他們並不干涉。到我們起事之後，警察廳極

廳長才帶了五百巡警到新租邊界駐紮，防我們遇有不測，拿着軍械衝進新租界來。梅廳長到新界後，很恭維我們，稱我們軍隊很有紀律，經過地方也很安靜，並著了一篇稱道革命的論文，登在「德臣」英文報上。香港的中外人士見了，更附和着恭維我們。當我軍連勝的時候，還有許多朋友到來恭賀，祝我們成功。後來不幸失敗了，梅廳長就宣言，只須不帶軍器，准我們軍隊退入租界。當時有一個日本人山田良政從小呂宋聞風到港，要加入前方，我曾派陳南領他趕去，及軍隊失敗退出時檢點人數，就只少了他一個，不知下落。大抵因地方情形不熟，無從逃出，遂失此義友，這是很可痛惜的事！

當籌備起事時，史堅如擔任省城方面的工作，他在廣州領導一幫人去起事。這一方面的計劃，我們不在奪取省城，不過想在惠州起事的時候，省城有了亂事，可以牽制他，使他不能出兵。所以史堅如和他哥哥史古愚賣了一部分的家產，得到萬多塊錢，就和鄧蔭南三個人，到省城去。誰料這班運動好的人，到時却避面不見。史堅如這個人極堅決，且有毅力的，如果就此罷手，何以見人，所以死不肯回來。後來同他哥哥商量出一個辦法，就要暗殺那廣東巡撫兼署總督的滿洲人德壽，他先叫一個朋友叫宋少東的出面，在巡撫衙門的後方租了一間房子，把家眷遷入，到時再把家眷私行遷往香港，由史堅如兩兄弟進去住下，把買好的大幫炸藥私運進去。當初史堅如並不會合炸藥，後由鄧蔭南指授教會他們，過了幾天，就在房內地下掘了一個大洞，把百多斤炸藥埋在下面，當做一個地雷。這一天是八月初五早晨，炸藥完全安排妥當，把藥線放在一枝大香之尾，計算過大約一點鐘後，藥線就可以燒着了，他們就把香點着跑了出來，反關着門慢慢走到碼頭，上了到香港的輪

船，靜聽消息。

這輪船照例早晨八點鐘開行，他們點香約在六點半鐘，預備一小時後，地雷爆發，大巡撫衙門轟毀了，他兄弟二人就可滿意回香港。豈知等到船要開行的時候，一點動靜都沒有，堅如對古愚說：「地雷不著，怕是布置未妥，我們要回去從新準備再放。」古愚恐怕已有人知道，主張即時跑逃，將來有機會再來，堅如不肯，一個人亦要去，古愚拗他不過，只索讓他一個人去，自己就乘船回香港去了。

堅如回到那房子，房門一開，果然安放不妥，他就重新整理，如法安放。一個人閉着門，守了一日一夜，直等到初六早晨，把香點着，才扇門而去。他這次並不上船，一定要聽到地雷響聲再跑，果然一點鐘後，轟的一聲，全城震動，埋炸藥的房子前後左右轟塌了八間，而巡撫衙門，依然如故。據人說：「那時候德壽還沒有起床，炸彈的震動，竟把他從床上摔到地下來。」他非常生氣，勒令那經營文武冠日破案，拿人究辦。

我們會員中有個郭瑤堦，原在撫標馬維騏（介甫）介字營爲營勇，由鄧蔭南接引入會，其實這個人也許是介字營派來的偵探。後來他認識了史堅如兄弟，知道他們有錢，就時常向他們借貸，借不勝借，回絕了他一兩次，他也不常來了。等到炸彈案發生，他心裏明白，必定是史氏兄弟所爲，就跑到馬維騏營裏去報告，馬維騏當即派人隨同他四面偵緝史氏兄弟的蹤跡。

當時史堅如聽得炸聲，就應該走了，豈知他還要想去看一個究竟，居然乘着轎子，向巡撫衙門而來，以爲總沒有人知道的。不料事有湊巧，在路上就被郭瑤堦看見，把他捉住，送到南海縣去。

那知縣裴景福把他捉入花廳，甘言審問，史摩如說：「你們慢慢再問罷，我兩天沒有吃飯了，你給我買碗麵來，食飽再說。」食過麵之後，縣官審問他，他把暗殺德壽之事，直認不諱，要他供出同黨，他死也不說，結果就把他斬首，其時史堅如才二十有二。

但是德壽他們還不甘心，必要追究主謀，以為這件事既係與惠州之事同出一源，則主謀者必有其人，非刻盡根株不可。然而巢穴係在香港，權力有所不及，於是就發生了買兇暗殺楊衢雲的事。

## 十二、楊衢雲之死

楊衢雲素自大，當惠州軍事得手時，他在外面天天對着朋友自逞功能，說這件事是他辦的，他便是主腦。外間不知詳情，自然信以為真。接連遇着陳廷威找他議和，他又一口包攬下來，事雖不成，然而已經中外皆知。等到地雷事發，要追究主謀，楊衢雲為敵黨注目，更是不能免的了。

過了兩個月，楊衢雲仍舊在家裏開了一個夜校，教授英文。有一天晚上，忽有四個人到家門前，三人把門，一人跑進來，對着楊衢雲開了四五槍，當時楊衢雲手上正拿一本英文教科書，見有人照着他放槍，他便拿書來一擋，將身彎下。但胸旁脊骨，早中一槍，接二連三，又中了兩三槍，這胸旁之彈，就是他的致命傷了。學生數人嚇得跑的跑，躲的躲，等到家人圍集，兇手早已跑遠了。其時警察聞變，亦紛紛趕到，見衢雲已被人扶到躺椅上睡下，雖覺痛楚，精神尚好。偵探局長英人漢臣，亦來向他略問幾句，就用軟榻把他送到國家醫院裏，醫生當堂把他檢驗過，知道情形頗嚴



重，偵探長遂乘機盤問被擊因由，問他心裏到底疑是誰人所爲，平日有無私怨，他就說除了革命結仇，並無其他。又問倘有意外，有誰能替他料理後事。他說：「陳少白便可。」隔了一會，漢臣跑到報館來見了我，把情形可危之說告訴我，又述了楊衢雲委托身後之言，匆匆去了。第二日早晨起來，知道楊衢雲因傷過重，內裏流血，天沒有亮已死去了。是日照例將屍身剖驗取出槍彈，然後發還事主殮葬。他家裏實是消寒，便由我替他辦理一切喪事。

出喪那一日，場面頗覺隆重，香港人士，識與不識，知道他爲革命而被清政府暗殺的，心裏歎惜他，自動加入來送喪的人不少。那偵探長也禮衣禮帽，肅穆隨行，經過之路，每一橫街口，必站一便衣英警。我之前後，也有便衣英警各一人，保護嚴密，如臨大敵。

楊衢雲在臨死時對漢臣說過，要葬在外國公墓內，後來偵探紀錄了告訴我，我便替他請求。照例中國人另有墳場，不准混入外人處的，好得英政府中人恨廣州政府之無狀，擾亂治安，反表同情於死者之義烈可嘉，遂由政府特別議決，准其入葬，港人以為異數，故來送者數百人。葬事完畢，梅警察廳長就請了我去，第一句就問：「你是一個革命黨人？」我說：「是的。」他說：「你們中國官府太不成話了，不同我們商量，用此騙斃手段，來行暗殺，亂我地方，這件事，我替你們很有些抱不平。你現在既然也是領導革命的人，生命很有些危險，我給你一張帶槍護照，派兩個印捕來保護你，你可安心住在這裏。」我謝絕了，心裏到有些感激他。後來這件案子得到許多人的幫助，費了我兩年多的工夫，幫同香港政府把四個兇手除一人在家先死，一人因他事先爲清政府所殺之外，完全捉獲，在香港問絞而死。

楊衢雲被暗殺的消息，傳到日本，孫先生在橫濱聞信，深為痛憤，因他到底係為國事被害的人。可惜他身後蕭條，妻兒無所倚靠，因此就在日本開了一個追悼會，替他募捐了二千餘金撫卹他的妻子。就是當時香港有幾家大洋行，以及幾個表同情於他的外國人，也解囊相贈，共有千餘金，替他放在穩妥的銀行裏，那銀行還許特別高利率給他們逐年收利度日。香港政府也動公憤，批准他的孤獨兒子，在官立學堂讀書，永遠免收學費。他的墳墓上的石碑亦是香港親友，捐資建立的。

（陳少白先生哀思錄）

## 興中會革命史別錄

陳少白

### 一、楊衢雲之略史

楊衢雲自言係福建人，生於香港。幼讀西書，長入工廠，習機器，偶不慎，被機器軋去右手三指，乃改入白頭行（波斯人首纏白布，故粵人稱波人所開設之洋行爲白頭行）爲書記。少時曾習拳勇，見國人之受外人欺者，輒抱不平，不惜攘臂爲之力爭，蓋具有種族思想者。後與友設立輔仁文社，研究學業，蓋一變相之俱樂部也。乙未年正月，孫先生之乾亨行成立，與謝繼泰同入興中會。惠州之役後，在香港被人暗殺，遺有一子二女。楊爲人素有大志，舉止凝重，不苟言笑，朋輩羈聚，無意中便登上座。體魄強健，精神充實，與人談笑險可親，津津不倦，不容第二人言也。入會後，好到處宣傳，能以吾人平居縱談之革命原理歷史等複述人前，十不失一。爲黨員時，頗肆力於中國書籍，以少時偏重英國文，故中國文字所知獨少，因是用功倍苦。人見其日手一卷，勤誦不輟，視之乃草廬經略，以教者太陋，故書中所爲句讀，謬誤不可究詰，而楊循而誦之，未嘗懈云。

### 二、陳廷威之略史

陳廷威幼習水師，甲午前曾充某軍艦大副，卸職閑居。甲午年在滬，由鄭官應介紹結識孫先生。乙未年，應召到香港，使入廣東內地，聯絡綠林。陳日惟在家虛構事實以塞責，卒為孫先生所棄。及惠州軍起，自往南海縣裝景福處獻緩兵之策，偕同裴景福心腹往港說楊衢雲投降清廷，革命軍旋敗，議亦罷。越數年，岑春煊來督兩粵，陳作成條陳，力訂廣河水師之腐敗，並擬具整頓辦法。岑為所動，擢為水師統領，且戒之曰：「好自為之，毋輕為嘗試也。」陳唯唯，乃一就職，即賄賈兩船底缺，內以一缺賈與開棺木店主某姓，事被前統領潘某偵悉告發，陳遂為岑所殺。

### 三、謝纘泰之略史

謝纘泰，廣東客籍人，生於美洲英國屬地，英國文字頗有根柢。及長回香港，為洋文書記，時作短篇論文，登英文日報中，頗得時譽。與楊衢雲善，亦輔仁文社社員之一。入興中會，每袒楊衢雲。廣州事敗，好為譽楊毀孫之辭，登諸英文日報，言多失實，論者短之。後遂與黨絕。謝天性聰敏，寡言笑，惟過於愛惜資力，故對於黨事得其助不多。

### 四、黃詠商之略史

黃詠商，生長於香港，父為香港諮議局之老議員，與何啓有戚誼。乙未春，由何介紹識孫先生，入興中會，時以私財助會中經費。廣州事敗後數年逝世。為人慷慨，好讀易，且信之篤，乾亨之名

蓋黃氏所命，以爲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也。

## 五、史堅如之略史

史堅如，廣州番禺捕房人。祖爲名翰林，富有財產，生八子，各得遺產數萬。堅如父行第二，年甫三十逝世，遺有二子三女，長子古愚，次三二女早嫁，又次即堅如暨妹憬然。堅如母端嚴靜默，賢而知書，富大家風，子女皆由其訓育。堅如與兄妹三人均富新思想，亦母教也。時廣州有一公共借書處，略如今之圖書館，堅如與兄暇輒就讀，每携新書歸以餉憬然，對燈共覽。兄妹三人，古愚穩健安詳，堅如沉毅真摯，而憬然則柔和縝密，聰慧絕倫，尤擅決斷。故堅如有事每商之憬然，古愚有時不與聞也。時有日人高橋謙者，爲羊城某校教習，堅如得其介紹，往港見陳某，遂入與中會。憬然之於革命亦爲最熱心之人，第以行動不能自由，乃不克盡行己意。是則謂堅如之入會，卽爲憬然之替人，亦無不可。惠州之役，堅如與兄妹托辭遷其母於澳門，散其家財，任廣州方面事，憬然奉母居澳門。及堅如遇難，憬然忍痛哺母，凡報紙之記堅如事者，輒挖去，而僞印不實之事以呈母，詐稱堅如避赴小呂宋。母將信將疑，固不料堅如之墓木已拱也。越二年，憬然以戚張竹君女士之慫恿，易名至廣州辦女學，到廣州未一月，染霍亂，不二日而亡。古愚在反正後，兩任海關監督，因病療亦亡。所有在清籍沒財產，反正後經同事證明發回。堅如憬然均未婚嫁，史母去世最晚，享壽九十餘，歷視喪亡離散，未嘗發一怨懟語，誠難得也。古愚生有三子，死其二，其存者今聞已娶親矣。

## 六、鄧蔭南之略史

鄧蔭南，行三，以其年事高，多呼之爲鄧三伯，廣東開平人。幼赴檳香山業工商，藉謀生活，所獲不少。性慷慨，又和易可親，且機巧，能製炸彈，善槍法，推爲第一。與孫先生之兄眉友善。甲午秋，孫先生至檀香山，甫設立興中會，卽入爲會員。乙未，孫先生返國，數月後，鄧亦返港，復出資數千元以助革命，屢仆屢起，略無懈怠，家亦中落。隱於香港新界爲農，然革命之事，幾於無役不與。粵軍回粵時，曾一任開平縣知事，陳軍反，退居於澳門，以憂憤死，年已七十外矣。

## 七、楊鶴齡之略史

楊鶴齡，廣東香山翠亨村人，生於澳門，一富家子弟也。爲人亢爽不羈，喜諧謔，自幼識孫先生，以父業多在香港，獨闢一樓，備友朋聚讀之所，時與孫先生，數晨夕於其上。求學廣州時，與尤烈爲同學，尤亦於此得識孫先生。楊暮年家日衰落，妻死無子，亦不再娶，困守澳門，僦屋以居。孫先生篤念故舊，每有餽贈，使無不給，今仍健在。

## 八、尤少純之略史

尤烈字少純，放誕流浪，喜大言，曾爲香港華民政務司中文書記，因於楊鶴齡寓內識孫先生。乙未，孫先生在廣州設農學會，尤借宿會中，以創辦織布局相號召，每出入必肩輿，假廚役爲長隨。

以從其後，其放誕多若此。乙未事敗，始知可危，亦出亡。後數年，知孫先生在日本，乃至日本。先是日本橫濱之中華會館司帳黃桂增以中國領事館譚某爲護符，侵吞舞弊，董事每無如何。僑民憤甚，大集會館內，相率毆黃。關已有備，召日本警察當場捕九人。時予在橫濱爲出九人於獄，使訟黃，因謂黃拘役一年，期滿解回中國，僑民大悅。嗣予以僑民之秀者日打架聚賭，屢遭囹圄，爲種族羞，乃爲創立一俱樂部，名忠和堂，嚴訂規章，以防維之，勸好事者入爲會員。僑民以會館之役之勝利，多喜來就，一時埠內風氣爲之一變。予後返國，堂規漸圯，適尤至，乃改忠和爲中和，自爲堂長，而煙賭之風復熾。未幾不能支，乃謀諸孫先生，挾數百元走星加坡，資壽則懸牌行醫以資日給。尤性本懶而頗多嗜好，行醫每有所入，卽入西菜館大嚼一頓，或寄宿西式旅館一宵，以爲無上之享受。及資將罄，則以其餘賸阿芙蓉若干，麵包若干，携歸，窮日夜之力以盡其阿芙蓉，覺餓，則嚼麵包以充饑。及兩者皆盡，則擁衾僵臥，經日不起，必俟有來就診者，始起床。所得醫金用途仍如上述。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尤往滬，揚言能解散革命黨。袁世凱信之，羅致之至北京，斥數千金爲之供張，聲勢煥赫。後悉其僞，誡使之去，自此不敢復見孫先生。民國十年，孫先生回廣州，駐觀音山總統府，命許崇智出資三千元，修府右之文瀾閣，並建天橋以通之，使予佈置而居之，以爲退食縱談之所。復憶及居港時之四大寇，乃遣人招楊鶴齡與尤俱來，楊至而尤則觀望於香港，促之三四次不應，蓋懼不測也。迨經剖切表白無他意，乃至。乃坐席未暖，故態復萌，見人輒大言，並刊其語於報端，謂孫先生特修文瀾閣，爲伊駐蹕之地，以備隨時諮詢，故勉徇孫氏之請而來此。舉止多令人不可耐，府中人惡之，舉以告孫先生，先生使人與以數百金，令之退去，自

是不復相見。十四年，孫先生逝世，尤時在上海，請孫先生襲其說而倡革命，以後革命黨之領袖，非伊莫屬云，其滑稽有如此者。聞今尙在香港。

### 九、孫先生助菲購械經過略史

西歷一八九八年春，菲列濱起革命，因軍械缺乏，爲美所敗，乃密派彭西爲代表，赴日購械，以圖再舉。時孫先生適在日，與彭志願相同，因結爲友。彭以購械助革命事謀諸先生，先生擬先助菲成功，而後藉菲之助以自謀，亟應之。乃求助於犬養毅，犬養轉託進步黨衆議院議員中村彌六任購運之責。中村與日本富商大倉謀，暗購政府舊槍及子彈，以日船布引丸運菲，中途忽報沉沒，船員皆死，內有日本同志高野奧林二人同及於難，械款不能復得。然彭西仍期再購，中村復允之，款已付矣，以日政府監視嚴，不能偷渡。久之，擬由大倉討回買價，而大倉則稱中村中飽太鉅，不肯如數以償。日友皆恨中村，責令賠償萬餘金，且除其黨籍，大倉亦只允還萬餘金。先生以礙於國際交涉，遂隱忍徇其請，還諸非人。後查中村所購，皆不堪用之廢鐵，布引丸之沉沒，蓋有由也。菲人損失數十萬，獨立運動亦從此爲之不振。

### 十、河內之一頁

西歷一九〇二年冬，安南河內有博覽會之舉，孫先生因踐安南總督賴美氏之約而往河內，於革命事有所商榷也。比至而賴美氏已告假回國，只獲見其祕書長哈德安氏。時先生聞予不適，函召予



往，予用日本服部二郎之名，登岸時得免苛擾，亦所以避人耳目也。時先生寓一三等法人旅舍，予亦於是舍下榻焉。有安南第一入會會員台山人黃隆生來見予等，稱有中國官吏黃中慧其人者，人甚開通，現寓市內一等大旅館，盍往訪之。遂偕予往。及見，予以真姓名告之，其人甚喜，招待彌殷。予尚憶北京拳亂善後時，北京報紙時見其名，詢之，果此人，蓋曾出力調停於公使團與慶王之間者也。因留予午膳，縱談甚洽。知其以北京景泰廠代表至此與賽，蓋官而商者也。指隔座四中國人謂予曰，此四人乃代表粵督，徇越南政府之請，來此觀賽者，君欲識之乎？予以官僚與黨人不相容，未便通款曲，無已，則假爲日人以相見，亦無不可。遂一一爲予介紹，一爲惠潮嘉道，湖南人秦秉植，一爲知府，蘇人莊蘊寬，一爲知府，浙人姚紹書，另一則知縣，閩人曾某。予操普通話相與周旋，謂居中國久，言語風習解識不少，近則經商於香港也。接談甚歡，秦意尤殷勤。每欲造舍訪予，予托辭堅却之，恐露真面目也。黃中慧告予，謂秦爲人方正多禮，惟見解極迂，獨莊姚二人則皆豁達可談也。一日，莊姚突至予寓，適孫先生在座，見客至，取帽攬額而出，二人問爲誰何，予詭言星加坡之華僑，粵人也。二人頗露驚訝之色，仍欲有言，予亂以他語，遂不復問。自是過從日密，秦待予獨摯，觀劇遊藝，非予在座不歡，而莊姚礙於僚屬，不克縱談，又每避秦而約予。一日，莊姚黃三人與予駕車出遊，黃中慧以英語詢予曰：「予欲以子真名姓告莊姚，子意云何？」予頷之。二人聞而恍然，大喜曰：「予二人以子之書法談吐，不類日人，觀子舉動，竊疑子爲康徒之梁啓超也，今乃知爲中國報主筆之陳少白。予等日讀子報，未嘗間斷，子之大著，默誦而強識之者不止一篇矣。」莊復背誦中國報社論一二篇，相與大笑，遂縱談革命。且言吾二人以官爲食，欲罷不能，他

日革命軍到羊城，吾二人當先引領受戮，必無悔也。予欲孫先生引見之，先生以其爲清廷官吏，且此行甚秘，他日相見可也，乃罷。十二日後，予別先生還船上，復遇秦等四人，黃中慧尙未行，秦始終以予爲日人云。

## 十一、四大寇名稱之由來

初楊鶴齡與尤少統同學，既至港，在楊處識予，後由予介紹之於孫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輒聚楊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爲人。又以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口之爲寇，而四人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蓋有慨乎言之也。時孫先生等尙在香港醫學堂肄業，而時人亦以此稱之，實則縱談之四大寇，固非盡從事於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廣州之役，楊與尤亦皆不與焉。

## 十二、香港中國報經過略史

中國報者，唯一創始之公言革命報，亦革命過程中一繼往開來之總樞紐也。自乙未年廣州事敗，同志星散，團體幾解，中國報出以懸一線未斷之革命工作，喚醒多少國民昏睡未醒之迷夢，鼓吹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之主義，戰敗康氏保皇之妖說，號召中外，蔚爲大革命之風。不數年，國內商埠，海外華僑，聞風興起，同主義之報林立，而惠州之役，固亦以中國報館爲總機關之地也。該報由予創辦，在己亥年十二月底出版，初出時大遭時忌，維持絕難，竭蹶經營，五六年後，竟得出

入相抵。嗣與文裕堂合併營業，由香山人容某管理，予仍專理日報。繼因不善經營，三年後，營業部因而折閱，日報亦爲所累。於是復離文裕堂，重募資本，將六七千元，交由馮自由舉辦，予監督之。越二年，又告虧折，不能支，馮自由不俟交代，赴加拿大，後以謝英伯等承其後。時風氣日開，黨員日多，頗有挹注之助，得以不倒。及光復時，盧信自檀香山回，以接辦自任，遷諸廣州，由政府津貼，規模極大。迨龍濟光入粵，盧等他去，所有機件帳目至今尙在盧信手上，而中國報之運命，亦於以告終。中國報創業艱難之時，其敢就主筆之席者，予而外，有楊少歐、陳春生、馮自由、鄭貫一、廖平庵、盧信公、陳詩頌、賈世仲、洪孝衷、陸伯周等，社外撰述則有章炳麟、胡展堂等，英文翻譯則有郭雲衢、馮扶等，皆難能可貴者也。代理則有天津大公報英斂之，上海中外日報汪康年等。（陸少白先生哀思錄）

編者按：

興中會有檀香山及香港兩個成立宣言，內容大同小異。中國文化服務社民國三十年重印本興中會革命史要附有香港興中會宣言。本編所採陳少白先生哀思錄本原無宣言，現從中華民國開國革命文獻中抄錄兩次宣言附錄於下：

##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

孫文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窮蹙屢境，堂堂華下，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於將傾。用特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以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廈。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規條，臚列如左：

一、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爲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

- 一、凡入會之人，每名捐會底銀五元。另有義捐，以助經費；隨人惟力是視，務宜踴躍赴義。
- 一、本會公舉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庫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專司理

## 會中事務。

一、每逢禮拜四晚，本會集議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會，方能開議。

一、凡會中捐助各銀，皆為幫助國家之用，必要由管庫存貯妥當，或貯銀行，以備有事調用。惟管庫須有殷商二名担保，以昭鄭重。

一、凡會中捐助各銀，皆為幫助國家之用，除此不得動支，以省浮費。如或會中偶遇別事，要用小費者，可由會友集議妥允，然後支給。

一、凡新入會者，須要會友一位引薦担保，方得准他入會。

一、凡會內所議各事，當照捨少從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一、凡以上所訂規條，會友須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隨時當眾議訂加增，以臻完美。

孫中山先生早歲志存民復，一八九四年秋，嘗北遊淨沽，窺察清廷虛實。繼至武漢，縱覽長江形勢。知清廷必敗，難期振作，非推翻專制，徹底改革，無以拯救祖國於危亡。因赴檀香山，與其兄德新、僑傑、志士李昌、劉祥、劉卓、黃亮、黃華恢、鄧蔭南、何寬、宋居仁等組織興中會，進行革命。此為興中會成立時所發表之宣言，亦即中國革命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獻也。（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文獻第一頁至二頁）

## 香港興中會宣言

孫文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

於列邦；濟濟衣冠，被經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育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章程，臚列如左：

一、會名宜正也 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

二、宗旨宜明也 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隣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此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挽救。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

三、志向宜定也 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惟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

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為滿志。倘有齟齬舞弊，結黨營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員宜得也 本會按年公舉辦理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為總辦，一人為協辦，一人為管庫，一人為華文文案，十人為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詳，然後施行。

五、交友宜擇也 本會收接會友，務要由舊會員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為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眾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持執，以昭信守，是為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換文。

六、支會宜廣也 四方有志之士，皆可做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為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支會，代為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人才宜集也 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益世，肯為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贊助。故今日廣為搜集，乃為各會之職司也。

八、款項宜籌也 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集鉅資，川濟公家之

急，兼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事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每股科銀十元，認一股至萬股皆隨各便。所收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爲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卽彙寄至總會收入，發給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設也 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爲會員辦公之處，及便各友時到談話，講求其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攷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

十、變通宜善也 以上各款，爲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依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臻妥善。

、孫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創立興中會於檀香山，同時募集軍債，得款數萬元，乃於是年十二月偕同志鄧蔭南等啟振香港，欲聯合各地賢豪，共策革命大業。適輔仁文社首領楊德雲、潘爵泰等有志反清，因相與結納。翌年正月二十七日，擴大之興中會，遂於香港成立，未幾而有廣州首次舉義焉。右爲香港興中會宣言，其措詞與檀香山興中會宣言相同，僅有字句之參酌而已。（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文獻第三頁至六頁）



# 孫逸仙

黃中黃譯錄

索虜昌狂浪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噐，捨迹鄧洪爲民辟，四百兆人視茲冊。 章炳麟序

## 自序

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今中黃之譯錄此書，標之曰「孫逸仙」，豈不尙哉。而不然，孫逸仙者，非一氏之私號，乃新中國新發現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爲，則孫逸仙者，實中國過渡虛懸無薄之錨針。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卽無今之孫逸仙，吾知今之孫逸仙之景與閔兩，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世有疑吾言者乎，則請驗孫逸仙之原質爲何物，以孫逸仙之原質而製造之，又爲何物，此二物者，非孫逸仙之所獨有，不過吾取孫逸仙而名吾物，則適成爲孫逸仙而已。既知此議，則談與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非孫逸仙而能興中國也，所以爲孫逸仙者而能興中國也。則孫逸仙與中國之關係，當視爲克虜伯礮彈之成一聯屬名詞，而後不悖此書之宗旨。且影響之及於中國前途者，當無誣量通紀黃帝之子孫也。有能循吾黃帝之業者，則視爲性命之所在。且爲此廣義以正告天下，以視世之私誼而相標榜主張僞說迷惑天下者，讀此書者當能辨之矣。共和四千六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黃中黃錄竟自識。

## 秦序

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之一海賊也，而豈知有如宮崎之所云云者。吾東洋人最好標榜，彼得毋又蹈此病。鞏黃閱人多矣，吾父理刑名，少小隨侍往來宦場中，繼又訪吾國之捕臣于東南羣島，復求草澤無名之英雄于南部各省，魏瓌人曰：鳥觀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者耶？我行僕僕，亦若是則已矣。大盜移國，公私塗炭，秦失其鹿，喪亂弘多。而孫君乃于吾國腐敗尙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頭顱性命，而虎嘯于東南重立之都會廣州府，在當時莫不以爲狂。而自今思之，舉國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彼獨以一人圖祖國之光復，擔人種之競爭，且欲發現人權公理于東洋專制世界，得非天誘其衷天錫之勇者乎。吾曾欲著此書，而以三年來與孫君有識，人將以我爲標榜也，復愧之。今讀中黃之書，與吾眼中耳中之孫逸仙，其神靡不畢肖，喜而爲之序。

鞏黃又曰：熱心家初出門任事時，其進誠銳，意若曰以齊王猶反手，而不知前途有無限之荆棘地；至一旦失敗，則又倘佯于歧路，是以朝秦暮楚，比比皆是，此則孫君之所以異乎尋常之志士，讀者之所當注意，吾輩之極宜自勵者。中國獨立以前不知若干年即西歷一千九百三年十月十二號，同種鞏黃識。

## 孫君原序

世傳隋時東海俠客號虬髯公者，嘗游中華，遍訪豪傑，遇李靖于靈石，誠世民于太原，相與談天下事，許世民爲天人之資，勗靖助之，以建大業。後世民起義師，除隋亂，果興唐室，稱爲太宗，說者謂多俠客之功，有以成其志云。

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口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勗勵極拳，方之虬髯，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路，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遊歸國，將其所歷，筆之于書，以爲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吾喜其用意之良，存心之苦，特序此，以揚之。壬寅八月支那孫文逸仙拜序。

### 滔天原自序（節錄）

（前略）余常以爲人力之範圍至廣，徒安于小節，直是暴殄天養者也。若欲立志遠大，則必建前空之偉業，以全蒼生，始能相副。

人或曰：理想者，理想也，不可實行也。余以爲理想者，可實行者也，不可實行，直夢想而已。余信人類同胞之義，故忌弱肉強食之現狀，余奉世界一家之說，故惡近今之國家競爭。愚者不可不除，愚者不可不破，不然則終于夢想耳矣。于是余自運其魔力，遂至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余雖不限于人力之範圍，而人生之要務，對於一己不可不著實研究，佛者所謂見性成佛，耶穌所謂欲神之完全，斯完全，蓋唯學可以至道而已，惟唯學可以至道，故思教育之普及。雖然，社會不平等也，貧者多，而富者少，而教育不可不待時之與財，則欲謀教育之普及，必變多數細民狀態，余於是，又以社會革命者自任。

余認個人之自由權利者也，不論財產平均之說，不論國家社會之說，惟土地者，非人力所構造，而天之賦與萬民者也，故不可爲少數人所專有。此乃理論之根據，而欲以恢復地權，以一變細民之窮境者。然如何而得所欲，則言論畢竟無效于世，唯有賴腕力之權之一法。

嗚呼！余之理想與現世相距，奚啻千里。而獨不安于理想，必求所以實行之者，以爲世界一朝可退于百世之後，一夕可溯之百世之上，豈千里之距離，一瞬而不足以致之乎。唯是腕力之權之所自起，而以人天之和不和，定其成局可也。雖然，所謂腕力之權者，不能施之實際，亦屬夢想。乃余欲以支那爲腕力之根據地，以爲彼處人多地廣，而甚迫于革命之機，吾欲取其同吾主義者，而使代之以適理想之用，而定立極之基，以之號令宇內，則庶幾從吾所願。

雖然，余以人種習慣之不同，故擬熟練支那之言語風俗，而潛入內地，與支那人混合而從事。乃遍訪人物，而得孫逸仙先生，乃附驥尾而與之驅馳多年，有非島事件，有新嘉坡之入獄，有海峽殖民地之放逐令，有香港之放逐令，惠州之革命軍，有中六對孫君事件，有同志之內訌，我事悉敗，則終叩桃中軒而入浪花節之羣。（中略）

嗚呼！人生原是一場夢，今余所著「三十三年之夢」一書，亦不啻癡人說夢，余豈願買者

之笑之哉。明治三十五年八月滔天宮崎實藏識。

## 凡例

一、是書乃從日人白浪庵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夢」譯出，口吻皆出自滔天，今雖易其口吻，而大致仍從原書，故言事多偏而不全。

一、譯者于當年之事，不能詳，故詮事一本原書，而原書乃以一人之經驗觀察大局，故作者或別有所注重。且作者爲日人，所序日本同志之事，尤爲詳備，以其位置與其感情，不得不然。今以吾人之眼光擇取之，故於注意處，每多遺恨，容俟他日之詳考。

一、是書不過取原書十分之四，復有裁汰，故所存無幾，以多闕滔天一己之瑣事，不合于譯者之主義也。是書雖爲譯體，而頗發制裁，閱者當能辨之。

一、是書標題孫逸仙，乃從吾主義之所在，而亦爲原書中特別主腦，故易以此名，無所不合。一、此書于康黨之行動，言之亦詳，以孫康二派，非對勘無以見其真。

一、原書體近小說，且滔天乃風雅之英雄，其所談留香女史政子女史等事，想其得意之筆，今皆汰之。

一、原書于絕大關係處多空白，今據所知者填入，疑者仍闕之。

## 孫逸仙目次

## 第一章 孫逸仙之略歷及其革命談判

與中會首領 使館之囚 陳白與白浪庵滔天 支那國民與共和政治 共和政治又爲統一英雄之方法 支那之興亡與人道之消長 呂曾洪楊之比較

## 第二章 孫黨與康黨

康有爲 革命之急先鋒 變節漢 北清事變與康黨 康有爲之來港 滔天之革命論 革命與改革難易之比較 保皇亦須流血 孫康聯合之夢想 康有爲與西后 萬木草堂 衣帶詔 與密電 小國會 康絕孫 日本人之薨康 康搆孫 康有爲與李鴻章

## 第三章 南洋之風雲與孫黨之組織

菲律賓之志士 孫君提議投阿氏軍 購入軍器之準備 布引丸之沉沒 陳白之獄非島委員 畢松琥 師中宵 合同前之內訌 哥老、三合、興中三會之合同 史堅如 史堅如之主

義與理論 孫君之決議南征

## 第四章 南征之變動及惠州事件

孫君指示方略 廣東志士之招待 刺客問題 滔天絕康之書 新嘉坡之入獄 運動同囚之惡徒 第一審問 第二審問 新嘉坡五年之放逐令 孫君刺客問題之計畫 香港五年之放逐令 孫君之提議 日北之提議 孫君與滔天激談李鴻章謀擊兩廣獨立 香港總督之與李 孫君復提議 義軍起于惠州 中六之誤事 三州田之山寨 清軍之出兵 孫君傳令趨廈門 沙灣之戰 鎮隆之戰 擒杜鳳梧 永湖之戰 崩岡墟之戰 孫君之警報 大軍解放

嗚呼史堅如 嗚呼楊飛鴻 事全敗于透彈準備之失事

## 第一章 孫逸仙之略歷及其革命談判

孫文，字逸仙，廣東香山縣人。先世業農，君幼時亦繼其業。稍長，明斯業之勞與功不相償也，去而之商，暇則讀漢籍學英語以爲常，不數歲而獲資巨萬。其時英語亦諳熟，乃從香港之洋醫某而學醫，及卒業，至澳門開一醫局，送診於貧民，取資於豪富，聲望財資，兼斯二者。未幾爲洋醫所嫉，思有以中傷之。適其地之支那青年，有組織會黨之舉，君與焉。乃大抒其蘊蓄，部勒羣從，而戒以此會之前途，衆皆悅服，推爲首領，則與中會之起源也。自是以來，養練益速，識力益宏，股憂故國之念日益切，乃決廢醫業，而虎嘯於一隅。清日戰役，以時機可乘，竊購軍器彈藥，爲一切之準備。既以在馬關條約開始之時，不免有後時之恨，而騎虎之勢，終不可制。遂集師於兩頭、西河、香港三處，以廣州爲本部，而已居守，定時發電，將以進軍。乃隱謀忽露，逢清兵之逆擊，僅以身免，逸於澳門，密航香港而東渡焉。時則脫胡服，斷辮髮，尋航布哇，又自美國而入英京，遂爲支那官吏所誑，幽於使館，一命之存，殆如風燭。無端而祕密消息透露於外，其師友竭力營救，因內閣大臣查白里侯之抗議，而於九死之中，僅得一生。乃執筆而記其幽囚之顛末，題曰：

Sun Yut Sen Kidnaped in London 附英京出版會社刊行之，暗寓致謝與告別之意，以辭英國。復抱其耿耿之熱心遊於日本。白浪庵滔天者，東海之俠客也。志在支那大陸，而與支那人結識最早者爲陳白，因陳白而悉孫氏康氏之內容，則大慕孫逸仙之爲人。及聞其遊日本也，由香港至橫濱訪之，

一見如故。惟默思此人能背負四百州而獨立，手握政權於四億萬衆之上，其人物之偉大，魄力之雄（按當作舉）厚，豈支那餘子所能觀其一孔，吾終不大此支那第一人，以放棄吾夙昔期許之志，而決當有以助其成業，以遂我願。於是預設一重爲九鼎之問題，以嘗試之矣。

相對久之，滔天乃先發問曰：「君之志在革命，僕曾知之，但未悉其詳，願君將革命之宗主與附屬之方法及手段，明以教我。」孫君徐言曰：「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共和主義。夫共和主義，豈平手而可得，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責任者也。况羈勒於異種之下，而并不止經過君民相爭之一階級者乎。清虜執政，於茲三百年矣，以愚弄漢人爲治世第一義，吸漢人之膏血，鋼漢人之手足，爲滿奴升遷調補之符。認賊作父之既久，舉世皆忘其本來，經滿政府多方之摧殘籠絡，致民間無一毫之反動力，以釀成今日之衰敗，沃野好山，任人割取，靈苗智種，任人踐踏，此所以陷於悲境而無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進，國皆自主，人盡獨立，獨我漢種，每况愈下，瀕於死亡下。斯時也，苟非涼血部之動物，安忍坐觀此三等奴隸之獄以與終古。是以小子不自斂力，欲乘變亂，推翻逆胡，力圖自主。徒以時機未至，橫遭蹉跌，以至於此。

人或云共和政體不適支那之野蠻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卽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證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浴虜政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敬尊長所以判曲直，置鄉兵所以禦盜賊，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



民者耶。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倒清虜之政府，代敷善政，約法三章，慰其飢渴，庶愛國之志可以奮興，進取之氣可以振起也。

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而適合於支那國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觀支那古來之歷史，凡國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亘數十年不能統一，無辜之民，爲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舉事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法之發布也。故各窮逞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不止，因有此傾向，即盜賊胡虜，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聯邦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部之長，以盡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翼（按當作駕）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之紛擾，綿延數紀，而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機竊發，殃及無辜，此所謂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嗚呼！今舉我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而爲俎上之肉，餓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蠻力，雄視世界，自熱心家用之，以提挈人道，足以號令宇內，反掌之間，相去天壤。余爲世界之一平民，而人道之擁護者，猶且不可忽然於此，况身生於其國土之中，嘗直接而受其苦痛者哉。余短才淺智，不足以擔任大事，而當此千鈞一髮之秋，不得不自進爲革命之先驅，而以應時勢之要求。若天與吾黨，有豪傑之士，慨來相援，余即讓渠獨步，而自服夫馬之勞。不然，則唯有自奮以任大事而已。余固信爲支那蒼生，爲亞洲黃種，爲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君等之來締交於吾黨，是其證

也。朕兆發於茲矣。夫吾黨所以努力奮發，以期不負同胞之望，諸君又盡力於所以援吾黨之道，欲以救文那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我國之革命，即爲得之。此事成，其餘之問題，即迎刃而解矣。」

孫君之言，毫不造飾，振口而出之，滔滔不能自休。其言既畢，滔天恍有所失，以爲己雖有二十世紀之新思想，而未脫東洋之舊套，且有以貌欺人之病，此固自誤而誤人亦多。如孫逸仙者，實已造天莫之境者也。彼何其思想之高尙，識見之卓拔，抱負之遠大，情念之切實。我國人士中如彼者，果有幾人，其人誠亞東之珍寶，其言誠革命之律呂哉。而滔天亦實以此時見許於孫君。

噫嘻！吾國人心之死也久矣，逆胡之盜竊我土地，既二百六十年，奉天承運之僞教，以掩吾之目，馬蹄烏尾之胡裝，以楷吾之體。舉世奄奄之陳死人，方賣歎獻醜無暇晷，豈曾有一人敢溢出其死圈，而一萌非常之想者。呂留良、曾靜、齋（按當作齊）周華之徒，於網羅密布之朝，曾一發其狂嘯，至今談革命者，猶想望其風采，爾揚其緒論。此風豈不可尙，然尋其意例之所出，則多以去明未遠，不能忘情於朱氏而已。是則以革命之精神，而傾注於既死不可復生之一私姓利，不問篡竊之屬於誰氏。夫一言復明，則即令其繼世者，爲吾之本種，而或有優於明，亦在所當革之列。噫！無怪胡虜之掀髯也。洪楊起義，其建邦策命之宣言，曷嘗不以恢復漢種爲職志。然掃除清虜，未盡其域之半，而卒以頹敗恣肆，未竟其業。讀中興之史，豈勝遺恨。曾左起於湘中，大奮其奴隸之力，翦滅我同胞之革命軍，而舉世方傳爲口碑，謚爲命世，曷曾有以民權革命之眼孔涉及洪楊者。嗟乎！吾不料虜虜之惡德，沁人肝脾之至於是也。邇年以來，累經外界之激刺，民間之勳力，亦驟增

幾度。清日之役，舉國若狂，號稱維新之領袖者，初猶矜矜於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一觀其改革之僞詔，遂乃一歸於保皇，此可以告無罪矣。而其黨人，亦至遭滿奴之侮辱。夫天王明聖，臣罪當誅，侮辱亦何足懼。食其迷而無所發，遂乃一變其派爲勤王，而勤王亦卒莫逃后黨之搜獲。戊戌之菜市歟？庚子之漢土歟？是蚩蚩者，豈不獲已哉。我以赤心向人，其如人之以爲馬肝何。雖然，勿謂秦無人也。當康有爲僞說之風靡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惑之，而有立於反動之點，與之抗對，收策一部之人士，與之應戰者。而愛新覺羅之王氣，至此洩止，中國一綫之血脈，正賴以延。伊何人？伊何人？得毋今之所稱孫逸仙其人者乎。孫君者，其出現之日不久，方之呂曾，爲能實行其主義，且洞見非我族類之不可污我一寸土，且必不可有絲毫與滅繼繩（按當作絕）之假託。方之洪楊，則成功乃遜之，然力爲行星之初出地平，當行之軌道，正不可測。且其宗主，其方略，多洪楊之不能望者。夫由孫而溯之，與呂曾之相去，已二三百年，洪楊之相去，亦四五十年。世界之進步，運會當與之爲變遷，人才者由運會而生者也。則今日之有孫，與康乾之有呂曾，咸同之有洪楊，其難易之比較，第一之孫起，當有無量之孫以應之。噫！何以二萬萬方里遼闊之幅員，竟如困其無人也。是故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人物，吾其懸孫以爲之招，誠以其倡革命於舉世不言之中，爭此不絕如髮之真氣，深足爲吾國民之先導。今諦聽其革命談判，言何時，與之言何人，吾其爲吾民族羞死矣。

## 第二章 孫黨與康黨

嶺南之士林，與孫逸仙雁行，而世俗同稱之一人物，曰康有爲。彼等之思想，亦有出於同一之

一點，則皆藉民權共和之說，以號召天下者也。但孫素取泰西之學，康發明漢土之學，孫有得於耶教，康篤信於儒教，孫爲實家，康爲文家，實則尊實行，文則喜談論。二人之見地，雖或有同，而素養性格之差別，有如此者。此所以孫爲革命之急先鋒，而康則以教育家自居也。革命之急先鋒，一起而蹶，遂乃遠涉於海外，逡巡而俟時。以其時之人目光之闊薄，或熟視而無所視，或視之亦料其再舉之無成。而教育家之康，則依然在其村塾，振聘聘之辯，以說自由共和等主義，且馳滔滔之筆，痛論時弊，一紙之出，傳誦遍天下，其前途實不可測。乙丙數年之間，康爲舉國之所傾倒，而孫不獲占土（按當作土）論之一部分，其情狀實如以上之所云。

戊戌之年，清國皇帝容康有爲之意見，銳意圖國政之改革，示反抗之色於當路之守舊派。北京政府，漸有龍蛇不穩之象。而康意氣自豪，聲望亦寢盛，其黨徒之氣勢，亦甚激揚。然孫黨及他一部人士，目之爲變節漢，酷憎惡其舉動，換其擁共和主義，而降於夷王故也。乃兩兩對抗，暗相軋轢。滔天，孫黨也。其至廣東時由梧州至廣州亦得與康黨之人相交接，立於其中，常以調和兩黨爲志。乃振其交際家之手腕，私以自負，覺歐米之高襟者流，亦不能及。

無何，北京改革派之蹉跌，電至香港，或云臬上毒殺，或云康有爲被捕，又云康實逃亡。電生風說，風說更逐風說，「號外」「號外」之聲滿街，來電頻繁，而人心益洶洶。孫黨曰：「好機可乘。」康黨曰：「此訛傳耳。」久之，又得一電曰：「康有爲發上海向香港。」人皆疑之，獨康門不以爲空望。康有爲果附英國郵船，以同國軍艦之保護，抵於香港。香港政廳護之，安置於警察署之樓上。門弟子爭先見其師，恐有刺客之禍，不許，僅容高弟二人入見。此二人時至滔天之厲時由

廣州以康事至香港報告其狀，意以滔天爲孫黨，不欲其漏其祕懷。而此二人自命策士，且欲以探求滔天之胸臆者也。滔天乃謂之曰：「思以一紙之僞諭，以掃絕支那之積弊者，愚也。積弊之說毒，深中人心，驟不可爬梳。而皆一輩之滿奴，製斷天下之大權，以肆其荼毒之所致，非摧陷廓清之，不足以轉移社會。故欲利用此改革之僞諭，不可不豫充罷免大臣之實力。實力何在，則兵馬之後援是也。康乃不爲之備，徒欲賴君權依紙而以實行吾志，此其所以敗也。」

二人又發問曰：「往事已矣，今日之問題當如何？」滔天則儼爲革命論之講釋師，曰：「兵馬之權者，皆大臣所專有，而談論之士之所無也。談論之士之所謀改革，必無所利於其大臣。彼已籌之極穩，所當盡力反抗，以保全其祿位者也。今既不能奪其所有之權，而欲以一紙空文從容改革，雖實聞之。則其所以籌集兵馬之道，竟之溫和變法之中，殆無可布置。而支那現時之祕密結社，無不以倒清扶漢爲旗幟，欲於此求兵馬之後援，則其一段之慘劇，與此番組織之宗主，不無整借。吾念至此，支那現政之改革，殆盡空矣。吾敢斷言曰：「改革與革命，中有絕大之鴻溝。支那今日之救亡，惟有斬釘切鐵之一法，曰革命。欲言改革，則其難有甚於革命萬萬者也。」二人乃促膝問曰：「願聞革命之方法。」滔天曰：「如君等之說，貴國皇上，爲世界無比之英主，夫國君而喜共和民權之說者，通世界無之。况貴國專制政體之產地，而今皇又席累世之積威者乎。卽撤其積威，而以仁柔著稱，畫木爲吏，議不可對，而觀此木而股慄者，又比比也。果如諸君云云，則皇上何不自退現位，爲一平民，順服共和主旨，因衆民之所好，而推舉其總統之人也乎。夫革命之源泉，無非以至尊無上之一部，敢對於人民而爲叛逆，故人民必欲鋤而去之。若然，則變積極而爲消極，尙何有

哥老、三合、興中、白蓮諸會乎？尙何有漢滿之感情乎？尙何有大臣之兵權乎？此誠千古無儔之英斷，而救貴國於未倒之上乘策也，皇上與康君亦自能長享幸福。雖然，遜位之事，以支那皇室之習慣，與民族主客之觀念，豈有一分希冀於滿洲帝。卽康君亦感激於百日維新之詔，甚欲有所顧全，吾若言一飛冲天之革命，將擾亂支那大陸之和平，破壞滿洲二百餘年帝王之局，吾誠慮難者之貌。必不獲已，康君欲達其目的，亦當下結民間之志士，通其機關，以起義軍於中原。及聲勢稍盛，投之皇帝，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實行其保皇種種之施設。既有左右全國之兵力，國人果誰敢抗對焉者。夫革命尙已，卽言保皇，欲不見血，而一掃積弊，是終挾山超海之類也。」二人無言，懷筆談之片紙，飄然而去。

夫滔天所以委曲遷就康門二子之談判，蓋有深意存焉者也。彼見康黨之英俊，亦不乏人，欲利用此機會，以與孫黨相結。更暗通哥老三合諸會，以呼起風雲，懷此夢想，彼向彼二人時露微意。雖然，以康當時之際遇言之，卽滔天一派之遊說，而亦無可希望，如決彼之不能有爲。蓋彼以草莽書生，感泣僞朝之殊遇，不惟擲從前之主義，屈仕滿清。初非不主張民權共和之論，至於此時，則已三變其說。革命黨者，彼視之，逃避不暇者也。心卽然之，萬不敢一泛其言論，使人革命之界綫，授人口實，以妨礙己之前途，而喪其出入腐敗社會之資格。何也，彼固以爲爲王前驅，皇上與彼一己之情誼當然，至節義上之當然與否，不遑顧也。故革命黨以此目彼爲變節漢，革命黨曾不自讓一步，爲乞憐之態，以與彼等合，而欲立於主動之地位，以操縱彼等。噫！是亦不可能之事。蓋彼之意之不傾向於茲也，無是非之可言，無次第之可按，至流離敗壞之時，猶自醉其聲名，深溺皇

上之知遇，欲利用改革之精力，以急轉現勢，再執政柄，而遂行其初志，是可謂無理取鬧，直不知其設想之如何麻亂已耳。即令其種種條理之不紊，亦豈有國內無援，置身無處，既不自造時勢，而怖畏破壞，此可挽轉沉沉之大陸者乎。

雖然，彼亦知內援之無有，而自信後援之足恃。後援者，外援也。彼蒙英國軍艦之護送，信之最堅，而胸中崇拜日本之理想亦浸盛。然則賴英國乎？賴日本乎？是彼一未定之問題也。而其是決有日本行之意。

直情者，孫黨也。洒落者，三合會派也。而康黨則圓滑近策士一流。康以滔天與表同情，一見，即以北京政變之起源，至於敗局，敘述其變遷，滔滔幾萬言。其論理之歸結，則深蔽罪於西后，以為東亞禍原，皆西后為之媒，今日中國救亡之急務，只須除一西后而已。滔天問除之之法當如何，康乃稱說日本之所謂志士，以取例於維新當年之事。引津田三藏，舉李鴻章負傷及朝鮮王妃事件，激賞其意氣之壯烈，流連不置。終乃漏其欲藉此等俠士之力，狙擊西后之意。滔天曰：「是甚易耳。但以此事宣布於日本志士，是直表白足下之無力也。足下方自命支那改革家之領袖，是區區者，而騷擾及於鄰邦，代表支那民族者，是亦可羞。且足下之草堂，康之家第曰萬木草堂，在廣東省城。久有育英之盛，豈三千弟子中，竟無一刺其其人者。果其無之，則西后一胡牝，何足當俠士之一注。僕雖不肖，鋤此區區，諒有餘裕。請為一洗支那民族之恥。」康聞之，甚有慚色。

康時自稱奉有皇上之密電，其真偽世間自有定評，筆者弗詳，其用京時亦云奉有衣帶詔云。門弟子喜形於色。滔天輩為之資緣於日本領事，領事許為盡力，而日本行有日矣。乃突有一問題起，則當時新簡之駐

日公使爲李盛鐸之一事也。康以李盛鐸乃榮祿之腹心，而向與彼爲敵，今代黃某而使日，其意將加害於彼。乃託滔天傳此意於大隈伯，使勿受李賊使。滔天頗諷之，康有弱色，其門弟子皆危之，開一小國會以決議此事，久之不決。滔天罵之曰：「康門弟子，何其怯之甚也。若爾師斃於刺客之手，諸君可代成其志；使爾師籠處於此，終身無爲，果何益。」康門無如何，乃行。

康有爲至日本，滔天同行。既至。孫逸仙以滔天爲介，而訪康，康謝絕之。康之絕孫，原無足怪，惟滔天運動聯合之情，爲無以自解耳。夫孫之與康，其主義、方針，深相反對，今欲見之，何故，得毋對於現狀而表同情，欲以一見，慰其異鄉托命之旅情耶？然康之避而不見，而其理由則極明顯矣。蓋孫者，自清帝之眼窺之，則無道之逆賊，所欲懸萬金之賞以得其首。而孫之於清帝，亦若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亦欲乘機一蹴而倒之，其胸中夙無所謂皇上者也。康則事雖蹉跌，亡命異國，其賜環之夢想，所欲得而藉手，終必賴百日維新之聖主，以建其萬世開幕之功，故欲結聖主之歡，萬不肯稍涉背叛之象，而所交非人，以惹世人之疑忌。此其絕孫之故，彼固自以爲得計者也。日本人之志存支那大陸者，以爲康既遭清廷之擯逐，對於清廷，已有十分之絕望，前之溫和改革，欲利用最高團體之一部，或亦具有苦心。今其苦心無一人之能諒，何所施其利用，則不由溫和而趨於急進，以與急進黨戮力中原者，是可以見康有爲之確爲僞物也。不料其不獨無與孫聯合之心，而於末派之間，至演出軋轢反目之機態。并虛構文字，以中傷孫，博冀滿洲政府之歡心，而售其一己之私意。故兩黨日益疏隔，人皆憾之。

然康有爲之不與孫逸仙近，彼尙有一夢想。彼之私意，以爲以吾之地位，說口口大臣，必能表



吾同情，允爲派兵牽制守舊黨，而聽吾之設施，以挽回勢力。此全出於康之自負心也。其自負心，蓋由倚賴心而生，其倚賴之源泉，則由於過信，而過信之反動，爲失望，爲怨恨，此亦人間自然之數理也。如大隈伯之厚遇康，其所以得稍留聲望者，以其時內閣瓦解之賜爲多。政黨內閣大隈板垣共總組織既瓦解，山縣內閣復組織成，而其遇康也甚冷，於是彼等益傾心於大隈伯。然伯於此時，已非要路之人，不可與談回天之業，康雖忿怒而無如何。既而曩時款待康爲珍客之日本人士，以其舉動之悖謬，漸藐其人物而疏外之。康既不能立足於日本，遂不得已而上歐（按當作歐）米之征途矣。

世之評論英雄者多矣。然其所謂英雄者，皆出於比較的判定，若以完全之資格而論，則世界之所謂英雄，兒童而已、禽獸而已。雖然，禽獸比於昆蟲則大，兒童比於禽獸則智，英雄亦如是耳。彼李鴻章者，人皆稱爲東亞之賢豪，夫以彼之一身，而世運大局，皆寄與之者，何也？或曰：「有勘定髮黨之功。」其實非也，若洪秀全而建設太平王國，則支那國民，斷不能有今日之地位。彼殘戮同種，安讓以爲功。或又曰：「彼於馬關條約，排伊藤而索回遼東，清廷甚賴之。」噫！在知之矣。李鴻章一生之功，不過能長清廷命脈已耳。其致支那國土陷於今日之悲境者，其罪顧可遠哉。由是觀之，彼果何所寄與於世運大局乎。若竟有之，則擾亂而已，國難而已。然彼卒不失爲支那之英傑，蓋支那無人物，則於比較的判定上，不得不指鹿爲馬，翹支那之英傑曰李鴻章。

以康之個人論之，其度量之不廣，見識之不熟，經驗之不足，豈足與於英傑之名義。雖然，以草莽無賴之書生，極一時之知遇，動清帝使起支那改革之志，至發變法自強之通諭，以震動四百餘州，致李蓮英一旦無力於清廷者，皆康有爲之事實也。惜乎其挾持之無具也。余唯以此一事，小李

而大康。支那人物之闕（按當作闕）乏，無過於今日，爲康之稍識時務者，以比較上之度合言之，已不可多得，棄之而不顧，則入野心家之政點者在此，而撇其僞而劫其真，因以舊（按當作舊）起忠勇之士之要點亦在此。故必有孫黨以破康黨之僞，而後支那之翼命有所歸，此亦自比較上得之者也。然而世俗之眼光，則且以劉坤一、張之洞之徒爲鷹犬，此其度量之相越，階級若何，彼等適如空中之旗，隨時勢左右，以保其安全而已。欲與是等劃百年之長策，是猶乘驚馬而走千里也。況於其餘之滿洲官吏耶？而康於此，乃適成爲支那過去之英雄矣。

### 第三章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組織

孫康兩派聯絡之不行，康流落不偶，孫則潛居不出。而清廷之事，獨西后與榮祿擅權。

先是滔天在香港，因其友佐宇，得交菲律賓之志士某君，後爲菲國獨立軍之外務總長，相見而談，則慷慨如不自勝。繼拍案曰：「人之所以生存者，貴有信賴，此而見欺，何以爲人。我國之現狀，實然，君不知也。曩者，美國與西班牙有隙，約我爲內應，事平誓與自主，我信之。奮與西班牙戰，既西班牙敗走，皆以爲自主獨立之民矣。乃美食言而肥，卒爲所欺，強爲隸屬。嗚呼！吾等果何以當此乎。爲自由而與西班牙戰，今獨不可爲自由而與美國戰乎？處今之時，計惟有戰之一法，亞洲狹國之友，將如何憐吾輩之心事乎？」其情既悲，其言亦不忍多聞矣。交漸熟，彼微露阿半拿度有日本行之意，此亦因衆民之傾嚮，阿氏欲求助於日本，暫慰藉其部下，勿輕舉事，俟入內地，再行佈令云云。滔天甚愆愆之，且俟其來，不及待而滔天赴廣州。至是則有警報，阿圭拿率郎度（此三字

擬當作虛事部）下已人（按當作人）戰場矣。

既而南萬里亦滔天之友，自湖西視察歸，曰：「因□□□之先容，得與哥老會員結識，皆額手待義軍之起。而會中人可用者甚多，若孫君用事，天下必然響應。時孫部下之與中會員漸思亂，亦屢乞孫君肇事。而孫君以準備未整，令毋輕舉，雖竊有所計劃，而皆不能盡意。最後以孫君提議，悉率會員至菲島，投阿氏軍，速其成功，協定以餘勢向支那大陸，起革命軍於中原。」

時孫君仍留橫濱，菲島獨立軍之委員至，託孫君以購入軍器之事。孫君密商之滔天，滔天又經一介紹，託之昔山中六。中六者，以癱疾而功名心甚急，且素菲投皆（按句有誤）之志者也。皆處得友，而他日失敗之原因，皆肇於此。

中亦（按當作六）既諾，即着力運動此事。而非之委員，以全權託孫君而不干涉。至中六與孫君之間，則滔天與南萬里，為相互之通信機。無何而警察之目，大注視此輩之舉動。

既而有飛電至自廣東，言廣東內地末派人士將動作，孫乃令滔天往探其實情。時有同黨夏石向西比利亞，吞字將游湖南，乃同出發。滔天行抵福州，船員報云：「昨日上海有布引丸沒沉烹。」又云：「布引丸三井之船也。」時滔天不知其為關於吾徒之事。既抵香港，晤三井會社社員，為致布引丸沉沒之弔辭。彼答曰：「此船乃有關係於子之社者也。恰於二十日前賣渡於中六，是現在所失，皆歸中六矣。」滔天聞之，乃馳訪陳白之腐，直陳其胸中之疑懼。陳白沈思有愁色，謂偕至菲島委員處探之。馳車至溫卡，求見其委員長歐拔。既見，導之至密室，色不豫，半時無語。陳白問：「日本有電至乎？」曰：「昨有一電，而不能了悟，推其大要，凶多而吉少，故未敢示同志。」

滔天爲述其事；彼遽發問曰：「其船名何？」曰：「布引丸。」彼直立拍案叫曰：「然，如此不差矣。」則見其淚潸潸下，默不發一語，滿座爲之寂然。既言曰：「猶有二字之不明，想日本人之名也。」滔天曰：「非高野與林之二君乎？」彼拍手曰：「然，二人者已溺死矣。」既以巾掩面，太息曰：「天何不佑吾黨之甚也。吾受任以來，購入軍器之事，已失誤三次，所費已不貲，且皆吾黨之膏血，而竟付之洪流也。吾將何面目以見大統領與吾國民乎！惟自殺以謝罪而已。」言容均極沉痛。而其餘委員等，未之知也。陳白漸以言慰之曰：「革命家苦心之所在，非千曲百折，殆無有直達目的之日。古來之英雄舉事，誰非如此。彼仆而此興，鶴落而兔起，方見吾輩之手段，何可以此區區者而喪吾志乎！君求一身之安而取死，爲一人計則得矣。人莫不有死，死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君今日不得死所而死，其如砲烟彈雨中之數萬同胞何！今君之一身，直關於非島之存亡，毋妄自菲薄，遽變計，爲國鄭重。」言畢，歐披乃稍返初志而有起色。翌日，乃集在港同志謀再舉。

時非島歐字新聞傳來云：日本軍人五名，於馬尻（按當作尾）刺地方上陷入內地，流說六人之內，二人被捕。既而日本商人之從非島來者踵相接，云：商人中頗以隱匿日本軍人之嫌疑，被捕於美軍，在獄者雖止幾人，而同業者殆有商賈中止之象，而皆潛聲私語，外人不得聞之。

適遠藤亦日人之同黨者之部下木內來港，乃前與南萬里同行者也。滔天往叩以馬尻刺之近狀，木內久之，始以自入內地時之情形，及至大統領阿圭拿度陣營之歷程，一一吐露。且曰：「遠藤、南萬里，與大統領交涉之事，僕未與知。但今日之所以命僕歸國者，唯謀軍器急送之一事而已。爲此一事，而命三人歸國，遠藤、南萬里與木內僕實不解。雖然，隊長之命，不可不從。臨發，南萬里以

書囑致某翁與孫君，余因道路屢逢捕獲之難，恐有後患，乃燒棄之。而彼二人，亦遂於途中作別，若能免捕獲之禍，則大幸矣。」

木內之語，似對於遠藤、南萬里有無限之不平者。蓋木內之歸，乃敬而遠之之手段耳。彼所云途中燒棄之信，乃詳記貶刺之意，彼實竊見之。時滔天亦未慮及此，百萬撫慰，終不釋然。乃託彼以一書與中六，言此人有不平之意，恐洩秘密，宜用好言解慰云云。彼先既能竊見遠藤、南萬里之託書，滔天之書，亦見之無疑矣。此種之事，往往而有，但其人深自抑制，不相反激，而秘密乃不至暴露，亦不可多得。

先是湖南同志畢松坡之書至，云將率哥老之頭目數人至香港。陳白乃止滔天入內地，以待其來。繼哥老會之頭目至，而畢不來，唯有一書，以紹介於陳白及滔天。書中附有略傳，說其人物。既入，風貌有古色，實與讀書辯論之士異趣。曰：「世運大開，國情異昔，豈吾黨獨守故態耶？吾徒之來，正所以乞諸君之教也。」語次，略漏將三合、興中、哥老三會，合而為一，即舉孫君為統領之意。且曰：「當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貽不測之禍於百年之後。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屬望於孫君，願待畢君之來共議之。」陳白等聞之甚喜，且謂是會，良非偶然。乃南萬里前年作湖南游，得交畢君，而畢君為此緣也。

繼畢松坡以贊乏，困於上海，陳白等濟之，以促其來。既而畢來，合同之議未開，而師中吉、劉口口二人，亦至自上海，共為哥老會之股肱。然人皆疑師內通康派，謀擯斥之。滔天恐秘密之暴露，謂宜說以利害，歡待之使其歸順，衆皆贊成之。尋師往廣東，驟然歸來，滔天色遽變，曰：「今

日廣東有飛電至，云長江一帶，吾黨蜂起，今諸頭目皆在此處，而末派諸子，至有此舉。不急往統洽，恐惹起不測之禍，諸君可止則止，僕耳聞末派之動亂，不忍閒居。」遂急荷物作周章之狀，一座爲之動容，或曰可歸，或曰可待詳報之至，或曰此不過流說，甲論乙駁，靡所底止。陳白亦不知所云，顧問滔天，滔天曰：「以僕度之，或者爲流傳之散說，僕略親視其內容，若真有其事，吾徒同志之人，必早電達於此，不然，領事館亦當得報。而余同志不見電達，領事館員亦未言及此事，其事之不實，可察而知。諸君有不安心者乎？僕請發電照會同志，俟其返信，以決進退未晚也。且諸君之所以不遠千里而來者，其胸中非皆抱百年之大計者耶，今事方經始，而卽爲流言所動，豪傑之行爲，亦不應如是，諸君請重思。若猶有不安者，則拂塵而去，否則止而待予之返電焉。」師聞之有慚色，默不一言。人皆拍手贊滔天意，待返電之至以決。

師中古之舉動，演戰國策士之筆法也。已既結託康派，欲奪彼等於孫派以去，而使之降心，故滔天亦取策士之氣，而弄其詭辯，其實不爲發電。翌日，出紙片，記含糊之數字於其上，稱爲暗碼電報，以欺同人而安其心。於是同人皆信師，謂不逐彼，不能議事，滔天、陳白遂託詞資遣之歸。臨發，師謂滔天曰：「同志中若有疑僕之心事者，然僕胸中無所謂孫康黨，唯願合力，早一日起事而已。願君諒僕此意。」滔天慰之良殷，更贈以贊。彼由此赴上海，與唐才常合謀舉事，後被捕處斬。嗚呼！人事豈易知哉。

師去，人皆有安色，乃開合同之議，與議者總十二人如下：

哥老會□□山主□□□君□

哥老會□□山主□□□君

哥老會□□山主□□□君

哥老會□□山主□□□君

哥老會□□之股肱□□□君

哥老會□□之股肱□□□君

哥老會□□之股肱□□□君

三合會頭目□□□君

三合會頭目□□□君

興中會領袖□□□君

興中會領袖□□□君

興中會領袖□□□君

機既熟，議亦甚簡，即推孫君爲統領，改會名爲□□堂□□會，定綱領三則，毀鳩血誓之，作印章奉孫君。此實空前之快事，但恨不能詳言，以事之關係甚鉅也。

既而定方面，就歸途，乃道出三處：一部向廣東、廣西，一部向福建、浙江，一部向上海，皆報議決之結果於會中同志也。滔天、陳白則歸日本，而孫君具白其事，且爲奉□□□□之印章也。

滔天未發香港之前一日，有一少年來訪，年不二十，風姿如天女，不之識，出刺則爲「史堅如」。謂滔天曰：「僕之兄，今日或來訪先生。若來，乞言將攜僕趣日本。委細之事，將由陳君辯

明。」滔天諾之，既陳曰：「至云此少年，甚有意氣，欲到上海從哥老會之同志，游於兩湖，然其母與兄不之許，故利用君之名，以博其母與兄之信。蓋其母與兄，以康之事而知君，深欽慕。故史君投所好以欺之，以從君遊日本爲名，而已可遂其志。其兄當來致禮於君，君不豫知此意，恐此謀之破裂也，君諒之。」滔天則深服其人之奇智，因問其主義與精神，堅如曰：「僕四海一家，奉人類平等之主義者也。故平生慕孫先生之高風，欲以從其後而實行吾懷抱，然未得一奉其人之教。頃者與陳君相見，亦足驗知吾所見之不謬，故將捧身以從事於此。又歸與中、三合、哥老諸會之合同，欣躍不知所措，欲去游兩湖，以圖密接之機關。但僕之兄亦有此心，而意志甚弱，無見義必爲之勇，若以實告，必恐怖而不之允，故仰重先生之名，冀得一諾。迹雖近於不孝不悌，然實欲避老母與兄之勞思，亦孝悌之一端也。先生其諒之。」

夫堅如以翩翩之妙齡，何以懷抱如斯之理想？蓋彼奉耶教者也，深信獨一主宰之真神，以四海之民，皆斯神之愛兒，所以極厭弱肉強食之現狀，而欲發明自由平等之大義也。其論中國之國弊，動中國要，而歸墟於革命之必不可已，實爲有根柢之理論。其言曰：「殺人者罪當死，彼殺人之心智者，其罪之大，更如何耶？規朝之所爲，其所以侮弄天下，惟此殺人心智之一法，人必灰盡其愛國之想，而死就其奴隸之圈，然後得以少存於世。彼行之幾三百年，曾不一嘆，彼得不視爲作帝王長子孫之長策耶？」又曰：「朝廷之所爲既有然，故人之欲爲其官者，非憚良民而絞其膏血，則無以得上計。夫爲官之道，在於科舉，而支那之讀書者，國家主義，豈曾夢見，其經營斗室之中，舍做官賺錢之外，別無思想。是讀書者，適以養成貪慾不道之人也。源濁者未必不清，以此輩鬼蜮之



人士，而參與國家之樞要，而欲家國之不衰頹，其可得乎？」又曰：「人有謂支那可以改良者，雖然，是可言而不可行也。所謂真改良者，惟血洗天下之心心而已。不然，則日日言改良，亦空談耳。」嗚呼！堅如年不滿二十，近自一家，遠及天下，見勢如是之嘹亮，說理如是之真切。吾知其必有確乎不拔之主張者也。滔天大服其理論，而驚其為實行家之所言，於是共傾肝膽而誓將來焉。

是夜，南萬里從菲島來，乃逃出九死一生之難關而歸者。滔天勸其潛入廣東內地。既而史堅如之兄至，殷勸陳誠誼，以其弟相託無疑色。裂口而船發，堅如會為遠航之經驗，意氣如常，且呵筆作書畫而遺滔天。嗚呼！此時豈知其為遺物哉！船抵上海，滔天伴堅如上陸，叩哥老會志士之腐，告以故而重託之，滔天乃向橫濱。

滔天抵橫濱，即入孫君之腐，談及布引丸之沉沒，以及再舉之事。彼云：「再舉之準備已整，只因政府嚴視，未得即發，是可少慰者也。而滔天、陳白所辦之報告，亦足以強人意，將來之幸福，即於是焉望。」滔天乃回東京，入對陽館。此滔天憤居之僑居。

狼嘯者，暹羅事件曾與滔天共事者也。一日訪滔天，叩以現時之方針。滔天曰：「惟欲以自由之理，實行於支那耳。」狼嘯曰：「如何實行，須大分資本。」滔天曰：「求完全則無際限，有受千挺亦足矣。然此亦非易事，無已，惟求之綠林中人而已。」乃為略述哥老、三合會中之內容。狼嘯鼓掌曰：「君如是之決心耶！僕請與偕。但會命綠林，無論何時，必須先定方面，而為資本之運動。」滔天因示以方案，乃為先容而暗中德，中德允以若干金。是惠州事件實際運動之第一著步也。狼嘯乃留對陽館，是為對陽梁山泊之開始。

當時孫君之意，亦決欲舉事。一日撫牌而作曰：「非島再舉之準備已整，而因前事受政府之嚴視，不審以何時得達。而非島志士之意氣，少就消沉，故其委員以利用軍器之事允我。大義無先後，吾黨決當立興義軍，遂行夙昔之志望。若吾事成，則非島之獨立，直翻掌間耳。」及中德之誓相援助，孫君之氣尤倍於前，曰：「事貴速，義不可懈。」由是經營奔走無虛日。狼嘯又說滔天曰：「日北吾同鄉之先輩也，彼年已踰四十，雖從事於筆硯，想非其志。引彼與於此事，以擔死後之榮如何？」滔天爲言於孫君，孫君以爲然。乃與狼嘯訪口北，吐露密懷而求贊成，彼甚快諾，曰：「此最好之死傷所耳！」期許甚深。

尋議發電浦鹽斯德招更石，以有前約故也。既而更石來，滔天告以所爲，求其贊助。更石遮而止之曰：「男兒旣以意氣相許，豈問是非，君惟命吾所可爲者而已。」滔天乃託以率部下壯士，助孫氏之軍。更石諾之，乃招集部下壯士，暗著手於後日之準備。

時吞宇亦歸自漢口，相率從事，乃以兵費醃集之蹉跌，不能如意，相議下九州以經營之。日北、更石、狼嘯、吞宇共向筑前。居數十日，以田經、更石兩人之周旋，乃得數千金歸東京。無何，南萬里由香港歸，遠藤由非島歸，於是對陽梁山泊，乃極繁昌。

對陽梁山泊雖極繁昌，然人多而食不足，醃集數千金，從此食盡，則無以資軍用，且亦不能持久。孫君乃起議曰：「彌久曠日，貽害大局，宜急進而張背水之陣。」衆議決。

#### 第四章 南征之變動及惠州事件

孫君先使南萬里發香港，以待其至。此行則共六人：曰孫，曰陳，曰鄭，曰滔天，曰吞宇，曰更石也。日北，遠藤以事後發，田經、狼嘯留筑前，整孫君所計畫之準備，決議率部下來投。

六人之在船中，乃一絕妙之秘密會議所也。既無警吏之在側，又無偵探之尾行，雖有監視廳員之同船，亦是一種風變之官員，滔天、吞宇、柔氣向之，亦無所於事。孫君乃指示種種之方略，曰：「吾於保安條例之期限內，不能留香港，故直行西貢，以待日北之來，來則可向新嘉坡。滔天、吞宇、更石三人，先於香港上陸，行所云云之事，卒事亦向新嘉坡，同處而觀察一切情況。」孫君繼又開議，以定入後之方針，如能醜集多額之資軍，則暫留從事。否則引還入廣東內地，此其大要也。時滔天提議孫康問題，謂可乘此際與康有爲握手，而協力起義，以知康適在新嘉坡也。孫君贊此意，同議者皆謂大同團體之必要，力贊之。

先是滔天在對陽館時，狼嘯謂曰：「謀叛時若何部署？」滔天曰：「日本一部，則以日北爲總領，更石爲監軍。」狼嘯聞之甚快。適孫君亦於船中以此事諮滔天，謂滔天當爲日本人之總領，滔天以答狼嘯之語答之，孫君不允。滔天曰：「余迺確守一主義，無論其位置之如何，而至死不變者也。雖然，不死於主義者，仍可死於爲名，彼年長之日北，與少壯氣銳之更石，可被以名譽之冠。」孫君諾之。

船抵香港，有支那口纜一艘，待迎孫君，不知彼何爲者。孫君不之應，繼揣知其意不惡，使滔天、更石、吞宇代之至，彼問孫君，滔天爲辨之。

滔天三人，共乘支那口纜而入。而招待者，卽清日戰役北洋巡艦之驍將□□□，又□之子□□

口。未幾抵廣東省城，入某大紳之邸，時夜之十時頃也。主人□□□出應對，密議一切。既而□繼再爲準備，乃乘夜陰辭向香港，時正午前三時也。船入香港港口，孫君之船則已拔錨向西貢，振帽呼之不應，遂上陸。此事頗關於以人之天機，故言之不能詳。

時南萬里、陳白皆在香港。又滔天之舊友玉川，因暹羅之行，留滯香港，謂滔天曰：「旅用已盡，進退維谷，欲乘一機而不可得。昔朝鮮事件，君曾與大井憲太郎等共事，其謀叛之道，爲余等之先輩。且彼常自驕巧於製造□□彈。」滔天曰：「近日或有機可乘，亦未可知，蓋棄暹羅、日本，共入支那內地乎？君若有心，請暫留此，待我自新嘉坡來，然後發。」玉川快諾之，此實滔天與玉川同盟之起因也。滔天留香港凡三日，以完孫君所命之事，遂與更石、吞宇共向新嘉坡，時北清拳匪之亂漸開，各國將以聯軍入京，乃相與唾手鼓掌曰：「事機至矣。」

滔天抵新嘉坡，以待孫君、日北之至。滔天知康有爲潛居於此，而欲與其一派相聯絡，此亦滔天望此行之一希也。故將先訪康有爲以爲基礎，乃晤其股肱邱某，託爲介紹，邱某諾。適有日人北村者訪滔天，乃滔天留於香港相識者，自言執事於康派機關之新聞即天南新報，既低聲謂曰：「現今道路傳說，康之刺客，由日本向此地，而彼等一派之士，竊有以君等擬之者。支那人之猜疑心，不太甚耶！」滔天曰：「信如斯乎？是或君之誤聞耳。」

翌日，康之門人有湯生者來訪，出一書示曰：「康先生之現狀如此，足下若有要件，可告僕，僕當轉達康先生。」閱其書，則與邱某者也。略云：「滔天君者，僕之愚人，今聞來此嘉極，願卽出政廳相會。無奈政廳保護過嚴，如在牢獄，果得相見與否，尙不可知。若不幸而不能如願，乞君

代僕贖以百金。如滔天君另有與僕之要件，願聽門生湯生受之。湯生乃僕異常信任者，無論若何秘密之事，亦能謹慎。」云云。滔天默思英國政廳保護雖嚴，若康必求見客，斷無拒之之理。今其所囑邱生者如是，是非用敬而遠之之手段乎。或重視北村所言之刺客問題，故有此疑懼乎。然懷疑者惡感之母也，惡感者又隔離之始也。乃稍激而答之曰：「願爲我告康君，君非開道路之風說而疑余者乎？若然，則吾將斷念於面會，如贖百金，吾豈有受之之理。吾自由之身，而君亡命之人，吾來見君，豈爲乞黃白者，區區之意，竊欲以慰君之悲境，且爲謀將來之事也。」湯生察滔天之怒，代爲解辯，不聽，乃辭去。

翌日，北村來曰：「前日所言之刺客問題，今已爲康派中之一大研究，而以君等擬之也，已覺毫無疑義。」仍語其次第曰：「有大島者，與康派之人士相善，昨以事訪邱某，適康派之有志，圍席議刺客之問題，又討論康而接君之利害。彼等之意，以爲君與康派之因緣，天下人皆知之。然康却斯人之面會，恐以康於情義，實有所負，不免有失墜其聲譽之累。若從斯人之請而面謁之，則康之身或危，是實彼等執迷之判斷也。其時大島怒之，且辯其妄焉。」滔天聞之，乃大怒，即草一書絕康云：「仄聞先生待友人之刺客中有日本刺客發橫濱向新嘉坡之語，而先生及同志某某等，以電中之刺客，擬弟及更石、吞宇兩友，先生乃陰避而不見。弟聞之不覺失笑，又不覺大惑。弟自以與先生之交好，異乎尋常，故初聞此風說而爲之失笑。雖然，竊因湯君之言而察之，似挾有片一（疑當作一片）之疑意者，此所以大惑而不解也。我日本曾一有狂生，加刀於俄國皇帝，又有一狂生，狙擊李中堂。若夫國人而居國人者，不可勝數。我國實饒此等之狂漢，此世人之所周知也。然而異鄉亡命

之志士，來托生於此狂漢國者，何日多也。此等狂漢，並未一傷亡命托生之志士者，何也？想我國士道雖頹，而義俠之風猶有存者。嗚呼！俠乎俠乎！是我國人之所崇，而亦弟所私心自負者也。弟與先生，夙結義於國難之際，而豈忘之。乃者，懷一片之深憂，與胸滿之絕略，來訪知己於千里之外。詎料昔為知己者，今不知已既擯之而不見，而却冠以一大恥辱之名。世事之表裏，兩雲之翻覆，有不令人驚倒者耶？同友日北，亦欲來訪，已發香港，方在途次。彼至時，如獲聞此，必拂其意之不然，其傷感當如何耶？嗚呼！已矣！吾曹更何所與論興亞之事業哉。謹裁尺素，以泣致於貴皇帝之知遇，而不解友誼之人，以表訣別，幸自愛。」書既發，乃私注意於其後之動作。

時更石無故欲歸國，滔天責其無理由，挽以待孫君、日北之至，一定前途之方針。更石持不可，乃行。無何而刺客之案發，有警官至滔天之室，引滔天之手而出廊下，撫其身幾遍，蓋檢搜凶器之有無也。出拘引狀，滔天、吞字之名咸在。取紙與鉛筆出質問，隨所答而記之。其條目：第一、來港之目的，第二、與康有為之關係，第三、來港以來與康交涉之次第也。滔天答以遠遊四方，留滯於此。且言明與康相識於橫濱之因緣，及來港以來之經歷，與康以刺客相疑竊避不見之風說，遂以與康訣別書之原稿示之，警官連呼可笑。

既檢視行李，見日本刀二口，警官曰：「胡為藏凶器？」滔天急曰：「日本刀者，日本人之生命也，猶耶穌教家之帶十字架耳。」警官無詞，檢及鈔票，則其所携約三萬金，見之愕然，詳記其數，納於草包。謂曰：「政廳之命無是非，今不可不拘引爾君以去。」乃警護入獄。

既入獄，滔天、吞字同監一處，而警吏復以二人同監之不可，乃各投一監，而各為孤囚獨嘯之

客。

例：凡未決囚，每午十二時，發號傳集，共入運動場。滔天、吞宇乃各入一場，馬來人、支那人、印度人皆有之，日本人甚少。其中有殺人犯，有放火犯，有強盜犯，有偷竊犯，有毆打犯，有賭博犯，此所謂惡徒之集合所也。惡徒同志之中，無非惡徒，亦無所謂惡徒。彼實於社會外，別成一社會之人民，於家制外，別為一家之同胞。其舉動談話，無修飾，不規則，而無一城府之語。殺人放火，強盜姦淫之事，無一不吐露其實。其言雖甚可畏，而沈摯亦極可愛。世無大聖，世亦未見有大惡者，時則其徒與滔天甚相親。滔天於獄中，向同囚之友，累振其與中愛國之辯，俱極歡洽。承奉滔天，儼為一有德望之大統領。後出獄之日，致詞作別，黯然有傷感之色。以是知其人之可教而不可懲，蓋猛虎馴則可親，惡徒順則如小兒，彼豈無佛性哉。若夫戴沐狄之冠，抱豺狼之慾，如現時之所謂紳士比之，則彼等實占高等人格之正廳，而有天權者也。人格如是，而所缺者則在教化。然而教化之基，在于平權，平權之恢復，自社會組織之革命始。

越數日而審問，審問處在獄門之傍，看守長為鄉導，二兵士執銳劍以從。行至階上，則日本副領事及紳士三人在焉，其一為佛寺派出之僧侶，二人則通譯官也。少停即至法廷，審問官據其正面，傍則殖民地太守也。滔天之左右，有警官二人，挾而正立，背後二兵士捧劍挺然，左案為陪席判事之座，其傍為日領事，通譯官存其下在。既審問，其所質與其所答，較前日旅館時無大異，而嫌疑亦不甚深。但以携金之多，略生惶惑，問曰：「何事携此巨額之金？」滔天曰：「漫遊異鄉，携如此之金者當也。」「汝家富耶？」曰：「赤貧如洗。」「安所得金？」曰：「家雖貧，而朋友之

富者正不少。」然則從朋友所得之耶？」曰：「然。」言已，若有其不解者，復問曰：「汝以何種利益與子之友，而易此多金？」曰：「利益交換者，商人之事也，我國志士之間無此事。所謂志士者，共通資財，緩急相扶，是我國古來之國風，而亦志士之常道也。貴國豈並此無之耶？」彼乃顯日領事曰：「貴國果有如此之國風乎？」曰：「有之。」彼終不釋然。次問：「所携之刀劍何爲者？」滔天以大和魂應之。復顯日本領事而叩其誤，曰：「然。」彼稍有解色。詞既畢，又如式送至看守長之控所。

明日復質，其題目則先自孫逸仙始。問曰：「汝知孫逸仙乎？」曰：「知之。」「何以知之？」曰：「五年前結識於橫濱。」「汝知英人摩而根者乎？」曰：「知之。」「何以知之？」曰：「因孫逸仙介紹而知之。」「汝知福元乎？」曰：「知之。」「知小崎乎？」曰：「知之。」「知中西十太郎乎？」曰：「知之。」此時檢視立起，示一短刀，曰：「此刀無交涉乎？」滔天心詫孫曰北得毋亦被拘禁耶？曰：「無交涉。」更問曰：「汝非受支那守舊黨之囑託，而抱藏暗殺改革黨首領之心者乎？」滔天厲職（疑字誤）曰：「余以世運之開明自任者，故寧寄同情於孫康，而殺守舊黨，豈有反受守舊黨之囑託，而暗殺彼等者乎？余不發狂，斷無此事。」問：「何故好與支那人相結？」曰：「憐支那之孤弱，而冀其改善耳。」問：「何故勞心他國之事？」曰：「此乃屬余一身之主義，與今日之事，毫無干涉，故非此處之所宜言，君願聞之，出獄後細辯之可也。」彼失笑，而質問之鋒，移於他所，問東亞同文會、東邦協會、亞細亞協會等之趣意甚悉，無非欲知日本國民之對清意向爲何如耳。審畢出法廷，有明日放免之消息。



至明日，滔天、吞字共受命出至政廳，導入一室，有十數紳士圍席而坐，控於正面者太守，其他則議政官也。太守之傍，有書記在焉。太守笑而問曰：「今與議政官共定汝等之罪，議爲暗殺支那改革黨者，而皆無異議，奈何？」滔天不能服，吞字尤厲聲鳴其非。彼止之曰：「否，此非既決之間題，實將來未定之罪案也。」頃之，太守乃朗讀判決文曰：「今裁決二子之罪，新嘉坡之執政官，認汝等以妨害保安，故命由此管轄區內，放逐五年。」問：「仍有異議乎？」滔天曰：「此獨斷之語也，余亦何可阻害君獨斷之自由權。但余以世界爲人類之公園，君今奪我公園之一部，是則不能忘懷者耳。」太守笑曰：「五年之後，即得自由。」仍顧吞字徵其意，吞字怫然曰：「對於如此不法之判決，余無論至何處，不能服也。然今亦無所用其無謂之爭。」則皆瞠目視吞字，太守笑之。

既而問出行之期，及所向之處，滔天曰：「當付最近日本行之船。」問曰：「君傳言於長西否乎？」滔天曰：「長西至此地耶？」曰：「然。」滔天曰：「想彼與康共赴歐美也，願爲余致意，且囑其轉致意康。」問：「傳言於孫逸仙否乎？」孫之至也，滔天在獄已聞之，曰：「願爲余告以明日將歸國。」問：「孫逸仙以君所携之多金，爲己之依托物，然乎？」滔天有窮色，曰：「否，余所有也。雖然，彼與余固通其財以相助者，若孫必欲有之，舉全部與之可也。」太守乃笑曰：「孫逸仙、長西、福元、慶而根，皆當與君同船歸耳。」言畢，請歸旅館，不許。謂須由牢房送至船，乃歸牢屋。

明日，警吏送至船，則孫君、日北先在，長西亦至。滔天詢之，長西指總監曰：「僕爲此奴，

拘禁二日，閻極不堪，故今趁此船歸國也。」仍脫總監曰：「返我短刀。」總監乃出而返之。即前日示於法廷之物也。

自入獄以迄出獄，亦一週間事耳。而孫君、日北，則適於第三日上陸。初至聞風說而驚，議不上陸而逃。探最近開行之船，則在一時間以內，迄不能決。而日本領事館員來，命其上陸，乃問此事之原因，答因康有為刺客之嫌疑。心始能安，日北乃詣領事館，囑孫君暫留船中待其消息，若歸遲，則亦被拘留，可即上陸謀之。日北既去，詢得其要領而歸，不見孫君，問之，則方匆促登岸也，乃嗟嘆革命黨之首領，誠善於決斷。日北乃與孫君同入旅館，謀所以救滔天、吞宇者。聞此事別無他疑，惟携金一端，不能解決。乃議由孫君證明為彼所有，則易於處置。孫君乃面接太守，陳辯此事，公判後，太守之揮撥滔天，即為此也。

新嘉坡之計畫，既已消於一場之夢，然則以後之方針，果如何而可哉。此則船中幾度未定之問題也。然必先於香港占定形勢，方可着手，俟抵港再議，如萬策俱盡，方入內地，入內地乃一著，乃最後之決心也。

無何船將入港，繫於香港對岸之九龍。滔天、吞宇乃上陸，訪南萬里、遠藤之所居。少時有一書自領事館來，則領事之召書也。滔天往謁之，領事曰：「香港政廳，甚注目於君等，悉又罹於幽囚之難。事至此，吾當證明之，以爭其非。然如此之酷暑，豈堪屢嘗牢獄之苦。君若有不得已之要務則止，不然，且一歸國如何。」滔天漫應之歸，至南萬里之廬，則警察長方來訪滔天及吞宇，不晤而去。則云至船以俟其來，同座皆為之危。滔天、吞宇乃至九龍返船，孫君方讀，輟讀謂曰：

「警察來，余等往見之如何？」乃借至警察所，告以己名。問其何事，彼徐徐取出一紙片，曰：「政府有命，照保安條例，放逐五年。」滔天謂之曰：「香港無康有爲，余等雖有殺之之意，而亦無如何也，何苦下逐客之令耶？」警察曰：「吾惟奉政廳之命，以傳此事而已，不知其理由也。但吾以一己之推測，事不關於康有爲問題，卻有重大於康有爲者之一理由存焉，吾不忍破君等之秘密也。」言已，局局而笑。

香港之放逐令，非直滔天、吞宇之不幸，實對於吾黨之全體，而大受打擊，以唯一之大事，豫期於此處出發故也。是不可不急急開議。

譬之於船，雖暴風阻其進路，終決意達其地點，但如何而可達其地點乎？又如何而不迷於進路乎？是實此時之問題也。滔天、吞宇已不可駐足香港，首領孫逸仙，亦受新嘉坡事件之餘波，不得暢行其志。入夜，乃於船中開秘密會議，孫君提議曰：「以準備之全權，托日北於香港，某某、南萬里、遠藤諸人輔之，以了一段落。而後囑某君代舉義旗，以遠藤爲參謀，日本諸同志輔助之，以佔領某地。猶可進兵一半，至廈門附近。而已則由台灣密行，而取聯結之勢。」滔天輩從之。議畢，無敢可否者。日北乃出議曰：「事至於此，日本政府之所注意者亦明。若孫君歸日本，其運動必不能自由，而吞宇、滔天二人，又或受縲紲之辱。且諸君而歸日本，恐在留同志之意，大爲沮喪。最要者，唯有一氣呵成而已。願乘此夜暗上九龍，疾走入內地，出廣東省城，爲迅雷不及掩耳之舉動。」皆贊之，滔天、吞宇尤踴躍，以歸日本之甚不得策，且恐濛意外之禍故也。則諸之孫君，孫君止之曰：「此實無謀之極也，直投肉於餓虎之前耳。」滔天言日本行之不利，不可貽此危

險。孫君頑而不應，既厲聲曰：「吾不欲自棄生命而徒取死，縱此次希望，又歸水泡，亦斷不用此自棄之策。」滔天曰：「今余等三人，相將歸日本，士氣已不振，大事復誰與成之。若此策不能用，不如一切中止，以待將來之機。」語氣頗激昂。

滔天復罵孫君曰：「革命者，非如算盤，可待成算而行之之謂也。若然，是終身無可爲試。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子之謂也。余自是斷不與子共事。」孫君亦急曰：「君非狂乎？若從此蹈海而死，不猶勝於乘夜由九龍潛入內地乎？」久之，議將散，孫叩滔天之膝而言曰：「君幾時有痲疾耶？」滔天曰：「君幾時有怯疾耶？而直視天下事如兒戲。」孫君聞是言也，乃厲聲曰：「君非不知吾無法疾者，亦非不知吾非復惜生命者，而窮吾至此，是誠何心？」言已，續叩其膝，淚潸潸下。滔天無詞，乃各起入室。

此船爲吾黨大統領之駐在所，又兼携參謀本部，及交際俱樂部。故同志之來往如織，而本部方針未定，黨員迫促甚急，乃所以痛本部員之頭腦者也。

明日蚤起，孫君引滔天至別室，潛謂之曰：「茲有一問題，試告於君，徵其意見。曩者，吾友與香港總督密會時，提一議，總督之意，以爲使李鴻章擊兩廣，宣言獨立，用余敷設新政，彼總督暗爲保護，可以無事。乃以此事說李，李既容之，余亦略允其事，欲以作大計之基礎。既而拳匪之亂，聲勢漸盛，清廷促李北上，甚急切，李將以今日就北上之途。而總督者，以之扼於此處，欲以止彼之行，期以今日十一時與李密會。李行若止，余亦解保安條例，登岸共與密議一切。昨夜以人來露此意，問余能否上陸與之密議。君關切余事者，其謂如何？」

孫君又言曰：「李無理義之信念，復無觀察大局之眼識，年已垂暮，功名亦非其所深願，故雖有港督之諫止，當必爲李所不容。雖然，是亦大旱之片雲也，唯作萬一之豫想，微君意見而已。」滔天曰：「此機大可乘，若出密會，可極力將順之，以求吾事之集。將來之局，則惟在君之方寸及手段而已。」孫君善之，以待其耗。至夕刻有報至，則李決意上京矣。

夫各國之燕支那也，其眼光常注於表裏二面，其手腕常揮於陰陽二變，則於北京必保護滿朝，於他方必通歡於秘密會是也。譬如某國結拳匪軍事，某國則結地方大官，謀有以處萬一之變。某國結清廷舉事，某國則結秘密會以當其衝。蓋彼等以北京爲外交之角逐所，而以秘密會爲運動之機關，其迹有歷歷不可掩者。然而香港總督，於拳匪事件之初起，欲起李而使獨立於兩廣，推孫以執行政權，不可謂非新機軸之發見。蓋該總督之意，以爲兩廣已屬吾樂籠中物，南清之事，實不足患，法國之機，亦足先制。而其方法，莫如說李使動，李若應之，而與之反抗者，則在秘密結社，是亦必使孫逸仙爲我所用，而孫李握手之政策，洵爲解決此問題之絕妙法門也。若孫李居然握手，則不血一刃，而兩廣獨立，已則可立其上而駕御之，以操縱一切，是實其理想也。而此理想，與實際不容一髮。今實際雖滅，而理想猶存，彼固欲擴其領土，而我可乘機而謀獨立。果何所得而利用之者，夫以清廷之力，不足以支持支那，此固盡人而知。倘支那全土，一旦分割，則豈復有寸土之可週旋，則今日而欲立國家之基礎著手於支那者，當何如而可哉？此種問題，豈世俗君子之可判決。嗚呼！君子！爾今猶迷夢於支那保全分割之案乎？蓋亦割目而注視列強裏面之所爲也。

是日來訪者接踵。入夜，及議方針，與議者日北，吞字、遠藤、南萬里及滔天也。皆從孫君之

提議，曰：「日北留香港爲準備，若準備不遂，須以現在之兵力舉事，舉兵則以某君爲大將，遠藤爲參謀，日北爲民政總裁，南萬里副之。」孫君更命大將某君，授以軍事上之方略，議既決，而船遂行。

孫君駐橫濱，而滔天入東京，偕吞宇潛居芝浦海水浴。因更石得悉邇來之情況，亦以知狼嘯、田經在上海有糾合同志之事，更日與在京同志，密相結集，以議方針。更石督部下同志四十餘人，決定附於某軍，其中有既發東京下九州者。既而遠藤突自香港來，越數日，日北亦至，孫君大爲灰心，以爲首領既歸，必至沮喪同盟之氣。遠藤、日北之意，如已絕望於南方，而欲起波瀾於中央之地者，乃止更石及其部下之行。又照會狼嘯等，止同志南下，決意與更石等向上海。已而得南萬里之電，言其已歸長崎。乃覆電告以孫君之所向，令彼待於長崎，同赴上海。時唐才常之事起，孫君到上海，官吏索新黨甚急，不能施展。既乃一線之光明，輝於天角。孫君乃約更石至台灣，更石心傾朝鮮，不可，乃與吞宇偕焉。久之，電自台灣來，曰：「六日義軍起於惠州。」滔天、遠藤乃至橫濱。未幾，次電至，則爲送彈之事。此彈原爲非島志士購者，而非島事件，殆已失機，無用之地。孫君乃借（按當作借）之非島志士，欲爲己用，議既熟而事未就緒，此時始有用之之機。遠藤、滔天乃當交涉之任。自是漸明中六之非行，更有私書僞造之發見。黨說紛紜，議除其名。惠州之事終，孫君續爲裁判，以含糊結局，此最後之事也。

先是庚子之夏，孫君與滔天等發橫濱向香港。孫君豫傳令於廣東部將，命招集壯士六百人於三州田之山寨（三州田在廣東大鵬灣之左近，由香港再行一日可達）。及船抵香港，略爲部署，乃由

是經西貢向新嘉坡。滔天了香港之事，亦直赴新嘉坡。方針一定，擬旋踵回香港，由間道密行入三州田山寨，大體實如是也。乃忽有新嘉坡之疑獄事件起，滔天、吞宇，受放逐五年之命。孫君及其他同志，亦受逼迫，乃同舟至香港。

此時三州田山寨，既已整備，六百壯士，抑亦齊集。但只洋鎗三百，彈丸人足三千而已。而黨中有竊通廣東省城某營隊長者，謀用重資，與結密質兵器之約，孫君給資以圖之。又一而命收買小汽船，欲以直入三州田山寨也。時忽有香港總督之令，滔天、吞宇，皆由香港被逐，雖有冒險潛入大陸之議，而警察防之極嚴，終不果行。孫君仍令固守三州田山寨，以待後命，而孫君等仍回航日本。孫君居日本數月，西馳東驅，計畫雖亦不渺，然失者十而得者一。無何，三州田之壯士，軍食日少，漸散處於附近各地，寄食於同志之家，僅留八十人守山寨。數月以來，隣近之村民，誤入寨中者，皆拘留不許出，以防洩漏。四面之村，凡進山寨者，祇見其入，而不見其出。乃風說因之而起，皆曰三州田山寨中人謀反矣。一時謠變，頃洞全粵，針小棒大，遂流言有人馬數萬之衆。兩廣總督派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門防軍四千進深州。陸路提督鄧萬林，領惠州府城之防軍，由淡水入鎮隆，以塞三州田之出路。清兵聞吾軍之衆，不敢輕進，逡巡疑懼，不知所爲。然而吾軍聲勢雖大，而實力寡弱。若敵人以八千兵直搗山寨，則必一鼓成擒。寨外同志深憂之，電致孫君，以俟其命。孫君傳令曰：「吾機屢漏，宜暫行解散，以避敵鋒。」而三州田之壯士，深知敵情，不敢遽遁，又以天險足恃之故，不欲遽離山寨。仍寄語孫君曰：「若能以彈丸筮於廣東之某地，先期示約，則一氣突出而取之，可禦敵軍。」時孫君在台灣，再傳令曰：「若能突出，可直越廈門，至此卽有接濟。」

孫君命滔天等佈置送彈之準備，即在此時，中六惡事之敗露，亦即爲是也。

孫君之令尙未達山寨，而水師提督何長清已移其前隊二百人駐沙灣，將進橫岡，以取三州田。吾軍偵知之，思坐以待敵之不利，不如制其先機，而振吾軍氣，可以破敵人之膽。領袖黃某遂率寨內八十壯士，乘夜襲擊沙灣，虐殺敵兵四十餘人，餘衆悉潰走。乃奪得洋鎗四十餘桿，彈丸數箱而回，吾軍大振。天明，乘勝追擊，將直迫新安城。會大將某君，由香港携孫君之電至，乃改令取東北路以向廈門。時吾軍已至半途，聞令折回，集於橫岡。此時唯前日集於三州田所得之壯士六百人，而大衆同志五六千，多集於新安虎門之間。此輩初擬與三州田壯士合力，以陷新安城，而半途改令，以本隊向東北路，遂不陷新安城，而與彼合力之機亦失，此固軍機遙制之失也。由是，某君代黃君爲司令長。沙灣之戰，敵軍雖敗走，而其中軍猶未挫，控三千之衆，甚爲戒嚴。而鎮隆猶屯兵一千，以助聲勢。吾軍雖六百，有軍械者，不過三百餘人。乃號召平山龍岡二處，得千餘人，無軍械者，代以戈矛，直向鎮隆進行。時敵軍已將兵出佛子劫，險險以迎吾軍。吾軍持矛者居先，持洋鎗者，分左右兩隊，匍匐上山，至敵兵之兩翼而夾擊之，敵大驚潰。吾軍乘勝追之，殺傷甚衆。是役也，擒敵兵數十人，敵將杜鳳梧亦被擒，奪洋鎗七百餘桿，馬十二頭，旗幟號長翎頂不可勝數，而彈丸五萬餘，悉入吾手。是夜吾軍駐鎮隆。

時同志有自惠州來者，謂當傳羅城未起軍之時（此一時期陷惠州城者），清兵相繼而來，已至五六千人之多。提督劉邦盛、馬維祺、莫善積統之，鄭潤林、劉永福亦不日將至。若敵兵取齊，當有二萬之衆。某君知衆寡不敵，迫不及待，率隊向永湖進軍。是日，途中遇敵，且戰且進，夜抵永



湖野之，是爲沙灣戰後之第五日。

先是某君號於全軍，秋毫無得犯，故沿途鄉民，皆簞食壺漿，歡聲載道，鎗聲一絕，則爆竹之聲隨之。財帛之獻，牛羊之饋，不可勝計。從來革命之軍，未有如此之嚴肅者，誠仁義之師哉。時同志來投者，多至數千人。

第六日，拔隊自永湖進行，行數時，忽見敵軍，蓋淡水之兵折回，而會集惠州之兵於此也。約五六千衆，吾軍之數略等之，唯洋鎗則千餘桿耳。然吾軍之氣甚壯，實有滅此而食之概。各持鎗先登，向敵猛擊，戰逾時，敵軍大敗而逃，向惠州城者有之，向淡水者有之，向白芒花者有之。敵軍之提督劉萬，亦受重傷。吾軍四出追擊，獲得洋鎗五六百桿，彈丸數萬顆，馬三十餘頭，生擒敵兵百餘人，皆剪去其辮髮，用爲軍役。

是夜，整隊向白芒花前進，天明而至，不見一敵，而村民踴躍歡迎，同志之來投者五六千，合計得一萬餘人。是日，在此整糧餉以備遠征，則第七日也。翌日，黎明而起，向廈門進軍。途間亦不見敵，惟人衆沈雜，紀律不備，以故行程甚緩。而沿途村落，屋宇甚少，吾軍無所容足，仍連夜張天幕以爲宿次。以第十日抵崩岡墟，乃寄宿於人家，此處復無敵人。第十一日黎明，見沿河駐有敵軍，吾軍據崩岡墟爲營壘，布隊接戰。敵軍之應戰者七千餘人，相持不下，入夜，吾軍出小隊襲擊敵壘，自夜達旦，敵軍稍却退。吾軍搏之，苦戰數時，敵軍遂敗走。日入，吾軍收隊，復入崩岡，爲行軍之準備。蓋此日之戰，吾軍彈丸將盡，而又以長途行軍之要，不能追擊敵軍也。而彈丸缺乏之事，實司令長所最棘手者，惟急行至廈門，以望外來之接濟。雖然，是亦空望耳，中六之

罪，其可數乎。

第十四日軍行，晚至三多祝宿之。翌十五日，四處之響應者甚多，前後約二萬餘人。是日編置隊伍，大備糧餉。蓋自三多祝至梅林之間，四六日之路程，無大村落，虛食乏故也。第十六日，發三多祝，晚抵白沙。

第十七日，軍未發。有自香港經海豐而至者，傳孫君之令曰：「政情忽變，外援不可恃，即至廈門，亦恐無能爲。軍中之事，乞司令自決行止。」此則由中六之事，不能備送彈丸，台灣事件，亦不許孫君進入內地者也。軍中接此報，氣頓沮。即集各領袖會議，皆云：「廈門之接濟既不可恃，寧退軍沿岸而渡海，再返三州田山寨據之，設法由香港購彈丸，向西北復進，會新安、虎門之同志，一氣陷廣州城。」議既決，於是隣近之附從者各解散，惟持洋鎗者，餘千餘人，分海陸歸大鵬。時三州田之山寨，猶未落敵手，而水師提督何長清，僅移其深州之軍，駐筍橫岡。同志欲襲橫岡，以擒何長清，然無軍資，糧食不給，而彈丸亦不能購入，遂徒懷奇計，而無所展。嗚呼！是誰之罪！

是役也，吾兵之戰死者僅四人，皆革命軍之犧牲兒也。未幾，而史堅如之兇報至，彼於廣東省城，爲官兵所捕獲，旋被慘戮。嗚呼！以十八歲之少年，貌美溫柔之史堅如，以天下之愛而愛，暗通惠州革命軍，隻身潛入廣東省城以放火，又將爆裂彈投入大官邸，轟斃廿餘人。以大寒滿奴之膽。竊爲惠州軍努力運動，事露終被捕，乃受斷頭之極刑。

後數日，又一悲報至，曰：「吾黨之領袖楊飛鴻，遭刺客之毒手，斃於香港之寓。」繼得其詳

曰：「是大吏懸四萬之賞銀求其首，而無賴之賤民應之者。」又云：「香港政廳搜索兇人甚急，乃出於兩廣總督所賦使，蓋恐其洩露，欲捕以斬之也。」

嗚呼！四面之影響，皆關係於失敗之兩事，則非烏與惠州是也。非烏之事，既如彼而破；惠州之事，復如此而破，念至此，雖啖中六之肉而噬其血，猶且不憐，然亦奈之何哉。（原刊本）

## 孫文革命運動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本館

編者按：故宮檔案中有關係中山先生革命文電，已大部分歸入專題檔案，詳載於後。這裏首載光緒二十四年鄂撫的奏摺，爲中山先生的姓名見於清方檔案的開始，其餘零星有關文電，一併附存。

###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御史華輝奏摺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華輝跪奏，爲廣西寇氛未靖，辦理稽遲，請旨簡派賢能大員馳往督剿，以免蔓延而銷巨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七月十三日上諭：廣西會匪滋事，疊經諭令黃槐森督飭各營迅速剿辦，該撫因循貽誤，咎無可辭，黃槐森著卽摘去頂戴，迅督各營勦限一箇月將會匪一律掃盡，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關懷民瘼，綏靖地方至意，欽感莫名。臣維廣西伏莽潛滋，近年屢平屢起，此次聲勢較大，連破數城，鬱林既報解圍，潯州又傳警信。或謂逸匪孫文自海外潛歸，爲之區畫機宜，籌濟糧械。報章傳播，未必無因。且以變政爲名，以切官不切民爲說，甚至僭立年號，張貼偽示，謂官兵不能衛民，反行剝削，今起義師，救民塗炭。聞該省團練亦復被其煽惑，人懷二心。其計謀之譎，徒黨之多，實非尋常小寇可比。黃槐森官聲素好，軍務或非所長，儻幸延日

久，兵機銷鈍，賊勢益張，東竄西奔，後患伊于胡底。臣之愚計，以爲用兵之道，首期統帥得人，破賊之方，尤在民心固結。往者鎮南關一役，提督馮子材力戰却敵，威望赫然，撫臣李秉衡親駐龍州調和諸將，撫輯軍民，厥功亦偉。且此二人久在廣西，情形熟悉，若令辦理此賊，不難剋日蕩平。請皇上於此二人中簡派一員馳往督辦，雖遠道過征，稍需時日，而到替之後，必能擒渠馘賊，速奏膚功。地方幸甚。臣管見所及，不敢緘默，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軍機處摺包檢）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調補雲貴總督署兩廣總督岑春煊致外務部請代奏電

竊據新嘉坡領事孫士鼎稟稱：「首逆孫汶，聞在南洋各島售賣軍務價票至數百萬之多，每張收銀壹元，券內註本軍功成之日還本息銀壹十元等字樣，以和屬各埠及英屬大吡叻吉隆爲多。該逆前曾派伊黨人鄧子瑜乘日郵船回港，日間並聞在南洋一帶召集黨與，回港圖謀舉事。」等語。並准該廣州口德國領事照開：「孫汶匪黨欲在八月底九月起事。」等情。該首逆孫汶蓄謀不軌，其黨徒潛匿香港，勾結內地土匪築圩起事。今該逆復在南洋一帶售賣軍務價票，聚斂貲財。是其有意煽亂，逆跡昭著。德領事孫士鼎屢言，恐非無因。經煊嚴飭水陸地方文武妥爲防備，多派眼線，嚴密緝拿。並照會英總領事轉致港督，如該逆孫汶或其黨與果有潛行回港圖謀不軌情事，務即飭屬嚴爲拏辦，並將其詭謀密爲知會，以遏亂萌而保治安。惟煊現值舊病淹纏，交卸在即，精神實難支持，呼

應復恐不靈。相應請旨飭下新任督臣周馥迅速來粵，並請電飭出使英、和各國大臣，照會英、和外  
部，查明孫汝如在南洋一帶侍賣軍務債票，即行設法禁止解散，以免多被煽惑，大局幸甚。請代  
奏。（宮中電報稿）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外務部發新授雲貴總督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及各省

### 總督巡撫電旨

奉旨：岑春煊電奏悉。逆匪孫汝藩謀不軌，歛財煽亂。亟應妥為防備。仍著督飭地方文武嚴密  
偵察，毋稍疏懈。該督在粵，威望足資鎮懾，無論交卸早晚，均著認真籌辦。並著各省督撫一體  
嚴防，隨時查緝，以免勾結而靖地方。欽此。（宮中電報稿）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外務部發出使英國大臣汪大燮出使和國大臣陸徵

### 詳電

岑春煊來電：「據新嘉坡領事孫士鼎稟稱：『聞孫汝在南洋各島售賣軍務票數百萬張，收銀一  
元，功成還本息十元字樣，以和服各埠及英屬大吡叻吉隆為多。該逆派黨人鄧子瑜乘日郵船回港。  
並聞在南洋一帶召黨回港，圖謀舉事。』等語。並准廣州德領事照開：『孫汝竊欲在八月底九月初  
起事』等情。已飭地方文武妥為防備，嚴密緝拿。並照英總領事轉致港督，如果潛行回港，圖謀不  
軌，務飭拿辦，並將詭謀密為知會，以遏亂萌。』等語。該逆在南洋各埠侍賣軍務債票，亟應設法

禁止解散，以免煽惑而保公安。希即向英國和國外部切實商辦，並電復。（宮中電報稿）

###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新授雲貴總督岑春煊請代奏電

欽奉廿八日電旨，以逆匪孫汝蕃謀不軌，著各省督撫嚴密查拏，隨時認真防範，等因。查此事，前據新嘉坡領事孫士鼎稟報，孫逆先派黨人鄧子瑜回港，並在南洋一帶發售軍務債票，期於日間糾集黨與回港潛謀起事，各情。經煩電奏。一面派人赴港嚴密偵探，並照會英領轉致港督查拏。茲據探稟，並英領照復，鄧子瑜確於八月初四日乘日郵由新嘉坡到港，曾向巡捕署稱欲在港開設華人客寓，並稱在新嘉坡已開有客寓一間，旋由八月十四日乘英輪往新嘉坡，等情。查該逆黨欲在港開設華人客寓，自係為藏納匪徒，詭謀業已隱露。復經函致英領轉商港督，嚴行禁止，勿任開設。並嚴飭地方文武添撥營勇，在港澳附近一帶實力防範，加意盤查。又近准練兵處電，聞有人向越南河內法商訂購槍五萬枝，並子藥若干等語。粵省並無向越南訂購軍火。電詢瀝桂兩省，亦無此事。雖保非即該亂黨私行訂購，圖謀不軌。經煩兩商法領轉致越督，飭查禁售。擬請飭下外部照會英法駐使，分致港督越督，將以上兩事認真協力查辦，以遏亂萌。伏查粵省當南洋首衝，外接越南，內逼港澳，亂黨會匪時相勾結，在在均屬可慮。事關大局，自應恪遵前旨，無論交卸早晚，必當竭力防維。然在煊萬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而視煊者究不免有五日京兆之見，誠恐人心一懈，呼應即因之不靈。可否仰懇天恩電飭周馥無庸俟端方到任，電奏派員護理，迅速交卸來粵，以定人心。乞

代奏請旨。（宮中電報稿）

##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浙江巡撫張曾敷請代奏電

欽奉上月十六日、廿八日兩次電旨，查擊防範逆匪孫汝，已經密飭省城警察密查囑防，並密函溫州甯波文武一體遵辦。因係密旨，未敢通行。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四日署兩江總督周馥請代奏電

准廿八電，奉旨嚴拏逆匪孫汝，等因。欽此。查孫汝上年曾到日本演說一次，後因日本禁阻，遂往南洋各島。嗣謠傳私來上海蕪湖一次，杳無影響。數月前，謠傳德商瑞記洋行私賣軍火三百箱，接濟沿江土匪。馥派員日夜嚴查，並飭各關道與稅司密防，實未見有此事。前因風謠甚重，經馥電派已革總兵李定明巡緝長江一帶，上至漢口，下至上海，無處不有坐探，無日不有行探，並時與鄂皖贛蘇各督撫、長江提督程文炳密籌防範。間有拏獲會票各匪，皆係散眾圖利之蠹人，從未供有孫汝黨羽在內，均經隨時訊明分別懲辦。至營兵、學堂學生勾匪一節，前有此謠，聞係從日本留學生傳來，俱經嚴密搜查，實無形迹。新練徵兵皆有室家有保人，豈肯爲匪。舊營勇丁難保無一二當過會匪之徒，此本湘軍哥老會舊習，近年嚴整營規，匪類不敢託迹，從無犯案。至學生間有年輕喜事好發議論者，無非意圖立憲自強，絕無排滿、革命、自由一切謬論。至私賣軍火之事，如租界洋行私售短洋槍，誠難保其必無，若長槍礮位彈藥等件，照章非有督撫護照不准進口，至今遵行惟謹，正經洋行從無犯案。惟恐有奸商夾於他貨之中，不可不慮。現與滬道等商訂嚴查之法。前曾



咨請外務部飭赫德妥訂章程，現准稅務大臣咨復，已飭赫德轉飭各關稅司嚴查，違者充公。馥已通飭南洋各關，嚴密搜查。總使槍斃不得私運進口，嚴擊會匪，無從聯合，孫汶黨羽自無從煽惑。馥現擬緝匪重辦章程，俟議定即具奏。按照現在辦法，察看情形，孫汶斷不敢在長江糾衆滋亂。請紓宸廑。

惟馥有二事不得不籲請聖恩：一、本年五月政務處會同吏部兵部議覆御史劉汝驥酌定保舉限制一摺，內開：苗蠻各匪出巢焚擄及圍梟會匪倡亂滋事，平定後准專摺奏保，由部照定章核獎，等因。查會票各匪蹤跡最祕，購擊不易，果能捕獲首要懲辦，得以消患無形，其緝獲之功自不可泯，不論名數多寡，似應准允奏獎。若必俟聚衆倡亂，剿辦平定而始請獎，所傷多矣，似非弭亂之道。又緝匪費用精於捕務之將弁，而尤在重用眼綫，水陸來往，川資犒賞所費甚鉅，現時財力艱窘，幾難籌措，且無例章報銷，戶部財政處似應稍寬衝勒，俾易措手。馥所請並非專爲沿江弭亂起見，實係有關全局也，併代奏。（官中電報稿）

###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兩江總督端方江蘇巡撫陳夔龍致軍機處請代奏電

近因萍醜匪徒倡亂，長江伏莽素多，尤慮乘機勾結，密圖應附。昨經方密飭員弁擊獲票匪江有升、江佑泉、龍見田、傅義成、趙太周、江載春、黎貴和、黎貴蘭、徐福榮九名，起獲票布偽印。訊據供認，該匪正龍頭爲東洋士官學校自費學生劉震即劉春江，副龍頭爲黎兆梅即黎肅青，該匪江有升爲會辦，江佑泉爲執堂元帥，龍見田爲聖賢，傅義成爲置證。會中經費按年由孫汶接濟，令在

沿江各處煽誘。旋又拏獲票匪曾斌一名，據供在會爲坐堂大爺，其票係康逆黨羽滕元壽散給，各等語。查該匪等一係係逆夥黨，一係康逆黨羽滕元壽主使，領受票布，希圖煽亂，實屬悖逆不法。江有升、江佑泉、龍見田、曾斌四犯名目較大，罪不容誅，已飭就地正法，以靖人心。並將傅義成監禁，俟拏獲黎兆梅時備質。餘犯趙太周、江載春、黎貴和、黎貴蘭、徐福榮等五名，情節較輕，分別監禁，遞籍管束。劉宸現在東洋留學，已電致楊樞查明該犯如果尚在士官學校，即勒令退校，密飭海道就滬設法截拏。黎兆梅湖南甯鄉人，據傅義成等供，現回湖南運動，已電湖南巡撫岑春煊密拏務獲。滕元壽係東洋裝，曾自稱已入洋籍，現回日本，已派得力員弁追拏。誠恐聞風在洋避匿，不易就獲。此外逆黨頭目不止一起，蹤跡詭秘，偵察甚難。業經密電鄂湘贛皖督撫協商密捕，務期淨絕根株，用紓宸廬。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軍機處致沿江沿海各督撫電

現准鄂督陳將檀香山漢拿魯爐埠所出自由新報函送前來。查閱該報，昌言革命，無非以犯上作亂，誘人試法爲宗旨。若令轉相煽動，隱患何窮。所有沿海沿江各處，務將該報嚴禁行銷。其津滬一帶尤爲人口要路，並飭各海關嚴加搜禁，毋任傳播。梟。（軍機處印寄稿）

###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軍機處致沿江沿海各督撫電

現在亂黨張繼吳敬恆等出有新世紀報一種，語多悖逆，昌言革命。若令轉相煽動，隱患何窮。

所有沿海沿江各處，務將該報嚴禁行銷。其津滬一帶尤爲入口要路，並飭各海關嚴加搜禁，勿任傳播。稿。（軍機處電密檔）

### 宣統元年正月十九日兩江總督端方致軍機處電

據上海道蔡乃煌電稱：「接橫濱密探來電，孫逆挈同宋石兩匪抵大阪，運動極秘，又聞其約梁逆同赴大阪。應請分飭嚴防。並請電軍機處，請旨密飭沿海各省嚴密防緝，以防內竄。」等情。除由方分飭妥爲布置，勿稍疏虞外。謹據情代陳。（宮中電報檔）

### 宣統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湖廣總督陳夔龍致軍機處外務部請代奏電

頃據天門在籍前山西巡撫胡聘之函稱：忽接孫逆來函一封，並無書信，內係偽照一紙，文云：「中華民國軍大總統孫爲委任事：照得川鄂督運長胡聘之歷年勤苦，頗著忠貞，殊堪嘉尚。著賞給將軍銜，駐紮天門，兼理川鄂湘三省糧餉事務。須至委任者。右給胡聘之收執。天運己酉年正月十八日給。」等字樣。上蓋中華民國軍大總統之章，篆文朱印一顆，邊寫黃字第五百四十號第二等字樣。查胡聘之在籍向不干預外事。該逆實係有心誣譏。風聞該逆近又寓居東京，似此偽照散布必多。除將偽照、偽函封照抄咨呈鈞處，並咨出使日本大臣外，應請分別知會駐京日使及日外部設法訪拏，以破狡謀而遏亂萌。請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元年二月十七日外務部發兩廣總督張人駿護理雲貴總督沈秉堃廣西巡

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電

江督蘇撫電：「據滬道電稱，接日本密探來電，孫逆共儲槍枝三萬餘，分存對馬及薩之馬兩處，去年二辰丸運粵之槍係從對馬撥出，今派粵人游知方入薩之馬將槍萬餘枝用該處民船先盤出海，運入緬甸，潛到雲貴廣西。該密探已混入該黨，故一切秘密知之最詳。請密飭嚴查以遏亂萌」等語。業經本部進呈，希即查照，速飭嚴密稽查，認真防範，毋稍疏虞爲要。謹遵旨電達。（宮中電報稿）

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護理雲貴總督沈秉堃致外務部電

恭讀十七日遵旨電諭，孫逆既有盤出槍枝運入緬甸潛到雲貴廣西之說，邊備不可或疏，遵即密飭沿邊文武員弁一體嚴防。頃據先後電稟，均經密飭各營防嚴密防範，並督飭各地方官及關員認真嚴查，均不准稍涉疏忽。秉堃仍當隨時申儆，以昭慎密。謹電陳。（宮中電報稿）

## 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

馮自由

編者按：馮氏這篇題目是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但其中有些人只是和革命黨有關係，並不能說都是革命的人。一、有些人根本不是革命黨，敬榮傅超等；二、有些人是革命的叛徒，像劉光漢、薛大可等；三、有些人是帝國主義分子，像頭山滿等。這點，馮氏在序言中雖也涉及，界限仍不明確。不過，這篇文章裡與中會時期革命有關的人，是比較詳盡的，有參考價值。

清季革命黨人之從事革命建國工作。可大別爲二大時期：從甲午（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可以謂之興中會時期。從乙巳六月同盟會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可以謂之同盟會時期。在此兩時期中之革命同志，非一定爲興中會員或同盟會員，凡曾參加組織團體發動義師著作文字捐助餉項等革命工作者，皆得謂之革命同志。舉例言之，在興中會時期，除興中會外，尚有庚子（一九零零年）七月唐才常林錫圭等之自立會；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章炳麟秦力山等之支那亡國紀念會；壬寅十二月洪全福梁慕光李紀堂等攻取廣州之運動；壬寅秋葉瀾董鴻棹秦毓滄等之東京青年會；癸卯（一九〇三年）冬胡華亭黃吉亭劉貞一等之日知會；甲辰（一九〇四年）秋黃興劉授一馬福益等之華興會及同仇會；甲辰冬陶成章蔡元培徐錫麟等之光復會等等，皆在革命史上著有相當之勞績。不過興中會倡義最早，足以領導全國後起之同志，羣集於革命排滿之鵠的耳。故從甲午冬至乙巳六月之十年間，可

以統括稱之曰興中會革命時期。

更就興中會歷史而言，除最初甲午（一八九四年）乙未兩年孫總理楊衢雲等收攬之首義黨以外，乙未九月廣州失敗後，海內外各地設分會者祇有數處。計孫總理經手設立者，有橫濱興中會，會員僅馮鏡如譚發等三十餘人，余其一也。楊衢雲經手設立者，有南非洲英屬數埠之興中分會，會員有黎民占等數十人。陳少白經手結納者，有台灣趙滿潮吳文秀容祺年數人，此外則為參加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軍及廣州史堅如轟炸撫署兩役之將士，為數亦復不多。孫總理於癸卯秋嘗為余言，興中會自惠州一役失敗後，極少收攬黨員，祇於壬寅冬在安南河內收得黃隆生羅錚楊壽彭數人，及癸卯甲辰兩年間在檀島舊金山收得會長福黎協鄰華汰等三十餘人云。故總理於庚子九月至乙巳秋，結識留學界志士及熱心華僑無數，多未使之加入興中會。如癸卯（一九〇三年）冬所設之東京革命軍事學校學生，及乙巳春夏間所組織之留歐革命團體會員，其誓章皆未列入興中會三字，即其明證也。入民國以來，興中會員相繼凋謝，及今生存可稽者，屈指不過十餘人。惟聞近年尙有人假借興中會名義在粵活動者，就余所知，當辛亥廣州光復之後，嘗有照者多人擁戴孫總理之兄眉，以恢復興中會相號召，此輩實與辛亥光復後之同盟會員性質相同，事實上皆不能謂為興清季革命工作有關係也。

可稱為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者。約分五種：一為興中會員，二為其他革命團體之會員，三為宣傳革命之各日報雜誌記者及出資者，四為捐助餉糈者，五雖未入黨而曾擔任相當工作者，此外尙有一種為初年曾經提倡革命有功，而後乃變節媚虜，如梁啓超歐榘甲劉光漢等人者。在淺見者流，

或以爲不當刪諸辜賢之列，然功是功，罪是罪，事實具在，不容抹煞。仍當據實直書，以全公道，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在興中會時期十年之間，又可劃分爲前半期及後半期，從甲午冬借香山興中會成立至庚子秋惠州革命軍失敗爲前半期，從庚子秋惠州革命軍失敗至乙巳六月同盟會成立爲後半期。今就此兩半期之革命同志，依次表列其姓名籍貫職業組織事迹如左：

### (一)興中會前半期之革命同志

姓名	籍貫	職業	組織	年代
孫文	廣東香山	醫生	興中會	甲午(一八九四)

總理生平事迹已散見諸書，茲不贅述。

陸皓東	鄭士良	區鳳墀	楊震甫	廖慕朋	尤列	尹文楷	陳白	楊鶴齡	何啓	關心焉
鄧漢淇	程奎光	程璧光	程耀臣	魏友琴	孫眉	簡吉堂	陳南	楊文納	鄭金	鄭照
黃桂	鄧蔭南	何寬	鍾宇	李昌	劉祥	黃華恢	宋居仁	夏百子	李杞	侯艾泉
林鑑泉	李多馬	陸燦	衛積盛	李光輝	黃綿鳳	何早	程恆心	曾勝	陳孟謙	葉桂芳
尹焜傳	黃慶善	胡妹	李月	陸望華	巫恩福	鄧發	古義	梁賓	鄭仲昭	歐陽晃
許振	黃二	劉森	梁澤袍	林輝	陳帝棠	程道	駱璽	曹彩	李雷雲	林德珠
何義	黃後	陳炳階	程雨亭	伍雲生	鄒秀	胡廷	張丁貴	李綸	伍珍	黃秋

譚 弼 容天照 鄭 全 譚 瑞 容吉兆 陸樹生 劉 登 黃卓山 陳天養 馮 明 鄧顯德  
 鄧 合 伍子洽 伍亞來 吳俊德 吳元德 黃 保 劉 宗 鄧子見 林 培 鄧貴德 鄧華彩  
 楊伯貴 劉維發 賴 養 馮永明 李潤貴 黃 木 張 丁 張福如 李 照 許 進 許帝有  
 陳五和 黎顯祥 黃 純 李 超 吳 桓 陳檻君 戴 貴 李 林 曾維高 杜守傳 葉 金  
 程辰臣 古 同 鄧 仲 菅原傳 劉 壽 唐 洪 劉 卓 謝萬寬 黃 亮 卓 海 曹 壽  
 鍾本賢 李 祿 鄧德明 程蔚南 許直臣 陳 清 馮鏡如 馮紫珊 王 翰 譚有發 楊樹雲  
 謝濟泰 宋嘉樹 劉學詢 左斗山 龐文卿 余育之 黃詠商 黎 德 鄧 勤 香什文 王賢甫  
 徐善亭 周超岳 朱貴全 丘 四 程 懷 程 次 梁 榮 陳廷威 朱 浩 湯 才 陳煥洲  
 李 芝 吳子材 莫 亨 黃麗彬 大炮梁 朱 洪 容星橋 楊心如

以上陸皓東等一百七十三人皆為興中會會員或贊助革命之同志。其籍貫事略，已載拙著「興中會初期係總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中。茲不贅述。

趙明樂

新會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基督教徒，廣福源商店東主。係總理乙未九月失敗後，亡命至日本，暫持教友介紹

函見之。橫濱興中會成立時，被舉為司庫不就。

趙耀琴

新會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基督教徒，明樂族弟，亦廣福源東主，被舉為橫濱興中會書記。後嘗組織華僑學校，與康徒主持之大同學校相抗衡。



黎炳垣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字煥堦，法國郵船公司橫濱支店買辦。庚子後孫總理常假其寓所為通訊機關，並以家事托之。橫濱興中會員始終未脫離關係者，祇有數人，黎其一也。己酉春在橫濱逝世。

溫遇貴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某洋行買辦，溫炳臣其姪也。

溫芬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字炳臣，在某洋行任職，孫總理寓橫濱時常在寓所充任招待。近年仍在日營煤炭生意。民二十四年馮自由赴日養病，嘗過橫濱訪舊，時該埠興中會員生存者，祇剩炳臣及黃焯文二人，年皆逾七十矣。

陳才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替包裹生意，陳和之兄也。

陳和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綽號大泡和，業打包工人，常為孫總理管理庶務，總理往來日本南洋間輒攜之行。

丙午後在南洋逝世。總理嘗戲撰一聯曰，「陳和叔冷巷失鞋」，即指此人。

黎簡卿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黎炳垣之叔，東昌打包店東主。

梁達卿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廣萬泰商號東主，入會未久，即不生關係。

鄭曉初

香山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某英國保險公司買辦，入會未久，即不生關係。

黃焯文

香山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英國郵船公司買辦，民國後，任國民黨橫濱支部長多載。

馮懋龍

南海

留學生

興中會

乙未

字建華，十四歲從父命入會。時在乙未十月橫濱興中會成立後二星期，誓章上即用原名「懋龍」二字。至己亥（一八九九年）冬，始易名「自由」。當時孫總理嘗語其父銳如，謂入會者以懋龍為最年幼。語詳革命逸史自序。

王熾

番禺

南非洲商人

興中會

丙申（一八九六）

王進

番禺

商人

同上

丙申

陳妹

順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何幟

順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馬子方

順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馬崧

順德

商人

同上

丙申

何益

順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江均

順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何禱

順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梁伯佳

順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張果

香山

橫濱僑商

基督教

戊戌（一八九八）

字能之，日本郵船公司買辦，與總理有通家之好，其女阿娥，嘗拜總理，為誼父。

陳植雲

南海

橫濱僑商

與中會

戊戌

人和洋服店及永樂酒樓東主，黨人集會聚餐常假座永樂樓舉行之。

蔡美徒

廣東

橫濱僑商

中和堂

戊戌

某德國洋行書記，陳少白允列等在橫濱號召工界成立中和堂，以抵抗保皇會，復曾被舉中和堂會長。

楊少佳

香山

橫濱僑商

中和堂

戊戌

某洋行職員，中和堂之成立，頗得其力，橫濱華僑學校教員楊計伯，即其弟也。

鮑唐

香山

橫濱僑商

中和堂

戊戌

業裁縫店，有號召工界之能力，中和堂之中堅分子也。

黎民古

廣東

南非洲僑商

與中會

丙申（一八九六）

乙未失敗後，楊衢雲嘗在非洲英屬數埠創立與中會，黎晉齋隨楊回國參加革命工作。自楊殉義後，無人能知當時南非洲黨務，今日所知該處會員姓名，祇有黎民占、霍汝丁等三數人耳。

霍汝丁

廣東 南非洲僑商 與中會

丙申

號勝剛，民元後回國，在港創設萃文書莊於香港荷理活道六十號，至今尚存。

宮崎寅藏

日本熊本

學者

與中會

丙申

號滔天，與孫總理及陳少白相識在丙申年後，日本志士贊襄吾國革命事業者，以此君為最努力。從戊戌年至民十四總理逝世，未嘗少懈。著有「三十三年之夢」，述參加吾國革命顛詳。

平山周

日本

學者

與中會

丙申

與宮崎同時結識孫總理，戊戌政變，嘗至北京救梁啓超出險，後偕畢永年赴湘鄂各省交結秘密會黨，至丁未（一九〇七年）因事與總理不合，往還漸疏。

章炳麟

浙江餘杭

學者

台北日報

丙申

字枚叔，號太炎，丙申與梁啓超汪康年同發刊時務報於上海。戊戌政變以黨禍避地台灣，始在台北口報高唱排滿。己亥（一八九九年）秋至日本，由梁啓超介紹與孫總理相識。庚子與唐才常等在上海開設國會，因宗旨不合，憤然剪除辮髮。壬寅與秦力山馮自由等十人組織支那亡國紀念會於東京。癸卯以上海蘇報案繫獄三載，丙

午出獄後，始加入同盟會，兼任民報總編輯。

譚嗣同

湖南瀏陽

學者

無

丁酉（一八九七）

字復生，戊戌政變被殺六士之一。著有「仁學」一書。提倡排滿及改造社會甚力。

容祺年

香山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吳文秀

福建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趙澤潮

廣東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戊戌夏，陳少白至台灣，以同志楊心如之介紹，收攬興中會員數人，即容祺年吳文

秀趙滿潮等數人也。

梁啓超

新會

學者

清議報

己亥（一八九九）

戊戌政變後，梁亡命至日，己亥春，由宮崎寅藏介紹與孫總理相識。是歲秋與總理會商組織新黨事，以康有為壓抑而止。辛丑（一九〇一年）發刊新民叢報及新小說，鼓吹破壞論及民族主義頗力。及由新大陸東歸，宗旨頓變，乃有「吾遊美國而夢俄羅斯」之怪論。在壬寅以前，國內青年受其學說影響最巨。

韓文舉

番禺

學者

清議報

己亥

字樹園，筆名捫蝨談虎客，康徒中主張急激主義者以韓為最，其言論常見於新民叢報初期。

歐築甲

歸善

學者

清議報

己亥

字雲樵，筆名太平洋客，初在橫濱清議報鼓吹湯武革命，爲其師康有爲所斥。辛丑千寅間，在北美創刊大同日報，主張廣東獨立，後有「新廣東」一書印行，甚博世人歡迎。其後宗旨頓變，迭在舊金山文興報及新加坡總匯報反對革命，前後如出兩人。

羅 普

順德

留學生

清議報

己亥

字孝高。嘗在清議報譯述日人柴四郎所著「佳人奇遇」一書。又托名羽衣女士，撰

「東歐女傑」小說，均屬倡導革命之作。

張智若

廣東

留學生

清議報

己亥

康徒中以運動綠林會黨著名，與孫總理陳少白往還頗密。

羅伯雅

廣東

學者

清議報

己亥

在康徒中亦以運動綠林會黨著名，嘗與劇盜區新傳贊開等往還。世稱上書請求康有

爲退休之康門十三太保，羅卽其一人也。

梁子剛

廣東

留學生

清議報

己亥

橫濱福生泰號少東主，嘗拜康有爲門下。己亥梁啓超與孫總理高談革命時，梁亦與

高采烈之一人。

畢永年

湖南長沙

學者

與中會

戊戌

字松甫，湖南拔貢生，與湘鄂會黨關係至深，諷詞同倚之如左右手。戊戌政變後東

渡，謁孫總理加入興中會，並引湘鄂哥老會龍頭李雲彪、辜鴻恩等多人至香港共圖大舉，後以李辜等多惟利是視，憤然遜迹普陀，披剃爲僧，釋名悟玄。

周善培

浙江諸暨

政界

無

己亥

字孝懷，嘗佐岑春煊幕府，好談新政，己亥秋由梁啓超介紹與孫總理相識。

錢恂

浙江

政界

無

己亥

字念劬，與章炳麟、梁啓超均屬舊交，爲錢玄同之兄，好談新學，己酉任駐日留學生監督。由梁啓超介紹與孫總理相識。

唐才常

湖南瀏陽

學者

自立軍

己亥

字佛進，嘗任長沙時務學堂教授，戊戌政變後，日謀舉兵獨立。己亥秋東渡，由畢永年介見孫總理商量合作，庚子在上海創立正氣會爲運動機關，又組織自立軍於湘鄂皖各省，以欲得康梁自海外接濟，故又號勤王軍，是年七月漢口寶順里總機關事洩失敗，唐及同志殉難者二十餘人。

史堅如

番禺

學生

興中會

己亥

原名文緯，澳門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之前身）學生，初由日人高橋謙介見陳少白楊衢雲，遂入興中會。庚子夏，孫總理令與鄧蔭南共圖攻擊廣州。是歲閏八月，惠州革命軍起，堅如乃埋炸藥於撫署後樓房，謀炸粵撫德壽，期以牽制清軍。彈發而德壽不死，堅如旋被逮，死之。是爲九月初六日事。

史古愚

番禺

學者

興中會

己亥

堅如之長兄，堅如之從事革命工作，與有力焉。辛亥秋，廣東光復，任粵海關監督。

史愷然

番禺

醫學生

興中會

己亥

堅如之妹，辦事沉毅勇敢，爲堅如之大助。辛丑在廣州染疫，死於其戚張竹君所創

之醫院。

林錫圭

湘陰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述唐，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己亥秋東渡，肄業於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是歲冬應唐

才常命回國主持自立軍事，凡對於湘鄂皖發動計畫，多出其手。嘗規定漢口爲中

軍，林自統之，及事洩，與唐才常同罹於難。

秦力山

長沙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原名鼎彝，號鞏黃，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庚子夏北上，運

動義和團反清復漢，不成，乃赴漢口加入自立軍，擔任皖省大通發難之責。七月十

五日，在大通先期舉兵與清軍劇戰三日，以援絕解散。辛丑在東京發刊國民報，壬

寅與章太炎組織支那亡國紀念會。乙巳南渡緬甸，主持仰光新報，所撰革命箴言，

啓迪華僑甚有力，丙午在滇邊病死。

李炳寰

湖南慈利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己亥冬返國，庚子與唐才常同時殉義。



田邦璿

慈利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均一，與林錫圭等同視，己亥冬返國。庚子自立軍之役，任安慶發難之責，與唐林等同日遇害。

蔡忠浩

湖南武陵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述珊，與林錫圭等同視。庚子漢口事敗，在湘被逮死之。

黎科

香山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澤舒，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東渡入東京帝國大學，冬間聞唐才常謀在湘鄂舉義，毅然赴之，與唐同日就義。

鄭葆丞

福建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幼周，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肄業東京日華學堂，與林錫圭同赴漢口，事敗同日殉義。

傅慈祥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良弼，武昌自強學堂學生。己亥東渡入成城學校，是歲冬返國，參加自立軍之役，與唐林同日殉義。

蔡丞煜

直隸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蔚文，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東渡入東京日華學堂。旋赴漢口參加自立軍之役，與唐林同日就義。

戕翼輩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元丞，戊戌以官費留日，爲公使館學生，與孫總理往還最密，庚子秋，參加自立軍之役。事敗避匿友人家得免，留東學界出版之譯書彙編及國民報皆其主持之。辛丑，復在上海發刊新大陸月刊，亦鼓吹革命排斥保皇之作。

安焯琮

不詳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南洋公學學生，乙亥入東京日華學堂，庚子秋歸國，死於漢口富有票之役。

沈翔雲

浙江烏程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虬齋，湖北自強學堂學生。己亥以官費派赴日本，與孫總理往還至密。庚子秋參加唐才常之役，至上海而事敗。其後發刊國民報於東京，旋遊香港南洋，以所圖屢失敗，遂息影故里多載。辛亥上海光復，任都督府參謀。癸丑秋，民黨敗挫，匿居滬租界，爲護軍使楊善德誘殺。

吳祿貞

湖北雲夢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綬卿，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庚子曾參與自立軍之役，事後甚爲鄂督張之洞所忌。畢業後歸國，漸擢至陸軍統制。辛亥武昌舉義，山西響應，清廷以吳繼任督撫。吳屯兵石家莊，謀與張紹曾共襲北京，爲清廷所遣刺客暗殺。

劉百剛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日本士官學校學生，與庚子唐才常之役，亦有關係。

吳念慈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日本士官學校學生，與庚子自立軍有關。

沈 蕙

長沙

學者

自立軍

己亥

字禹湘，湘中名士。庚子六月，唐才常在上海邀請維新志士開國會於張園，沈被舉爲幹事，旋被推任自立軍右軍統領，在新堤發難，是歲八月聞漢口事敗，急舉兵應之，以失援潰散，變身走北京，創設報館。丁未（一九〇七）六月，以揭發中俄密約爲清西后洞斃杖下。

（編者按：沈蕙死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馮氏書中年月多誤常如此。）

容 閔

香山

學者

上海國會

庚子（一九〇〇）

字純甫，我國最老之留美學生，嘗先後謁太平天王洪秀全及曾國藩國荃兄弟，請推行新政，均不見用。庚子六月，唐才常等在滬召集國會，舉爲會長。壬寅（一九〇二年）冬，洪全福李紀堂等謀在粵大舉，擬發動後推爲大總統，其後在美國病故。

李紀堂

新會

商人

興中會

庚子

原名柏，香港富家子，乙未秋孫總理亡命東渡，紀堂時任日本郵船公司買辦，聞總理名，親至船上送之。庚子三月，由楊衢雲主盟加入興中會，惠州三洲田之役及壬寅洪全福廣州之役，前後助餉數十萬，家業由是中落。香港中國日報得以維持不厥，亦紀堂之力爲多，民三十二年在重慶病故。

李雲彪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哥老會騰龍山堂龍頭，由舉永年介紹至香港與興中會合作，共舉孫總理為總會長，庚子秋，復與唐才常同謀大舉，於事未失敗前已先後離異。鄂督張之洞通緝黨人名單，李亦有名。

楊鴻鈞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辜鴻恩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辜仁傑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李和生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張堯卿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師襄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以上楊等七人均哥老會各山堂龍頭，事迹與李雲彪略同，茲不復述。

田野橋次

日本

報界

同文滙報

己亥

上海同文滙報社長，抨擊清政府甚力，庚子唐才常及一般維新志士特為喉舌。

甲斐靖

日本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庚子漢口自立軍之軍事顧問，與唐才常同在漢口機關被逮，後由清吏移交口領事館。

楊少歐

南海

報界

中國日報

己亥

己亥冬，陳少白在香港始創中國日報，楊亦編輯人之一，其後曾赴青島辦報。

陸伯周

番禺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號文冲舊侶，香港報界之老記者，中國日報之外，兼任中外新報編輯，約在中國日報任職一年。

洪孝冲

番禺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號龍津小隱，別署敦煌五郎，亦香港報界之老記者，在中國日報任職未久，後任中外新報大光報等編輯多載。

陳春生

廣東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任中國報記者十餘載，在中國日報服務以陳爲最久，故收藏革命史料最稱豐富。

區靈生

廣東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初在上海時務報任英文繙譯。及中國日報出版，乃回港任譯員。

林文慶

福建同安

醫生

無

庚子

南洋英屬有名之醫學博士，與孫總理爲舊識，庚子夏日入官崎賓露至新加坡，康有爲誣爲暗殺黨，請英吏下之於獄。孫總理在西貢聞訊，親至新加坡謁英吏保釋之，林之力爲多焉。

曾根俊虎

日本

武官

無

丙申

係一退職海軍大尉，曾居中國北方多年，頗通華語，著有「太平軍戰紀」一書，稱道洪楊不遺餘力，陳少白至日本未久，即識之。

犬養毅

日本

政治家

進步黨

丁酉

日本進步黨領袖，由宮崎介紹孫總理相識，吾國革命黨人歷年在日本活動，大得其助。

平岡浩太郎

日本

煤商

進步黨

丁酉

九州福岡煤礦東主，由犬養毅介紹孫總理相識，丁戊間總理移居東京，概由平岡負擔用費。

彭西

菲律賓

學者

菲律賓獨立黨

己亥

菲律賓獨立黨首領阿坤鴉度之駐日代表，菲島獨立失敗後，曾以巨款協助孫總理進行中國革命，彭西之力也。

摩根

英國

學者

無

己亥

孫總理於丙申秋到倫敦時識之，庚子來中國謁總理，願為革命盡力，總理來往日本南洋，輒與之偕。是歲鄧蔭南史堅如在粵活動，頗得其助。

福本誠

日本

學者

無

庚子

號日南，著作頗富，庚子夏隨孫總理至香港，圖入惠州不果。

內田良平

日本

學者

黑龍會

庚子

日本黑龍會幹事。庚子隨孫總理至香港數次。

伊東正基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原口開一

日本

學者

無

庚子

宋永節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遠藤隆夫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山下稻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清藤幸七郎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烏田經一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以上七人均曾到香港，參加惠州革命之參謀團，皆以道梗不果。

山田良政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庚子與鄉士良同入惠州，參與三洲田之役，以失道遇害。日本志士殉難於義軍者，

惟山田一人耳。

山田純三郎

日本

商人

無

庚子

良正之弟，歷年參加中國革命，奔走甚力。

菅野長知

日本

退職軍人

興中會

庚子

日俄之役，奉日參謀部命至東三省運動馬賊以騷擾俄軍後方，故操我國語頗精。後

與宮崎寅藏協助我國革命，奔走海內外，深資得力。

頭山滿

日本

無

黑龍會

庚子

日本黑龍會首領，亦在野浪人首領，中國革命黨人在日活動常得其助。民二秋，孫

總理亡命東渡，日政府欲拒絕登陸，賴其力得無事，總理後寄居靈南坂頭山私宅三載。

高橋謙

日本

學者

東亞同文會

庚子

日本東亞同文會駐粵分會長，與我國志士來往頗密，史堅如之識陳少白即其介紹。

陳猶龍

湖南

商人

自立軍

庚子

原名謙，字桃癡，庚子唐才常任爲左軍統領，擬在常德發難，事敗後率亡命客多人至東京，易名左仲遠，翠向梁啓超算賬，梁特遷居橫濱避之。後與章太炎等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民元後，佐譚人鳳，在長江巡閱使署供職。

汪 鎔

安徽

報界

自立軍

庚子

少從父宦遊湖南，己亥在蕪湖創設白話報，庚子任自立軍在湘發難之責，漢口事敗，鎔長兄鑑向湘撫俞廉三告密，獄大興，鎔仰藥死，次兄珩亦下獄。

唐才中

湖南瀏陽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才常之弟，庚子事敗在長沙被逮，死之。

何來保

湖南武陵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庚子之役，任自立軍湘省西路統領，事洩死之。

楊 暨

湖南清泉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任庚子自立軍湘省南路統領，與唐才中何來保等先後被逮死之。



瞿河青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向聯陞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王天曙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黃自福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李虎生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以上瞿河清等五人，皆在漢口寶順里機關與唐才常同時被逮殉難。

孫道毅 安徽 武官 自立軍 庚子

向任安徽撫署衛隊管帶，與秦力山友善，秦於庚子七月十三日在大通起事，全賴其

接濟軍械。

黃南陽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李壽金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曾廣文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王昌年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以上黃南陽四人，同死於沈壘新堤之役。

蔣嗣才 湖北嘉魚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庚子擔任自立軍在嘉魚發難之貴，被捕殉義。

李英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譚 蒼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方成祥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徐 德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李生芝	湖南	兵士	自立軍	庚子
汪楚珍	湖南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李廣順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徐 峴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陳保南	湖南	兵士	自立軍	庚子
易瑞林	湖南	兵士	自立軍	庚子
莫海樓	湖南	兵士	自立軍	庚子
仇長庚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李如海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沈竹亭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李運航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朱菱溪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以上李英等等百數十人，均被派在湘省各縣發難，與唐才中等先後被逮，爲湘撫俞廉三所殺。

龔超

長沙時務學堂學生，庚子任自立軍南路發難之責，事敗間逃走粵，轉日本。壬寅三月爲支那亡國紀念會十發起人之一。後在上海開設書局病死。

湖南湘鄉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長沙時務學堂學生，庚子事敗間逃走滬，癸卯被清總兵顏某誘至華界捕之，以駐上海英領事向清吏抗爭，得釋。後易名蘇子山，參加壬寅冬洪全福廣州之役，被捕。至辛亥粵省光復，始獲開釋。

沈克誠

廣西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龍澤厚

桂林

官吏

上海國會

庚子

與康徒龍澤厚同參加庚子富有票之活動，事敗被鄂督行文通緝。字積之，康有爲弟子也，以優貢補知縣。庚子六月，參加唐才常所召集之國會，被舉爲幹事，事敗後被通緝。癸丑上海蘇報案起，龍亦被逮，旋無罪開釋。

戴保廷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林杰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以上戴保廷二人，於庚子事敗後，經清吏通緝有案。

王四脚豬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庚子

又號王四爵主，著名之哥老會龍頭，勢力及於長江多省，死於庚子秋自立軍一役。

張碩臣

四川

學生

興中會

庚子

黎俊民

東莞

學生

與中會

庚子

二人皆廣州格致書院學生，與史堅如同硯。庚子秋，協助鄧蔭南及史進行軍事，甚為得力。

蘇復初

廣東

教徒

與中會

庚子

乙未後，聖教書樓主人左斗山在粵垣衛邊街設一大光觀書樓，陳列各種新書譯本，供人觀覽，新學志士每日往觀書者，座爲之滿，史堅如兄弟其最著者也。蘇復生即書樓司事，故結識志士最夥。

吳義如

順德

紳士

與中會

庚子

順德大良人，嘗任武弁多載，熟識營伍中人，庚子鄧史等運動粵垣軍界及綠林，多賴其力。

李壽卿

鶴山

商人

與中會

庚子

庚子夏秋間，助鄧史等運動廣州軍界。

練達成

番禺

醫生

與中會

庚子

廣州河南船戶（一說是客籍），與內城旗人關係密切，史堅如在撫署旁埋置炸藥，即賴其在旗滿街租屋及佈置之力。辛亥反正，曾帶民軍。旋在廣州陳村兩地業醫。

蘇焯南

番禺

工人

與中會

庚子

係基督教徒，庚子鄧史等私運軍械及炸藥至廣州，均由蘇經手接運，蓋其鄉地近番

宋少東

馮黃埔，爲港輪所必經，易於起卸及轉運也。

旗籍

商人

庚子

庚子史堅如在撫署旁後樓房稅屋，即用宋少東名字，而以宋夫婦居之，出事後倖早

逃脫。

黎德

廣東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庚子史堅如轟炸撫署之炸藥，係由鄧蔭南及黎德二人密運交西關榮華東街機關，在城內外來往搬運，多由黎任之。

宋玉臣

廣東旗籍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與宋少東均由左斗山介紹與史堅如相識，於炸陷撫署之役甚爲出力。

黃福

廣東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庚子史堅如之役，黃初擔任炸將軍署，以臨事匆遽不果。

溫玉山

廣東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史堅如所用炸藥，每次均由溫乘肩輿暗運入屋，九月初五夜，史率同志四人徹夜掘地埋藥，溫其一也。

劉錦洲

廣東

商界

基督教

庚子

史堅如所租後樓房之屋，是由宋少東托教友裱畫店主人劉錦洲擔保，事敗被株連下獄，由博濟醫院美醫嘉約翰保釋，後在廣州三望岡麻瘋院傳教。

毛文敏

廣東連縣

傳教師

興中會

庚子

後更名文明，住西城寶華大街長老會，堅如常假其地貯藏危險品。及九月初五夜燃藥後，尙到毛處二次。毛力勸堅如勿再入險地，堅如不聽。後毛赴檀香山任傳教師，歸國後，任培英協和等校教員。辛亥反正，先任廣東財政司長，旋任連縣縣長。

黃守南

廣東

教徒

基督敎

庚子

向管理城南五仙門福音堂事務，庚子練達成密運炸藥，常假黃處爲收藏所。

胡心澄

廣東

教士

興中會

庚子

胡心泉

廣東

教士

興中會

庚子

胡氏兄弟均天主教修道士，是役助史堅如頗力，時住油欄門鴻興客棧。九月初六日，堅如知一擊不中，仍圖再舉，二胡力促其赴港暫避，均不見聽。民二後，心泉由天主教會派赴美國傳教，曾任紐約國民黨分會會長。

崔通約

廣東高明

教員

格致書院

庚子

原名洞若，康有爲弟子，後入基督教，充澳門格致書院國文教員，與革命志士，頗有往還。庚子史堅如被逮後，曾奔走營救。癸卯與鄭貫公創辦香港公益報，以生有異癖，到處被人擯棄，近年在上海病故。

尹士嘉

美國

教員

格致書院

庚子

澳門格致書院校長，甚愛史堅如英俊，堅如被逮後，由格致書院教員鍾榮光請尹轉

托美領事赴粵營救，爲清吏所拒。

鍾榮光

香山

教員

格致書院

庚子

字愷可，前清舉人，格致書院國文教員，史堅如之師也。堅如被逮後，曾托校長美人奔走營救。辛亥，廣東反正，曾任教育司長。後任嶺南大學校長多年。

黃 福

廣東歸善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又名官福，與在廣州助史堅如辦事之黃福同名異人，在三合會各首領中資望最老，久在南洋婆羅洲謀生。庚子應鄭士良命回國，惠屬各處會黨咸聽號令。惠州三洲田發難時，鄭士良在港未到，衆推爲革命軍大元帥。及械絕兵潰，仍返南洋。

黃耀庭

廣東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任先鋒官，以勇敢聞。後赴新加坡營旅店業。

黃開官

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新安縣屬之綠林多受其節制，於庚子三洲田發難時甚爲得力。

江公喜

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庚子惠州之役，擔任攻取新安及虎門，因三洲田革命軍改途東向，故停頓不發。

梁慕光

廣東博羅

商人

興中會

庚子

庚子閏八月，擔任在惠州博羅起事，及三洲田發動，乃於是月廿一二等日，聚衆千餘人圍攻博羅縣城。以清軍各路雲集，衆寡不敵，遂分路解散。壬寅洪全福之役，

李植生

被委充廣州義軍總司令，事洩亡命日本。後入同盟會。

庚子

江維善

博羅 製藥師 興中會  
屬德國巴陵教會，精工化學，善製各種炸藥，亦三合會前輩。庚子博羅之役，多由其策劃。後在日本教授留學生製造炸藥。

庚子

新安 學生 興中會  
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庚子秋，任博羅革命軍參謀。民國後不求仕進，狀極潦倒，至今尚存。

曾捷夫

歸善 會黨 興中會  
三點會首領，庚子助鄭士良運動會黨，深資得力。

庚子

曾儀卿

歸善 會黨 興中會  
捷夫族姪，亦三合有力者，在平海一帶黨徒最衆。庚子三洲田之役，曾號召該處會黨策應。

庚子

林海山

博羅 會黨 興中會  
三合會首領之一，庚子之役，協助鄭士良甚得力。

庚子

鄧子瑜

博羅 商人 興中會  
庚子惠州之役，鄭士良運動會黨綠林，倚之如左右手。事敗走南洋營旅館業，爲新加坡廣億昌客棧主人，後八年丁未復在惠州七女湖起義。

庚子



蔡牛

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陳福

河源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黃楊

歸善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劉運榮

博羅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何崇飄

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楊發

歸善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曾金養

河源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蔡景福

歸善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陳怡

博羅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蔡堯

新安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鄭貫一

香山

留學生

開智錄

庚子

史堅如在粵就義後，李紀堂會派同志赴粵垣收屍埋葬之，此同志即蔡堯也。

原名道，後改稱貫公，又號自立，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庚子秋，與馮自由發刊

開智錄，大倡自由平等學說。嘗任橫濱清議報編輯，以日到係總理寓所敘談，為該

報所逐。總理乃薦充香港中國日報記者。其後迭創世界公益報，及廣東報，有所謂報，均鼓吹革命。

馮斯燦

鶴山

留學生

開智錄

庚子

號自強。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與鄒賈一及馮自由同創開智錄。辛丑春以報載清廷割讓廣東於法國之說，遂約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等發起廣東獨立協會。後數年，畢業法律回國，易名貢世。

周宏業

湘鄉

留學生

清議報

庚子

字伯助，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嘗爲清議報譯述日人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說部。壬寅春，與章太炎同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是冬復與秦毓薏董鴻禕等組織青年會，高唱民族主義。其後無所表見。

李羣

湖南

留學生

清議報

庚子

字彬四，與林錫圭等同學，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壬寅春章太炎馮自由等發起之支那亡國紀念會，李亦十發起人之一。惟事後屢語人謂非出本人意思，乃秦力山周宏業等背簽云。

蔡良寅

邵陽

留學生

清議報

庚子

字松坡，後更名鏐，肄業長沙時務學堂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己亥冬，梁啓超赴檀香山時，嘗任撰述清議報文字。後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歸國，任廣西陸軍小學

監誓。民五護國一役，名震中外。

溫宗堯

新寧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字欽甫，香港皇仁書院英文教員，黎科陳錦濤王寵惠皆其門弟子。庚寅年（一八九〇）楊衢雲謝繼泰等創設輔仁文社於香港，溫亦十六會員之一。庚子，唐才常謀在湘鄂起事，由黎科介紹溫爲自立軍駐滬外交代表。是秋秦力山在安慶舉兵失敗，逃亡至滬，溫使王寵惠匿秦于南洋公學，秦王結交即在此時。丙午（一九〇六）溫任粵督岑春煊幕僚，因粵漢鐵路股東代表黎國廉等反對收歸官辦，賦岑捕黎下獄，大動粵人公憤。及辛亥革命，在滬佐伍廷芳任革命政府外交副代表。

右述興中會時期中前半期之革命同志，係數自甲午冬至庚子秋止，雖其間不免有滄海遺珠之誚，然大體相差不遠。至此時期中後半期之革命同志，更如雨後春筍，暴長不已，容再一一列舉之。

## （二）興中會後半期之革命同志

興中會時期中前半期之革命同志，是由甲午（民元前十七年即一八九四年）冬興中會成立數至庚子（民元前十二年即一九〇〇）秋惠州革命軍失敗時止，前文已一一列舉之。今當依次敘述此時期中後半期之革命同志，即由庚子秋惠州革命軍失敗數至乙巳（民元前七年即一九〇五）六月東京同盟會成立時止是也。

姓名 籍貫 職業 組織 年代

李自重 廣東新甯 留學生 廣東獨立協會 辛丑（一九〇一）

原名炳星，初入東京東亞商業學校。辛丑春因聞清廷有割讓廣東與法國之議，乃偕馮斯樂王寵惠鄭貫公馮自由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宣言反對。孫總理時在橫濱，甚贊成之。癸卯秋（一九〇三），總理與日武官野小室二人密設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自重亦從遊焉。乙巳（一九〇五）秋，奉孫總理命與馮自由在廣州香港澳門等處組織同盟會。

王寵惠 廣東東莞 留學生 廣東獨立協會 辛丑

字亮疇，庚子任上海南洋公學英文教習，是冬應湘人秦力山之招至東籌辦國民報，任該報英文記者。辛丑春廣東獨立協會成立，亦發起人之一。旋以官費派赴美國留學。甲辰（一九〇四）春孫總理遊美，著有英文「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一書，寵惠相助之力為多。

梁仲猷 廣東 留學生 廣東獨立協會 辛丑

康有為門徒梁子剛之弟，後赴海參威經商，無所表見。

楊廷棟 江蘇吳江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楊蔭杭 江蘇無錫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雷奮 江蘇松江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以上楊廷棟等三人均留日法政學生，初在譯書彙編譯述法人盧駭孟德詩鳩英人約翰彌勒等著作，甚博聲譽。及辛丑夏，國民報大陸報先後出版，亦以楊等三人之文字爲多，實爲留學界譯述家之前輩。

衛律煌

不詳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庚子留學日本，與秦力山等同寓國民報社，任報社庶務。

唐才質

湖南瀏陽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字法塵，唐才常之弟，長沙時務學堂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庚子漢口富有票失敗後，與秦力山同寓國民報編輯所，後由梁啓超薦充澳洲雪梨埠東華新報主筆，藉以贍養父母。

張繼

直隸滄縣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初名溥，字溥泉，別號自然生，直隸留學生之言革命者，以蔡丞煜金邦平及繼爲最早，國民報之出版亦與有力。壬寅（一九〇二）葉瀾秦毓蓮等發起東京青年會，揭發民族主義，繼亦參與其間。甲辰（一九〇四）夏黃興主持長沙明德學堂，繼任教員，是秋華興會在湘企圖起事失敗，繼與黃興先後亡命日本。乙巳入同盟會。

陳冷

江蘇松江

報界

大陸報

辛丑

字冷血，一字景韓，辛丑東京國民報以款絀停版，戕翼聲續創大陸報月刊於上海，排斥保皇甚力，陳冷亦是報記者之一，後在上海任申報記者。

馬 同

廣西桂林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一九〇二）

又名和，字君武，康有為弟子，壬寅東渡留學，適是年三月章太炎秦力山馮自由等組織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君武亦十發起人之一。未幾，梁啟超赴澳洲，延君武充新民叢報代理編輯。癸卯秋孫總理居橫濱，君武過從頗密。乙巳入同盟會。

王家駒

浙江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

號嘉樂，字偉人，初在東亞商業學校肄業，為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十發起人之一，後偕同鄉黃鴻禱魏蘭沈鈞業等先後赴南洋任華僑學校教員。

王思誠

湖南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

東亞商業學校學生，亦支那亡國紀念會十發起人之一，其後無所表見。

程家樞

安徽休甯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

字韻笙，皖省留日學生以程為最早，與戢翼聲沈翔雲秦力山友誼甚篤，國民報出版時奔走甚力，支那亡國紀念會發起時，率先為贊成人。民國後為袁世凱殺害。

黃鴻禱

浙江仁和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恂士，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學生，壬寅冬與秦毓璣葉瀾等發起青年會，宣言以民族主義為宗旨，留日各省學生革命集團以此會為最衆。是冬南洋華僑函托早稻田大學代聘教員，該大學薦董充之，特許董提前考試畢業，以促其行。民元後任教育部次長。

秦毓璣

江蘇無錫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葉 瀾

字效魯，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學生，壬寅青年會章程乃出其手筆。癸卯春江蘇雜誌出版任總編輯。旋與鈕永建等發起征俄義勇隊；後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甲辰夏與張繼同赴長沙，任明德經正二學堂教員，是冬華興會企圖焚炸萬壽宮之役，秦亦與謀。

浙江仁和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張肇桐

字青漪，青年會發起人之一，於癸卯組織征俄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事亦屬主動人物。癸卯冬，在上海創辦國民日日報。

江蘇無錫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葉侯，號軼歐，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學生，壬寅與同學秦毓蓮周宏業及馮自由等發起青年會，癸卯為江蘇雜誌記者，著有小說「自由結婚」行世，亦鼓吹民族主義之作。

蔣方震

浙江語暨（？）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百里，辛丑，借蔣算算東渡，同肄業於東亞商業學校，後入士官學校習陸軍。壬寅加入青年會成立為會員。癸卯浙江潮月刊出版，著述頗富，惟畢業歸國後，與黨人無甚關係。

金邦平

安徽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伯平，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遊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與沈翔雲駁翼聲相善。壬寅與秦毓蓮等同組織青年會。後以多數會員主張激烈，遂正式宣告脫會，後

數年回國應試獲選，號洋翰林。

蘇子毅

廣東香山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號曼殊，後名玄瑛，橫濱大同學校學生，壬寅肄業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是冬青年會成立，由馮自由介紹入會。癸卯回粵披剃為僧，是冬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助理編輯，譯有法人嘗俄著「慘世界」說部，越年任安徽公學教員。

陳由己

安徽懷寧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仲甫，民元後，改名獨秀，青年會成立為會員。此會成立日拍照紀念，陳亦與焉。癸卯冬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記者。

汪榮寶

江蘇元和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袁父，清知府汪鳳瀛之子，日本慶應大學及早稻田大學學生。壬寅冬加入青年會，其後與黨人漸疏遠，畢業歸國應試，先後供職民政部及資政院，清末憲法起草，多出其手。

胡景伊

四川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文瀾，青年會成立時為會員。

謝曉石

江西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薩端

福建侯官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華鴻

江蘇無錫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嵇 銳

福建侯官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吳 瑛

不詳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鈕 瑗

不詳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潘贊化

江蘇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熊慕遜

江蘇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董緝堂

不詳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以上謝曉石等九人均青年會會員，乙巳丙午間（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除潘贊化仍奔走革命外，多已畢業返國求職，故入同盟會者甚少。

蔣智由

浙江諸暨

學者

新民叢報

壬寅

字觀雲，號惺齋，初佐樂啓超任新民叢報記者，著述頗富，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之句。癸卯任浙江潮月刊總編輯，及上海愛國學社教員。

黃隆生

廣東新甯

洋服商

興中會

壬寅

壬寅冬孫總理至越南觀河內博覽會，與黃結識，黃由是入興中會，且介紹僑商楊壽彭等數人入黨。

楊壽彭

廣東南海

米商

興中會

壬寅

以河內大商資格被推為僑商幫長，孫總理與法人接洽多經其手。

甄古亭

廣東新甯

洋服商

興中會

壬寅

甄璧

廣東新甯

洋服商

興中會

壬寅

二甄爲兄弟行，吉亭居河內，璧居海防，同由黃隆生介紹入會。

張奐池

廣東南海

學者

興中會

壬寅

向任河內廣東會館書記，河內黨人與孫總理陳少白馮自由等通信咸出其手。

劉岐山

廣東新甯

雜貨商

興中會

壬寅

名鳳鳴，海防華商之有力者，黨人來往海防河內及購運武器，多由劉料理之，辛亥在台山被害。

賴美

法國

政治家

不詳

壬寅

向任越南總督，與孫總理有舊，對於中國革命甚表同情。總理來往法國及越南常數訪之。

哈德安

法國

政治家

不詳

壬寅

越南總督署秘書長，壬寅冬孫總理至河內觀博覽會，總督賴美於事前請假歸國。預令哈代招待總理起居，嘗與總理同拍照紀念。

洪全福

廣東花縣

航海家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原名春魁，字梅生，後改名全福，太平天王洪秀全之從姪。在太平朝晉封左天將，瑛王，三千歲，天國敗，隱居香港，以航海自給。年老改業行醫。壬寅冬，謝日昌李紀堂謝纘泰等謀在粵大舉，以洪年高望重，推爲革命軍首領，號稱大明順天國。

洪特派與中會員梁慕光李植生等規畫廣州軍事，定期癸卯新正發難。不幸除夕事洩，梁李等逃日本，洪亦避地南洋，後在香港病故。

謝日昌

廣東開平

澳洲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與中會員謝纘泰之父，少經商澳洲，乃三合會前輩，與洪全福友善，壬寅除夕廣州之役，是其父子主謀，事敗後以憂憤死。

謝子修

廣東開平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謝纘泰之弟，壬寅除夕事敗，與洪全福同喬裝出險。

克寧漢

英國

報界

無

壬寅

香港西報記者，與謝纘泰相善，壬寅洪全福之役所起草英文革命宣言，乃由克親自祕密印刷，且代向駐港英海陸軍武官求助，事敗後，營救黨人甚得力。

馬禮遜

英國

學者

無

壬寅

英國有名之法學博士，與謝纘泰友善，謝所草英文革命宣言，馬嘗參加意見，甚為稱許。民元後曾任袁世凱顧問。

馮通明

廣東

會黨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壬寅洪全福之役，與宋居仁擔任運動北江各屬會黨，以響應廣州。

劉大燾

廣東

會黨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北江著名盜魁，壬寅除夕之役，由首領梁慕光委任在城北起事。

梁慕義

廣東博羅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梁慕光之弟，在粵垣同興街信義洋貨店佐其兄任司事，是役事敗為清吏加害。

陳學靈

廣東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葉昌

廣東

工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劉玉岐

廣東

教徒

大明順天國

壬寅

何萌

廣東

教徒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蘇居

廣東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李秋帆

廣東

教員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李偉慈

廣東博羅

學生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李植生

廣東博羅

學生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原名李植生，與中會員李植生之子。是役被執，與魏超即蘇子山同判處監禁二十年，

辛亥革命始出獄。

梁綸初

廣東博羅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原名梁平，即梁慕光之姪，在廣州信義洋貨店被逮，判監禁廿年。

葉木容

廣東

教徒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是役亦被判監禁二十年，未幾復死南海獄中。

沈子銘

廣東

洋行

大明順天國

壬寅

秋山定輔

向供職廣州芳村德商某洋行貨倉司事，是役被捕，以行賄三千元得釋。

日本

衆議員

二六新報

壬寅

東京二六新報社長，該報代表平民階級，佔全國銷路之第一位，秋山曾任衆議院議員，孫總理居東時頗與往還。

濮振聲

浙江桐廬

會黨

白布會

壬寅

字景潮，清季歲貢生，爲浙東六縣總董事，疏財仗義，因不滿清政，自組白布會。

壬寅夏秋間假反抗外教名義起兵，佔據桐廬分水二縣。事敗，長期監禁於仁和縣署，陶成章後聯絡會黨，卽賴其介紹之力。丁未三月卒於禁中，年六十四。

劉成禺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字鴻生，武昌兩湖書院及東京成城學校學生。壬寅冬，與李書城程明超等發刊湖北學生界月刊，爲留日學生以本省名義創辦雜誌之先河。癸卯元旦，劉在留學生會館演說排滿，因此被清公使蔡鈞取消官費。甲辰春由馮自由薦充北美美舊金山大同日報記者，著有「太平天國戰史」一書行世。民國後迭任參議員監察委員各職。

李書城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字曉垣，東京成城學校及陸軍士官學校學生，湖北學生界記者。畢業後歸國，任廣西將弁學堂提調。

時功玖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字季友，亦湖北學生界記者。民二年任衆議院議員。

吳炳權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湖北學生界發起人，與劉成禺李書城等，在東京竹枝園同時認識孫總理。

程明超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湖北學生界編輯人之一，壬寅冬程家棟劉成禺孫總理於東京竹枝園，明超與焉。

蔡元培

浙江山陰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壬寅

字民友，號鶴卿，又號子民，清季翰林。壬寅冬與章炳麟吳敬恆黃中央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隱然爲東南各省之革命集團。癸卯春復創辦愛國學社，國內外熱心學子多從之遊，全體社員共有一百三十八人。蘇報案起，乃避地青島，未幾返滬，與劉光漢等發刊俄事警聞及警鐘日報。甲辰冬浙人陶成章龔寶銓等發起光復會，蔡被推爲會長。民元任教育總長。

吳敬恆

江蘇武進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壬寅

字稚暉，清季舉人。壬寅任粵督陶模幕僚，旋充廣東派日速成師範學生監督，領學生胡漢民等赴日。因事向清公使蔡鈞抗爭，被逐離日。是冬與章炳麟等先後組織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上海蘇報案起，清吏購之急，乃亡命英倫避之。

黃中央

江蘇常熟

和尙

中國教育會

壬寅

釋名宗仰，別號烏目山僧，中國教育會發起人之一。其後愛國學社成立，黃素受哈

同夫人羅迦陵供養，因向羅募得巨款，學社賴以告成。蘇報案起，被清吏指名通緝，遂亡命日本，與孫總理同寓橫濱，蘇省同鄉所設江蘇雜誌，頗得其助。

陳詩仲

廣東番禺

報界

中國日報

壬寅

壬寅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癸卯春應新加坡圖南日報之聘，任總編輯。南洋之有革命黨報自此始，一年後病死。

黃世仲

廣東番禺

報界

中和堂

壬寅

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曾任康黨之星洲天南新報記者。旋由尤列介紹入南洋中和堂。壬寅冬至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著有辯康有為政見書，在章炳麟著駁康書之前出版。民元為陳炯明所殺。

黃伯耀

廣東番禺

報界

中和堂

壬寅

號耀公，黃世仲之兄，初任天南新報記者，後與世仲同入南洋中和堂。甲辰春任圖南報副編輯。乙巳後歸香港，充世界公益報記者。

康蔭田

廣東順德

報界

中和堂

壬寅

曾任康黨所設星洲天南新報記者，壬寅後從尤列入中和堂，其後迭任新加坡圖南日報及香港少年報暹羅華暹新報記者。

楊守仁

湖南長沙

留學生

湖南遊學譯編

壬寅

原名毓麟，字篤生。壬寅春東渡，肄業宏文學院及早稻田大學，是冬與同鄉學界發

刊湖南遊學譯編，復著新湖南一書，鼓吹湘省獨立。癸卯夏留學界組織拒俄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楊與焉。甲寅秋黃克強劉揆一謀在湘大舉。楊在滬與蔡元培杭辛齋等密設機關預備響應。及事洩，乃改名守仁。乙巳秋吳樾在北京車站轟炸清五大臣，亦與其謀。辛亥在英倫投海死。

鈕永建

江蘇上海

陸軍教員

拒俄義勇隊

癸卯（一九〇三）

字惕生，陸軍將弁學堂畢業。壬寅春在粵佐陶模任廣東將弁學堂監督。癸卯夏東渡，與葉瀚秦毓鑾等發起拒俄義勇隊，被舉赴天津謁袁世凱請願出兵拒俄，爲袁拒絕。時徐錫麟至日本，曾向鈕詳談救國方略，其後鈕赴桂邊佐龍州道莊蘊寬練兵。黃克強於乙巳冬入桂嘗訪之。

藍天蔚

湖北黃陂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字秀豪，肄業陸軍士官學校，與吳祿貞同昌言革命。癸卯拒俄義勇隊初名學生軍，羣推藍爲隊長，逐日操練，以日政府干涉而止。後歸國任軍職，漸陞至陸軍協統。

陳天華

湖南新化

留學生

湖南遊學譯編

癸卯

字星台，癸卯春東渡，與楊篤生同發刊湖南遊學譯編。是歲秋黃克強等組織華興會，陳亦發起人之一。甲辰秋以運動成熟，遂歸湘參加義舉。事敗重遊日本，著有猛回頭，警世鐘，國民必讀，最近政見之評決各書，風行一時。乙巳在日本投海死。

梁煥彝

湖南

留學生

遊學譯編

癸卯



樊銓

湖南

留學生

遊學譯編

癸卯

以上樊銓二人，均遊學譯編編輯人。

翁浩

福建福州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鄭憲成

福建福州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以上翁鄭二人，與秦毓澂葉瀾等同為軍國民教育會發起人。此會係由拒俄義勇隊中之急激派改組而成，其宣言書有實行民族主義一語。癸卯秋孫總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翁鄭均入校肄業。翁浩字友羣，甲辰任長沙明德學堂教員，曾參加華興會之役。

貝鏞禮

不詳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陳定保

不詳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桂廷燮

廣東南海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少偉，清季舉人。癸卯春東渡，先後入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是歲秋肄業於革命軍事學校，是校解散後回粵，旋發狂病故。

黎勇錫

廣東高要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孝淵，號仲實，廣東時敏學堂學生。丁寅至日本，在同文學校肄業。癸卯夏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是歲秋革命軍事學校成立，為十四學生之一。後入同盟會。

胡毅生

廣東番禺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廣東高等學堂學生。因與學友梁孝肅昌言革命，被革退。癸卯春東渡，先後參加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後入革命軍事學校，越年任橫濱華僑學校教員。乙巳入同盟會。

朱少穆

廣東南海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盧少岐

廣東東莞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伍嘉杰

廣東南海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小魏，壬寅留學日本，翌年參加軍國民教育會，後入革命軍事學校，甲辰回廣東病死。

幸德秋水

日本

學者

社會黨

癸卯

日本社會黨首領，著作甚富，孫總理嘗與討論社會主義之實行方法多次。其後因謀殺日皇嫌疑，被處極刑，日本社會黨人如喪考妣。

程樹德

福建福州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林志鈞

福建福州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上記程林二人，同於癸卯春渡日本，參加拒俄義勇隊，後復入軍國民教育會。

黃 鈔

湖南善化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盧午，後改名興，字克強，湖北兩湖書院學生。壬寅東渡，初肄業宏文書院。癸丑參加軍國民教育會，被推為歸國起義運動員。甲辰回湘，與馬福益劉揆一等組織華興會及同仇會，定期是年十月初十日清西后壽辰，盡殺全省官吏於萬壽宮，全省分五路大舉，不幸期前事洩，亡走上海，復密設機關謀再舉，旋以萬福華鎗擊王之春案牽涉被捕。因虛報僞名，替救得免。既出獄，仍渡日本，各省志士推崇之。乙巳與孫總理組織同盟會。

鄒 容

四川巴縣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蔚丹，壬寅留學日本同文書院，癸卯列名拒俄義勇隊，旋因割留學生監督姚文夫辦髮事歸國，居上海愛國學社。初拜章太炎為師，後乃結為昆弟。旋著革命軍一書，聲動海內外。蘇報案起，乃自首投獄，被判監二載，於出獄前兩月病故，時年二十一歲。劉三收屍，為之葬於華涇鄉。

蔣維喬

江蘇武進

教育家

愛國學社

癸卯

字竹莊，壬寅冬發起中國教育會。癸卯春與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恆等創辦愛國學社於上海，以收容南洋公學及南京陸師學堂之退學生，並任是校國文教員。

黃炎培

江蘇川沙

教育家

愛國學社

癸卯

字任之，中國教育會董事，兼任愛國學社教員。

何梅士

福建侯官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廉施，一號煤死，南洋公學學生，因該校當局不許學生談論時政，全體退學，另組愛國學社，與諸同學發刊學生世界，持論甚激。蘇報被封後，更與章士釗等另設國民日日報，後以憤世蹈死。事實見章士釗撰雙秤記小說。

沈聯

江蘇武進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步洲，愛國學社學生中堅分子之一，蘇報主人陳範之甥也。

葉瀾

浙江仁和

教育家

愛國學社

癸卯

字浩吾，愛國學社教員，在教育界甚知名，葉瀾之兄也。

穆湘瑤

江蘇上海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杼參，南洋公學退學生，愛國學社成立為中堅分子，現滬上紡織界鉅商穆湘瑤號

稱初，即其弟也。

敖嘉熊

浙江平湖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夢姜，少熱心教育，先後在嘉興創辦學稼公社及竹林小學堂。癸卯嘗肄業愛國學社，嘗用白話文體編著新山歌一書，為嘉興官紳所構陷。甲辰秋自出資與陶成章魏蘭陳夢熊等組織溫台處會館，為聯絡秘密會黨策動全浙革命機關，數月後，以商業虧折，無法維持。卒致解散。丁未秋瑾紹興之役，亦與其謀。戊申二月在嘉興為仇家暗殺。

計烈公

不詳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胡敦復

江蘇無錫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俞子夷

不詳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曹梁廈

江蘇宜興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何震生

江蘇金山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貝壽同

江蘇吳縣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章士釗

湖南長沙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以上六人，均南洋公學退學生。及加入愛國學社，皆主張激烈，在「學生世界」中言論頗多。

字行嚴，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癸卯春改學於愛國學社，章炳麟嘗呼之爲弟，同時兼任蘇報主筆。蘇報被封後，是冬復與何梅士等發刊國民日日報，甲辰九月黃克強劉揆一謀在湘大舉，章亦與謀。同年十月，以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一案，與黃克強等同被捕於上海工部局，以營救得釋。後留學英國。

林 庸

江蘇丹陽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後更名懿鈞，號力山，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愛國學社成立後爲學生中翹楚。學社解散後，與金天翹等組織自治學社於吳江同里，擔任兵操教員。

孫翼中

浙江杭縣

教育家

浙江潮雜誌

壬寅

字耦耕，別號江東，杭州求是書院教員，因出課題，名曰罪辯文。遭清吏查究，乃之紹興，主講東湖東藝學院。壬寅至日本加入青年會，旋與蔣智由王家駒等發刊浙江湖月刊。癸卯歸國主持杭州白話報，亦爲當局購緝，事先逃走得免。

許壽裳

浙江

留學生

浙江潮雜誌

癸卯

章太炎弟子，癸卯浙江潮出版，擔任編輯。

陳範

湖南衡山

報界

蘇報

癸卯

原名彝範，字夢坡，清季舉人，曾任江西鉛山縣知縣。癸卯自出資向日人購得上海辦蘇報，初主張保皇，後皈依革命，延汪文溥吳敬恆章行嚴等分任撰述，持論甚激，爲清吏封禁報社，且購緝各當事人。陳亡命東瀛，始與孫總理相識，後以窮困返滬，爲清吏拘禁年餘，賴友人營救得脫。

汪文溥

江蘇陽湖

報界

蘇報

癸卯

號幼安，陳範之妹婿，癸卯任蘇報編輯，報社被封後，資緣得充湘省醴陵縣令。丙午（一九〇六）萍醴革命軍起，從中保全甚衆，以是失職。辛亥夏秋間，以運動軍隊事被逮，得新軍協統程玉堂及陳範史良等營救始解。

陳仲彝

湖南衡山

報界

蘇報

癸卯

陳範之子，在蘇報館供職，該報被封時見執。在獄多日，後以無罪開釋。

章陶嚴

湖南長沙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陶巖爲行嚴之弟，本學陸軍，性暴烈，嘗因愛國學社一部學生主張不受中國教育會制裁，章太炎痛斥其不合，陶巖竟當衆批其類，太炎端坐不爲動。行嚴聞之，急出而呵止其弟，向太炎道歉。愛國學社卒與教育會宣告分裂，陶巖鼓動之力爲多焉。

陳海鯤

福建侯官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自號仇滿生，癸卯四月赴日本，擬從同鄉林志鈞程樹德參加拒俄義勇隊，聞義勇隊遭清公使制止，憤極，遂投海死。

程吉甫

江蘇吳縣

報界

蘇報

癸卯

蘇報館司賬人，案發時被捕，經審訊後釋放。

錢寶仁

江蘇丹徒

報界

女蘇報

癸卯

字允生，基督教徒，向佐陳範之女公子搵芬任女蘇報辦事員。蘇報案起，女蘇報亦被搜查，錢同時見執，審訊後開釋。

陳搵芬

湖南衡山

教育家

愛國女學堂

癸卯

陳範之女，癸卯春夏間先後創辦愛國女學堂及女蘇報，開吾國革命教育宣傳事業之先河。蘇報案起，乃隨父亡命日本，肄業橫濱基督教共立女學校，後赴美國留學，嫁蜀人楊偁。

徐敬吾

廣東香山

書藉商

愛國學社

癸卯

原名鑑，字鏡湖，以曾撰野鷄花榜登載小報，故時人號稱野鷄大王。癸卯春夏間，

專以出售革命書報爲業，日在上海福州路青蓮閣叫賣禁書，收效甚宏，愛國學社之成立，亦與有力。後爲南京清吏誘捕，旋無罪開釋。

徐寶嬭

廣東香山

書籍商

愛國學社

癸卯

徐敬吾之女，有辯才，常隨其父售賣書報。每星期日父女同在味莼園演說革命，聽者如市，其後早死。

丁初我

江蘇常熟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徐覺我

江蘇常熟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殷次伊

江蘇常熟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以上三人均中國教育會常熟支部之主持者，創有塔後小學。蘇報案起，殷次伊憤極自殺，塔後小學即停頓。

柳葉疾

江蘇吳江

學生

中國教育會

癸卯

字亞子，愛國學社學生，亦爲中國教育會吳江同里支部發起人。與金天翻林礪等合創自治學社。蘇報案起，猶支持三年然後改組。後創南社。

金天翻

江蘇吳縣

留學生

中國教育會

癸卯

字松岑，中國教育會吳江同里支部之發起人，創有自治學社及明華女學堂。曾撰女界鐘一書，啓迪女界，收效頗著，鄰容所著革命軍，金曾出資助其出版。

陶廣熊

江蘇吳江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佑漢，號佐虞，肄業愛國學社，嘗資助鄒容所著革命軍行世，爲中國教育會吳江同里支部之主持者，並兼任自治學社及明華女學堂等教員。

汪德淵

安徽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鍾憲邕

江蘇四明(?)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王季同

江蘇吳縣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王字小徐，汪字允中，鍾原名觀光，皆中國教育會董事。自愛國學社解散後，中國教育會乃遷至愛國女學堂舊址，由蔣維喬與汪德淵鍾憲邕王季同等維持之，僅保全名義而已。甲辰冬蔡元培自青島歸滬，仍居愛國女學堂。

劉季平

江蘇上海

教育家

麗澤學堂

癸卯

後更名劉三，於愛國學社全盛時，發起麗澤學堂於上海華涇鄉，延秦毓璣等爲教員。旋因事解散，一部學生改組青年學社，移校址於上海新閘路。甲辰冬爲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一案牽涉被封。乙巳鄒容瘞死獄中，劉特開華涇鄉地收而葬之。

劉東海

江蘇上海

教育家

麗澤學堂

癸卯

劉季平之從兄，爲麗澤學堂創辦人之一。

費公直

江蘇吳縣

教育家

麗澤學堂

癸卯

號天健，麗澤學堂成立時被延聘爲教員之一。

蔡寅

江蘇吳江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陳鏡全

字治民，愛國學社學生，鄒容所著革命軍初在大同書局出版，以蔡之助力為多。

甘肅秦州

書籍商

鏡今書局

癸卯

字鏡存，甘肅名進士，曾任知縣，以不滿清政，罷官來滬，開設鏡今書局，專以印刷革命書籍為業，且常資助志士困乏及黨報經費，後以是破家，抑鬱以死。葬於上海華涇鄉，與鄒容墓相近。

伍漢持

廣東新寧

醫生

香港光漢學堂

癸卯

廣東佛山西醫學堂畢業，在香港行醫，癸卯與史古愚崔通約等同設光漢學堂於九龍，勵行軍國民教育，九龍黨人多聽聚其間。民二任衆議員，被袁世凱所殺。

陳典方

廣東新會

教員

香港光漢學堂

癸卯

陳少白之堂弟也，時任九龍光漢學堂英文教員。

林護

廣東新會

建築商

香港世界公益報

癸卯

癸卯夏鄭貫公崔通約譚民三等組織世界公益報，為香港第二革命言論機關，其資本大部出自林護。林為香港殷商，亦有名之建築家也。

李大醒

廣東新會

報界

世界公益報

癸卯

世界公益報出版時，鄭貫公任總編輯，助之者李大醒。鄭未幾辭職，李繼之，在該報任職最久。乙巳冬以鼓吹抵制美貨案被逐出境。

馮活泉

廣東

商人

世界公益報

癸卯

譚民三

世界公益報大股東之一，癸卯夏，偕鄭貫公蘇緯南等赴日本購置鉛字機器。

廣東香山

商人

世界公益報

癸卯

日野熊藏

日本

現職軍人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癸卯夏孫總理自越南蒞日本，因清政府不許私費學生入日本陸軍學校，乃與日友日野熊藏秘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以便同志學生研究軍事。日野爲彼國軍事學有名之炮兵大尉，教授有方，諸生甚敬仰之。

小室健次郎

日本

退職軍人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日野之好友，革命軍事學校成立時任教員，該校解散後，乃以教授中國學生製造炸藥製彈爲業，留學界從之研究爆裂品者，頗不乏人。

區金鈞

廣東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廣州時敏學堂學生，壬寅東渡入同文書院，癸卯與黎仲實李自重盧少岐桂廷鑾胡毅生伍嘉杰等同肄業於革命軍事學校，越年返粵早死。

盧牟泰

廣東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字可峯，廣州時敏學堂及東京同文書院學生，癸卯肄業革命軍事學校。甲辰回粵，任各學校體操教員，早死。

李錫青

廣東梅縣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癸卯至日本，加入拒俄義勇隊，後爲革命軍事學校十四學生之一，該校解散後歸國，以憂憤死。

郭健霄

廣東潮州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癸卯肄業革命軍事學校，翌年回國，在上海經營商業，至今尙然。

劉維燾

潮州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饒景華

潮州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以上二人，均曾加入癸卯拒俄義勇隊，後同肄業革命軍事學校，嗣軍校解散，乃設法得正式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返國，獲充練兵教員。辛亥粵省光復，全粵高級武官，祇劉饒二人屬老民黨，然皆不得志，先後病故。

張澤黎

廣東香山

報界

檀山新報

癸卯

癸卯秋孫總理至檀香山，改組程蔚南所設之檀山新報爲黨報，初延陳詩仲爲主筆，以陳赴南洋，乃改聘張承乏。張字孺伯，係檀島清領事張康仁之姪，時與康黨新中國報大開筆戰。

黎協

香山

農學家

興中會

癸卯

黃振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盧球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鄒仲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鄺 鑾

廣東香山

工人

同上

癸卯

孫總理於癸卯至檀島時，與中會員毛文明任基督教宣教師，對於擴張黨務，奔走甚力。上記之黎協等五人係檀香山正埠及希爐茂宜三處之工商界有力者。而黎協尤為希爐埠農家巨擘，其後募捐義款，最稱得力。

楊德初

同上

同上

與中會

癸卯

唐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華根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唐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按原刊本重出）

胡錦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以上楊德初等五人均檀香山工人。

黃旭昇

廣東連縣

傳教師

與中會

癸卯

旭昇號扶桑，與毛文明有成誼，時在檀島任基督教宣教師，每在教堂傳道時鼓吹革命，收效甚廣。

盧和生

廣東東莞

報界

國民日日報

癸卯

字東步，英國海軍工程畢業，歷任上海各西報記者，幼在香港生長。癸卯秋，國民日日報出版時，盧招濟政府摧殘，由盧出名為發行人。數月後因內部意見不一，竟致停版。

連夢青

江蘇

報界

繁華報

癸卯

繁華報爲滬上一種小報，癸卯革命言論最盛時，該報記者連夢青亦鼓吹排滿順力，徐敬吾時假該報發表政治批評。

黃三德

廣東新甯

會黨

致公堂

癸卯

任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大佬多載，在洪門號稱前輩，大佬即總理之稱也。孫總理於癸卯冬自檀島抵美，舊金山保皇會職員阻總理登陸，黃以洪門關係，爲延律師向華盛頓政府力爭。總理得以無事入美，黃之力也。後僑總理遍遊各埠，鼓勵洪門會員註冊，及闡明反清復明大義，頗形辛勩。致公堂之返本歸真，自黃始。

唐瓊昌

廣東恩平

報界

致公堂

癸卯

向充舊金山致公堂英文書記，辛丑康徒區桀甲倡辦大同日報，以唐之力爲多，唐即大同報總理也。癸卯冬係總理抵美，被保皇黨構陷，唐仗義出總理於木犀；同時區桀甲爲文攻擊總理，唐遂對區下逐客令，使大同報成爲純粹革命機關，厥功偉焉，民二歸國任參議員。

鄧幹隆

廣東新甯

報界

致公堂

癸卯

致公堂幹事，亦爲基督教徒，大同報改組，任營業部司理。

那文

美國

律師

無

癸卯

在舊金山業律師，癸卯係總理抵美被關員所阻，那受致公堂委託，援律向美京

抗爭，總理始獲安然登陸。郝與中國革命黨發生關係自茲始。民國後任鐵道部顧問。

雷月池

廣東新甯

商人

致公堂

癸卯

任紐約致公堂書記，孫總理遊美東時招待甚勤。於捐餉事奔走頗力。

伍盤照

廣東新會

宗教家

中西日報

癸卯

旅美華僑基督教徒之領袖，長於英文，有辯才。庚子年（一九〇〇）在美舊金山創刊中西日報，為美洲華文報紙之先河。癸卯冬孫總理自檀香山蒞美，保皇會員運動金門稅關阻其入境，孫總理被羈留於木屋，消息隔絕，以夙聞盤照名，乃作書雇一西童向之求助。盤照得書，遂投稅關請謁，旋即通知致公堂幹事唐瓊昌，協力出總理於險。事後總理俵寄食於中西日報。並托該報印刊鄒容著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送全美僑胞，訂價印費五百元，卒由該報慨然捐贈。盤照逝於民國初年，中西日報係純然無黨派色彩之老報，迄今尚存。

伍子衍

廣東新甯

報界

中西日報

癸卯

中西日報編輯，與伍盤照同創該報，居美國四十餘年。孫總理癸卯冬蒞美時以基督教徒關係，頗得其助。

司徒南達

廣東

傳教師

無

癸卯

向在美國舊金山任基督教牧師。癸卯冬孫總理入美被阻時，總理初見中西日報社長

鄭華汰

伍盤照，曾交出廣州基督教名人左斗山楊襄甫二氏致盤照及南達介函一通，該函並不載年月日。當是乙未年失敗後預寫者。南達認爲確是左楊二氏手筆，襄助頗力。

廣東

教育家

癸卯

雷清學

癸卯冬，孫總理在舊金山召集基督教友開興中會籌餉會，假唐人街長老會正道會爲會場，衆舉華汰爲會長。華汰乃娶美女爲室，爲有名之文學博士，時任加省大學教授。乙巳年歸國，由李紀堂聘充李陸格致書院校長，旋病故。

新寧

商人

基督教

癸卯

劉柏

舊金山華生隆商號經理，孫總理癸卯冬，在美捐款共得美金三千餘元，以雷所捐二百元爲最多。

新會

工人

基督教

在舊金山福和號古董店爲廚夫，癸卯冬助孫總理籌餉，奔走頗力。

黃溪記

香山

商人

致公堂

癸卯

紐約致公堂董事，向在美經商，孫總理復假其店通訊。

梅宗燭

廣東新甯

會黨

致公堂

癸卯

歷任美東波士頓埠致公堂大佬，孫總理數次在美東籌款，頗得其助。

楊廷光

廣東新甯

商人

洛杉磯致公堂

癸卯

呂統積

新甯

商人

洛杉磯致公堂

癸卯



黃煖家

新甯 商人

美疎拉致公堂

癸卯

譚淦明

新甯 商人

山蔘古致公堂

癸卯

陳秋譜

香山 商人

紐柯連致公堂

癸卯

上記五人均屬各該埠商家，亦致公堂司事，孫總理所到各埠，以楊等爲比較熱心，其他從略。

陳錦濤

廣東南海 留學生

無

甲辰（一九〇四）

字潤生，甲辰春孫總理遊至美東時，陳錦濤方肄業某大學，王寵惠介紹陳與總理認識。陳爲有名經濟學專家，戊戌己亥間曾與興中會員謝纘泰運動孫康二派合作無效，是時總理與之研討中國財政應改革之方法甚詳。辛亥陳得任南京政府財政部總長以此。

薛頌瀛

廣東香山

留學生

無

甲辰

字仙舟，北洋書院學生，向與康徒往還甚密，其姪女薛錦琴在美留學，即受保皇會供給也。甲辰春由王寵惠在美東介紹與孫總理相識。

張恭

浙江金華

學者

金華萃新報

癸卯

字伯謙，別號同伯，清季舉人。癸卯冬在金華發刊新報，言論激烈，爲當局封禁，預逃得免。其後專以聯絡會黨爲務。初入終南會，後與沈榮卿、周華昌等另創一山堂，名曰龍華會。癸卯以後，陶成章秋瑾陳其美諸人運動會黨，多賴其力。

劉焜

浙江蘭谿

學者

金華萃新報

癸卯

盛俊

浙江金華

學者

金華萃新報

癸卯

飛寶銓

浙江秀水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劉字芷香，清季翰林，盛字灼三，二人均佐張恭任萃新報記者，被封禁時逃滬。  
字薇生，別號味蓀。壬寅留學日本，先後入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旋被推為浙江歸國實行員，首在上海發起光復會，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徐錫麟等之入會，皆由其邀致，光復會之最初主動人也。章太炎於丙午出獄後，以女妻之。

寺尾亨

日本

學者

無

癸卯

日本著名法學家，為帝國大學七大教授之一，孫總理在癸卯年識之。民元南京政府聘為高等法律顧問。

陶成章

浙江會稽

留學生

光復會

癸卯

字煥卿，素有志於中央革命，壬寅屢謀入陸軍學校，不果。癸卯冬遍遊全浙各縣，交結會黨首領，策動起事，收效絕巨。甲辰秋，黃克強謀在湘省大舉，約蔡元培及陶屆時在浙響應，陶規畫漸熟，以黃事前失敗而止。適飛寶銓歸自日本發起光復會，邀陶參加，陶從之，且介紹會黨首領多人入會。光復會之基礎，殆由陶奠定焉。辛亥上海光復後，被人謀殺。

魏蘭

浙江雲和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石山，癸卯夏曾參加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是冬歸國，得白布會首領濮振聲介紹，借陶成章深入浙東各縣，聯絡會黨。其後丁未秋瑾在浙之運動，大得其力。甲辰冬，救嘉熊組織溫台處會館，以魏為總理。是冬光復會成立，魏亦為會員，丁未會稽秋瑾之役既敗，乃亡命南洋，任華僑某校教員。

王金寶

浙江青田

會黨

雙龍會

甲辰

王出身拳師，充浙省雙龍會首領，其先曾投身終南會。在各會黨中甚有勢力。甲辰秋陶成章魏蘭約其響應湘省華興會義師，王受命，傳檄各地，預備襲取遂昌縣以為根基，為清吏所知，在桐廬被執。是歲十月在處州城殉義。

周雲祥

雲南蒙自

礦業商

自立黨

癸卯

周起家礦業，初為保滇會員，以清廷私許雲南為法國勢力範圍，故與同志設會宣言反對，清吏欲得而甘心，遂於是年四月起兵先後佔領臨安及石屏州阿迷州甯州各城，後以衆寡不敵敗退，其後不知所終。

黃顯忠

蒙自

礦業商

自立黨

癸卯

與周雲祥有感誼，周雲祥起兵時，奉命率兵攻取阿迷州及甯州，下之，事敗匿跡邊區，得免。

潘公復

湖北

留學生

漢聲雜誌

癸卯

字善伯，湖北學生界月刊於癸卯改名漢聲，潘任記者之一。

但燾

湖北蒲圻

留學生

漢聲雜誌

癸卯

字植之，別號天丙，癸卯東渡留學，嘗任漢聲雜誌編輯，後復發刊漢風月刊，以闡揚國粹爲主。

陳楚楠

福建同安

商人

閩南日報

癸卯

別號思明州之少年，在新加坡有木廠曰合春號。癸卯初與興中會員尤列相識。蘇報案起，與張永福聯名致電駐上海英領事，請勿引渡章都於清政府，旋出資組織閩南日報，於甲辰春出版，是爲南洋革命黨報之先聲。

張永福

廣東饒平

商人

閩南日報

癸卯

新加坡新長美布店主人，與陳楚楠同發起閩南日報。該報所延總編輯。卽前香港中國報記者陳思仲也。

林義順

廣東潮陽

商人

閩南日報

癸卯

字發初，張永福之甥也。初傭工於陳楚楠木店，蘇報案既起，陳張出資印「革命軍」五千冊，改名「閩存篇」，使林回國在閩粵二省廣事宣傳。其後組織閩南報，以林奔走之力爲多。

駱瀛明

廣東博羅

航海家

橫濱三點會

甲辰

係洪門三點會前輩，向在美國郵船充西廚師。庚子秋曾助梁慕光經營惠州博羅軍事。甲辰春與馮自由梁慕光等在橫濱組織洪門三合會，駱自爲盟主人，留學生先後

加入者數十人。

李自平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馮自由之婦，癸卯夏隨馮東渡，肄業於橫濱基督教共立女子學校，與湘人陳懋芬同視。甲辰春梁慕光馮自由等在橫濱組織三點會，第一次受洗禮者，有馮及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陳懋芬五人。胡毅生被封洪棍，李自平被封紙扇，馮被封草鞋，是謂洪門三及第。自平與秋瑾相善，第二次秋之入會，即自平所約。

廖翼朋

商人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早年在廣州博濟醫院學醫，與孫總理同視，癸卯經商日本，嘗與總理及黃宗仰同寓，橫濱三點會成立，亦同受洗禮。

陳湘芬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湘人陳夢坡之姪人，原籍浙江。甲辰橫濱三點會成立，奉夢坡命加盟。

劉復權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橫濱三點會第二次拜盟時，留學生加盟者十餘人，復權其一也。是次所封洪門三及第，復權洪棍，秋瑾紙扇，劉適一草鞋。其後復權流為江督端方之偵探。辛亥革命，為民軍逮捕，解送南京，為黃陸軍部長下令鎗決。

秋瑾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字珩卿，別號競雄，嫁湘人王延鈞。甲辰春東渡留學，聞橫濱三點會組織，急與劉

劉道一

道一等報名入會，被封爲白紙扇之職，卽俗所稱軍師也。其後陶成章與寶餘徐錫麟先後蒞日，秋皆與研討革命方略，先後加入同盟會及光復會，丁未謀在浙起義被清吏殺害。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湖南衡山 字勤非，劉揆一之弟也。橫濱三合會第二次拜盟諸人均由劉召集之，劉被封爲草鞋之職。卽俗所謂將軍也。甲辰秋華興會長沙之役，亦曾參與。丙午在長沙被清吏所殺。

仇亮

湖南湘陰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原名式匡，字蘊存，由劉道一引領入三點會。乙巳春田桐白逾桓等組織「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仇亦與聞其事。

王時澤

湖南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字澤生，後入商船學校，畢業歸國，在海軍處供職。

彭春陽

四川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曾貞

江西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胡蘭亭

湖北

傳教師

日知會

甲辰

向任武昌基督教理公會牧師，甲辰春與黃吉亭另創日知會於高家巷，爲革命運動機關，湖南長沙及江西九江皆設分會。

黃吉亭

湖北

傳教師

日知會

甲辰

向任長沙聖公會牧師，甲辰春另設日知會爲革命機關，會址在吉祥巷，湘省志士黃克強劉揆一宋教仁胡瑛陳天華易本義禹之謨等皆爲會員。是年九月黃克強謀起兵，失敗，匿於聖公會得免，即黃營救之力也。

劉貞一

湖北潛江

傳教師

日知會

甲辰

字敬安，少皈依基督教，道號保羅，爲日知會發起人兼主持會務。先後散佈各種革命書報，累數十萬。癸卯後數年，湘鄂贛三省人心漸趨仰革命，劉之力爲多焉。丙午被捕入獄。旋病死。

曹亞伯

湖北興國

留學生

日知會

甲辰

武昌兩湖書院學生，甲辰以胡蘭亭黃吉亭介紹，皈依基督教，嘗假日知會所演講革命，是歲秋黃克強劉揆一在湘謀大舉，特至長沙助之。及事洩，黃克強潛避於吉祥巷聖公會，後由曹與張繼二人護送黃乘輿出城，卒獲脫險。乙巳春，至日留學，仍在福音堂大講革命。

劉揆一

湖南衡山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林生，初與湘南哥老會龍頭馬福益相善，癸卯東渡，肄業宏文書院。是冬，與黃克強組織華興會及同仇會。爲湘省革命發動機關。壬寅春歸國，任醴陵縣淥江學堂監督，並經理各地發難事。是歲九月失敗，仍東渡求學。

馬福益

湖南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辰（原刊誤作甲寅）

湘省有名哥老會龍頭，甲辰黃克強劉揆一之聯絡會黨，端賴其力。是役被推為華興會副會長。更於華興會外另設同仇會，以利便收容各地會黨。及九月失敗，乃逃匿廣西。乙巳春復謀回湘大舉，派人赴日邀黃克強歸國。詎於是歲三月取道返湘時，在湘鄉為清兵捕拿，旋被殺害。旅日同志乃開追悼大會以紀念之。

宋教仁

湖南桃源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遜初，甲辰先後參加日知會及華興會，奉黃克強命設華興會支部於武昌，事敗走日本，旋與田桐白逾桓等發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民二被袁世凱派人暗殺。

謝壽祺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向充哥老會行堂之職，馬福益之左右手也。劉揆一早年獲交馬福益，即謝介紹之力。甲辰秋失敗，馬福益逃桂。乙巳謀再舉，派同志赴滬邀黃克強歸國，此同志即謝也。

蕭繼生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游得勝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何少卿

湖南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郭鶴卿

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以上四人，均馬福益部下之有力者。於甲辰九月初事洩，先後被逮遇害，全局因



而瓦解。

飛毛腿

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此人不知姓名，以能善走傳遞消息，故號飛毛腿。在哥老會任行堂之職，猶三合會所謂草鞋也。甲辰秋，馬福益在湘潭知事已洩，特使其飛報長沙黃克強，一晝夜間能奔馳一百九十里，可稱今之「神行太保」。

胡瑛

湖南桃源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經武，是役奉黃克強命與宋教仁同設華興會支部於武昌，丙午被捕入獄，辛亥光復始釋。

姚宏業

湖南益陽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是役與陳天華同往江西運動贛省防營統領廖名緒屆時反正。姚本留學日本，因取締風潮歸國，在上海創辦中國國學，旋因贊助之人，乃投黃浦江自盡。

張榮楨

四川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周維楨

四川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以上二人是役奉命入蜀，接洽四川會黨與兩湖會黨合作。

陳福田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劉月昇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韓飛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徐佛蘇

以上三人，爲哥老會頭目之熟悉軍務者，是役專任聯絡軍隊之責。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胡元俊

嘗任長沙學堂教員，甲辰華興會成立時奔走頗力。九月事敗後，在上海餘慶里與黃克強同被捕。旋亡命日本，投身君憲黨，日爲新民叢報撰文。梁啓超甚倚重之。

湖南長沙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周震麟

字子靖，與翁友鞏同任長沙高等學堂及明德學堂教員，於華興會之組織，貢獻頗多。

湖南

教育家

華興會

甲辰

龍璋

字道腴，甲寅與秦毓鎰張繼等同任長沙明德學堂及經正學堂教員，其後湘省革命人物多出此二校。九月華興會事敗，仍留湘主持黨人與教育界聯絡事務。民二任參議院議員。

湖南長沙

官吏

華興會

甲辰

譚人鳳

字研仙，清季舉人，少通泰西學術，爲郭嵩燾劉坤一所賞識。歷任江蘇各縣知縣，政聲卓著。居鄉斥巨資創明德經正二學堂，爲革命英才製造廠。甲辰黃克強倡義長沙，嘗餽餉數萬版助之。是冬，克強及同志十餘人在滬以萬福華之獄被逮，復爲保釋出獄，清季官吏之陰贊革命，世推龍爲第一。

湖南新化

教育家

華興會

甲辰

字石屏，素熱心學務，好交結會黨豪俊，湘中各派會黨多推崇之。甲辰秋，黃克強

聯絡會黨大舉，頗得其助。後任新化及駐省中學堂監督，以資慶黨人舉事不利，株連及己，始出走。

馮之謨

湖南湘鄉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少留學日本大阪學習工藝，庚子歸國參與漢口自立軍義舉，事敗返湘，創立毛巾廠，專事振興工業。先後被舉為教育會及商會會長。甲辰華興會之役，陰贊成其事，黃克強大得其力。

周來蘇

湖南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癸卯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成立，與黃克強楊守仁同被推為歸國實行員，因研究炸藥，一目失明。甲辰夏借楊守仁蘇鵬至北京謀炸清宮殿，不果，是秋參加華興會之役，事敗仍東渡。

蘇鵬

湖南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復初，壬寅東渡日本，先後參加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被推為實行員。甲辰夏借周來蘇北上，欲行荊蕪之事，以無隙可乘而止。旋南下，佐黃克強經營長沙義舉，事洩走上海。

徐象麟

浙江瑞安

拳師

上海麗澤學校

甲辰

家傳技擊，甲辰春應費公直劉三之邀，任華涇鄉麗澤學校體操教員。後至平湖助教嘉熊組織溫台處會館，以仇教者衆，保衛甚力。戊申二月教為仇者所害，徐乃仰藥

自殺。

杭辛齋

浙江海寧

報界

北京白話報

甲辰

名慎修，字夷則，少熱心聯絡會黨，江浙青幫頭目多與結交。甲辰秋楊守仁在滬設立機關以援應華興會義舉，所規畫江浙一帶軍事，以杭之力為多。後創白話報於北京，遭時忌，被禁經年。

李柱中

湖南新化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甯調元

湖南醴陵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柳揚谷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李字雙和，甯字太一，柳字聘儂，均長沙明德經正二學堂學生。甲辰秋，華興會之役，同奔走甚力，事敗先後留學日本。

蕭繼堃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柳繼貞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蕭柳均曾留學日本。甲辰秋華興會之役，應黃克強之招，回湘參加義舉。

萬福華

安徽壽州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甲辰春，任上海某學堂教員。是秋楊守仁章士釗等密設機關於上海新開路餘慶里，以策應兩湖華興會大舉。及是役失敗，黃克強劉揆一先後逃亡至滬，萬因吳春暘介紹，認識黃劉諸人。聞前桂撫王之存有資國舉動，乃於十月十三日鎗擊王於金谷香

西菜館。不中，旋被拘入獄，判監禁十五年。

吳春陽

安徽合肥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陽谷，皖人，運動軍界學界革命者，以吳爲最。與萬福華交最密，萬之鎗擊王之春，是其主動，辛亥在安慶光復時被害。

郭人漳

湖南湘潭

官吏

華興會

甲辰

字葆生，清侍郎郭嵩燾之子也。以世蔭得道員，與黃克強張繼等相善。甲辰十月萬福華案起，警探圍搜餘慶里機關部，時郭適新任江西防營統領，過滬訪黃克強，故亦在座，因與黃克強張繼章士釗等同被捕。旋得上海道袁海觀及顧撫夏時營救，均獲開釋。（編者按：郭人漳乃湘潭郭松林之子，與滬陰郭嵩燾無關。）

趙世頤

湖南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朱啓陶

湖南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以上二人，均在餘慶里機關被捕，郭人漳之蒞機關部，即趙與張繼在路相遇遊致者。

楊任

湖南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甲寅佐黃克強聯絡會黨，甚得力。九月失敗後，專任上海機關與馬福益交通事。乙巳春黃克強自日回湘謀再舉，抵沅陵，被清兵所困，途遇楊引避得免。

薛大可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初從黃克強入華興會。甲辰冬萬福華之役，與郭人漳同在餘慶里被執，後至日本與

徐佛蘇同投身君憲黨。

王軍演

廣東番禺

報界

香港中國日報

甲辰

名世仁，後易名蓮，字秋淵。癸卯甲辰間，任中國日報記者。乙巳爲香港廣東報及有所謂報撰文，丁未趙聲主辦廣東黃埔陸軍小學，與胡毅生同任教員。

何冰甫

廣東南海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何雅選

廣東南海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二何先後充中國日報副編輯，後改任香港循環口報記者。

梁新武

廣東

留學生

中國日報

甲辰

字博君，曾任中國日報副編輯，甲辰留學日本，與胡毅生同任橫濱華僑學校教員。

盧信

廣東順德

留學生

中國日報

甲辰

字信公，甲辰以王軍演之介紹，任中國日報記者。民國後任參議員。

廖平菴

廣東順德

留學生

中國日報

甲辰

後改名平子，字任肩，與盧信同任中國日報記者。民元任稽勛局審議員。民三十二年病故。

何德如

廣東

報界

圖南日報

甲辰

丘煥文

廣東

報界

圖南日報

甲辰

胡伯讓

廣東

報界

圖南日報

甲辰

以上三人，均於甲辰春佐陳思仲任新加坡圖南日報記者。

丁雨辰

廣東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郭雲衢

廣東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馮扶

廣東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以上三人，丁任中國日報副編輯，郭馮先後任英文譯員。

徐錫麟

浙江山陰

教育家

光復會

甲辰

字伯孫，清季癸卯科鄉試副貢。辛丑秋任紹興府學堂副監督，兼算學講師，兩度遊日本，結識陶成章龔寶銓永建諸人，旋在東浦創辦熱誠小學及特別書局。甲辰秋過滬訪蔡元培，時光復會剛告成立，元培邀之入會，從之。遂借成章周遊浙省各縣，交結會黨豪要，旋與成章寶銓倡立大通師範學堂於紹興，為全浙革命總樞。屢欲在浙舉事，以成章不贊成輟舉而止。卒與成章寶銓決定籌款捐官，以實行中央革命之計畫，丁未在安慶起兵，誅殺清巡撫恩銘後，死之。

許仲卿

浙江紹興

商人

光復會

甲辰

紹興富商，以疎財仗義稱。乙巳秋錫麟創大通學堂，首捐五千元。及錫麟成章寶銓等五人實行捐官革命計畫，仲卿前後斥資五萬元助之，為乙巳前浙江行義富商之第一人。

蔡元康

浙江山陰

學生

光復會

甲辰

字國卿，係蔡元培從弟，甲辰冬入光復會。乙巳春向徐錫麟建議劫錢莊助軍需之

竺紹康

法。錫麟大贊成，乃向許仲卿借金五千元購械行事，後以同志中無能通駕舟術作罷。

浙江嵊縣

會黨

平陽黨

甲辰

字酌仙，清季文生，初因與土豪蔡老虎有殺父仇，特組平陽黨以謀報復，黨徒號稱數萬。癸卯甲辰間張恭陶成章魏蘭等動以革命真理，始傾心焉。甲辰秋，成章約其起兵援應長沙華興會，以湘軍事洩不果。甲辰冬入光復會，大通學堂之組織，與有力焉。

曹欽熙

浙江山陰

教育家

光復會

甲辰

字荔泉，清季副貢，與徐錫麟同里，紹興富商許仲卿之業師也。初任東浦熱誠學堂總理，甚得許仲卿信仰。仲卿所以多出資佐錫麟者，欽熙有力焉。乙巳秋大通學堂成立，被推為總理，尋偕錫麟北上周游滿蒙，多所策畫。

沈榮卿

浙江永康

會黨

龍華會

甲辰

原名樂年，字瑛一，性豪俠，為龍華會正會主，有黨徒二萬數千人。陶成章魏蘭所聯絡會黨，以此會為最有力，甲辰秋成章會密約黨人響應湖南華興會。即榮卿周華昌王金寶等也。其後放嘉熊秋瑾之運動，均恃榮卿及周華昌為導線。

周華昌

浙江縉雲

會黨

龍華會

甲辰

原名金海，字安瀾，與張恭同為龍華會副會主。癸卯冬與陶成章魏蘭先後結識，甲辰放嘉熊組織溫台處會館，及乙巳徐錫麟創設大通學堂，均有力焉。

呂毓祥

浙江雲和

教員

溫台處會館

甲辰



字子文，魏蘭之堂姪，早年佐蘭倡辦先志學校於處州府城，與各派會黨聯絡密切。甲辰春，救嘉熊組織溫台處會館於嘉興，爲革命黨與會黨交通之中樞，得力於蘭叔姪爲多。

呂熊祥

商人

溫台處會館

甲辰

字逢樵，在壺鎮開雜貨店，與沈榮卿周華昌爲莫逆交，溫台處會館成立，任會館幹事。

呂嘉益

會黨

溫台處會館

甲辰

呂熊祥之族姪，好行俠鋤強，有黨徒數千，雄據一隅，放嘉熊徐錫麟秋瑾之革命運動，皆得其力。

陳夢熊

留學生

溫台處會館

甲辰

丁鏞

商人

溫台處會館

甲辰

趙卓

商人

溫台處會館

甲辰

魏毓蕃

學生

溫台處會館

甲辰

魏仲麟

學生

溫台處會館

甲辰

馮豹

商人

溫台處會館

甲辰

李造鍾

商人

溫台處會館

甲辰

上記七人，夢熊字乃新，丁鏞字醉三，趙卓字洪富，馮豹字地造，均由放嘉熊聘充嘉興溫台處會館幹事，於學界及會黨各派各有相當勢力，在甲辰乙巳間，該會館隱

然執全浙革命黨之牛耳。及乙巳四月後，敖嘉熊迭遭家難，商業亦復虧折，會館遂不能支持，館中諸人始相將散去。未幾徐錫麟組織大通學堂，黨人之大本營乃由嘉興移於紹興焉。

劉光漢

江蘇儀徵

留學生

光復會

甲辰

本名師培，字申叔，清季癸卯科舉人，甲辰冬由蔡元培介紹入光復會，先後任上海俄事警聞及警鐘日報記者，因辱晉德人，報館橫被封禁，遂匿居同志敖嘉熊家，並助理溫台處會館事宜。後赴蕪湖任安徽公學及皖安中學教員，著有懷書及中國民族志行世，後任東京民報記者。

林 燾

福建侯官

留學生

警鐘日報

甲辰

字白水號少泉，甲辰冬佐蔡元培先後任俄事警聞及警鐘日報記者，後復創設中國白話報，至乙巳春相繼停版。

係 寰 鏡

江蘇無錫

報界

警鐘日報

甲辰

字靜菴，曾任警鐘日報及二十世紀大舞台記者。

林 宗 素

福建侯官

留學生

警鐘日報

甲辰

林燾之女子也，甲辰任警鐘日報副編輯，為上海報界女記者之第一人，後東渡與陳擷芬同學。

陳 去 病

江蘇吳江

報界

警鐘日報

甲辰

字佩忍，號巢南，甲辰任警鐘日報記者，別創「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所著有清祕史及陸沉叢書。

胡子晉

廣東南海

教育家

廣東日報

甲辰

字駿男，向任廣州進取學堂教員。甲辰鄭貫公在香港創辦廣東日報，子晉任記者。其後有所謂報東方報先後出版，均任撰文。丙午因東方報言論排外，爲香港政府驅逐出境，民二任藉勸局祕書。

陳樹人

廣東番禺

畫家

廣東日報

甲辰

名畫家居廉弟子，甲辰任香港廣東日報及有所謂報編輯。

勞緯孟

廣東

報界

廣東日報

甲辰

廣東日報出版時任副編輯，此報創刊不及一載，鄭貫公去職，報亦旋停版。

賀之才

湖北蒲圻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一九〇五）

字培之，癸卯由鄂省派赴比國留學，乙巳春由劉成禺作書介紹引見孫總理。賀及史青胡秉柯朱和中魏宸組等聞總理在美國窮困，即措集旅費迎總理蒞歐，及總理至比京，即發起新革命黨，令諸生各宣誓入會。後數月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始定名同盟會歐洲支部。

史青

湖北安陸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字丹堞，歐洲同盟會發起人之一，孫總理到比國即寓其家，第一次開會時，總理亦

照章寫誓約一紙，衆舉史負責保藏之。

魏宸組 湖北武昌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胡秉柯 湖北潛江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孔慶徽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喻毓西 湖北鄂城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陳寬沆 湖北安陸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劉蔭菲 湖北黃陂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李藩昌 湖北天門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李仁炳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胡 錄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王治輝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程光鑫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以上十一人均留比學生，先後加入歐洲同盟會。

朱和中 湖北建始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字子英，係留德陸軍學生，聞總理來歐，親至比國迎迓，並參加第一次開會，旋偕

總理赴德，並介紹同志加盟。

劉家倫 湖北漢陽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陳匡時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周澤春

湖北隨縣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馬德潤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錢匯春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上記五人，均留德學生，由朱和中介紹入會。

孫鴻哲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時孫總理由德赴英倫，留英學生加入此革命團體者，祇有孫鴻哲一人。

唐 彖

湖北應山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湯維銘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向國華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王發科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王相楚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二王均留德學生，亦由朱和中介紹，既入會，忽大悔，乃急走巴黎，與陳康時湯彖銘向國華數人同謀向總理哀求發還誓約。迨至總理寓處，適總理外出，二王遂以小刀割取總理所攜小革囊，盜取所藏各人誓約，赴清使館謁孫寶琦檢舉，備言悔狀。寶琦令二王將各誓約發還本人，二王持交朱和中，朱遽火之，其後朱與賀之才等仍秘密補填誓約。

田 桐

湖北蕪春 留學生 二十世紀之支那 乙巳

字梓琴，武昌文普通學堂學生，因倡言革命被黜，甲辰留學日本，乙巳春與白逾桓、宋教仁等發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

白逾桓

湖北天門 留學生 二十世紀之支那 乙巳

字楚香，甲辰東渡留學，與田桐等組織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因著論抨擊日本侵略政策，被禁止，僅出至第二號。

劉炳標

湖北襄陽 留學生 二十世紀之支那 乙巳

本名湘，字仲文，後改名公。家世富豪，好施與。乙巳負笈日本，「二十世紀之支那」之組織，以其資助之力為多，辛亥武漢倡義，出資最巨。

魯 魚

湖北嘉魚 留學生 二十世紀之支那 乙巳

字宴青，乙巳任二十世紀之支那月刊編輯人，此雜誌第二號被日當局沒收，後數月，合併於民報。

王 漢

湖北蕪水 學生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字湧濤，乙巳春鄂人劉敬菴等聞清廷派鐵良南下建設兵工廠。特組織暗殺團以狙擊之，口知會員王漢願任此責，專候鐵良於河南彰德府，詎以戒備嚴，不克近。憤甚，自投井死。

呂大森

建始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張難先	沔陽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馮特民	夏口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朱子龍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康建唐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歐陽瑞麟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何季達	黃岡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吳貢三	黃岡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劉度成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魏國煊	崇陽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劉彥	湖南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歐陽振聲	湖南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李亞東	河南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以上各人事跡，均敘述至乙巳秋同盟會成立前爲止。其後繼續加入同盟會，或在同盟會時期內有相當工作者，仍當於「同盟會時期之革命同志」一文分別補述之。至各人職業籍貫，或因一時記憶力不及。或以此時交通梗塞，未便查詢。錯誤遺漏，自所不免，容於革命逸史全集告成時，一一修正。海內外諸老友若能匡其不逮，無任歡迎。（革命逸史第三集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

## 乙未廣州之役

鄒魯

紀元前十七年（乙未）九月九日，總理舉義廣州，事敗，陸皓東等死焉，是爲乙未廣州之役。

前此一年，中日戰事發生，總理以時勢可乘，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總理有兄眉，在檀島經營牧畜業，總理往依之。以光復號召於僑民，並籌募義兵債，適值清兵屢挫，高麗既失，旅順、威海衛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屢敗漸呈，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總理歸，總理乃偕鄧蔭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旱、陳南及歐美術師將校數人歸國。於乙未孟春抵香港，與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黃詠商、楊衢雲、謝纘泰諸人，策劃進行，欲襲廣州以爲根據。先組乾亨行於香港士丹頓街，以爲幹部。助之者有香港議政局員何啓，德臣西報記者黎德（Thomas H. Reid），士蔑西報記者鄧勤（Chesney Dancan）。除黨人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留港贊襄幹部事務外，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將校數人，則來粵組農學會於雙門底之王氏書舍，爲革命機關。總理則往來於粵港之間，籌劃大計。時清廷戰敗，割地賠款，窮點暴露，民憤日興，因亟謀聯絡會黨軍隊以舉事。

當中日戰起，清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戰停，乃遣散四分之三。此等遣散軍隊，多流爲盜賊，即留者亦憤懣不平，咸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用則全體留用，惟當局充耳不聞，吾黨於是



起而運動，冀收爲己用。各軍士皆欣然聽命，願效死力，由是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正巡防隊肇事，棄其軍服，四出劫掠，百姓憤極，起而合捕之，因其爲首若干人於某會館。不料巡防局員，率衆而出，撲攻某會館，既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某會館劫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爲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從此民怨日深，而投身於興中會者日衆。時兩廣總督李瀚章在粵桂兩省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費若干於督署，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是又一剝奪民脂民膏之事。且中國官場，每逢誕辰，其餘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釀金至一百萬兩以充壽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資科第，私通關節等事，每名定費二千兩，因此而富者怨，貧者憤，學者尤不能平。凡此諸種，皆足以增進興中會勢力，而促吾黨之起事者矣。興中會於廣州突舉義旗，佔據省城之計劃，由是而決定。

初、總理之意，以爲克復廣州，發難之人，費精而不費多。昔太平天國時劉麗川以七人而取上海，今之廣州，雖不能與昔之上海相比，然若得敢死者百人，則事便可濟。蓋當日城中重要衙署，實僅都統、總督、巡撫、水提等數處，雖皆各有武備，第以承平日久，防衛早弛，擬以五人爲一隊，配備槍械炸彈，由府署後攻入官眷住房，將其長官或誅或執，使全城無發號施令之人。更以同志預伏城中衝要處，倘城外兵隊聞變入援，卽於要路劫擊之，援軍不知虛實，必不敢前，更將橫街小巷鋪屋轟塌，使諸援軍通行不便。如是，以二十人進攻衙署，二三十人伏衝要以禦援軍，二三十

人圍攻旗界，任務已完之隊，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事無不成者。惟諸同志均以人少力薄，冒險太甚，結果乃將「外起內應」之計，改爲「分道攻城」之策，約定日期，使各地民團會黨，分順德、香山、北江三路，會集羊城，同時舉事。惟有可慮者，則以人數衆多，驟集城中，不僅住地難覓，且難保不招防營緝捕者之疑，倘稍有不慎，消息外泄，則事敗矣。爲策萬全計，乃選定於重陽日舉事。蓋粵有重陽掃墓之俗，四鄉大族子孫千數百人多有遠道結隊來省拜掃祖塋者，此日聚各地黨人於城中，庶不致令人生疑。至舉事之際，不特須極秘密，使倉卒不及備，且須力主鎮靜。因於汕頭及西江沿岸，招募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蓋以汕頭及沿江之人，與廣州有主客之分，汕頭在廣州之東，雖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然語言不同，與上人不相習，用以進取，無牽率之慮，可一意以爭勝利。萬一他軍中途變計，相率潰散，此軍因來自外縣，蹤跡易顯，斷不能存身廣州。凡此皆所以逼其進取，爲戰略上不得已之作用。

斯時，駐紮粵垣之八旗綠營及各營勇，其數在萬人以上，倘出而抗拒，死傷自然難免。乃復運動軍紀素嚴而又善戰之安勇一部，使屆時反正。時省河兵艦中之最巨者爲鎮濤、安瀾二艦，鎮濤管帶程奎光，即程壁光之胞弟，係本黨黨員，響應自不成問題。其時於舊有之農學會外，更於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設一分機關，專爲接洽各部及貯藏軍械之所。於河南頭咀設製造炸彈處，由美化學師奇列負責製出炸彈不少。其旗幟則由陸皓東擬定爲青天白日旗，并以除暴安良爲口號，以紅帶纏臂爲暗號。

部署既定，乃派劉裕統率北江一路，陳錦順統率順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統率香山一路，麥某

(佚名) 統率龍眼洞一路，楊衢雲統率香港一路，吳子才則擔任潮汕方面響應，以牽制嶺東清兵。除潮汕一路外，各路均定九月九日晨集中粵垣候命。總理以布置已定，乃親上省調度，將香港之軍械、財政人員，一切交楊衢雲處理。詎楊已得權，既懷私意，又不公平，以致內部發生問題，軍械人員不能依期到省。

九月八日，除香港一路外，餘各路人員均已集中粵垣。九日黎明，軍隊首領，民團首領，會黨首領，均集中總機關討取命令口號，準備大舉進攻。惟香港一路始終未到。正詫異間，總理持楊衢雲電來，謂港部須改遲二日，方能出發，衆大驚怪，乃即聚議辦法。陳少白以爲期屆而事不能舉，事必外泄，而二日後港部能否即來尙未可知，冒昧發動，恐遭失敗，不如暫將各部遣回，俟再調度方行發動。於是乃安整各部，並電楊衢雲阻港部勿來。

時有黨員朱洪，本清諸生，慕義入與中會，工作頗爲努力，乃得參與機要。其兄湘，清舉人，主持西關清平局事。九日舉義不成，朱湘恐爲其弟株累，乃迫使自首於省河緝捕統帶李家焯前，將總理率黨人舉義情形，盡爲陳報。先是，香港總督以吳子才等運械入粵事，徵有所聞，電知清粵督譚鍾麟，請爲戒備。譚以電文未明指何人，無從查辦。而李家焯亦以道路傳聞總理舉事之言稟譚，譚初以總理爲教會中人，倘貿然拘捕而無憑證，將反爲所噬，故僅由李家焯派人監視總理行動。及得朱洪自首，乃大驚，派李率千總鄧惠良大搜黨人於雙門底王家祠並鹹蝦欄張公館各機關，先後捕去陸皓東等五人。

楊衢雲雖接總理阻止來省電，然以軍械七箱，已裝泰安輪運省，若起回又恐敗露，仍使朱貴全、

丘四等於初十晚帶數百人附泰安輸入粵。李家焯早派人預伏，抵岸，先登者四十餘人被捕去，後登諸人盡將符號毀棄，始得免。當陸皓東被捕提訊時，直認革命不諱，雖受非刑，亦不供出同黨，只索紙筆畫供詞曰：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情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荊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視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允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當事敗時，李家焯遣人嚴搜赴香港、澳門之各輪碼頭，伺捕總理。而總理乃乘所備拖帶軍隊來省之小輪，由廣州經順德至香山之唐家灣。行前，司機不諳水道，有難色，總理乃親自指引航線，卒能安抵目的地。當總理未離廣州時，李家焯遣人偵其行跡，至其所寓之河南岐輿里，詢街口輿夫：

「孫醫士是否寓此？」與夫平素受總理惠，且知問者來意不善，乃詭言此間只有尹醫士，偵者乃去。初九日，總理與區鳳墀赴王煜初牧師宴，途遇李家焯所遣探勇，鳳墀詫曰：「何今日所遇探勇之多耶？」總理曰：「來偵吾行跡也。」鳳墀曰：「何故？」總理曰：「道路皆云孫文舉事，汝未知耶？」李部探勇以未得捕人之命，又為總理所道破，相顧而去。總理談笑自若，旁若無人，亦可見總理膽略之過人也。總理抵唐家灣後，乘肩輿赴澳門，再搭輪往香港。時鄭士良、鄧蔭南、陳少白諸人，已先行抵港，共商後事。然香港能否居留，實為先決要件。總理乃詣英國顧問律師達尼師處，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為問。律師謂：「此事在香港尚屬創見，能否容留，當依港督之意辦理。但以先行離去為宜，免致被其驅逐。」總理乃與士良、少白同乘日輪廣島丸赴橫濱。

總理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易裝，重遊檀島，推廣黨務。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業，布置一切，以謀再舉。少白則留日本，以考察日本國情。

此次舉事遭清吏破獲後，並懸紅緝捕，其文如下：

欽命廣東提刑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紀錄一次張，為懸賞購匪事，照得土匪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舉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惟尚有首要各匪孫文等，在逃未獲，亟宜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諭各屬平民人等知悉：爾等如能拿獲後開賞格之各匪解案，一經訊明定奪，即如數給與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即給賞，勿懷疑觀望。至此外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予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犯解案，仍一律給賞，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孫文

即逸仙，香山縣東鄉翠微人。額角不寬，年約二十九歲，花紅銀一千元。

夏亞伯

新會縣人，肥矮面微黃，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一百元。

李亞舉

香山縣隆都鄉藍下村人，身高眼大，髮多黑，年約五十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李芝南

南海縣佛山人，年約三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楊衛雲

香山縣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年約三十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劉秉祥

清遠縣人，身高，年約三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朱浩清

清遠縣人，年約二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陳少白

即護石，新會縣外海人，年約二十八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王質甫

江西人，身中面白，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湯亞才

花縣人，身高微麻，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三百元。

吳子才

潮州人，身高額窄，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莫亨

順德人，身矮，年約二十五六歲，花紅銀一百元。

陳渙州

南海縣西樵鄉人，身胖微麻，年約二十二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侯艾泉

香山縣隆都鄉人，身高瘦，髮禿，年約五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魏友琴

歸善縣南真村人，面圓有鬚，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黃麗彬

清遠縣人，矮瘦，年約三十四五歲，花紅銀一百元。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示

南番兩縣告示

現有黨匪 名曰孫文 結有匪黨 曰楊衢雲 起義謀叛 擾亂省城 分遣黨羽 到處誘人  
借名招勇 煽惑愚民 每人每月 十塊洋錢 鄉愚貪利 應募紛紛 數日之前 聽得風聲  
嚴密查訪 派撥防營 吳獲匪犯 朱丘陸程 經衆指證 供出反情 紅帶爲記 口說分明  
鎗械旗幟 搜出爲憑 謀反叛逆 律有明刑 甘心從賊 厥罪維均 嚴拿重辦 決不從輕  
城廂內外 兵勇如林 搜捕亂黨 決不饒人 惟彼鄉愚 想充勇丁 不知禍害 貪利忘身  
一時迷惑 概予施恩 丟去紅帶 急早逃奔 回歸鄉里 安分偷生 免遭擒獲 身首兩分  
特此告示 剴切簡明 去逆效順 其各凜遵

此次舉義，大吏恐清廷處分，匿不報，粵京官入奏清廷，十月十六廷諭將首犯迅速捕拿，清粵督譚鍾麟懼，乃飾辭奏如下：

奏爲覆陳九月間廣州拿獲土匪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有人奏廣東盜風日熾，請飭嚴緝一摺，據稱九月間香港保安輪船抵省，附有土匪四百餘名，潛謀不軌，經千總鄧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僅獲四十餘人，訊據供稱爲首孫文、楊衢雲，共約有四五萬人潛來省城，尅期起事。現在孫、楊首逆遠颺，黨類尙多，竊恐釀成巨患等語，著嚴密訪查，務將首犯迅速捕拿，以期消患未萌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

粵俗好謠，每因小故，轉相附會，張大其詞，以搖惑人心，羣不逞之徒，乘機撞騙掠奪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廣州謠傳高州惠州匪徒擊散後，咸集香港，衆四五萬，將攻省城，人言藉藉，府縣營弁紛紛面稟。臣謂此等匪徒一擊即散，首匪已誅，尙何能爲。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數百里，萬衆持械經過，各州縣關卡無一見者，香港一隅驟增數萬人，何處棲止，每日需米數百石，何人供給，鄉間又不聞有搶掠者，食從何來。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遷徙乘機搶奪之事，切宜鎮定，勿涉張皇。但嚴查保甲，稽查奸宄，多購眼線，密訪匪蹤，終當敗露。省城巡防勇丁及城外兵丁五六千人，尙復何慮。旋據管帶巡勇知縣李家焯率千總鄧惠良等，於初十日在雙門底王家祠拿獲匪夥陸皓東、程懷、程次三名，又於鹹蝦欄屋內擊獲程耀臣、梁榮二名，搜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十一日香港泰安輪船搭載四百餘人抵省登岸，李家焯率把總會瑞璠等往查獲朱桂銓、邱四等四十五名。餘匪聞警奔竄，經海關稅務司與釐廠委員於輪船起獲紅毛泥桶，內裝小洋鎗二百零五枝，子藥八十餘匣，當飭府縣提把隔別研訊。據陸皓東供：香山縣人，與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雜之楊衢雲交好。因聞閩姓廠在省城西關收武會試聞姓費數百萬，該處爲殷富聚居之區，欲謀劫搶。令楊衢雲在港招五百人乘輪來省，孫文在城貨屋三處，分住陸皓東等，經理分給紅帶洋鎗等事。所購洋斧，因西關柵欄堅固，用以劈開柵欄，卽派人把守街口兩頭，拒絕兵勇。云雇商船在河邊等候，搶得洋銀，卽上輪船駛赴香港。本於初九動手，因招人未齊，改爲十二，不料初十日巡勇訪擊破案。孫文卽已潛逃，又捉截獲之四十餘名分別審訊，據供皆在香港傭工度日，聞楊衢雲言省城現有招勇，每月給餉十圓，先



給盤費附輪到省，各給紅帶一條爲號，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實係爲招勇而來，並不知別事。反覆推詰，各供如前，復飭營務處覆審無異。臣查此案係孫文、楊衢雲爲首，陸皓東、邱四、朱桂銓知情同謀，潛備軍械，分給紅帶，煽惑愚民，罪無可逭。當於九月二十一日將陸皓東三犯即行正法，以定人心，仍嚴密購拏孫文、楊衢雲，務獲到案。其不知情各犯，飭府縣分別辦理，謠風頓息，四境晏然。所有辦理此案情形，遵旨據實陳覆，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中國國

民黨史稿第三編，第一章。）

## 庚子惠州起義記

陳春生

清季己亥庚子之間，興中會員籌畫於惠州起義。惠州爲粵省東江扼要之區，得惠州以進取粵垣，有建瓴之勢。三洲田博羅新安（今改寶安）等處，革命黨人久已潛伏。鄭士良（即鄭巨）楊衢雲陳少白諸同志在香港佈置略定，楊衢雲乃於庚子三月廿七日東渡，與中山先生商議大舉。會中國北部義和團有扶清滅洋之變，挑起外釁，外兵陷京津，清帝后走西安，清廷根本動搖，革命黨遂乘時而起。

中山先生於五月中旬偕楊衢雲及日本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誠、原口開一、遠藤隆夫、山下稻、伊東正基、大崎、伊藤巖崎等十餘人，赴香港。先是宮崎往星嘉坡運動康有爲之保皇黨與孫中山之革命黨聯合，詎料保皇黨經其謀刺康有爲，向英警署具控，宮崎被逮下獄。中山先生時與英國同志摩根在越南西貢，聞耗往救，得以省釋，遂相偕同船赴香港。本擬由港偕日本諸同志內渡，不料香港政府因星州宮崎事件，預派水上警察監視，不許登岸。六月念一日，中山先生乃召集中日同志，在舟中開軍事會議。列席者，除中山先生與楊衢雲外，有鄭士良、陳少白（現在廣東新會外海）、謝纘泰（現仍生存在香港）、史堅如、鄧蔭南（即三盛同李多飛爲三伯）、宮崎、平山諸同志。議決：以惠州舉事之資委之鄭士良，日人遠藤爲之參謀，平山、福本則助理民政事務。楊衢雲、李杞堂（現仍生存在粵垣）、陳少白在香港接濟餉械，又以日本諸同志留港助理。鄭士良則率領黃福、黃

耀庭、江公喜（江公喜綽號「官公喜」，實非贅者）等往惠州，準備舉事。史堅如、鄧蔭南等往粵垣組織舉事及暗殺機關以資策應。中山先生不得已折回日本，轉入台灣。擬俟革命軍達到相當地點，即由台灣潛入內地。因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以中國紛亂已極，幾陷於無政府狀態，頗贊成中國革命，曾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與中山先生接洽，答允革命軍發難後，予以相當之協助。故中山先生令鄭士良變更原定計劃，不必直取粵垣而先佔領瀕海之地，俟中山先生內渡，始大舉進攻。於是鄭士良等乃以惠州之三洲田為革命軍根據地。緣惠州歸善縣屬之三洲田稔山等處，向為三合會黨淵藪，鄭士良夙為黨中重要人物，號召得六百人，而槍枝僅得三百，不敷分配，乃由附近清軍防營密購槍枝若干以濟急焉。先是中山先生因香港官廳阻止登陸，故令鄭士良暫勿發難。鄭士良、黃福等株守數月，糧餉漸告缺乏。乃令所部散處附近鄉村，僅以八十人留守老營，因恐事機破露，凡樵牧之深入山寨者，皆拘留之不使去，故一時謠言朋興。庚子閏八月上旬，粵督德壽屢接警報，乃令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及虎門防軍四千餘人，於初十日進駐深圳（馮氏謂國前革命史誤作深洲），又命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駐守淡水鎮隆，以堵塞三洲田出路。鄭士良以戰機日迫，電致沙灣中山先生求速接濟餉械。中山先生覆電：籌備未完，令暫解散。然諸同志以為清軍不足畏，乃再電中山先生，謂黨軍向沿海岸東上，仍請速行設法接濟。中山先生首次覆電未達三洲田司令部，而清水師提督何長清，已調前隊二百人駐新安縣屬之沙灣，哨騎及於黃岡，有進窺三洲田之勢。革軍為先發制人之計，於是月十五夕由統將黃福率衝鋒隊八十人襲清軍於沙灣。陣斬四十人，奪槍四十桿，彈藥數箱，俘清軍三十餘人，立令剪辮服役。清軍不知革命軍數多寡，驚潰退却。其時駐新安

及虎門之同志江公喜等，已集同志數千人，專候三洲田黨軍之至，會合進攻新安南頭城。惜革軍取沙灣後，正待天曙，乘勝進攻，而鄭士良適自香港攜中山先生之覆電至。乃集衆於橫岡改變方向，取道東北趨廈門，以故不能與駐新安及虎門之革軍會合，形勢不免稍渙。時革軍駐紮平潭等處，聲勢甚盛。該處粵省防軍，急出拒禦，革軍均帶有格林炮、毛瑟槍，奮勇與戰。清軍軍力單薄，遂爲革命軍所敗。而水師提督何長清，仍擁兵三千在淡水佈防。革軍欲向鎮隆前進，而清將鄧萬林統兵千餘堵截要道，革軍僅得六百人半乏軍事訓練者，遂於平山龍岡間號召得千餘人。念二日趨鎮隆，清軍已出佛子坳，扼要而陣。革軍命衆中無槍械者，皆執戈矛在前，持槍者分左右兩翼，乘清軍不備，匍匐登山，潛薄敵壘，大呼陷陣。清軍驚潰，殺傷甚衆。俘歸善縣丞兼管帶杜鳳梧及清軍數十人，誅其守備嚴某，奪其槍枝七百餘桿，彈五萬發，馬十二匹，旗、幟、袍、袴、劍、頂，不計其數。是夕革軍即在鎮隆駐宿。既而省垣大吏，聞清軍挫敗，亟調援兵陸續齊集。念二日提督馬維祺部下武弁區某，親率介字營勇，欲往平潭防堵，詎被會革命黨聞知，即就蔗林埋伏，未幾介字營勇經圍，革軍從林中發槍射擊，介勇傷斃甚衆，餘衆潰遁。提督劉邦盛聞之，立率營勇馳往救援，革軍以衆寡不敵，引退平潭，距惠州府城約六十里。因是府城人心搖動，一夕數驚。既而清軍先後雲集，革軍知清軍既至，乃據守平山。該處地方官，再電粵垣請速增撥援兵。署理粵督德壽，即札飭鄭總兵潤材急選安勇二營迅往。先是廿二日革命軍各首領率隊圍攻博羅縣城，另以小隊革軍向惠州府城進發，而黨員梁慕光、江維善等亦統率駐博羅附近之革軍別動隊響應。惠州府知府沈傳義預將由博羅至惠州之浮橋毀斷，以防革軍偷渡。並募土勇二百人守禦地方，旋經粵省大吏札

委提督馬維祺、劉邦盛，總兵黃金福、鄭潤琦，都司莫善積、吳祥達等，各督所部馳赴該府，會同水陸提督何長清、鄧萬林，在惠州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處，與革軍交綏。革軍雖衆，究係新集，相持未久，即不能支。清軍乘勢進援，博羅城圍遂解。革軍仍在離城十里許之地方駐紮，分作多股，佔據各村鄉以爲營寨。清軍欲分路堵禦，以地廣兵單，不敷調遣。粵督德壽，加派潮州鎮黃金福督率所部前往相助。並飭軍械局發出毛瑟快槍五百桿，帶赴前敵，萃其全力，以圖撲滅我三洲田根據地之革軍。革軍大隊以新安、博羅兩路均失敗，而清將劉邦盛、馬維祺、莫善積諸軍約萬餘，欲包圍我軍，非出奇制勝不可。乃趨永湖而進，途中小戰二三次，均占勝利。沿途秋毫無犯，村民多燃爆竹歡迎，或以酒食慰勞，大有簞食壘漿之概。各地同志來投者數千人，軍勢爲之一振。念四日，由永湖出發，約行數里，即與自淡水退回及惠州調到之清軍大隊相遇。其數約五六千人。革軍僅得槍枝千餘，力戰數時，士氣激昂，清軍潰退，向惠城淡水白芒花等處逃遁。清提督鄧萬林中槍墮馬，狼狽而逸。革軍獲其槍枝五六百桿，子彈數萬發，馬三十餘匹，捕擄敵兵數百人，立令剪去辮髮。念六日，革軍到崩崗墟，見隔河清軍雲集，約六七千之衆。乃踞高地先取守勢，然後與清軍接戰。入夜以小隊襲敵，清軍稍却。翌晨壓敵而陣，劇戰數時，清軍敗退。革軍因彈藥將罄，未便窮追。是日革軍進至黃沙洋。念八日抵三多祝，四鄉同志來投者日衆，約得二萬人，暫駐白沙。乃編列隊伍，厚集餉糈，以備三多祝至梅林間五日之程。時粵垣軍報哄傳，紛紛不一。一有謂省中官吏，接得惠州文武飛電來省，備述革黨現極猖獗，人數以萬計，旗分紅黑二色，所用槍皆新式，犀利無比。鄧萬林所部之立捷營弁勇陣斃多人，而由省調往之喜字營，暨北海鎮劉邦盛所帶之營勇，

尙形單薄，未能堵截革黨，附近鄉村多已爲革黨所奪踞者。又有謂惠州府城及歸善縣城，皆已爲革黨圍困者。大吏聞報驚惶，連日諭飭馬維駒、鄭潤材分別挑選弁勇，馳往會辦。所有介字營勇於十八日首途前往。安勇各營亦於二十早分坐輪帆各船解維東行。據香港西報所接羊城訪函云：「粵垣人心，以惠州情形甚爲吃緊，該府十州縣地方，已有六縣爲革黨佔據，海陸黨徒同時擾亂，東江來往船舶，已一律停駛。」念一日粵垣訪函云：「惠州革黨聚衆約二萬人，多籍隸東莞及客民，將官軍逐退，統兵官弁傷亡不少，有官兵四人被革軍拿獲，殺以祭旗。革黨與深圳會黨聯成一氣，旗上大書係鄭等字及保洋滅滿字樣。該黨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會友相助，在惠州起事之初，並未有搶掠殘殺情事，但沿途收掠軍裝，招集黨羽，前二三日革軍已至博羅淡水地方，有官兵多人倒戈歸附。革軍蓋皆會黨中人」云。念二日，革軍在距法梅湖四英里之三角湖地方，與官軍交綏，將官軍擊退，官軍被殺者約一百名，傷者不可勝數。該地居民有因協助官軍與黨軍爲難者，被焚燬村莊數家，村民被殺者約三十名。念二三日革軍逼近惠州府城，距城約二十里之馬鞍墟，蔗林遍野，革軍乃虛豎紅旗數面，飄颺林際。時提督鄧萬林株守城內，見革軍逼近，乃率兵望蔗林進發，以槍遙擊。料黨軍分兩翼包抄而至，所用無烟新槍，銳不可當。官軍不能抵禦，而各勇又皆新募，未經戰陣，槍炮器械，亦鮮精良，相率棄械逃潰。革軍獲其守備一名，誅之於佛子坳。其後省垣清軍應至，又得鄉團協助，革軍始避往三多祝地方，距城約有百里之遙矣。據惠州念七日函稱：「革軍圍困城垣，勢甚危急，鄉團奮力抗拒以助官軍，且扼守要害，分路截擊，革軍勢不支，大股已遁往三多祝，城圍遂解。」又據海豐函稱大嶼山聚有革黨數千，海城危如累卵，粵垣大吏，再撥介字營撥勇馳往以厚

兵力。惠州府知府沈傳義有電至省云：「念七日由辰至未，官軍在三多祝地方與革軍交綏，官軍大捷，而尤以吳營官所帶之勇爲出力，劇戰約歷數時之久，斬斃革黨五六百名，生擒革黨將帥魏姓黃姓二名，先鋒數名，提訊時供稱其部下黨人有二十七旗之多。訊畢隨即在軍前斬首。」陸豐縣令劉能馳電至省，云該處會黨勢甚猖獗，地方兵力單薄，不能抵禦。念八日水師提督何長清所部之兵與革黨交綏，又皆失利，革黨更爲披猖，縣城危在旦夕。又九龍租界附近消息云：三合會黨（革命黨中有三合會黨，外人不知，以爲革黨全是三合會黨。）現已向北去，似不欲與何長清所部之兵現分隊駐深圳保護鄰近各鄉，其餘派往各處巡緝。計何長清所部之兵二千五百名，其力足敵會黨。聞會黨亦有衆二千五百人，扼守距淡水約十里之白良沙。日前會黨佔奪村鄉三處，已逐漸退去。十五晚有三合會黨大隊突襲何長清營。官兵約二百人被圍，不及抗拒，被戮者四十人，被俘者三十人，驅至黨營剪髮服役。香港警察長梅舍理率同警察駐防九龍租界，警局報稱地方安靖，會黨退向北去，後駐守黃崗等處，何長清駐守深圳。該處防營增兵三千人，大炮六尊，以厚兵力，何長清擬俟虎門炮台再調到兵隊二千即會集向黃崗進發，往勸會黨。現會黨大隊，嘯聚於沙和江。該處有會黨多人，在白芒地方與之聯絡，會黨集中於三多祝一帶，向北前進，軍裝俱極完備。然何長清部下連續調到者，約共四千五百名。衆寡之勢懸殊，故卒爲清軍所敗，會黨四散，時庚子十月也。是役失敗，運械之阻誤，實爲一大原因。當中山先生在台灣時，以革軍屢戰屢捷，乃電宮崎令將前向非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預商借用之械，迅速輸送惠州沿岸接濟。又請台灣總督兒玉協助武器。詎日人中村彌六棍騙菲島軍械案，竟因是敗露。而日本適又於斯時更換內閣，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對中國

之政策，與前大異。既不許兒玉協助中國革黨，又不許日本武官投效於中國革命軍，並禁止軍械出口。於是中山先生潛渡內地，及密運軍械接濟革軍之計劃，完全失敗。不得已委託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山田以歸途迷路，爲清軍所害，惜哉！）偕同志數人，由香港經海豐而達革命軍大本營，傳令鄭士良等，略謂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卽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等語。駐白沙之革軍得中山先生傳令，全軍二萬人，皆感奮激昂，呼聲動天地，遂開軍事會議決進止。僉以廈門一路既不能進，不若沿海岸退出，渡海再返三洲田大本營，設法自香港購取彈藥，復會合新安、虎門之革軍，進取廣州。旋解散附從之同志，僅留洋槍隊千餘人，分水陸兩路返三洲田。時水師提督何長清移駐深圳之軍於橫岡，三洲田尙未爲敵所有，革軍謀襲黃岡，以擒何長清，然軍中餉彈兩缺，卒至解體。鄭士良、黃耀庭、黃福先後赴香港，旋避地於外洋。是役軍費除中山先生直接支付及撥給李祀堂二萬元令司度支外，餘多由李解囊捐助。至革軍將領之損失陣亡者僅四人云。當義師之將起也，香港仔刺西報刊有廣東歸善縣會黨來函略云：

某等並非義和團黨，乃大政治家大會黨耳。卽所謂義興會、天地會、三合會也。我等在家在外之華人，俱欲發誓驅除滿州政府，獨立民權政體。我等在美洲夏威夷澳洲實得力，暹羅越南荷屬羣島等處之有材會友，專候號約期舉事。我等本爲欲興中國之人，若將來成功設立更革之事，開通中國，與世界通商。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國政大變必須以貴重之代價博取之。古史所載之事，行將復見於今日。我等欲造成三百年前所未竟之志，料英美日三國亦必守中立之義，且或資助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時，英國借戈登於滿清政府，已敗壞我等志向。



戈登將軍之助滿清政府，空吾等之進步，殊屬可惜，英國之大政治家亦多憐惜之。戈登將軍甚至欲置李鴻章於死地，我等深望將來不蹈此覆轍，某等敬求貴報之援助焉。三尖石碑頓首。

此革軍當日對於外交宣傳之工作也。又粵督德壽嘗時奏報惠州革黨起事，其摺照錄如左：

竊照惠州會匪肆擾，欽奉電旨垂詢，經奴才將康孫各逆勾結土匪起事，及咨飭水陸各軍勦辦情形，於閏八月十八日先行電奏。茲將該土匪勾結起事及調營勦辦詳細情形，謹縷晰陳之：本年閏八月初間，奴才訪聞歸善縣屬三洲田地方，有係康逆黨勾結土匪起事，並在外洋私運軍火至隱僻海汊，轉入內地。當以逆黨主謀，意圖大舉，實非尋常土匪可比。且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徑紆迴，南抵新安，緊逼九龍租界。西北與東莞縣接壤，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江，直達省會。東南與海豐毗連，亦係會黨出沒之處，非派營勇而面顧到，難期迅速撲滅。爰咨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及各台炮勇共足一千五百餘人，先由新安之深圳墟向北兜截，直搗三洲老巢，防擾租界。復派大小兵輪在洋面游弋。莫善積率勇於閏八月初十馳抵歸善。維時匪黨未齊，猝聞兵到，遂定於十三日豎旗起事。先以數百人猛撲新安沙灣墟，欲擾租界，幸何長清靖勇已抵深圳，乃回攻橫岡。連次接戰，互有勝敗，兇焰益張，警報日至。奴才以總兵黃金福所統信勇，已撥兩營分駐東西兩路，因令再帶一營，由府城進勦，以壯聲援。此奴才派調營勇分投防勦之情形也。逆首孫汝，伏處香港，時施詭計，而三洲田匪巢，則以鄧士良、劉運榮等充偽軍師，蔡景福等充偽元帥，陳阿怡等充偽先鋒，何崇颺、黃育福、黃耀庭等充偽元帥，黃楊充偽副元帥，旗幟偽書大秦國及日月等悖逆字樣。各匪頭纏紅巾，身穿白布，

鑲紅號掛，甫於閏八月初八九日聚集，既據龍崗，四出焚搶，附脅日衆。惠州府知府沈傳義募土勇二百名，委歸善縣丞杜鳳梧管帶，廿二日會同喜哲各軍齊赴前敵，行至距城十餘里之平潭地方，賊隊麕至，莫善積奮勇當先，陣斬僞先鋒蔡阿牛、陳阿福等，斃匪數十名。正期得手，詎附近匪鄉糾約千餘人，各帶快槍牌刀齊來助匪，分路包抄，我軍被困，陣亡勇丁數十人。縣丞杜鳳梧被擄，府縣兩城同時戒嚴，幸是日都司吳祥達帶哲字左營由海豐來，橫瀝深柏洞圍練，適又誘獲僞副元帥黃楊，訊明正法，兵氣稍振。此閏八月廿六日以前歸善匪勢之猖獗情形也。匪既不得竄出江面，乃折而向東，欲與海豐陸豐股匪爲一氣。匪二十六日進踞三多祝，廿七日黎明自晨刻戰至日仄，槍炮齊施，匪不少却。吳祥達持槍血搏，當場殺斃僞軍師劉運榮，僞元帥何崇飄、楊發等多名。匪勢漸覺披靡，遂揮衆掩殺，斃匪五六百名，奪獲旗幟馬匹槍炮無算。救拔縣丞杜鳳梧及被擄婦孺百人，乘勝克復三多祝黃沙洋兩處。查驗陣斬匪屍內，有一具係服外洋衣袴，詢之生擒各匪，均指爲僞軍師鄭士良，未知是否確實。此閏八月廿七日勦辦歸善會匪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當歸善匪勢猖獗之日，閏八月廿五夜匪攻河源縣城，經知縣唐鏡沅竭力抵禦，匪退黃沙磚瓦窰。廿七日黎明石玉山帶隊掩至，縱火圍攻，斬斃百餘，焚斃無算。和平本駐廣毅軍一哨，匪首曾金養率衆焚燒南門城樓，營勇兵團齊出力戰，陣斬匪首曾金養，生擒十數名，匪始潰散，此又惠州各屬會匪響應各營勇先後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奴才伏查逆首孫汶以漏網餘兇，遊魂海外，乃敢潛回香港，勾結惠州會匪，潛謀不軌，軍火購自外洋，煽誘偏及各屬，暨旗叛逆，先擾逼近租界之沙灣墟，意在挑啓中外釁端，從中取事。其兇險詭譎，實與

康梁逆黨勾結長江兩湖會匪同時作亂情形，遙遙相應。雖官軍乘其未定，先已兜截，使兩路之匪不能聯合一氣，歸善之匪未能竄越一步，然猶豕突狼奔，橫厲無比，戕殺弁勇，擄捉印官。各路會匪，仍敢同時並舉，雲集響應，罪大惡極，無以逾此。幸仰仗朝廷威福，將士用命，旬日之間，羣兇授首，脅從逐漸解散，地方轉危為安，城池租界，均未擾及，不致貽外人口實，尤為始料所不及。其僞軍師僞元帥等，半已伏誅。而首逆之孫汶，與謀之康梁各黨，初則伏匿港澳，繼聞竄跡外洋，前已照會港澳各洋官密拿懲辦，即不能尅期就網，當亦不敢潛回云云。

官場文告多鋪張失實，或顛倒是非，不可盡信。然觀此亦未嘗不可見當時情形之一班也。（建

## 史堅如事略（節錄）

鄧慕韓

史堅如，番禺人。甲午之役，中敗於日，師夷地割，堅如與人討論時局，恆憤形於色，立志欲爲世界第一等事業人物。己亥之歲，奉母居澳門。時日人在粵立東亞同文會，有原口聞一者，熱心中國革命，與黨人來往密，堅如往訪之，意氣極相得，力勸東游，物色豪傑，且中國革命黨領袖亦在日本，遂任介紹，先晤港中同志陳少白諸人，並入興中會焉。旋即東渡，路經滬上，暫作勾留，延攬人才。適遇湖南同志畢永年，遂偕往漢皋，游覽形勢，晤各會黨豪客，並湘鄂間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傾結。抵東京訪中山，傾吐胸臆，指畫大計，談經旬，日夜不厭。既而曰：「天下多事，非吾輩安坐日也。」遂握手慷慨相期許而別。既歸，益銳意圖大事。時粵者爲譚鍾麟，昏賈貪鄙，不孚民望，此時發難最有機緣而苦無基礎，未可藉手。未幾，清政府以李鴻章來。李感望素著，兵備較完，謀事之間，難易頓判。於是時堅如與同志微行山澤，聯絡會黨，經畫一切，漸有端倪。五六月間，義和團起，聯軍北上，堅如乃攘臂起，以爲時不可失。爰就同志鄧蔭南計事曰：「昔者洪楊踞踏半中國，其成敗至不足道；而用兵之次第，不無可取。吾欲收廣東爲根據地，鼓行湘鄂，直討幽燕，有衆數萬，何虛不濟。唯發難伊始，宜多設條理。廣州省之中堅，非自當之，先搗庭穴，次第截定。別約鄭士良，以一偏師，出循州，從間道來會，腹背夾擊，必勝之道也。」衆唯唯受部

署，而資用不足。堅如自東歸，即謀鬻家中各田產，開者遂從而村湖播揚，藉藉私議，謂孫文將奪據省垣，堅如實爲之前驅。省中諸父昆弟咸奔澳門，動色訴怨，謂大吏已懸千金相購，請速行，毋累宗族。初，堅如偵知廣州駐防人數，漢旗多於滿旗，而滿素抑漢，外人雖並視之，而實則平日積怨已久。遂倡聯漢旗滅滿旗之策，與漢旗有勢力者稔，密因勢而利導之。有漢旗某者，頗具血氣，小有才，因祕授方略，令陰結羽翼，刺探機密，以供驅策。羊城各要隘，以東北爲建瓴，以西南爲犄角，潛師襲擊，分路並進，東西北三江如馬王海區新輩諸盜首，復各帥勇士數千人，馳會應合。期七月某日起事，謀大定矣。會軍械逗撓不至，事寢敗，堅如力斡旋之，改期閏八月某日。然鄉士良軍已先馳不可復遏，三洲田等處，義旗一出而答。堅如思解惠州之阨，而廣州大舉初志，期緩莫濟，不得不行暗殺以盾其後。於是欲舉清吏之權位重大者，如督撫將軍輩殲之，使其餘惶恐自顧不暇，則東江自立之勢成，而西江之義師又起，大局不勞而定。乃購炸藥二十九箱，每箱五十磅，欲埋藏於撫署將軍衙門，桂香街安勇大營，以炸三處要地。先貯於番禺屬韋涵卿蘇焯南家，後爲安勇執去，乃續謀二百磅。時適售去一產，約三千金，其田畝亦有人願出價一萬餘金，已有成將交易矣。堅如以其緩不能因私而誤公，遂棄不顧。時省中儕輩，懼禍作，早屋散，即有未散者，亦以金齋發使他適。撫署後有地曰後樓房，第宅櫛比，堅如密僦宅，以友人宋少東姓氏榜諸門。鄧蔭南蘇焯南黎禮三人，由澳門所運炸藥二百磅並藥線各件亦到，初運交西關榮華東街辦事機關，由練達成收藏，復由練密交五仙門福音堂黃守南代貯。及稅居後樓房，乃使宋少東夫婦居之，由劉錦洲蓋章担保，炸藥則由溫玉山乘肩輿暗運入屋。堅如借溫玉山黃守南等二人定由該屋掘一地道，以達撫署德壽住

處。鑿插並施，經營徹夜，詎掘至中途，爲大石所阻，至五鼓而止，而度深則已五尺許，以大鐵桶滿質其中，藥線透達於外，燕香置其下。臨行反扃戶，約溫等各散，期於澳門相會，堅如由西門出，溫等由南門出，沿路不聞有動靜。比至相會江通舟中，彼此私議，疑怪莫明，堅如乃使其兄及溫玉山蘇焯南練達成先發，自返後樓房視之。啓戶察視，則香燭而藥不燃，時已近朝午，恐舉動不便，乃更留一晝夜，定於八月初六早再行燃放。惟時遍視室中，除昨晚遺下之洋火一盒外，已一無所有，又不敢再扃戶外出，以動鄰右之疑，於是此一日一夜間，堅如乃如蟻之旋磨，周行室中，粒水不得入口，直至天將達旦，乃復安置藥線。燃點既畢，潛行出戶，輕將門虛掩，欲山城爲乘輪赴港計。既念一經下港，萬一輪已開行，而藥力仍如昨日之不炸發，此時已無人在省照管，豈不誤事。乃決計不復下輪，直到西關第一長老支會禮拜堂，略爲休息。蓋堅如自運動此事後，由運藥入城，鋤掘坎燃點藥線，辛苦經營，已數夕未嘗交睫矣。忽聞轟然一聲，比暴雷尤烈，然因堅如未深諳燃放炸彈之法，以二百磅之巨量，僅置雷管少許，故祇燒去藥之一部，收效甚微。時堅如髮然而起，詐詢旁人曰：此何聲也？未幾，里巷閩傳督署被轟事。堅如竊喜以爲事已成矣。又未幾閩傳署督德壽無恙，祇吃一驚，於夢中自牀墮地，抓出數尺以外，魂散魄飛，尙無性命之虞，祇署後兩牆等處坍塌數丈，附近民房塌屋八家，死六人，傷五人。堅如疑甚，以爲按藥力分量，督署當可焚燬一空，而德壽臥房，曾用遠視測量法推測，則距離藏藥之所，不出十五丈以外，雖下有石壁阻隔，然以如此重量之炸藥，不爆則已，爆則屋宇傾頽，德壽必無幸理。乃道路所言，皆云德壽未死，心乃大疑。遂雇肩輿直抵炸藥爆發處所，以行其實地視察，膽亦豪矣。是日星期，輪船停駛，堅如深以一擊不中

爲憾，思乘機再舉。乃往油欄門鴻興客棧訪同志胡心泉兄弟，胡苦勸其勿進老城。堅如恃誠面者辭，且無證佐，遂於次早直下輪返港，而介字營勇已伏伺要路。堅如至，爭前以肩與昇之，前後列兵隊，沿途擁護，如臨大敵，指拿堅如，實偵探郭堯階也。比至，德壽命押南海。到署，適有仕後樓房被害人劉姓見之，出而指證，又搜索其身畔，得德文炸藥配製法單一紙。南令裴長福大喜，以兵勇數十，日夜環守之，甘言美詞，相待極優禮，欲以言餌得情實，因羅織成大獄。堅如不受籠絡，惟嬉笑玩弄之。裴怒，且知其不可動也，遂以威力相脅懾，出一名單，上列四十餘人，皆新黨中有聲望者，迫令供狀，堅如悉不承。備受刑杖，慘酷無人理，始終惟怒目不答，傲視自若，卒被定斬首之刑，死時年才二十二耳。時鍾榮光曾請美國牧師尹士嘉轉求美國領事營救，清吏以證供確鑿拒之。就義之日，爲九月十八日。其擔保宋少東稅屋之劉錦州，亦被捕。堂訊時口誦耶穌新約不已，官以其態也釋之。堅如之供詞掌模，及全案，至辛亥光復時尚存南海縣署，後人影之。其妹慨然熱心革命，不讓乃兄，堅如之奔走國事，深得其助。自堅如就義誓爲復仇，詎翌年以疫死於肄業之廣州柔濟醫院。堅如遺骸，由香港同志李紀堂派蔡堯堯來省秘密殮葬，立碑暗誌司馬氏。民國成立，孫中山及黨中同志募資爲建石像，以彰前烈而垂永久，並由祇園寺僧璧琳，潮音庵僧杰可送出東沙馬路東明寺荒地一段以爲專祠，立像於此。（建國月刊二卷六期）

## 史堅如案拾遺

廖平子

史堅如謀炸德壽事，其大致人所盡悉，但其中主動，果誰人乎？由今而論，當無人不曰堅如自動，練達成、宋少東等，實完成之。（當時德壽所出告示亦曰史經如宋少東等。）而不知當時主動，實乃出於蔭南（三伯）。蓋蔭南於乙未廣州之役，實與總理同事。失敗後，逃往檀香山，經營農業。既而略有積蓄，革命之心愈熾，遂再歸廣東。常往來廣州惠州兩地。於廣州與史堅如、黃福、宋少東等謀；於惠州與鄭士良、黃耀廷等謀，希一舉而使滿奴淨盡。斯時各方同志亦已暗中議定，舉蔭南為臨時總司令，故蔭南當時實足指揮自如。當時由香港運炸藥入廣州者，黎禮、蘇焯南，而炸藥之來源與指揮黎蘇二人者，亦蔭南為之。當炸藥爆發時，蔭南亦在廣州，但未與堅如同在一處。堅如被捕後，蔭南始僱一小艇向陳村（地名，順德縣屬。）逃脫。

堅如為偵探郭堯階所獲，人多知之。其實郭此時尚未作武營偵探。其初不知因何機會，得認識練達成，常於口頭作革命排滿言論，練遂誤許為同志，介紹堅如相見。後因屢借不遂，不惜作異族走狗，且為虎作倀矣。此事也，史氏園丁陳榮，實與郭同謀。

堅如當日供詞，藏於南海縣署，光復後始搜出之，現存老同志蘇焯南處。著者曾見原文，中為濃墨所填者大半。焯南云：堅如當日供詞，牽連旗籍與軍政界甚衆，非旗籍人與軍政界實有事實，



特有意攀連，使內起風波。詎料裴景福故猾吏，迫將濃墨遮蓋，其計殊巧。

堅如被捕爲庚子九月初七日，即炸藥爆發之次日。人謂其匿西關第一長老支會禮拜堂毛明處，及油欄門鴻興客棧胡心泉處，皆影響之詞。蓋堅如於炸藥爆發後，實匿花埭培英書院（今改爲培英中學）教員徐甘棠處。

堅如受酷刑時，爲九月十三，作供詞就在此時。後於十八日就義於天字碼頭。十九夜始有人往收屍。收屍者何人？人謂蔡堯，實銜香港各同志之命，而不知率堯同往者，乃陸柏舟也。

時有耶教徒而兼西醫生者名楊香甫，雖非革命之實行家，而頗與堅如達成等相來往，知黨人有所舉動，喜極。八月中秋節，尋常店戶，燃燈籠寫慶賀中秋四字，楊則特寫慶賀新朝。事後爲人舉發，謂舉動大可疑，清吏捕之去。初擬正法，終礙其爲教徒，又無左證，遂判令長期徒刑，光復後始出獄。

租屋埋炸藥，由宋少東出名。其婦乃臨時覺得再醮婦也。堅如恐株連之，乃預爲設詞使往香港中國報躲避，故未及禍也。至當時蓋章担保此屋者，爲衙邊街翰藻齋棧畫店之主人劉錦洲。劉當時實未同意，由黨中數人往訪，一人故與攀談，一人乘其不備，急將其所有圖章蓋諸租簿上，及劉知覺，已無及矣。事後劉亦被捕，以其爲教會牧師，又非有意與謀，得不死。

是役也，英人摩近，最爲踴躍。嘗親入內地調查滿清官吏舉動，與測繪軍事險要。又爲避人耳目計，輒於沙面附近舢板廠河面，僱一紫洞艇與衆人會議，名爲花酌。實乃計劃軍事行動焉。（建國月刊十卷六期庚子壬寅及庚戌間之革命拾遺）

# 唐才常漢口之役



## 記自立會

張翼溪

編者按：唐才常漢口之役，近代史資料叢刊第八種「戊戌政變」已載張繼先湖北革命知之錄中庚子漢口之役等資料，此處不重出，可參閱。

自立會，原名正氣會，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夏，唐才常與沈蕙林圭舉永年等所創也。會址初設於上海新馬路梅福里東文譯社，暗中進行反清運動。後與吾師康南海先生暗通聲氣，得南海先生之助，宗旨乃稍稍易。復結哥老會，聲息所通，東至蘇浙，北至河陝，西南至巴蜀兩粵，同志紛紛響應，加入正氣會，唐才常與沈蕙林圭，遂商訂會章，發表宣言。其文曰：

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與四方之曠，聲靡聘矣。昔者：魯連下士，蹈海而擯強秦；包胥繫臣，哭庭而存弱楚。蕞爾小國，尙挺英豪，詎以諸夏之大，人民之衆，神明之胄，禮樂之邦，文酣武嬉，蚩蚩無覩，方領矩步，奄奄欲絕；低首履羶，自甘奴隸，至於此極。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夫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盤根所由別利器，板蕩始以誡忠臣。是以甘陵黨部，范孟博志在澄清，宋室遺民，謝皋羽常聞痛哭。諸君子者，人懷偉抱，世篤忠貞，或功勛餘裔，飄纓天閣之家；或詩禮傳人，領袖清流之望。當此楚氛甚惡，越甲常鳴，詎有酣寢積薪之上，孤立巖牆之下，長蛇

薦食，騎虎勢成，將軍何以得故寵，彼皆收用其私人，有粟豈得而食諸，無家何以爲歸矣。束手待斃，曠臆莫及。所願成捐故態，同登正覺，卓犖爲傑，發憤爲雄，一鼓作氣，嗚然嚮風，上切不共戴天之仇，下存何以爲家之思；庶竭一手一足之能，冀收羣策羣力之效。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非我種類，其心必異，毋誘於勢利，毋溺於奇袤，共圖實際，勿盜虛聲，俾中外繫其安危，朝野倚爲輕重，勿使新亭名士，寄感慨於山河；故宮舊臣，隱哀思於禾黍，幸甚幸甚。嗟乎！圯有橫流之海，精衛思填；石當缺陷之天，女媧能補，任重道遠，阻勉以至，霜鐘頻警，撥筆悵然！謹訂簡章，臚列於左：

## 正氣會會章

###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條 本會以正氣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渙散，正氣不存，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創此會，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愛國忠君之實，以濟時艱。

第二條 入會之人，允宜情意真摯，瀝膽披肝，以維世局，如有標榜聲華，及黨同伐異，妄議君父者，請勿列名會籍。

### 第二章 會友例權及會議

第三條 各友入會之始，至少須捐洋一圓，以後每月至少須捐洋一角，以爲會所用費，及將來辦事張本。

第四條 入會者各書姓名、鄉里、年齒、服業於會籍，以便時通信札。其會籍交本會所幹事員

管理。

第五條 會所現設於上海，凡外省外埠，有聞聲相思，願襄斯學者，可照本會義例函名登籍，登籍之後，一切學問，可以函商，或需購置書籍儀器，及其他要務，均可由會所幹事員代辦。

第六條 上海會員每逢公休日，（即西人禮拜日，）午後一時集議一次，謂之常會，如有要事急商，不能待常會之期，則由會所幹事員隨時邀集，謂之臨時會。

### 第三章 職員

第七條 本會公舉會長一員，總轄會中一切事務，然凡事須經議員及幹事員商榷，始由會長施行，會長以一年任滿為期，期滿則改選如初。

第八條 公舉會計司一員，專管銀錢出納之事，以一年任滿為期，期滿則改選如初，但能辦事妥貼，無絲毫苟且滲漏者，可公議重襲其任。

第九條 公舉會所幹事員，專司接待會員來往信札，及會議條記諸事，其餘不居會所，而各幹事員者，亦在在以聯絡志士為己任。

第十條 議員及幹事員無定額，均由會議時公行擇定，如或因事辭退，即當告明會長及會所幹事員。

第十一條 會長會計議事幹事各員，均不開支薪水。

### 第四章 會計事例

第十二條 銀錢一切支出，悉由會計員按定算表所預列之數，交會所幹事員辦理，其未列預算表者，雖一錢之微，不得支出。

第十三條 預算表于開會時決定，或由常會憑衆增減，如有事出匆卒，刻不容緩之費，則由會計員將存款先行支付，待衆員會議時，始將其不容緩之理由布告各員，增入簿冊。

第十四條 會計員收到各友捐款，隨時登冊，毋得遺漏，每月之杪，必抄彙成冊，俾衆考知其數。

第十五條 除各項開銷外，有餘款百元以上，即公議存一妥穩錢莊以便生息。

#### 第五章 會議擴充

第十六條 現在捐項甚微，規模甚小，俟會款大集，即議創開譯局報館，遣派學生諸事。

第十七條 中日兩國，係同文同種之邦，如日本志士願入本會者，一律列名會籍。

第十八條 會友如有自著自譯之書，已經會長暨各員許可者，俟會款稍充，可由會所代刊行世，如收回刊資，獲有贏餘，即酌分本人支取。

#### 第六章 補遺

第十九條 本會原爲嗶鳴求友起見，凡各省各埠會友，來申者，由會所幹事員加意接待，勿得稍存歧視之心。

第二十條 各友月捐常數，無論本埠外埠，均請按月寄交會所爲禱。如以按月零交爲煩，或先算明一年月餘，預捐幾圓亦可。

第二十一條 會友如有品污名壞，不齒士林者，可由會中議員辭退除名。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遺漏之處，或不便時宜者，均由常會期隨時改良。

自是而後，傅慈祥，陳猶龍等，相繼入會，又組自立軍，謀起義，預期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在武昌舉事。事洩，唐才常等被逮。才常早負盛名，張之洞知其才，（時張之洞爲兩湖總督）欲令誘致南海先生以自贖，才常笑却之，且語之洞曰：「恨公不足望張柬之，徒成曲學耳。」之洞無如之何。

是役也，與才常同時被逮者，凡五十餘人。搜出後膛槍數十支，軍火數箱，及印信、旗幟、信函、冊籍。其印文曰「中國國會分會駐漢之印」，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之關防」，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路軍務之關防」，又曰「統帶中國國會自立軍（中、）（左、）（右、）（前、）（後、）等營各關防」。又於唐才常身邊小篋內，搜出號令告示稿云：「焚燬各衙署，占奪槍礮廠，劫掠軍庫，占據口池，焚燬三日，封刀安民，派將固守，再籌征進。」又搜富有票甚多，上橫書富有二字，直書憑票發足典錢一串文，前有編號，後有年月，其冊籍中題名者千八百餘人云。七月二十八日夜二更後，才常等二十餘人，在滄陽湖昨遭難。（滄海叢書社稿本）



## 唐才常漢口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摺

湖南巡撫臣俞廉三跪奏，為湖南省添募水陸營勇，力籌保疆禦侮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湖南省水陸防營節次裁減。臣前因藩司錫良統帶勁字五營北上，並撥威字三營調往湖北，改由鄂省發餉，當委記名提督張慶雲召募健字四營，暫資鎮攝，奏明在案。近來時事日益艱難，盜賊奸民，莫不聞風思逞。麻陽匪徒吳三角等甫經撲滅，永州府屬甯遠縣與廣西交界之清水橋復有會匪劉忠魁等逼脅平民出錢入會，經該府縣會營擊獲，起獲飄布洋槍馬刀等件，訊供稟報，臣當即批飭正法。長沙府屬湘潭縣民黃敬義等被劫案內，逸犯鄧二，經選鋒水師營擊獲，匪黨聚眾打奪，戕害營勇眼線三名，現經臣嚴飭營縣緝獲兇犯王八驕子、汪三滿、裁縫王大滿、仇長庚，訊明批飭正法梟示。湖北蒲圻縣屬之新店一帶，紅教匪徒搶掠滋事，竄擾岳州府屬臨湘縣灘頭等處，拒斃防勇二名，復放火燒燬沅潭市釐金督銷各分局並鋪戶民房，殺斃釐局委紳郭壽萱。現經督臣張之洞調派武愷等營，臣亦派令統帶健字營提督張廣雲、信字營參將陶廷樞各帶弁勇，並由岳州鎮魯洪達派撥戰船，與鄂軍會合剿捕，及飭統帶發字營總兵張星元堵禦。業據擊獲匪目賀添葆、曾廣文、王昌平、游揚

炳等，卽於軍前正法。臣仍飛飭該員弁等務將首要匪犯悉數殲擒。毋令滋蔓。

復有逆犯康有爲等潛蹤海外，分遣死黨散放富有票，與沿江會匪勾通煽誘，其票係仿錢店票式，上列富有二字，中註發錢一千元，蓋用立大字號，業精于動，日新其德各圖記。蓋取周易繫辭傳，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二語，以爲暗號。悖逆情狀，固已昭著。而所撰僞檄，僞示、條約，狂妄荒謬，尤堪令人髮指。江蘇安徽湖北各省均已破獲。湖南亦擊獲匪目李英等數名，業將李英莫海樓正法梟示。其餘尙在研訊。湘潭現獲正法之仇長庚，卽仇愷，亦曾放出富有票多張。訛言繁興，民情疑懼，商賈各懷戒心，釐稅因而減色。似此情形，非得重兵彈壓，不足以定人心而固疆圉，卽無以安市井而裕餉源。

臣與在省司道暨地方紳耆反復熟籌，詳細咨訪。遴選總兵蕭彰紀於湘鄉等縣，生員賀金聲於邵陽等縣，各募勇五百名，分爲翼字左右兩營，來省精練。所有糧餉均照健字營章程支發。提督王紫田召募弁勇七百二十名，分爲親軍中後二旅。總兵張星元原帶發字一旅分防巴陵、華容、臨湘縣，當此江防喫緊之時，實屬不敷分布，現改爲發字左旅。加委參將張炳垣募勇三百六十名，爲發字右旅，仍歸張星元統率。糧餉均照防營章程發給。另委千總楊明遠募勇二百三十四名，排造長龍舢板等礮船，爲飛輪水師；提督謝玉泰募勇三百六十名，爲飛輪陸師；以備游擊策應。又募小隊一百五十名，內緝勇十名，皆選長於緝捕之人，專司偵緝匪類。其餘一百四十名分撥各街局所，爲防護軍裝火藥餉銀之用。又都司張廷壽所帶之親軍後旅，駐紮省城，人數過少，防守難周，現飭募足五百人，改名親軍後營。選錄水師左營分防澧州一帶，前因餉餉裁勇，酌減勇數，視駛不靈，茲每船添募五

名，以復舊額，共加勇九十九名，不加船隻，糧餉各照章給領。臣仍督率統帶各員加意訓練，以冀悉成勁旅。惟湖南餉源枯竭，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值此時事逼迫，不得不儘力搜羅，暫救目前之急。一俟稍臻平定，仍當逐漸議裁。

除咨明軍機處暫戶兵二部，並將富有會首要嚴拏，脅從解散，務淨根株，另行詳悉奏報外。謹先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之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兩江總督劉坤一安徽巡撫王之春長江水師提督黃

### 少春奏摺

兩江總督臣劉坤一、安徽巡撫臣王之春、長江水師提督臣黃少春跪奏，為匪滋擾大通，派兵會剿，一鼓盪平，地方安靖，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照沿江一帶，時有會匪出沒其間。茲值時局多艱，人心不靖，逆犯康有為陰遣其黨潛入長江，散放富有紙票，到處煽惑，徧貼偽示，語多悖逆，並擬私運軍火，謀為不軌，意在乘機起事，經臣等飛咨各省通飭各屬一體嚴密查拏在案。

七月十四日據辦理安徽銅陵縣大通鎮釐局知府許鼎霖等電稟，探明有富有票匪在江北桐城地界嘯聚數百人，宰牲祭旗，請速派隊剿捕。當經臣之春飭派定安後營李桂馨督率隊伍馳往捕拏。

嗣據徽甯池太廣道吳景祺、辦理皖岸督銷局道員錢松年、大通釐局知府許鼎霖、大通營參將張

華照、裕溪營參將彭源洽，先後電稟：七月十四夜，有匪徒多人竄至裕溪，該參將彭源洽率兵抵禦，衆寡不敵，軍火被劫。十五日匪竄大通。是日黎明，該處文武官汛及桐城縣練董共擊獲匪徒八名，正擬會訊間，突來匪徒游勇數百人，圍劫長江師船，外委洪益金奮力抵禦，身受槍傷甚重，各弁兵亦多受傷，紛紛落水，溺斃兵丁八名，致被搶去師船八號，並劫藥局軍火多件，砍斷電桿多根。該匪聲勢洶湧，開放大礮向大通督銷局猛擊，致將該局常平差輪打沈，並劫礮卡礮船。匪衆旋即登岸，直攻礮廠兩局，肆行搶掠，傷斃勇丁二名，礮局司事一名，家丁受傷四名。所獲匪犯概被劫去。並糾搶錢店一家，居民數家，傷斃百姓二名。分向青陽竄去，希圖劫獄，幸先獲之匪首郭老太、陳得沅二名口先已批飭正法。青陽、蕪湖、南陵一帶均形吃緊。各等語。

復經臣之春添派統領武衛楚軍李定明、營官傅永貴各帶營隊晝夜馳往大通，會合李桂馨分三路追剿，並派營官蕭鎮江、李維義分赴池州南陵等處截擊。臣坤一飭派龍驤、虎威、策電兵輪三號駛赴大通江面堵截，並派統領衛軍王世雄酌帶一營乘坐開濟兵輪赴蕪湖駐防，會商徽甯池太廣道吳景祺妥爲布置，相機剿辦。臣少春立飭調防江陰之長江提標裕溪大通三營船板，星速駛回原營，湖標舢板三十號亦飭上駛協剿，加派江勝左營步隊營官劉達義赴南陵會剿。並聞有兵丁通匪情事。經臣坤一、臣少春各派文武廉幹大員前赴大通密查，先將大通營參將張華照撤任，聽候參辦。

旋據稟報，營官傅永貴於十六日率隊行抵大通，首先擊獲匪黨四名。統領李定明於十七日探得匪首許大老等四名以黃綾裹頭，黨約八百餘人，因聞官兵將至，以大通孤懸江心，非應戰之地，齊赴洛家潭，圖結各路匪黨，併力抗拒。該統領李定明商同營官傅永貴，卽刻拔隊，馳抵洛家潭，分

布水陸截擊。匪懼不敵，舍舟登陸，紛向東岸奔竄。我軍隨發抬槍，轟斃匪徒五六十名，奪回礮船十四艘，火藥槍械多件。餘匪四五百人向南逃逸。李定明等復催兵前進，至結嶺地方，勇丁多染暑症，諭令暫行休息，並多發探隊以備不虞。忽聞山內槍聲齊發，當飭隊伍奮勇進擊，並分兵繞至山後圍剿。擒獲余則等三首犯，即行梟首。開槍擊斃匪黨十一名，餘匪從山頂向東滾跌而下，墜溝碰石斃者三四十人。乘月色追襲至木竹潭，又擒斃匪黨三十餘名。維時已近三更，正擬駐紮，忽據報稱，匪復分股前來，我軍隨分四路搜緝，行至六町村遇匪二百餘人，奮勇格斃二十三人，餘匪向南陵逸去，與余老五一股會合。天色已曉，李定明率隊追至戴家會村，突遇悍賊約三百人，列隊發槍拚命拒敵，我軍力戰數時之久，斃匪一百一名，生擒首逆余老五，奪獲偽印富有票槍械馬匹無數。傍晚始行收隊。即將余老五處斬。十九日各村團勇擊獲竄匪十二名，亦即正法。並留梟匪七名，帶至大通斬梟，以塞匪胆而定人心。營官李桂馨於十七夜會同銅陵縣在丁家洲橫港頭等處斃匪十餘人，生擒朱炳榮等十人，訊明正法，奪回火藥三十餘桶，搜獲刀械無算。十九日在楊二善地方擒斃匪首何廣源及黨四十餘名，奪獲毛瑟槍子兩箱及洋槍馬匹票布元寶洋元等件，生擒匪首朱則徐等十二名。營官蕭鎮江、李惟義、劉達義會稟：督率各營在南陵會剿，擊獲首要匪犯多名，並擒獲偽三千歲石方玉，解省訊辦。又經營官劉達義督同該營哨弁擊獲要目楊長發、陳玉才、伍開壽、蔡略元、袁孝傑五名，起獲槍枝子彈飄布號簿。營官傅永貴擊獲匪首偽四王爺陳英士、偽八王爺梅生、偽七千歲周得方三名。統領王世雄會同蕪湖遊擊劉炳庭擊獲槍劫大通匪犯張桂友、萬啓成二名。裕溪營副哨李鴻鈞等擊獲巨匪吳老九一名。又據徽甯池太廣道吳景祺稟，督同營哨擊獲要匪丁德愷、于錦堂、符煥章、吳正

金、唐有元五名，均訊取確供，實係富有票匪，分別提省及就地懲辦。復經臣等嚴飭各該統領營官分投搜捕，務期淨絕根株。現在地方一律安謐，堪以仰慰宸廑。

嗣據查辦委員稟覆，臣少春以案情重大，復親往大通嚴查，該營等實因師船奉調前赴下游辦防，所餘船隻無多，又將每船兵丁酌撥兩名至調防船內協助。此次變起倉猝，寡不敵衆，又有革兵游勇在內，冒充水師兵丁，勾結票匪，以致出此重案，實屬咎無可辭。

臣等伏查長江以內正值籌辦防務，各該師船有巡緝之責，宜如何嚴密設防，以期有備無患。乃竟因循玩忽，致釀事端，師船軍火均被匪劫。若非派營刻速剿滅，幾有燎原之患。該營哨員弁，平日於革兵游勇未能嚴行驅逐，尤屬形同讐賊，自應從嚴參辦，以儆將來。相應請旨將長江水師大通營參將張華照、大通營左哨都司宋春桂二員卽行革職永不敘用。裕溪營參將彭源洽、裕溪左哨都司吳斌臣、大通營前哨二隊千總吳高太、右哨四隊把總顏福成、左哨五隊外委謝雲龍、左哨六隊外委劉傳薪、右哨五隊外委郭福全、右哨六隊外委蕭近理、後哨四隊把總鍾詔貴、裕溪營請補後哨一隊千總李茂芳、後哨四隊把總周成喜、請補左哨七隊外委張保元、右哨五隊外委張福友共十三員弁，一併革職，以爲疏防失事者戒。統領安徽武衛楚軍、奏留差委、頭品頂戴、已革記名提督李定明，督隊剿匪，盛著奔馳，兩晝夜間追逐百餘里，斃匪數百名，奪回敵船軍火，奪獲偽票驃馬等件，赴機迅速，立挫兇鋒，勞苦功高，實爲各營之冠。該統領曉暢戎事，謀勇兼全，將領中不可多得，仰懇天恩開復原官，以備干城之選。其餘出力各員弁，容再查明擇尤奏獎，俾示鼓勵，出自鴻施。所有票匪滋擾大通、派兵會剿、地方安靖各緣由，謹合詞恭摺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

示。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北巡撫于蔭霖奏摺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張之洞、湖北巡撫臣于蔭霖跪奏，為康黨謀逆，創設自立會，勾結長江南湖會匪同時作亂，先期破獲，擒誅渠魁，現派營四路勦捕，飭令繳票解散，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

竊查自北方開戰以來，各省匪徒咸思蠢動。臣等欽遵諭旨，保守疆土，欲防外侮，必須先清內匪。當即增募營勇分路籌防。七月初間，湖北巴東長樂等縣果有會匪糾眾聚斂起事。正在派兵剿辦，旋聞安徽大通已有大股會匪突起焚劫，其勢甚熾。湖北沔陽州之新隄，蒲圻縣之羊樓崗，湖南臨湘縣之灘頭，均有會匪接踵而起，民間大為驚擾。荊州之沙市以及嘉魚麻城等縣，均有會匪謀亂情事。各匪聚眾點名，打造刀械，製造號衣，儲備米糧，一似錢財甚為充裕者。並聞有私運外洋軍火之說，當經遴派員弁營勇分路密查剿捕。以武穴向為下游門戶會匪之藪，並派營勇兵輪前赴該處查拏防遏。

同時，各省聚斂各匪，皆係領有富有票。此票乃仿照哥老會散放票布之辦法，其票係上海洋紙石印，寫刻篆印皆極精工，上橫書富有二字，直書憑票發足典錢一串文，前有編號，後有年月，背有暗口號圖章二顆。用在湖北者，又鈐楚字圖章。其命名蓋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實屬悖妄已極。凡

領票者均係勾串一氣，互爲聲援。據匪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該匪首處領錢一千文，以後乘坐太古怡和輪船不索船價。並云中國即將大亂，以後持票即可保家。以故各省匪首趨之若鶩。旋經查出，乃大逆康有爲一人主使調度。其夥黨分布各省，展轉煽惑。其巢穴即在上海，於租界內設有國會總會，入會者亦不盡康黨。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國會分會，而分會中以漢口之分會爲最大。因武漢當南北適中之地，居長江之上游，而兩湖會匪又最多，故先於武漢舉事。其會名曰自立會，其軍名曰自立軍，勾煽三江兩湖等處哥老會匪，糾衆謀逆。定期七月二十九日，武昌、漢口、漢陽三處同時起事，約定新陸、蒲圻之匪速起大股前來接應，岳州、沙市之匪遂爲聲援。

先於二十七日訪有端倪，密飭員弁在漢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寶順里內擊獲兩湖分會總匪首唐才常、匪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餘名。唐才常係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又督辦南部各省軍務處，林圭係統帶國會中軍，李虎生係總竊戶。當時在唐才常寓所起獲軍械、火藥、偽印、偽札、偽示及富有票多張。又入會各匪姓名簿，又購買洋槍刀械用款，雇募奸細分往各城各營各局充當內應月支薪水用款，招募會匪，自稱發餉用款各項帳簿，又各省匪黨往來逆信，又洋文自立會辦事規條，皆在唐才常屋內搜獲。並同時在漢口漢陽擊獲同夥謀逆之哥老會匪首瞿河清、向聯陞等，發交營務處司道、武昌府、江夏縣公同審訊。該匪等供認開設自立會，勾結哥老會，散放富有票，同夥謀逆不諱。當即將該匪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

旋在嘉魚擊獲匪黨蔣綱才，搜獲富有票黃旗及各匪口號名單，及正副會長康梁偽諭，暨供出各匪姓名。續據湖南擊獲會匪頭目李英、譚叢等供稱，康有爲在上海開富有山，正龍頭係康有爲，唐



才常、梁啟超、李金彪、楊鴻鈞、師馬炳等，唐才常派爲上海總糧台。聽說康有爲、孫汝派人會合大刀會，孫汝已到山東。此事是康有爲爲總，康有爲以唐才常爲總，唐才常以華仁傑即辜洪恩、師馬炳即帥襄爲總。湘省聞擊自盡之汪銘派爲長沙總糧台。各糧台之錢均是康有爲接濟等語。查蔣驪才匪單內係康有爲爲正龍頭，梁啟超爲副龍頭。並據唐才常供，上海國會總會頭目係廣東人容闈。此外各處所獲哥老會匪供詞，供出康有爲唐才常爲首者，不計其數。查獲逆信偽札及各匪供，尚有沈克誠、陳謙、林杰即林邦威、容闈、李松芝、蔡鐘浩、汪楚珍、張堯卿、戴保廷均爲謀據兩湖之大頭目。秦俊傑即秦立三、又名秦郵，即大通滋事首匪。復經密札密咨鄂省各省查擊，並照會各國領事在案。並准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咨湖南巡撫臣俞廉三咨，查出訊出康有爲、唐才常、容闈等勾匪作亂，私運外洋軍火情形，大略相同。暨准兩江總督臣劉坤一、安徽巡撫臣王之春咨，富有票匪擾亂長江，派兵剿捕，起獲匪票偽示，私運軍火各情形，與鄂省所查皆相符合。

查此項自立會匪唐才常等，以康逆死黨，窟穴上海，設立總會，自爲總糧台，往來沿江沿海各處，廣散銀錢，購通會匪，計謀凶狡，黨夥紛繁。其匪黨往來書信，大指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動沿江沿海各省各種會匪，同時作亂。其同謀勾結之人，各省皆有。其購械募匪之款，查簿內存款計洋銀一萬五千餘元，用去已將及萬元。聞康有爲詐騙斂集之款共有銀六十萬元，安排以二十萬元用之長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就兩湖地方查出者已有兩萬餘張。事發後兩三日，尙有人向李慎德堂報遞匪黨逆信，經總務司郵政局擊獲數起。其偽札有曰指定東南各行省爲新造自立之國。其華洋文規條內有曰，不認滿洲爲國家。其偽印文曰中國國會分會駐漢之印；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之

關防；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路軍務處之關防；又曰統帶中國國會自立軍中左右前後等營各關防。其逆信內有曰以湖北爲中軍，以安徽爲前軍，以湖南爲後軍。其唐才常身邊小篋內搜出偽號令告示稿，有曰焚燬各衙署，佔奪槍礮廠，劫掠局庫，佔踞城池，焚戮三日、封刀安民，派將固守、再籌征進。其逆信內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開用偽關防札稿內有曰業經報明滬會，篆刻關防一顆，內刊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字樣，於庚子年七月初八日開用等語。唐才常等到案，一一供認不諱。至其平空造言，捏誣狂吠，詆毀兩宮，悖逆凶悍，筆不忍書，令人髮指。該會匪等以自立爲名號，以焚戮劫掠爲條規，以富有票爲引誘，以哥老會紅教會及各省各種會匪爲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時振動，天下民生同時糜爛，實爲凶毒已極。又查偽札有云，本國會深懷危亡等語，實屬狡詐膽妄。該匪首倡爲國會，造此詭辭，冀以誑誘躁妄之文士，鼓動無知之愚民，尤爲可惡。

竊惟目前時事雖棘，上下同心，力圖振作，尙可勉籌補救之方。若該會匪各省蠡起，則中國真將有危亡之勢矣。今該會匪既已自稱爲新造之國，公然自立，不認國家，是明言不爲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尙敢託保國之名，以逞其亂國之謀，不獨中國忠義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國明理曉事之人恐亦不受其欺也。近日鄂湘江皖各省滋事之匪，查其逆信、票據、供詞，皆係自立會匪之黨，皆係領富有票之人。其合夥約期，濟械助費，分據地方，安排接應，均經查有實據。查李慎德堂前門在英租界之內，當日查拏各匪之時，係由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往拏，當場眼同起獲各種謀逆作亂器械憑據，華洋人等衆目共覩，因此各國領事皆深知此輩實係與哥老會合夥，必應查拏，以免擾害地方。除湖北湖南兩省隨時密查嚴拏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會，其往來於上海者尤多，應由各省

自行查拏。已將先後疊次查出供出緊要各匪首姓名籍貫，陸續開單，分咨各省一體嚴密懸賞查拏，務獲懲辦，以懲亂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謀之人甚多，凡係查無實據者概不連株。其軍民人等誤領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警局開紳首士繳票銷毀，即免追究，予以自新。若觀望藏匿不繳者，查拏匪票，定行重辦。

自漢口匪首伏誅後，各路匪徒聞之震懾奪氣。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黨匪首尚多漏網，現已訪知，仍復潛蹤往來上海長江一帶，別設狡謀，力圖糾衆報復。沙市、岳州、常德、澧州一帶，匪徒尙在煽惑窺伺。新隄之匪，竄擾湖南之臨湘、巴陵、監利之朱河等處。其監利、沙洋、麻城、嘉魚、崇陽、巴東、長樂之匪，仍飭各營分投搜剿解散。其襄陽、棗陽、隨州、應山等處，界連豫邊，素多刀匪，豫省年來旱荒，饑民頗衆，亦遂有會匪開堂放鴉之事。自七月以來，藉開教爲名，嘯聚焚劫，自立會匪滋事。復查有匪首潛往孝感、應山、河南信陽州一帶謀劫北上諸軍軍火。並煽誘河南饑民來漢滋事。現又訊出有匪目潛往襄樊一帶煽動刀匪。已添募馬步各營沿邊防遏，入境即擊。八月內四川巫山縣有匪千餘人滋事，亦經派營會合川軍相機剿捕。

臣等伏查康逆近年遁逃海外，布散邪說，久思煽動奸人，擾亂中國，以逞其報復之志。茲因各國構兵，以爲有機可乘，遂敢進其黨羽分布沿江沿海各省，勾匪作亂，而湖北尤爲該匪注意所在。值此時局危急，一經煽動，立即四路響應。兩月來，武漢商民惶擾遷徙，一夕數驚。幸仰賴朝廷威福，先期破獲，擒誅渠魁巨黨多名，各處聚集援應之匪，先後擊散，陸續擒斬匪目數十人。目前人心粗定，惟有仍一而督飭各軍各州縣嚴防密擊，解散脅從；一面照會各國領事，布其逆亂罪狀，囑

其轉告外部，勿爲所惑。目前據各領事言，從前謂康梁爲志士，今已知康梁爲匪徒，各國斷不幫助庇護。此實由該逆等稔惡窮凶，天奪其魄，爲悖亂盜賊之事，布悖亂盜賊之言，奸謀逆跡，盡行敗露，已爲各國所屏棄，誅殛之期，當不遠矣。

惟是湖北數月以來，自北方有警，長江人心惶惑，各匪四起，陸續增募勇營數十營，上游則界川之宜昌，下游則界江西之武穴，南則界湘之荊州，北則界豫之襄陽、隨州、棗陽、應山、麻城，中路則沔陽、新隄、沙洋、嘉魚、蒲圻、崇陽、監利，皆爲會匪出沒之所，皆須派營駐守，隨時相機剿捕，並派營前赴湖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陽州，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籬。各屬騎兵器械，應接不暇，羅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餉尤鉅，種種艱難急迫，晝夜不遑。惟有竭力鎮撫，相機籌辦，隨時與湖南撫臣、兩江江西安徽督撫臣互相知會，合力辦理，以維上游大局。

至此次查獲擒獲自立會匪渠魁暨分路防剿捕獲領放富有稟逆匪首要各員弁，殺奸弭亂，俾沿江沿海各省得以周知爲備，似尙有裨大局。合無仰懇天恩俯准臣等查明奏請優獎，以示鼓勵，出自鴻慈。

所有擒誅自立會匪總頭目、查擊各匪目、分路剿捕沿江沿邊會匪各情形，臣等謹合詞繕摺馳奏，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七日奉硃批：覽奏殊堪痛恨。著即會商沿江沿海各督撫，將此項會匪，飭屬一體查擊，盡法懲治，務絕根株。所有此次擒獲首要及發奸弭亂各項出力員弁，准其從優請獎，以示鼓勵。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摺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張之洞跪奏，爲特參馭兵不慎、查匪不力之參將，請旨革職，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訪聞湖南岳州文武衙署水陸兵勇各營多有富有票匪混迹其間，署岳州營參將秦三元營內卽所不免。適准湖南撫臣俞廉三函述情節相符。伏查長江一帶會匪素多，近自富有票匪散票勾煽，各種會匪往往傾粟入會，混入各營兵勇及長江水師者甚多。曩經臣嚴飭水陸各營將弁嚴查密拏在案。岳州爲南北兩省咽喉，票匪最注意於此，訊出匪首多係籍隸岳州，盤踞煽誘，蓄謀甚深。目前匪勢仍復耽耽思逞。現查知該參將所請練兵百名，其中卽多係領有富有票者。實堪駭異。似此昏聩粗率，一旦有警，必然貽誤事機。當此防務喫緊之際，未便稍事姑容。聞巴陵縣知縣周至德所募營勇票匪亦多，除該縣已由湖南撫臣俞廉三撤任另行奏參外，相應請旨，將署湖南岳州營參將、本任湖北撫標中軍參將秦三元卽行革職，以爲警務含糊查匪不力者戒。

理合會同湖南撫臣俞廉三、湖北撫臣于蔭霖、湖南提臣婁雲慶繕摺奏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七日奉硃批：著照所請。兵部知道。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摺

頭品頂戴湖南巡撫臣俞廉三跪奏，爲漏網逆犯創立會名糾黨滋事，查拏懲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湖北地方素多匪類，然皆軍營散勇，無業游民，結會放飄，偷竊劫搶，聚集稍衆，或竟拒捕抗官，不過苟圖得財。其聯盟簿據，語句雖多悖逆，行徑亦極兇強，然手無利器巨贖，胸無遠謀大志，是以旋起旋滅，未至蔓延。自逆犯康有爲等包藏禍心，構造邪說，創爲自立民權種種妄語，迷亂人心，一時僥倖少年，佻達士子，罔弗被其搖惑。迨該犯等逆蹟敗露，亡命海隅，仍復怙惡不悛，布散流言，謬立黨會，誣騙贖財，爲數甚鉅。本年因聞北方多事，伺隙思逞，於上海地方將所立保國會易名自主會，造爲富有匪票，分遣黨與沿江沿海各省到處散放。鼓其猖狂悖謬之語誘致普被，迷惑文人。出其外洋騙得贖財，勾結江湖會匪。沿江各省秀民痞匪，靡然從風。此自立匪徒始事之緣由也。

臣於本年六月初間微有風聞，因其間多涉官裔士林，頗出尋常意料之外，未經得有實據，不便即時宣揚。疊次密電督臣暨鄰近各省詢問消息。適安徽之大通、湖北之新隄同時起事。新隄匪黨於七月二十二日竄擾湖南臨湘縣屬灘頭地方，拒斃防勇二名。臣聞報立飭駐紮岳州之信字旂參將陶廷樞、加派統帶新軍健字營提督張慶雲帶隊馳往，會合鄂省派出之武愷靖威等營，毋分畛域，圍攻兜捕。並飭署岳常澧道顏鍾璣、及委候補直隸州知州陳國仲前往，督同署臨湘縣知縣趙從嘉，將保甲事宜認真整頓，清園清族，實力稽查。該匪等驚惶潛遁，復竄至臨湘縣沅潭地方，縱火焚掠，延及釐金督銷各分卡，並將司事傷斃。張慶雲帶勇馳剿，始各潰散。張慶雲等隨各在於臨湘縣境及鄂屬

與湘省交界之崇陽監利等縣，分路排搜，先後擒獲匪首黃南陽、李壽全及偽稱青岡王之曾廣文、偽金剛王王昌平等多名。訊據供認俱係紅教會匪，聽從自立匪黨勾結滋事。隨於軍前正法梟示，收繳富有匪票及紅匪飄布數百張。現仍嚴緝在逃匪首王秀方等，務獲懲辦。此剿捕新隄等處業已起事匪黨之情形也。

其散放富有票之匪黨，臣前經風聞，即飭管帶親兵衛隊現署巨標右營游擊劉俊堂選派精壯勇丁，暗地探訪，查獲匪目李英一名，臣即親提到署，督率委員悉心研訊，稍得端倪。復獲匪首譚嘉一名，磨審三晝夜，匪黨祕計陰謀遂皆盡情透露。維時鄂省亦已被案，准督臣電知前來。臣復加派新募緝勇並委候補知縣沈瀛暨密飭訊出匪黨藏匿地方文武員弁上緊緝拿。旋據派出弁勇陸續擊獲偽充富有山幫辦之徐崑、偽充巡風之譚林、偽充坐堂之逃勇陳保南、在匪中探聽消息之易瑞林、散匪票之李廣順到案，發交藩臬兩司督同長沙府研訊明確，並究出先犯案飭發湘陰縣監禁之莫海樓復有通匪情事。又據湘潭縣擊獲散放富有匪票及另犯拒捕傷勇案內之仇愷即仇長庚等。署岳常澧道顏鎮鏞擊獲著名匪首李如海。均各隨時就地正法。續據委員沈瀛在於武陵縣獲匪石竹亭，跟緝至龍陽縣弋獲蔡鍾浩，瀏陽縣訪獲唐才常胞弟文生唐才中，益陽縣擊獲方成祥、徐德，慈利縣擊獲姚小琴，九澗營擊獲李生芝、汪葆初即汪楚珍，先後押解來省，發交司局推鞠。以唐才中、蔡鍾浩、方成祥、徐德四名所供最爲詳悉。蓋康有爲竄伏外洋，時或潛至濱海地面，改立自立會，散放富有票。其勾結會匪即稱富有山，倚梁啓超弟子湖北已獲正法之唐才常，糾合內地各項匪徒，私分地段，偽設官職。漢口曰寶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致賢公，荊州曰集賢公，岳州曰招賢公，長沙曰昭賢公。其

放

餘各處皆立有名目。僞稱新造自立之國，分立五軍，唐才常僞稱欽差，爲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等省各軍總統。已獲正法之林圭僞稱武昌中軍總統。在逃之湖北試用縣丞沈克誠即慈溪爲僞右軍總統。陳謙即桃源縣已革廩生陳猶龍爲僞左軍統領。龍山縣人唐仰吾即唐林爲僞右軍幫統，專辦常德一帶之事，與現獲之唐才中同爲僞右軍幫統。唐才中兼稽查會員，催辦餉械，事權較重於唐林。在逃之鳳凰廳附生朱茂芸、湘鄉人龔超同爲僞左軍營務會員。蔡鍾浩即楊珊、詭名松陰次郎同逸匪唐仰吾在常德一帶煽誘，兼辦匪中僞文案。其餘皆各有僞職，容再細加研究，分別懲辦。至僞充湖南糧台之安徽桐城人浙江試用巡檢汪先炳，即堯臣，本名汪鎔，詭名金容四郎，業已開擊自盡。大抵此項匪徒中有二等：一係文人，皆曾在各處學堂肄業，及曾經出洋學生，與康有爲等交往素密。一係痞匪，卽內地舊有之會匪痞徒，貪利與之聯合。臣業將在逃首要匪犯姓名詳開清單，懸立重賞，咨行通緝。並示諭被誘愚民，繳票首悔。前有匪首譚鰲悔過投營，將譚壽及李廣順指擊到案，臣立准免罪，一體給賞。仍節敘事由，張貼告示，俾匪黨觀感自新，且使互相猜忌。務在嚴辦首要，解散脅從。雖經供及姓名，杳無確據者，概不株累。此查拏散放富有匪票之情形也。

伏查逆犯梁啓超，先年充當湖南時務學堂教習，傳播邪言，餘儀所及，以常德及澧州屬慈利縣爲甚，故匪黨以湘籍爲最多。其蔡鍾浩與逸匪文生趙必振、何來保、陳猶龍、陳應軫等皆常德府屬之人。而李生芝於事敗之後，擬於慈利縣利合沙市匪徒成十餘營，意圖再舉，匪中至有慈利官班子之號，徒黨繁猥，可以概見。似此浸淫蔓延，誅不勝誅。以臣愚昧之見，惟有先將保甲一層切實辦理，先行別清良莠，方有措手之處。至剛練丁壯，前曾有稟請自備薪糧練團募勇領軍火者，均經



嚴詞駁斥，竊恐不逞之徒暗圖藉此滋事，暫從緩辦，俟保甲確有成效，次第舉行。一面會同學政臣吳樹梅，將書院章程詳籌更定，講明正學，專以程朱爲主，以滌汚俗而正人心。端本澄源，莫要於此。至此次匪徒本約各府州同日起事，牽制兵力。七八月間，長沙岳州等處訛言繁興，人心惶惑，幾有不可安居之勢。蓋其黨與既衆，資用復饒，布散極廣，用計極毒，爲歷來所未有。設非仰賴天威及早破獲，其貽患殆將不可勝言。所有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擇尤酌保數員，以示獎勵，出自逾格鴻施。

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之洞，恭摺出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奉硃批：覽奏已悉。辦理尙爲迅速。所有出力員弁准其擇尤酌保，毋許冒濫。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摺

頭品頂戴湖南巡撫俞廉三跪奏，爲革員行蹤詭秘，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本年六月初間，訪聞革員文廷式潛來湖南省城南門外藏匿，當飭臬司密拿。該革員旋即遠颺，未經弋獲。茲訊據自立匪犯唐才中供稱：廣東逃匪孫汶常至沿海地方糾集匪徒，妄立革命黨名目，又名三合會。其中以廣東人爲最多。並聞有暗遣黨與勾結北方拳匪之說。與該犯等自立會各爲一起。文廷式係孫汶之黨，前來長沙，將該犯等會中匪目張堯卿邀往代爲糾人。善化縣拔貢生畢永年亦係孫汶黨人，用過孫汶洋銀二三萬圓。等情。臣查孫汶與康有爲雖稱兩黨，而文廷式既將自

立匪犯張亮卿邀去；湖北省獲辦匪犯蔣輻才，搜出名單，康有爲畢永年均列單內。是其形跡雖異，聲息必然相通。文廷式前曾奉旨飭拿，湘省未經奉有明文，該犯如再潛蹤入境，可否立刻拘拿，審實即行正法，以除兇逆而遏亂萌之處，相應請旨遵行。謹恭摺由驛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奉硃批：文廷式著嚴拏務獲，即行正法。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 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摺均片

再查現辦自立匪案內，有李虎生，即李虎村，寓居漢口李慎德堂爲總窩戶，業經鄂省拏獲訊供正法，奏明在案。該犯父李樹芳即李蓮航係慈利縣廩貢生，於光緒四年在湖北口捐局報捐候選訓導，曾在湖南臬司衙門襄辦刑名事件，嗣因品行不端將其辭出，逗留省城。茲李虎生逆案發覺，准督臣咨會前來，臣當將李樹芳傳案咨部斥革，一面發交藩臬兩司委候補道張鳴順會同查訊。李樹芳總以伊子在外犯案，無從覺察，一切諉爲不知。迨督同在伊書篋內搜出近一二年中各匪犯所寄李虎生密信多件，悉皆狂悖妄誕，無復人理，閱之髮批（異宮作指）毗裂，不能終篇。與督臣查獲之件，語意相同。封面大書寄至李樹芳幕中，信內則有爲其清安等語，毫無避忌，豈得委爲不知。乃李樹芳輒欲以搜出之據，訊定之供，藉爲事後自首，逞爲刀筆，總以不應緣坐爲詞，百端巧辯。臣查逆親屬，原不問是否知情，俱應論死。此案人數甚衆，各犯父兄亦實有並不知情僅止失於拘束者，臣斷不敢援引緣坐律文追求株連，上負朝廷好生之德，下使犯屬各懷疑慮，轉致別生事端。惟李樹芳以

廉貞學官，歷襄嬰幕，熟諳刑律，包藏禍心，平日縱令其子李虎生與逆黨往來，肆言無忌，及至漢口設立公卡，逆謀既成，汪楚珍蔡鍾浩等皆其至親密友，致匪中有慈利官班之稱，假使得手，內應乘之，塗炭生靈，何堪設想。似此罪狀昭著，與子弟犯罪父兄緣坐者迥不相同。相應請旨將李樹芳即行正法，以昭炯戒。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奉硃批：李樹芳著即行正法。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 日張之洞進唐才常等組織哥老會名單

正龍頭 楊子駿 唐玉山 李金應 王源進 陳紫瀛 羅河清 劉傳福 朱香楚 張耀庭 周述升 宋春台 邱菽園 康有爲  
副龍頭 王煥英 韓金應 朱際南 楊鏡章 徐 勛 唐才常 王賢甫 王華國 郭堯臣 楊潤生 林 圭 吳永年 梁啓超  
總 堂 高楚雲 張海棠 王心田 彭佑臣 周 鴻 譚 樹 秋 平 李仁傑 秦俊傑 易和濟 賀桂齡 徐 得 陳 輝

秦 鄂

座 堂 陳保南 江百元 周義盛 易國賓 王秀方 楊積仁

倚 堂 莫海樓 羅儀安 李友雲 廖 松 胡金門

盟 堂 方成祥 柳啓賓 譚 耆 蕭子雲

禮 堂 彭桂鈞 曾東山 黎升安 王振元

管 堂 龍昌至 黃恩立 師中吉 袁 焱

值 堂 李鴻賓 鄭鹿鳴 郭祥林 李廣順

型堂 譚子雲 鍾維發 張洪山 蕭鑑堂

盟證 譚興發 龔炳乾 江秋甫 張慶綱

香長 鄧福田 江守且

副印 馬春林

新副 孫蘭亭 伍曉亭 李萬鵬 陳雲谷 易瑞林 陳飛虎 劉文斌 楊海帆 王春林 舒文安 何才學 蔡齊藤

聖賢 范廉 王煥 李少堂 陳沅 李虎士

當家 楊洪桂 游貴生 龍得齊 王勳臣 譚萬順

管事 黃松林 朱三貴 許先勝 韓春生 湛得勝

巡風 徐有德 陳得勝

順八 李宵賢

江口 胡之茂 陳月生 夏先知

十牌 易起兵

大備 劉林

小玄 郭菊生

宮有山 天下水 萬國香 會樹義堂 內號日新其德 外號兼精於勤

萬象陰埋打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本年四月 日付措接官認竊（宮中奏摺檢）

光緒二十九年 月 日失名說帖

諷探訪富有票首逆沈克誠，去歲潛隱京師南城外，行跡無定。去年布散逆信，難保不非所作。而且時與外洋內地匪黨及大學堂同鄉辦事人密通消息。查該逆曾經兩湖督臣張之洞奏參通緝，併知照各國領事在案。湖北前將康逆所用首犯唐才常緊獲正法，其餘從黨多未就獲。刻下沈逆既已來京，必有密謀。若不設法殲除，誠恐異外生節。奴才愚忠愚見，探妥踪跡，一面覓人具奏，一面即時聯絡同志識認者設法誘擊，庶不至漏風逃遁。奴才難訪有此事，甚為躊躇，究未敢擅便從事，謹具說帖密陳，伏乞慈鑒。如何請暫勿露洩，俟訪確跡，再行捕擊交部。非如此辦法，不足以昭慎密。若俟從前捕康逆辦法，必至打草驚蛇，任其漏網。奴才謹陳辦法，伏候聖裁。（宮中奏摺檔）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內閣大學士張之洞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署制台：誠密，票匪大頭目沈克誠咨行通緝有案，近經步軍統領在京城捕獲，刑部審訊，稟稱並非沈克誠，特無實證，任意狡展，自稱係江蘇人，名沈蕪。查該犯本係湖南人，在鄂候補，曾當過捐局差，鄂省必有認識之者，請密加詢訪，如確有識認沈克誠之人，迅速查遣來京，令其辨認，以別真偽。一面飭將該犯官階籍貫案情摘要電示。並查前年通緝開單，曾咨軍機處、刑部、順天府否？此事問夏口馮丞，當易為力。貯速電復。洞。臺。印。初五日巳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豪電悉。案查沈克誠係前通緝單自立會匪第一名，別號愚溪，又號漁溪，又愚公，一名瀟湘漁太郎，善化人，原籍江蘇，已革湖北候補縣丞，偽職統帶中國國會自立右軍。曾專派委員朱令祖蔭等密察未獲，咨各省通緝有案。該犯在鄂較久，誠者甚多，特揀派主簿彭慶瑞、將弁學生守備馬廷襄即日搭輪北上，前赴刑部誠認。並從照像館覓得該犯像片兩分，一分送刑部，一分呈尊處。彭馬二員在鄂均充要差，懇公切致刑部善待，勿有看管交保及留難等事。誠認清楚，即令速回。該員盤費已由鄂給。方。魚。再查通緝富有票匪犯原卷，當時並未咨軍機處、刑部、順天府，並聞。（端方檢）

## 記林圭

張彥溪

林圭，字述唐，號悟庵，湖南湘陰人也。幼聰穎，涉獵經史百家，夙明於種族之大齊。嘗讀左宗棠奏記，輒慨然曰：「有此遇，而不能興復漢族，非丈夫也。」所爲文，絢爛奪目。光緒戊戌，入湘省時務學堂，究心經世學。譚嗣同嘗謂爲造世之雄。八月清政變，嗣同死難，君殊惋惜。用是彌切九世之仇，不能須臾去懷。乃以實行革命家自任，不屑屑以理想空談自見。時畢永年亦富於民族思想，君遂深與結納。謀縱火於長沙，襲取之，沿江而下。時爲湘中舊黨所扼，終不果行。明年六月之滬。日人平山舟詣圭，一見深器之，贈以寶刀。遂往肄業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圭銳於鑽研，尤能強記。至日本甫數月，已諳其國普通語，應對如流。因與三島豪傑白浪滔天，託心如舊。圭時在棧，尤憤激者二事：一資斧告匱，往往仰給粵商，橫遭他人白眼；二當時日本報章，輒詆支那人幾牛馬不若。乃決計歸國，力謀自強。嘗語某曰：「國勢至此，而有志之士孜孜求學，學成而國已燬矣。夫學猶耕也，不耕固無所得食，試問救火急乎，抑耕急乎？」其憂國之深也如此。乙亥抵漢上，謀舉義，因倡辦政治學校，以招納海內豪傑。爲當道所梗，未就，然謀益亟，掉三寸舌，出入險阻糾集黨會渠魁，激之以義，動之以財，感之以信誠，餌之以爵位，不數月北至河南，南至湘桂，西至巴蜀，東至九江，凡數百萬島雄，咸樂隸於其指搦，聽命唯謹。當時軍中將士爲所動者，亦十

四五。密購鎗礮刀械諸兵器，部署略定。遂電促唐才常等大會武漢，以規光復。詎意變起倉卒，功敗垂成，遂與唐同時就義。時光緒庚子七月二十九日也。論者謂庚子兩江革命實自林氏發之，不數年，卒踏清廷，其功偉矣。年二十六卒，哀哉。（章漢文存稿本）

編者按：林生自日本歸國時，陳少白與中會革命史要會記參加送別大會，稱之曰林士壯。



## 秦力山傳

章炳麟

秦力山，初名鼎彝，字力三，故江蘇吳人。父文丙，客食湖南，遂寄籍爲長沙人。力山少慧，爲文數千言立就，嘗師瀏陽譚嗣同，入南學會。未弱冠，補縣學生，督學徐仁鑄奇其才，遣遊學日本。八國聯軍陷京師之歲，唐才常謀起兵漢上，力山與同學林圭、蔡中浩、畢永年、歸赴之，被推安徽後軍統領，將緝私水師巡防諸營，據大通曠局，與蕪湖防軍相持七晝夜，兵敗走免。營部營務處陶森甲獨保持之，得返日本。而才常與圭等皆死武昌。力山日嘔血數升，雖病，志未嘗挫。才常者，本與梁啓超合謀，啓超時在日本橫濱，軍興餽餉皆關其手。力山亡命貧困，求假貨，不與。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勳王號，名義不順，欲力振刷之，遂與啓超絕。自作少年日報，道漢族自主義。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游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會余亦至。孫公十日率一至東京，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知其非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佗矜狀，亦漸與親，種族大變，始發播橫舍間。余與力山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和者雖不廣，亦不怪也。滄州張溥時年二十，游學與力山同舍，力山獨偉視溥，爲余言狀，余因得與溥交。溥即今張繼云。自是力山或在日本，或微行入皖南，謀再舉，數年。孫公與黃興等集中國同盟會於東京，以力山主安徽事。力山至安慶，與巡撫衛隊營管帶孫道毅結謀，自安慶下薄江寧，據形便爲

根本，事泄，亡奔香港。復以言擢主者怒，西去與胡漢民之仰光。而騰越張成清自密只那來會，爲序其緬甸亡國史。力山旣遭名捕，不得返中國，業避地仰光，乃客于崖土司刁安仁所。時往來野人山，短衣負銃，爲其民道漢族光復事，冀藉邊裔爲窟宅，因以倡義。安仁故夷種，亦欲離中國自立，力山數誦之，然終知其不爲己用，時作樂府道悲憤，往往若自嘲者。久之，果爲安仁所害。及武昌倡義，雲南應之，而力山不遠見矣。安仁集諸土司揭旗稱興夷滅漢，師長李根源自騰越遣使征問，安仁窘，詣南都自歸。雲南發其叛迹及殺力山狀，乃綱之陸軍獄，數月，傳至京師，病死。根源已定于崖，求力山尸，不得，爲立祠騰越，與雲南死難者並祀焉。無子，以弟鈞彝之子修竹爲嗣。

贊曰：孫公之在東國，羽翮未具，力山獨先與游。自爾羣士輻湊，歲逾百人，同盟會之立，斯實爲維首焉。及謀舉江寧不成，竄迹蠻左，不忘奮飛，豈謂藉是可以定大業哉，亦致命遂志而已。抱奇無施，卒遭陰賊，悲夫！（大業文錄續篇）

# 沈 蓋

費中黃

## 序

沈蓋之杖死于宛平也，余在獄震慟，因以思唐才常、林圭等，皆樹勳王爲職志，以喪要領，而蓋死獨異，蓋之進化速乎哉。當唐氏建國會時，蓋與其議，余方以勳王、光復、議論不合，退而毀棄毛髮以自表。唐氏敗，蓋則杖馬箠走天津，與聯軍諸將士往來，僞莊王啓秀等皆死其筆札間。其志將鋤滿人，使無遺育，以建設支那政府，功不卒就，其過勳王什伯，蓋之進化速乎哉。勳王之黨，今猶未艾，不鏡於沈蓋以自鞭策，是終身淪於幽谷。故余弟中黃，輯其事狀以諫往者，而告邦人士大夫伯叔弟兄。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西狩序。

## 第一章 緒 論

今日之中國，乃適渡於種族競爭、黨派開鬥之滿流，而其現象之激急、風雲之偉壯、必有足爲紀念者焉。故自戊戌爆烈以來，中經庚子，以至今日，其間黨說之退脫、方針之轉撥、著著進步，蹊徑可尋，是宜乎潛勢力之滿布全國也。雖然，本年事件之多端，亦既照人耳目矣，而區分之，約

爲四時代。一時代以一人作爲代數以記之，則二三月之交者，吳敬恆（蔡民友同）時代也；四月五月之交者，鈕永建（湯德同）時代也；五六月之交者，章炳麟（都容同）時代也；六七月之交者，沈蕙時代也。然吳敬恆以幾次之演說，惹起滿清之注目，是爲本年騷動之發端，而鈕永建復組織軍隊，爲滿清厲鼠之嚇，以故吳蔡湯鈕之名詞，擾攘于上海者數月，而卒無事。吳敬恆走西，鈕永建返東，而其毒乃大集，突發於章炳麟被捕之日，全國之視線莫不注集于松江一角之地，以爲滿清宣戰，今其嚆矢。章炳麟之被俘，即吾四百兆同胞之被俘也，故章鄒之獄，已足鼓動全國之輿論，而堅吾軍之壁壘。乃不逾月而沈蕙垂斃於滿廷，於是輿論愈激昂，而熱血愈騰湧，幾若全國一致，以奔滿洲，勢洶洶不可天闕。西人至謂：「沈蕙之死，震動人心較之俄日開戰尤當。」（見上海文匯報）則可知吾沈蕙之影響於中國前途爲何如也。

吾今有一言告讀者曰：滿洲之敢殺吾沈蕙也，吾同胞以此痛心而疾首。雖然，威之積也，必以其漸。自滿洲竊國幾三百年，凡所以塗毒而蔽扑之者，雖亞於今日之待沈蕙。夫今日之待沈蕙，吾親見者也。前日之塗毒、之蔽扑，吾雖不及見之，吾祖、吾父、則親見之者也。吾祖、吾父不及見之，吾高、吾曾、則及見之者也。嗚呼！吾同胞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何鑒於目前之危禍，而忘其無形之痛苦也。由是觀之，滿洲之敢殺吾沈蕙也，乃自恃其三百年竊國之權，對於四百兆爲奴之種，而後殺之者也。吾同胞之徒見其殺之也，起而叫囂，而搏躍，而茫然不知其殺之之何以故，則沈蕙死矣，非滿洲死之，乃吾同胞推刃以死沈蕙，則他日必因此而自死也無疑。不然方今已憂奴種之不盡，又何所增減於沈蕙之一人，而待吾爲之噪嘆？知此義者，吾方許

其讀吾之「沈蕙」也。

是故，由沈蕙之死，而欲以救吾同種之不死，則當知沈蕙之何以死，與沈蕙之所以爲沈蕙。蓋沈蕙非憲政黨，乃革命黨也；非著述家，乃實行家也。注定此兩點以觀察沈蕙，則其於沈蕙之旨趣與其手段，可無隔闕，而知其與近今之口頭志士，假息於南洋、東京、以及租界，而遙領排滿頭銜者，直不啻鷓鴣之與鵲也。

再爲此言，非過崇沈蕙，以欺吾同胞也，更非以一沈蕙限吾同胞也。革命者，普通之知識也。徒有知識，而無事業，亦與常人無以異也。何賢乎沈蕙？特以沈蕙之志，未得實行以死，而吾同胞中志沈蕙之志者，未得實行以待死。章鄒之獄，久懸未結，而沈蕙獨爲上牲，爲前馬以去，則吾同胞當志此不忘，爲吾新中國革命史上作一特筆，則沈蕙之死爲不虛。

庚子南方之暴舉，爲沈蕙平生之露點。人以其與唐林合迹，遂翹沈蕙爲保皇。嗚呼！沈蕙懷抱之奇瑰，百不道一，吾固言之，沈蕙者，實行家也。平日不好以文章自誇，冥行己意，以地撼中國之前途。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有何宗旨之表見，而矜矜效細人之所爲。雖然，沈蕙可以自負，人固不可以是誣沈蕙也。豈知唐林之事，唐與林尙以宗旨而相衝突，而况持實行主義如沈蕙者耶？嗚呼！以滿廷之殘暴，而眼見沈蕙之慘死，不知激動吾同胞之感情而謀所以繼其後，反資吾革命軍之先鋒，爲勞觀之笑罵以快吾舌。是以滿洲之不可排，而沈蕙之當殺，乃設淫詞以助之攻也。若而人者，在反對黨則混稱而不辨主名者也；在偽黨則假冒而攘爲功者也；在同黨則駕空浮說，而不知死期之將至者也。雖然，世之讀吾書者，必誓吾同胞也，其亮吾旨。

## 第二章 沈蕙之略歷及庚子事變

沈蕙字愚溪，原名克誠。其先爲江蘇洞庭山人，後以商入湖南，著籍善化，至蕙，蓋數世矣。蕙以共和四千五百八十三年生。資地絕高。幼狂宕不羈，讀書通其大意，不屑爲文。兄克剛，字讓溪，以八股名於時。累戒之，輒棄去，卒未嘗一入滿清之試場，親族怪厲之。而蕙負性尤奇絕，不能受人語，有語之者，輒奮拳毆之。蕭氏子者，其至戚也，以事不合，兩人奮鬥於田中，越半日許，至今湘人猶稱之。蓋其性直不能容物，故每與人相齟齬。其得方處在此，所以失敗之故，亦在此也。時則大不理于親戚，而蕙亦大破世俗之網，不復求人諒，而逕行己意。

戊戌以前，湘中無所謂新黨也。乙丙之交，閉錮不通，其稍習古文詩詞，以酒食相徵逐者，則號曰名士。時有十二人結爲一社，湘人稱之曰十二神，蓋與焉，而其中獨與長沙舒閏祥善。又同時有湘社者，賣蕙之吳式釗亦與名。舒閏祥者，豪士也。而蕙之豪，有過之無不及。蕙善辯，閏祥亦善辯。兩人者機牙相合，以此縱談天下事，常鏗日不休，旁觀之笑罵勿顧也。而兩人之交際，卒有非常之關係，以發現於中國革命史上。（見後）

湖南新舊黨之爭訟，至戊戌間而已極。譚嗣同唐才常之流，初欲以文字改良社會，規模粗立，而王先謙孔憲欽諸劣徒，大肆排沮，而湖南之局敗裂，此蕙實親見之。蓋蕙素不善文字，其持破壞主義出於性成。當戊戌之前一歲，蕙居鄂，因嗣同以策干譚繼洵，不能用，去而之湘。戊戌春夏之交，湘中治績之表面，非無可觀，自蕙視之，則以爲顛預而無用。謂：「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

壞不爲功也。」故雖於嗣同、才常間有所規畫，卒未嘗自露其頭角，蓋其時已趨於實行家，而有詭秘之運動矣。蓋之爲人，夙不理於鄉人之口，卽爲新家，亦相戒不交讎。獨嗣同、才常、與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爲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爲復仇，蓋亦隨之而東下。

北方之譚嗣同，南方之唐才常，領袖戊戌、庚子、兩大役，此人所共知者也。以二人之才智，何者不可以擊殘其方域，徒以軋於康梁之下，所志未達，而卒以身殉。雖成敗之數，不必由人，而其蹊迹之騰載於某報者，僅足以供人發揮宗旨之用。觀嗣同之仁學，較才常之覺顛冥齋內言，已爲激進，而豈料其成就之止於是哉。才常慕西鄉隆盛之爲人，志趣夙定，而以其先懷有和平變法之夢想，欲以誘致天下，故文章與事實不能脗合。庚子之役，以利用康有爲、邱燦菱、數萬之資本金，而爲人指目之處，遂不能脫出保皇之範圍。獨不念南方之才俊，盡於是役，豈無一有獨立之思想者哉。吾曾聞之當年在事之某君，嘗發議於其機關之某報曰：「湖南人奴隸性質最重，昔以奴隸而博公侯，今以奴而異身首。」驟聆此言，未嘗不爲之廢然流涕也。雖然時勢者與英雄平行爲二線，非絕大之英雄，不免爲時勢所造。吾固信譚唐之可以獨力造時勢者，縱如流說之所云，而英雄與時勢相須而行，則當年諒亦時勢之有所未至也。蓋時勢之所趨，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况其相去有數年者耶。宜乎今日之新社會宗說之所播，已擴康有爲使無立錫之地。爲國犧牲之少年，鼓盪力之所至，非以革命二字，不能成獄。不待稍具普通知識，卽鄉曲婦孺之口，殆無不知革命之爲何作用，而况沈蕪之至今日而殉志者耶。吾序沈蕪之略歷，及其與譚嗣同、唐才常之關係，遂縱論及之。

當蓋與才常之東下也，徘徊而無所之，時機未熟，無所憑藉，乃謀東渡日本以俟之。時務學堂散學諸生，李炳寰、田邦璿、林圭、蔡鑑浩之徒，才常先後質遣之游學。（蓋與才常渡日本，在庚子之冬。送李田諸子游學，在己亥之秋。蓋與才常，庚子春即返上海。）而才常者，自經戊戌八月之激刺，對於滿清已有十分之絕望，恨不即時擾亂滿清之全局，組織新政府以代之。才常之設心既如是，而蓋尤養養動於心，不能自己。蓋蓋所持之主義，乃唯一之破壞主義。不喜學問，無複雜之腦筋，故一聞才常之言，以為天下事大可為也，乃共組織正氣會於上海，以為志士之機關，而哥老會之徒亦麇至。

正氣會者，才常與蓋實為首領。其時內地風氣正在萌芽，談民權變法而駭怪者，十且六七。而長江一帶之黨徒，將資以集事者，皆無遠識，可與樂成而難與圖始。且滿清之網羅正密，民氣之反動尚未足以寒其膽而使之斂手。則正氣會之發起於是時也，欲藉以為號召之資，而表面之不可以不稍朽敗也，蓋亦從變而移之計。其會章曰：「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愛國忠君之實，以濟時艱。」此與人以共見者也。而其序有曰：「低首腥羶，自甘奴隸。」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詞氣之間，有隱隱流露者矣。才常當時之愚見，以為中國有數千年之習慣，即滿清亦有三百年之馴伏，非藉忠君愛國之名詞，不足以鼓動天下，故常以此與同事諸子相辯駁。而蓋則一切勿顧，文字小道，尤不屑屑意，無論若何方面，吾惟以可達吾目的者是用，此蓋所以決意與才常呼起風雲於漢水也。時蓋為正氣會幹事員，主持一切交通之力甚大。（後距將起事時，另組織自立會，尋開國會，遂合自立會為一。）林圭者，漢口軍中之最健將也。當諸同志之在東，而林圭則日日西望而流涕。



蓋以祖國之淪喪，而求學之無日也，故欲割棄而歸。己亥冬，林圭乃返國。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璿之流也。同志建議，欲著手於湖南之運動。擱一日本人，擬建立學校以爲機關。炳寰、邦璿、回慈利集資，而盡與林圭並日本人至漢口以待。

後湖南運動之事不果行，日本人託疾歸國。蓋以事返上海，又蹈隙往北京，有所謀。林圭留漢口，爲後來之準備。才常以事機急，促蘆來，蘆乃赴鄂。蘆夙居鄂，於鄂中紳官士庶，以及兵勇下流之人，皆能通其聲氣。而林圭與之共事，復工力悉敵。以故林圭特設旅館，爲哥老會及其他黨徒往來寄宿之區，而東南獨立之基礎以立。未幾而李炳寰、田邦璿自湘至。時邦璿病甚，猶力起集事。諸事粗定，才常始發上海。既至，一切部署，尅期大舉。林圭爲中軍統領，駐漢口。蘆爲右軍統領，駐新堤。

乃者有促才常舉事之一時會，惹動英雄之野心，而可以擾亂當官之耳目者，則義和拳事變是也。孫文謀發於廣東未當，而長江騷動之機口亟，又適哥老與中三合三派會同之後，才常率哥老會謀暴動於漢江，而廣東諸子亦深受其影響。故當北京壓爛，西后出走，東南動搖，其欲乘機而起者，不止漢口，而漢口之謀，又不待事起而始暴白。

時南方暴動之機，主持西江者爲孫文，主持長江者爲唐才常。此人能言之，而吾獨挾其互相比附之點，則孫文曾有運動李鴻章之事，而唐才常則示絕於張之洞，而卒爲張之洞所擒也。蓋北清事變之急，李鴻章起兵勤王，過香港，香港總督爲介紹，令鴻章與孫文握手，據兩廣獨立。鴻章先領之，而終不決，事遂不行。夫若輩以垂暮之年，功名之心淡，且夙奮其奴隸之力，鋤絕同種，雖或

一萌其悔念，而非常之業，終有所顧忌而不敢爲。張之洞者，其才力不及鴻章，而儻辱志士之狼戾肆恣，較之鴻章之手握兵符爲尤甚。當才常藉日本人著手運動之初，亦嘗通殷勤於張之洞，欲利用之，而繼以無復可望，不復置意。及至北事之起，張之洞坐擁練兵，漸露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之概。而自立軍之厚集兵力，時時過江而點兵，風謠之起，已非一日。大通前軍之敗，距唐林授首已十餘日，之洞固已熟聞之，而未發覺者，則實以有風以自立軍將擁已掣兩湖宣言獨立者也。蓋蓋運動之力，素號神通，蓋欲之洞不破吾事，既發而後制之，則先央人從中斡旋，以冀得一日之當。後之洞之深知識，而借以媒孽蓋者以此。而西報訛傳其曾在武昌總督衙門充當書記者，（見上海字林西報）諒亦以此也。而之洞終狐疑莫能自定。才常先揚言於外人曰：「倘張之洞奉滿廷之偽諭以排外，吾必先殺之洞以自任保護外人之事。」語浸聞於之洞。繼又偵知唐林之所爲與己絕反對，事急時，且將布告在漢各國領事，據武昌獨立，之洞乃突發而擒之。

先是才常約期七月十五日，五軍同時大舉。而爲部署之未整，緩之。乃以長江之防範，軍耗不能達大通。至期，而大通發難，以後路之不能響應，無援而潰。後屢遷期，而二十五、而二十八，事敗之時，則二十八之前一夕也。議者頗咎才常迂緩以失事。而蓋以在新堤，約爲後繼，聞變作，而未發難。中軍已失，人心渙散。才常之弟才中，以脫於難，奔新堤，與蓋謀善後。才中欲入湖南以集他軍，蓋不可，謂宜往上海，呼同志別圖組織。才中不謂然，乃獨歸湖南，被捕於長沙，爲俞廉三所殺。

張之洞搜黨籍，並印檢信據等，得虎村手跡最多。虎村者，李炳寰字也。而蓋以不喜作字，獨

無據。惟黨籍中湖北大小官吏，自道府以下二百餘員皆有名，爲之洞所燬，蓋黨運動牽引之力爲多也。時武漢戒嚴，殺黨人無虛日。之洞調護軍營二百人，駐漢口鐵政局，形迹之稍可疑者，率罹於難。蓋獨冒險返武昌，匿於舒閔祥之家數日，得無恙。

蓋與舒閔祥者，死友也。自立軍之起，閔祥以蓋而得與謀。閔祥家於鄂，以故火藥軍械之藏貯於閔祥之宅者甚夥。事變，黨人之避於閔祥之宅以得脫者又數人。蓋居數日，終不安，乃潛行於上海。蓋之行也，以幹僕尹江華屬閔祥，閔祥久之歸湘，資遣江華以去。逾年辛丑，江華被捕於武昌，引閔祥名，張之洞電致俞廉三，大索閔祥於長沙。閔祥聞之，憤曰：「士可殺，不可辱。」遂仰藥以殉。閔祥工詩，多悲涼之音。爲人之風致，大似盧騷。蓋蓋之文采不及閔祥，而閔祥之實行又不及蓋也。（有自署青桐者，其哭蓋詩有云：當年十二神，餘子何碌碌，老苦向天笑，山鬼慰幽獨。指此老苦者，閔祥號苦生也。閔祥之死，蓋時在北京。）

漢事之敗，吾國才俊之戮辱消耗殆不忍言。逃亡在外者，雖復有之，而亦僅矣。茲將其死事之著稱者，錄名於左：

唐才常 字佛塵 湖南瀏陽人

林 圭 字述唐 湖南湘陰人

李炳寰 字虎村 湖南慈利人

田邦增 字均一 湖南慈利人

王天曙 字寬之 湖南沅陵人

陳應軫 字小沅 湖南龍陽人

向□□ 字連生 湖南□□人

黃□□ 字自編 廣東□□人

傅慈祥 字良弼 湖北□□人

黎 科 字澤舒 廣東香山人

鄭保晟 字幼周 福建□□人

蔡成煜 字蔚文 直隸天津人

以上在漢口

李□□ 字蓮涵 湖南慈利人

唐才中 字次塵 湖南瀏陽人

姚□□ 字小琴 湖南慈利人

汪楚珍 字葆初 湖南□□人

方成祥 字□□ 湖南□□人

蔡鑑浩 字樹珊 湖南武陵人

何來保 字鐵笛 湖南武陵人

汪 鎔 字堯丞 安徽□□人

舒閔祥 字泮生 湖南長沙人

以上在長沙

冤死者，狐之所以悲也。夫以最親愛最慘烈之同胞爲祖國以致死，（傳慈祥以下四人，乃留學日本陸軍學生，聞南清之蠢動，以暑假歸，親視察之，與謀，蓋不數日而及於難。）凡吾同種，當發如何之感情！况以患難相共，九死一生，如護者耶？夫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唐才常以一書生，破數千年之文網，而出於強暴之舉，以此而號召，非志士具有夙根者必不集，而集者亦必多江湖狡猾之徒。且事起倉卒，運動之部未遍海內，僅平時二三友生，主持重要。才常之事，誠爲其所難，乃不以其所難而不爲。同盟諸子，互相喋血，以要終始。今事敗而駢死者數十人，爲將來革命史上放一絕大異彩。吾知外之必可以驚醒世人之昏夢，內之必可以堅結同黨之團體。然則患難相共，九死一生，如沈蕪者，此吾渴欲觀其後來之舉動者也。時蓋旅上海，久之乃投北京。

### 第三章 沈蕪之居北京及羣小傾陷之情勢

庚子事變之影響，乃大起全國之激論。當年在事之剝落者，多留東京，鼓吹不遺餘力。於是滿洲官吏，不知其所爲，而黨派之間，亦因之迸裂。

蓋庚子之役，人固指而目之曰：「勤王軍」也。勤王者，由保皇遶遶而來。當戊戌爆裂之秋，而挪拉氏之罪狀，經黨人之口，已無復餘地，而又益以此役。此役者，雖非敗於西后之手，而勤王者則不可自饒其宗主，然亦后黨之所爲也。則觀庚子七月以後之清議報，其辱罵西后，及兩湖后黨張之洞者，宜乎其累年不能休也。然所謂當年在事之留東京者，乃大與之異趣，絕不主張保皇，而

主張革命，是何也？夫庚子之役，真像之究爲何若，遽難判定，而表面則莫不以爲勤王。乃倡革命者，即出於勤王之軍將，則爲當年之隱沒宗旨，以遷就其手段，或由勤王之不成，受其刺激，而宗旨移趨於革命，皆不可知。然庚子者，則固可斷爲勤王、革命、之一大鴻溝也。後來兩黨之各張旗幟，亦自茲始。乃滿洲官吏，祇見海外之紛紛擾擾，與己爲抗，而又以康梁之名，早聞於天下，而今方在逃而未緝獲，則其運動力之所至，必國會之餘波，而康梁爲之號召無疑。其勢將不至釀成第二之漢口軍不止，故思所以解散之。觀張之洞戒勸出洋學生文，所謂：「儼同私淑，並爲一談」者，則可得其故。而留學生之還書，其解脫「康梁之唾餘」一語，而矜矜以各國革命爲言者，則又可據以觀察當日黨派之情勢者也。

由是觀之，則沈蕪之若何位置，可以指定。不過諸子在海外，而蕪獨留內地。吾固言之，沈蕪者，實行家也。夫主張言論，與實行事業，二者之難易，較然分途。吾聞之：「在海外談革命者萬人，不如在本國談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談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內地實行革命者得一人。」（此吾友告我之言）則蕪之往北京，其關係可以知之。且蕪往北京之時，去張貼拿蕪之日未遠，其冒險性之足以當革命之資格者，又非餘子所能平目而視。

雖然，蕪之所以往北京，及在北京之所以運動，吾固欲研究之。蓋庚子新敗之後，餘黨率扶傷而奔命。同志諸子，多作海外游，即旅居上海者，亦寥寥無幾人。而長江戒嚴，官場之集視，又特異於平日，則欲組織後起之軍團，再接再厲，則已慨歎風雲之不靈。而蕪向不作章句之生涯，即鑽研哲學，解制物理，蓋亦雅不欲逐時世之好，以墮吾大刀闊斧之業。則徘徊四顧，而擇一可著吾手之

地，吾知蓋必有切實之把握。或者以其怵於漢事之敗，而以地方革命之難舉，遂乃傾注於中央革命之點，故決意以投北京，理或然歟？（蓋之往北京，先至天津。時正八九月之交，北清事變方棘，聯軍屯聚於津沽，藝通刺謁聯軍諸將士，而與日將尤愜。謀盡覆滿族，徐著手以光復吾宇。聞指摘拳魁如載漪、啓秀之流，皆死於蓋策札之間。然事祕，外人知之者絕少，故亦莫能詳言之。）

黨派離合之關係，乃中國前途之關係也。由保皇而動土，由勤王而革命，變相之層級，當然而可指。雖然，高標其主義，而不思所以實行之，又何取乎無謂之空談乎！庚子敗軍之餘，其能自力自振以前奔者固有之，而亦有因之而頹喪者矣。意謂一擊不中，吾志已白，可告無罪於天下。若功成身退，後來之事業，自有任之者，非吾之所克有事。則或藉端運動，以爲徜徉之計，或乘黨禁之計，或乘黨禁之懈，以圖逐其別端之建憤。嗚呼！英雄不得志之所爲，固非一方面之所能限定。然五年滅國，十年滅種之言，乃常警吾心而刺吾腦，豈能有所待而爲之者哉。夫蓋之居北京也，殆亦似乎閒散之所爲，以悠悠之口而測蓋，謂其不幸而觸網羅，不足以副蓋之初志，以當今之局勢驗之，或有信之者，雖然，吾又何忍以是苛蓋也。

北京，何地也？非若海外與租界之可以恣肆而無禍患。自非至人，禍患之來，未有絕不介於意者。且以北京之黑暗，腥羶之所叢萃，蓋果何樂以居此？倘蓋非有特別之目的，吾固信其不如是之不達時務也。自庚子之冬，以訖癸卯之夏，僅三年耳。天下事多艱難，非一日所可睹其成效，而蓋乃如美國教士、日本黑龍會之舉動，深入以求，死而後已，而至卒以身殉。事雖無成，其志足以表暴於天下矣。夫吾輩日日談革命，必使通國發生萌芽，而後一夫倡義，舉國同聲，庶足以集吾事。

則佈散種子之事，乃方今革命家唯一之手段。蓋之在北京也，律以此義，則誠當矣。若將來義軍大起，掃盪胡腥，即吾同胞之甘爲奴隸而爲人效死者，則是其自削軒黃之籍，我固不嫌其對待之酷。故必將從前所有之社會摧陷廓清，澈地組織，而後吾輩之目的爲已達。則今日之中央政府，以及各級社會之若何腐敗，正其醞釀功深，吾等將資之以爲大利。有言運動政府，以達其改良者，自吾等視之，則直以爲大蠢賊。此其義，尋常之人亦能言之。即西人之發議，亦曾以揚子流域間之黨派，不獨以排滿爲職志，即昏昧守舊之漢人，亦欲得而甘心之。（見上海西報文錄後）以先達如蓋，詎不知此。若欲調查其腐敗之迹，爲新中國改革之地，而亦迂而無當。以言地方改革，猶之可也，而中央則決非摧陷廓清不爲功。由此以談，則判定蓋居北京之影響：一必在佈散革命種子，一必在着手中央革命之豫備。有溢此範圍者，則必非吾今日所言之沈蓋矣。

當蓋之潛行於北也，同黨之人，多不知之。（章炳麟弔蓋詩有「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之句）夫民族主義，必須帶祕密性質，而後能附之以行，蓋豈不能見及於此。故北居久之，即有急進派之同地者，未之識蓋。後以風氣漸開，可與談者亦漸多；滿廷仇視黨人之迹，年來未露；而蓋又自負其辯才，以巧試其手段；乃大將乘隙以展吾所長，故輒與人往還，現身而說法。一時因蓋以進化者無數輩，於是革命之旨，乃浸達於老巢。而達官貴冑之子弟，蓋運動之尤多。蓋因是得探中央一切詭秘之蹤跡，而打通其機關，爲人虎穴以探虎子之準備。雖然，蓋以當年之重犯，人之識蓋也，皆存一可以要挾之心，而蓋以絕強之件與人相接，故得小得以乘其弊，而風波以起。



賈蕪者，慶寬與吳式釗爲之魁也。慶寬本漢人，以夤緣入內務府。（內務府向無真滿人）甲午，爲御史鍾德祥所劾，籍其家，慶寬卒以計陷德祥於軍臺，其陷人之神力已如此。慶寬日謀所以復其官而不得，後以康梁之變，慶寬隨劉學洵至海外捕康有爲，亦不獲。及蕪至京，慶寬以奇貨之可居也，厚遇之。蕪頗嗜古，有金石之癖，慶寬乃以此迎蕪。蕪不之察，將藉慶寬以謁李蓮英，而制西后之命，欲利用之，而不知將爲慶寬所賣也。

吳式釗者，雲南籍而產於湖南者也，故式釗與湖南人相習爲最多。早年亦自附於新黨，曾代西人某，出名承辦河南礦務，大爲徐桐所嫉。庚子，隨沈鵬陳鼎之流，以事落檢討職，遞解回籍。後仍潛來北京，欲有所謀。其識蕪也，亦非一日，而乃與慶寬有同病相憐之感，遂存以人爲餌之心。其陷蕪之謀，起於何日，不可得知。而頗聞式釗雖通籍，作一尺牘終有別字一二枚夾入，蕪顧不喜文字，而舌鋒之利不減於當年，嘗對人而諷式釗之此文，以故式釗銜之刺骨，怨讟之於人甚矣哉。吾黨中幹事之才，吾未見有闕達如蕪者也。蕪者於民情世態，固不諳練，以故能出入腐敗社會，而得以施其運動力之所至。雖然，才大而疏，性直而急，口辯而刻，此蕪之所短也，而諸小卒得以持其短以陷蕪。嗚呼！史堅如在廣州以獨力謀毒李鴻章（按當作德壽）之畧，事發死之，誠者莫不偉堅如。今蕪之在北京死，狀殆慘於堅如，而未得堅如之著手，乃至爲小人所傾害，此吾所最惜蕪之處，而歎天之將滅吾種之無口也。

蕪之北居蓋二年，其時已經庚子之變，民間之動力稍稍興發，而北京之昏暗殆甚於曩時。只見外患之侵逼，日益一日。自剛毅倡「寧贈朋友，不與家奴」之說；聯芳倡「亡於漢人，吾族無醜類」；

亡於外人，尙得爲「小朝廷」之說。一時滿洲官吏之附從者益於廷，而聯俄黨之勢力浸衰。李鴻章與訂密約以後，俄羅斯專用其誑誦手段，付全權於道勝銀行之漢科第，凡北京之撲滿黨，（小兒積錢之器曰撲滿，故名積賄者爲撲滿黨。）西后以下，皆爲所賄囑，故密約不數月而輒一更。其所以促蕪之死者，此亦其一重大之案。

本年三月之杪，俄政府有要求滿政府之密約七條，如下：

- （一）清國不可將東三省之地賣與或租賃於列國。
- （二）沿營口至北京之電線鐵路，俄國可於其旁另自架設別線。
- （三）不論何事，清國於北清苟有建設，不得僱雇他國人。
- （四）營口海關稅務，當使中俄銀行管理，稅關長必用俄國人，且令稅關兼理檢疫事務。
- （五）東三省地除營口外，不得開放爲通商市場。
- （六）蒙古之行政組織不得有所變更。
- （七）拳匪亂事以前，俄國所得之權利，不得有所損害。

此密約也，乃詭祕不可端倪，雖得聯俄派之畫諾，方未得聞以暴白於外。無何，蕪騰載於日本各新聞，號外號外之聲，大激動東京吾國留學生之腦，電達全國，到處響應。義勇隊、革命軍、等名詞，突兀出現。而各國亦大起不平之論，咸用詰責。滿政府陡遇此內部外部之逼拶，茫然不知所爲。久之思得其故，必發難於白雲觀之中也，則機事之洩，羣言沈壘之所爲，蓋蓋乃任日本某報之探訪員者也。此次密約，確由蕪以偵探手段得之。

中國人心之死久矣，然經一次之風潮，必有一番之進步，則可斷言者也。義勇隊雖無故破散，而當時之風雲，中國前途之被其影響者，亦未始無功，則推其源，不可不歸本於蕙之發其覆也。雖然，蕙之發其覆也，亦不必計及後來偌大之風潮，而以此約之實行，於祖國之危害，不可思議。又益以偵探隊之職分，不得不爾，故貿然而揭之。乃有無量鬼蜮之潛驅默率，卒假手於行小，以引蕙至於死地。

自聯俄黨執滿洲之朝權，則凡有觸聯俄黨之忌者，必死之，此至顯之道也。慶寬吳式釗宜一切悉聞之。然以聯俄之故，蔽罪天下，以蒙殺士之名，滿政府亦不肯爲。以聯俄之性質，事未成則決不可以告人者也。慶吳等以發覺密約一事，自足以深得滿政府之意，足以死蕙而有餘，而必更有假以爲名者，則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則沈蕙者，庚子南方暴動之舉，不啻昂然爲頭領者乎？此慶吳等先商之於李盛鐸，繼實之於張之洞，殺蕙有辭，而謀得售矣。

慶吳之構蕙也，蓋爲其主謀，而其奔走耳目之人，則有倪世儀、邵夔之徒。倪與邵者，不過一下流無賴之人。聞吳式釗因邵夔而識慶寬，而倪世儀爲式釗之妻姪，實不足論。總之，京中無數失官怨望之徒，及無聊不逞之子，思爲衣食前途開一新法，又適逢黨禍之急，而刺探政府之意旨，有足爲蔽罪斯人之地，故毅然協謀而爲此。其同謀之若干人，雖不足以調查其實數，而外間之流說，與新聞紙之所傳播，其關涉於蕙之一案者，自榮慶、張之洞以下，則實有如左表之所列：

榮慶 字華卿 滿洲正紅旗人

張之洞 字孝達 直隸南皮人

李蓮英 口口口 直隸河間人

李盛鐸 字木齋 江西德化人

蔡金臺 字燕生 江西德化人

慶寬 字小山 漢軍口口人

吳式釗 字利其 雲南保山人

倪世儀 口口口 口口口人

邵夔 字夢石 口口口人

鍾口口 字口口 浙江杭州人

葉德煌 字默安 湖南湘潭人

趙從蕃 字仲宜 江西南豐人

辜鴻銘 字湯生 口口口口人

張李主之於上，慶吳謀之於下，倪邵復爲慶吳之走狗以充眼線，此人人能言之者也。榮慶者，實親承西后之旨以杖藜。而蔡金臺則喧載於天津新聞，又與李盛鐸爲同鄉密友，殆無可逃。若趙某，天津新聞曾傳搆譏者，陰謀發於二趙，人遂以爲一慶寬，（慶寬本漢人，趙姓。）一某也。葉德煌者，與吳式釗交至密，人竊疑之。鍾某之事，人執譏絕命詞「無端小慶與鍾郎」一語爲據，而爲之解釋者，又以壽詩「子期心迹原明坦」爲詞。其實壽詩乃偽託，皆不足爲憑也。其後鍾某與譏之始末，其左右鍾者，同投函於上海國民日日報，而事無左證，不必深辨。要之，北京之黑暗區，

慶吳之流，何止恆河沙，不過慶吳與蓋，爲其爆發之一點耳。事既敗，而辜鴻銘更思所以持其後，滿政府之得人，真奇矣。

#### 第四章 滿政府之慘刑及沈蓋死後之影響

本年二三月之頃，上海所謂激進之士，大開中國演說會於張園，聽者數百人，影響遍達於南部各省，始爲官場之所注目。其後，阻法阻俄兩事件起，義聲雷動，逮捕之說，乃見諸明文。而章鄒卒承其弊，以尸其咎。章鄒之獄，發於閏五月初五日，距蓋絕命時，相去祇一月耳。蓋滿政府以革命風潮日盛一日，思所以暴制之。先拿吳蔡而不得，所謂義勇隊、愛國黨等名詞，舉不足以快所欲，而惡毒乃驟中於章鄒。以爲吾計既告，則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檻京師，行所無事耳。乃卒格於上海道與駐滬各領事訂立之成約，雖以堂堂政府，控告一二平民於治權所及之新衙門，（律師爲滿政府辯護首曰：「中國政府到案」）就藏於不甚愛惜之候補委員，舉不得直。則其顧而之他，思尋隙蔽罪於其同黨之人，以爲薛東擊西之計，而洩其一己之戾氣，且示威於天下，以作一打消激徒之妄想，抑又何疑。此即無處寬、吳式釗之鬼祟，而蓋亦在所不免；蓋即不居北京，而居北京如蓋者，亦在所不免；如蓋者，不居北京而以北京爲比例，無論何地，而亦在所不免。（如黃炎培南匯之獄）由是言之，則蓋者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乃適應運而爲國民之犧牲，以供滿州之刀俎，則滿州與蓋之對待，而蓋應得如何之處置，雖稍有人心者之所不忍言，而亦稍有知識者之所能料及。嗚呼！滿政府之慘刑！

慶吳之謀既定，復倚權閹李蓮英之援，通之於西后。西后以沈克誠之潛來京師也，則大觸前日之舊感，與今日殺革命黨之新問題。即令傳旨步軍統領，派慶寬往擒。肅王善者（步軍統領）以無明文，未之許也。慶寬復走李蓮英之門，請得西后之旨，以復善善，善善乃以馬隊二十名與之。慶寬遂協同工巡局，於閏五月二十五日捕蓋。（在城內三條胡同）

當工巡局之拘蓋也，眼線倪世儀亦被拘，以作質證。遞到部，刑部承審官先訊倪世儀：「何以知沈某之蹤跡獨詳？」倪不能答，詞委吳式劍，乃傳式劍到案。式劍陳蓋之歷史，滔滔不絕，承審官以訊蓋，蓋直認不諱，詞連富有稟。蓋曰：「我從前是富有稟，現在不止於富有稟。」承審官不敢問。時諸人皆隔別審訊，故蓋祇知為慶寬之所陷，而不知吳倪等。後問承審官，願知告發者為何人，承審官示以吳式劍之供詞，蓋始知為密友所賣，而無慍色。

滿政府之逮蓋也，有必死之志也，故亦無取乎判案之確實。且蓋毫無所諱，更足以墜其狼戾之心。其所謂發覺清俄密約者，自天津西字報發表之後，（六月初四日天津新聞西報）而人始注目。滿政府之所以斃蓋，或亦歸重此點。而其定讞，則指庚子一案也。讞案既上，西后乃牽顧己之生辰，不欲行刑，以破其慶典，遂命捶斃於獄。或曰：以「夏月不能行刑」之故，礙於例，改用杖斃。迨旨達刑部，刑部官相顧愕眙，而卒以西后之旨不敢違。乃拽蓋，以竹鞭捶之，至四時之久。血肉橫飛，慘酷萬狀，而未至死。最後以繩勒其頸，而始氣絕，時六月初八日也。

以庚子之案坐蓋，組織其事為張之洞。吳式劍、倪世儀者，皆非庚子之黨人，又烏從而知蓋。王文韶、程鴻臚，皆疑慶寬之為人。之洞急，乃電致端方，轉致夏口廳同知，速招自立黨投誠之李和生來

京質證。李和生者，曾與於漢口之役，而庚子之殺黨人，即購李和生爲眼線者也，故之洞急召之。然之洞后黨也，獄雖之洞所主持，而其意一本於西后，故不待李和生之來，而蓋已死，之洞復電泥之。

自蕪死後，而滿政府之醜狀盡形呈露，大激動國民之腦筋，發議於各新聞雜誌，以爲今日可以無故而殺一沈蕪，則明日即可以無故盡殺吾四萬萬同胞。前言滿族之虐待我漢族，而尙有忠奴爲之解脫，自今觀之爲何如？同胞視此，則直以爲滿政府與吾國民宣戰之端，吾國民當更有一番嚴酷之法對待滿政府。幾致全國之輿論爲之一轉，即著名頑固之徒，亦勃然而生仇滿之念。而上海之激進派大開追悼會於愚園，男女之至者數百人，鞠躬致敬，宣讀哀詞，以次演說蕪之宗旨及死狀，並以後對待滿政府之方針，聞者流涕。誠者蓋謂中國團體之進步。（下略）

## 第五章 結 論

吾序沈蕪之歷史，及被刑之顛末既畢事，則欲與吾同胞評論蕪之人物之價值，與中國人種前途之關係，以完吾說。

吾固言之，蕪者，非憲政黨，乃革命黨也；非著逃家，乃實行家也。人以其夙與康梁相結識，而乃一其派於保皇。獄事之起，人又喧傳其絕命詞，前後凡六首，揭之津滬各日報，其中不能脫保皇之口吻，而沈蕪保皇之案以定，而不知好事者爲之也。蕪不好文字，魄力浩大，非詞章小派之必借絕命以自街事，更千古而具雙眼者，且能立決其真僞。況日前之事，命世之人，而顧容衆說之紛呶，以失英雄之本色哉。故吾之所以報蕪，以報吾國民者，在辨蕪詞之僞也。

絕命詞之傳出也，人多信之。而其對之之感情，以對之者位置之不同，故發議因之各異。上海國民日日報以蓋詞有「中朝從此失陪都」之語，意大諷之，蓋之友有翠黃者，見之大憤，馳書辨之曰：

「貴報謂沈蓋絕命詞猶隱隱於中朝陪都之失，此與政府所渴欲殺之民黨，其宗旨或有出入；而政府不能利用之而摧陷之，此亦政府之失計也云云。夫沈君爲日本某報之通信員，則凡於東洋外交上稍有關係者皆可探訪之，此固爲其職務。若謂沈某痛其亡而謀所以阻之，專以趨附滿洲爲宗主，則沈君必不能承認。何也？今日稍有普通智識之人，無不知滿洲種之不能宰制吾土之理，而况沈君之爲老革命家者耶！沈生平最不喜執筆爲文，今之絕命詞必好事者爲之，決非沈之所爲。僕與沈爲總角交，爲患難友，知沈最深，逆料沈斷不出此，故不得不爲沈一辯，以解沈之冤，而盡情於死友。嗚呼！沈之死亦無所謂冤，沈之友先沈而死者，已不下千數百人；沈之友繼沈而延頸待死者，不知其尙有若干人。惟沈既死而人從不知其所以致死，一若視爲吾民族之罪魁如俗語之所謂漢奸也者，此則鄙人不得不爲沈君呼冤者也。沈君殆不瞑矣，望爲沈一正之，庶幾吾同胞中有繼沈君之志而奮起者乎？」翠黃白。

國民日日報以不能辨其詩之僞也，遂生此誤點。自翠黃之書出，而士論始翕然。章炳麟者，革命之巨擘，而吾同胞所同認也。當惡園開追悼會之際，所宜讀之哀詞，乃成於炳麟，以表同情而誌哀感，有「南北兩新墳」之句（章炳麟弔蓋詩見浙江潮。）讀者尤不知其涕之從何以集也。

前傳之詞有曰：「禍端小慶與鍾郎，」後傳之詞又有曰：「子期心迹原明坦，」何其反覆近細



人之言一至於此也。鍾某之果害蓋與否，事無左證。而其詩前後之互異，吾知其偽託之人，必一爲鍾友，一爲非鍾友也。昔李陵答蘇武書，人疑爲齊梁小兒之所作，然其書自能傳李陵之衷曲，讀之使人增其悲度，雖爲文章之賊，尙不害天地之正道。而託蓋者，胡爲也。吾聞革命者，一言保皇則避之若浼，而乃以混同之詞混入之，事關民族，則又不僅律以穢物入人口之例而可以蔽其辜也。

嗚呼！種姓存亡，爭此一隙，天厭吾土，不知紀極，故舍此愛自由獨立之同胞，傾無量之頭顱，購取文明幸福之外，別無希望。從幸宗風所播，聞者掀眉，沈陰積晦，一時開霽。羣黃所謂：「今日稍有普通知識之人，無不知滿洲種之不能宰制吾土之理，」良非虛言。則如蓋者，正吾國民之前驅，先衆人而成佛者。吾固知非一二之譚詞所能詆吾神聖之沈蓋者也。

沈蓋者，湘產也。自王船山目視滿洲之禍，發爲徵言宏論，以啓發後來之同胞，而曾靜張照之徒，卒承其師說，而奮起於胤禛時代。陳鵬年以虎邱之詩獄亦繫縲絏，久之則寂然無所聞。洪楊義軍之起，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之徒，大奮其奴隸之力，奪天下之半以還附滿洲，喪吾民族之資格殆盡，爲世所詬病。然再讀湖南人「新湖南」有曰：「湖南人如胡林翼、左宗棠，固非無度外之思想者也。林翼與官文大隙，而終覺得官文之助。傳者謂林翼善處危疑之地，而亦濟之以術。願以余所見林翼與其屬吏手札若干事，則林翼之志，爲官文所扼者不少。自鄂出師至蕪黃一札，言之尤爲憤慨。蓋林翼至是知非大有所革除，不足以庇生民之命。而滿政府決非可與圖事，故其建議欲使曾國藩節制數省，布置宏大，亦嘗以非常之業，徵語國藩，願國藩不之許。熱河之難，湘軍當北援，滯滯不前者，實林翼有所謀而國藩尼之。故國藩嘗謂林翼一生立脚不定，實爲此也。」

而林翼乃懷抱鬱鬱，嘔血而卒。左宗棠暮年亦頽唐衰落，卒時，語其家人曰：「朝廷待我國固不可謂不厚，」又語曰：「誤乃公事矣，在當日不過反手間耳，」此言故人子弟多聞之者。桂陽陳士杰，以功至開府，其生平宗旨，實與馬殷邊備略同，特於湘人爲後起，然不敢發。彭玉麟一生不樂秉節鉞任疆寄；郭嵩燾出使歸，徑還鄉不復命，皆有所憾者。吾嘗察之，胡左二人見之太晚，故不及發難。郭陳二人所居地望不及胡左，滯忍而莫之如何。故余獨謂當日所爲負罪於天下者，在曾國藩不能定計而自取之耳。以曾、左、彭、楊之儔，左提右挈，收髮捻而爲之用，內政外交，規模粗定，遷胡人而放之遼河之外，直自竈上掃除耳。徇書生之小節而忍國民之大恥，此其最可惜者。

由是觀之，則湖南人奴隸性質之猶未透至於頂也。譚嗣同者，實首發議扶湘人負天下之大罪。思及其剽滅同種以媚胡族也，則日夕痛之（見仁學），則嗣同之元素爲如何，當能爲天下人之所認定。戊戌之變，蹊迹不脫於保皇，而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爲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違，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唐才常與嗣同爲刎頸交，漢上之風雲皆湖湘子弟之所鼓造，蓋者，亦當年之健將也。其宗旨與其手段之應用，其言之詳矣。以湖南民族之歷史觀之，則爲蓋者，自當遠紹曾靜、張熙之遺風，中洗曾國藩、左宗棠之奇恥，終成譚嗣同、唐才常之隱志。事雖無成，其死之日尚不及戊戌庚子窟窿之大，此天下之所當悲其志而無可如何者也。又何忍從而譏其後，以灰天下之心哉。吾以爲滿洲之在吾中國，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種之對滿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滿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問也。故沈蕙者，則不得不揭明之，以風示天下，此則吾書之大旨也。（原刊本）

## 論沈蕙慘死事（浙江潮）

滿清政府，近日有一極慘不仁之暴政，即杖斃沈蕙是也。夫所謂輕刑薄罰，遠軼前朝，深仁厚澤，決髓淪肌者，非漢族中婉孌事人不誠廉恥的奴隸贊美本朝功德之口頭語耶？雖然，自庚子之變，許、徐、袁三公受腰斬慘禍後，此輩口舌爲一噤。及近頃沈蕙事件起，於是此輩雖有百喙俱辯，而終無以善其後矣。沈蕙既遭慘戮，海上各西報議論激昂，皆言滿政府之慘虐。而各國輿論亦頗不爲然，益決心不將滬上六君子交滿政府，蓋恐復遭其毒手也。

嗚呼！國民其諦聽！國民其諦聽！沈蕙者，非我漢族中一分子乎？而竟爲滿政府所殺，而竟斃於滿政府慘毒之杖下。夫沈蕙以何罪死，滿政府固未嘗有一紙死罪宣判書以告我國民也。夫殺而不能言其罪，則四萬萬人孰非可殺之人乎？天下不正之裁判，孰有過於是也？夫莫須有三字獄，非千古稱爲至可傷至可痛之冤讞者乎？而豈期復見於今日。嗚呼！吾嚮者猶以爲滿政府不過用其呼爾爾之術，以待我漢族，而不知今後竟至於磨刀霍霍而來也。今日杖殺一沈蕙，不過小試其新刑之利器耳。血肉橫飛，哀呼宛轉於搥杖之下，又滿政府待我漢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寫影也。我同胞其將何以待之。

同胞！同胞！毋以一沈蕙慘殺之問題，無繫我民族全體之休戚也。夫沈蕙之遭此慘刑，在西人

聞之，且憤憤然而怒於心焉。而况我同胞有切膚之災者乎。雖然，我同胞豈僅灑一掬淚，滴一握血，而謂能免此禍哉。夫政府無故而殺我同胞，則國民應公致書於滿政府，以嚴詞詰問其緣由。滿政府苟支吾而不言焉，用強力以壓制我焉，則我國民不可不秣馬厲兵，以與滿政府宣戰。蓋此實我國民生命死活之問題，非可以漠然而置諸不問者也。國民苟舍此而不問焉，則士輟其讀，農息其耕，工休其業，商罷其市，維繫其手足，以待滿政府之宰割可也。雖然，我同胞豈若是其愚哉！燃眉已迫，同胞其尙奮然興哉！

沈蕙之被慘戮，其原因終不得而知。或曰：滿政府與俄人訂密約七條時，沈君適爲天津某報館之訪事，聞之而首發表於某報紙。其事既表白於天下，於是內地各處電達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滿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殺之。此說其或然與？嗚呼！他日盜我各省而私賣之於他國之時，我國民其默爾而息乎？抑抗拒之乎？默爾而息，則土地割爲他人之版圖，而身爲輿隸；抗拒之，則爲杖下之鬼；國民其將何如？

沈蕙既死，滿洲政府益欲逞其毒於我同胞國民，留學生之遷入內地者，皆被查檢甚嚴。而魏光燾指捕揚州新黨若干人，上海新黨四十七人，其說騰播，棄家逃威，望門投止者，趾踵相錯。滿人之虐我漢族，暗無天日至此耶！

吾乃今知滿人之所以水火我、刀鋸我者，非疾疢而藥石；我之蹈此水火、攬此刀鋸者，不當怒而當感。何也？則以我漢族四萬萬人，質性薄弱，習染深固，非滿人出大力鍛鍊而陶冶之，不足以成利器也。冶工之鑄刀劍也，猛火以融之，鐵錘以舂之，鑄錫砂石以攻之，雖汗流氣噓，力耗神疲不

情；卒之火力愈猛，淘汰愈精，壓力愈重，質性愈堅，磨練愈深，鋒鏘愈銳。迨至利器既成，出爲世用，無不寶貴。近世格致昌明，製造之工日出，而革命之製造，尤十八世紀以來世界之大工也。是故英王若耳治，美國革命之大工人也；巴黎巴士的獄，法國革命之大工場也；西班牙之於荷蘭，日耳曼之於瑞士，土耳其之於意大利，塞爾維希臘等，莫不盡舉附屬之民，投一爐而冶之，百鍊千錘，務使其能獨立自強，成光芒鋒銳之性質。故迄今白民族之游刃四海，試鋒東亞，幾如切玉昆刀，無堅不破，製造之功能，神且大於（兼當作如）此！吾中國數千年來，代不乏製造之人，惜其法未精，雖有廢興改革，類皆以暴易暴，無闔闢天地轉捩世界之觀；民氣銷沈，受羣外族之磨削，恬然忍受而不知恥。近頃滿洲政府，奮其熱心，運其能力，以法律爲薪炭，以狸狎爲鼎爐，以刀鋸爲錘擊，以剝膚敲髓爲刮磨，以水深火熱爲淬瀦，而我民族頑民之頑，尤甚頑鐵。當戊戌之際，康、梁、譚、楊等數人，伏闕上書，請頒新政，天下喁喁望治，然其意欲以平和改革也。政府以爲未足，執而誅之，以造成唐才常等數十輩。然唐才常等，雖實能行流血主義，而其名猶曰保皇也。政府以爲未足，執而誅之，俾以造成數萬民黨。如近日廣西之變，然內外學生等，以法人之干預，恐陰奪政府國權，慨然有拒法之請。留東學生，復編學生軍，願聽節制，以抗俄人。則其保存滿洲政府之心，或猶未忘。滿洲政府惟恐其氣茶，必欲鍛鍊而磨礱之，於是將甘心於學生，四處逮捕，至商請日使內田，籌壓制留東學生之法，而鄒韋之獄至今未解。保皇黨之龍積之沈蕪等，尤滿洲政府之所甚惡，或執或誅，以警天下歌功頌德之輩，使咸趨於革命而後止。蓋至此而爐火純青，功十八九矣。尤足奇者，禁錮留學生，不得入成城學校，以效秦政之焚詩書，銷鋒鏘。開經濟特科，而即

捕經濟特科之士，以效張獻忠之屠諸生。嗚呼！經如此之匠心，運如此之神工鬼斧，雖枯銅腐鐵，安得不立成利器耶？

今世界製造之精良，首推英國。然愛爾蘭人者，賽爾脫民族也，雖屈服於盎格魯撒遜民族勢力之下，然脫軛獨立之心，未嘗須臾忘。英君主知之，乃與以平等之權，開其自由之路；愛人暫安日，隱忍不發；是英人藝術雖精，尙不能製造一固有形體之愛人。滿洲政府於工業之製造，無一事摹仿泰西，而革命之製造，獨能與泰西爭勝，且務勝於泰西特出之英吉利，此亦見其精神巧力，踰越萬國，而足以自豪於世界者矣！

或曰：子之言好奇，天下無鑄劍以自刎者。滿洲政府，夫亦視漢族之爲異類，欲以鼎鑊之威，摧抑民氣，甘心自亡於英俄各國，而求爲小朝廷耳。曰：不然。秦人防民最嚴，而祚最促；法蘭西君權最尊，而禍亦最劇。政變以來，誅數人，而數十人出；誅數十人，而數百人數千萬人出；擊力愈重，則彈力愈強，滿洲政府，豈不知之。况英人以能合愛爾蘭，奧大利以能合匈牙利，故二國之君，卒能兼王愛爾蘭匈牙利而坐享其高厚。印度安南緬甸諸土酋，既授其權於他人，自擁虛器，雖得爲小朝廷，豈尙有生趣哉！不欲爲坐享高厚之英奧二君，而甘爲印度安南緬甸之土酋，吾知滿洲政府雖愚，斷不出此。然則滿洲政府，果何厚於漢人，而爲是製造耶？以世界民族第一之黃帝裔裔，而受外族陵夷，下與斐洲黑民，印度土人，同入於奴隸之陷阱而莫之惜，此其局外之不平，固人情所不免。况滿人自入關以來，踐漢人之土，食漢土之毛，受漢族者之愚，二百六十年於茲乎？昔人稱孔鐸顏，余敢反其義而正其名，爲我同胞正告曰，滿鐸漢。（浙江潮）



# 洪全福起義





## 壬寅洪全福廣州舉義記

陳春生

李紀堂同志即李柏，乃香港富商李隆（號玉衡）之子，弱冠即熱心革命事業。余於清季任香港中國日報編輯時，紀堂時來暢談革命，該報歷年經費支絀，多賴其維持。九龍半島之屯門地方有青山，即杯渡山，為韓昌黎遊蹤曾至之聖地，紀堂與鄧蔭南同志等組織青山崗種植畜牧場，藉以聯絡同志。有謝日昌者，素經商於澳洲，為雪梨大埠泰益行之東主，光復會之前輩也。其子續泰字康如，續業字子修，父子三人均有革命思想。庚子春紀堂偶與續泰在香港徐善亭牙科館（反正前革命黨人聚談之所）談時政，意氣相投，續泰乃為之介紹於革命黨，由楊衢雲主盟入興中會。時惠州將舉義師，中山先生於庚子春由日本回國，到港，不能登岸，即約紀堂與楊衢雲陳少白史堅如鄧士良等會議於舟中，謀於惠州舉事。中山先生交付港銀二萬元於紀堂，為將來舉事之費，倘不足用，請由紀堂借墊。適紀堂之父逝世，紀堂承受遺產約百萬，憤惠州之役失敗，志圖再舉。

有洪全福者，號春魁，字其元，本洪秀全之第三弟（諸家記載均云秀全從姪，此云其弟係依據與中會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紀堂曾與全福同激事，知之必確）。幼隨秀全居粵西，軍後轉戰湘鄂皖浙閩，晉封左天將，瑛王，人呼為三千歲，於軍事上經驗殊富。太平天國既覆，全福走香江，充洋船工之庖丁，掛名於香港義和堂航業會所。附籍於東莞縣塘灘黃洞洪屋圍村，因遂家焉。浪跡江湖歷

四十載，年事已高，乃隱於香江懸壺問世，與謝日昌素識，時相過從。續泰自乙未革命失敗，久有憐肉復生之感，己亥冬，聞全福追求太平天國遺事，及其在洪門會黨之潛勢力，不禁躍躍欲動，與乃父日昌磋商，欲請全福參與在廣州起義事。日昌雖贊成之，而缺乏資斧，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囑令待時而動。至辛丑八月，得紀堂担認軍餉，於是銳意進行，全福提議備餉五十萬，召集粵港洪門弟兄起義。謝氏父子議事成後舉容純甫（即容閔）老博士為臨時政府大總統。純甫由清廷派充駐美代理公使，後因清政府外交懦弱，辭職歸國，頗有志於改革。庚子，唐才常等起義時，容被上海維新黨舉充愛國會會長。逮唐才常失敗，鄂督張之洞指名通緝，容遁走香島。容對於在廣州舉義，亦極表同情。紀堂對於謝氏主張亦無異議，并允擔任軍餉全額，此計畫與中會幹部概未與聞。時中山先生在越南，僅山港中同志函告稍知概略而已。

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六月設革命機關於香港中環德忌笠街，名曰和記棧，全福委任梁慕光（慕光後於民國五年謀炸粵都督龍濟光失慎斃命）李植生等同志組織革命機關於粵垣，委宋居仁、蘇焯南、黃大漢、林海山、曾捷夫、張超、曾其光、馮通明等聯絡各地會黨於粵垣同興街，開設信義洋貨店，於花埭設立信義公司。植生在珠江南岸之下芳村德國天主堂充國文主任教員，於堂畔建立繼業公司，製造肥料廠。植生既受全福委任，即將工人悉數辭退，以為運動機關，即於此貯積槍械軍服等軍用品。謀發，於城內僑居機關部二十餘所，於沙面陶德洋行訂購大批軍械槍枝。向例每逢陰歷元日，城中文武大小官吏於除夕天未明時相率齊集萬壽宮行禮，粵垣之萬壽宮則設於城南清水濠。約以俟各官齊集萬壽宮街，縱火為號，將萬壽宮炸毀。一面佔據軍械局，焚燒火藥庫，分頭

佔據各衙署，宣布推倒滿清，行共和政體。又遣心腹運動惠州同志，同時舉義響應，以牽制陸路提督之兵。運動綠林魁傑劉大端（男性）握制粵垣北路。定計分本部作五軍，一軍守粵垣東北門以抵拒清軍，一軍奪增步製造軍械廠順攻入西門，一軍扼守惠愛五約等處以堵禦旗滿之兵，一軍進攻萬壽宮誅戮清吏，一軍在新城爲各路軍策應。計劃既定，十二月中旬，諸同志紛紛進城。二十六日，全福僧謝子修特僱小輪赴濠鏡，入香山，布置一切。留同志三人駐和記棧以資策應。詎是月二十八夕，由粵垣來之漢奸某氏，引香港警察至和記棧搜查，將駐守之三人，併僮僕二人共五人悉數拘留。漢奸並將搜出之文件鈔送粵督德壽。查此事洩漏之由，係因紀堂定購於沙面陶德洋行之槍械，預收去定洋拾數萬元。不知該洋行殊非殷實，屆期不能交貨，反向粵吏告密，以期事洩而黨人逃遁，不能再向其追貨。事機既大暴露，不得已乃電請澳門同志，用舢板二艘，滿載槍械以煤炭覆之，運往粵垣。詎駛至香山之百口村，舟人賴某通報該鄉人攔截，以致失敗。梁慕光復向沙面洋行密購快槍二百桿，欲以小艇運往花墟大通烟雨涌內，詎又事洩，駐沙而捷字營勇追往涌口截緝，梁慕光槍斃捷字營勇一、泗水而逃，槍械盡爲所獲。晦口，粵吏既偵得黨人機關所在，遂向芳村繼業公司，花墟信義公司，粵垣西關同興街信義行等處圍捕，搜獲旗幟軍服刀斧糧食等物甚多。以上店號，悉用梁慕光李植生二人名義開設者。各黨人之住宅，凡爲粵吏偵悉者，咸被查封。清兵又於港澳輪站捕獲梁慕義李偉慈等十餘人，分別禁押，而梁慕信等十一人，亦先後於粵垣被逮。并以陶德洋行代黨人運軍械等物入口，捕其管倉人冼某，監禁數月，其後納賄三千元乃獲省釋。

計當時就義者爲梁慕信、陳學靈、葉勝、葉昌、劉玉岐、洪達明、何萌、蘇居、李棠、李秋帆，

及不憶姓名之同志十餘人。在獄斃命者，爲葉木容。定期監禁二十年者，爲李偉慈，卽李植生之子李順，熊超卽湖南人蘇山，（蘇被禁於南海縣獄，後得趙悅生君運動粵督袁樹勛，獲省釋。）梁翰初卽梁平。（梁平後爲粵督龍濟光所殺。）其在香港被逮者，由香港總督電倫敦殖民部請示。癸卯正月初三日，接殖民部覆電，以此乃國事犯，不應拘留，於是在港被逮諸黨人立得省釋。因謝纘泰與香港孖刺西報記者根寧，咸先向英國當道有所陳議故也。事後，全福由澳門返香港，粵省大吏以是役主動由於全福，必欲殺之而後快。陰懸重賞，於是謀殺假洪全福一案，遂以發生。粵督德壽昏庸老朽，信任一二劣弁謬言，在友邦領土誘捕國事犯，置諸死地，而致死者又非真黨人，卒釀成重大交涉，辱國喪權，誠亡清外交史上一大污點，是不可以不紀也。

先是全福隱於香港對岸之九龍，同時有吳六者，向居廣州河南雞鴨灣，狀貌與全福逼肖，年事亦相伯仲。有張佐庭者，本粵省緝捕管帶李家焯部下，思利用吳之貌似全福，誘伊至香港殺却，以騙取粵吏賞金。專開於粵督德壽，德本絕無學識之滿洲大員，曾受史堅如炸藥一震墮地之賜，痛恨革黨，以洪全福爲太平餘黨，引爲心腹大患。聞張能圖全福，大喜，謂事苟有成，當照賞格給領。張佐庭認吳六爲誼父，誘至香港德輔道西二百一十一號三樓，設計將其鴆殺，篋露其屍，作付寄貨物狀，並預告粵吏，派小兵艦赴香江候命。於是昇隄下兵艦，運赴粵垣，德壽如約給以賞金。厥後寧遇吉與香港紳章寶山談及此事，寶山以告港政府，英官乃派偵探孫泰地方警察（俗稱四環更練）王耀往查，李紀棠謝纘泰等力助英官緝兇，英官以粵吏越境誘捕國事犯，加以謀殺，且又屬贖鼎，大礙香港治安，向粵吏嚴重交涉。時德壽已去，督粵者爲岑春煊，萌誅張佐庭，遞水師提督何長清職，

以謝友邦，其事始寢。洪全福因是役改名爲浮萍，避地於星洲，後因喉病返香島就醫於國家醫院，藥石無靈，未幾逝世，年六十九，葬於香港跑馬地英國墳場第六千七百八十一號墓，時甲辰（或作庚戌，今照洪全福之子精華所紀爲甲辰）七月也。

茲將當時報紙紀載附錄於後：

去臘某會黨在香港潛謀到省舉事，爲港官所聞，派差往查，搜獲軍械旗幟及會黨冊籍等件，卽電告省，派沙面捷字營同南海緝捕及安勇，往同興街信義洋貨店拿獲十六人，在河南芳村搜獲麵餅九百箱，黃袍旗幟安民告示等件，一併帶回縣署審究。聞被獲者爲黃亞祐、張桂興、蘇亞往、蘇亞文、劉亞福、蘇亞居、梁亞安等共七人，乃花墟信義公司店伴。蕭俊生、王亞士、李亞安、盧亞熾、李亞太、區曉東等共六人，乃同興街信義洋貨店伴。劉玉波、周亞生等，乃芳村和記公司店伴。沈子銘一人，乃某洋行買辦。又聞緝捕時，在和記公司起出紅緞衣一件，黃布大旗一桿，黑布旗十桿，號衣二千一百件，褲二千一百條，洋氈一千一百張，草鞋一千五百對，餅乾八百八十五箱，每箱連皮約重一百一十斤。茶葉十八箱，每箱連皮約百斤。鹹牛肉七十八箱，每箱連皮約三十七斤。六響洋槍四桿，紅洋布二十尺，鐵剪刀一百一十把，洋帽二千一百頂。帆布帳棚九架，火水燈繩十八扎，鐵刀七十五把，帆布槍子袋一千七百五十條，鐵斧頭九把，響角三十八個，食鹽約三百斤，白硝二缸約百斤，燈籠兩個。又聞外間傳說該黨稱洪全福爲中國統領，稱梁慕光爲廣東統領，且已聯絡廣西省會黨。近以西亂有三省會剿之議，欲擾亂廣東一路，以圖牽制云。初三日，梁慕光之弟慕義攜同養子李順鄧桂華二名，欲

搭夜輪往港藏匿，爲捷宇營楊植生所聞，即將該三人全數拿獲，移解南海縣審究。初四日，番禺縣緝捕復在芳村地方，拿獲會黨陳龍、劉亞二、劉亞福等三名，現已移解南海縣歸案。又初五日，廣協鄭潤村將會黨蘇子山、陳文林二名移解南海縣。聞該黨係於初二早搭日火船往港，爲大井頭都司羅筮偵悉，知會船主，將二人拿獲。查蘇係湖南人，陳係惠州人。又初五早廣州緝捕勇十餘人，在漢口輪船大艙中拿兩人，簇擁而去。或謂兩人蓋梁慕光之黨，未知確否。被捕各黨多被服華整，或御重裘，梁慕義身披金銀肌皮袍，裹以皮褂，聞事發，即思逃避，因攜帶二童子，頗難安置，故躊躇未決定。至初二晚始附香港夜船，遂被獲。又聞梁預備銀紙數萬元，以資接濟，及去之夕，思挾此款以作川資，乃被獲後不聞搜得銀紙，或謂其倉皇間未及攜帶云。又聞起獲檄文中多屬滿洲政府之語，謂其剝民脂膏浪費無度云。初八晚在南關某屋拘人二名，初九日已將該屋查封。又在大北門外某頭簾店拘數人。又廣協營勇借線往河南北城侯廟後某屋拘獲八人，歸案審訊。連日營勇自塘魚欄靖遠街尾河南等處拘獲戴洋帽之人十餘名。聞會黨冊籍中有梁少伯者，名次列在五十名前，經由各營官密查，梁已潛行逃出。併查得梁未出以前，有銀二十餘萬，寄頓某處，於去臘下旬已陸續起去，聞此款係會中交梁帶往惠州松山散放者。又聞前南海裴令，番禺錢令，及管帶捷宇營楊植生，會同德國領事官等將被拘之人，逐一提訊，梁慕義等供稱，併無作奸犯科，此軍裝乃某公司存貯，爲防虞之用，其旗幟乃鐵路分站暨插者，號衣洋帽繩鞋乃工人穿用，鐵斧剪刀亦鐵路用物等語。沈子銘供伊行係貨倉，貨箱內，有軍裝與否，吾等概未之知，入口時由稅務司驗明發給單據，運貨進倉，併無犯法之事。德領

事以案無確據，請將被拘之人釋放，將案注消。黨人之四言告示云。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天賜爲：「安民告示，爾衆宜知，清朝無道，官吏貪私，荼毒天下，加稅加厘，捐抽重疊，竭盡民脂，爰動公憤，特舉義旗，除滿興漢，大公無私，保商保教，立太平基，弔民伐罪，順天應時，凡爾士庶，相安勿疑。」又告示之上，橫書公理既明，漢裔可興八字。（建國月刊第五卷第二期）



# 洪全福起義檔案

(按事在清光緒二十八年)

故宮檔案館

## 大明順天國元年南粵興漢大將軍檄

大 明 順 天 國 南 粵 興 漢 大 將 軍 天 賜 爲

聲罪致討事：案查滿清者，乃西胡之鄙族而東遼之小邦也。政等虎苛，性同狼毒。當多爾袞渡江之後，乘吳三桂戰疲之餘，順蹄京城，逆戕明裔。托詞討賊，恣志殺民。嘉定則屠戮全城，稂苗盡蕪。揚州則慘殺十日，玉石俱焚。迨耿尙之南征，成桂粵之奇禍。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脈渠中，四萬衆殘生莫保。君臣無罪，駢首受剝洗之刑；婦孺何辜，袒胸任干戈之刺。嗚呼！慘已，能勿凄然！乃復外托仁慈，陰恣狠毒，藉口輕徭薄賦，肆意吸髓敲膏。漢民則尺布寸絲，既徵厘，復徵稅；滿人則燬衣飽食，女不織，男不耕。胥爵則漢卑而滿高，授官則滿多而漢少，凡此多偏之政，應爲不平之鳴。况今日者，義和拳之亂，乃滿官釀之，非我漢人之咎也，而割地盡屬漢土，賠款徵自漢民。頤和園之建，乃清廷所居，非我漢人所到也，而初築八百萬，復修六百萬，款項不足，稅厘重徵。貨物之價既昂，田房之捐繼起。民不堪命，已同涸轍之魚；君尙晏安，無異怡堂之燕。明頒節用之詔，暗恣揮霍之豪。西陲回鑾，東陵謁駕，耗費者數百萬。北京修殿，南海葺園，撥款者千餘萬。嗚呼！賠款交逼，民悲避債

無台；浪費任情，君喜晏遊有所。良心何在。苛政頻加。是以民怨繁興，羣思撥亂反正。用能天心感應，迭生水旱瘟疫。此正天亡滿清之時，即爲天興我漢之候。本將軍應天順人，弔民伐罪，邀集豪傑之士，爰舉義旗，務滅滿清之政，重興漢室。爲此檄飭軍民人等，須知天命攸歸，可見人心所向。無失風雲之際遇，各秉精忠；佇看日月之重光，務清妖孽。其各知之。須至檄者。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軍機處摺包檔）

### 大明順天國元年南粵興漢大將軍安民告示

大明 順天 國 南 粵 興 漢 大 將 軍 天 賜 爲

出示安民事：照得本將軍目睹滿清政治殘酷剝削，日日更甚。凡我漢人一絲一粟皆重徵稅厘，而彼滿人依然飽食暖衣，不耕不織。滿人則至極極賤亦可居高位，漢人則奇才碩彥亦屈居下僚。種種抑壓，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將軍嗚生不平，爰集同志，特舉義旗，扶持漢裔。至於各外國商旅、教士、人民一律保護妥當。軍到之處，秋毫無犯，買賣公平，嚴禁奸淫，不許妄殺。凡爾各堡各村，如能敬恭將順，本將軍固必優予賞賚；即安分守己，本將軍亦斷不妄行滋擾。倘不明順逆，妄思拒敵，是自取其禍，斷難優予寬容。爲此示諭爾紳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本將軍應天順人，弔民伐罪，大軍到境之時，各人毋容驚慌，照常安居樂業，即無擾害等情。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軍機處摺包檔）

## 大明順天國元年南粵興漢大將軍申明紀律告示

大明 順天 國 南 粵 興 漢 大 將 軍 天 賜 爲

申明紀律事：照得治國以刑政爲本，行軍以紀律爲先。本將軍現營義旗初舉，天下未定，刑政各事雖遲以有待，但紀律須先訂定，俾軍民有所遵守。爲此示諭官紳兵勇商民人等，各宜凜遵下開各條，毋得違犯，致干法紀。切切，特示。

計開

一、本將軍宗旨，係專爲新造世界，與往日之敗壞世界迥乎不同，而脫我漢人於網羅之中，行歐洲君民共主之政體。天下平後，卽立定年限，由民人公舉賢能爲總統，以理國事。

一、無論官民相待如平等，如有奇才異能之士，條陳政治軍務得失，固必優禮相待，卽耆老小民有事申訴，亦必以平等之禮接見。

一、無論官軍人等不得擅入人家，不得妄取人物，不得強買強賣，不得欺壓平民，不得嚇詐熾焚，不得毀棄人家器皿物業。如有違犯，准爾紳民到營指控，或被本營訪知，均嚴加審訊，酌予責罰。

一、無論官軍人等不得奸淫婦女，不得暗行勒索，不得妄殺無辜。如有違犯，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卽按典刑懲辦。

一、本軍需用糧食器械等物必按照市價公平購買。如有官軍經手私肥，不給價值，許爾事主赴

替贖，除追給原價外，並將該官軍嚴予懲儆。

一、紳民人等於大軍到境時，若能箝食盡漿恭順迎迓，必優予賞賚。

一、紳民人等倘不知順逆，妄思抗拒，必將爲首數人重典懲辦，其附和諸人仍酌予責罰，以儆效尤。

一、紳民人等遇本營購物，祇許照市價公平交易；如有抬價居奇，必薄予懲儆。

一、本將軍政尙仁慈，無論官軍紳民犯罪，除奸淫、妄殺、拒敵三罪應斬首以徇外，其餘，視其情罪輕重，或罰或責，以示薄懲。

一、本軍初到或有誤毀教堂教民物業、誤傷教士教民性命，定必會同領事官秉公酌議賠償。

右十條爲初議之紀律，如有續議，再行宣示。凡爾等官軍紳民，其各凜遵，勿違勿忽。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發貼 省 府 村曉示（軍機處摺包檢）

### 大明順天國元年南粵興漢大將軍重懸賞格告示

南 粵 興 漢 大 將 軍 天 賜 爲

重懸賞格以昭獎勵事：照得德懸懸官，功懸懸賞，乃

朝廷激濁揚清之典。

本將軍現在義旗初舉，各方英雄風雲會合，特用賞信罰必，以資鼓勵。茲將賞格榜示於後，仰各官弁軍民人等須知此帖是實，決不食言，其各奮勉立功，以圖重賞。勿違勿忽。特示。

計開

- 一、官弁每戰勝小仗一次加 級。
- 一、兵丁每戰勝小仗一次加 級。
- 一、弁兵人等奪得糧草，歸繳大營，按照市上時價折半給賞。
- 一、弁兵人等奪得鎗刀彈藥及各項器械軍裝，歸繳大營，按照市上時價折半給賞。
- 一、弁兵人等生擒敵人一名者賞銀 員。
- 一、弁兵人等斬馘首級一顆者賞銀 員。
- 一、弁兵人等獲旗一面者賞銀 員，如多照加。
- 一、弁兵人等獲馬一匹者賞銀 員，如多照加。
- 一、弁兵人等生擒陣斬妖頭一品者賞銀 員，二品者 員，三品者 員，四品者 員，五品以下者 員。
- 一、連獲小仗五次者照大仗論賞。
- 一、攻奪省城一座者，官弁陞 級，頭隊兵丁哨弁，其餘兵丁長夫人等賞銀 員，記大功一次。
- 一、攻奪府州廳縣城一座者，官弁陞 級，兵丁餘夫等賞銀 員，記大功一次。
- 一、攻奪寨城村堡一座者，官弁陞 級，兵丁餘夫等賞銀 員，記功一次。
- 一、哨弁立小功五次者陞 級，兵丁立小功三次者陞哨弁，餘兵長夫等立小功三次者補親兵。
- 一、官弁兵丁長夫等有陣上受傷者，除由營醫理痊愈，另給賞銀 員。

一、官弁兵丁長夫等如有受傷回營、醫理無效以致喪命者，給賞安家銀 員，另將其嫡子或繼任授襲廕之職，或入營當兵。

一、官弁兵丁長夫等有陣亡者，由營從殮棺殮，給賞安家銀 員，另將其嫡子或繼任授襲廕之職，入營當兵。（軍機處摺包權）

### 大明順天國元年南粵興漢大將軍四言安民告示

大明 順天 國 南 粵 興 漢 大 將 軍 天 賜 爲

安民告示， 爾衆宜知。

清朝無道， 官吏貪私，

荼毒天下， 加稅加釐，

捐抽重疊， 竭盡民脂。

爰動公憤， 特舉義旗，

除滿興漢， 大公無私，

保商保教， 立太平基，

弔民伐罪， 順天應時。

凡爾士庶， 相安勿疑。

大明國 元年 月 日（軍機處摺包權）



蘇  
報  
案





# 革命軍

鄭容

## 章序

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上，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尙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輿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巖勿問其陸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闕而金谿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几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紆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卽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佗，悖德逆倫，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漸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誠論，又往往務爲溫

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瞶瞶而不知語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爲是書，一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悲，雖露昧若癡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養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敦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

## 鄒記

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遊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爲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爲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吾心不已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

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鄭容記。（編者按：原刊本正文前有國朝蜀人鄭容記述八字）

## 第一章 緒論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崑崙，游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聚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籲地，破頸裂喉，以鳴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強國，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度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萬人百千萬思想也，億兆京垓人億兆京垓思想也，人人雖各有思想也，即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居處也，飲食也，衣服也，器具

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潛默運，盤旋於胸中，角觸於腦中，而辨別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識，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猶指此事物而言之也。試放眼縱觀，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一視一禱之微物，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拘攔，過昨日，歷今日，以致有現象於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雖然，亦有非常者在焉。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之革命，為世界應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蠻而進文明之革命，除奴隸而為主人之革命。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風潮所播及，亦相與附流合匯，以同歸於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寶物哉！革命也。吾今日聞之，猶口流涎，而心癢癢。吾是以於我祖國中，搜索五千餘年之歷史，指點二百餘萬方里之地圖，問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嗚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於歷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為專制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欲之極，則天下之思窺取而奪之者愈衆。此自秦以來，所以狐鳴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誅，魏氏當塗，黠盜奸雄，覬覦神器者，史不絕書。於是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游牧腥羶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禹域，臣妾我神種。嗚呼革命！殺人放火者，出於是也。嗚呼革命！自由平等者，

亦出於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蠻之革命，而不一伸頭於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任人掬拋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爲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資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籙，以招展於我神州土。不甯惟是，而况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崙於後，爲吾同胞革命獨立之標木。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以相與同胞共勉共勗而實行此革命主義也。苟不欲之，則請待數十年後，必有倡平權釋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權釋數重奴隸之支那奴！

##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爲而革命，吾先叫絕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游牧殘族滿洲人而爲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無

主性。哀哉！我同胞無國性。哀哉！我同胞無種性，無自立之性！

近世維新家、熱心家常號於衆曰：中國不急急改革，則將蹈印度後塵，波蘭後塵，埃及後塵，於是印度波蘭之活劇，將再演於神州等詞，騰躍紙上。鄒容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何忽染瘋病而爲是言歟？不知吾已爲波蘭印度於滿洲人之胯下三百年來也，而猶曰「將爲也」。何故？請與我同胞一解之。將謂吾已爲波蘭印度於賊滿人，賊滿人又爲波蘭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國乎？苟如是也，則吾寧爲此直接亡國之民，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實其文明程度高於吾也。吾不解我同胞，不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爲此野蠻人奴隸之奴隸。嗚呼！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毋傷我百姓之一日，賊滿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

世界只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尙不及一州縣之衆。使賊滿人而聰明也，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三百年中，雖有一二聰明特達之人，要皆爲吾教化所陶鎔。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抑異種歟？」必答曰：「同胞！同胞！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也，吾亦國人之分子，故國事爲己事，吾應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謹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

爲同胞述之。

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於朝野者，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尙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每季指紳錄中，於職員總目下，只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是六部滿缺司員，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尙不在此數）而各省道府實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布滿國中。若理藩院衙門，則尙書侍郎迨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爲之，咄咄怪事。）其餘掌院學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鑾儀衛諸衙門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故常有漢滿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尙書，俄而大學士矣。縱曰，滿洲王氣所鍾，如漢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爲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才，至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府道之實缺，其不爲滿人攫盡也幾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難以保舉軍功捐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幾絕於仕途矣。至於科舉之選，雖



漢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類乎超海。不過設法虛糜之，以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官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即幸而僥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尙書侍郎之位者，又皆頭白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職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若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雜，土產之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爲內城以處之，若江寧，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鎮江等處，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滿，漢自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且試釋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爲而防，又何爲而駐也？又何爲駐而防之也？

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捨芥，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倫，殘殺數百萬同胞，挈東南半壁，奉之滿洲，位不過封侯而止。又試讀其歷朝聖訓，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獎借逾恆，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漢人中雖賢如楊名時，李紱，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挫辱，不可嚮邇，其餘抑揚高下，播弄我漢人之處，尤難枚舉。

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人，卽有自然之威儀，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嚮道，以充其識力，由少爺而老爺，而大老爺，而大人，而中堂，紅頂花翎，只搖頭上，尙書侍郎，殆若天職。反漢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

中國人羣，向分爲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無人不讀書，即無人不爲士子。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已，士之愚則學非所學而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汨之，多方帶之，多方賊之，待其垂老氣盡，闖然鬻殼，而後鞭策指揮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試帖、楷隸，俾之窮年矻矻，不暇爲經世之學。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汨之者何？汨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患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帶之者何？帶之以庠序臥碑，俾之柔靜愚魯，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賊之者何？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牽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以加錢糧，株連諸生百餘人。）文字之獄，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雜雜，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迹，慷慨悲吟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鑑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壁連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爲此三書，以借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再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國士人，又有一種岸然道貌，根器特異，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其太極、無極、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於東西廡上一噉冷豬頭。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其咤紫嫣紅之濫調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撫腐敗報紙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義，言破壞日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者曰：「覆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園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場，卽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爲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碧齡入學，皓首窮經，誇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房師主司知晉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強壯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厘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植含冤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撐持門戶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爲中國士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

真（即影戲）。然吾以爲生今日之時，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絕於天壤也。既又聞人羣之言曰：「某某入學，某某中舉，某某報捐。」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猶是驚駭於社會上。如是乃是上海之濫野鷄，如是乃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乃是中國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奸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鬻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隴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若輩受口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滿洲人派設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吃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攤賠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其鬻妻典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也。嘻！一國之農，爲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豈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

不見乎古巴誘販之豬仔，海外被虐之華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飢寒交逼，葬身無地，以堂堂中國之民，竟欲比葦髮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至此極哉？然吾聞之，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言自由之說，以設立民主爲宗旨者。有合全國工人，成一大會，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曰，無有也。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則滿洲政府殆盲於目聾於耳者焉。夫頭同是圓，足

問是方，而一則尊貴如此，一則卑賤如此。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聞之，外國之官商大賈，皆為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乃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皆莫不取之於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釐金，若者抽以釐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効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敲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吾見夫吾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敲吾膚，吸吾髓。」

以言夫中國之兵，則又有不可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糧餉，加以九錢七之折扣，與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驅而使之戰，不聚殲其兵而餓餉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為罪所應爾。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或問。即或幸而不死，則遣以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流落數千里外，淪為乞丐，欲歸不得；而殺游勇之令，又特立嚴酷。似此殘酷之事，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

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即得有實憑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能定罪，（於審問時，無用刑審問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見夫吾同胞每年

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陞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苛刑於中國，言之可憫可痛。天下怨積，內外咨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設會審，如禦虎狼。乃或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實事，不知今無滅族，何以移親及疏；今無肉刑，何以斃人杖下；今無拷訊，何以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至若監牢之刻，獄吏之慘，猶非筆墨所能形容。卽比以九幽十八獄，恐亦有過之無不及，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熱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悲夫！

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不可憑藉。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礫，何莫非剝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無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尙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開學堂，則曰無錢矣；派學生，則曰無錢矣；有絲毫利益於漢人之事，莫不曰無錢矣，無錢矣。乃無端而謁陵修陵，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修宮園，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作萬壽，則有錢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灣膠州之本心，所以威發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聽者！

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吾讀未盡，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吾爲言以告我同

胞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豈非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記事，不過略舉一二耳。想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賊滿人鐵騎所至，屠殺虜掠，必有十倍於二者也。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無名之揚州嘉定，吾憾之，吾側動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爲同胞告也。

揚州十日記有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屍，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載籍，不過八日，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

吾又爲言以告我同胞曰：賊滿人入關之時，被賊滿人居殺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弟乎？被賊滿人姦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揚州十日記云：卒常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讀此言可知當日姦淫之至極。）記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以託諸其子。子以託諸孫，孫又以託諸玄來嗣。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靈，必當不瞑目於九原。

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爲大聖人也。曲阜孔子廟，又人人知爲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仰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也。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請德人侮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萬萬衆，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歟？夫耶穌

教新舊之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論法，尊諡爲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時代，所號爲令主賢君，及觀南巡錄所紀，實則淫蕩無賴，烏獸洪水，汎濫中國。（乾隆欲食黃角蜂，由張家口遞至揚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見其奢侈。）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覺羅玄燁（即康熙），覺羅弘曆（即乾隆）二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爲比例差，實不知其相去幾何。吾曾讀「隋煬豔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不已，喜得其酷肖之神也。

主人之轉賣其奴也，尙問其願不願，今以我之土地送人，並不問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不與之計之較之，反任之聽之。若台灣，若香港，若大連灣，若旅順，若膠州，若廣州灣，於未割讓之先，於既割讓之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布告天下。我同胞其自認爲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滿洲人大忠臣榮祿，所以有「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馬也，牛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爲萬物之靈，天下只有人治牛馬之理。」今我同胞，受治於賊滿人之胯下，是即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爲牛馬，而彼實以牛馬視吾。何以言之？有證在。今各府州縣，苟有催租勸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力圖報効」等語，煌煌然大貼於十字街衢之上，此識字者所知也。夫曰豢養也，即畜牧之謂也。吾同胞自食其力，彼滿洲人搶吾之財，攘吾之土，不自認爲賊，而猶以牛馬視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滿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踐土，深仁厚澤，泱泱淪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不待辨別而自知。賊滿人之爲此言也，抑反言歟？抑實謂歟？請我同胞自道之。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澤，泱其髓，淪其肌。吾同胞小使後，滿洲人爲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使後，滿洲人爲我舐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於萬一。此言也，不出於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喪心病狂，至於此極耶？

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洲，曰黑龍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賊滿人所謂發祥之地，游牧之地，賊滿人固當竭力保守者也，今乃再拜頓首奉獻於俄羅斯。有人焉，己不能自保，而猶望其保人，其可得乎？有人焉，不愛惜己之物，而猶望其愛惜人之物，其又可得乎？

拖辮髮，著胡服，蹣蹣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 *Big E. E.* (譯言猪尾) *Savage* (譯言野蠻) 者何爲哉？又蹣蹣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 *チャンチャンボツ* (譯曰拖尾奴才) 者何爲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撫吾所衣之衣，所頂之髮，吾側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側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紅頂乎！朝珠乎！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

賊滿人入關。所下剃頭之令。其略曰：

「向來剃頭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

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頭。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

嗚呼！此固我皇漢人種，爲牛爲馬，爲奴爲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同胞！同胞！吾願我同胞，日口一讀之！

倡妓之於人也，人盡可以爲夫，皆爲博總統計也。我之爲賊滿人順民，爲賊滿人臣妾，從未見益我以多金。卽有入其利祿誘導之中，登至尙書總督之位，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而在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嗚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卽我曠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其土則穢壤，其人則魍魎，其心則獸心，其俗則鴉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這其兇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闖入中原，盤踞上方，騙策漢人，以坐食其福，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滿人享之。太平天國之亡也，以漢攻漢，山江海血，所保者滿人。甲午戰爭之起也，以漢攻倭，償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團匪之亂也，以漢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滿人。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同胞！同胞！毋引爲己類。賊滿人剛毅之言曰：「漢人強，滿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願我同胞，當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待我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擇乎！知所擇乎！夫犬羊鬻骨，猶嫌礙喉，我同胞受此種種不平之感，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然而

賊滿人之奴隸我者，尙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達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筆不能宣之。吾今發一誓言以告人曰：「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以難於吾者，吾能雜搜博引，細說詳辯，揭其隱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但願我身化爲恆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我但願我身化爲無量恆河沙數名優巨伶，以演出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震耀全球，撫視萬國，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有二百萬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處溫帶，人性聰明，物產豐饒，江河源富，地球各國所無者，我中國獨擅其有。倘使不受奴爾哈赤、皇太極、福臨諸惡賊之蹂躪，早脫滿洲人之羈縛，吾恐英吉利也，俄羅斯也，德意志也，法蘭西也，今日之張牙舞爪以蠶食瓜分於我者，亦將逆氣斂息以憚我之威權，惕我之勢力。吾恐印度也，波蘭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滅之者，不在英俄諸國，而在中國，亦版中應有之日耳。今乃不出於此，而爲地球上數重之奴隸，使不得等倫於印度紅巾，（上海用印度人爲巡捕）斐洲黑奴。吁！可慘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醜也！夫亦大可恥也！嗚呼！一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一滿洲人亡我乎？抑我自亡乎？古人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昨日之中國，譬猶昨日死；今日之中國，譬猶今日生。過此以往，其光復中國乎？其爲數重奴隸乎？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我同胞速擇焉。我同胞處今之世，立今日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

夫！然今遠人有言曰：「欲禦外侮，先濟內忠」。如是！如是！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爲我同胞之公讐，二百六十餘年之奴隸猶能脫，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逐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噫！吁嘻！我中國其革命！我中國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願日日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狠，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之加波拿里，爲國民增禍亂。

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爲建設而破壞，爲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爲國民增幸福。

革命者，國民之天賦也，其根抵源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爲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

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爲文明之革命，此更爲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爲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乎意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革命與教育並行」。吾於是鳴於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可賤、可厭、可嫌之狀態，以出於筆下。吾但證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與國之往跡，爲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跡，我中國擅其有也。不甯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由，力爭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強隣。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鉅子，其道德，其智識，其學術，均有振衣崑崙頂，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爲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崙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於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

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灑熱血，無名無量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事也，然必預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崙，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士，平居深念自尊爲華拿者若干人，其才誠之愈於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絕大斯旨，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中國之一塊土，爲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當共守其勿替。有異種賤族，染指於我中國，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我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復我權利。

一、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於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於同胞，故我同胞視之爲代表，尊之爲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鉅寇，舉衆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爲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斯汗、覺羅福臨等，以游牧賤族，入主我中國，以羞我始祖黃帝於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以立於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於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政治者，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機器，各機之能運動，要在一總樞紐。倘使餘機有損，則樞紐不靈。人民之於政治，亦猶是也。然人民無

政治上之觀念，則滅亡隨之，鑑於印度，鑑於波蘭，鑑於已亡之國罔不然。法律者，所以範圍我同胞，使之相無過失耳。頌巖曰：「野蠻人無自由」。野蠻人何以無自由？無法律之謂耳。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是兩不自由也，條頓人之自治力，駕於他種人者何？有法律之觀念故耳。由斯三義，更生四種：

-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避之氣概。
-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羣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
-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羣。

#### 第四章 革命必剖清人種

地球之有黃白二種，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兩不相下之本質，使之發揚蹈厲，交戰於天演界中，為亘古角力較智之大市場，即為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臺。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亦人種產歷史之一大原因也。吾黃種，吾黃種之中國之皇漢人種，吾就東洋歷史上，能相結相排之人種，為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觀感焉。

亞細亞黃色人種約別為二種：曰中國人種，曰西伯利亞人種。

中國人種，蔓延於中國本部、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更詳別為三種：

第一、漢族——漢族者，東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種，即吾同胞是也。據中國本部，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自古司東亞文化之木鐸者，實惟我皇漢民族焉。朝鮮日本，亦爲我漢族所蕃殖。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爾、泥八刺及緬甸一帶地方，殷周時之氐羌，秦漢時之月氏，唐之吐蕃，南宋之西夏等，皆屬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雲南貴州諸省），而蔓延於安南暹羅等國。此族在古代，似占據中國本部，而爲漢族所漸次驅逐者，周以前之苗民、荊蠻，唐之南詔，蓋屬此族。

西伯利亞人種，自東方亞細亞北部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今更詳別之，凡四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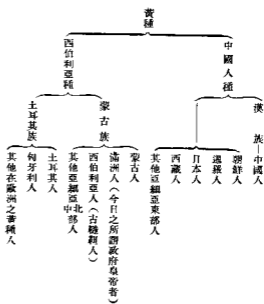
第四、蒙古族——原蕃殖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東邊一帶，其後次第南下，今日乃自內外蒙古蔓延天山北路一帶地方。元朝由此族而起，殆將渾一歐亞。印度之莫臥爾帝國亦由此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鮮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地。秦漢時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唐時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真等，皆屬此族。今日入主我中國之滿洲人，亦由此族而興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於內外蒙古地，後漸西移，今日則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亞細亞一帶地方，多爲此族佔據。周以前獯鬻、豷狁，漢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等，皆屬此族。今東歐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

茲就今日人種之能成立者列表如左：





由是以觀，我皇漢民族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經歷星霜，四方繁衍，秦漢之世，已布滿中國之全面，以中國本部為生息之鄉。降及今日，人口充溢四萬萬，為地球絕大蕃多，無有倫比之民族。其流出萬里長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達一千餘萬之多。更進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或達南方進入安南、交趾、柬埔寨、暹羅、緬甸、馬來半島，更入太平洋，侵入

布哇、美洲合衆國、加拿大、祕露、伯拉。踰南洋，侵入呂宋、爪哇、浮泥及澳洲歐洲者，亦不下三四百萬。無資力者，孜孜勵精，以勞力壓倒他國人民。有資力者，擁數十百萬之資本，與歐美之富商大賈，爭勝敗於商戰場中，而不相下。我漢族之富於擴張種族之勢力者，有如此。即以二十世紀世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漢族，吁！亦非河漢之言也。

嗚呼我漢種，是豈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爲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衆，適足爲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足供他種人之棲息。漢種！不過爲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漢種！又由滿洲人介紹爲歐美各國人之奴隸。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爲洪成（按當作丞）噉，爲細思，爲通事，爲買辦，爲繙譯，於地球各國人之下。吾悲漢種，吾先以種族之念覺漢種。

執一人而謂之曰：「汝之父非真汝父也，爲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立起而怒，以詰其直而後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婦，兄弟相居無事也，忽焉來一強暴，入其室，據其財產，又慮其全家，則其家人，莫不奮力死鬥，以爭回原產，而後已。夫語人有二父而不怒，奪人之家產而不爭，是其人不行尸走肉，卽僵尸殘骸。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舉國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能忍受之事，舉族忍受之，悲夫！滿洲人入關，稱大清朝順民；聯軍破北京，稱某國順民。香港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曰：「德配天地」。台灣人頌明治皇功德曰：「德廣皇仁」。前之爲大金、大元、大遼、大清朝之順民既去矣，今之爲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國之順民者又來，此無

他，不明於同種異種之觀念，而男盜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爲！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貢九州，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黃帝之子孫，神明之尙裔，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之名譽乎？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夫人之於家庭，則莫不相親相愛，對異姓則不然，有感情故耳。我同胞豈忍見此莫大之奇辱，而無一毫感情動於中耶？愛爾蘭隸於英，以人種稍異故，數與英人爭，卒得其自治而後已。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我同胞其三復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湧大海洋之水，以洗滌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盜女娼之大恥大辱乎？

## 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曰國民，曰奴隸，國民強，奴隸亡。國民獨立，奴隸服從。中國黃龍旗之下，有一種若國民，非國民，若奴隸，非奴隸，雜糅不一，以組織成一大種。謂其爲國民乎？吾敢謂羣四萬萬人而居者，卽具有完全之奴顏妾面，國民乎何有！尊之以國民，其污穢此優美之名詞也孰甚！若然，則以奴隸界之，吾敢拍手叫絕曰：「奴隸者，爲中國人不雷同不普通獨一無二之徽號。」

印度之奴隸於英也，非英人欲奴隸之，印人自樂爲奴隸也。安南之奴隸於法也，非法奴隸之，安南人自樂爲奴隸也。我中國人之奴隸於滿洲歐美人也，非滿洲歐美欲奴隸之，中國人自樂爲奴隸耳。樂爲奴隸，則請釋奴隸之例。

奴隸者，與國民相對待，而不恥於人類之賤稱也。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有參政之公權，有自由之幸福，無論所執何業，而皆得爲完全無缺之人。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獲異寶，登天堂，誇耀於儕輩以爲榮。及櫻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至極其鞭扑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無怒色，無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幾不復自知爲人。而其人亦爲國人所賤恥，別爲異類，視爲賤種，妻恥以爲夫，父恥以爲子，弟恥以爲兄，嚴而逐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卽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爲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爲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爲奴隸哉！

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爲奴隸，不自今日始也。或謂秦漢以前有國民，秦漢以後無國民。吾謂宴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者，無所往而非奴隸。數千年來，名公鉅卿，老師大儒，所以垂教萬世之二大義，曰忠，曰孝。更釋之曰：「忠於君，孝於親。」吾不解忠君之謂何？吾見夫法美等國之無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倫於人類耶？吾見夫法美等國之無君可忠，而其國人盡瘁國事之義務，殆一日不可缺焉。夫忠也，孝也，是固人生莫大之美德也。以言夫忠於國也則可，以言夫忠於君也則不

可。何也？人非父母無以自生，非國無以自存，故對於父母，國家，自有應盡之義務焉。而非爲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所得冒其名以相傳習也。

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自漢末以迄今日，凡千七百餘年，中國全土爲奴隸於異種者，三百五十八年。黃河以北爲奴隸於異種者，七百五十九年。嗚呼！黃帝之子孫，忍令率其嫡親之同胞，舉其世襲之土地，爲他族所奴隸者，何屢見而不一。箝食壺漿，以迎王師，紆青拖紫，臣妾驕人。「二聖宵衣行酒去，九哥白馬渡江來。」忠君忠君，此張宏範洪成疇之所以前後輝映也，此中國人之所以爲奴隸也。

曾國藩也，左宗棠也，李鴻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諡爲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當道名人所推尊爲中興三傑，此庸夫俗子所羨爲封侯拜相，此科舉後生所懸擬崇拜不置。然吾聞德相畢士麻克呵李鴻章曰：「我歐洲人以不異種爲功，未聞以殘戮同胞爲功。」嗟乎！吾安得起曾左而聞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聞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後之曾左，上自獨當一面之官府，下至不足輕重之官吏，而亦共聞是言！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謂爲讀書有得，比肩賢哲之人也。而猶忍心害理，屠戮同胞，爲滿洲人忠順之奴隸也如是，其他何足論。吾無以比之，比之以李白成，張獻忠，吾猶嫌其不肖。李、張之所以屠戮同胞，而使滿洲人入主中國也，李張固無學識，不讀書，又爲明之敵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猶爲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爲漢種也，爲封妻蔭子，屠戮同胞，以請滿洲人再主中國也，吾百解而不能爲之恕。某氏謂英人助滿洲，平太平天國，亡漢種之罪，英人與有力焉。嗚呼！是又因鳥及屋之微意也。

曾、左、李者，中國人爲奴隸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來，柔順也，安分也，韜晦也，服從也，做官也，發財也，中國人造奴隸之教科書也。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爲奴隸，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爲奴隸之奴隸。二千年以前皆奴隸，二千年以後亦必爲奴隸。同胞乎！同胞乎！法國議院中無安南人足跡，英國議院中無印度人足跡，日本議院中無台灣人足跡。印度人之爲奴隸也，猶得繞紅布頭巾爲巡捕，立於上海、香港之十字街頭上，驅策中國人以爲樂。然吾試問我同胞，曾否於地球面積上，擇一爲巡捕之地，驅策異種人以爲樂。麵包一塊，山芋一碟，此固斐洲黑奴之舊生活也。同胞同胞！請重思之！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國民！」吾願我同胞，萬衆一心，支體努力，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爲中國之國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隸，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獨立前之奴隸，卒脫英人之制縛。此無他，能自認爲國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競如是，有國民之國，羣起染指於我中土，我同胞其將由今日之奴隸，以進爲數重奴隸，由數重奴隸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陸，絕無人烟之沙漠也。

近人有古樂府一首名「奴才好」云：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息，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父詔兒勉

說忠孝，此是忠孝他莫爲。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強那肯就範圍。我輩奴才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歸。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屢改，何況大英大法大美國，換個國號任便戴。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爲醒醒。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閱風雲多反覆，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已難索。堪笑維新諸少年，甘赴湯火蹈鼎鑊，達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敗相繼仆。但識爭回自主權，豈知已非求己學。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處皆爲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 第六章 革命獨立之大義

與貴族重大之權利，害人民營業之生活，擅加租賦，脅徵公債，重抽航稅，此英國議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明革命之原因也。濫用名器，致貴賤貧富之格，大相懸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賦歛無度，此法國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暴舉逆亂之名，而出於革命之原因也。重徵茶課，橫加印稅，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駐兵民間，此美人所以抗論於英人之前，遂以亞美利加之義旗，飄揚於殷峇刺山，而大倡革命至成獨立之原因也。吾不惜再三重申詳言曰：「內爲滿洲人之奴隸，受滿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國人之刺激，爲數重之奴隸，將有亡種殄種之難者，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今日唱革命獨立之原因也。」

自格致學日明，而天子神授爲皇帝之邪說可滅。自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聰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賦之權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漢人民，永脫滿洲之縛

粹，盡復所失之權利，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蓋欲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獨立之權。嗟予小子，無學頑陋，不足以言革命獨立之大義，兢兢業業，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約爲數事，再拜頓首，敬獻於我最敬最親愛之皇漢人種四萬萬同胞前，以備採行焉。條述如左：

- 一、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爲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
- 一、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
- 一、所有服從滿洲人之義務，一律消滅。
- 一、先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
- 一、驅逐住居中國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
- 一、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
- 一、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
- 一、建立中央政府爲全國辦事之總機關。
- 一、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爲暫行大總統，爲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爲副總統，各府州縣又舉議員若干。
- 一、全國無論男女，皆爲國民。
- 一、全國男子，有軍國民之義務。
- 一、人人當致忠於此新建國家之義務。
- 一、人人有承擔國稅之義務。



一、凡爲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一、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出天授。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

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一、各人權利，必需保護，須經人民公許。建設政府，而各假以權，專掌保護人民權利之事。

一、無論何時，政府所爲，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要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經承公議，整頓權利，更立新政府，亦爲人民應有之權利。

若建立政府之後，少有不洽衆望，即欲羣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國家之道。天下事不能無弊，要能以平和爲貴，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則與其顛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權利，毋寧平和之爲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繼放行，舉一國人民，悉指諸專制政體之下，則人民起而顛覆之，更立新政府，以求遂其保全權利之心，豈非人民至大之權利，且爲人民自重之義務哉。我中國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極矣！今既革命獨立，而猶爲專制政體所苦，則萬萬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變昔日之政體也。

一、定名中華共和國。（清爲一朝之名號，支那爲外人呼我之詞）

一、中華共和國爲自由獨立之國。

一、自由獨立國中，所有宣戰、議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爲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

大國平等。

一、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

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自治法律。

一、凡關全體個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設官分職，國家上之事，悉準美國辦理，皇天后土，實共鑒之。

## 第七章 結論

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爲人人應有之義務，其以此革命爲日日不缺乏之飲食。爾毋自暴！爾毋自棄！爾之土地，占亞洲三分之一，爾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爾之茶，供全世界億萬衆之飲料而有餘。爾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而無不足。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爾有政治，爾自司之；爾有法律，爾自守之；爾有實業，爾自理之；爾有軍備，爾自整之；爾有土地，爾自保之；爾有無窮無盡之富源，爾須自揮用之；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爲同胞請命，爲祖國請命。爾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林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則爾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民衆飛揚，爾之獨立旗已高標於雲霄；爾之自由鐘，已哄哄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萬岡；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爲爾而出現。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

革命！是在獨立！

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

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原刊本）

## 贈大將軍鄒君墓表

章炳麟

君諱容，字蔚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間。君少慧，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時喜彫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愛重君。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孟督姚甲有姦私事，君偕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類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張繼者，故警與善化秦力山發議排君主立憲者也。事覺，歸潛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君調之曰：「諸君堪爲賈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賈馮乙，故嘗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君，君詰乙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邪，英吉利國民邪？」乙慙，事中廢。君既明習國史，學於翼文，復通曉經訓，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撥清，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恢民當如是，」序而刻之。炳麟亦自有駁康有爲書，與君書同意。時又有蘇報社者，以論議相應和，則長沙章士釗所爲也。君與士釗、繼皆年少，獨炳麟差長，相得歡甚，約爲昆弟交，要以光復漢族事。會清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來檢察革命黨，君及炳麟皆就逮，繫上海租界獄。兩人日會衆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時清政府自貶，與布

衣訟，南洋大臣遣法律官詹文來廷辯，兩造爭漢虜曲直於上海知縣前，聞者震詫。吏卒不能決，上其事外務部，外務部亦憊。明年，與外國公使雜定之，兩人者皆罰作，而清尊嚴亦轉替。君以少年爲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麥麩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數有遺下。明年正月，疾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煩寃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鷄子黃湯，病口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歲矣。詰朝日加巳，炳麟往撫其尸，日不瞑。初，獄之竟也，處炳麟三年，囚君二年，至是，君程未滿，才七十日，遂死，內外皆疑有佗故。於是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涇，樹以碣，未封也。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糞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爲光復道原。逾六年，武昌兵起。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贈大將軍，四川軍府以禮招其魂歸，大總統係公親拜遺焉。劉三者，性方絜，寡交遊，業爲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十一年冬，炳麟始求得之。十三年春四月，與士釗、繼等二十餘人，祭於華涇。騰衝李根源議曰：「助如鄰君，而墓無石刻，後世何觀焉？」與祭者皆起立。炳麟亡命日本時，已嘗爲君傳，及是，稍增損其辭以表於墓。（太炎文錄）

## 蘇報案實錄

張憲溪

編者按：此文述會黨公辦的態度，前後略有矛盾；陳吉甫或作程吉甫，一書中亦不一律，這些，由於當時報章本有歧互，張氏未及訂正。

蘇報創刊於一八九六年，（滿清光緒二十二年，）為胡璋所辦，鄭毀主筆，本一營業性質之小報。會黨人陳鼎以戊戌黨事獲罪，被判永久監禁，其弟陳範，（夢坡）亦以江西鉛山知縣因教案落職，退居上海，有頗覆滿清之志。適蘇報出讓，遂由陳範接辦。蘇報宣傳革命，始於光緒二十八年冬初，增入「學界風潮」一欄，所載文章，素為東南學界所注目。自庚子義和團起義，人民對於滿清咸抱絕望；即康梁所領導之維新派亦含其緩和之改良主張，而欲以武力從事動工。俄人要求改訂東三省撤兵條件之事起，國內外學界尤紛起力爭，留東學生且組織歸國拒俄義勇隊，舉國若狂。各地學生因倡言革命，而激成風潮者，尤層出不窮。蔡鈞之阻止留日學生，即其最著者焉。於是上海方面有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恆等創設中國教育會，謀容納歸國學生。而南洋公學學生亦以教習蔡歷言論自由，全體求助於教育會。故不久而有愛國學社之成立，以蔡元培為代表，章炳麟吳敬恆等為教員。繼復結合南京陸師學堂退學學生，聲勢因之益張。章行嚴即當時退學學生之領導人物也。吳敬恆等又發起張園演說會，倡言革命。一時校中師生皆議論時政，放言無忌，東南各省學界遂漸為此

種革命高潮所激盪。惟愛國學社倉猝成立，經費不足，因與蘇報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七人輪流擔任撰著論說一篇，而蘇報館則月贈愛國學社百金，於是互受其利，而蘇報遂為愛國學社師生發表言論之園地。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開始，蘇報改請章行嚴為主筆，行嚴就任第一日，首撰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一文，以聳動當世觀聽。其後數日即登章炳麟所撰之康有為（又名駁康有為書），續登革命軍序等文字，革命旗幟於是益鮮明矣。遂引起滿清官吏之注目，羅織成獄。

先是康南海先生所領導之戊戌政變失敗後漫遊歐洲十七國，歸而著書，同門諸生為彙纂成集，曰「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抨擊革命排滿之說。香港中國日報首先駁之，章炳麟亦有「駁康有為政見書」之作。癸卯五月初五，行嚴摘錄文中康有為與覺羅氏之關係一段，揭諸蘇報，繼又登章炳麟所撰「介紹鄒容革命軍」一文刊諸報端，因而受讀者熱烈歡迎，傳誦一時。文中最使滿清政府忌恨者，則為：「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却顧，坐席不煖者，獨太后之廢我耳。殷愛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制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長素（指南海先生）乘之，投間抵隙，其言雖用。」是文痛詆康南海先生之政見書，約有數點：一駁反對排滿主義；二斥其不應頌揚載湉而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三推論滿洲政府立憲之必無成就；四論印度滅亡之原因，以斥革命可致亡國之謬說；文意高古而又警闕，故稱為當時一般文人所喜讀。

蘇報又於五月初八日刊載客民篇云：「同治以前，無所謂客民者。今則江蘇各處徧地客民矣。」

推客民之始，由於同治三年克復金陵以後，當事有裁兵之議，沿江子弟結連避兵號稱哥老會。其會中人屢屢肇事，以名不雅馴，遂故稱爲『客民』，『陽以墾荒爲名，陰實濟其搶劫之計。加以甲申甲午兩役頻頻招募，頻頻裁撤，游手無賴之徒無所得食，盡入客民之籍。又有所謂梁幫、紅幫、青幫、光蛋幫、鹽梟幫、焦胡幫者，與客民聯成一氣，表面若不相識，各行其事，其實皆有暗號，非個中人不能知也。光緒七八年間，客民大鬧於浙東，十五年甚至太倉崑新一帶，蔓延至於常昭。其時人民驚懼，城中富室遷徙一空。已故之張統領盡力逐之，客民仍至浙東。昨年秋又自崑新一帶而來，至今春則常昭搶劫之案時有所聞。故人言藉藉，皆謂客民之所爲。至四月十六日則常昭客民同日肇事者二起：一爲任陽鎮，則客不敵主，爲土民縛住二十人，並搜出刀械等物。一爲七星橋，則主不敵客，土民爲客民毆傷十四人。昭文張令旋出示限十日之內客民一律出境，而一紙虛文，客民毫不爲動，縣令無如之何。識者謂此等客民皆不嗜洋烟，並無過老過少之人，又無家室，俱如漢唐屯田塞上之兵。其中有大頭目小頭目，卽客民中自稱爲『客董』者也。客董者，不事生業，專在城廂內外各鄉市鎮探聽風聲，寄宿於棧房，而日以茶寮酒肆爲駐足之地。此中多文人學士爲之，儀容都雅，人莫能測，而用度則皆取給於衆客民也。口音以兩湖人爲多，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之人亦錯雜其間。夏秋頗盡力於農事，至初冬則糶米易銀，不還租不完糧。歲歲如是，官吏不敢問，經地保不敢言。其客棚之中皆有新槍利礮，軍器森列，名爲防夜。現今江震崑新常昭太倉嘉定等州縣，及長元吳之縣界內，皆有客民聚集，而以崑新爲最多，幾有二三萬人之譜。又客民輕財好義，故四方羣不逞之徒皆歸之如市。其頭目中並有醫、卜、星、相、刀筆熟例之人，各處遊行，傳消遞息，行



蹤詭秘，莫可究詰。風土人情，既爛熟於腦中，爪牙羽翼，更徧布於城內，將來之結果，洵非杞人所能揣定也」。

已又蘇報附論云：「天下之事皆對待居於對待之中，而能不失我所立之一點，是之謂主人。非漫曰主人主人已也。必先認明主人之位置，擴充主人之能力，而後享有主人之特權。然則國也者，果誰之國也耶？其能歸之簡單孤獨異族相凌之朝廷，抑歸之膠黏集合同胞一體之民黨也耶？近世有叫號於志士，旁魄於國中之一絕大名詞，曰『國民』，是其主人之位置可不問而知。既有位置，則其能力其特權吾將次第以謀之，又烏有聽人作主，自甘廢棄之所謂客民客民云云者哉。嗚呼！吾知之矣。蓋客與主有界說，無定形，今日隸屬於朝廷之下者，皆朝廷之主民也；不隸屬於朝廷之下者，彼不以我為主民，吾亦不忍為其主民，於是不得不別立一幟，以對待之，曰客民。曰客民者，從變而移權為之也。且也古之時有客卿，今之時有客帝（此論發於章枚叔之冠書）。客民者，即從客帝逼擄而出者也。此客帝盤據之久也，悉取其主人而奴之。奴之眼光殆無往非其主人，故二百年亦無以爲客，而必欲屏之也。是非顛倒之既久，而乃以其主人跳踉而難制者，外之爲客民。嗚呼！茫茫禹域，果欲躡其主人蹤跡而誰從？今江蘇之客民數萬人，不過全國人數萬分之一。若欲以此一分而易彼萬分，亦太相懸殊。客帝之運今未終，客民其將如之何耶？雖然，客民者，乃對於客帝，不欲爲其主民所獨有之號也。江蘇客民之位置之能力，其對客帝果若何者，吾人不敢知。吾總欲以此號普被中國之將來之享主人之特權者爲從變而移之計。」

蘇報又於十四日刊章行嚴所作讀革命軍一文曰：「今日之有心人虛無不言教育普及。教育普及

誠善矣。雖然，吾不知其所欲普及之教育其內容果奚若？將日求知識耶？練技能耶？非普通之人所不可缺者耶？顧其不可缺也，猶之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手之執，如器械之運動，受動者而非主動者也。主動之權在乎其腦，其腦而野蠻，其耳手口與之爲野蠻之舉動；其腦而文明，其耳目手口亦與之爲文明之舉動。知識技能之於主義也，亦然。奴隸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奴隸之職，國民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國民之職。夫以奴隸主義之人而增其知識，練其技能，則爲適足以保守其奴隸之範圍，完全其奴隸之技倆，將使奴隸根性永不可拔。是豈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國民之公敵哉！居今日我國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雖然，革命者歐洲前世紀之產物，而近十年來始稍稍輸灌其思想於我國者也。求之我國歷史自湯武以來，一切慘劇或成或敗，無不始於盜賊之計。特以噢咻之術，要以奴隸人爲目的，無一足以當今之所謂革命者。以此奴隸根性深固之人，而驟更其地位，如戒鴉片，如勸不纏足，殆無不扞格者。嗚呼！此其所以待教育也。教育之術，在因其所已知而進以所未知，因其潛勢力而導之以發達。吾國鄉曲之間，婦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語，而見滿人者無不呼之爲韃子，與呼西洋人爲鬼子者，同是仇滿之見，固普通人之所知也。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爲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又孰有外於普通仇滿之思想者乎？然使僅僅以仇滿爲目的，而不輸灌以國民主義，則風潮所及，將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徼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釀成第二革命不止。又使

艱深其文，微隱其旨，以供成學治國聞者之循玩，則亦與普及之義相背馳矣。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爲幹，以仇滿爲用，撐拏往事，根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儒之夫，目覩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李商隱於韓碑『願書萬本誦萬遍』，吾於此書亦云。」

自章炳麟鄒容之論著先後在蘇報中發表後，舉國上下無不震動。先是，上海幾次反清運動，清政府已極注意，在四五月間清商約大臣呂海寰曾函告蘇撫恩壽，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集議事，名爲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爲首之人密拿嚴辦」等語。蘇撫立飭上海道向各國領事照會拿人，各領事業經簽名許可，而工部局獨不贊成，上海泰晤士報特著論稱工部局之能主持公道焉。

查呂海寰獻媚於清政府，第一次開具名單指名逮捕者凡四人：卽蔡元培、吳敬恆、鈕永建、湯檉。第二次指名逮捕者六人：卽蔡元培、陳範、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恆、黃宗仰。其所以甘爲虎作倀者，以受王之春之託，出此毒辣手段。蓋張園開會羣衆對王之春借法國兵借法國款事痛加擊抨，因之觸王之春之怒。張園之會實出蔡元培等所主持，故王之春藉此有以報復也。被查拿者因工部局不贊成此舉，故咸到局報明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別保護，而清政府捕人運動未能達到。及章炳麟鄒容之文章發表，清吏於是稱奉清帝諭旨，要求工部局會同查封蘇報及逮捕諸人。工部局初尙堅持，清吏一再交涉，工部局卒徇其請。至閏五月初六日（卽公曆七月一日）由租界分派中西警察赴愛國學社傳拿章鄒蔡吳等，並出牌告文曰：「奉道憲密札奉蘇撫憲札，欽奉電旨，查有上海創立愛國學社

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說，形同叛逆，着嚴密查拿等因，欽此。札道拿辦。並先奉南洋大臣諭：滬上各報內，蘇報近更狂吠，愈無忌憚，着即拿辦。轉飭密派幹役將單開各犯分別嚴拿，務獲稟辦，毋稍洩漏疏虞，致被兔脫。一面簽差協捕立將蘇報館嚴行封閉，等因奉此。除另單發封蘇報館外，合飭密拿，仰即協捕立提後開人等，限即日解候訊究：錢允生、陳言甫、陳叔疇，以上蘇報館主筆。章炳麟、鄭容、龍積之，以上僞作革命軍匪人。陳範、即陳夢坡，蘇報館主。以上七名，該差不動聲色，即行按名拿獲解究，勿延。」又飭滬道袁樹勛一併查禁密拿，並採南洋法律顧問詹文之計，以清政府名義控訴於會審公廳。意在依法辦理，使工部局方面不得不出票拘人。復特派候補道俞明震到滬會同袁樹勛辦理此案，囑令設法妥商，使外人允許查拿，不致使其遠颺云云。於是驚天動地之蘇報案即急轉直下。俞明震到滬辦理此案，遂向工部局起訴。工部局自不得不辦，出票拘人。事先工部局屢傳吳敬恆等人問話，表示保護，亦即示意使諸人會意而走出，並無嚴拿之意。而俞明震之姪大純在日本與吳敬恆有舊，密約敬恆往見明震。明震以拿辦六人即行正法之公文示之，且曰「此等舉動，直是笑話」，並留吳敬恆吃麵，恐其懷疑，即舉箸先食，食畢，謂吳宜速去。吳乃即日離滬。

俞明震既指名捕章炳麟鄭容蔡元培，而獨不及章行嚴者，蓋俞明震是時總辦江南陸師學堂，行嚴在先一年習軍旅於是，以英年能文爲俞明震所激賞，後雖離校，而此情意未衰之故也。

七月十五日（夏曆閏五月二十一日）由滿清政府所委律師古柏提出控訴蘇報館條款，謂蘇報「故意污蔑滿清皇帝，挑誣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爲不軌」

云云。茲將蘇報所登各篇文字被滿清政府控告指摘之處錄下：

六月一日（五月初六日）所登篇名「康有爲」文中滿清政府指控語句爲：「革命宣告殆已爲全國所公認，如缺案之不可移。」

六月三日（五月初八日）所登「客民篇」指控語句曰：「哥老會中屢屢肇事，以名不雅馴，遂變稱爲『客民』。陽以墾荒爲名，陰實濟其搶劫之計。」「客民者，卽客帝逼擄而出者也。此客帝盤踞之久也，悉取其主人而奴之，奴之眼光殆無往非其主人。故二百五十年亦無以爲客而必欲屏之也。是非顛倒之既久，而乃以其跳踉之難制者外之爲客民。」

六月九日（五月十四日）所登「讀革命軍」篇指控語句曰：「吾國鄉曲之間，婦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謔，而見滿人者無不呼爲『韃子』，與呼西洋人爲『鬼子』者同是仇滿之見，固普通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爲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乎？」

又同日登載「介紹革命軍」篇其指控語句曰：「革命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爲之序，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六月十日（五月十五日）曾刊「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篇指控語句如：「賊滿人，」「游牧政府人，」「汝辮髮左衽之醜類，」「汝誣謬狂戾之上諭，」「殺滿殺滿之聲已騰衆口。」

六月十八日（五月二十三日）登載「賀滿洲人」篇指控語句：曰「秦然自豪曰：金城湯池，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乃今者睡虎已醒，羣盲豁然，吾漢族之曙光已一發而不可遏，抑視滿人爲九世深仇，切齒裂眚，鷹厲以須。」

六月二十二日（五月廿七日）登載「殺人主義」篇指控語句曰：「今有二百六十年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敵，公等皆熟視而無睹乎？」「以四萬萬人殺一人，奚啻摧枯？」「殺盡胡兒方罷手。」

六月二十九日（閏五月初五日）登載「康有爲與覺羅君之關係」篇，按即選錄章炳麟駁康書，指控語句曰：「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以長慮却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吾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太后之權力。載湫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爲滿洲全部計。」「載湫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况滿洲全部盡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

此外又有六月五日（五月初十日）蘇報登載「嚴拿留學生密諭」，亦爲清吏所指，控謂：「朝廷並未下有此旨，係蘇報故意捏造，意在憤激謀亂」等語。在鄒容所著革命軍爲滿清政府所指按者，則指出第一章第二章謂文中多污辱清政府詞句，認爲大逆不道云。

事先工部局對於蔡元培鄒容章炳麟以及蘇報館中人既係被告密查拿之人，皆令自報住址姓名，並允予加以保護。至此捉人消息更見確實，各人遂紛紛覓地暫避鋒頭。六月二十九日（閏五月初五日）上午，有警探多人，到蘇報館拘捕，拘票上寫陳範、程吉甫、章炳麟、鄒容、錢寶仁、龍積之等

人，一見帳房程吉甫，便問「你是程吉甫麼？」回說：「是的，」即被鎖上帶走。下午又有巡捕來問：「陳範在麼？」陳範適在，自己回稱「不在，」巡捕遂揚長自去。第二日章炳麟在愛國學社帳房，警探又持拘票指名挨次查問，章炳麟回道：「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來人遂將他帶上手銬捉去。隨行章炳麟要帶些日用品，又被拒絕。警探又在女學報館捕去陳範之子陳仲彝，及蘇報館辦事員錢寶仁。而當天夜深之際，龍澤厚自動到案。鄒容初由張繼將其藏於虹口一西人教士家中，其後張繼又激勸使之投案，遂於七月一日（閏五月初七日）到巡捕房自首。

蘇報案發後數日，各國領事與上海道訂立在租界內判斷之約，而由英租界會審公廨組織額外公堂，於西歷七月十五日始將章炳麟、鄒容、程吉甫、錢允生、陳仲彝、龍積之六人捉往審訊。承審員為滿清政府孫建臣，上海縣汪瑤庭，及英國副領事迪比南。清廷所延律師為古柏及哈華托二人。章炳麟鄒容之友林獮等亦延律師博易及瓊司二人代為抗辯。先由滿清政府之代言人律師古柏聲述案由，謂：「陳範住三馬路二十號門牌，登報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閏五月初五論說欄登康有為與覺羅氏之關係，五月二十三登滿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讀革命軍，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總之，驅逐滿人匡輔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駁康有為書，『交通外人能得歡心可使中外子民輕視皇上；』又詆毀今上聖諱，呼為『小醜，』立心犯上，罪無可道。五月七日登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以四萬萬人殺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日登特別要聞，東京留學生捏造上諭。總之，蘇報污蔑皇上事多，未能一一指出。中國政府飭拿章炳麟鄒容，因其大逆不道，謀為不軌。其革命軍第一章敘：『披毛戴角之滿洲人應予殺盡，可比登三十六天宮，昇七十二

地獄。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滿人而為君。滿人約五百萬人，日不識丁者係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者係將軍都統」等語。其餘五人做「康有為論」，「做『革命軍』」應是一起，內有龍積之，他係二十六年分富有票案要犯，犯事在漢口，俟後歸另案訊辦。」章炳麟供云：「浙江餘杭人，年三十六歲。先曾讀書，後在報館充主筆，戊戌後赴台灣，後由日本赴上海，在亞東時報任筆政，復至誠正學堂當漢文教習。未及數月又至蘇州東吳大學堂。前年再赴日本，去年回國，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所指書中『載滌小醜』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醜』兩字本作『類』字或作『小孩子』解，蘇報論說，與我無涉，是實。」

承審員孫建臣汪瑤庭因章炳麟為知名之士，以為必會中式，問得自何科？章炳麟顧向鄒容微笑曰：「我本滿天飛，何窠之有。」蓋故諷科名為鳥窠也。旋訊鄒容，僅供革命軍是我所作，別無他語。至此乃出示堂諭曰：「此案會商英副領事，着將陳仲彝等六人暫行還押捕房。即提供出之蘇報館主筆吳稚暉，代理經理李志園到案，須訊核辦。陳範是否避往東瀛，未可輕信，仍飭差嚴緝解究，毋延。」

其後吳敬恆嘗因章炳麟於所撰鄒容墓碑文中有涉及敬恆當時詣俞明震處告密事，因之敬恆與炳麟往返累萬餘言，嗷嗷不休。敬恆謂鄒容等皆避地，炳麟意不屑，既靜待引拘，復於捕房作書招鄒容與龍澤厚，遂赫然留蘇報案於人間。而炳麟答稱：「革命軍為鄒容所著，葉實序之，事相牽係，不比不行。炳麟既入獄，非鄒容證明，則革命軍之罪案將併於炳麟一身，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



而鄒容亦以大義來赴，使鄒容不爲鱗事，豈欲自入陷阱？龍澤厚雖以他事見捕，而人證未具，則獄不速決。獄不欲決，則炳麟與蘇報館中三子將永繫於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簡邀龍氏。」又曰：「昔呂安橋康辭相引證，謂但知漢士先賢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謂落水求伴者哉。」又述「敬恆不當唆使愛國學社諸生抵鄒容之門，拋磚罵詈云云。章某已入獄，爾不入獄，爲無恥」云云。則鄒容之入獄，又是敬恆之所致矣。

章炳麟被逮後，又嘗於獄中撰文答新聞報記者，申論代表四萬萬漢人與滿人抗，詞旨激揚，光芒四射，故最爲滿清政府所注視。其文曰：「讀新聞報論革命黨一篇，保皇拒俄阻法，義勇隊國民會諸事，不知何人發端，而吾章炳麟未嘗與焉。自十六七歲時讀蔣氏東華錄，明季稗史，見夫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之事，仇滿之念固已勃然在胸。中歲主時務報，與康梁諸子委蛇，亦嘗言及變法。當是時固以爲民氣獲伸，則滿洲五百萬人必不能自立於漢土。其言雖與今異，其旨則與今同。昔爲間接之革命，今爲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謂始欲維新，終創革命者哉？迺書之作，與康梁保皇同時，巴縣鄒容肄業日本，元旦演說，已大倡排滿主義。此皆在拒俄阻法義勇隊國民會之先，孰云始爲大清國民，無端而不認大清者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羶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吾之序革命軍，以爲革命光復，名實大異，從俗言之，則曰『革命』；從吾輩之主觀言之，則曰光復明朝。清明異於湯武，攘除貴族異於山嶽黨。其爲希臘意大利之中與則是矣，其爲英法之革命則猶有小差也。逆胡挑釁，興此大獄，盜憎主人，固亦其所。吾輩書生，未有寸刃尺匕足與抗衡，相延入獄，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質皇天后

士，下可以對四萬萬人矣。而租界權利爲外人所必爭，堅持此獄，不令陷入內地。此自各行其志，與吾輩宗旨不同。既以租界爲大難，而欲軼出界外以求流血，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誰爲吾輩請律師，籌訟費者？下獄之日，神氣激揚，甯暇謀及此事。而以四萬萬人之公心，激於義憤，而相率奔走馳逐以圖之，吾以致命遂志爲心，彼以公理戰勝爲的，亦任其從旁規畫而已。愚者不察，輒以始勇終怯安相詆誚，豈非見夏峯之營救，而譏左魏之貪生耶？且今日獄事起於滿洲政府，以滿洲政府與漢種四萬萬人構此大訟，江督關道則滿洲政府之代表，吾輩數人則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爲四萬萬人者固欲本種之獲伸，而不欲其爲異種所勝，况乎滿漢爭訟，則裁判之權自非滿洲官吏所能有。以英美諸國中立而判此獄，於法則宜，甯能聽其闖出租界，使裁判之權悉歸於訴訟人之手乎？此因四萬萬人之公心，而非吾輩所能阻止，亦非吾輩所當阻止者也。去矣，新聞記者！同是漢種，同是四萬萬人之一分子，亡國覆宗，祀逾二百，奴隸牛馬，躬受其辱。不思祀夏配天，光復舊物，而惟以維新革命鏽錄相較，大勇小怯，秒忽相衝，斥鴆并蛙，安足與知鯤鵬之志哉！去矣，新聞記者！濁醪夕引，素琴晨張，鬱素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天命方新，來復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爲我爲爾，坐以待之，無多聒聒也。」按此文標題爲「章炳麟獄中答新聞記者書」，曾刊於閏五月十二日蘇報中，蓋是時滿清政府命令雖傳布，尙無威力使蘇報停刊也。

章炳麟鄒容被捕之後，滿清政府極思乘機使其引渡。但此時維新派之報章亦不滿於官方之處置，時見諸言論。此外旅滬外僑機關報中亦有向領事之責難言論，而對於解往南京審判之舉極力反對。於是作爲地方事件交涉乃告無效，而公堂開審因此亦屢訊屢停，未能判決。

此案初時滿清政府向各國領事要求將章炳麟鄒容等六人提歸內地審問，蓋欲得而甘心焉。在會審時，且曾有上海出銀十萬兩將諸人審實處決之說，而以三百金齎送工部局，工部局竟嚴詞拒之。且謂此租界事，當於租界治之，為保障租界內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見，決不可不維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權。故卒訂不移交之約，而由會審公廳審理之。滿清政府以交涉無效，乃轉求駐京各國公使。當時各公使之態度，以滿清政府多方接洽，殊不一致。上海泰晤士報謂：「法公使度排爾甚願將諸人交與華官，俄公使雷薩則又甚之，美公使康格大意亦與法公使同，惟謂當與上海道熟商，能於租界判斷治罪最妙，德國署理公使萊特維芝及荷比兩公使皆贊成法公使之議。意公使則獨於此事有公正之判斷，嘗謂此係公罪，而報章之言論自由久已准行於租界，無俟上海道之干預也。彼又謂諸人斷無有交與上海道而使其加刑罰之理。日本公使內田則不加可否，惟俟其上海領事之報告以為斷。英國政務大臣湯來則俟其政府之命令，而奧國總公使克徐肯則並無意見也。」各公使之態度既皆不甚明確，故當時盛傳此案即將引渡時，上海各國領事之意見亦極不同，而力主引渡者厥為美總領事古納，渠曾致函與上海道，大意謂：「外國人之租界原非為中國有罪者避難之地，以大義論之，當將反抗中國政府諸領袖如今之蘇報一案諸人，一律交華官聽其治罪。吾觀該會黨之舉動，疑與長江一帶之匪徒暗相聯絡，使非治以重罪，恐其勢力不久擴張，必有害於各國商務，及騷動全國，而外人之居住中國者亦將懼其危難」云。然上海西報對此論調一致反對，如捷報之言曰：「美之講自由不權，久為各國所公認，而總領事又為一國之代表，乃竟有不明公理之一函出諸其口，此真吾所不解者也。蘇報諸人並未有確實罪案可據，而遽明加以極刑，強迫供詞，殃及無辜，若中國官場慣用之手段，吾又奚責。吾惟靜

觀滿洲昏昧各官獻媚人欲得蘇報諸子以施其慘酷之刑。公理昭昭，莫敢或欺，質諸天下明理君子，當必有一番快論，此吾所企望者也。」字林西報亦爲之評論曰：「攻蘇報者，非指爲叛逆，卽譏爲瘋狂。而不知人苟有心，真理不滅。蘇報諸君子發爲議論著於報端，而千萬人觀之，則其輿論之表同情者極不乏人。使以蘇報諸人加以極刑，是適令中國之有志者憤激而圖舉義也。吾知在獄諸君必可獲免，出版自由，中國亦向無厲禁。使有意外之事出於租界，而以諸人交付華官，則外人素持公理之名譽恐有損傷。外人在租界一日卽有一口應得之權利，中國人在租界一日卽有一口應受外人保護之權利，而華官固不得過問也。……吾誠渴欲知蘇報之結果如何，吾尤欲知中國之向稱同志者其熱心又何如。」

當時輿論界對此案遷延不決，咸致抨擊，字林西報前既對此案有所論列，繼又發表二文：其一曰：「蘇報一案，議論紛紜，迄未斷結，諸人在獄靜俟久矣。今者英美兩國督令勿交華官，而本埠各領事却亦未將前者與上海道所訂之約有所更改。然持久不結，終非了局，吾意諸人當可催促西官速結此案。惟聞六人中有二人已經各領事商妥照例治罪。然果確實，亦必在租界受罰，而必不使華官得以妄加非刑也。惟以吾觀之，諸人當此炎暑之日，已經禁押多時，即使其有罪當罰，吾意亦不過如是。會審員英翻譯當可於此時速結此案，無再延宕。惟使北京各公使而迎合清太后之意，於此案有所不利，則誠諸人之不幸也。」其二曰：「吾今者申論蘇報一案，非以此案有足以慰人意之處，益以觀於近今之趨勢，轉有使人失望之情形也。當此之時，中國官場雖於索還諸人不能得志，而於各領事之不極力斷結，實大拂其意。而彼被禁諸人陷於疑似之罪者，得卽釋放與否，未可預料。而

長此無枉備受囹圄之苦者今蓋猶未已也。夫當此中外人士急欲覓結此案達於極高熱度之時，各國代表轉默無一語，互相坐待以自卸其責任，何耶？夫此案之起也，其足以差強人意者，惟實行各領事與上海道所訂諸人常在租界判斷之約一事。蓋此事使各領事而不甘自失其治權，則斷無反悔之理。既不反悔，則必實行之，彼清國官場固不能不守此約者。使諸人審判後而果有罪，自當受罰，而行則公正之權是又操諸西官，而不可放棄。夫此之判斷之易如是其明瞭，英領事之推諉而不敢有所左右袒，何也？此案之急於訊結，盡人而知。則此時自必有所處罪，非不為左右袒而默不一言遂可了事也。然則各領事而互相推諉，不速訊結此案，中外人心之被其傷害者甯有涯耶？」

滿清政府因輿論界之反對，乃復續審，以陳仲彝程吉甫錢允生三人無關重要，即行釋出。旋判章炳麟鄒容永遠監禁，由上海縣下諭云：「本縣奉南洋大臣委派會同公廨委員暨英副領事審訊蘇報館一案，今審得錢允生陳吉甫一為報館夥友，一為司賬，既非館主，又非主筆，已管押四月，應行開釋。陳仲彝係館主陳範之子，姑准交保尋交伊父到案。龍積之於蘇報案內雖無證據，惟係奉鄂督飭拿之人，仍押候鄂督示諭再行辦理。至章炳麟作爐書並革命序，又有駁康有為之一書，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惡相濟，厥罪惟均，實為本國律法所不容，亦為各國公法所不恕。查律載：『不利於國，謀危社稷，為反，不利於君，謀危宗廟，為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又律載：『謀背本國，潛從他國為叛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又律載：『妄佈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絞監候。』如鄒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當處決。今逢萬壽開科，廣布皇仁，援照擬減，定為永遠監禁，以杜亂萌，而

靖人心。俾租界一羣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爲非，中外幸甚，仍稟請憲示遵行。」自此案引起國際注意後，滿清政府深恐別生枝節，力主續審，而滿清政府所請之代言人律師古柏亦以此案原告人名義問題未決，聲稱現有交涉事件未妥，請求延期。章鄒等律師博易反對之，謂：「古律師所求不應照准，所云交涉事件究與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內之事應歸公廳訊理。現在原告究係何人，其爲北京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台耶？請明白宣示。」議員孫建臣謂：「章鄒等犯保奉旨着江蘇巡撫飭令拘拿，本分府惟有遵奉上憲札諭行事而已。」遂將札文出示。博律師乃冷笑曰：「以堂堂中國政府乃訟私人於屬下之低級法庭，而受裁判乎？」孫議員不能答。博律師又謂政府律師如不能指出章炳麟鄒容等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應請將此案立即註銷。古律師稱此案案由最爲明白，仍俟政府將交涉事件議妥，然後訂期會訊可也。中西官准其所請，此案至此步入停頓狀態中。

工部局與西報何以反對將此案移交滿清政府者，絕非衛護蘇報案中諸子，亦絕非主持公理，實則爲各帝國主義國家之治外法權也。然因此影響本案之進行則甚大，故未幾而有英使薩杜義之倡議謂：「蘇報諸人常在租界鞠訊，斷不可交與華官。使果有罪可據，則加以應獲之罪，亦不能出租界一步。」英政府藍斯唐侯爵在上議院答施賓塞伯爵之間，亦曰：「此次諸人因刊登激烈之詞於報紙，以致逮捕，余嘗一讀其譯文，亦不能不稱其爲最激烈最勇猛之議論。按彼等所以爲上海工部局所拘獲者，因工部局受上海道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故與華官訂定諸人當在上海租界之會審公堂審判。迨其中二人既經公堂辯明之罪，則吾等亦不能不照華官所定之約實行之。乃清政府忽有將諸人交出

之要求，吾等惟有堅持方針不爲所移，並須寄語吾國之審判此事者，亦當力拒其要求也。上海各領事之意見雖屬可疑，但吾等自知其決不致孤立。夫華人之正法於北京者，受慘酷之刑罰，其野蠻之情狀，貴爵當亦知之熟矣。由此觀之，目前所論之案，雖有一派人主張交諸人於華官手，吾等決不當附和之也。然黨於此派之領事官，吾亦不敢謂其必居多數也。」美外部亦令其領事不得將蘇報諸人交於華官，並將主張引渡之上海總領事古納調任。

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月初六日）所謂領外公堂者宣判章炳麟鄒容應科以永遠監禁之罪，領事團對此發生異議，相持不能解決。而被告方面以久繫囹圄，在法律及道德上均屬不合，要求立將控案註銷。所以當時上海又盛傳有立即釋放章炳麟鄒容之說。

因此北京外務部深恐此案勞而無功，允予採納英使意見從寬辦結。迄至次年（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四月初七日）由上海知縣汪燧琨去會審公廨會同職員黃煊英、副領事德爲門復訊，當庭改判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兩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滿逐出租界。

鄒容不耐獄中之苦，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月二十九日）瘐死獄中，初由中外日報館備棺殮斂，繼有劉東海劉三（季平）等以上海華涇鄉宅畔空地捐作墓基，將鄒柩遷葬。章炳麟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五月初八日）出獄，由同盟會派龔鍊百（功玖）先行預備購定船票，送往日本。是日晨蔡元培葉浩吾等十餘人均集於上海河南路工部局門前守候，十時，章炳麟出，皆鼓掌迎之。遂由葉浩吾陪乘馬車先至中國公學，即晚登日本郵船還

往東京矣。炳麟在獄三年無憔悴容，蓋得力於內學也。

章炳麟至日本極蒙中國留學生之歡迎，有署名民意者，在日本會撰記七月十五日歡迎章炳麟叔先生事一文，刊諸民報第六號，文曰：「章叔先生於六月二十九日出獄，即夜偕本報社特派員二人東渡，留學生聞之，乃於七月十五日爲會於神田錦町錦輝館以歡迎之。是日至者二千人，時方雨，款門者衆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無愠容。迨九時許，先生至，人人致其誠款，先生居獄中三年矣，社會情狀無足慰者。與先生同入獄者有鄒君容，今惘不可復見，惟能致愛於先生。且吾人託足異國，始得爲會於此，若在內地，將并此不能，此情尤足念也。比相與就席，靜穆有序，發起人某君致開會之辭曰：『吾輩所懷望之章先生今幸使吾輩得望見顏色，已與吾輩以莫大之愉快，今將更聞先生之言論，俾得知前此所備嘗，暨此後對於中國所致力者，度先生亦樂與言之。』於是先生起而演說：先述中國民族之思潮，及緣之所生今昔之感。次論宗教，評孔佛耶諸家之得失，及當應用於中國者。次論國粹，云當寶其歷史，致力於語言文字及典章制度。終言此後將爲浮屠，或漫遊南洋羣島，冀有所藉手云云。所論蘊義深雋，先生已爲文以自述，揭于本報之前，茲略之。次來賓日本人白浪庵滔天演說，大旨謂：『今日滿洲政府以爲留學生無慮皆革命黨也，故遇之不遺餘力。然雖萬能之政府，決不能與時勢爭。世界專制之國存於今日者，惟貴國及俄羅斯。然俄於近年民黨進步至銳，且夕將達其目的，貴國寧能無動乎？留學諸君夙負斯志，今得章君來此，愈足以磨勵精神也。』次留學生某某相繼演說，大旨望先生講學，使凡留學者於藝術之外更以道德相尚。復有發揮民族主義者，議論激昂，至十二時解會。」



本案俞恪士明竄，愛護章行嚴，而故爲之開脫，故行嚴當時未及於難。世人徒知章炳麟鄒容爲蘇報案之主脚，第就入獄者言之耳。（意適雜誌稿本）

## 蘇報案始末記敘

章行嚴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詞之間，略無忌諱，斥載活爲小醜，比擬貴於賊徒者，惟香港東京之刊物能爲之，在內地則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詞鋒朝發，緹騎夕至，行見朋徒駭散，機關搗毀，所期者必不達，而目前動亂之局亦難於收攝也。此其機械啓閉，當時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審處之。然若言論長此奄奄無生氣，將見人心無從振發，凡一運動之所謂高潮無從企及。於是少數激烈奮迅者流，審時度勢，謀定後動，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與其所得發矍指示之傳達機構，併爲爆炸性之一擊，期於挽狂瀾而東之，合心力於一嚮，從而收得風起雲湧，促成革命之效。蘇報案之所由出現，正此物此志也。

時當光緒癸卯，即千九百零三年，上海志士正在張脈債興，虎氣騰上之候，顧其相爲因應之前鋒盾舌，殊不表現氣力，雅不與其實潮流相稱。吾與餘杭章炳麟，巴縣鄒容俱焉。先是炳麟與容偕吾同居一學社中，約爲兄弟，甘心狙擊。容尤年少狷急，有子房椎秦，不肯須臾緩之勢。吾二人連床太息，深以屠門不得，無由吐納爲憾。吾爲題革命軍簽條，容曰：「此祕密小冊子也，力終捍格難達，革命非公開昌言不爲功，將何處得有形勢已成之言論機關，供吾徒恣意揮發爲哉？」言下唏噓不置，余迄不忘。

夫蘇報者，原屬日本黑龍會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經營，大為折閱。湖南衡山人陳範夢坡以江西退職州縣官求息讓於上海，因買收此報，繼續營業。辛壬之間，江南學堂多事，該報承南洋公學以墨水壺退學之餘波，增闢「學界風潮」一欄，藉資號召，聲價大起。夢坡意動，思更以適時言論張之，擴其銷路，而未必有醉心革命，適人木鐸之堅決意志也。時余以纒逾弱冠之青年，掉鞅文壇，略有聲譽，宜為夢坡所賞接。夢坡有女曰陳福芬，主女學報，為一時女學生冠冕。據吳敬恆為人言，夢坡欲以東床招余，其事之有無，余固不知，然夢坡當日求余適館，董理斯報，則懇款迫切，殆無其比。顧余之隱志，曩與炳麟容私相計劃，心摹力追，如上云云者，全為夢坡所不及知。

憶余入館，為五月一日，首草一論題曰「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翌晨，夢坡一見大駭，則踉蹌走余床前，（余時日晏未起，）聲較本報不得作如斯猖獗狀，自取覆亡，務期節次緩和，歸於恰當，聲容慘阻，貽余印象甚深。余不知所答，幾於面壁無言。夢坡因暫隱忍而退。余私念助人為理，覆人之產，不祥；自折其志，苟為和同，不義；事勢至此，殆非即日撲被出館不可。正徬徨無計間，傍晚而夢坡至，出語壯烈，較前頓若兩人。並毅然執余手曰：「本報志君為之，無所顧藉。」余大喜過望，立至炳麟容許，為語其故，郁木然不解何謂。余則不暇深求，僅收受夢坡語言表而價值，遵從吾黨平日隱秘計議，除吾一日一論外，凡炳麟之「駁康有為書」及容之「革命軍」，皆為之暴露無隱。一切盡情揮洒，以迄於亡。外間之遠邇轟動，官僚之隨時恫喝，吾輩置若罔聞，絲毫無動於中。陳氏父女亦殊自安其素，並無片言商取進止。查清末革命史中，內地報紙以放言革命自甘滅亡者，蘇報實為孤證。此既屬前此所無，後此亦不能再有。

蘇報被封後，余與陳獨秀繼報「國民日日報」以弭其敗。但論調之舒緩，即遠較蘇報之峻急有差。至蘇報之史值如何，天下自有公論，余何敢贅。約略計之，亦謂辛亥前之內地革命論潮，以癸卯一年為最高峯。其所以成爲高峯，則明蘇報爲之職志而已。換而言之，凡蘇報之躍起，之犧牲，乃印合革命局勢，不得不然之現象。初不容某一箇人攪雜私利害於其間。雖然，余今年七十有四矣，朋舊凋零，遂成孤子。回憶五十年前之革命活動，固不敢違反歷史上鑿鑿有據之公然律令。而亦不能抹煞不容棄置之私人留戀。蓋陳夢坡者，乃潮流中之長厚君子也。彼以對朋友之溫情，偶掌革命之旗鼓，準情酌勢，於職實不相稱。然以當時之決定態度，推讓事迹而論，應視與唐守睢陽之許遠相近。又報燬之後，夢坡十年亡命，困躓以終，不聞有何怨言。且其傾貲扶助革命之精神，始終如一。國民日日報受箝時，其女攜芬手挈家中僅存之番銀二百版，含笑而至，此老父女之厚德可風，惜吾黨知之者不多。即前述吾到館立論，夢坡持態先後互異一事，勘其原委，似至可哂。特余深知夢坡之爲人，憐其愚忠，決不肯輕予謾評。蓋鎮江有流氓曰錢寶仁，卽案中所謂錢允生，曾在張園演說場中，與夢坡相識。尋與夢坡密談，自承爲孫中山本人，祕密返國，策動革命。夢坡深信不疑。於是一切革命策略，惟錢寶仁之馬首是瞻，不自違異。其初讀吾論而駭，乃夢坡之本衷，旋改稱恣言無悔，出寶仁之指示。據云：寶仁曾手一小瓶，謂是綠氣，足可抵禦捕役。夢坡之愚陋如此，馴至促成革命史中一極轟烈之事蹟，恍若神差鬼使而爲之。又若錢寶仁不騙人，蘇報未必有案者然。古稱天下無信史，蓋宇宙茫茫，史蹟之類是者，諒亦夥矣；何獨至於夢坡而疑之哉？

復次，當時掌理蘇報筆政，由余一人，略如上述。顧何以蘇報案成，章都連翩入獄？章都者，皆

非蘇報之編輯人也，事近喧賓奪主，而號稱主犯如余，乃竟逍遙法外，一無註誤，果爲何故？次年甲辰，余以萬福華刺王之春案牽連受繫，在獄達四十日。至前一年，蘇報爲本身所犯之案，反而若無其事，抑又何故？此其樞紐，乃查辦大員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先生明震爲之，不可不記。余陸師生也，嚮爲俞先生所賞拔。顧余爲革命故，不得不與俞先生翻異，率高材生三十餘輩退學至滬。乃先生陽怒之而陰佐之，其情不爲世人所知。蓋先生在甲午割臺之歲，曾被臺灣人舉充副伯理羅天德，事敗歸國，多方諱飾，以道員隱於江南。余與其子大純交好，稍稍通知隱志一二。余在報中屢對先生抨擊，後聞先生輒閱之一笑。又聞本案初起，查辦員未定，先生恐傷士類，曾爭取此案入手。到滬之日，即命大純招吳敬恆參謁。蔡子民吳之逃，皆先生故意縱之。凡此種種，皆足說明俞先生之不肯名捕及余。余當時有志從事實際革命，與大純同運動會黨，往來於泰興南京長沙之間，著述未嘗暴露真名。余所撰孫逸仙及沈澄兩書，皆別署「黃中黃」，與章鄰專事鼓吹，顯露主名者異趣，此又余可逃避通緝之一因。（稿本）

## 與篁溪書述獄中事

章炳麟

篁溪先生足下：承示癸卯紀事，既感且愧。所詢威丹獄中情景，茲略述之。威丹素知雕刻篆籀之術，因窺小學，誦五百四十部首說解，皆略上口，而不習爲韻語。既入獄，以詩歌遣悶。余曰：第爲之，雖不工無害。威丹卽題塗山爲一絕，塗山在蜀，世傳塗山女故國也。其詩曰：「蒼崖墜石連雲走，藥叉帶荔修難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東門牽黃狗。」余素疑威丹不能詩，及讀是絕，奇譎似盧仝李賀，以爲天才。戲作一絕和之曰：「頭如蓬葆猶躑躅，足有旋輪未善馳，天爲老大留後勁，吾家小弟始能詩。」獄久不決，量滿政府意，余當重于威丹，計齒則余長威丹且二十歲，百年大計，先死固其分也。塗山一絕，比于李斯之思上蔡，既非身具五刑，則斯言亦爲太過。不意斯人，先我彫殞！揚子有曰，苗而不秀者，吾家之童烏乎。威丹固蜀人，上揆童烏，所志已遠；亦幸余非揚子，無寂寞投閣之誦耳。獄事既決，獄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時猶閉置空室，未入鐵檻，視獄卒陵暴狀，相與咋舌裂背。余語威丹：「爾我體皆弱，又不忍辱，與爲白人酸齋而死也，無寧早自爲計。然以禁錮期限計之，我二年，爾二年，爾常生，我當死。」威丹頓啞流涕曰：「兄死，余不得不死！」余曰：「不開子侔兄弟事耶？且白人內相陵逼，而外猶惡其名。余死彼懼煩言之不解也，必寬假爾。」因復議引決事，時刀案金環毒藥諸物既被禁絕，惟餓死。威丹曰：「餓死小丈夫事也。」余

曰：「中國餓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箕子，第三司空圖，第四謝枋得，第五劉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爲，若後二子，吾爲之。」因作絕命詞三首，前二首與威丹聯句成者，最後一絕，余續成之。擊石何須博浪椎，（鄒）羣兒甘自作湘壘，要離祠墓今何在，（章）願借先生土一抔。（鄒）平生禦寇御風志，（鄒）近死之心不復陽，（章）願力能生千猛士，（鄒）補牢未必恨亡羊。（章）句東前輩張玄著，天蓋遺民呂晦公，兵解神仙儒發冢，我來地水火風空。（章）

既入鐵檻，余斷食七日不死，方五六日所，稍作效，必嘔血數刀圭。因憶周亞夫事，非必由憤懣致之，蓋不食則血上溢也。同繫者告余曰，斷食七日不必死，有素者芻粟膏者，眩掉嘔寫，絕粒四十二日，猶故不死，况於彼爲六分之一耶。因復進食，然所食皆麥飯帶稗，日食三合，糗糲餛會咽，顧視便利，則麥復帶稗而出，其不能輸轉成血可知。同繫五百人，一歲死者六十人，蓋三分而瘳斃其一矣。余復謂威丹曰：「食亦死，知必死，吾有處之道。」自是獄卒踉蹌二次。印度人尤暴橫，每舉或奪其椎。固自知力不逮，亦太史公所謂知死必勇者，以是遭獄卒踉蹌二次。印度人尤暴橫，每舉足不擇腰脊腹背，既仆地，則數獄卒圍而擊之，或持椎槓其胸間，至悶絕，乃牽入鐵檻中。以傷死者甚衆，既無檢屍具結之事，故恣肆無所顧忌。或時爲醫生檢得，則罰金四五圓耳。而獄卒復造私刑爲鉗刺計，其法以帆布爲枱，反接兩手縛之，加以木楔，名曰軟枱。枱一小時許，則血管麻木，兩臂如針刺狀，雖巨盜弗能勝，號呼宛轉，聲徹全獄，其虐較拶指爲甚。凡獄囚與外交通書札，則以鉛制之，故暴戾之狀，不聞於外。余復受枱三次，（自去歲上海罷市後，白人危懼，囚者始得稍食，獄卒陵暴，亦稍衰矣，而軟枱至今猶存。）由今思之，可以致死者數矣。威丹略解英語，稍與

委蛇，未獲斯酷，而威丹竟先余死，嗚呼哀哉！仲春三月，時近清明，積陰不開，天寒雨濕，雞鳴不已，吾弟以亡。且日十點鐘頃，余始往視，距氣絕八十時矣，目猶未瞑，同繫者亦多爲疑案，嗚呼哀哉！威丹既歿，白人稍善視余，使任執爨之役，因得恣意啖食。余之生，威之死爲之也。假令業賊不亡，復循舊趣，他日生千猛士，善然可知。恨含歛時未令醫師剖驗，不知果以病終否耳。遺文泯絕，存此數章，願與四百兆同種誦之。炳麟頓首。（原撰藏札稿本）



## 章太炎先生在獄供聞錄

張景溪

餘杭章太炎先生庚辛之際以文字鼓吹革命，功勳至偉。當辛亥前，言革命者有二途，軟弱者與君主立憲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散漫之謬談。自先生在蘇報刊布言論，使此兩種思想，始歸於純粹，先生亦因是以入獄。洎出獄後，遂至東京，歡迎者，五六千人，其爲世所推服如此。辛亥九月歸國，余與晤談往事，援筆記之，用備他年修革命史時之參考。

前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先生在上海愛國學社被逮，先是湖南陳範辦蘇報，大聲倡革命，無所諱。蔡子民辦愛國學社，與羣弟子，大聲講革命，四出演說，亦無所諱。適先生在蘇報發表復康先生書，於是官場乃發難。在未被逮先數日，先生已先得消息，未幾蘇報被封，陳範逃。蔡子民與先生議，謂舍走無他法。子民出走，先生獨留滬觀變，遂被逮。

被逮後，拘至會審公堂，英領事出先生所作復康書，問先生此書是你作的不是，先生答是，遂送至英捕房，不准出。先生住捕房十個月，甚悶。某日會審公堂，忽傳先生，謂上海道有文書來，北京外務部，與各公使會議，定監禁西牢三年，是夕移入獄。先生謂此事真奇，外部掌外交，民刑事自有主管衙門，定罪乃煩外部，判定中國人事，乃煩外國公使判決，真奇。

先生在獄他無所苦，惟不准與人接談。附耳一二語，尙可，多則巡捕來干涉。在獄中不許可讀

書，有時向主者要求，問亦可得舊書，惟洋裝書不許入獄。

在獄中無從得筆墨，故無從作字。然欲作家書時，或寫信與朋友時，亦能要求得之，寫好，須交主者閱過，乃肯代遞。

先生在獄，罰做裁縫，縫襪底，亦有時縫衣裳，所縫者為犯人所着之衣，草草縫去，不能工也。此等衣服，為粗布單衣單褲，犯人着之，先生亦着之。此外在獄中工作，尚有多種，如擊石子為最苦，大抵牢中派事，亦視其人之能勝與否而任之，商人多派粗工，老犯人又欺侮之，故商人最苦。先生所作皆輕工，蓋已在優待之列矣。先生擔任者二，縫襪底一也，犯人衣上，編號寫字二也。最後先生升一美缺，曰燒飯。

燒飯一缺，牢中人以為甚美，廚房派八犯人，各司其事，混言之曰燒飯，先生職實稱飯也，每犯每頓各得飯重一磅，一律無多少，惟燒飯者之權利，可偷飯，先生之權利亦然，故先生此缺，他犯人皆極羨之。

牢中時間有限制，每日作工八小時，作工多少無限制，先生縫衣寫字，任隨多少，未嘗限也。在獄中，每星期日有肉吃，非星期日吃素菜。牢中星期日停工，各犯得稍稍遊行，惟有巡捕監視之。星期日必有教士來講道，勸犯人改過。有數教士，恆至先生室中慰問，或作長談，與教士談，雖久，巡捕弗來干涉。先生在獄中，有不相識之西人，亦時來視。

犯人入牢時，換犯人衣，原有衣服，悉使脫去，有人代為收藏，俟出獄時，給還，此事多有笑話。有冬月入獄，夏月釋出者，脫去犯人衣，仍着皮袍而出。犯人衣分冬夏兩副，一副單衫單褲，

一副棉襖棉褲，皆粗布爲之，三月底一律脫去棉衣，著單衣，九月底一律脫去單衣著棉衣，此時最苦體弱者，中寒成病，或竟死，鄒容亦死於此牢中。

計獄中五百人，每年死者約百人，比牢外人死較多。每犯一室，室深八尺，廣四尺，廊外裝電燈，衣服居處，還算潔淨，臥無被褥，每犯各線毯一條。每日用餐麥六分米四分，初時粗糲難下咽，後亦習之。鄒容下獄，與先生同時，又與先生同在一室纜衣。鄒容與先生非素相識者，先生在上海時，鄒容以作革命軍一書來請先生改正，因是相識，先生謂文字當使人易解，此作尙好，故未爲改也。鄒容在牢時，容色甚悴，若瘋若癲，夜不寐，大聲罵人，先生問之，渠似不知，人謂渠有精神病。牢中每星期必有醫生來察視，犯人有病，則爲之治病，甚者由醫報告，送入病院。鄒容病急時，已許某日某時出獄矣，先一夕服醫生藥，遂死，故外間生疑，多謂遇毒。

先生在獄中無憂容，自謂憂亦無益。自鄒容死，外論頗譁，因是先生頗受優待，或竟不敢毒害先生，亦未可知。然先生身體甚健，進藥亦無囚也。

在牢中三年，期滿釋出，先數日即送先生至捕房，先生定罪雖三年，然扣去捕房十個月，實住牢中二十六月也。

先生之出獄也，在丙午五月，是月即東渡。方出獄時，官判三日內出租界，不准停留。又出獄日，友人邀往巴支路中國公學，公學之人，皆惴惴，且慮有害先生者，迫先生走，故先生留三日即去。此時孫中山曾遣人來迎，先生至日本東京，任民報筆機事。民報爲同盟會所設，胡漢民汪精衛爲主筆。方先生將出獄時，胡汪先有書來招，故欣然往就。在民報約三年，其後民報爲東京巡警總廳禁

止出版。

民報之被禁也，以前清方造唐紹儀赴美，時盛倡聯美主義，日人忌之，藉禁民報以爲見好滿清政府起見，亦未可知。但禁止毫無理由，竟誣以擾亂秩序，妨害治安，謂報中登有革命之心理一文故也。（山西楊某所作）不容置辯，遂傳先生，適先生方出，及歸，知有此事，即赴地方裁判廳起訴，彼邦辨護士五六輩，亦來相助。最後理勝，而事不勝，先生語裁判長曰，擾亂治安，必須有證，若謂我買手鎗，我蓄刺客，或可謂擾亂治安。一筆一墨，幾句文字，如何擾亂？廳長無言。先生又言，我之文字，或扇動人，或搖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謂擾亂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題目，互相研究，滿紙空言，何以謂之擾亂治安？廳長無言。先生繼而又曰，吾言革命，吾革中國之命，非革貴國之命，吾之文字，即鼓動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國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動中國人，非鼓動日本人，於貴國之秩序何與？於貴國之治安何與？廳長無言。先生又言，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國法律皆然，貴國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國不講革命，湯武革命，應天順人，吾國聖人之言也，故吾國法律，造反有罪，革命無罪，吾何罪？廳長無言。至最後開庭，彼仍判禁止出版數字，判後不容人辯，惟對先生曰，若不服者，可向上級官廳起訴，聞彼承內務省之命令，弗能違也。

民報既停，先生乃以講學爲職志。中國留學生，師範班法政班居多數，日本人亦有來聽者，先後有百數十人。先生所授以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乃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旋即歸國矣。（原漢文存稿本）

## 與吳稚暉談蘇報案書

章炳麟

稚暉足下：吳眺，吳臚，吳敬恆，皆足下也。昨得手書，以革命評論所述足下與俞明震交涉事來和詰問。案僕入獄數日，足下來視，自述見俞明震屈膝請安及賜麵事。又述俞明震語，謂奉上宮條教來捕足下，但吾輩辦事不可野蠻，有釋足下意，願足下善爲謀。時慰丹在傍問曰，何以有我與章先生，足下卽面色青黃，囁嚅不語，須臾引去。此非獨僕與足下知之，同繫者尙有錢葆仁程吉甫輩可覆問也。僕出獄後，見汪君允中曰，前與俞明震賭骨牌爲戲，徵及蘇報案事，明震亦於邑有自悔狀。僕是日亦往東京，不復多言。至最後足下獻策事，張魯望言之，魯望語不知得自傳聞，抑親聞諸俞明震者。但僕參以足下之屈膝請安與聞慰丹語而面色青黃，及允中所謂明震自悔者，有以知魯望之言實也。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問素心，應亦慚惶無地，計窮詞屈，乃復效詭棍行徑，以爲造膝密談，非人所曉，洵洵然馳書詰問。足下雖詰問，僕豈無以答足下哉，適揚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無則言無，有則言有，僕於康梁諸立憲黨，詆謾未嘗過甚，今於無政府黨如足下，摘發奸回，如彼其至，蓋主義之是非，與心術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論。且以散羣之羊，不可不攢，普天同志，猶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豈以個人之私怨，而誣足下哉。嗚呼，外作疏狂，內貪名勢，始求權籍，終慕虛榮者，非足下乎？康長素得志時，足下在北洋拜其門下而

稱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敗，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爲蔡鈞所引渡，欲詐爲自殺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陽溝，而目上露，猶欲以殺身成仁欺觀聽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下略）

又書云，足下詰僕云：「張魯望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屢詢留歐同人，無知之者，新從東方來之人，亦不之知。」今告足下，張魯望乃一幕友，前歲來此遊歷，與僕相見，而說其事。至其語所從來，僕何必問，度金陵皆已知。足下雖以死抵諷，賜麵請安之事，卒不可諱。且足下既見明震，而火粟未發以前，未有一言見告，非表裏爲奸，豈有坐視同黨之危，而不先警報者。及巡捕抵門，他人猶未知明震與美領事磋商事狀，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與明震通情之的證乎？非足下獻策之的證乎？僕既入獄以後，足下來視，自道其情，當是時足下亦謂僕輩必死，以此自鳴得意，故直吐隱情，而無所諱。（即賜麵請安等）及今自掩，奈前言不可食何！乃云：「何不勾汪君親叩俞氏，」足下既自述，又得二子證明，證據已足，又安用復叨爲！又云：「獻策語與對學生語，未嘗隨便填寫，」足下試念僕作慰丹傳，非法庭錄供之爰書，有其事則略記其語，甯能適與聲氣相肖，非獨僕然，自來記事者皆然。足下自命爲無政府黨，與法律相攻，顧於尋常記敘之言，欲以法吏錄供爲例，豈足下不知文體耶？抑攻擊法律者所以自便，而挾持法律者，所以禦人乎？足下以直供蘇報主筆讓僕，抑足下入獄省視時，已自述行期，倉猝告別，既爲遁逃之人，無從捕錄，又何隱焉。足下復以簡遜鄒詭讓僕，抑僕豈願入網羅，以珠抵鵠者。徒以學社未理，是故守死待之，猶軍吏之死城寨。不然，何苦而不自藏匿耶？學社之爭，僕與慰丹發之，革命軍爲慰丹所著，僕實序之，事相牽係，不比不行。僕既入獄，非有慰丹爲之證明，則革命軍之罪案，將并於我，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而慰丹

亦以大義來赴，使愨丹不爲僕事，亦豈欲自入陷井者。龍氏雖以他事見捕，而人證未具，則獄不速決；獄不欲決，則僕與蘇報館中三子，將永繫於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簡邀龍氏。昔呂安稽康，辭相引證，吾但知漢士先賢，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謂落水求伴哉。文辭記載，自有詳略，但說愨丹入獄，義不負心可也。縱自述簡邀事，於僕何損，而當深諱其文也。愛國學社先進諸生，忿於社事，抵愨丹之門，拋磚罵詈云：「章某已入獄，爾不入獄，爲無恥。」此非足下殺之乎？僕於此事，蓋亦未及詳載也。（下略）（上海研究資料續集吳稚暉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

## 上海蘇報案紀事

吳稚暉

編者按：吳稚暉此文撰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三年）。革命逸史三集有吳與馮自由書，說則此文是寫給蔣介石看的，這當然是爲了表功；但更重惡的企圖是在馮力洗刷章太炎揭發他向俞明震告密這一點。就他自己寫的內容來看，他和俞明震的會面，極爲離奇；他對章、譯的入獄，毫無同情之心；不但沒有洗刷乾淨，反更引起疑問。文中說到保復、龍嶺之皆坐三年牢，又在致馮自由書中說：「陳吉甫、陳子及劉、魏皆禁三年而出，獨太炎受禁二年，成爲大名，殊亦有幸有不幸也。」這都是捏造事實，誣蔑太炎，檢索其在，抵賴不得。馮自由把他當作革命信史看，當然是不對的。

癸卯（民元前九年）五月一日陳夢坡賞章行嚴之文才，圖將其女陳擲芬配之而未言，即招章入館司主筆，即揭登章太炎之客帝篇及章太炎所作都察革命軍序，從此每日蘇報公開載革命文章，將張園之演說，大登特登。余並未主持蘇報，去年及今年，不過常常採登余文而已。

其時有爲俄事，日本學生派鈕惕生湯爾和往見袁世凱，被袁斬首之謠。兩江總督魏光燾，本傾向新黨，其孫亦赴日留學。其時之候補道陶森甲、俞明夷、蒯光典等，皆與蔡子民素識，故其子弟赴日本，皆至愛國學社來周旋。至是時魏派陶森甲赴日，盡勸其子弟回國。陶森甲等亦常至社，勸蔡子民注意言論，稍溫和，免爲北方當局所懼，我等皆漫應之。

五月十二晨，俞明夷之子曰大純者，方二十左右，已留鬚，自日本歸，急入余房，余未起，揭帳問惕生斬首，確乎不確，是時已知不確，即告之而別。



五月十七在社旁空地，（今爲華安人壽保險公司等，是時空出有十許畝，民元尙擬用三十萬元爲同卽會購其地，）開中國第一次運動會，觀者一二萬人，有沈葆楨外孫何梅士，用齒咬住薛仙洲之髮十五歲學生之衣，在盤杠上回旋三天，衆俱駭服。是日余在場照料，甚辛苦，傍晚運動會散，回至社中，方入門，張溥泉遞余一紙，大言曰：你看。我接了，欲納入袋中，曰：我坐定細看。彼怒叱曰：不看還我，夜間開會。余怪甚，卽笑曰：夜間準到會。

夜間開會於社中一書房，有余，有蔡子民、章太炎、張溥泉、王小徐、吳建常（時爲會計，現在審計部爲參事），學生有穆抒齋、貝季眉、胡敦復、沈步洲、曹惠羣。（現爲大同校長）章太炎先開口，學社乃教育會之附屬品。沈步洲說，有學社才使教育會有會所。蔡子民卽扳起面孔，似表兩方皆鄙陋。余至此，方知章太炎日日與學生暗鬪，將逐去學生，另開學校。余卽笑曰，如此爭執，兩方皆有主持校務之意，然校又無校款，止有板凳一套而已，寧爭板凳耶？蔡子民聞余說得太毛細，卽怒而起曰，何至爭及瑣末，不成說話。卽起去，余亦起，衆皆散，溥泉悻悻而出。明日蔡子民卽表示欲往青島，不願多問社事，衆留不可，渠略收拾，二十三日竟出校上輪船赴青島。二十四日余眷新由曹汝霖陪送歸，住泥城橋東小月電燈公司樓上，余亦出社回寓，不過問社事。

二十九日（恐係三十日，在日記記清，今不能確憶）沈步洲與何梅士同至余寓曰，今日社中吵得不得了，章太炎大發火，學生亦不弱，爲胡敦復等五六人執持其手足，章行嚴之弟陶年，脫下皮鞋，掌其頰四五，一閃而散。余竊眉曰，鬧得太不成。

閏五月四日，星期日，余在寓尙未起，見有一穿藍呢馬褂四十許之上等人入室。遞與余女一函，

即去，拆閱，乃俞明夷之子大純致余者，言適自南京來，有要事奉商，請至大興里七號進士第楊相晤。余起，有同鄉前曾任廣東香山縣知縣宋仲超來，遂同出，至盆湯街橋上船上，送孫叔方（即前年同在日本還回者，後曾任南京教育部簡任秘書，今已死）。船開，余告宋仲超，願往大興里進士第楊否？彼欣然。至則所謂大興里者，乃上等私門妓之巢窟，有二十餘石庫門小樓房，至七號，果有牌子曰進士第楊。入門一青布長衫二十許少年，方據師座，有清灑穿藍竹布衫小女，皆十三三歲者五六人，爲學生。是時上海尙少女校，大奇。少年即起問何事，余曰：上有俞先生約余等來，彼即讓余等上樓梯。既登樓，即見旋窗坐一老官僚，而日依稀俞大純，心知必係俞明夷恪士，彼起立笑而相迎曰：是稚爾先生乎？余想既客氣，或無危險，即應之。彼又與朱相談，亦表聞名已久。坐定，見送信之結馬褂人抱水煙袋坐床上，不與余等招呼。俞開口即曰：蘇報鬧得太利害了，夢坡我熟人，余昨往，彼適出門，見其會計陳吉甫，先生等勸其溫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鬧得亦太兇。余曰：二人脾氣，恪士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難怪出言憤激。彼嚙眉曰：話如此說，太利害，亦叫當道受不了。即起至窗前案上，抽上一公文示余，即兩江總督部堂魏所發：照得逆犯蔡元培吳敬恆，倡言革命，煽亂謀逆，着俞道會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審實正法。看至此，彼即抽回，墜入書堆曰：「笑話笑話，我們吃麵」，其時下面着青布長衫之先生，托一木盤，有麵三碗，飯頭兩盆。俞先生坐下，且每盆先吃一筷曰，「我們不客氣」，若表示麵與菜皆未下毒。余等亦泰然而吃，且曰：「請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因我於半月前，又被老巡捕房抽頭藍博森傳至其寓曰：「你們藏兵器否？」我曰：「斷斷沒有」。他曰：「沒有兵器，你們說話好了，我們能保護你們」，所以我心中亦知道你

不敢捕。彼又曰：「笑話笑話，我想最好多到外國去留學，可幫國家改新」。我曰：「法國很便宜，」他說：「法國不好，還是去美國，我的兒子，要他去美國」。余等見無話，即起身告辭，彼送至樓梯頭不下，曰：「我住南京芝蔴營六號，我們可以常通信，稱我俞燕，你叫吳謙好了。」我莫名其妙，唯唯而別。出門，方知所居必係駐滬辦事處常住之知縣某即藍馬褂之進士楊也，青布長衫先生或係小舅子，女學生皆左右妓家之養女，識字而使唱也，不知是否。

出門，朱亦大笑，同往五馬路五層樓茶館，約晤友人許侶肖董茂堂，告以即刻之事。董結語曰：所謂俞燕，表示我燕安不提拿了，你吳謙者，你謹慎點罷。大家皆笑曰，想來如此。

是夜，沈步洲何梅士又來余曰，外面傳說南京來捉人，蘇報捉了一個帳房陳吉甫去，尙要捉五人，有章太炎陳夢坡等。我曰：蓋往蘇報一探。三人同行，行至日外樓前，章太炎與嘉興學生敖孟姜同由東邊走來，余等告以捕人事，彼等亦隨余等赴蘇報館。至則陳夢坡父女特出見，夢坡曰：「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從南京來，我心知有異，推說出門，他與我帳房略談報事而去。今早巡捕房派巡捕二人來，先見陳吉甫，問明姓名，即被拘住。又見余，彼等住在隣近，甚知余者，余即直入，使人告知已出門，彼等卻亦未入內搜捕，乃出拘票一紙，上有陳吉甫之名，又有六名，陳範陳夢坡章炳麟鄒容劉保恆龍積之；將我一人變成二名，且吉甫拘住，我則認識，又任我入內而不拘，至今亦未再來，吉甫請求保出，要具六千元保單。我請文明書局出保，文明書局因保費要現款六千元，不肯保，這種怪現象，不知是何緣故。」我聞巡捕認識夢坡而不拘，心知有異，且誤陳範陳夢坡一人而二名，此事必係俞明夷所爲。俞與夢坡熟人，爲誤二名，表示不由於他。拘住吉甫，不拘夢坡，延長一日不

拘人，必係拘一帳房，使其餘者逃去，即可從輕發落，自可對付北京，此乃官僚慣技。然當時章放二人聽了，方冷笑。夢坡女攝芬又急急向我催問，要我解說，且言既認識而不拘，必有緣故，要想說出宜乎遁走，又不肯說，然情景畢露。章乃對放曰：我們去罷，表示鄙此畏縮，悻悻而出。章敷去，我即告攝芬曰：他既認識而不拘，想要放我們逃走，既放我們逃走而不逃，乃就先將腦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夢坡微笑，攝芬曰：我亦勸父親且去避一避再說。沈何二人亦贊同，即去喚黃包車二乘，夢坡披了風帽，算病人，其妾挾鋪蓋同行。我與何沈二人，在未上車前，先行約在愛國學社宿舍，同入宿舍再議。走至愛國學社宿舍，車亦至，時已十一點，敲門久，樓下徐觀吾出啓門，被已經章太炎告其事，即鄙夢坡之逃，將門門丟了便跑入曰：夜深又來鬧。我等上樓，樓上空鋪縱橫，已睡三人，一即章太炎，在被中罵曰：「小事擾擾」。一爲王小徐（此人現在昆明）推被起坐，呆視余等不語，無所表示。一汪允宗，蒙被若不知。未幾攝芬亦來，數人七手八腳，鋪被於空床，使夢坡下樓關門，我等五人各出散歸。臨行約沈步洲，明早同到宿舍，遷夢坡於吳彥復新闢寓中，宿舍不可居。（彥復即章行嚴之岳父，爲吳長慶之子，長慶乃奉李鴻章之命，帶兵至朝鮮，捉朝鮮王之父大院君回天津者，其役袁世凱皆隨去，世凱以同知升知府，作駐朝鮮委員。）

閏五月五日星期一，全上海皆知爲蘇報事，要捉許多人了，然自早上至下午五時，並無舉動。早上余至愛國學社，沈步洲亦到，正在探問，有葉浩吾入門即對余拱手曰：「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何在？」彼且說且由後門往宿舍，余等隨往，彼已出門，亦有留此身以有待之聲浪隨出，即匆匆而去。我等入宿舍門，章太炎方坐樓梯下一方桌上食粥，見余等，即曰啾啾。我一面上

樓，一面報以滑稽曰，哈哈。

上樓收拾，沈往喚洋車三輛，下樓章已不在。我等乘洋車，經赴新聞，彥復已赴天津（時袁世凱每月送錢）。我等至，說明來意，彥復之母吳太夫人大駭，竟曰：速去速去，遲則將喚巡捕來。我等無奈，改往白克路修德里常州人湯中之演譯社，湯欣然容納，我等各歸。

至晚沈步洲何梅士又來余寓，告曰：今日六時，巡捕多人走至愛國學社，章太炎方在帳房算帳，巡捕出拘票，問有某某等否，章曰：餘皆沒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繫之，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許。我曰：他以坐牢爲榮，亦很好，沈何亦微笑。

六日報亦披露，滿城風雨，且聞陳夢坡之子與劉保恆皆被捕。（劉保恆者，每當張園演說，亦必登台，惟語無倫次，人以其自說開過大礮，要款子，大亦不要緊，日往蘇報。至五月，我與蔡子民發見其介來一人，欲去廣西起兵，要借五千元，劉且同來。劉既常說有大錢，何以其友又來借五千元，我一日告夢坡，想劉不可靠。夢坡曰：稚公勿疑，劉至堯至仁至義。我聽了大駭，且亦不值反駁，反正我們既講革命，聽他好了，即笑笑而罷。至民國後，我與蔡子民談及，子民說，當時夢坡曾告我，劉是孫某化名，我不信，然不駁，笑笑。國民政府到南京，劉又出現，方知爲鎮江一流氓，又吹其子曾出洋，什麼外交都能辦。因其坐過三年牢，亦漫應之，然未求官。抗戰前尙未死，不知今在否。）

晚上又閱傳章太炎已在捕房寫信，勸鄒容龍積之自行投到。後聞鄒容已被張溥泉廣霞虹口教士處，得章信，鄒即出。（龍積之桂林人，木康梁派，亦常至張園，人極老實，後爲焦易堂岳父，今

尚健在，年八十四，住桂林，當時亦禁三年。）

七日鄒龍皆自首，早上開庭，成一大案。然捕頭藍博森等常保證惟有言論，不允拘人，何以今食言，當時莫名其妙。後余到英，方知英國除藏兵器及得罪英王外，任作何語，空言必不拘。當時南京控告之詞，因章炳麟文中有罵載湉小醜，罵了皇帝，所以照例要拘，並非着重革命。其時上海人無知此例者。南京請了律師，以罵皇帝必要引渡，照例可以引渡；捕房允定罪而不引渡，他們算是看重革命黨，當時我等皆不知。

九日余至老捕房探看彼等五人，章太炎鄒容陳子某劉保恆龍積之同拘一室，彼等環立鐵柵內，我在柵外，我亦不好意思多開口。彼等頗沮喪，見余自由，必內忿。然彼等可逃不逃，逃又自首，亦不屑計較我之自由。章反溫然，向我點頭。巡捕在旁，不許我等多言，即趕我去。余出捕房，適遇南洋公學帳房江趨丹，此人遭公學開除，彼見我自由，大奇，兇目對我，我不顧而行。

十日，許侶肖（許為李四光之岳父，今已故，）方佐福開森在盛杏生寓內譯書，來告我曰：昨日江趨丹來告福開森，請福告盛杏生，要求捕房並捕我，福雖未允，然江必大煽動，你不如稍避。你既知演說革命，不必先送頭去，應一避。余笑領之，余女即雇洋車送至中虹橋一石灰公司樓上住，此公司乃與余同晤俞恪士之朱仲超其兄所設也。

數日，許與沈何等皆在外接洽輪船，閏五月十六日早上，即車至金利源碼頭，上太古輪船，送余至船上者，章行嚴、沈步洲、胡敦復、伍某（即南洋公學原墨水親於師座之人，後久在申報任事）、曹惠琴等，陪余往者何梅士，彼亦擬赴歐留學。（革命逸史三集一七四頁至一八二頁）

# 蘇報鼓吹革命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 甲、來電報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外務部發沿江沿海各省督撫電旨

天津制台、南京制台、福州制台、廣東制台、武昌制台、成都制台、蘇州制台、南昌撫台、杭州撫台、安慶撫台、長沙撫台、武昌撫台、濟南撫台、廣東撫台、桂林撫台：奉旨：外務部呈遞魏光燾電。據稱：查有上海創立愛國會社，招集羣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說，已飭查禁密擊等語。朝廷銳意興學，方期造就通才，儲爲國用。乃近來各省學生，潛心肄業者固不乏人，而沾染習氣肆行無忌者正復不免。似此猖狂悖謬，形同叛逆，將爲風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撫，務將此等敗類嚴密查拏，隨時懲辦。所有學堂條規，並著督飭認真整頓，力挽澆風。以期經正民興，勿誤歧趣。是爲至要。欽此。宥，印。二十八日戌刻到（檔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午帥鑒：洪密，儉電敬悉。社首已飭設法密拏，並查禁蘇報，均囑滬道婉商工部局妥慎

辦理。承注感謝。燬，印。二十九日皮期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七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端制台鈞鑒：祕密，蘇報悖逆，革命黨猖狂，已設法由滬道商美總領事會同各領簽押，工部局即允協拿，計六人，現拿五人，蘇報館主在內。俟訊定，即發封。餘黨案情後達。刻正審度機宜。開森。陽。（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探員志贊希趙竹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署督憲端鑒：密，遵查蘇報初辦，掛日本牌，滬道詢小田，不認，即無外人保護。刻已拿到主筆三人，兩陳姓，一錢姓。又革命黨內詭積之章炳麟現均押捕房。候過堂後，該報即可封閉。同叩。再附西官不肯交中官辦，意祇禁西牢三載。惟中以章為最要，公宜速設法加圖除之。暨又白。初八日未刊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江蘇巡撫恩壽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帥鑒：洪密，敬奉魚電，欽佩良深。初五致滬道函云：奉旨查禁會社，密擊悖謬主持之人，聞領事已簽押，工部局阻止。請與領袖及夙敦睦誼之領事剴切密商，現在中國銳意興學，極重西律，似此敗壞憲法，實為學堂大害，擾及地方，必致延累商務，關係至重。若謂無此權力，儼



該會社任意武誣西教，亦不過問乎？請將此義切實密商，務令工部局會同簽押照辦，等因。照錄奉聞。餘如算電照商次第辦理。藝。庚，印。初九日未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九日上海製造局道員趙瀆彥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憲鈞鑒：涓電悉。昨報有肇獲逆首陳叔疇，即陳範，又名陳步坡，錢允生即錢錫舟，及章炳麟、龍積之、陳吉甫等五名，惟周容一名逃逸，現押捕房等語。今日報又有周容已獲之說。當即函詢袁道，俟復再詳稟。職道演彥稟。青。初九日未到（按周容即周容，原電誤）。（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九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督憲鈞鑒：宙密，庚電敬悉。已獲之陳仲彝，即陳範之子，錢允生、陳吉夫均蘇報館主筆，又新黨章炳麟、龍積之，共五人，由解管押，有律師到堂代為聲辯，須會訊明確，方能擬辦。惟封閉蘇報館一節，諸領意訊明再封。刻屬福開森切商各領等，務將該館立即封閉。餘詳稟。詳聞。樹勛。佳，印。初九日未到（按袁樹勛原電均譯作動）（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九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端帥鑒：奏密，頃據袁道樹勛、俞道明震會稟：擊人事，經切商英日各領，旋又備文照會領袖簽字，已獲陳仲彝，即陳範之子，錢允生、陳吉夫，以上三犯，蘇報館主筆人，章炳

麟、龍積之等五人，由解管押，有律師到堂代為辯辯，須會訊明確方能擬辦。惟封閉蘇報館一節，諸領意訊明再封。刻屬相開森切商各領等，務將該館立即封閉。餘另陳報。等因，前來。特此奉聞。焘。佳，印。初十日酉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九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端午帥鑒：秦密，頃據滬道等會稟：所獲五犯由解管押，有律師到堂代為辯辯，須會訊明確方能擬辦，等語。解甯一策，已轉飭滬道設法。至會奏一節，似應俟其訊確擬辦，并將報館封定後，再行辦理，較妥。尊見以為何如？焘。泰，印。初十日戌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九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端制台鈞鑒：賊密，庚電敬悉。初七晨解送龍積之、章炳麟、陳仲彝、陳古夫、錢錫尊到公堂，諸黨不跪，經會審英副領翟璧蘭呵斥始跪。是晚先問姓名，仍押候審。因該黨延博易律師到堂，是以滬道遂照章派律法官丹文到堂聲明實據。刻俟將逆案查齊，即訂期會訊。章著逆書，鄒著革命軍，結蘇報主陳範為一黨，皆緊要逆犯。現陳範臥病後可到喊（？），陳仲彝係其子，錢錫尊係其夥，陳古夫係賬房，自應以陳範為首。鄒容密擊未獲，風聞先逃。此案滬道先事經營，魏制台並委俞道明震來滬同辦。惟各領簽字時，告明滬道，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應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等情。是以此案當以按部就班為宗旨。隨後有緊要情節，即常電達。覆電請寄商約會議公

所。開森。青。十一日已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九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端制台鈞鑒：祇密，鄒容頃已擊獲。開森。青二。十一日午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道員趙瀆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憲鈞鑒：袁道函復，陳仲彝即陳範子，陳範係已革沿山縣。錢允生、陳吉甫皆主筆。章炳麟舉人，著充書者。龍積之富有稟犯。鄒容尚未獲。伊等現用律師，須二三日內過堂。餘容探明再稟。職道瀆彥稟。青二。十一日已到（按趙書原電誤作充鉛山亦誤作帶）（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內閣大學士張之洞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萬急，武昌端署制台：誠密，兩電已送樞閣。已由樞電江速提嚴懲。此事樞紐全賴福開森，請公飛電該洋員，務須設法即日將五人點交上海道解甯，勿稍遲緩，致令狡脫，並緝兩魁。如事成，必有優獎。此遵樞囑轉達。洞。卦，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奉真電，指示周詳，敬佩感佩。逆犯章炳麟等大逆不道，世所不容，自以解甯

懲辦爲正義。惟其中委曲甚多，俟將各逆據繕譯，訂期決訊，方定辦法。惟報館一節已問，定十二日由批文之代辦律師古柏持報上堂，宣明逆報，即據發封。古柏代律法官辦事本有公費，即別項經費，自應由源自籌。事關重大，惟力是視，決不惜費長難，有負憲意。餘詳稟。勳。真。印。十二日已判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江蘇巡撫恩壽電

急，武昌端帥、蘇州恩帥鑒：洪密，來電已飭滬道照辦。頃奉樞電，聞上海有革命逆黨，竟敢妄肆悖逆語言登諸蘇報，務即設法嚴拏務獲，盡法懲辦，勿稍疏縱；並將拿辦情形電復，云云。當復：卦電敬悉。此事前已將籌辦情形電陳。嗣又一再電令相機拏辦。昨據袁道同派往之俞道會電：切商英日各領，旋又備文照領袖簽字，遂獲陳仲彝、即陳範之子，錢允生、陳吉夫皆蘇報主筆，並章炳麟，龍積之共五名，由廉管押，有律師到堂代爲聲辯，須會訊明確，方能擬辦。該報館，諸領意亦須訊明再封。現設法切商等情。當令儘力商辦，得能解省，輕重由我懲辦，爲妥。蓋界內肇犯，最爲棘手，此次允爲簽拏，已屬難得。惟彼既須會訊明確，方能擬辦，中外律法不同，辦法即難遽定。倘我操之過急，彼轉持之益堅。昔年拏辦黃遵憲可謂前鑒。此時總宜先使訊後，勿復干預，方可由我懲辦。頃又據袁道電，鄭容已獲，訊後再稟。已將鈞電飭令該道等遵照商辦。應俟覓復據辦情形到日，再行電商尊處，請旨辦理。謹復云云。並聞。燕。文。印。十二日已判到

（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午帥鑒：秦密，兩真電悉。此等逆犯，豈有稍予放鬆之理。敵處節次嚴電該道等，皆責令儘力商辦。現據電，再四商各領，已允將該報館封閉，定十二由律師持蘇報到堂，宣明各節，即據以發封。現又電令與國事犯絕不相同，務須力籌辯明，並照尊電意，切屬福開森設法，總期解歸我辦，並嚴拏吳眺併辦爲要。惟交涉之事，領事無不秉命公使，務望尊處電香帥，切商英日美各使，俾內外協力商辦，使各領不致推諉刁難。不勝盼切。肅。文，印。十三日已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探員志贊希筠竹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署督憲端鑒：密，奉三諭，遵探漏道與各領屢議，詎堅執租界章程，犯案在界外可解歸官辦，犯案在界內仍歸公堂訊辦。現案尚在租界，空言煽惑，不允解官，若依西律恐不重辦。報館已允封閉，然今尙出報。並探日內會審，得供再電。文論即囑辦。申報持論甚正，新聞亦然，中外報不易化導。黨謀亦無著名之人。聚議仍在愛國社，聞無力延訂律師，出錢恐乏鉅款。容探續電。俞恐不肯深求，而於此案未見格外才力。各領堅執，須與切論利害。南洋著力或可得手。同叩。竊爲公計，晤中加緊，不宜着跡。堅。印。十三日未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上海道袁樹勛道員俞明震致兼湖廣總督端方等電

至急，武昌南京督憲、蘇州撫憲鈞鑒：元電定邀垂鑒。察報館事，經職道商允停辦，公堂工部局知難抗違，始派捕協同封閉。容再婉商，將各犯解甯。另報。明震、樹勳。單，印。十三日亥刻到  
(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道員俞明震上海道袁樹勳致兼湖廣總督端方等電

武昌南京督憲、蘇州撫憲鈞鑒：真電敬悉。各犯解甯，自是正辦，非分別次第，步步逼緊，恐難合拍，未敢激切，轉誤事機。現同福開森籌思婉商，徐圖解甯辦法，雖無把握，竭力維持，事關大局，不敢稍鬆。滬上刑出多門，異常棘手。卽以封閉蘇報館一節，職道等與諸領商定辦法，昨由公堂判定，堂諭先行封閉，英美兩領簽字，工部局忽爾把持。工部局既不遵堂諭，惟有停訊以持之，如此辦法，不遵封閉則不開堂，想工部局終難違抗。一面添請哈華托律師幫同古柏辦理，較為得勁。甯文電、蘇元電亦謹悉。明震、樹勳。元，印。十三日亥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登督端制台鈞鑒：絨密，其兩電奉悉。昨發封蘇報，會審員翟縉譯簽字後，值年領及英領加簽，乃工部局竟攔起。今晨滬道以該局不從堂諭，卽飭會審孫令停堂勿訊別案。嗣該局自知失理，遂於今午將該館照封，中多曲折情形。此案滬道極費苦心。先是拿人爲難，滬道屢請呂盛伍各大臣授示機宜。又迭往商領事。據領事云，不按租界章程，萬難到手。滬道答以拿人照章，然各犯

逆案訊明後，應請上憲定奪辦法，等語。當時雖各領有租界犯案租界受罪一層辦法，而滬道語氣之間已預備解省地步，不過其時人未拿到，非參用機宜不可，頗屬爲難。憲電各節，滬道今已加請哈華托律師會同担文同事古柏審慎辦理，以備候訊。欣聞憲派金太守來滬，羣策羣力，尤爲妥當。請將各節轉電張宮保。再金令世和未奉文電之先，已著革命黨論諷激，合代附稟。開森。元。十四日午奉到（端方橋）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上海「徽」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憲鈞鑒：蘇報館未刻封。徽。元。十四日未刻到（端方橋）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四日道員趙瀆彥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憲鈞鑒：鄒容已獲。蘇報館已封，惟各犯仍押未訊。職道瀆稟。願。十四日申刻到（端方橋）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四日軍機處致兼湖廣總督端方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武昌總督、南京總督：真電悉。頃接端署鄂督電稱：已獲逆犯六名，滬上各領事稱，在租界犯案常在租界定罪、受罪。深慮祖護輕縱，逆焰愈熾，後患更大。務屬南洋設法催交，此係中國積匪，評謗皇室，妨害國家不安，與國事犯絕不相同。已電囑律師担文照此切實辯論，務交中國自辦。等語。希飭袁道俞道一體堅持此義，總期辦到方妥。仍隨時電商端署督，力籌妥辦。並將拏辦

此案情形電奏。望速復。 稿。 顧。 印。 十四日亥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端午帥鑒：奏密，全奉樞福電，飭將拿辦情形電奏，等因。查此案前據滬道稟辦，當飭密商各領事轉達工部局，往返磋商，月餘始得簽字獲犯。舊章華人犯案，徒罪以上，會審後，即應交上海縣管押。嗣工部局又聽告竣，變不肯交犯。即封報一節，英美兩領簽字，工部忽爾把持，經滬道商允停訊公堂，始允協同封閉。此中窒礙情形，已可概見，而滬道辦事不遺餘力，極有步驟，亦當在洞鑒之中。頃據電稱，須候過堂後，方能力爭解甯云云。樞電再三催促，頗慮外間放鬆，似未明辦事苦衷。弟初意未即會銜具奏者，誠以令出自上，倘外間辦理稍有不符，未免有傷國體。擬俟儘力辦到地步，再行奏明，非抗（？）他也。應如何電奏，仍懇代擬一稿寄閱。凡滬道寄甯之電，均已分電尊處，其情形亦同。 覆。 咸。 印。 十五日申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知府俞鼎彝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奏密，頃抵滬。驅踴躍且細密，事尚有條理，其詳電稟。覆示請寄登賢里上元金甌。 鼎稟。 咸。 十五日申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八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火急，武昌兼督憲鈞鑒：絀密，咸電敬悉。此案難辦情形，幸邀明鑒。昨晚忽聞滬領接京使來電云，外務部頃照會各國公使，務飭滬領將已獲六犯迅速解甯，聽從中國辦理，等語。京使此等辦法，於大局實有窒礙。該犯既在租界舉獲，須先在租界會訊，得其實供，中外折服，然後始能設法解甯。此時未審之先，外務部萬不可稍涉孟浪，轉滋貽誤。此次獲犯封館，根據已穩，步步漸進，乃爲至計。千祈憲台將此中艱難情形，切實速達外務部及張宮保，無須再向京使催託。俟滬訊後，再請京使爲力。開森。諫，印。十六日已刊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案密，昨晤福君袁俞道並訪察情形，悉此案得法，全在美英領接洽。而拿犯封館又爲中國在租界創行之事，頗費周章，乃就範圍，必俟訊供，情真罪當，衆論翕然，則解甯可免掣肘。鼎密察事勢，以速會訊爲第一要義。乞憲台急電江督，飭滬即日集訊，俾早分別案情，稟請核辦。至查拿案外各黨，福袁皆以同時並舉，恐外人藉口株連，反將本案看鬆，合併附陳。正繕電聞，奉咸電，敬悉。容續稟。鼎。諫。十六日酉刊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探員志贊希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署督憲端鑒：密，六犯均是捉獲。竹已將報書寄抱冰。刻尙未會審。容探明續稟。鑒。

十六日亥刊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筌密，美領昨夜得京使電，飭將犯解甯。各領以未訊起解，恐工部局迫而釋放，蹈孫康獲趙之轍。福開森大懼，遂電請轉達外部。頃又聞美領已請呂伍兩大臣將辦理情形電致京使，仍歸滬訊後，設法解甯辦法。至龍逆罪犯確據，請查鄂案速覆。鼎。諫二。十七日辰刻到（端方感）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端午帥鑒：洪密，頃據滬道等咸電稟復，照轉於下。電曰：鄒容等屢奉各憲嚴電飭擊。管見以租界擊人向來棘手，余升道設法在租界外擊獲龔超，尙被工部局聳各領索回縱釋。況今日局董權勢較重，各領多視其意旨爲轉移，萬一出票而各領因工部局保護甚力之故不允簽字，後更難以措手。職道之難益大。因與各領切商，辯論逾二鐘，彼此堅持，均形詞色。正在爲難，各領旋泛論如租界之案在租界審辦尙可酌行，意欲藉轉圜爲抵拒，職道逆機而導，即因其審辦之說而實之，各領不便遷易其說，勉允簽字，在租界擊人封館。迨次日各領會商，仍僅允簽字擊人。其報館必俟審後再封。復又屢次走商，先令公堂判定堂讞，繼速英美簽封館之字，工部局忽仍把持，續又飭公堂停訊，以制工部局之抗違，不知幾費唇舌，而報館始封。以職道陋劣，勉強辦到此地步，私愧抵（？）儒。刻下担文之夥柏繙譯方舉蘇館及革命軍諸語譯成英文，上之字林西報，俾衆人共知，再行上堂辯駁。彼久視租界爲其主權，非內地辦案可比，猶慮未極密速。刻又添派哈華托與柏會商，現

籌略有頭緒，過堂後即進商解省一層。所以未便先行說破者，實職道等步步逼緊之計，並不放鬆，入手一急，工部局以主權激動各領，更恐並已辦到者翻去。爾時職道爲難不足惜，如後此交涉何？如朝廷大體何？分居臣子，有可盡之力而不盡，職道將何以自解。我急彼緩，職道之咎奚辭。職道之才已竭，福開森亦已竭力矣。伏祈憲台鑒其下忱，酌據所稟轉奏，言已嚴飭職道設法解省，暫慰宸廑。臨電不勝屏營待命之至。再戊刻美古領特囑白繙譯來署，言頃奉康大臣密電，言外部商請將各犯解甯，屬將各情稟復，並請美外部示云，犯未過堂即出解甯審辦，慮出變故，云云。職道奉諭承辦此案，籌商至再，次第舉行，外部未悉此間棘手情形，恐職道等放鬆，憐恐相助，深爲感激。張宮保前職道等已經電稟，請電飭職道等將犯解甯，如此立意，爲好收束起見。職道等天良未昧，如此重大案件，豈肯含糊將就。今既與公使說明，且看各領宗旨與工部局意見，隨時因應，稟請示遵，理他領所言，謹咨小商。此層應否轉達外部，乞鈞裁云云。應。銑。印。十七日申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梁敦彥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肇憲鈞鑒：甯密，奉電謹悉。英使以未知此案詳細情節，此時不敢遽斷，俟接滬總領事詳稟再定云。敦彥稟。印。十七日戌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諫電敬悉。愚蒙訓示，俾極周詳，得有遵循，敬佩不已。職道以此間事出多

門，異常棘手，幸各領事大局商定，次第辦法。今公使電商解省審辦，各領均甚爲難。日來督律師將蘇報悖逆語譯成西文，訂廿會審，以便證實罪蹟，然後切商解省自辦。刻工部局突欲續請啓封蘇報，正與領事律師福開森設法堅持。餘黨須俟此案辦定，再會商琴辦。餘續稟聞。樹勳。鏊。印。

十七日成判到（瑞方檢）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江蘇巡撫恩壽電

急，武昌端午帥鑒、蘇州恩壽帥鑒：洪密，琴辦案奉樞催，已會尊銜電奏矣。茲將稿錄呈。其文曰：竊光燾於五月二十五日電陳查禁上海愛國會演說一節，經外務部恭呈御覽，奉旨飭將此等敗類嚴密查禁，隨時懲辦，當即欽遵查禁。旋因上海愛國會演說雖禁，復有設在上海租界之蘇報館刊布謬說，而四川鄒容所作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爲之序，尤肆無忌憚。因飭一併查禁密琴，派員前往會辦。並於琴獲各犯後，與方壽往返電商，疊飭滬道等設法迅速解甯審辦。茲據滬道袁樹勳及委員俞明震先後電稟：此等敗類均託身租界，封報禁犯，須由工部局簽字協同辦理。該道等先因琴犯，約會各國領事向工部局一再切商辯論，始允簽票。陸續琴獲鄒容、章炳麟、龍澤厚、陳仲彝、錢錫尊、陳吉甫等六犯。竟有律師到堂爲之伸辯。而封報時工部局仍復把持，復經該道等停訊公堂抵制，始於本月十三日將該館發封停報。刻下犯未過堂，已令律師和文之夥占柏繙譯將蘇報及革命軍諸謬說譯成英文，登於字林西報，俾衆咸知其謬，復派延律師哈華托會商，妥爲上堂辯駁辦法。若輩久視租界爲護符，辦理甚形棘手，操之過急，竊恐招動全局。擬俟會訊後，設法解甯審辦。

總當步步逼緊，不敢稍涉輕縱。等情，前來。除仍嚴飭趕速會訊，設法解甯懲辦，並將愛國社餘黨分別查辦外，所有拏辦情形，相應合詞陳明。以紓宸廑。乞代奏。魏光燾、端方、恩壽全叩。洽。云云。燾。葆。印。十八日已郵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八日探員志贊希趙竹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署督憲端方：密，電探滬道前商英日兩領非在公廨訊不肯簽字，嗣諸領會議始允拿人。報館須訊定再封。又經切商多日，始經封閉。本擬俟供詞訊定再商解省，恐諸領謂中國有成見，非重辦不可，未便即與明言。工部局日來與英美兩領齟齬。昨諸領得北京公使電，言外部商飭解甯，諸領難之，已密探其宗旨。刻囑各律師將逆語譯出，以便廿日上堂。此滬道連日議辦情形。堅請同叩。印。十九日未郵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八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端制台：秦密，極電悉。論福，深佩卓識。惟此事阻力全在工局，其局董權勢遠過領事，皆由重商之故。所以敵處但求事之有濟，不欲操之過急，即此意也。昨曾據滬道等電，謂美領遺白繙譯來，言奉康大臣密電，言外部商請將各犯解甯，囑將各情稟覆，並請美外部示云，犯未過堂即說出解甯審辦，慮出變故云云。該道現察看各領宗旨，工局意見，隨時因應等語。福言似非虛假，或由尊處告知香帥，姑從緩催，以免枝節。仍乞裁奪。燾。巧。印。十九日申郵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八日知府金壽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案密，諫電均敬悉。訊期未滿（？），乞寄電江督催詢。陳範疇病，責成馮道毋令狡脫。龍逆一案，仍請將某年月日某犯供招及查擊漏網詳情電飭馮道，務令律師據此實證，以爲訊明後解鄂地步。並將犯罪狀錄供電詳江督，由江鄂會電請旨施行。以上各節，乞憲台分電時不必據鼎電稱，庶免疑忌。鼎。巧。二十日申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八日上海道袁樹勳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連日督催古哈爾律師分辦各犯供證，據稱報館各主筆證供已具，二十一日當可會訊。現趕辦章都兩供。惟以龍積之一犯，職道發去原卷，只有張前憲飭拿電諭，別無供證，恐其狡辯，請爲轉稟，飭檢是案首要叛匪姓名總簿，交下核辦，等語。伏乞憲台鑒核，迅賜飭檢彙供證，並派委帶滬轉交趕辦，電示祇遵。助。巧，印。十九日申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九日軍機處發兩江總督魏光燾兼湖廣總督端方江蘇巡撫厚壽

電旨

南京制台、武昌署制台、蘇州撫台：奉旨：魏光燾等電奏悉。鄒容等六犯業經拏獲，仍著嚴飭速籌解甯懲辦，勿任狡脫，以儆狂悖。欽此。皓，印。二十日辰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簽督憲鈞鑒：案，准訂明午新解會訊。容續稟。冊。號。二十日酉到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探員志贊希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署督憲端鑒：密，昨未會訊，改明日下午。鑒。印。二十二日戌到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上海道袁樹勛道與俞明震致兩江總督魏光燾兼湖廣總督端方江蘇巡撫恩壽電

南京武昌蘇州督撫憲鈞鑒：今早堂由哈柏兩律師宣明蘇報館逆詞。陳仲彝供館係公開，父親陳簡是館總，主筆人是吳稚暉，父親外出，李志園代為料理，小的專心讀書，不管報事。錢允生供名寶仁，實非錢允生，蘇報各情不知。陳吉甫供係報館告白帳房，餘概不管。章炳麟鄒容供認所著之書不諱。龍積之供桂林人，優貢，庚子之事概不知情。均仍羈押。今日律師所指不過大致。因陳仲彝等律師博易續請高易律師相助，到堂未發一語，聞明哈柏所指，次堂仲辯。鄒容章炳麟既經供認，容易著手。龍積之鄂省有案亦不難辦。刻又加探捕差役，會拿陳簡、吳稚暉、李志園質訊矣。復訊約定下次禮拜二，因博高兩律師趕辦不及。明今晚旋甯。餘續電稟。動、明。馬，印。二十二日

已判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案，古哈二律師代控蘇報悖逆，鄒作革命軍，章序，陳仲彝、錢錫尊、陳吉夫皆主筆，請並提陳範到案。次控龍係富有票案，請歸漢口案內辦理，並聲明以上各案如復查有逆據，再行加控等情。經會審官按訊。據鄒供認作革命軍，章認序，並供不認野蠻政府。陳仲彝供不問報事，皆吳稚暉主筆，其父範為蘇報經理，亦前已往東洋。錢供係教民錢寶仁，非錫尊，由鎮江來滬辦礦，不知蘇報事。陳吉甫供管告白，另有帳房李志園料理館事。龍供不在富有票案內，庚子五月二十三已在滬了獄，不知唐案。各等語。中西官將原告全案發被告兩律師博易高易，下次公堂再辦。一面稟擊陳範、李志園、吳稚暉即逃諸犯。遂退堂。查龍逆矯辯，奉號電敬悉鄂案寄滬，自有把握。章鄒直認革命。陳狡，應俟範逃等逆彙獲再訊。餘續稟。鼎。馬。二十二年午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二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案，馬電指示機宜，敬悉。龍逆候鄂件，蘇報俟獲範逃等逆到案，均再訊。惟章鄒革命一案，罪案重大，惜公堂不能盡言，滬道精力不能到，識員孫令才力不足，福一人支撐甚不易，古儒，哈尚用心。現在解甯主義，擬請飭滬道屬律師將革命二字解說，是明明欲在租界外犯叛逆之罪，租界內無命可革，則此案與租界內何涉。案關欽犯，深防公堂擅定罪名，擬請憲台會南洋奏派大員會同訊辦。竊聞伍大臣廷芳西律最熟，曾充香港律師，為西人所重，如蒙奏派，當可



接洽。是否有當？伏請鈞裁。俞道昨回甯，亦同此見。再範逆避匿，祖云已屬律師向捕房理論。餘續稟。鼎。養。二十二日亥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二日遺員趙演彥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憲鈞鑒：報載，昨訊章炳麟自認作革命軍序。鄒容自認作革命軍書。陳仲彝供陳範赴東洋，總主筆爲吳稚暉。程吉甫供管告白，李志園管銀錢。錢允生供本名寶仁，在女學館。龍積之供優貢，四川知縣，不在富有票。現仍押俟陳範等到，再訊。職道演彥稟。養。二十三日子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案，範覓遁，眺未獲。擬請電南洋嚴飭馮道勳仲彝交範，密查眺兄弟勸交眺。章都一案，必須候旨。第不知南洋能協力否？再此間新黨近避往日本不少，可否會江電樞，請明降諭旨，此次是擊革命渠魁，其維新之士仍照常優待，以服外人而免浮動。鼎。深。二十三日戌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四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案，深電敬悉。王弁至，奉諭及袁俞函。照出案件，已面交馮道，並曲達一切。解甯一義，袁福今日頗上緊籌議。運籌決勝，惟公神明。鼎。敬。二十五日辰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五日探員志贊希趙竹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署督憲端鑒：密，初訊情形，探詢滬道已經電稟鈞座。俟續訊如何，滬道仍必詳稟，即不復稟。聞西人近亦有可歸中國自辦之說。吳稚暉聞已往東洋。俞道回甯，聞南洋另委員來滬會辦。同叩。印。二十五日未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端午帥鑒：秦密，迭電均悉。承示商派員會審一節，衡量事機，似宜稍緩一二日，俟二次過堂後，如不得已，再行商辦。陳範潛赴日本，吳眺潛赴膠州，現即照會日德兩使，分別轉電密拿矣。燕。有，印，二十五日亥刻到（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七日內閣大學士張之洞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署制台：誠密，養濼等電均悉。按中英條約，中國罪犯逃至香港，經中國官知照洋官拘拏，須先在港審明，果係罪犯，然後交中國審辦，等語。此係在外國境內，故須過審然後交犯，若在中國境內，雖係租界，其中國人民仍應歸中國管轄，故徧查條約並無租界交犯章程。誠以租界仍屬中國地方，其有中國罪犯，本可由華官自拏自審，後洋人慮中國差役入界騷擾，亦祇有先行知照領事簽票之章，並無會審交犯之條。庚子年秋，在漢口租界內捕拏票匪，亦但由領事簽字，並未會

審，其明微也。查上海公堂章程，有華人涉訟其案情與洋人無涉者，領事不得干預等語。此次上海各領事尚知大體，顧全大局，而工部局硬欲干預此案，竟欲以上海租界作為外國之地，顯係有意佔權，尚難遷就。查歷年以來，上海租界工部局遇事侵我主權，不遵條約，不有公理，視為固然。聞此次上海洋人私議，深慮此案中國必向其公使及其外部理爭，一經揭破，恐將工部局歷年攘奪之權從此滅削，可見外人亦自知理屈。我能趁此次極力爭回此項治權，將來再有糾察罪犯之事，便易措手。利害所關甚鉅，所包甚廣，其有益尚不僅此六犯一案也。務望飛電金守等，格外重託所延律師，據理申辯，事成後逾格酬謝，亦所不惜，務將六犯索歸中國自行審辦，以符約章本意。并一而電甯轉飭滬道遵照，竭力籌辦，至要。洞。咸，印。二十七日亥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龍積之原案供詞已奉到。本擬今日復訊，因職道正與各領商交解甯自辦，又奉南洋切實照會，今日四點鐘並赴美署與各領再三辯論。英領謂此事本可商辦，惟既奉公使電詢，必得再行請示，現由領袖主稿，公電公使，可望轉機矣。然職道仍恐公使執定租界審辦之詞，復電稟南洋轉請外務部援洋涇浜設官章程，與公使力商。內外主持，似可立就範圍。現暫將全案停訊。以後情形容再稟慰。樹勛。咸，印。二十八日午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八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案，昨復訊。律師聲明案關國務，應遵候政府指示。被告律師強辯，謂應仍在公堂判定。會審西官飭再候訊。各領昨將滬道商請解幣一節已請示京使。想大部必與京使接洽。盼示。鼎。儉。二十九日子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九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午帥鑒：洪，頃據袁道電稱：照會領袖文，今日奉到，轉送。四點鐘職道在美畧與各領會議，辯論至再。美領兼坦文宣讀一過。英領謂本可商辦，惟既奉公使電詢，必得請示。法領言可由各領公電，諸領謂然，美領主稿。事有轉機。現在商辦交犯之際，已將全案暫行停訊。等語。俟公使如何回復，再與尊處相機商辦。俞道明窺現回省，另委杜道俞就近會同袁道辦理，知注並告。此次粵購鄂槍，已否繳價？何日起程來甯？並祈示復。燾。黠，印。二十九日申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九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金守密示憲電並勸電，均敬悉。香帥指示詳明，瞻言百里，欽佩曷任。惟案經各領公電各使請示。職道亦將商辦詳細情形電稟南洋遠外務部。此案關係全局，惟有仰求憲台主持。並乞電懇香帥與外務部主持補救。如香帥所言，理直言順。事機已迫，全賴香帥龍象大力。職道感禱無既。樹勛。黠，印。六月初一日巳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鑒，勘電敬悉。袁道明內侍官保在京主持。福云須視外部與京使接洽消息等語。竊維官保憲持論至周，蘊謀宏遠。無如工部局憲約佔權，跋扈已久，勢非律師申辯所能就範。

反覆以觀，必得外部與京使切實妥商，始易措辦。自復訊後，刻專候京電。鼎。東。初二日已到（編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四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午帥：秦密，頃奉外部支電內開：冬電並滬道東電均悉。此事本處已迭向英日美三使商令將各犯交歸中國自辦，彼謂尙須詳核案情與各使會議，意在推諉延宕。除再切催外。一面仍由貴處轉飭滬道抱定租界設官章程，與領事切實商辦，務令迅速交辦。是爲至要，云云。謹以奉聞。燾。支，印。初五日子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制台：洪密，頃致部電曰：支電當飭滬道遵辦。旋即據該道電各領及工部局，至今未將各犯交出。該犯等若得迅速懲辦，此風當可漸息。倘外人強爲干預，必至該黨等益無顧忌，行其鬼蜮，敗壞公家大局。查英美條約均載有通商各口有中國犯罪人民潛匿各該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袒庇。是匿在船房之內尙應交出，豈有在口岸地方，轉行干預。

况洋涇浜設官章程，又復詳載明確。此等重犯與洋人無干，應交中國地方官審辦。兩國交涉惟憑條約，雖公法亦爲所限。今該犯等按照條約、章程，均應交歸中國自辦，領事工部局實不應違背約章干預。約載既祇交犯，各使亦無庸詳核案情。除再嚴電滬道恪遵約章向領袖領事索犯外。務乞鈞處切商各使，電令各領轉飭工局遵照約章，將犯交出，不再干預。各國共敦睦誼，休戚相關，必能顧全大局也。云。新電香帥一體商外部，爲禱。齋。微，印。初六日巳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筌，歌電敬悉。遵示仍執約章與各領切商，各領須候京使復電。昨袁道電請外部分電出使大臣，執美約十八條、英約廿一條、並租界設官章程、向彼政府再商等語。聞工部局則電告京使須仍在公堂核辦。現此間必恃外部爲力，幸章法未亂。卑府接梁守陽電，遵示今日回鄂。已切託廬君並與袁道妥議。容而呈一切，再請機宜。鼎。庚。初八日未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斌，金太守今日回鄂。嗣後滬上情形，仍當隨時電稟。森。庚。初八日亥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密，咸電敬悉。交犯一節，他國先後可允，惟英政府云不應交。英薩使由英回華，後日到滬，英領候薩使到再酌辦法。開森。巧。十九日子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內閣大學士張之洞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兼院：誠密，上海六犯英人獨不願交。近因沈克讓杖斃，各國皆不以為然，決不肯交。望飭福爾森與各國婉商，此六犯若交出，特只以監禁了事，決不辦死罪，或可望允。此節已與政府商明，斷不失信。望將近日上海情形速示復。洞。卅，印。七月初一日丑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東電敬悉。六犯延命，有稽憲典。職道奉職不才，負慚無地。此案美俄法德西洋各使均允交犯，獨阻於英與日本，殊所不料。英薩使過滬，再三爭辯，彼謂沈蕪辦之太過，宜在新廠審辦，冀保全各犯首領。職道不得已特囑古柏密電担文，就近在英向外部抗論，並添延議員數人主議。職道並電請張大臣協助籌商，尙未得復。良以主權所繫，不得不以全力爭之。今蒙香帥俯鑑商辦為難，允以監禁貸其一死，適如外人所欲，不難即就範圍。日昨職道曾與福古各洋員密籌，究以事關重大，總須無礙主權，非稟奉核准，萬不敢遽行宣露。訂於今晚赴甯面商。適奉前因，似易措手。感佩何如。豫前慈後，竊擬捕救主權辦法兩條：一、擬由地方官審訊，仍照律定罪，請旨辦理，俾知朝廷法外之仁；二、由外部照會各公使，申明和約及會審交犯章程，嗣後不得援以為

例。俟面稟商憲核定辦法，再行電稟。是否有當？伏求訓示。動。冬，印。初二日戌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兩江總督魏光燾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端制台：秦，東電悉。月餘以來，敵處內則電部，外則電駐使，并飭滬道執約分投商辦，美法俄比皆允交，惟英不允，實出於工局之意。日前復由道屬古律電坦文在英設法，復由敵處電張使切商外部。明知嚴辦爲難，所以未敢遽許從輕，蓋彼係爭界內之權，非實惜各犯之命，我退一步，慮彼即進一步，不得不稍予相持，徐圖轉圜之法。今既由香帥商明政府，但監禁不辦死罪，自當電道設法商辦。惟初商之際，仍當與之執約籌議，未可驟露監禁不辦之意。恐一經揭明，彼欲監禁界內。我公智珠在握，當早鑒及。尙乞將不辦死罪一節姑秘勿宣，爲禱。仍俟滬道將商辦情形電復，再達。續。冬，印。初二日亥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復電稟陳，亮選慈囑。所擬辦法，似宜高一層著手，以免我退彼堅，仍擬執約力爭，使彼就範。駁道才識庸愚，當竭誠籌辦，以期無負高厚。今晚赴甯。餘另詳稟。樹勳。冬，印。初三日午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滬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祕密，東南電敬悉。滬領紛歧，我急彼緩。英使來，滬道執條約爭，英使不駁，但引西國報館毀謗政府之例，請交出正法，有傷公理。滬道謂若置意遣反，豈可惜兩三人性命，害千萬人性命。英使語沮，謂回京詳閱公文再酌。查英政府公文係英代理欽使奉行，英使途中僅閱西報，既回京再酌，亦難相強。英使未到京之先，京使意見參差，有公電致滬領，飭仍就滬擬辦。滬道往商領袖，各領以訓條未一律奉到，致多推辭。正切商閱，復以英相及西報議論繁多，加之沈蕙一事，更致伊等莫衷一是。而滬道雖疊商領袖會同各領設法交人，無如各領不能同心，故近日多議少成，未據電稟也。讀電示香帥與政府所商一節，深知此間為難情形。英使本以交犯正法為詞，今定監禁，則交犯當無異說。此香帥與英使接洽之力，萬分敬佩。滬道昨已赴甯稟商一切。森意仍請憲台電致外部及香帥，將交出監禁辦法與英使說明，飭滬領照辦。俾此間語有根據，以杜推諉。因京使出場在先，則非京使知照滬領，悉伊等仍不專主。謹稟。令附叩。森。江。初四日午刻到

(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四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祕密，江電敬悉。香帥轉電一字未露。此等辦法，關係甚重。因英領早有不肯專主，必候英使之命等語。是以先行祕密。須候香帥與英使商明後，滬道始往與各領結辦。森。

森。初四日酉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內閣大學士張之洞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急，武昌端兼憲：江二、三、四等電，均悉。屢接尊電，以上海案交六犯，商辦爲難，屬敏處商諸政府，在京設法。嗣探各使口氣，皆慮交出後仍置重典，故不肯放鬆。萬不得已，擬以監禁免死之法，商令務令六犯交出，由我自辦。此正專爲爭回主權計，非鄙意不欲重辦此六犯也。今南洋瀕道皆以堅持勿鬆口氣爲主。但使能將六犯索交，聽我如何辦法，豈不更好。請速電致甯滬，此事悉聽南洋主持商辦，萬勿以鄙言爲輕重。勿使將來謂六犯本可允交，而貸死出自鄙意，致失主權。弟敢當此重咎耶？務祈切實代爲辨明，至禱。洞。歌，印。初六日已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十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泰電敬悉。職道辦理未能得手，負疚實深，轉蒙鑒原，未加嚴斥，慚悚無地。初九回滬，即函約美法德各領十二日會議。如何情形，容另稟慰。樹勛。蒸，印。十二日晨到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江蘇巡撫恩壽電

武昌督憲、蘇州撫憲鈞鑒：昨今晤商各領。據云：英日義欲在京與外部商辦，其餘各公使擬在上海商議，意見不同。刻力懇諸領，免英擅權。咸謂沈義嚴懲，各國均有違言。從前之允交者，今則意見不同，以後能否商交，實無把握。職道惟有儘力籌辦，以副憲廬。但交涉全費審機，能無失

國體，即可定議。伏求訓示。樹勳。元，印。十四日戊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內閣大學士張之洞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制台：上海交犯事，前因慮各國不肯交還，致永失主權，故擬退讓一步商辦，冀易就範。甯滬既不以爲然，即請作爲絕論。務望將敵處歌電照轉南洋、滬道，至禱。轉後并新電復。洞。元，印。十四日亥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上海道袁樹勳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奉翰電，祇誦香憲嚴諭，並蒙憲慈優加勉策，悚感莫名。在六犯免死，係外人最切意之著。職道爭交無術，負疚萬分。前蒙香憲承授機宜，此真日夕禱企以求而未敢出諸口者。在甯業商督帥，亦深佩遠謨。是以職道日來正感激圖奮，以期迅赴事機。惟礙於入手籌商未能周密，致被藉口阻撓，此時不敢不躊躇審慎。昨曾密囑福開森將從寬監禁一節條陳美領，切商公會，作爲出自古意。倘公會允即照轉公使核示，職道即可乘機續議後不援例，以保主權，較易措手。斷不敢捏飾諱過，自外生成。惟是香憲既請憲台飭知，不願與聞，職道獲戾更重。萬求憲台轉懇香帥，略跡原情，總求以天下爲重，始終一力主持，俾得仰仗德威，磋磨就範。易勝叩禱之至。樹勳。鈔，印。十七日亥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祕密，蘇報案，聞前晚鎮（？）使電鎮（？）領，今各使已會議辦法。詳函念四寄滬。如何辦法，俟該函到滬，得訊即電稟。開森。東。九月初一日未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八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革命黨犯，政府與英薩使訂明，可免死罪，仍會訊定斷。旋由租界領事會同審判。並經職道擬就辦法四條，稟蒙督憲核准，密投汪令公籌辦理。辦法錄呈：一、鄒章兩犯已經供認，照中律應科斬決，恭逢萬壽，擬改監禁；龍積之係湖北富有票內之犯，或解鄂審，或由鄂派員會訊。二、錢陳兩犯乃報館所僱之夥，既非主筆，又非館主，已押四月，似可從寬保釋；陳仲彝到案時自認爲陳範之子，仍暫管押，俟陳範到案，再行保釋。三、訊結後，詳稟到院，請一面申斥滬道，一面照會領袖，此案在滬訊結，本屬不合，以後不能援例；租界不准容留不法之徒，共保和平大局，咨請外部轉照各國公使，存此公文，爲將來辦事地步。四、公廨雖在租界，本國家所設，即此監禁，雖與內地有別，亦足示租界滋事之儆云。此案轉折過多，悉難盡述，皆由職道才庸誠陋，有負憲懷。然時局艱難，不得已出此下策，屢蒙垂注，感深知過，鑠骨不忘。謹先稟聞。會訊定案後再稟。勳。庚。（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兩江總督魏光燾兼湖廣總督端方江蘇巡撫恩

壽電

南京武昌蘇州督撫憲鈞鑒：今早汪令至公廨提六犯，會同鄧丞、英覆副領，訊明陳錢非主筆館主，不過司帳，既押四月，已經當堂開釋，以昭大公。陳仲彝仍押。龍積之另案辦。鄭春兩犯已審實，明日早堂定擬罪名，宣示堂諭。餘再稟。勳。刪，印。十月十五日戌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蘇報案，今日縣委會英副領自九點鐘訊至四點鐘止，其中周折甚多，律法官述彼族意，以監禁不出三年，職道飭縣力持，倘過寬縱，當硬斷。餘俟明日會訊再稟。合先電報。樹勳。統。十七日子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祕密，諫電敬悉。案訊三日，程錢因已禁數月，堂斷開釋。陳仲彝候案結再飭取保。龍案尙未訊及。章鄰案，原告律師極稱違書謀反。被告律師狡稱非其親自印賣，不足為謀反之據，該稿為人私竊，於彼無干。原駁只問著書，不管印賣，况印賣彼必知情。被辯印賣罪重，著書罪輕。原復詳請按中律辦理，不能任被告欺誣等語。現候十九再訊。開森。洽。十八日已刻到（端

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鈞鑒：劉銑兩馮想邀垂察。此案本可隨時擬結，因英領及工部局暗中力任庇護，被告律師代鄒章折辯，希圖開脫，經汪令陞古柏律師據理駁詰，今被告律師以罪疑惟輕，陳請公斷矣。陳仲彝係陳範之子，無實在證據可以議罪，職道意仍暫押，俟陳範到案再辦，法尚平，而英領不以為然，力請釋放。又龍積之本富有累犯，前奉前憲台飭擊，此間無實據足以定擬，意解鄂，而英堅執，謂無據證，亦請釋放。職道承辦此案，始願未償，以沈蓋事出，變故叢生，無可補救，悚歎莫名。明日禮拜停審。擬十九無論如何，宣示堂諭，將鄒章兩犯令永遠監禁，龍積之仍歸另案辦理，陳仲彝暫押。倘英領不允，竟當堂將龍陳釋放，是不遵堂諭，則即稟請將公堂暫停，與彼持抗。是否有當？伏求訓示。勳。籀，印。十月十八日午刻到（端方檄）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鑒：龍案昨問覆領，以鄂寄照出案證難以憑准，頗有開釋之意，嗣因誥解始罷。今日堂訊，汪令堅謂請示，候再另辦。章鄒案監禁期限互議未定。開森。效。二十日已刻到（端方檄）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鑒：囑電敬悉。感悚。蘇報案三次會訊情形，已電稟在案。一面密飭汪令，遵照約章

華人案犯由華官審判，洋員觀審之例，預擬堂諭，於今晨到堂宣示。乃翟領以未與商定，當將堂諭阻留，率請將章都監禁三年，否則未便照允。查章都所犯極重，照律不但當處極刑，且須緣坐家屬，今堂諭聲明恭逢萬壽恩科，減等辦理，實屬國恩寬大。况領袖前奉各公使復文，曾聲明倘審得果有罪名，按照中國法律予以應得之罪。雖為該犯求貸一死，立論尚屬和平。今章都所犯供證確鑿，被告律師已理屈辭窮，且所延精通華文之西人上堂作證，亦謂實有應得之罪。可見公道難昧。既派汪令審訊，都章的有罪名，所擬又屬減輕，翟領仍不遵行，強欲干預，改少監禁年期，不獨不守約章，而且顛違公使原議。案經審定，汪令所擬又極公平，彼復不以為然，殊出情理之外。職道因審判是案是華官自有之權，斷難逕就，雖當堂阻未下判，汪令仍將堂諭抄發原被律師及翟副領作為完結。除電請南洋商憲迅電外部，備駁詰商辦。內外堅持，以便歸束外。惟龍積之一犯，蘇報案概無實據，即謂係富有票匪，亦早奉旨案外免予株連，必應開釋，現仍押候稟辦。伏祈飭查原案，除唐才常供有無確憑，有則馳寄，仍飭汪令審辦。若無切實憑據，擬由汪令復訊開釋，以免藉口。伏候示遵行。勳。皓。二十日午刻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道袁樹勳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市密，皓電稟陳蘇報案訊擬各情形，定邊垂察。頃據臬員稟稱：據翟副領函：所判永遠監禁，未能應允，應行會商，不合專主，堂諭作廢，除函上海縣外，堂諭送還，等因。查英約十六款，中國人欺凌擾害英民，皆由中國地方官按照華例核辦，別國未便干預。條約甚

明。况此案罪章所犯叛逆不法，並未牽涉外人，洋官更不應問。今特立額外公堂，本屬通融辦理。照各國大臣公會復文，亦祇聲明會訊。至於按律如何定斷，其權仍屬之南洋特派之員。乃翟副領先以監禁不出三年，今又以堂諭未先商定，退還作廢，違約越俎，殊屬無理取鬧。案經斷定，並稟請商憲轉達外務部，職道未便再行擅改。除囑汪令等妥商律法官執約駁復外，謹先電陳。勳。馬。二十一日亥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福開森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兼督憲鈞鑒：祕密，號電敬悉。亂案，英領以鄂寄案證不足為治罪之據，擬還釋。竊思由滬解鄂，領事不允；如或派員來滬會訊，亦恐越例難行；逕自釋放，則不成政體。倘遵照末減，出具改過自新甘結，較好收場，且免決裂。章都案應辦永遠監禁，現正爭執。開森稟。馬。二十二日丑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武昌督憲鑒：養電敬悉。亂已轉稟商憲，復示與憲同。擬飭汪令定期復訊，由我省釋，權不外遺，正案亦免牽涉。蘇報全案竄要，憲台明同日月，照激無遺。職道得能勉力支持，蕙恩所植，感深肌髓。外部尚無復示。餘另稟。勳。漾。二十四日丑刻到（端方檔）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曠道由江甯公同，據上海縣面稟，龍積之陳仲彝二犯，上月二十九日遵飭堂訊。龍積之訊無爲匪實據，已取結，如查有實據，仍行拏辦，結存開釋。陳仲彝交保。鄒章兩犯，一奉部復電即行照會領袖將犯提押。謹聞。勳。魚。十一月初七日已到（端方稿）

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五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代理領袖比總領事薛照會：各領以蘇報館案未斷定，擬再會審一次，如再不斷，將犯開放，以照駐京欽使之意云。查此案早派縣會訊斷結，疊將情形由電稟報，並經職道疊請交犯、發縣監禁，既不照辦，亦未具復，今忽以遵公使意，不再訊結，即行釋放，核與檔案約章均屬不符，實屬無理取鬧。除照案駁回外。合函馳稟，仍乞轉達外務部核示。樹勳。豪。正月初五日已到（端方稿）

光緒三十年正月初八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陽電敬悉。昨奉南洋復電：按照約章應由中國定斷，既斷何能復翻。各領明知我不能再允會審，彼得藉詞釋放。其意不過如此。然違約在彼。我若允其復審，亦必不能聽我核辦。况前次所斷極其公允，與各駐使訓條相合。現已電部請告各使飭各領勿再翻異。仍由道相機辯論，爲要。除隨時相機商辦外。謹聞。樹勳。庚。初九日申刻到（端方稿）

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一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洪密，蘇報館案，頃接領袖函稱：上年備具華文照會，內載再由中西各官會審，實係筆誤。本領擬再由中西判官會同商議一次，並非會審，各行更正。公廨案件，堂諭應由中西判官會同定案。等語。現遵飭與律法官籌商定妥，再與領事商議。謹聞。勳。真。十一日戌刻到（端方稿）

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九日上海道袁樹勛致兼湖廣總督端方電

洪密，蘇報案已由承審汪令會同陪審西官當堂宣諭，聲明鄒容監禁二年，章炳麟監禁三年，劉作苦工，限滿釋放，驅逐出境。謹聞。樹勳。青。四月初十日巳刻到（端方稿）

## 乙、去電報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軍機處電

北京軍機處鈞鑒：洪密，廿六日承准外務部宥電，奉旨：外務部呈遞，魏光燾電稱，上海愛國會倡演革命諸邪說等語。着各督撫務將此等敗類嚴密查拏懲辦。所有學堂條規，並着督飭認真整頓，力挽澆風。等因。欽此。查四月初間，方聞上海有愛國會社諸生，借俄事為名，在張園演說，議論狂悖，即經密電江甯查禁拏辦。續在日本有各省遊學生亦借俄事為名，編集義勇隊運動部名目，欲入長江勾引票匪為亂，復經方於五月初一日密電沿江海各省，嚴防密拏。各在案。現仍督飭文武各員嚴密查拏，未敢稍涉鬆勁。至湖北各學堂，平時具有條規，約束學生尚為嚴謹，方復隨時親往學

堂考察規矩功課，務使學生咸知尊親大義，不為邪說動搖。如有浮囂悖妄之徒，立即黜革懲辦。以期仰副朝廷興學育才至意。請代奏。端方叩。勸。（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洪，滬社奉旨拏辦，仰佩為國扶教盛心。但聞此輩黨羽衆多，陰有巨魁在內主持，必須責成滬道知會上海領事及工部局密行設法誘拏數人，自易解散。但操之過急，必圖反噬，惟公深籌密計之。再此間漢報多逆說，已收回官辦。上海蘇報係衡山陳編修鼎胞兄所開，悍謔橫肆，為患非小，能設法收回自開至妙。否則，我辦一事，**秘發**一議，害政感人，終無了時。其他各報能聯絡之更好。兼籌想都計及。特愛瀆陳。（方）儉。（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江蘇巡撫恩壽電

蘇州恩撫台鑒：洪密，上海愛國會社奉旨嚴密拏辦。聞其黨羽衆多，陰有巨魁主持，須責成滬道知會領事及工部局密行設法誘拏數人，餘自解散。不宜操之過急，以防反噬。想兼籌必早計及。上海蘇報悍謔橫肆，已電致魏午帥，請照此間漢報設法收回官辦，並宜聯絡他報，敢質鄙見，統惟卓裁。（方）魚。（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電

上海新聞報館轉福君開森：祕密，陽電欣悉。此事深倚大才，爲國出力，擊獲逆黨。命令世和，竭力相助。均深感佩。現擊五人是何姓名？餘黨案情如何？審度機宜如何？即盼電告。一切全仗大力。再巴縣都容最爲凶險，非擊辦不可，現已電請魏制軍飭擊，千萬協助。方。庚。（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渣打勸電

上海渣道台：前接來電，知亂黨事刻正設法辦理。頃接福開森電，知由閣下商同美總領會同各領簽字，工部局已拿亂黨五人，尙有一人漏網。具見忠勇奮發，應機立斷。五犯何名？在何處管押？能速解江甯爲要。弟已電魏恩兩帥矣。一切望隨時知照。（方）庚。（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江蘇巡撫恩壽電

急，江甯魏制台、江蘇恩撫台：頃得滬電，所拿者蘇報主筆兩陳姓、一錢姓，又革命黨內積積之、章炳麟，共五人，現均押捕房。候過堂後，該報館即可封閉。蓋此館初辦時挂日本牌，滬道詢小田，不認，即無外人保護，所以可封閉也。此時請密飭滬道將此五犯設法解甯爲第一義。將來懲辦輕重由我，又吳朧是亂黨頭目，望并嚴飭滬道與都容一體嚴拿務獲，不可輕縱。至要，至望。（方）庚。（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頃接湖北委員福開森來電，革命黨已拿獲五人，蘇報館主筆在內。惟尚有一人漏網，必須速拿，不可鬆勁。又查著革命軍逆書，係四川巴縣鄒容所爲，浙江餘杭章炳麟作序，此書逆亂，從古所無，竟敢謗及列祖列宗，且敢直書廟諱，勸動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聞，尤非拿辦不可。已拿之五人，應請電飭滬道速行設法妥密解甯，一面盡法懲治，一面奏聞。事機緊密，萬望速斷。電奏請會徽銜。一切事機隨時電示。（方）庚。（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急，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上海逆黨兇悍已極。蘇報專主殺滿。四川巴縣鄒容所著革命軍一冊，章炳麟爲之序，竟敢直書列祖廟諱，其悖逆語言不可勝計，爲臣子者所不忍聞。因電致默深密速查拏，並告梁守鼎芬、金守鼎密致福開森、金世和暗中設法。頃據福開森電云：蘇報悖逆革命黨，遵已設法由滬道商美總領事會同各領簽字，工部局即允協拏，計六人，現拏五人，蘇報館主筆在內。俟訊定即發封。審訊案情後達。刻正審度機宜。等語。復經電致魏、恩、滬道迅速將所拏各逆犯妥密解甯懲辦，餘犯並屬嚴拏。此事關繫太巨，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國是而遏亂萌。請公密商政府，速加斷定，務令逆徒授首，不使死灰復燃，大局幸甚。方。庚。（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勳電

上海袁道台：頃得滬電，知所拿者有蘇報館主筆二陳姓、一錢姓，革命黨龍積之、章炳麟五

人。現在如何辦法？務望隨時電告。陳、錢姓何名？有無功名？并復。此事關係大局，總以設法婉商解甯懲辦爲第一義。除電魏、恩兩帥外，特密聞。方。庚。（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知府梁鼎芬致道員趙演彥電

上海製造局趙道台：聞逆黨龍積之、章炳麟已拿，蘇報主筆二陳亦拿。陳何名？有功名否？速密復。此事關係甚大，陶公日盼兄電，未有，何也？後望隨時探實電告。芬。庚。（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頃得滬電，所拿者蘇報主筆二陳姓，一錢姓，又革命黨內龍積之、章炳麟二人，現均押捕房。候過堂後，該館即可封閉。近聞蘇報初辦，挂日本牌，滬道詢小田，不認，逆無人保護，故我能封閉也。現已電請默深電飭滬道解甯懲辦，想可辦到。并拿吳夔、鄒容。日內默深當會敵衝電奏。請先向政府密陳，務請旨責成兩江盡法懲治，勿稍輕縱，致貽後患。（方）庚。（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急，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庚電爲滬擊獲革命黨五人，計早慶覽，未奉電復，敬念之至。頃接兩江暨滬道來電，所獲陳仲彝、卽陳範之子，錢允生、陳吉夫、章炳麟、龍積之等五人，由藤管押，有律師到堂代爲聲辯，須會訊明確，方能擬辦。蘇報館，屬礙開森切商各領，立即封閉。兩江

電並云，解甯一策，已飭滬道設法，應俟訊確擬辦，將報館封定後再行電奏等語。該逆案情太重，甯滬辦法似嫌太鬆，僅予監禁，終當出而作亂。况徒黨衆盛，不辦首要，禍釀更熾。除電致甯滬，速覓律師，如担文之類與之抗辯，務令解甯離滬，由中國自行懲辦外；仍請密商政府，電致甯滬，加以責成，使竭全力籌辦，萬不可稍涉鬆勁，致貽社稷蒼生隱患。盼覆。(方)卦。(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勳電

急，上海袁道台：洪密，佳電悉。逆黨既有律師代爲曲辯，亟應由尊處速延律師如担文者與之抗辯，務將該犯解甯，歸中國自行辦理。總期輕重由我。律師所費，統由鄂任。逆書逆報傳播京師，外間辦理稍鬆，必滋物論，關係太鉅，不可不慎。何福滿事費神並謝。(方)卦。(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江蘇巡撫恩壽電

急，蘇州恩撫台鑒：洪密，滬道來電，逆黨雖已就獲，現有律師代爲曲辯。擬請電飭該道，速覓律師如担文者與之抗辯，務將該犯解甯，歸中國自行辦理。總期輕重由我。滬道緝密精細，必能辦到。逆書逆報傳播京師，外間辦理稍鬆，必騰物議，祈公留意。陳仲彝等所出之蘇報，章炳麟都察所著之革命軍一書，請索觀。方。卦。(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急，江寧魏制台鈞鑒：洪密，佳泰兩電敬悉。逆黨既有律師代爲曲辯。擬請電飭滬道，速覓律師如拒文者與之抗辯，務將該犯解甯，歸中國自行辦理。總期輕重由我。滬道縝密精細，必能辦到。逆書逆報傳播京師，外間辦理稍鬆，必騰物議，祈公留意。方。真。（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萬急，江甯魏制台鈞鑒：洪密，頃接香帥復電：鄂兩電已送樞閱，已由樞電江，速提嚴懲。此事樞紐全賴福開森，請公飛電該洋員，務須設法，即日將五人點交上海道解甯，勿稍遲緩，致令狡脫，並緝兩魁。樞意如各犯解歸甯辦，必有優獎。等語。特轉達。兩魁一鄒容、一吳眺。香帥發電時，尙未知鄒逆就獲也。吳眺，案內渠魁，情罪重大，請飛電責成滬道、俞道明震嚴密訪拏，勿任漏網。（方）真二。（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電

急，上海商約會議公所福君開森：祕密，青兩電均悉。六犯確係中國著名痞匪，竟敢造言毀謗皇室，妨害國家安甯，與國事犯絕不相同，不應照在租界犯案在租界受罪之例辦理。請將此意密告担文律師，堅持到底，務令交犯，由滬道解歸江甯，聽中國辦理。鄒容拏獲，昨據滬道電告。惟尙有吳眺一名，情罪尤重，務望設法拏獲，以竟全功。立候電復。（方）真。（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電

急，上海商約會議公所福開森：祕密，頃接張宮保復電：鄂兩電已送樞閣，已由樞電江，速提嚴懲。此事樞紐全賴福開森，請公飛電該洋員，務須設法，即日將五人點交上海道解甯，勿稍遲緩，致令狡脫，並緝兩魁。樞意如各犯解歸甯辦，必有優獎等語。此事務望閣下以全副精神，妥密辦成，爲中國除此巨患，以荷優獎。所云兩魁，一鄒容、一吳眺，發電時尙未知鄒逆就獲也。方。

眞二。（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萬急，江甯魏制台鈞鑒：洪密，頃福開森來電，各領事簽字時，曾告明滬道，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應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等語。查各逆係中國著名痞匪，竟敢造言污謗皇室，妨害國家安寧，與國事犯絕不相同，按之西律亦應解歸中國辦理。已將此義電告福開森，轉致担文律師，明晰辯論。務望電飭滬道、俞道，切勿放鬆。（方）眞三。（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萬急，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陶道森甲與滬黨往來甚密，所有往還密電，勿令聞知，至望。

（方）眞四。（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萬急，北京張宮保鈞鑒：頃接福開森電稱：解送龍積之、章炳麟、陳仲彝、陳古夫、錢錫尊到公堂，經會審先問姓名，仍押候審。該黨延博易律師到堂。滬道派律法官丹文到堂，聲明實據。刻將逆案查齊，即訂期會訊。此案滬道先事經營，魏制台並委俞道明震來滬同辦。惟各領簽字時告明滬道，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應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等情。是以此案當以按部就班為宗旨。隨後有緊要情節，即當電達。鄒容頃已擊獲，並聞。特轉（方）真。（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萬急，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卦電敬悉。已轉電福開森，飭令密商扭文，設法將先後擊獲六犯即日點交滬道解甯。吳眺一犯亦飭嚴拏，事成必有優獎。並飭切囑扭文，聲明各逆係中國著名痞匪，竟敢造言污謗皇室，妨害國家安寧，與國事犯絕不相同，按之西律均應解歸中國辦理。滬道、俞道明震同辦此事，若能堅持此義，庶期辦到。此事曾經電魏由兩江會鄂銜電奏，魏覆須俟訊確擬辦並將報館封定後再奏。事機甚緊，能有電旨資成，當更得力。頃已再電兩江，約其將現辦情形先行會奏矣。福開森電并轉。（方）真二。（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萬急，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此事僅恃滬道辦理，力量較薄，非由外務部商諸公使主持，恐

僅在上海監禁，多則三年，少僅數月，限滿釋放，逆儻更凶，大局不可問矣。惟公赤手挽回，功在社稷。（方）真三。（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勛電

萬急，上海袁道台：洪密，頃接張宮保復電：鄂兩電已送樞閱，已由樞電江，速提嚴懲。此事樞紐全賴福開森，清公飛電該洋員，務須設法即日將五人點交滬道解甯，勿稍延緩，致令狡脫，並糾兩魁。樞意如各犯解歸甯辦，必有優獎。等語。樞意嚴切，望與俞觀察速商担福兩君，妥速照辦。此六犯確係中國著名痞匪，竟敢造言毀謗皇室，妨害國家安寧，與國事犯絕不相同，不應照在租界犯案在租界受罪之例辦理。至逆犯陳範定是託病在外，勾串黨羽，營謀兔脫，尤應嚴密速拏，萬勿大意。方。真。（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探員志贊希趙竹君電

上海堅讀回鑒：六犯就獲。若照滬領所云，凡在租界犯案者，應在公堂定案，在租界受罪。如此辦法，拏如不拏，辦如不辦，逆儻必更凶熾。查該犯確係中國著名痞匪，竟敢造言污謗皇室，妨害國家安寧，與國事犯絕不相同，按之西律亦應歸本國辦理。望將此義告文八弟，切實著論數言，登之報端，以爲證據。申報及中外日報，能爲運動，使之助力尤好。千萬速辦。陶。真。（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萬急，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俞道明震之子大純，現游學日本甫回，聞大純在日剪辮入革命軍，悖逆無人理，俞道深慮其子，然不可不防，請密飭滬道一電，隨時留心。俞道辦事認真，方之所言，近於過慮，但事體重大，既有所見，不敢不陳。方。文。（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萬急，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此次所獲龍澤厚一犯，是康有爲之徒，廣西優貢，潛住上海，與康梁暗爲聲援，時通消息，煽動諸報館主張逆說，搖惑人心，力量最大，流毒最深。此是真康黨，自戊戌以來，未曾拏獲一人，今幸就獲，萬萬不可放手。應請嚴飭滬道，與諸犯一併解甯，務期辦到。至禱。方。文二。（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轉金煦生電

急，上海商約會議公所福君開森：祕密，轉金煦生：六犯皆係中國著名病匪，竟敢造言污毀皇室，妨害國家安寧，與國事犯絕不相同，務將此義著爲論說，登諸報端。該犯已干衆怒，此報一出，衆論翕然，不必游移。峙生今日赴滬，一切而談。兼院。文。（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探員志贊希趙竹君電

萬急，上海堅讀：六犯獲後，其黨何人暗中與之謀畫？何人出錢？在何處聚議？各報館議論如何？滬道心思手段如何？俞道舉動如何？各領事辦法主意如何？速密示。陶。文。（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得滬道電，蘇報館今日封閉，六犯尙未訊定。聞曲折甚多，且有逆黨暗中運動，交犯一層甚難著手。請密商政府，於甯滬嚴以責成，庶期辦到。現密委金守鼎即日赴滬，與福開森及其弟世和妥密布置，將六犯解甯最爲要義。此事辦成，絕非容易，已面告金守鼎轉告其弟，如將解甯辦到，勞績甚鉅，必不相負。其龍積之一犯，名澤厚，廣西優貢，康逆之徒，與梁啓超相伯仲，而資格較超爲深。自康梁逃遁後，惟澤厚一人在滬，煽動各報館，主持逆論，號爲中國提調，其罪不亞於章鄒二犯，非一併伏法，不足以快人心。此方是真康黨，與冒充康黨及衆人混指爲康黨者不同。自戊戌以來，未曾舉到一真康黨，如此渠魁，萬萬不可放手。若將龍澤厚處治，逆黨在中國無援矣。近二十餘日之蘇報及革命軍一冊，已見否？諸望速示。（方。文。（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探員趙竹君電

上海讀：請即克革命軍數冊，并近日蘇報逆論數紙，速由滬飛寄抱冰。至要。（方。文。（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椿」「正」「閣」電

北京樞、正、開同覽：上海逆首都容著革命軍，章炳麟作序，詆毀列聖，直斥廟諱，動天下造反。近日蘇報亦昌言滅滿誅清。迭次由鄂電致江督、滬道，幸將都容及龍澤厚、章炳麟、陳仲彝、陳育夫、錢錫尊六人先後拏獲。龍爲康逆死黨，資較梁逆尤深，最爲凶險。惟案在租界，恐不能盡法懲辦。昨電拘冰轉告樞府，樞已電魏帥設法解密。外吳眺一名首倡革命，併飭嚴拏。據領事云，逆在租界拏獲，應在租界辦理。查該犯皆著名痞匪，造言污謗皇室，妨害國家安寧，與國事犯絕不相同，應歸中國辦理。刻派律師担文力與抗辯，務令交犯。恐發題涉及此事。特聞。（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文兩電均敬悉。復樞一電，深籌密計，至爲佩仰。各領允封報館，並切囑設法解歸我辦，及嚴拏吳眺，均極周密。切商公使一節，前已電致香帥，請與外務部商諸公使，電致各領及工部局，務將各犯歸我自辦。茲得尊電，當經轉照。俟得復電，再當奉聞。（方）元。（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接魏午帥轉來樞電，及復樞電。並云：節次嚴電滬道等，責令儘力商辦。現各領已允將蘇報館封閉，十二，律師持報到堂宣明，即據以發封。又電令辯明與國事犯絕不相同，切囑設法解歸我辦，並嚴拏吳眺。惟交涉之事，各領無不秉命公使。望電香帥切商英日美

各使，內外協力商辦，使各領不致推諉刁難，等語。切商公使一節，前已電請公與外務部商辦，想籌備亦早計及。茲得魏電，所見相同。請密籌妥商，務請各使速電各領及工部局，務將各犯解交中國自行懲辦。鄭著革命軍，已電滬客上，並聞。(方)元。(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遺員梁崧生電

急，北京化石橋梁崧生觀察：甯密，上海擊犯情形，想已盡知，各領意在租界犯事即在租界受罪，不願解甯。探悉此事非英口美公使主持，不能辦到。祈速與鴻銘密商，向三使密陳，各逆乃係痞匪，與國事犯絕不相同，解歸甯辦，方昭睦誼，且合公法。事如辦成，厥功甚偉。重託重託。盼復。(方)元。(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萬急，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接滬道電，各領謂該逆僅祇空言煽惑，不允解甯。報館雖允封閉，然尙出報。逆黨聚議，仍在愛國社。近日學生恣肆，蘇報凶橫，皆愛國社會所爲。蘇報館既封，愛國社更應嚴禁。請公密告政府電魏妥速辦理。此事朝論如何？是否著緊？祈密示。(方)元。

(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四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勛道員俞明震電

上海袁道台、俞道台；洪密，元覃電均悉。此案辦法，分別次第，步步逼緊，極見精密。封閉報館，工部局不遵堂諭，以停辦公堂相持，始派捕協同封閉，辦法尤爲妥速。解甯一節，尤哀竭力維持，以期辦到。至要。〔方〕寒。（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接福開森電：發封蘇報，工部局不從堂諭，滬道飭會審停堂，勿訊別案，該局始將該館照封。解甯一層，當擊人時，滬道屢請示呂盛伍各大臣，又迭商領事，以各犯逆案訊明後，應請上憲定奪辦理，語氣間已預備解省地步，今已添委哈華托律師會同担文同事古柏審慎辦理，以備候訊，等語。敬以奉聞。〔方〕咸一。（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接樞致江鄂兩電，屬魏隨時電商，力籌妥辦，並將擊辦此案情形電奏，望速復，等語。此事賴公主持正論，蓋畫周詳，外間辦事有所適從，大局之幸。金守今日定可到滬，有聞即當飛報。方。咸二。（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元覃兩電敬悉。奏案照准，俾出栽培，各員同深感叩。滬案已請外部商公使，



最好。公使如何電源領，乞密示。馮會辦軍務，桂事必有起色。(方)成三。(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魏開森電

急，上海商約公所福君開森：祕密，元電悉。報館封閉，極見經營。滬道於擊人時語氣已預備解甯地步，尤協機宜。望囑坦文與哈華托及古柏明辯堅持，務期解歸甯辦。元電已轉電張宮保，并聞。(方)成。(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昨夜自金口履勘堤工回署，接樞顧電。未知滬道近兩日內辦理情形如何，望隨時示悉。聞滬道於擊人時語氣之間已預備解甯地步，可謂膽識兼優。現在逆犯延請律師，探悉其財力甚絀，不能持久。若趁此時迅速辦定，不惟逆黨解體，即附和邪說各學生亦可望漸就範圍。我公砥柱中流，功在社稷，無任佩仰祈禱之至。會奏電稿，請速示。(方)成。(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軍機處電

北京軍機處鈞鑒：洪密，顧電敬悉。此次上海擊獲逆犯六人，滬道及福開森甚為出力。擊辦情形業經南洋詳報，并由方先後電告張總督轉陳。封閉蘇報館一節，工部局意欲遲延，經滬道參用機宜，始於十三日封閉。各領雖有租界犯案應在租界受罪之語，幸滬道於擊犯時預與各領婉言，已留

解甯自辦地步。現又添派律師哈華托會同担文同事古柏協力辦理。再得公使電致滬領允准交犯，更爲得力。聞各犯亦請律師，財力甚薄，黨羽解體，不能持久。但不速辦，深恐康梁孫文諸逆暗中接濟，致難措手。現由方密派湖北知府金鼎赴滬與福開森哈華托等妥爲商辦。嗣後一切情形，當遵鈞示隨時由南洋會商電奏。謹聞。方叩。咸。（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電

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案密，咸電知安抵滬。昨得樞電，此事已責成南洋力籌妥辦。樞意總以六犯解甯爲主。並屬南洋隨時電鄂商辦，將拏辦情形電奏。頃電復樞云：現已密派金守赴滬與福開森密商妥辦。望閣下細心盡力，妥速辦理，以竟全功。日盼電來。陶。咸。（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急，江甯魏制台鈞鑒：案密，咸電敬悉。月餘以來，叢書周摯，爲難苦衷，深所仰佩。滬道稟承指示，力任其難，業已屢電稱許。尊意俟案定再行入告，自係慎重辦法。惟樞電屬將拏辦情形先行電奏。蓋因以前各電，係自行商酌之辭，未便據以上達。茲事頗末，尊處電牘爲詐，自應由公主稿，今承命擬，深用悚息，容即擬稿呈誦。（方）刪。（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得汪伯唐函云：承屢電詢學生界事，因召官費生來，而詢之，據稱不敢與聞。並詢有無改名楚魂之事，則謂似未改名，不甚深悉云云。查款，臨行時緊囑到口設法停止，俟得信再奉聞。(方)成。(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探員志贊希趙竹君電

急，上海舉國同鑒：中外日報謂章魏鄒皆自投到，非擊獲。確否？蘇報、革命軍已寄冰堂否？近日審訊情形如何？均盼速復。(方)成。(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頃得滬電，聞各領接北京公使來電，飭滬領將六犯迅速解甯，聽從中國辦理，等語。謹聞。(方)諫。(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電

上海商約公所福君開森：啟密，諫電悉。此事雖經京使來電，然終賴大才辦理，以竟全功。近口情形，尚希隨時電示。(方)諫。(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軍機處電

萬急，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北京軍機處鈞鑒：洪密，上海革命黨章炳麟、鄒容、龍澤厚、陳範等在愛國社會倡爲逆說，在蘇報館屢出逆報，並著革命軍逆書，人人駭恨。燕聞信即電飭上海道袁樹勳、候補道俞明震往商各領事，轉達工部局，設法拏辦各犯，封閉蘇報館。並經與方電商，密飭委員福開森商美總領簽押，工部局即允協拏。先後拏獲章炳麟、鄒容、龍澤厚、陳範之子陳仲彝、錢錫尊、陳吉甫等六人，由廩管押。初七日到公堂審訊，均不認，經會審英副領事碧璧蘭呵斥，始認。是晚先問姓名，仍押候審。上海道選派律師哈華托及代丹文辦律法官之古柏到堂，逆黨亦延博易律師到堂聲辯。各領胡凡在租界犯案，即應在租界受罪。燕方因屢電上海道等，以各犯係中國著名痞匪，竟敢造言污謗皇室，妨害國家不安，與國事犯絕不相同，按之西律亦應解歸中國辦理。封報一節，諸領意欲訊明再封，上海道再四商辯，始於十三日封閉。案情重大，逆黨囑張，非解甯懲辦，不足以弭後患。燕方往復電商，堅持此義。但租界訊案與中國情形不同，操之過急，反生波折。聞公使已有電致滬領，將已獲六犯迅速解甯，聽從中國辦理。此事當易就範。謹將先後拏犯情形，先行電聞。俟堂訊如何，再行具陳。請代奏。燕方叩。此稿倉卒擬就，未臻妥協，請刪改裁定，拍發。至叩。(方)諫。(端方檢)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璋

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諫電悉。已電滬道速商各領，即日集訊。餘黨看鬆，所見極是，可與幅君及令弟酌度辦理。(方)諫。(端方檢)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勳電

上海袁道台：此案近日情形如何？念甚。總以速行會訊，俾早定案爲要義。望商各領即日集

訊。盼復。（方）諫。（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急，江甯魏制台鈞鑒：奏密，頃接福開森電云：美領得京使電，外部照會各使，務飭滬領將各犯迅速解甯，聽從中國辦理。各領以在租界獲犯，須訊得實供，始能設法解甯，未審之先，不可孟浪。請速外部，勿再催託。俟滬訊後，再請京使爲力。金守鼎來電略同。並云：未訊先解，恐工部局迫而釋放。聞美領已請呂伍兩公電致京使，仍歸滬訊後，設法解甯，等語。此事福開森意欲獨居其功，故所言如此。其實得公使電致滬領，最爲有益。惟用人之際，不能不參用權宜，俾得盡力。請電滬道，速行會訊，庶期訊後即可解甯。至福所云，由外再電外部勿再催託一節，儘可置之不理。外間辦事宜有一定方針，不便出爾反爾也。鈞意如何？尙乞誨示。方。篠。（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上海道袁樹勳電

上海袁道台：洪密，篠電悉。此事全仗大才，苦心經營，具已深悉。頃由南洋轉到咸電，委曲詳盡，步步不肯放鬆，無任佩慰。現惟有早日堂訊，於工部局把持意見力爲疏通，定案時常易就

範。解宿一層，朝論甚爲著意，而其中爲難情節，未易周知，得公力任其難，庶冀全功可覓。廿日堂訊後情形如何？望速示。(方) 籤。(端方檢)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電

急，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案密，諫二電悉。工部局雖欲阻撓此事，賴福君一力維持，必可就範。龍逆廣西優賈，富有票案內唐才常曾經供其主謀，斂錢作亂，當時查學漏網。查唐才常一案，係經領事簽字，在漢口租界擊獲，解歸武昌省城訊辦，龍逆確是票匪案內應行歸案審辦之犯，請告福君。香帥閱特科卷，十九出場，附開。(方) 籤。(端方檢)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特科曠典，特派曠恩，爲天下賀。日來因公進場，滙事都未電聞。迭據滙道、金守、福開森來電，六犯廿一日會審。滙領意在步步逼緊，惟不能操之過急。魏午帥意亦相同。江鄂蘇會銜電奏已發，由魏主稿，發後始寄閱。業經奉旨：魏光燾等電奏悉。鄒容等六犯業經擊獲，仍著嚴飭速籌解甯懲辦，勿任狡脫，以儆狂悖，等因。欽此。謹奉聞。趙竹君前寄革命軍及蘇報，想已收到。(方) 號。(端方檢)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皓電悉。已轉致香帥。廿一日會訊後，情形如何，望電示。(方)號。  
(端方檄)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勳電

上海袁道台：洪密，龍澤厚一犯，唐才常在營務處曾供其主謀，欽鏡作亂。當時查拏漏網。現檢唐才常案卷，因密要不能外寄，擬即日照出寄滬，交金守鼎呈上。廿一日審訊後情形如何，乞示。

(方)號。(端方檄)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電

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秦密，龍澤厚一犯，唐才常在營務處曾供其主謀，欽鏡作亂。當時查拏漏網。現檢案卷，因密要不能外寄，擬即日照出，寄交轉致滬道。廿一日訊後情形，望電告。願君及令弟同閱。(方)號。(端方檄)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巧電敬悉。上局雖有阻方，然得各領持正。滬道料理此事輕重得宜，當可無慮。尊意暫從緩催，甚佩。已電香帥。(方)馬。(端方檄)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勛道員俞明震電

萬急，上海袁道台、俞道台：洪密，聞訊期在今午，盼極。庚子七月二十八日，逆犯唐才常供，龍澤厚號積之，廣西優貢，常常與我們商量主意，并接濟我們銀兩爲軍餉之用。此供詳在營務處審訊唐才常卷內，現已拍照，專差寄滬，四日方到，故先電聞。方、馬。（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電

萬急，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釜密，巧號電悉。分發各電，不說出處，可放心。至龍逆訊明後解鄂一節，萬萬不可。此次逆犯必應全數解甯，切勿添出解鄂二字，以生枝節。密記唐才常供龍逆等情，今日已電滬道矣。陶。馬。（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急，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滬道馬電：會審鄒章供認所著書不諱。陳仲彝供，報館係公開，吳稚暉主筆，即眺，其父陳範外出，李志園代理，小的不管報事。錢允生供，名寶仁，非錢允生，蘇報各情不知。陳古甫供，管告白帳房，餘概不管。龍積之供，庚子事概不知情。均仍還押。今日哈柏兩律師所指，不過大致。陳仲彝等律師博易續請高易律師次堂仲辯，約定下次禮拜二復訊。刻已加票擊陳範、吳稚暉、李志園諸犯。金守鼎來電略同。並云：章鄒同供，不認野蠻政府。龍供，庚子五月在滬丁艱，不知唐案。各等語。又接金守籬函云：章逆獄中答新聞報書，有十六七



歲時已懷排滿革命之念。鄒逆在日本早倡言革命，不變法當革，變法亦當革，不救民當革，救民亦當革，等語。陳範辦蘇報，爲章鄒播揚革命，意在煽惑人心。所刊論說，章居六，鄒陳居二。陳仲彝不過承父宗旨。陳古夫乃程吉甫，係辦告白，不預主筆事。錢錫尊係幫改新報，亦非主筆。馮鏡如爲清議報、新民叢報、廣智書局股東，暗助逆黨，然助龍不助章鄒，蓋國民會與革命黨又有別。聞各犯律師係工部局代請，不知何心。工部局濮藍德曾放康梁，權力最大，每與各領爲難，非將案情分別訊明，伊必不肯交付。此次京使致電各領最有力，中西官皆警動。解甯二字，承辦此案者皆不敢放鬆云云。謹奉聞。(方)養。(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頃接滬電：章鄒革命，罪案重大，請飭滬道屬律師解說，租界內無命可革，是明欲在租界外犯叛逆之罪，以堅明此案之必須解甯。滬道力量不足，恐由公堂定罪。擬請奏派大員會訊，伍大臣西律最熟，曾充香港律師，爲西人所重。等語。謹以奉商。應否會奏？尙希裁酌。(方)養。(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賊密，昨將訊後情形詳告，計已塵覽。頃金守來電：章鄒革命，罪案重大，滬道力量不足，恐由公堂擅定罪名。擬請會南洋奏派大員會訊，伍大臣曾充香港律師，西律最熟，

爲西人所重。等語。已將此意電致默深，商量會奏。謹聞。(方)深。(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電

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案密，發電悉。所見極爲周密。已轉致南洋及香帥矣。得京甯復電，再奉聞。福君於此事苦費經營，不勝佩慰。(方)深。(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電

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案，漢電悉。明旨此時不便電請。已將此意電致蔡欽使、汪監督矣。範逃，眺未獲，皆極要事。即電南洋。方。敬。(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案密，頃接滬電，陳範已遁，吳眺未獲。請飭滬道，勒令仲彝交範，密查眺兄弟勒索，至要。俞道已回滬否？乞示。(方)敬。(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駐日公使蔡鈞監督汪伯唐電

日本東京蔡欽使、汪監督查收：洪，現聞上海學生紛紛東渡。想是聽有謠言。此次查拏各人，係爲逆書逆報，得罪天下。外人深不謂然。於學堂學生毫不干涉。朝廷看學生甚重，現方議給予出

身，儲爲國用。望將此意徧告學生，來學者壹意用功，欲歸者安心回國。至託，至矣。（方）敬。  
（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有電敬悉。會審緩商，卓裁甚佩。範眺潛逃，照會分電密拏，當能就獲。方。宥。（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咸電敬悉。卽轉甯滬。此電深中竅要，不惟六犯可望解甯，並可收回中國治權，所關甚鉅。現據滬道來電，已電南洋，轉請外務部援洋涇浜設官章程，與公使力商。內外主持，似可就範。雲階電調武建八營，情詞迫切。並云業已入奏。公處亦必電陳。桂事糜爛至此，勢不能不赴援。想公亦同此意也。鍾麟同劉承恩偏裨之才，難當一面。已電雲帥，必以蘇蘇爲此軍統率，庶期得力。公意如何？方。勘。（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上海道袁樹勛電

急，上海袁道台：洪密，咸電悉。所引洋涇浜設官章程，深中竅要。已電香帥。頃有長電由金守轉致。方。勘。（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急，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頃接香帥來電：中英條約，中國罪犯逃至香港，經中國官知照洋官拘擊，須在港審明，果係罪犯，然後交中國審辦。此係在外國境內，故須過審然後交犯。若中國境內，雖係租界，其中國人民仍歸中國管轄，徧查條約並無租界交犯章程。中國罪犯本可由華官自擊自審，洋人慮差役騷擾，亦祇先行知照領事簽票，並無會審交犯之條。庚子在漢口租界捕擊匪徒，亦任由領事簽字，並未會審。查上海公堂章程，華人涉訟案情與洋人無涉者，領事不得干預。此次上海各領知大體，顧大局，而工部局硬欲干預此案，竟欲以上海租界作為外國之地，有意佔權，萬難遷就。歷年工部局遇事侵我主權，不遵條約。聞此次洋人私議，慮中國向公使及其外部理爭，一經揭破，恐工部局模稜之權，從此減削。可見外人亦自知理屈，能趁此次爭回此項治權，將來再有緝擊罪犯之事，便易措手。利害所關甚鉅，所包甚廣，其有益不僅此一案。望電魏午帥轉飭滬道遵照，竭力籌辦。並重託所延律師，據理申辯，事成逾格俯謝。務將六犯案歸中國自行審辦，以符約章本意。等語。謹以奉聞。方。勛。（端方機）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並轉上海道袁樹勛福開森電  
急，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秦密，並轉袁觀察，兼致福君。頃接香帥來電：中英條約，中國罪犯照上海會審內云云至不備此一案。望電金守等格外重託，照上簡錄至以符約章，等語。務即遵照竭力籌

辦，至要。方。勘。（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九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金守儉電云：昨復訊，律師聲明，案關國務，應遵候政府指示。被告律師強辯，謂應仍在公堂判定。會審西官飭再候訊。各領昨將混道商請解甯一節，已請示京使。想大部必與京使接洽，等語。特聞。方。鑒。（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九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接兩江電：解甯一節，袁道與各領辯論至再。英領謂可商辦，惟既奉公使電詢，必得請示。法領謂可由各領公電，諸領謂然，美領主稿。現將全案暫行停訊，俟公使如何回復，再相機商辦。俞道回甯，另委杜道俞會同袁道辦理。等語。謹以奉聞。方。鑒。（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九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接汪監督書云：此回學生編立義勇隊，名曰拒俄，繼改爲學生軍，又改爲軍國民教育會，若有若無，遷延兩月。其中稍知自愛者多不到會，有名會中者約二百餘人。月初鈕自北洋回，將以十日開會，密告日政府防範。是日有劣生十餘人出意見書，專主排滿。鄂生王瓊芳厲聲罵之，相率出會者百餘人。並將意見書交來。其原印本已交日外部查辦。藍天蔚初意到

會，自經勸諭，並經福島告誡，遂不復往。滬匪書招，監書拒之，蘇報誣陷爲此。諺聞。東游鄂生消息稍好，足慰蓋懷。(方。黠)。(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知府金鼎電

上海登賢里上元金寓：笨密，頃接兩江來電，奉外部支電內開：冬電並滬道東電均悉。此事本處已迭向英日美三使商令將各犯交歸中國自辦，彼謂尚須詳核案情，與各使會議，意在推諉延宕。

除再切催外。一面仍由尊處轉飭滬道，抱定租界設官章程，與領事切實商辦，務即迅速交辦。是爲至要。等語。近日情形與滬道議論如何？盼復。(方。歌)。(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賊密，頃得兩江微電：外部電曰，支電當飭滬道遵辦。旋據該道電，各領及工部局至今未將各犯交出。該犯等若迅速懲辦，此風當可漸息。倘外人強爲干預，該黨必致益無顧忌，敗壞大局。查英美條約均載有通商各口有中國犯罪人民潛匿各該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袒庇。是限在船房之內尙應交出，豈有在口岸地方轉行干預。况洋淫漢設官章程，又復詳載明確。此等重犯，與洋人無干，應交中國地方官審辦。兩國交涉，惟憑約章，雖公法亦爲所限。今領事工部局實不應違背約章干預，約載既祇交犯，各使亦無庸詳核案情。除再嚴電滬道恪遵約章，向領袖領事案犯外，乞鈞處切商各使，電令各領工局遵照約章，將犯交出，不

再干預。各國共敦睦誼，必能顧全大局，云云。特此轉達，祈與外部籌商，務期各使允令交犯，大局幸甚。(方)魚。(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頃得福開森巧電云：交犯一節，他國先後可允，惟英政府云不應交。英薩使由英回華，後日到滬，英領候薩使到再酌辦法。等語。薩使入都必見面，請商辯，庶望速交。(方)效。(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沈事大礙，外間物論亦如此。金令世和來函，謂德美領其幫忙，惟英領作梗，加以沈事，益難著手。福開森於此事毫無鬆動，並云無論輕重，總以解歸中國自辦為主。薩使過滬，議論如何，已屬福開森備探，尚未電復。來電即轉福及滬道。尊處如能設法向薩使婉商，或令終生密為運動，尤妙。鮮渡江未回。容續復。(方)東二。(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參贊福開森電

上海商約公所福參贊：祕密，香帥來電云：滬領若將六犯交出，皆只以監禁了事，決不辦死罪，已與政府商明，斷不失信等語。政府於此事頗望閣下出力，從前議將重懲，恐難辦到，現可從

輕監禁，自易置辭。情形如何？望速復。並告照生。彙院。東。（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勛電

上海袁道台：洪密，香帥來電云：滬領若將六犯交出，皆只以監禁了事，決不辦死罪，已與政府商明，斷不失信。請密告速辦。近日情形如何？望詳示。（方）東。（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電

上海福君開森：祕密，英政府不願交犯，英使至滬與之切商，有無轉機，至盼。望將近日情形，詳細電告。（方）東。（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誠密，香帥來電云：滬領若將六犯交出，皆只以監禁了事，決不辦死罪，已與政府商明，斷不失信，等語。從前擬將重懲，恐難辦到，現已從輕監禁，自易著手。請飭滬道設法速辦。如何情形？望電示。（方）東。（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冬電敬悉。智慮周深，敬佩。前電自以不宜爲是。聞滬道朔赴甯，想



已密授機宜，用臻妥善。袁道於此事忠懇精詳，心力交瘁，事如辦成，願與公會銜保奏，以獎其勞。（方）江。（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魏冬電：此次六犯，美法俄比皆允交犯，惟英不允，實出於工局之意。復由滬道囑古律電担文在英設法，復由敵處電張使切商外部。明知嚴辦爲難，所以未敢遽許從輕，蓋彼係爭界內之權，非實惜各犯之命，我退一步，慮彼即進一步，不得不稍予相持，徐圖轉圜之法。今既由香帥商明政府，但監禁，不辦死罪，自當電道設法商辦。惟切商之際，仍當與之執約籌議，未可遽露監禁不辦之意。恐一經揭明，彼欲監禁界內。尙乞將不辦死罪一節，姑祕勿宣，等語。（方）江二。（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滬道電：此案美俄法德均允交犯，獨阻於英日。英陸使過滬，再三爭辦，彼爲沈藩辦之太過，宜在新麻審辦，冀保全各犯首領。職道不得已，特囑古柏密電担文，就近在英向外部抗論，並派延議員數人主議。又電請張大臣協助籌商，尙未得復。主權所繫，不得不以全力爭之。今蒙香帥俯鑒商辦爲難，允以監禁貸其一死，適如外人所欲，不難即就範圍。昨與福古各洋員密籌，究以事關重大，總須無礙主權，非稟奉核准，不敢遽行宣露。今晚赴甯面商，竊擬補

救主權辦法兩條：一、擬由地方官審訊，仍照律定罪，請旨辦理，俾知朝廷法外施仁；二、由外部照會各公使，申明和約及照會交犯章程，嗣後不得援以爲例。等語。（方）江三。（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金令世和來函，薩使過滬，呂盛伍不肯與商。英領請辦法，薩云：英相不交犯之言甚是。外間公論，以此案當分別輕重辦理，章鄒龍斷宜從嚴，餘三犯應訊明省釋。如此定案，外人當不致始終堅持。崧生運動如何？并示。（方）江四。（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參贊福開森電

急，上海商約公所福參贊：祕密，前轉香帥一電，萬勿宣露。此事辦法，仍以高一著下手爲是，若做不到，再議貸其一死，此時萬不宜放鬆。並告照生。兼院。江。（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兼湖廣總督端方復上海道袁樹勳電

南京電局探呈上海袁道台：宙密，東冬均悉。閱議深識，忠於國家，敬佩。此案正在得手，忽有沈蕙之事，致生阻力。公力爲維持，從高一層著手，冀復主權，最得要領。頃得邵陽電，意亦相同。即請力辦，以竟全功。何日回滬？至盼。（方）江。（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福開森電：滬領紛紜，我愈彼緩。英使來，滬道執條約爭，英使不駁，但引西國報館變謗政府之例，謂交出正法，有傷公理。滬道謂若舉意在造反，豈可惜兩三性命，害千萬人性命。英使語沮，謂回京詳閱公文再酌。查英政府公文，係英代理欽使奉行，英使途中僅閱西報，既云回京再酌，亦難相強。英使未到京之前，京使意見參差，有公電致滬領，飭仍就滬擬辦。滬道往商領袖，各領以訓條未一律奉到，致多推辭。正切商間。復以英相及西報議論繁多，加之沈蓋一事，更致伊等莫衷一是。而滬道雖迭商領袖，會同各領設法交人。無如各領不同心，故近日多談少成，等語。竊計此時情形，加以沈事，較前爲難數倍。尊電云云，辦到已佳。魏袁皆欲高一著，固甚好，恐做不到。待有來電，即轉。(方)歌。(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兩江總督魏光燾電

急，江甯魏制台鈞鑒：秦密，頃得香帥歌電云：屢接尊電，以上海索交六犯，商辦爲難，屬敝處商請政府，在京設法。茲探各使口氣，皆虛交出後仍置策典，故不肯放鬆。萬不得已，擬以監禁免死之法，商令務令六犯交出，由我自辦。今南洋、滬道皆以堅持勿鬆口氣爲主。但使能將六犯索交，聽我如何辦法，於事更爲有濟。請速電致甯滬設法速辦。能進一分，即爭回一分主權，尤所深佩。特轉陳，乞鑒察。(方)虞。(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急，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南洋、滬道前電，頗似夢囈。方亦笑之。頃奉歌電，已將尊意劃切電告。此時此案若能照尊電辦理，現正可爭回主權。務望始終主持，保全大局。此輩大話，不足較也。俄約有所聞否？乞密示。(方) 虞。(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勳電

上海袁道台：洪密，元電悉。前接香帥歌電云：屢接尊電，以上海索交六犯，商辦爲難，屬敵處商諸政府，在京設法。副探各使口氣，皆虛交出後仍置重典，故不肯放鬆。萬不得已，擬以監禁免死之法，商令務令六犯交出，由我自辦。此正專爲爭回主權計。非鄙意不欲重辦此六犯也。今南洋、滬道皆以堅持勿鬆口氣爲主。但使能將六犯索交，聽我如何辦法，豈不更好。請速電致甯滬，此事悉聽南洋主持商辦，萬勿以鄙言爲輕重。勿使將來謂六犯本可允交，而貨死出自鄙意，致失主權。弟敢當此重咎耶？等語。屬即照轉甯滬。尊處辦理此事，不遺餘力，欲高一層，極爲有益。香帥因慮各國不肯交犯致失主權，擬退一步，冀易就範，亦深知辦事之難。仍望審機籌辦，勿因香帥一電，致涉遲疑。至爲盼禱。(方) 翰。(端方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元電敬悉。歌電已照轉甯滬，並將尊意切實辨明。頃接滬道元電：昨

今時商各領。據云：英日義欲在京與外部商辦，其餘各公使擬在上海商議，意見不同。刻力穩諸領，免英擅權。咸爲沈憂嚴懲，各國均有違言，從前之允交者，今則意見不同，以後能否商交，實無把握，惟有儘力籌辦。但交涉全貴審機，能無失國體，即可定議。等語。滬道所言，仍不出蓋虛所籌之外。從前高一層著想，特悚於邵陽意旨，姑爲此大言耳。大局要緊，仍望隨時設法，使交犯事早日辦成，實爲天下國家之幸。夢囈之談，不足介意。(方)成。(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袁道電云：奉到張宮保嚴諭，悚感莫名。查六犯免死，係外人最切意之著。職道爭交無術，負疚萬分。前蒙宮保指授機宜，此真日夕禱求，無任佩仰。在甯稟商督帥，亦深佩遠謨。現密囑龐開森將從寬監禁一節條陳美領，切商公會，作爲出自古意。倘公會允即照轉公使核示，職道即可乘機續議，後不援例，以保主權。惟是宮保既請憲台飭知不願與聞。職道獲戾更重。萬求憲台轉懇宮保，略述原情，以天下爲重，始終一力主持，俾得仰仗德威，磋磨就範。曷勝叩禱。等語。(方)嘯。(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電

上海商約公所福君開森：祕密，陳龍鄒章罪名如何定擬？堂判速電告。督院。諫。(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內閣大學士張之洞電

北京張宮保鈞鑒：誠密，滙道銜電：蘇報案，今日縣委會英副領，自九點鐘訊至四點鐘止。其中周折甚多。律法官述彼族意。監禁不出三年。職道飭縣力持，情過寬縱，當硬斷。餘俟明日會訊再稟。等語。特聞。(方)篋。(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勛電

上海袁道台：洪密，皓電悉。持議正大，體領當可受範。切盼續電。至商龍積之辦法，唐才常供甚為確鑿。惟章鄒皆不加以極刑，餘犯不能不變通辦理。即請就近稟承邵陽指示辦結，鄙處無不遵教也。章鄒必應永遠監禁。未知監禁何所？盼復。方。篋。(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福開森電

上海商約公所福君開森：效電悉。章鄒必應永遠監禁。趁此互讓未定，務望設法妥辦。能在華界監禁最好。餘犯可從末減也。(方)篋。(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清開森電

上海商約公所福君開森：馬電悉。章鄒永遠監禁，龍出甘結最要。務望辦成。并轉煦生，三函均悉。兼院。篋。(端方權)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兼湖廣總督端方致上海道袁樹勛電

上海袁道台：洪密，馬電悉。執約駁復，所見正大。佩甚。外務部如有復電，望速示。方。

奏。  
(端方權)

編者按：蘇報彙編案字數較多，內容亦未免重複，但為保持故宮檔案的完整性，且由此可知清廷對蘇報案南北電商，損毀周章的情況，因此幾經考慮，仍決定全部錄載。

## 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

馮自由

在辛丑、壬寅（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兩年爲上海新學書報最風行時代，蓋其時留東學界繙譯之風大盛，上海作新社、廣智書局、商務印書館、新民叢報支店、鏡今書局、國學社、東大陸圖書局等名競出新籍，如雨後之春筍。壬寅春，旅滬志士餘杭章炳麟，常熟黃中央（釋名宗仰別號烏目山僧），山陰蔡元培，陽湖吳敬恆諸人，以譯本教科書多不適用，非從新編訂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聯絡海上有志之士，發起中國教育會爲策動機關。倡議諸子，均屬熱心民族主義之名宿，故此會不啻隱然爲東南各省革命之集團。其會所設於泥城橋福源里，卽今跑馬廳對面。籌劃數月，至是年秋冬間，始告成立。癸卯（一九〇三年）駐日清使蔡鈞忽電請清廷派留東學生，免爲革命邪說所中，且照會日政府請禁止中國學生肄業陸軍。國內外志士因之異常激昂，教育會乃謀集資自設學校，培植人材。正計劃間，而南洋公學適發生全體罷學之風潮，蓋該校教習不許學生談論時政，壓抑過甚，乃有是舉。退學生之有力者何廉施（梅士福州人）、穆湘瑤（藕初）、許烈公、胡敦復、敖夢姜（嘉興人）、俞子夷、曹梁廈、何震生、貝壽同等，初擬憑自力組織學校，繼以資力不足，乃求助於教育會，章、蔡、黃、吳等允之，黃宗仰爲言於難迦陵女士，承慨助鉅款，而學校始得成立，卽愛國學社是也。未幾南京陸師學堂學生亦因事多數退學，該校學生中以章士釗（行



嚴)、林曠(後名懿鈞號立山)、爲最激烈，均先後加入愛國學社，而聲勢乃益張。當時中國教育會爲募捐經費事，嘗致書海外各地華僑求助，錄之如左：

中國教育會全體會員頓首萬書海外同胞：韓嬰有言：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豈惟不自有而已，權利競爭，歸於強梁，固將有乘蠶抵婁，奪其所據而吮膏肉者，荒荒大陸，岌岌橫日，欲保此於終古，殆理勢之必無者也。比年以來，前知之士，固嘗發教育改良之議矣，蓋我民誠智，彼雖欲役，固有不能者；我民誠愚，彼雖欲事，亦有不得者，此固強弱之總因，抑亦盛衰之樞紐也。而政府亦嘗傲行一二，以塞衆望。顧斯事艱巨，生死存亡，繫於絲絲若存之一線。乃微觀深察，則見其大謬不然，蓋往往以形骸聾盲，當此巨任，是無異望近死者以復陽也。嗚呼，海外同胞熱心俠力，日日望宗國興學校出人才者，而詎知宗趣若彼，孤我同胞之望者，至如此極耶！莊生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而人故塞其竅。」今日穿之之力猶遜於塞，然則莽莽前途，其將長夜以漫漫乎？禹域山河，其真際於末劫，而爲昆藍風中之腐草乎！抑將有倔興者，濯乎整理，以新我日月，光我宇宙乎？凡此絕大之疑問，推往觀來，執因求果，皆可於今日教育之現狀而積決之也。請爲同胞重一言之：專制之毒痛於學界，遞積遞演，則國民之萌蘗者愈受摧殘，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權者，將陰施其狡獪，益深我奴隸之資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况豐禍之交乘而迭至者乎！同胞同胞，吾儕不自振拔，偷懦憚事，失今不圖，必無幸免之希望矣。乃者旅滬同志殷憂不輟，爰有教育會之舉，發起於壬寅之春，至其秋冬之際而組織乃粗備，請爲同胞道其概略：我國今日學界最缺乏者爲教科書，教育會發興之始，即欲以此自任。繼因入股方廢，承學之士，

於一切新名詞，意義既未習聞，恐難溝貫，乃議做通信教授法，刊行叢報，方欲出版，而駐日蔡使阻遏留學之風潮以起。於是乃謀自立學校規制，尙未底定，又有南洋公學學生不勝教習之虐待者相率出學，求濟於教育會，遂成今之愛國學社，此散會歷史之大凡也。然散會同志無權無勢，一切建置皆白地起造，無有憑藉，學生社會，家乏者十之七八，即稍有資力，而束縛於父兄，不得逞志，愛國學社財用之困難，遂有逾於尋常者。國內塞陋，稍有一二同志慷慨捐助，然一切費用不足者猶極鉅，此所以不能不呼將伯於海外同胞也。海外同胞視外族之強盛，身嬰虐待之慘酷，愛國之誠，浸昌浸熾。近年凡有舉動，極爲同志所欽服，比來各省官學多有由同胞資助以成者，此足以表愛國之盛心矣。然官學生之宗旨，不過造軟骨派之奴隸，愛國學社之前途，雖不敢決其如何，而學生固多志趣不羈，向學甚篤，儼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勝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伏希同胞各仗願力，襄此善舉，實爲厚幸。謹布腹心，惟祈垂鑒。其他規則，別詳散會及愛國學社章程，與散會機關之蘇報，同胞取而覽之，必更詳知其情狀矣。

愛國學社既成立，中國教育會諸董事蔡元培、吳敬恆、章炳麟、黃炎培（任之）、蔣智由（觀雲）、蔣維喬（竹莊）等皆任教員，一反以前南洋公學所爲。校內師生高談革命，放言無忌，出版物有「學生世界」，持論尤爲激烈。湘人陳彝範（夢坡）所設之蘇報，向稱革命言論之樞紐，率先自承爲教育會之附屬機關；其女公子攬芬，亦有愛國女學校及女學報之設，兩者均於婦女界智識之進步，增助非鮮。教育會更派遣會員分赴江浙各省組織支部，與辦教育。已成立者有江蘇常熟及吳江之同里等處，常熟支部爲殷文伊、丁初我、徐覺我等發起，附設有塔後小學。同里支部爲金天翮

(松岑)發起，延柳棄疾(亞子)、林颺、陶廣熊等相助。由林颺教授兵操，成績斐然。附設有明華女校，章程略仿愛國女校，湘鄉張通典之女公子弘楚、芻美、振亞及陽湖孫濟扶等皆來就學，聲譽頗著。此外劉季平(又稱劉三)、劉東海(季平從兄)、秦毓璽等，亦在上海華涇鄉創設麗澤小學，校址即劉季平住宅。又蘇州有吳中公學社，杭州有兩浙公學社，規模悉仿愛國。是時東南學子，咸知振興學務為救國保種之惟一途徑，此倡彼和，盛極一時，學生之趨向激烈論者，所在多有。愛國學社之組織，本為南洋公學選學生所策動，頗以主人翁自居，對於中國教育會之指導，間存漠視，章炳麟等乃主張漸加以制裁之說，吳敬恆則左袒退學生，意見各殊，會與學社之爭潮遂起。雖經黃宗仰多方調處，卒難復合。癸卯五月二十四日愛國學社忽以社員名義，登載「敬謝教育會」之意見書於蘇報，表示與教育會脫離關係，至閏五月初一日黃宗仰亦以中國教育會長名義揭「賀愛國學社之獨立」一文於蘇報以答之，由是教育會會員之任教職者遂多謝去。內潮方急，而滿清政府已控告革命黨於租界會審公廨，封閉蘇報館，逮捕諸重要分子，蔡元培走青島，吳敬恆走倫敦，黃宗仰、陳彝範、陳擲芬走日本，章炳麟被逮入獄，愛國學社亦聞風解散。中國教育會在風雨飄搖之中，仍勉強掙扎，遷其機關部於愛國女學校，由武進蔣維喬、吳縣王季烈、四明鍾憲鸞諸人支持之，後此亦不能有所活動矣，上海革命運動，至此遂受一頓挫。(革命歷史初集一一五頁至一一九頁)

編者按：謝蘇報者為陳毅，範子名仲彝，本文作陳彝範，誤。

## 中國教育會之回憶

蔡維翰

### 教育會之創立時期

當民元前十年壬寅，正值義和團亂後，清廷亦知興學之不容緩，明令各省開辦學堂。而國中志士，鑒於清廷之辱國喪師，非先從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網嚴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諸口，從事進行，更難著手。是年三月，上海新黨蔡子民（元培）、蔣觀雲（智由）、林少泉（癩）、葉浩吾（瀚）、王小徐（季同）、汪允宗（德淵）、烏日山僧宗仰等集議發起中國教育會，表面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議既定，即馳函各地同志赴滬，開成立大會。時鍾憲鬯先生在江陰南菁高等學堂爲理化教員，於課外密談革命意義。某日，鍾師接蔡蔣諸君公電，囑其赴會，並介紹會員。鍾師接信後，赴會與否，意向未決。而余與常熟丁芝孫，無錫黃子年，皆意氣甚盛，慫恿鍾師，願隨之赴會。即日渡江趁輪船，值江中大風，浪高丈餘，舟小幾覆。然諸人皆整襟劇談，殊不爲意。及抵江北，適是夕無輪船。屈計赴會之期，已趕不及。乃發電覆蔡蔣諸君，同時入會。

教育會成立之日，蔡子民被舉爲會長。時會員人數稀少，經濟尤爲竭蹶，發展殊難。暫從文字方面鼓吹，實行辦學，尙未有具體計畫。

適是年之夏，徐家匯南洋公學五班生沈步洲（聯）、胡敦復（炳生）、有鬧學風潮，堂中處置失當，致全體學生，皆表同情於五班生。蔡子民爲特班教員，從中調停，不得要領，毅然與學生俱退。遂成自來未有之退學大風潮。

斯時內外多故，吳稚暉（暉，後改敬恆）率領男女學生數十人赴日本留學，中有九人，志在陸軍，擬進成城學校。向例，自費生學陸軍者，須駐日公使保送，以示限制。時公使爲蔡和甫（鈞），秉清廷意，不肯出保證書。稚暉與之力爭，公使給之。令學生五人，合保一人，即以原保結選送日本參謀部，公使絕不負責。參謀部以與例不符，不許。蔡公使左右推諉，百般賈弄，稚暉不得要領，乃直入使署詰問，不期而集者二十六人，跪求終日，誓不得請不出署。公使乃召日警至，逼令解散。稚暉憤然云：「出使署不能，入警署則可。」遂與孫叔方（揆鈞）二人，同時被拘。越數日，日本內務部下令，解吳孫二人回國。吳在中途，自投於河，爲日警救起。全國志士，東望扶桑，目皆皆裂。七月初十日，吳孫二人到滬，教育會同人，在張家花園海天深處，發起歡迎大會，到會者百餘人。稚暉登壇，備述顛末，慷慨激烈，淋漓盡致，述及政府腐敗，喪失國權，聽者皆爲之憤怒。述及蔡和甫舉動乖謬，出語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聲，震動屋宇。

十九日張園安愷第開協助亞東遊學會。是會，乃由安徽姚石泉召集，姚係我國第一次送學生至日本留學者，時適道過滬上，聞學生不得進成城學校事，頗熱心贊助，故召集是會，商議向日本交涉之法。首由姚氏演說，如有妥善之方策，渠願極力贊助之意。有戡元丞主張，擬請中國有名譽之人，赴日本與參謀部商議，此後遊學生歸中國教育會保送，不歸公使。而葉浩吾則言中國無地方自

治之制，海上社會，未必爲日本政府所承認，不如中國教育會自設學堂，自教子弟，不必赴日本留學。討論結果，即公舉姚君根據駁君之議，赴日本辦理此事，不論成否，俾知中國未嘗無人。一面仍木葉君主張，積極自辦學校。

### 愛國學社及愛國女學校之先後成立

中國教育會，本擬自辦學校，而南洋公學退學生百餘人，無力自組學社，遂推代表請求於中國教育會。會中特開會議，決定接受退學生之請求，予以經濟及教員之贊助。推蔡子民爲總理，吳稚暉爲學監，於是年十月十七日，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租屋開辦，定名愛國學社。

至於愛國女學校，雖亦爲中國教育會所辦，其性質與愛國學社，完全不同，最初擬辦女學者，爲上虞經蓮三。適林少泉偕其妻及妹林宗素，自福州來滬，亦提倡女學，蔡子民亦贊成之，因此偕其夫人黃仲玉，在白克路登賢里寓所，邀集諸人，開會討論。到會者經林二氏外，尙有吳彥復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陳夢坡（範）偕其女福芬及二妾，復有韋增佩增英兩姊妹。開會時蔡、林、陳三氏，均有演說。會畢，在里外空地攝影。而吳彥復夫人，憑窗窺見之，肆口大罵，深不以其女參與此會爲然。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觀雲設席歡迎，乃請蔡夫人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入席作主人，蓋其時男女界限尙嚴，避嫌如此。壬寅之冬，卽由蔣觀雲、宗仰提議，設立女校。蔡、林、陳、吳均列名發起，租校舍於登賢里，名曰愛國女學校，推蔣觀雲爲經理（當時尙無校長名稱），經常費由宗仰介紹羅迦陵女士獨任之。未幾，蔣觀雲赴日本，蔡子民繼任爲經理，所

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妻女，有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不久退學者，故學生祇十人左右。

### 教育會之全盛時期

民元前九年癸卯，爲中國教育會之全盛時期。時愛國學社學生皆入會爲會員。社中春秋開學，各地聞風來學者甚多，校舍不能容，即添租左鄰房屋，又添租右面空地爲操場。愛國學社社員原以南洋公學之五班生沈聯、胡炳生、俞子夷等爲中堅人物，而推戴特班生貝季眉（壽同）、穆恕齋（湘瑤）爲領袖。學社組織，分學生爲四班級，與今之中等學校相當。社中自總理學監以下教職員，均自行另謀生計，對於學社，純盡義務。如蔡子民則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吳稚暉則任文明書局之事，三四年級之國文教員爲章太炎（炳麟），一二年級國文教員，則由余任之。章則爲人譯妖怪學講義，余則爲蘇報館譯東報，均藉譯費自給。歷史地理教員吳丹初亦然。理科教員則由科學儀器館中人分任之。英文教員，除高級請一西洋女教員爲有給職外，至普通英文，均由社員分任義務。體育方面，則爲何梅樵、山漁兄弟二人任義務教員。梅樵係海軍學生，山漁係浙江陸師學堂學生。學社既由退學風潮而產生，故學生極端自由，內部組織分全部學生爲若干聯，每聯約二三十人，聽學生自行加入某聯，公舉一聯長，凡有典革，多由學聯開會議決，交支持者執行。故自總理學監以下，社內外人對之，均有媚學生之批評。蓋官立學堂，極端壓制學生，此則反其所爲，不啻聽命於學生也。邇時既以退學爲美舉，各省官立學堂學生之反抗退學風潮，乃相繼以起，學社中遇此事，必發電以賀之。

愛國女學校，於是年開始招收外來學生。由吳稚暉提議，亦遷校舍於福源里，並運動學社社員，各勸其姊妹就學，學社之教員，亦多兼女校功課，余之爲愛國女校義務教員，亦於是時爲始。由是女學校學生亦漸增多。

春季中國教育會開會，重行選舉。稚暉暗示各社員，舉宗仰爲會長，其意以會中缺乏經費，若選宗仰，則可藉其力，向哈同、羅迦陵方面，捐助鉅款。會員多不以爲然，以爲宗仰是方外人，以長教育會，不甚適宜。稚暉持之甚堅，且會中社員，佔絕對多數，皆依稚暉意，宗仰卒當選爲會長。然宗仰亦甚乖覺，於經濟方面，並未有甚大助力。

中國教育會每週率領學社社員，至張園安禮第，開會演說，昌言革命，震動全國。而頑舊之輩，皆極端反對。上海各大報，如申報、新聞報等，亦持反對論調。吳稚暉提議，必須有機關報，以爲對抗，後乃利用蘇報爲機關。

### 軍國民教育會之組織

是年三月，忽得東京留學生電：桂撫王之春，借兵法款，以平內亂。應揭其陰謀，公同阻止。教育會乃開臨時大會，公電攻擊王之春。嗣得東京續電，留學界已組成義勇隊。從事訓練，養成軍國民資格，國家有事，即準備赴前敵效命，希望海上響應。由是愛國學社社員，亦擬組織義勇隊，但缺乏教練之人，無從積極進行。

時各省官立學堂久受壓制之學生，反抗風潮之最爲激蕩者，應推是年四月南京陸師學堂之退學



風潮。稚暉撫掌曰：「我們之義勇隊不患無教練之人矣。」發電賀之。而陸師退學生亦推代表林力山、章行嚴二人，來滬接洽。會中表示歡迎，增租房屋以容納之，且一切費皆免收。代表歸後，全體學生四十餘人皆來滬，編入愛國學社學籍。

於是林力山、章行嚴等，合社中原有體育教員，分任教練，改正名稱，為軍國民教育會。自蔡子民、吳稚暉、宗仰等重要會員，及年齡較長之社員，志願入會者共九十六人，分為八小隊，早晚訓練。余亦加入小隊，又兼任初級之教練員。

是時東三省俄事日警，日本留學界義勇隊，推舉鈕惕生（永建）、湯爾和（禎）歸國，謁見北洋大臣袁世凱，請求發給餉械，至前敵與俄人決戰。袁氏實未之見，而滬上則謠傳鈕湯二人，被袁殺害。而駐日公使蔡和甫致電鄂督端方則云：「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現將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端方即轉電各省督撫。由是拿辦新黨之風聲，日益加緊。而張園每週開會演說，鼓吹革命，及蘇報登載之言論，愈益激烈。

### 愛國學社與中國教育會之分立

中國教育會，接受南洋退學生之請求，辦理愛國學社，社員全體，加入教育會。會與社，二而一，一而二，原無畛域之分。但學社開辦之初，會中籌措經費，會員任義務教職，確受社員之愛戴。至本年以來，會中經濟，已形竭蹶，除義務教職員以外，未有大宗款項，資助學社。在社員眼光中，似乎中國教育會，反藉學社收入之學費以生存。社員之煽激者，即對教育會有後言，而教育會

傾袖諸君，吳稚暉則陰袒社員，蔡子民雖不以社員爲然，而態度溫和，不露圭角，章太炎則堅決主張，不與學社合作。當時會中人，戲言此會社頗類似梁山泊，因爲點將錄，有人以稚暉擬宋江，亦有以足智多謀擬爲吳用者。某日，開評議會，議及教育會與學社分合事。稚暉恃其滑稽態度，出語尖刻，偏袒學社方面。太炎當衆，拍桌大罵云：「稚暉，你要陰謀篡奪，效宋江之所爲，有我在，此汝做不到！」稚暉向來口若懸河，當者輒應，但對太炎之瘋頭瘋腦，不得不讓步，默然無語。從此每遇集會，若有太炎在座，稚暉必避席。太炎恆謂人曰：「稚暉妄人也，烏足與語。」太炎之服裝舉動，亦至離奇。恆服長袍，外罩以和服，斷髮留五寸許，左右兩股分梳，下垂額際，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余與之共臥一室。某日，見其寫一字條與汪允宗云：「今已不名一錢，乞借銀元兩枚，以購香煙。」余笑曰：「既已向人借錢，曷勿多借幾元。」則答云：「此君祇有兩元之交情。」其言動大率類此。

教育會會員中有野鷄大王徐敬吾者，曾開雄妓花榜，故得此雅號。是時忽與新黨往來，新黨提倡平等主義，又以敬吾可供奔走，故亦近之。敬吾既日與新黨狎，得爲愛國學社之庶務員。遇張園開會時，亦能登臺演說。其演說態度，則執其右指，自臺前一躍而上，以自表異，人皆目笑之。結果，學社之會計員，與敬吾之帳目，發生弊竇。會計員去職，敬吾之帳目，始終交不出。此亦爲學社與教育會發生裂痕之一因。

宗仰對會與社兩方，始終從事調停，卒歸無效。五月二十四日，愛國學社遂宣告獨立。發布「敬謝教育會」一文，揭之報端。宗仰乃以教育會會長名義，發布「賀愛國學社之獨立」一文以答

之。當時論者，莫不歎息我民族之缺乏團結力。學社獨立未及兩週，而蘇報案之外禍作，亦遭波及而解散矣。

### 中國教育會之中衰時期

蘇報案起，中國教育會本身未遭解散，惟會員大都散去。至六月十八日二十日，迭次在餘慶里本會事務所開會，到者僅十人，公議愛國女學校，仍繼續辦理，推鍾憲德為義務經理，而以余佐之。惟會中已不名一錢，節省開支，每月經常費，不過一百五十元，分作三十股，每股五元，由會員分任一股或數股，以半年為限。然當時認者，祇及半數，餘再分任募集。鍾先生借得開辦費一百五十元，租屋於白克路德華里，於七月初十日開學，分學級為本科、預科。葉浩吾、虞含章二君及余，均任義務教員。

教育會雖不能如上半年之公開鼓吹革命，然內地之運動革命者，皆以教育會及愛國女學校為秘密接洽之機關。是年冬，日俄戰爭，風雲緊急。蔡子民已自青島回滬，於是共同組織對俄同志會，發行俄事警聞日刊，警告全國，一致起而抵禦強俄。內地同志，多有集款定購此新聞，送茶坊酒肆，供人閱看者，此亦教育會事業之一。

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俄事警聞社開教育會議，決議愛國女學校明年仍繼續辦理，蓋以會員分任之款，僅以半年為期也。經費則由到會諸人，再分認募集，仍推鍾先生為經理，以余輔之。並決定明年聘常任教員一人，為有給職。添設婦女速成科，教育已嫁女子。

民元前八年甲辰，愛國女學校，因學生漸多，乃遷校舍於蓬萊路。正月二十五日，開學。

是時日俄既已開戰，俄人屢敗，對俄同志會，已無日標。然因中國以後受各國欺侮將益甚，公議改組爲爭存會，改俄事警聞爲警鐘，仍按日出版。

三月，張竹君女士，自南洋來，提倡女子自愛自立，應學習女工，能自生產，不依賴男子。斯時辦女學者，初未知有手工，鍾先生聞其議，大爲贊成。因停止各項功課，設女工傳習所，請張竹君來校，專授手工，以三個月爲期。然張實有野心，未及一月，即暗中運動職員及多數學生，突然離校，自行組織育賢女學校。愛國女學校，正在發展中，遭此打擊，幾於破壞。

中國教育會開春季大會，公舉蔡子民爲會長。

是年四月，章都之獄判決，章炳麟監禁三年，都容監禁二年，均罰作苦工，監禁期滿，逐出租界。

暑假時，鍾先生因公私交困，對愛國女學校，無力維持，向教育會辭職，會中仍推蔡子民續任經理，余仍被推爲義務教員。

### 教育會之復興時期

民元前七年乙巳二月，警鐘報揭載德人經營山東密謀。上海德領事，致函申辯，報端加以反駁，措詞犀利，適中其忌，遂提出交涉。我國官廳，本恨警鐘多革命論調，遂於二月二十一日，突然出票拘人，主筆劉中叔，得信較早，避去。館中有五人被拘。二十三日，開審，中有一人，交保

釋出，餘四人，仍被押。然因非重要職員，以後皆陸續開釋。

二月二十九日，鄒容病斃於獄中。葉浩吾有函告蔡子民，已由中外日報館，備棺殯殮，十日之內，即須埋葬，囑會中覓地及籌葬費。

三月初一日，教育會同人，在愚園開鄒容追悼大會。到會者五十餘人。

初二日，在愛國女學校，會議鄒容善後事宜，擬將柩暫停於會館，一面擇地，一面通知其家屬，後有義士劉東海願以其宅畔空地，為鄒容墓穴。會中乃就此地，開始經營葬事。

四月，教育會決議開辦通學所，係補習性質，早晚上課，以便有職業者，前來肄業。學科有拉丁文、德文、英文、法文、日文、初級理化、高級理化、博物、代數、幾何、名學。來學者共百數十人。擔任教科者，除會員外，多一時知名之士，如馬相伯之拉丁文及名學，鍾衡章之博物，龔紫英之代數，壽孝天之幾何。會內則鍾先生任高級理化，余任初級理化。斯時，陳英士從湖州來，進通學所，對於初級理化，特感興趣。

五月下旬，開會重行選舉。蔡子民以多數當選正會長，鍾憲邇當選副會長。暑假，蔡子民因接辦愛國女學校滿一年，無力支持。教育會新入會會員，吳書箴、徐紫虬二人，銳意接辦，即由蔡子民委託吳君任庶務，徐君任教務，接續辦理，不設經理名義。蔡子民先生常言云：「余長愛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蓀、陶煥卿、楊篤生、黃克強諸君到上海時，余與從弟國親及龔薇生等，恆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為招待接洽之機關。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歷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則注重炸彈製造等。又高級生周恩濤等，亦祕密加入同盟會云云。」

民元前六年丙午，鄒容遺骸，既葬華涇，因公議建立紀念塔，造塔工程，託黃任之轉請楊斯盛之督造廠，代為辦理。

五月初八日，章炳麟監禁期滿，將於是日出獄。事前數日，會中先行預備，購定船票，送往日本。是日之晨，蔡子民、葉浩吾及余等在滬會員十餘人，均集於河南路工部局門前守候。十時，炳麟出，皆鼓掌迎之。遂由浩吾陪乘馬車，先至中國公學。即晚，登日本郵船。炳麟在獄三年，容顏反見豐潤，絕無憔悴之狀，蓋得力於內學也。

五月，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乃於十二日，開紀念會。是晨，余偕蔡子民、嚴練如至南市大碼頭，則黃任之及中國健行兩公學學生共三十餘人，皆已齊集。乃乘舟行三小時，抵華涇，登岸，行二里許，至劉東海家。午餐畢，羣赴墓前開會。首全體行鞠躬禮，次紀念塔除墓，次報告，次演說。蔡先生是日之演辭，特別警策。

蘇報案中，拿辦六人，除章鄒入獄外，餘四人，或逃或避，惟陳夢坡雖逃而受禍最酷，蘇報館產業被沒收，兒子失蹤，家破人亡。民國二年，夢坡回國，欲運動發回報館產業而不可得，卒窮死於海上。

民元前五年丁未，前六年戊申，愛國女學校學生衆多，同時接受江南財政局及上海道署兩處津貼，學校性質，始漸漸脫離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係，而入於純粹的教育事業。然盛極而衰，校中積欠新沙遜洋行租金一千八百元，吳書箴將匿不見，終在戊申年冬，校舍被封，校具亦遭拍賣。斯時教育會已無形解散，在滬會員，不過數人，不復能開會，雖校舍被封，聽之而已。

民元前三年已酉，徐紫虬以名譽關係，令書箴了舊欠，另行組織，租屋於北河南路鴻安里，草草開學，而學生皆觀望不前，祇有十餘人。至暑假後，無力維持，徐君並擬於九月出洋。

昔者，中國教育會會員本有激烈溫和兩派；激烈派主張以學校為革命秘密機關，蔡子民等主之，溫和派則以名實應求相調，不如純粹辦教育，培養國民，葉浩吾等主之。余之見地，亦比較的偏於溫和派。至是眼見中國教育會之事業，僅留此女校，聽其消滅，於心不安，遂毅然接受徐紫虬之請求，正式出任校長，仍租賃校舍於蓬路。同時以學校已無主體，組織校董會，遂成今日之制。民元余赴北平，由宋俠公接辦，民十由李融五（通）接辦，民二十一，由孫翔仲（遠）接辦。現任校長季達即融五之胞弟。此校於艱難困苦中繇歷至今，已三十餘年，乃中國教育會事業之巋然獨存者也。

（上海研究資料輯集）

## 章太炎與支那亡國紀念會

馮自由

庚子七月漢口唐才常一役失敗後，自立軍諸將領湘人秦力山、朱菱溪、陳猶龍等先後避地日本。章太炎因列名上海張園國會，被清吏懸賞通緝，初託庇於基督教所設之蘇州東吳大學，繼以蘇撫恩壽指名逮捕，因亦亡命東京。時湘人周宏業（號伯助）、王思誠、浙人王家駒（號偉人）、及余同寓東京牛込區早稻田大學附近榎木町。菱溪、猶龍、（號桃癡，後易姓名曰左仲遠）蒞東後，與周王等有同鄉關係，亦移居榎木町周寓。力山與王寵惠同居。太炎則居某旅館爲廣智書局修訂譯文。衆以周寓爲談話機關，每日恆在此討論革命排滿之宣傳方法。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初旬，太炎提議謂欲鼓吹種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歷史觀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禎帝殉國忌日未遠，應於是日舉行大規模之紀念會，使留學界有所觀感云云。衆贊成之，即推太炎任起草宣言書，並定名曰「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其文曰：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類族。因不失親，天室由其無遠。故玄黃於野者，戰之疑也。異物來萃者，去之占也。維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載，雖窮髮異族，或時干紀，而孝慈幹蠱，未墮厥宗。自永曆建元，窮於辛丑，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漸滅。迴望皋瀆，雲物如故，維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



夢，非我族類，而愛其不祀；覺寤思之，毀我室者，寧待歐、美。自頃邦人諸友，怒然自謀，作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君主立憲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議者矣。豈不以評議定命，國有與立，抑其第次，毋乃陵躐。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維建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疆幹善輔，所以凝黃中之燧燼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於化者，亦無往而不化也，貞夫觀者，非貞則無以觀也。且曼珠八部，不常數郡之衆，雕弓服矢，未若飛丸之烈。而薊丘大同，鞠爲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幾盡，端冕淪爲辮髮，坐論易以長跽。茸茲犬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宜隸，鞭箠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扞禦哲族，不其悻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衆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駿雄，憤發其所。而視聽素移，民無同德，恬爲胡豢，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觀，而乘馬班如者多有也。吾屬孑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生長，瞻梨州之所乞師，潏然不怡。永懷疇昔。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土之情；觀狐裘臺笠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恩王父之義息矣。昔希臘隕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是用昭告於穆，類聚同氣，雪涕來會，以志亡國。凡百君子，嬋媯相屬，同茲惘惘。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別生類以箴大同，察種源以簡蒙古，齊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風以扇遊塵。庶幾陸沈之痛，不遠而復。王道清夷，感及無外。然則休戚之數，悲欣之府，

其在是矣。莊生云：「吾國吾都，望之暢然。」雖丘陵草木之精，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耶。嗟乎！我生以來，華鬢未艾，上念陽九之運，去茲已遠，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啓

宣言書既成，留學界初署名發起者十數人。有署名後中悔者數人，故僅得十人：卽章炳麟、秦鼎彝（力山）、馮自由、朱菱溪、馬和（君武）、王家駒、陳猶龍、周宏業、李羣、（彬四湖南人）王思誠等是也。定期在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式。留學生報名赴會者達數百人。太炎更徵求孫總理、梁啟超爲贊成人，並將宣言書郵寄橫濱清議報，托梁啟超代派送當地華僑，藉廣宣傳。孫、梁均復書贊成，惟梁於數日後再函太炎，謂此事祇可心照，不必具名，請將彼之贊成人名義取消云。會期原定三月十九日，詎清公使蔡鈞據使館學生報告，知留學界有此舉動，極形恐慌，乃持此會宣言書親訪日本外務省請求禁止開會，以全清日二國友誼。日政府竟徇其請，特令警視總監解散此會。太炎等十人於開會前一日各接到牛込區警察署通知書，謂有要事待商，請於是日某時至該署一談。太炎等如約偕行，時衣華服者祇太炎及陳桃癡二人。太炎長衣大袖，手搖羽扇，頗爲路人所注目。既至神樂坂警察署，警長首問各人籍貫爲清國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國人。」警長大訝，繼問屬何階級：「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遺民」。警長搖首者再，乃以嚴厲之態度發言曰：「諸君近在敵國設立支那亡國紀念會，大傷帝國與清國之邦交。余奉東京警視總監命制止開會。明日精養軒之會，應即解散」云云。太炎等以爭之無益，無言而退。翌日，留學界多未

知開會被阻事，不約而赴會者有程家標、汪榮寶等數百人。於是早上野精養軒門前及不忍池附近已有無數警吏監視，聲言禁止中國人開會。學生到軒門者均被口警勸告而散。孫總理亦自橫濱帶領華僑十餘人來會，及詢知清使館借外力干涉情事，乃在精養軒聚餐，以避日警耳目。是日歸抵橫濱，即邀集同志多人在永樂樓開會補行紀念式。香港中國日報得宣言書即載諸報端，大事宣傳。及期，陳少白、鄭貫公等舉行紀念式於永樂街報社，同志蒞會者極形踴躍。香港、澳門、廣州各地人士聞之，頗為感奮云。（革命逸史初集）

華  
興  
會



## 長沙華興會

馮自由

甲辰年春，湘人黃軫（後改名興）、劉揆一、陳天華、楊守仁等，在日本發起華興會，企圖回湘大舉革命。留日湖南學生入會者頗不乏人。遂於是年夏秋間，自日返長沙，由劉揆一介紹哥老會龍頭馬福益合作，更由同志陳天華、章行嚴、譚人鳳、劉道一、蕭楚、柳繼貞、鄒永成、宋教仁、胡漢、柳聘儂諸人，各分途進行，楊守仁則駐上海策應一切。會員先後加盟者四五百人，多屬學界分子。因聯絡秘密會黨，頗不便利，黃劉等乃於華興會外，另設同仇會，專為聯絡會黨機關。仿日本將佐尉軍制，編列各項組織。黃自任大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掌理陸軍事務；馬福益任少將，掌理會黨事務。瀏陽普集市於每月某某等日，例開牛馬大會，屆期各鄉村羣以牛馬豕各種獸類赴賽，蒞會者凡數萬人，為湖南全省有名之墟集。與會羣衆，泰半隸哥老會籍，故哥老會亦規定是日為拜盟宣誓之佳節。同仇會即於同日舉行馬福益之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會長黃軫，親給馬以長槍二十挺，手槍四十挺，馬四十四，並監督宣誓，儀式莊嚴，觀者如堵。自是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不下十萬人，聲勢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黃劉馬等之大計劃，預定於甲辰九月清太后萬壽節日，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等處，分五路起事。先期在省城萬壽宮之皇殿下，預藏大炸彈一具，候全省文武官吏屆時到場行禮，即行燃放，以期一網盡之，然後各路同時發動。一

切布置，略已就緒，詎於萬壽節前十餘日，有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以機事不密，在湘潭縣城被縣吏逮捕，其大體計劃亦被探悉，湘潭縣令即飛報湘撫俞廉三告變。駐湘潭之哥老會行堂有號「飛毛腿」者，知事已洩，乃走報馬福益。馬時駐湘潭屬之茶園鋪礦場，距縣城五十里，得訊後，即令「飛毛腿」馳赴省城，告黃劉使速戒備。黃寓明德學堂對門，劉寓保甲局巷彭希民宅，得警後，以各處準備未竣，不得已匿跡他所，以避清吏搜索。未幾，湘撫派兵查緝各黨人寓所，全城騷擾，黃乃避居吉祥巷耶教學公會，由牧師黃古廷、同志曹亞伯保護出險，劉亦繞道赴漢口，得免於難。馬福益由湘潭逃桂，次年返湘，欲圖再舉，為湘撫端方擒殺。（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八五至八六頁）

## 黃克強長沙革命之失敗

曹亞伯

黃克強，名軫，字慶午，原在胡元倭所辦之明德學堂，經正學堂，藉作教授，以為運動革命之大本營，雖出入於黎公會之口知會，仍別立一華興會以號召會黨，祕圖起義。甲辰秋，本西太后六十年辰，於未舉行皇會之前，長沙之軍械幾何，兵士幾何，槍彈幾何，已一一調查清晰。原擬於皇會之日，趁觀會之機，俾各鄉之會黨得以集合於長沙，義旗一舉，長沙唾手可得。不期好事多磨，王益吾之黨羽劉作栴亦在長沙辦學堂，得知消息，遂祕告王益吾，王益吾即祕告湘撫臨鴻書。是時趙爾巽已他謫矣，龐鴻書極頑固兇殘，即購一會黨作引線，捕一與黃克強有關係之會黨，酷刑拷打逼供。一面下捕黃克強之公文與游擊熊得壽，熊以公文示求中學校校長汪德植，汪先報黃知，於是黃克強之居宅被軍警包圍矣。黃克強之子黃一歐尚幼，出門報信於明德學堂，黃克強即走避於明德學堂附近龍球（字視仙）之家。其時已近黃昏，尚距皇會之前十日也，軍警索捕甚急，金華祝（字封三）、張繼（字溥泉）輩，時在黃克強左右。將夜半，予正在甯鄉中學教員寄宿舍編博物學課程，忽見金封三派人持信來，謂有要事相商，轎子已在校外立候，予聞之急甚，知克強之謀破矣。即出房門，將門加鎖，而鑰匙忘記帶出，再由窗戶入房，拿出鑰匙，出校登轎，而各街柵欄，均已加鎖。幸予着洋服，無辯，守卒以予為洋人，一一由夢中醒來，開柵門讓予經過。予至龍視仙家，門口有



一警卒守衛，直入數進，至一花廳，見克強坐在書案，起立與予握手，謂事已被人告密，軍警捕之甚急，奈何？予云勿畏，即乘原轎至吉祥巷聖公會，叩黃吉亭牧師之後門。沿途叩柵欄如前，黃吉亭牧師宿於聖公會堂後門附近之一室，聞予叩門聲急，頗驚惶，便行祈禱，始稍定。開門後，予就黃牧師床前祕告以故，黃即穿衣坐予所乘之轎，予隨轎後行，重至龍硯仙之花廳，與克強討論出險方法。黃牧師先用溫語安慰克強，次對克強至友如龍硯仙、金封三、張溥泉、李遠勛諸人，謂此次事變，擔保克強之安全。但克強親友，無論何人，不能向予問克強之行踪。次日風聲更急，又捕去同謀之會黨首領游得勝、蕭桂生二人。次晚黃牧師再至龍硯仙家，授以出龍公館之祕計，約定次日下午六時，先由黃牧師自南門乘小轎，垂簾，而入龍硯仙之內室，隨換克強乘此轎經小街而至吉祥巷聖公會之後街某娼家門首，下轎入聖公會後門之一小巷。予則於黃昏時，專守聖公會後門以待之，黃牧師數易服裝出聖公會大門以探之。待至六時十分許，克強始入小巷抵聖公會之後門矣，予牽其手而入，心始安。隨克強之轎而來冒充班隨者，即張溥泉也。時將秋季，溥泉猶著藍竹布長衫，袋中盛一四寸手槍，謂途中苟遇不測，只好用手槍拚命。予是以重視溥泉之爲人，予見手槍此爲第一次。溥泉別去，克強即登聖公會後進之一樓，樓上亦無陳設，僅安置袁禮彬之一行軍床，與一小桌一小椅。予托黃牧師由漢口買來一新棉絮，即與克強墊鋪，予則僅蓋一日本製造之虎紋毛毯，青年時代，固不畏寒也。克強在聖公會樓上，除黃牧師、袁禮彬及予外，無一知者。長沙城內，風聲鶴唳，幾乎草木皆兵，而游得勝、蕭桂生所受之酷刑，聞之酸鼻。每日審問，必燒紅鐵鍊，使之露膝跪下，跪下時膝肉生烟，其聲其臭，熏聞滿座，腳捺手扭，鐵鍊叮嚀，更上夾板，

肉分裂。迨至痛失知覺，即橫陳未斷氣之身體於石板上，至稍知人事時，復嚴刑逼供，酷刑之下，何供不得！由是黃克強之大名，居然列案首矣，而宋教仁、胡宗瓏、易本義、馬福益、柳聘農、劉揆一輩，名皆前列。按名索捕，急於星火，予奔走於聖公會之日知會如故也。每禮拜日學生軍人來聖公會堂作禮拜，聽黃古亭牧師說教之擁擠如故也。予每日上午在校授課，下午至聖公會之日知會辦事，並至西長街循道會福音堂開門演說如故也。至游得勝、蕭桂生受斷刑之次日，予方在循道會開門演說畢，出禮拜堂，過長沙中學大門口，遇宋教仁，予驚甚，因問柳聘農在校否，蓋克強破案後，聘農已逃，宋教仁不之知也。予即呼曰頓初，（宋教仁之字）隨我來，彼見予狀倉皇，亦不作聲色，隨予至吉祥巷聖公會見黃古亭牧師。緣聖公會教友有在湘撫衙門爲吏者，自黃克強破案，游得勝、蕭桂生被捕後，每日刑訊狀況，及逼出口供，均能詳細記錄，以資研究。及宋教仁見黃牧師於禮拜堂，黃牧師示以游得勝、蕭桂生之口供，及急電湘西捕拿宋教仁之消息，宋方知克強之謀已破，神色慘傷。予與黃牧師皆勸其速離虎口，並送其出長沙城，黃牧師且贈以旅費八元。是時城門已有兵士看守，門正中繫一長繩，行人出入，嚴分左右，予偕黃牧師送頓初平安出城後，方返吉祥巷，蓋頓初之來，包定大杉板船兩隻，特來長沙運軍火，約於臬會之日，在常德謀響應者也，無如銀錢八元不足分配，次晨又來甯鄉中學覓予，求予設法，改名甘某。予又陪之至友人處支挪，途中遇長沙善化縣知事出巡，衛卒森嚴，值此風聲緊急之時，其一種猙獰之氣，不可嚮邇，在傷心人見之，尤不可耐。予覺頓初之足，似弱不勝風者；予仗洋裝手杖之勢，龍行虎步，橫衝直撞，頓初之胆亦壯，於是又送頓初平安出城。頓初去後，長沙之風聲尤急，謠言日衆，而臬會亦不敢大開，僅

於大街上懸幾盞走馬燈以爲點綴。予每日仍於禮拜堂開門演說之時，宣佈滿清入關滅我漢人之罪惡，實爲上帝所不許。時循道會教士李親仁先生，對予極愛護，知予喜吃糖果，每日必買一包糖果置之案頭，每出禮拜堂，彼必在予後三四十步隨行，見予歸甯鄉中學後方返。予自幼受曹鳳翔先生之教，行路從不後顧，李親仁先生在後看護，予未嘗一發見也。事後李親仁先生告予，謂長沙風聲緊急，克強之案，被捕者曾供有予名，故彼特使予每日開門講書。依循道會規則，未受洗者，不能登講台，是時予尙未受洗禮也。英人任修本牧師，素知予性激烈，亦不願爲予施洗禮，Rev. G. G. Warren 李親仁牧師則多方裁成之，故意使予登臺，使保護教堂之巡警，每日報告曹亞伯教士演講無恙。又謂彼每日隨予後三四十步以行，見予平安歸甯鄉中學後方返者，彼已立定主意，因年及半百，活在人間，無甚作爲，予正丁年，可以爲國出力，如官場與予爲難，彼必與之拚命，一聞教案，予之性命卽安全也。至今憶之，猶令我五中感激。

克強藏在聖公會樓上，對於替救同志，全仗黃吉亭牧師苦心籌畫，故派袁禮彬之弟某，搭輪船送信至武昌西廠口革命機關之科學補習所，使胡宗瑞劉敬安輩速將機關取消，並托其通知安慶、九江、南京、上海、杭州各處機關同時停止。一面由袁禮彬李仲廉兩人在長沙郵政總局檢查郵件，凡關於明德學堂轉交黃軫之信札，皆一一收檢。因袁禮彬李仲廉皆長沙郵政總局重要職員，袁禮彬之用心極周到，故此大克強破案，官場未得片紙隻字之憑證也。

黃吉亭牧師愛心圓滿，猶恐克強家族受驚，更於聖公會附近租一屋，使克強家族遷居，每禮拜日命克強兒媳來聖公會堂作禮拜聽講，即黃一歐李興亞夫婦也。予亦引克強夫人及其次子於禮拜日

至西長街循道會福音堂作禮拜。予憶克強次子尚在襁褓，曾於祈禱時，放聲大哭，予不得已抱之行，以維持祈禱之秩序。前清官場見克強家族皆耶穌信徒，亦不敢藍下毒手。然胡宗琬自武昌來長沙，尚雄心勃勃，彼曾在武昌西廠口科學補習所印就軍用票三十萬張，票係白宣紙，長五寸，寬三寸，上印藍色地球，地球北極上繪一雄鷹，雙腳立於球上，極爲精緻，隱隱中表示英雄獨立之意，局外人見之，視爲極上等之信箋。胡宗琬離武昌時，將科學補習所交劉敬安收束，宗琬則帶此三十萬印就之票紙至長沙城外王關憲家，預備票面上填臨時軍用，作會黨起義時之符信通行卷，因城門稽查極嚴，此票亦無用處。胡宗琬復返武昌，仍與劉敬安王漢輩秘謀進行，而長沙案捕黃克強之風聲亦漸鬆懈。

克強藏在吉祥巷聖公會樓上，將一月，有意與長沙告別，黃吉亭牧師又苦心經營送克強出險。克強出城之前數日，武昌高家巷聖公會會長兼武昌日知會會長胡蘭亭牧師，亦到長沙，與黃吉亭牧師秘謀送克強出城方法。黃克強本著有黃帝式之三鬚鬚，胡蘭亭牧師將克強之鬚鬚剃去，黃吉亭牧師即往城外海關人員鄧玉振先生家，借其房屋請酒一席，至黃昏城門將關未關時，黃牧師偕黃克強袁禮彬三人化裝海關辦事人員，並臨時催日知會會員數人出城至鄧玉振先生家晚飯。予服洋裝，不便親送，惟在甯鄉中學操場默禱上帝，求上帝護佑克強平安出城，予且願終身爲上帝作證，無論在何人面前，必相告曰，我乃信上帝之基督徒也。克強臨行時告黃吉亭牧師袁禮彬先生曰，途中若遇危險，則請兩君速避，彼當以自衛手槍與敵人拚命。幸天佑善人，一路平安抵鄧玉振先生家，由黃牧師介紹，鄧君歡喜無量。是晚日本輪船沉江丸開往漢口，晚餐畢，登沉江丸，船上重要船員蔡植

生，允妥爲照料，黃牧師親送至漢口。次晨黎明開輪，過靖港時，船上遇同志藍天蔚，（字秀豪）蓋張之洞派往萍鄉察看地勢，擬在萍鄉設一大規模之兵工廠者，適在沅江船上不期而遇，三人相見，喜出望外。藍聞克強在長沙破案，心甚憂之，至此心乃大慰，並自告奮勇，力保克強經過漢口之安全。沅江丸此次下駛，特別迅速，早四時許離長沙，晚九時許即安抵漢口矣。船抵漢口時漢口至上海之輪船，皆已開行，惟招商局之江亨，因裝貨未齊，尙未離漢，然已停在江心矣。比即呼一小舟，趕上江亨，黃牧師送至船上，囑曰，到上海時，即來一電，只拍一興字，即知君平安無恙也，於是黃興之名自此定。黃吉亨牧師見江亨已下駛，彼亦上日本輪船夜班回長沙。不數日上海之電亦至，吾輩皆相慶幸。不期上海萬福華刺王之春之案又作。萬福華之謀刺王之春，本蔡元培、章士釗所主持，謀刺未成，萬福華被租界捕房拘去，又將一班同志二十餘人，一網打盡，解入捕房，章士釗亦在內。幸郭人漳爲江西統兵大員，莫不特別致敬，餘則仍羈捕房。郭人漳保出時，謂黃興等四人爲彼來滬聘請之教習，故亦同時釋放。黃興出獄之夕，即乘三菱公司輪船渡日本而往東京矣。餘則尙繫獄中，至乙巳春方交保出獄焉。

黃興脫險後，長沙日知會革命之運動，及武昌科學補習所革命之經營，更加愾密，清廷對於武昌長沙兩處，益加注意，故特派鐵良南下武漢，偵察情形。而胡瑛王漢，亦圖窺其隙，以去滿人之魁渠。鐵良由京漢火車返京之日，胡瑛王漢化裝隨之，行至河南，王漢露出破綻，自知不免，投井死焉。胡瑛跟踪至北京，依同志而居，謀益亟。

乙巳春，清廷任端方撫湖南，下車之日，即殺劉道一於瀏陽門。旋又捕馬福益於萍鄉，馬福益

被捕時，用鐵練鎖其肩骨，俗名強盜骨，以刀洞穿肩骨，繫之以練，解至長沙，觀者如堵。因馬福益爲黃興案中之一人，刑訊極苦，馬福益亦直供不諱，聲言革異族命，爲漢族復仇，死何所憾。於被捕之三日，亦斬於瀏陽門。予囑謝中嶽往觀之，謂血流盈丈，狀至慘也。予乃兩湖書院學生，端方曾署兩湖總督，認爲有師生之誼。加以予爲耶穌教徒，適是時兩湖歷史副教授陳慶年，（正教授楊守敬，）端方聘爲上賓，待予甚厚，故端方不殺予；然又不任予在長沙運動革命，不得已派予往日本爲調查宗教委員。此仇教之清廷，派學生出洋調查宗教，此爲第一次。（武昌革命黨史前編第一卷第十頁。）

## 武溪雜憶錄（節錄）

龍紋瑞

黃克強先生，癸卯自日本歸，值余與譚君組會，胡君子靖，創立明德學校，聘為教習。課餘之暇，時向學生灌輸革命學說。平日則恂恂若儒者，絕口不談政治。在南門貨屋一椽，名華興公司，以興辦實業為名，號召同志。會員皆教習學生，所持為外援者，會中首領馬復益，擬於西后十月十四日萬壽節，各官赴行殿朝賀時，同時起義，所有陰謀祕畫，余等固未知也。九月二十四日，馬復益之部下在醴陵車站被獲，供有黃董場老師，先生照名，事乃大露。是日余適蕪客，君亦在坐，洋洋如平時，惟謂余曰，有和士云，將有釋綫之災，能一援手否？余答以君素明達，何忽信此無稽謬言。下午忽有人來告，君寓所紫東園被兵役圍守，搜捕甚急。君始將茲事始末盡情相告。余遂留君住西園。終日讀書，每飯輒盡三碗，無疾首蹙額之態，惟云有一重要箱篋，存在西長街長沙中學，設被搜查，按籍而誅，事殊危險。翌日，余衣冠出門，偽作謁客狀，親往攜歸，連夜將冊籍文件焚毀。維時學務處張君鶴齡，兵備處俞君明頤，皆開通明達，愛護志士，不欲與大獄，故事得稍緩，且未牽及學校。君住余家三日，後遷居理公會，由張溥泉、周道腴、諸君送之東渡。逾年，馬復益就義長沙。湘撫端午樵曾云，君為余釋放。張小圃亦答以龍莖溪不能賣友，亦遂釋然。（武溪雜憶錄卷上）

光  
復  
會





## 光復會（節錄）

馮自由

### 光復會之起源

光復會成於甲辰（民前八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之冬，而源流則出自癸卯（民前九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留日學生所設軍國民教育會。先是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等所發起之支那亡國紀念會，既遭日本政府解散，留日學生董鴻禕、葉瀾、周宏業、秦毓慶、王嘉樂、謝曉、石胡景、伊薩端、馮自由、蘇子毅諸人乃創設青年會，以爲之繼。留學團體之揭發民族主義爲宗旨者，青年會實爲濫觴。及癸卯春，俄人迫清廷締結滿洲條約，留學界大憤，有志者遂倡議組織義勇軍，自行赴滿拒敵，學生多簽名贊成之。青年會爲謀擴張其黨勢，咸入義勇隊爲幹事。後以日政府不許別國人在其國有軍事行動，乃改義勇隊名目爲軍國民教育會。旋聞清廷欲逮捕學生，請願代表各會員以滿腹甘心賣國，非從事根本改革，決難自保，於是紛紛歸國，企圖軍事進行。其中有一部組織暗殺團，欲先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爲軍事進行之聲援。所訂規章，極爲嚴密。浙江留學生之爲團員者數人，龔寶銓其一也。寶銓返國，遂在滬招集同志組織機關部。時中國教育會長蔡元培方從青島歸上海，規知其事，乃求其入會，願與合作，團員非常歡迎。於是更將規章詳加修訂，定名曰光復會，又

曰復古會。並推舉元培爲會長，壁巖爲之一新。適陶成章自內地再渡日本，道經上海。寶餘與成章爲莫逆交，且頻年運動會黨，咸與共事。元培亦知聯絡會黨非成章莫屬，因同約成章入會，成章從之。由是紹興商學界及各屬會黨頭目相與訂盟者，大不乏人。元培以放嘉熊素負重望，親至嘉興邀之訂盟。嘉熊許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會。成章嘗介紹魏蘭入會，因事不果。徐錫麟於是年冬十二月至上海見元培於愛國女學校，遂亦入會。秋瑾則於丙午（民前六年）冬爲反對日政府取締留學生規則事歸國，始由錫麟介紹入會，此光復會成立初期之大概情形也。

### 光復會與同盟會

當光復會成立之時，正爲萬福華館擊王之春之時。黃興劉揆一等因謀在長沙起事失敗，時亦遁上海，謀另組新黨，爲捲土重來之計。會王之春案起，牽涉新開路餘慶里機關部，黃劉等遂俱匿跡日本，以避其鋒。光復會既成立，與會者獨浙皖兩省志士，而他省不與焉。會長蔡元培開望素隆，而短於策略；又好學，不耐人事煩擾，故經營數月，會務無大進展。加以放嘉熊所創設溫台處會館成立未久，浙東各府志士咸萃萃於是，隱然奉嘉熊爲領袖。嘉熊既不允入光復會，則溫台處會館一日存在，光復會即不能大有施爲，勢使然也。乙巳（民前七年）四月後嘉熊迭遭家難，所營商業亦復虧折，其創設溫台處會館之原定計劃，悉成泡影，而維持經費亦無以爲繼，因之此會館遂成無形的解散。陶成章、莫寶餘乃入紹興，佐徐錫麟辦大通學校。呂熊祥、趙卓等亦隨之行。錫麟素有大志，且勇敢沈毅爲同志所欽仰。其組織大通學校也，即欲利用爲起事機關。及既成立，而浙江革命

之大本營遂由溫台處會館而移於大通學校，即光復會本部之事權，亦已由上海而移於紹興焉。是時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東京發起中國同盟會已歷數月，浙江人入會者有蔣尊簋、秋瑾數人。成章於丙午東渡，旋即加入，且見推為民報之發行人。元培於同盟會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為上海分部創辦員，因是光復會員奉半入同盟會籍。獨錫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且因捐官辦學二事與成章意見不洽，故卒未入會。秋瑾於乙巳七月由馮自由介紹入同盟會，且被推為浙省主盟員，為浙人入同盟會之第二人。是年冬由日返國，復由錫麟介紹入光復會，因與錫麟訂約合作，故一切進行規畫，咸以光復會名義行之。然於丙午冬萍瀏一役前後，同盟會本部派遣歸國運動湘鄂蘇各省起事之劉道一、楊卓林、孫毓筠、胡瑛諸人，瑛皆與之約期同舉，亦概用同盟會章制，則可知是時革命黨員對於光復同盟之名義，固無畛域之見也。及萍瀏革軍失敗，徐秋二人遂協議決用光復軍名義在浙皖二省企圖大舉，不及半載而有安慶紹興之二役。

### 南洋之光復會

皖浙兩案起於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第三年。時章炳麟已出獄東渡，陶成章亦在日本，二人均任同盟會及民報重要職務，故民報載徐錫麟秋瑾起義事獨詳。而光復會員亦多隸於同盟會籍。丁未以後，陶成章、王文慶、沈鈞業、魏蘭諸人以黨禍先後避南洋，成章迭任新加坡中興報、仰光光華報記者，文慶、鈞業、蘭等亦任荷屬學校教員。成章因與同盟會幹部意見不洽，乃重組光復會於南洋英荷兩屬，蕭戴章炳麟為會長，並發售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債券，各省同盟會員之失意者紛然和

之。於是各埠分部陸續成立，新加坡有許雪秋、陳芸生、泗水有沈鈞業、王文慶及蔣和（編者按：和上疑當有一報字）報禮昆仲，文島檳港有李柱中、曾連慶、李天鄰，尤以潮嘉兩府人物為特盛。蓋潮州人許雪秋等於潮汕失敗後羣聚南洋，對於孫總理左右頗多非議，會其時陶成章組織光復會，以反對同盟會幹部為號召，雪秋芸生等深表同情，由是光復會勢力為之一振。戊申（民前四年）河口之役，總理嘗派汪精衛、鄧子瑜二人至荷屬文島籌款接濟，大受當地光復會員排擊，收效甚微。精衛所以憤然入京，躬行暗殺，即受是役刺激所致云。

### 李柱中興光復會

李柱中號愛和，湖南同盟會員之健者也。甲辰長沙之役，及丙午萍瀏之役，均參與其事，清吏皆懸賞料之。丁未春間，自日本至香港訪黃克強，有所計畫。旋應荷屬文島檳港中華學校之聘，充教員數載，深得華僑信仰。陶成章在南洋發起光復會，大得其力。庚戌（民前二年）秋間黃克強南遊，力勸柱中及文島諸同志消除意見，為國合作。柱中等案敬仰克強，從之。故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荷屬華僑亦慨助巨款，柱中與有力焉。柱中旋偕陳方度諸人至廣州謀炸巡警道王秉恩，以響應義師，因舉事延期而止。後由同鄉張通典援助出險。

### 上海之光復軍

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反正之役，陳其美與李柱中同為主動。柱中運動湘籍防軍，亦甚得力。其

美先率民軍敢死隊張承瀨等冒險攻江南製造局，爲清軍所擒，柱中間警，乃使預約之防軍陳漢欽部即反正，出陳於險。事定後，其美被推爲滬軍都督。駐吳淞粵軍濟宇營與柱中早有聯絡，亦同日反正，推柱中爲吳淞軍政分府，稱光復軍，即以光復會統系得名。

### 光復會之結局

辛亥革命軍起，光復會員在各省統領軍隊者，浙江有浙軍總司令朱瑞，江蘇有吳淞光復軍司令李柱中，廣東有汕頭民軍司令許雪秋、陳芸生。自陶成章在上海醫院被刺，遂喪失其主腦，勢漸瓦解。朱瑞旋任浙江都督，以疾去世。李柱中解職閒居，後爲洪憲請願帝制六君子之一。許雪秋、陳芸生在汕頭，與同盟會員之領軍者不合，勢成水火。時孫大總統嘗一度致電粵督陳炯明爲之排解，其後雪秋芸生卒不免爲清總兵吳祥達所殺。茲附錄民元南京政府爲排解同盟光復兩會爭端事，致粵督及同盟會電如下：

廣東陳競存都督及中國同盟會公鑒：近聞在嶺東之同盟會光復會不能調和，日生軋轢。按同盟光復二會，在昔同爲革命黨之團體，光復會初設實在上海，無過四五十人。其後同盟會與於東京，光復會亦漸渙散，二黨宗旨初無大異，特民生主義之說稍殊耳。最後同盟會行及嶺外暨南洋，光復會亦繼續前途，以南部爲根基，推東京爲主幹。當其初興，入會者本無爭競，不意推行嶺表，漸有差池。蓋不圖其實際，惟以名號爲爭端，則二會之公咎也。同盟會實行革命之歷史，粵人知之較詳，不待論述。光復會有徐錫麟之殺恩銘，熊成基之襲安慶，近者攻上海，

復浙江，下金陵，則光復會新舊部人皆與有力，其功表見於天下。兩會欣戴宗國，同仇建虜，非祇良友，有如弟昆，縱前茲一二首領政見稍口，初無關於大體。今茲民國新立，建虜未平，正宜協力同心，以達共同之目的，豈有猜貳而生鬪牆。爲此馳電傳知，應隨時由貴都督解釋調處。同盟光復二會員尤宜共知此義，雖或有少數人之衝突，亦不可不慎其微漸，以免黨見橫生，而負一般社會之期許。切切。總統孫文。正月三十日。（革命逸史第五集六一頁至七五頁）

### 陶成章之死

馬叙倫

陶七彪先生名在寬，紹興人，光復會領袖成章之叔祖；由諸生至道員，清末歸田，寓於杭州忠清巷；余時教授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居相近，時過先生談。辛亥冬，成章被刺，先生自遞取其柩歸杭州，適與余同寓清泰第二旅館，余以成章被刺事爲問。先生涕曰：「煥卿薄都督而不爲也」。蓋是時，有陳英士與成章爭浙督之說也。成章之被刺於上海法租界之廣慈醫院，余時爲大共和報主筆，由屈映光知之，映光初亦隸光復會也。卽赴院視之，乃爲捕房之偵者認爲嫌疑入，雖示以名帖，猶被留五六小時，至午後四時，偕至捕房一詢而後得還。成章之死，章太炎謂蔣介石實刺之；（見論衡或國華雜誌）然余聞諸介石鄉人曾與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謂成章死之前夕，歇於福州路之四海昇平樓，介石來，持銀餅二百元，懷手槍一具，某卽以指蘸茶書三點水旁於桌示介石，介石搖首；某又蘸水書耳旁，介石頷之。蓋水旁謂湯壽潛，時壽潛任浙督也；耳旁則成章也。次晨而成章以被暗殺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石屋檢遺）

# 光復會領袖陶成章革命史

張篋溪

編者按：此文記載陶成章革命事實較詳，但偏重光復會，對孫中山多攻擊之詞。

陶成章，字煥卿，浙江紹興縣人，舊屬紹興府會稽縣。始祖名幸五，從居紹興，世居會稽陶家堰。曾祖名聖傳，曾祖母吳氏；祖名功化，祖母陳氏，本生祖母章氏；父名正，母陳氏。成章幼聰穎，六歲讀書，過目成誦。十五歲爲塾師，喜讀新書，思想漸有轉變。嘗見駐防旗人凌辱居民，極爲憤恨，遂萌種族革命之念。庚子義和團起，成章思乘機謀刺殺西太后，因赴奉天；並歷遊蒙古東西盟，覘形勢，以規光復。

辛丑，又至北京，無所就而還。道經徐州，資斧匱乏，行七晝夜，幾餓斃。

壬寅，赴日本，入清華，繼入成城學校。時留學生監督汪大燮副知成章志，畏成章學陸軍，多方阻之。清史陶大均那桐等，被僞命至東京，大變與陶大均密商，詐稱將授成章以軍職，成章急於進取，遂歸國。嘗與大燮約，曰：「章以假歸，不如約，且復學。」及抵北京，大均畀以他事，成章不就，拂袖去。至天津，遇某君，假十餘金，始得南下，再至東京；而汪大燮早已使成城學校除其學籍矣。成章大憤，屢至大燮處問。大燮畏避之，迄無如何而歸。時在日本諸志士，組織義勇隊，推湯爾和、鈕鐵生爲代表，見袁世凱。欲以拒俄爲名，假其兵力，圖革命。事不成，疑成章從



中沮之。命龔寶銓（字履生名國元）與成章同居，訓成章。及聞成章言議，始諒其苦衷，於是陶鑿稱爲莫逆。成章得龔介，遂結嘉屬諸志士。柳州起義，成章擬往助之。事旋敗，乃寢。

癸卯冬十二月，有魏蘭者，擬歸浙江運動，陳蔚介成章同往。遂與魏蘭由東京至上海，與蔡元培熟商方略。及抵杭州，厲杭州白話報館。時已臘月二十六日，魏蘭謂成章曰：「杭紹一萃可航，君盍歸里一省？」成章曰：「情字難却，一見父母妻子，卽不能出矣。」其堅毅如此。次日得孫翼中介，乃偕魏蘭見濮振聲於仁和獄中。

甲辰正月初四日，復往。濮振聲爲成章出介函數通，名刺數十紙，以資聯絡。由是成章易名陶起，買舟往桐廬之招山埠。魏蘭則由水道經蘭溪龍游，而至雲和。成章由岸道步行至分水建德經松陽而至雲和。魏蘭劍先志學堂，延成章爲教習。有張生者，聞成章係歷史專家，取九朝紀事本末翻閱數口，特來詰問，成章對答如流，且引他書爲左證。又有張某者，問日本係何年開國，成章卽對以周惠王十三年，至是乃大信服。成章以掌教爲名，寄居學校。魏蘭則奔走於括甌兩郡。魏蘭之堂姪魏毓祥，亦馳往松陽、青田、溫州諸處，糾合會黨。夏四月，成章因陳大齊事，馳赴溫州，乘海舶而至上海。未幾，偕龔寶銓至杭州。

成章寓杭州白話報館，月餘，著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託陳蔚向各志士貸金印行。時魏蘭又與處州丁鏗、吳應龍，縉雲李造鍾、呂逢樵、呂嘉益，永康沈榮卿，金華張恭，及武義之周華昌，台州之王錫彤，處州之王金寶等結，於是各府黨會糾合爲一矣。

秋八月，魏蘭與魏毓祥，輾轉至嘉興，與敦嘉熊洽。成章在上海，與蔡元培、黃興等密謀，定

於十月初十日萬壽節，黃興在湘鄂兩省同時並舉，以閩浙兩省爲後援。議定，成章遂乘輪至溫州，蓋不知魏蘭等由陸路而出也。及魏蘭等抵上海，見蔡元培，始知其相左。魏蘭以函達成章，乃由溫返申，偕魏蘭、毓祥至嘉興，與魏寶銓、范拱薇、放嘉熊洽，再由嘉興經杭州，買舟而至金華。並攜猛回頭、新山歌等數千冊，分散之。

是時張恭組劇社，在義烏金華間，往來演唱。成章與魏蘭、魏毓祥，遂至社中與張恭洽，謁稱其與家爲卜古穴，凡劇社所至之地，咸隨之往。既而魏毓祥至處州，魏蘭至永康，復偕沈榮卿至張恭處，其事祕甚。至十月初十日成章等始與昌言湘鄂之議。於是沈張兩君，乃命其部下籌措一切。過數日，湘鄂杳無動靜，成章遂由義烏經諸暨，而至杭城。閱上海各報，始知湖南馬福益已就義，福建因按兵不動。成章仍由杭城而至義烏，往返四日，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辭勞瘁。自是魏蘭歸處州，擘籌畫。成章則由義烏至永康，又由永康至東陽之玉山尖，與大開和尙等商大計。復由台州而至上海。昔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成章蓋四至杭州而不歸。

是冬，成章又與皖寧各志士在上海結社，曰光復，以蔡元培爲會長。十二月，成章約魏蘭赴日本，與諸志士籌商。魏蘭偕魏毓祥臘杪至上海，而成章則先期而行。

乙巳正月，與魏等晤於東京；並與黃興、蔣智由、陳威、陳毅、秋瑾、彭金門各志士，共磋商。成章以國人中於迷信最深，乃囑陳大齊於東京習催眠術，多方招徠，並著有催眠術精義一書。夏間歸國設講習所於上海。既而魏蘭亦言旋。時救嘉熊力圖擴其勢，冀借溫台人之團體，以起義師。在嘉興創設溫台處會館，招馮豹、陳乃新爲幹事。成章薦魏蘭爲總理。魏蘭與魏毓祥復引了鐸、魏

毓蕃、趙卓、呂逢樵等爲執事。成章借龔寶銓、徐錫麟至紹興，創立大通師範學堂。因溫州離隔，會館未能成立，成章乃引呂逢樵、趙卓、丁鏢等，先後至紹興。復薦魏蘭爲東湖學堂總教習。成章與徐錫麟等密商，集金處紹各府會黨人，爲大通學堂學生，設體操專修科，朝夕訓練。時有富人許仲清，捐金前後五萬，從成章計，欲以術傾清政府，乃入資爲官。徐錫麟得道旨，成章得知府，陳子嬰、陳得毅、龔寶銓得同知。遂備文與徐錫麟等，詣日本求入聯隊，以體格不入覲見屏。又圖入振武學校，及陸軍經理學校，皆不成。

丙午夏，魏蘭赴爪哇。成章結閩皖各同志，自稱五省大都督，分浙東、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北、上閩、下閩，爲十軍。與蘇子谷等至杭，爲浙撫偵知，幾被逮。又借教嘉熊、龔寶銓赴蕪湖籌策。冬十月，張偉文以魏蘭之介，與成章相結納。

丁未夏，徐錫麟及秋瑾案發，周華昌失敗，端方通電飭緝成章等，由是革命黨之名大著。其秋，更與樊光緒印度、安南、緬甸、諸志士，在日本東京設立東亞亡國同盟會，擁章太炎爲會長。冬，在青風亭，借張繼等講演，提倡社會主義。又與浙東金、衢、嚴、處、諸志士密商進取。余識成章，始於是歲。時成章與汪季辛過從甚密，余與成章訂交，實季辛之介也。

戊申春，余爲作函致之王文慶，使入浙至各府聯絡。並易名何至海，借張偉文赴青島，與商起予、臧耀熙、呂建侯、劉冠三等組織震旦公學，仿大通學堂章程，功課專向武備。不意爲魯撫偵知，成章與張商諸人先後返申。嗣赴日本，後借張恭樹炸彈歸國。適陳其美、莊如新亦在上海，遂與共策進行。張偉文先回浙江，咨會各處會黨。秋八月，成章得范拱薇之助，易名唐繼高，赴南洋羣

烏籌畫經濟。適張雲雷赴爪哇，船中相遇，相見恨晚。抵新加坡，成章寓於中興報館。時中興報，與南洋總匯報，因宗旨迥異，互相攻擊。成章因痛陳中國不得不革命之理，著論數篇，易名異，揭之中興報。總匯報記者亦為心折，不敢與辯。成章欲遊歷南洋各島，向華僑募捐，請孫某為之介，孫某不許。時中興報執事陳威濤，頗不悅之，蓋以情告。成章知孫某難與共事，遂決計獨任艱鉅。並將浙江各同志革命始末，勦為一編，曰：浙案紀略。十月赴緬甸之仰光，為光華日報主筆，與莊銀安、傅春帆等聯絡。並將浙案紀略，陸續登之光華日報，以故南洋羣島無人不知陶成章。而孫某忌之亦益切。冬十二月，成章由仰光至檳榔嶼，偕陳威濤遊英荷各屬。時王致同在望引學堂，教授生徒，專輸以革命宗旨，被清吏王廣圻、汪鳳翔、白蘋洲探悉，迫令學董辭退之。張雲雷因介王致同與成章同遊各島。未幾，王致同赴日本反溫州。

成章在英荷各屬運動，孫文、胡漢民皆作書止之。成章至網甲島之檳港，某某又誣成章為保皇黨，嗾人暗殺成章，幸賴李燮和力為剖白，始免於難。時李燮和等在網甲為學堂教員，亦忿某某之譏詐，遂糾江浙湘楚閩廣蜀七省在南洋者，臚列某某罪狀十九事，善後辦法五事，並某某往來信札，致之日本東京同盟會總會，既不顧戴某某為會長。燮和恐成章遭暗殺，乃託人護送至新加坡。某某命汪季辛尾之，季辛固與成章私交篤，有所不忍。成章至東京，與同盟會書記黃興聯絡，黃興袒某某，不肯布之，並作書復李燮和等，為某某辯，洋洋千餘言。善後辦法中有言興復民報之舉，汪季辛遂作民報續刻之，由是章太炎作偽民報檢舉狀，痛斥某某藉革命為新騙術。當其時，陳威濤客爪哇，將某某罪狀用藥水印刷百餘紙，郵諸中外各報登之。某某大怒，命各機關報攻擊成章與章

太炎陳威濤，不遺餘力。成章因作佈告同志畫冊，斥言某某種種罪，並自述生平所經歷，此已四年事也。時劉光漢汪公權爲滿清諷刺張恭錕禁於南京，張偉文在溫州運動，爲漢奸梅占魁所獲，既而關麟書，先後被執下獄。成章遂轉意南洋，引志士沈鈞業、鄒景曾、王文慶、陳陶怡等，先後至爪哇。成章素主中央革命，與女士孫曉雲密謀，擬於北京設妓院，以美人誘滿清貴族於席間，鴆之，爲一網打盡之計。

庚戌歲，復興光復會於東京，公舉章太炎爲正會長，成章爲副會長，李燮和、沈鈞業、魏蘭爲行總部。成章又與章太炎等，在東京組織教育令語雜誌，以爲通訊機關。又將浙案紀略，分爲三卷，上卷紀事本末，並備述劉光漢叛變諸事，凡四章；中卷列傳，凡七篇；下卷附錄凡二集，一曰、黨人文告，二曰、清吏案牘，外紀教會源流考一篇，統計六萬餘言。稿既竟，即付印局將刊行，以公布於世。因諸同事以本案牽涉未來事跡過多，恐泄機密，僅印中卷列傳，及教會源流考一篇。陳威濤作書聯絡管慎修、楊俊明、鍾芝溪等，鍾芝溪復聯絡何劍非等。在新加坡，以何劍非爲招待員，在爪哇以陳他里魏蘭、也班許紹南兩處爲機關所，與南洋志士如陳吉賓、何根性、曾贊卿、梁玉田、鄒天彩、何德南、藍亦凡、蔡公哲、胡子春、劉維東、徐柏如、李弼公、陳芸生、陳百鵬等通聲氣。時李燮和、沈鈞業、王文慶等，在網甲組織教育會，舉檳港華僑溫慶武爲會長，沈鈞業爲視學員，借此爲聯絡入會之機關。網甲島華僑信賴李燮和、沈鈞業極深，故尤崇拜章太炎與成章。爪哇島之華僑，聞化最晚，故入同盟會者甚尠。楊俊明在泗水聯絡華僑，創辦書報社，以管慎修爲坐辦，鼓吹革命甚力。又得張雲雷、魏蘭、鄒景曾、許紹南、丁錄等助之，益發舒矣。冬十一月，沈

鈞業由黃肅方、田桐、張雲雷三人之介，來泗水漢文新報主筆政。人心益動，義俠之士，朝夕過從。

辛亥三月，成章重到爪哇泗水，聞者益喜。時張雲雷、沈鈞業二人，並在泗水，成章與之糾合。富商蔣開遠、蔣以芳及書報社社員蔣報和、王少文等，與黃興在香港謀起義，電招李燮和、王文慶等返國。燮和文慶諸人，即電請成章歸浙，謀響應，於是成章過返。抵滬時，廣州事敗，志士聞之痛哭。成章以內地事不可為，與女士尹銳志、尹維俊姊妹，在上海法租界不濟路良善里，組織銳進學社，發行女界雜誌，為內部交通之機關。夏六月，成章又與陶文波等再往南洋，赴各島組織光復分會。秋八月，武昌起義，尹銳志、李燮和、王文慶、楊哲商、沈克剛等，在銳進學社議響應，派人策動各界攻製造局，救陳其美，上海因而光復。屈映光、王文慶、周六介、尹維俊、張伯岐等，赴杭州，約朱瑞、呂公望、童保瓊、莊新如等志士數十人，共謀光復。浙省潘謀先、方於篁、鄺景曾等，在嘉興運動軍界反正。成章以所費不貲，遍電南洋各埠光復會籌集鉅款濟軍。鎮江之章梓，申江之李燮和諸人起義之費，多為爪哇泗水光復會所籌寄。其取上海杭州松江等處諸死士，皆成章生平最信任之人，非成章數十年來奔走東南，苦心經營，安能至此哉。至南洋籌兌諸款，匯至申江，接濟徐國卿、陳其美、李燮和三君者不貲。去年東南各省，義旗一舉，四方響應，兩三月間，奄有半壁河山，此時成章雖非有赫赫之偉業，要皆成章前數年綢繆籌畫所貽也。迨成章抵滬時，杭城已光復，粵浙者，暫推湯壽潛。及成章抵杭，即由革命黨人舉成章為總參謀。成章以張勳負固金陵未下，不敢苟安，又奔走各處，聯絡同志，助浙江軍攻取南京。設籌餉局於上海，竭精盡

慮，寢食皆廢，而舊病加劇。及江南恢復，革命黨中之不肖者，皆爭功望酬。成章恐北虜未破，愈焦慮，乃扶病而起，與朱瑞、呂公望、顧映光諸友，共謀北伐。時某某勾通民立報，自我宣傳，謂貸美鉅金，及兵艦多艘回國，其黨並以兵艦寫真相詫於南洋羣島領售，終以欺騙取高位，在寧組府。成章因南京籌款事致書某某，旋得其覆書，略謂與成章積不相能，當籌所以對待之策。當其時，上海謠傳已有陳其美欲刺成章之說，成章未之信。王文慶在南京致書成章，謂得確息，成章在滬大不利，成章始避之於賓利旅館。成章因應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國民聯合會。同人以門客太雜，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復會。次日又移之匯中旅館，適同盟會會員在該處公議某某，成章在飯廳遇王金發、褚輔成。成章病猶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當其時，湯壽潛調交通總長，浙人將舉成章督浙，成章力辭未就。十一月二十四日，滬軍總統蔣某，晤張偉文、曹錫爵，言與成章無憾，欲來見剖白之。偉文約以下午四時來光復會一談。及晤，蔣某與成章言論殊洽。談畢，蔣某詢成章住址，成章隨書一條實告之。是夜八時許，蔡先謀與張不華談，不華辭去，先謀欲偕往，不華不可。十時許，有人持書至廣慈醫院與成章，詢以信之所由來，則言杭州快信，由蔣某專交，信內係臨時協會具名。次日下午張偉文至，成章示以信，偉文疑之，蓋浙江僅有臨時議會，並無臨時協會之名故也。二十五日夜間二時，有刺客二人撬門入，闖人覺，詢以何為，則云來視陶先生，欲登樓入內寢，呼曰：陶先生，出手鎗狙擊之，槍彈從左頰入腦，而成章竟淹忽以沒矣。成章生於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時，（即前清光緒三年）卒於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丑時（即中華民國元年正月）年僅三十五歲。殮之日，同志莫不痛哭，聞者亦莫不扼腕。蓋成章奔走革命十二年，

自壬寅迄辛亥，十年中，棄父母妻子於不顧，僅於乙巳年在紹興辦大通學堂時，歸里一省，居不終日，卽返校。生平未濡染毫絲習氣，往來皆步行，遇人信義交孚，處己則破衣敝屣，筋躬如是之高潔，愛國如是之忠誠，當此民國成立，竟被匪人謀殺，豈中華民國人民之福哉！成章概膺上海紹興會館，後浙都督蔣尊簋奉迎成章樞，歸葬西湖鳳林寺。成章配王氏，又娶孫氏，子三，長守和，次守成，三木生。成章既歿，魏蘭、汪季辛與余謀爲蒐集遺文，以永其傳，並采續佚聞，書之，以備

國史要刪焉。（原漢文存稿本）



清命既訖，漢族重光，其談政治革命者，始亦皆屏迹卷舌，不復敢吐氣，獨言種族革命者暴稱焉。而同盟光復二會最名於世。光復同盟，前後離合不一，宗旨固無大異，皆以種族革命爲務，特民生之說殊耳。民國肇興，二會黨員，功造尤多，李燮和起義上海，即以會號名其軍者也。李燮和者，湖南安化人，童時受讀，塾師爲講夷狄之有君，稱引今皇帝以譬曉之，燮和瞠目若有所思，問之，笑曰：「奈何使夷狄人君我中國？」塾師駭且呵之。及長，有爲言革命者，燮和心醉其說，顧未知所從。燮和爲邑諸生，游學湘垣，湘人士言革命者，亦稍稍起，乃約集同志爲黃漢會。時清光緒甲辰也。

黃漢會之起，自燮和及其弟雲龍外，僅得六人。其既彌延湘省，浸及贛西。明年，燮和任寶慶中學堂教員，與譚人鳳、劉德佩、唐鑑收拾賀金聲餘黨，謀起寶慶，進規長沙。賀金聲者，前以仇教見殺於清湖南巡撫俞廉三者也。規署粗定，而石頭鋪劉光領所部失嚴，機遂洩，劉夫婦皆死，死者百餘人。當石頭鋪未敗之先，燮和以事赴長沙，聞警馳還。距寶慶十五里，止其友，告曰：「俘卒供稱中學堂一李姓教員實首其事，子往且不測。」時任教員者李姓三人，因問曰：「已知爲燮和乎？」曰：「否，」然則安知卽僕耶？不往且不測。疾馳謁知府，暢言學堂所宜進行，知府唯唯不

敢話，事遂寢。

丙午春，變和任安化馳名師範學堂教員，招致黨人謀起長沙，未及發，而湖南巡撫龐鴻書檄按察使張鶴齡移營捕之。於時鶴齡總辦學務，語洩而後從令，以故變和得逃亡。至上海，遇浙人陶成章。成章方與蔡元培、章炳麟創設光復會，得變和如識舊，變和入光復會自此始。未幾，同盟會起於日本東京，光復會與合為一，孫文為會長。變和時既東渡，改為同盟會員，晤孫文、黃興。是年秋，萍鄉醴陵瀏陽會黨起湘贛間，變和反國，至江寧，謀響應。清總督端方懸賞二千金購變和，變和謀刺之不得，間走上海，清吏偵之益急，出亡至香港。丁未正月，經新加坡，已有同盟會分機關部，黨人紹介變和至爪哇三寶壠任中華學校教員，不合，旋反新加坡。八月至榜甲，榜甲荷蘭所屬爪哇屬島，華人麀集近十萬，而散居爪哇全島且百萬。變和初因粵人李天麟籌辦夜學，身任教員，以華語教華僑子弟，為推演革命宗旨，華人稍悟其說。久之，益習洽其俗，乃建議僑居海外不合羣，易受外人欺侮，宜創設中華會館，館置學堂，以羣其族，以訓其子弟，僑民皆從之。榜甲全島八港，港一甲必丹，皆華人為之，以領華民，變和所居檳港其一也。

溫慶武者，為檳港甲必丹，及粵人黃甲元、藍瑞源、曾連慶，變和皆說之入會。復因慶武合七港甲必丹及諸巨賈得會員六十餘人。十一月，立同盟會分機關部於檳港中華會館，具報東京總部，南洋革黨由此始盛。

變和居榜甲久，周歷爪哇全地，英屬新加坡、緬甸，往來諫底里、八打威、泗水、三寶壠間，前後游說僑民入會，日益衆多。數年之間，所分部計榜甲凡十區，而爪哇全島暨新加坡緬甸凡十餘

區，倡設報社郡凡數區，招致內地同志之士任主筆教員者百數十人，黨勢益張。變和故憂縱不羈，及居榜甲，刻自操勵，尤爲華民景仰，每有輿廢，輒咨而後行。自革命議起，黨人舉兵內向，若潮惠、河口、鎮南關諸役，屢仆愈奮，儲餉備械，半仰給於海外華民。而南部一隅，接濟至以百萬計，則以變和故也。

己酉八月，陶成章來南洋，變和與商整理會務，上書總部論孫文，請易黃興爲會長。總部持不報，乃議復興光復會。庚戌，正月，光復會總部成立於東京，章炳麟陶成章爲正副會長，變和爲南部執行員。南洋自變和倡設各同盟會分機關部，遂改組爲光復會分機關部，光復同盟，合五年而復分，其分也則推東京爲主幹，以南部爲根基云。

辛亥三月，黃興以書召變和會於香港，遂有廣州之役，同人殲焉，世所稱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者也。

益陽夏壽華爲巡警道署教練所長，客變和以出其難，及出，其同行者數人。變和既離廣州，遇陶成章、王文慶，遂與俱至上海。晤陳其美，其美亦同盟會員，居數日，與成章文慶至杭州，濟會黨人於西湖白雲庵，設機關部於杭城。反上海，設機關部於銳進學社，以部務屬之尹維俊。銳進社者，內設中國女子國民會，二尹皆浙江女子也。六月，陶成章往南洋，變和潛歸安化省親，則其母前歿已逾年。七月，清吏檄捕之，復間道走漢口。蓋變和去國六年而歸，歸一月而出走。方光復同盟會之合於日本東京也，內地如江浙安徽尚沿光復舊名，自後數年間，革黨勢益張甚。及若吳樞炸五大臣於都門之內，徐錫麟刺恩銘於安慶，錫麟死，熊成基繼之起義安慶，敗走，復謀刺清貝勒載

洵於哈爾濱。廣州之役，號稱總司令者，實曰趙聲，其事世多盛稱之，其人皆故光復會會員也。自二會之分，蔡元培遂合於同盟會。共和告成之月，陶成章被刺於上海，光復會倡始舊人惟炳麟變和並存。民國二年，東南事起，同盟會舊人亦驟譁於時，於是始言政治革命者復張焉。指顧數年間，朝野局勢，蓋又一變矣。（光復軍志黨會篇）

# 龍華會章程

陶成章

## 第一、檄 文

怎樣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問我革命就是造反，這句話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近「革命」兩字，古人有得說過麼？我答應道，有的。易經上面：「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就是這兩字的出典。又有人問我，革命既是順人應天，爲什麼中國古老話兒，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我答應道，列位！這「大逆不道」四個字，並不是我古時蒼頡聖人，造字的時候，就把來作「造反」二字注腳用的。要曉得這是後代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恐怕別個學他的樣，就同着開國軍師，文武百官，造出四個字來，硬派做「造反」的罪名。又用着粟米芝蕪大的官職，又冷又臭，將快要腐爛的豬羊肉、騙騙那些不識羞恥認強盜作祖宗、略識幾個字的人。他說道：「咄！你們聽着！把『大逆不道』四個字，做了那『造反』的注腳。說我做皇帝的是天上所傳受別個不容妄想的，我便生前把個官你做。你死了，我便寫一尺二寸長，四五寸闊，豬血蘇木汁染紅的一塊小小木頭，上寫着『先儒』兩個字的封號，送你到孔夫子廟裏去，擺在東西二廊，春秋二祭，殺豬宰羊的祭祀。」那些不愛臉的，聽了這句話，便巴結到死，同狗彘屁股一樣的趨奉着他。

他這獨夫位，便可傳子傳孫安穩不過了。有人要想造反，就便幫着他吠。

列位！要曉得孔夫子廟裏正中供的，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麼。孔夫子孟夫子的說話，諸位兄弟們想必多願意聽的。他兩位老先生的說話，載在四書上面，明明白白，何待說皇帝是不許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孔夫子因為春秋時代，百姓苦極了，故而教着七十二個賢人，三千徒弟，天天商議辦法。其中他第一個徒弟，叫做顏淵的來問「爲邦」。孔夫子就說着唐虞三代的制度，說我們做了皇帝，是要用這樣制度的。還有個徒弟叫仲弓，夫子就說他「可使南面」。請看一個「使」字，孔夫子豈不比皇帝還大麼！至於異種亂入中國，他老先生更恨到萬分，所以說到齊國的管仲，他不過幫着桓公，伐過山戎，便把他不死子糾一節大事，輕輕放過了，還再三說管仲是個仁者。又恐怕後世的人，解不出這個「仁」字，便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他老先生，如今坐在大成殿上，看看這些戴紅纓帽，穿馬蹄袖，拖豬尾巴的，三跪九叩首的來拜他；兩廊還立着許多元朝清朝的，死去的走狗，不知怎樣傷心呢！至於孟夫子說話更多了，什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說到武王湯王，便說道：「湯放桀，武王伐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者也。」這種說話，在下一時沒有功夫細說。好在四書並不是什麼世間少有的書本，列位可以自己去看，但不要相信那宋朝那個混帳不過東西姓朱的四書集注便好了。

又有一個說湯王武王本是個諸侯，所以有力量革命，我們強煞是個百姓，那有這種力量？所以孔夫子孟夫子，也只好嘴裏說說，到底做不成皇帝。咳！這又是不懂時勢的話頭了。春秋戰國，是個封建時代，所以平民做不成皇帝。到了秦漢以來，那局面就變了。列位請看看那秦始皇，吞滅了

六國，統一天下，說起他的兵力，真比着後代皇帝強得多了。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來一把火燒銷毀掉了。這個心思，狠不狠呢？那曉得他還沒有死，韓國有個張良，拿着一個千金重的鐵錐，在博浪沙中等他出來的時候，要打死他。雖然打他不着，到處搜了十日，連影兒也搜不着半個。後來百姓曉得皇帝的本領，不過如此。陳涉一把鋤頭，劉邦的三尺寶劍，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就都起來了。那陳涉雖然沒有做到皇帝，然中國平民頭一個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個種田幫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那漢高祖劉邦的出身，不是一個亭長麼？這秦時的亭長，就是我們現在的地保。你道他的力量，豈不比秦始皇還大麼！三國時的劉備，他雖自己說是中山靖王的後代，其實這種說話，不過拿來擺擺場面。我們大家不都是軒轅黃帝的後代麼！若說起劉備的出身，是個織草鞋賣的。至於宋朝那個趙禪郎，是列位看過戲文，就沒有一個不曉得他是個光棍出身。咳，可憐可憐！他的子孫不爭氣，到了後來，被那雜種的四太子金兀朮，殺得無地可奔，兩個老皇帝是擄到五國城去了；單只剩下個小康王，泥馬渡江，做了一個小朝廷的皇帝。當時雖有個岳爺爺，驚天動地的出來，替他報仇。恨只怕岳爺爺是個宋朝的臣子，被那奸賊秦檜害死了。這個時候岳爺爺自己肯做皇帝，怕不把江山一統打平，那元朝的鞭子也不至乘勢進來，來做中國的皇帝了。

列位啊！自從盤古以來，雖有那五胡亂華，一統中國的，就頭一個是元鞭子，這是我第一次中國亡的記念了。幸虧坐不到百年，就出一個朱洪武，把那元鞭子趕出塞外，仍舊是我漢人做皇帝，我們是算再見天日。這朱洪武的出身，列位也都曉得，豈不是人家看牛的小廝，到着沒奈何時節，

還在皇覺寺做過和尚麼。萬料不到後來金朝殺不了的難種，又乘着我們年歲飢荒，有了內亂，崇禎皇帝死在煤山的時節，幾個做奸細的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引賊開門，他又進了山海關，強佔着北京城，來做我們大朝的皇帝了。那時我們南邊都立着明朝的親王，論理吾們漢人，就是讓了北方，他也就當搶到南邊來了。不料他狼子野心，得一想十，又帶着許多醜類，把我們南邊的親王，一個個滅了。那南來的凶惡，到一處屠一處的城，不知死了多少忠臣義士。剩下来的，因為逼我們改他的打扮，又不曉得殺了多少。當時他有兩句口號，叫做：「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到今剃頭擔上豎着的那根旗桿，就是當時因為不肯剃頭，拿來殺了，把頭掛在旗桿斗上，做榜樣的。你道可慘不可慘！他既削平了南北，就想出種種不平暴虐的制度。我一枝筆那裏說得盡！單只為防我們漢人造反，便各處要緊的省分駐紮旗兵，監守着我們；還要我們辛苦田地種出來，養活他們。近來又想出新鮮法子，要想奪我們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歸給他們，那狗屁的上諭，反說是一「滿漢不等，時價估買」。阿吶！你這班雜種的滿洲人，北邊近京的田地，二百年前，已被你們圍佔去了，難道我們南邊的幾畝荒田，你不肯捨免了麼！再說我們當時的老輩，那一個不切齒痛恨他。獨可惜各處所起的義兵，都被那班大逆不道的邪說所誤，獨立無助，終究沒有成功。直到出了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天王，本來我們漢人，可以再見天日了。却被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混帳王八羔子，豬狗不吃的東西，練着漢兵，反幫韃子，殺我漢人。咳！這也是滿洲氣數未盡，我們再該多吃幾十年的苦！若像今日的人心，個個都曉得韃子是應該滅的，就再出幾個曾、李也不相干了。

諸位要曉得今日的人心為什麼比從前幾十年明白的多呢？這多是各國交通的好處。原來外洋各



國，從未有異種人做皇帝的；就是同種的人暴虐百姓，也就要起來革命。我們如今與外國人來往得漸漸多了，再把孔夫子孟夫子的說話印證起來，這個道理所以就明白了。將來我們革命成功，外國人那一個不稱贊我國。然而也有一種，口口聲聲拍滿洲人馬屁的外國人，同着幾個亡心味理的中國人，居然想望滿洲立憲。列位要曉得「立憲」二字，怎麼樣解法。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國的樣子，實在是把權柄集在皇帝同幾個大官身上，却好借着「憲法」二字，用出種種的苛法，來壓制我們。無論各國立憲，是因為離着封建時代不遠，一時不能到平民執政的時代，就把這「立憲」做個上下過渡的用法。我們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餘年，那裏還要用着「立憲」過渡呢。況且立憲實在是有弊病，無論什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總不免於少數人的私意，平民依舊喫苦，將來天下各國，定歸還要革命。況且我們又添着一個異種的政府，來替我們立憲，那裏立得好呢！所以我們今日就是同種人來立憲，還要再起革命。雖然，成功以後，或是因為萬不得已，暫時設立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雖不定，然而不能傳子傳孫呢。或者用市民政體，或者覓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也未可知。然而必須看那時候我國國民程度了。但無論如何，皇位是永遠不能霸佔的。列位有大本領的出來，替大家辦事，餘外百姓也便萬萬不致於像今日的樣子，苦的苦到萬分，窮的窮到萬分，他們做皇帝大官的，依舊快活到一萬二千方。到那時候，土地沒有（原文如此）也沒有大財主，也沒有苦百姓，稅也輕了，釐捐稅關也都廢了，兵也少了，從此大家有飯吃了，不愁冷了，於是乎可以太平平，永遠不用造反革命了，這才是我中華國民的萬歲。

或者難曰，皇帝傳子傳孫，是我中國的老例，中國沒有無皇帝的國家。唉！列位，要曉得，我

們中國古時皇帝也不是世襲的。昔者唐堯的父親，高辛皇帝死了，大兒子名叫摯，坐了皇帝九年，因為無道，經大衆公議革了他的皇位，立了他的兄弟唐堯做了皇帝。堯之兒子不肖，堯請於大衆，尋了一位在歷山耕田的農夫名叫舜，遂傳了皇位於他。後來舜的兒子，又入下流，舜請於大衆，因為當時有一軍犯鯀之子名叫大禹，着實賢能，遂又傳了皇帝位於他，那就是夏朝的頭代祖宗大禹皇帝了。夏禹皇帝，因為治了洪水，有大功勞，他的兒子又好，大家公許了承襲，遂變作傳子傳孫的皇位了。後來孔子知道此事，又有點不妙了，於是將堯舜的事蹟，載在書經第一編上頭，叫大家看看，庶幾或者又能照此辦理。又在禮記上面，內有禮運一篇，其中亦有孔夫子的說話，言明皇位常由大家公舉。其言曰：大同之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使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壯有所歸，云云。從此看來，皇帝位置，豈是可以世襲的麼！現今時勢又變了，皇帝位置，又當傳賢不傳子。

至於我們動手革命的時候，外國人不來幫扶滿洲，我們一概客禮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無論他是傳教的，做商人的，來中國游歷的，都要好好保護；或是不願在我們交戰的地方久居，我們就送他出境。等我們平定了滿洲，立格外優待的條約，無論何國，都是利益均沾。若是有人幫助滿洲，不要說是外國人，越是漢人的奸細，越要殺他盡絕，外國是不用說了。但我們所殺的，是和我们打仗的外國人，譬如在我國境內的外國人生命財產，即使與某國失和，也萬萬不肯違背公理，殺戮無辜的。所以就是革命的時節，就立定了兩個主意：滿洲是我仇人，各國是我朋友，萬萬不會誤會的。

至於現在所定章程，與一切所行的官制軍制，等到革命成功，另外同大家議定。若是革命還沒有成功，我們這個章程官制軍制，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有人來侵犯我們的條約，或是我兄弟們自己違背條約做事，那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公敵，決定不肯放過的。我們是親愛的朋友啊，兄弟姊妹啊，快快前來幫助啊！

天運歲次甲辰正月朔日新中國軍政省檄

## 第二、會規十條

第一條 宗旨 什麼叫做宗旨呢？就是俗語叫做打定主意。我們兄弟家打定的主意呢，就報我們兄弟家祖上的大仇，並現在種種虐待我們的新仇；趕去了滿洲韃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身貧富的階級，大家安安穩穩享福有飯吃呢。

第二條 命名 什麼叫做命名呢？就是乃所做事體的名目。我們兄弟家所做趕去皇家的事件，並非一個人可以做得去的，還要我們兄弟同心協力呢。所以我們的會，就叫做革命協會；山名，就叫做「統龍華山」；堂名呢，就叫做「漢族同登普渡堂」。

第三條 職官 什麼叫做職官呢？就是乃的職位官銜是了。現在我們最要緊的事件，第一件就是練兵了。所以我們所設立的官職，第一個部分就是軍政省。軍政省分作內外二府：內府呢，就是叫做「樞密府」，所管的事件，就是籌畫軍餉，購買槍砲等大事。但因為內府職官，與外府不

同一憑票另給，所以詳細的職銜，不載在這的上面。外府呢，就是叫做「都督府」。都督府有五個：第一叫做中軍都督府，第二叫做前軍都督府，第三叫做後軍都督府，第四叫做左軍都督府，第五叫做右軍都督府。這五個都督府中，每一府設立一個大都督，又有一個左都督，一個右都督；都督以下，還有統制使軍正使。軍正使有三等，第一等叫做正軍正使，第二等叫做副軍正使，第三等叫做協軍正使。軍正使以下的官呢，還有巡察使，巡察使有正巡察使，副巡察使二等。還有正副介士，到了副介士為止。從統制使到副介士，隨多隨少，無一定的額。五個都督府正缺以外的大都督左右都督等，都加寄銜兩個字於上面，權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樣的。以上新設立的官職，乃是取法於大明大唐的，並不是杜撰出來的。現在所授的什麼官什麼職，將來就是什麼官什麼職了。

第四條 對照 什麼叫做對照？就是拿新官職與舊官職比一比就是了。因為現在所設的官職，同洪家潘家的舊官職是一式一樣的。現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統制使呢，就是以前的當家；正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紅旗正管事；副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紅旗副管事；協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不管事的紅旗；正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巡風；副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藍旗管事；正介士呢，就是以前的大九；副介士呢，亦是大九。聖賢總公滿並大滿小滿大丕小八牌等一統裁去不設。所有口號暗號各家各教一切者，仍其舊。內中單有黃令改作師令，紅令改作將令，藍令改作軍令。

第五條 權限 什麼叫做權限呢？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了。譬如大都督呢，權柄是最大的，所

有自己手下的兄弟，都聽其命令；但是欲舉義旗的時候，必定要同樞密府商量妥當，然後可以行，若自己妄爲了，樞密府是不答應的，並且不幫助他的軍火，不做他的軍師了。左右都督相幫大都督行事，若左右都督的上面，沒有大都督的時候呢，他的權柄是同大都督一樣的。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都聽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命令，受了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委任狀（委任狀就是上司的劄子），然後各辦各的事。正介士副介士都聽統制使軍正使的命令。

第六條 黜陟 什麼叫做黜陟呢？黜就是革，陟就是升，「黜陟」兩個字，就是升官革官是了，我們兄弟中有功勞者陟官。若本是副介士呢，一陟就是正介士了。從此一級一級陞了上去，就陞到大都督了。大都督又有功勞，便在樞密府功勞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將來等新朝廷成立以後，還要封侯封王呢。若我們兄弟中犯了罪，就要革官。若本來是大都督呢，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從此一級一級革了下去，就是副介士了。副介士又有罪，則受罰，或跪或杖等不一。若不從命則革出會。重罪劈。若犯了十條戒約，無論大都督及正副介士，一體治罪。十條戒約附載在邊要上面，不載在此。但是陞官革官，必定要有一個憑據，因他功勞的大小，罪過的輕重，聽樞密府議定，然後陞的陞，革的革。（若正副介士或杖或跪或劈等刑罰，概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等爲之，樞密府概不管帳。行刑之時，亦由大都督左右都督差軍政司爲之，樞密府亦不過問。）

第七條 追卹 什麼叫做追卹呢？譬如我們衆兄弟中有爲了會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無故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內又非凡的窮，妻子不能存活的時候，本會都有撫卹的費用。如子女三個人以下者，每月給洋三元；如五人以上者，每月給洋五元；等他的長子到了

十八歲爲止。如無子有女給至嫁人家爲止。此費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給之，若大都督左右都督無錢時，可告愬樞密府，由樞密府給與。但是要切實查明，不得濫領濫給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勞，樞密府簿上記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後，論他功勞的大小，還要封他的祖宗，蔭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孫世世代代食祿做官呢；並且還要鑄了他一個銅像，宣揚他忠義的名譽呢；另外若超度等事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舊規。

第八條 追罰 什麼叫做追罰呢？譬如我們兄弟中有壞了良心，出首會中祕密的事件，我們是一定要劈死他的。然而或者被他逃去了，或者另有不方便的地方，一時一刻不能劈死他亦是有的；我們必定將他的罪惡，登記在樞密府罪人簿子中，等到韃子皇家趕去以後，各省各府各縣嚴拿，務必拿到，處以極刑而後已；並且還要罪及妻子呢，重者滿門誅戮，輕者妻女爲娼，兒子爲奴，世世代代受罰無窮；還要鑄他的石像一個，跪在人人往來的大路上，使人人得撒尿溺其上，同西湖上的秦檜一樣。並且還要行文陰間，告愬岳爺爺，淪入地獄，萬劫不得翻身呢。岳爺爺乃忠義貫天的人，是放蕩這樣人的。做奸細等人，實在比韃子可惡十倍，所以我們一定要嚴治他的。列位！要曉得韃子皇家的命運，已要完了，大家務要勉爲忠義，不作惡人纔好呢。

第九條 入會 凡入我們這個革命協會的時候，大都督左右都督呢，均寫願書一張，交給紹介的人，從紹介的人交給軍政省收藏；然後軍政省樞密府發下委任狀，給與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均寫願書一張，交給自己的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然後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發下委任狀，給與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正介士副介士呢，寫願書一張，交給自己的統制使或軍

正使；然因爲不管事，所以委任狀是沒有的。至於各五個都督府招兄弟人會的禮式呢，各家教各會一切都照舊。如本來不是會友教友，則從以下所載新定的禮式。大都督左右都督入會的時候，也照這個樣子的辦法。

第十條 稱呼 正副介士稱大都督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叫「大哥」，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叫「二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都稱呼「老三」。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也叫「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均稱「老二」，稱正副介士叫「三弟」。左右都督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均稱「大哥」，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叫「二弟」，稱正副介士叫「三弟」。大都督對自己並輩兄弟都叫「老人」，稱左右都督叫「老弟臺」，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都叫「二弟」，稱正副介士都叫「三弟」。大都督左右都督，對樞密府管事都叫「老哥」，樞密府管事人對大都督左右都督也都叫「老哥」。另外見對面的禮，各會各教任其舊。內中單有樞密府內的人，同大都督左右都督相見，彼此拱手，拱手時左手掌在外，右手掌在內。因爲是平等的，所以要行平等的禮節，拱手到胸乳止，不必過高，也不必過低。書信往來稱呼，也都照上邊所說的。（中國秘密社會史一百七至一百二十九頁）

日  
知  
會





## 科學補習所始末

張難先

科學補習所者，乃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士兵所發起組織之革命機關也。先是曹亞伯、呂大森、胡瑛、張難先等，俱認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加入入伍不可。於是張難先、胡瑛遂投工兵營，充兵士。兩人日說士兵，散發猛回頭、孫逸仙、黃帝魂、革命軍等書。常於飯後集操場，講有關係之故事以激厲之。瑛年少英俊，善詞說，聞者莫不感動。乃於甲辰四月，與同營之朱元成、陳從新、雷天壯、陳教懲、毛復旦、李勝美等，及學界表同情之呂大森、歐陽瑞驛、曹亞伯、時功璧、康建唐等，發起組織機關，在武昌斗級營同慶酒樓，開籌備會，共推呂大森起草章程。呂大森者，武高等學堂（爲武備學堂初改者）之高材生也。性豪放，有胆識。曾於中、俄締結密約時，鼓動數百學生，會曾公祠演講。直斥政府昏曠。激昂慷慨，轟動江漢間。訂章程，名爲科學補習所，設多寶寺街。宗旨標明研究科學，實則意在撼官府耳目。草具，由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張難先審查，提出大會通過。維會員，則以心記之宗旨「革命排滿」四字爲主。所於五月成立，舉呂大森爲所長；胡瑛爲總幹事；曹亞伯任宣傳；時功璧任財政；宋教仁任文書；康建唐任庶務。六月，黃克強自滬過鄂，本所開會歡迎。克強告以：「湘省計劃，預定十月十日，乘清西太后七十七生辰起義」，本所黨員，均一致表示贊同。當約定由湘省發難，湖北響應。所務進展甚速，多寶寺所址屋

小，不敷用，復於七月由幹事歐陽瑞驛賃魏家巷一號房屋遷居。時本所黨員曹亞伯已在長沙「求中」，「寧鄉」「長沙」三中學任教事，推彼為湘鄂聯絡員。凡餉械，俱在共同籌畫之列；并於本所印就軍用票三十萬張，以備起義時兩省之用。值學校暑假，曹亞伯回所，開大會，討論進行方略。決定：派呂槐庭、康建唐赴施南，何季遠赴荆宜，聯絡會黨；宋教仁赴長沙，與東文講習所華興會會長黃克強接洽；武高等學堂，由劉熙卿負責推動；文普通學堂，由歐陽瑞驛負責；馬隊，由劉靜菴負責；工程營由張難先負責。其餘各校各營，均有負責幹事。其分配之彈械，由胡瑛、王漢赴湖口起運來鄂。計劃既定，正按照指派職務積極進行。不料湘省有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在湘潭謀洩被捕；同時長沙亦有會員朱某及湘紳王先謙黨劉作梅洩其事於先謙，即向巡撫陸元鼎告密，圍其機關，逮捕黨人；復搜得文件，乃知湖北科學補習所與東文講習所，有共同計畫，當電總督張之洞按治。本所先已得克強電，由胡瑛、王漢等移藏槍械於漢陽鸚鵡州；劉靜菴銷燬所中文件冊據；張難先通知各同志遠禍。當夜軍警圍所搜索，一無所獲，逮其房主以去，時九月二十日也。房主訊鞫時，供稱：「賃房者為文普通學堂學生歐陽瑞驛，至彼輩所作何事，吾儕小人絲毫不知」。時主持學務者，係粵人梁鼎芬，張督最信任之。鼎芬見此案牽連學校，又無其他主名，設案情擴大，不利於己，乃緩頰張督前，只開除歐陽瑞驛及宋教仁二人學籍寢事。黨人星散，王漢、胡瑛遷鸚鵡州；劉靜菴遷美教堂聖公會。見本案已有結束，復出而暗中活動。會清廷假偽立憲名義，派戶部侍郎鐵良搜括東南財賦，以七月至蘇，十一月二十二日抵鄂。劉靜菴、王漢、胡瑛聚而謀曰：「此國賊也，弗除，民力竭矣，宜狙擊之」。漢瑛願任其事，於是攜所藏於鸚鵡州之手槍以去。先擬斃之於漢口大智門東

站，比至，鐵車已開，知鐵尙有事河南彰德，跟踪追及。漢轟擊，不中，華人叢中逸。搜索急，漢以奮虜廷刃爲羞，投井死。此科學補習所爲吾鄂黨團之首基，皆其拳擊可記者也。所員姓名略歷及傳狀碑誌可訪得者具後。他篇亦如之。

### 所員名錄

編者按：科學補習所所員名錄，按湖北革命知之錄原文排印，其中言傳見後、傳見某篇，皆指知之錄原書而言，這些傳記，本編除附載王漢傳外，均未收入。

呂大森 傳見後。

曹亞伯 傳見後。

胡 瑛 傳見後。

張維先 字義癡，沔陽人，任幹事，運動工程營士兵。

朱元成 傳見後。

陳從新 安徽籍，運動軍隊。

雷天壯 黃陂籍，字月軒，運動軍隊。

李勝美 字遜五，襄陽籍，後任團長。

毛復旦 一名汝際，字善如，浙江黃巖人。

陳教燃 字桂仙，黃陂人，幫運彈械。以上十

名俱發起人。

歐陽瑞驊 字季香，沔陽人，文普通學堂幹

時功璧 字伯弼，枝江人，任幹事，籌款。

事。

康建唐 恩施人，任幹事，運動會黨。

王 漢 傳見後。

何季達 傳見後。

馮特民 傳見後。

劉度成 字熙卿，沔陽人，運動武高等學堂 劉靜菴 傳見後。

學生。

宋教仁 傳見後。 朱子淘 在所辦事努力。

易本義 在所辦事努力。 孫武 傳見共進會篇中。

劉復 字菊坡，鄂城人，民國任安徽民政 歐陽振聲 字篤初，號俊民，湖南人，後被選

廳長。

爲國會議員。

樊國焯 字村榕，崇陽人，武昌淪陷後，病故 田桐 傳見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本邑。

辜天保 運動會黨。 趙光華 字幹廷，沔陽人，担任軍運甚努力，

民元病故。

張朗村 名榮楫，恩施人。 余誠 傳見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張漢 字佩紳，荊門人，後被選爲國會議 徐竹坪 荊門人。

員，卒偃京。

方柏年 安徽人。 季雨霖 傳見日知會篇中。

邱啓發 黃陂人。 張品珮 沔陽人，丙午因軍警捕黨人急受驚病

故。

許崇灝 字公武，廣東番禺人，辛亥首義，佐 徐子

林連慶在鎮江反正，後爲國民政府委員。

徐炳龍 蕪水人。

劉彥 字式南，湖南人，後被選爲國會議員。

盧啓賢 襄陽人，民國任縣長及內務部秘書。

傅人傑 字楚材，沔陽人。

汪翔 黃岡人，後任河南縣知事。

李慶芳 黃陂人。

唐碧 湖南永州人。

陳琨 漢川人。

許遠香 沔陽人，早故。

曾唯 湖南人，後任金陵大學教授。

(湖北革命知之錄五五至五七頁)

## 王漢傳 (原注、三十三年元月)

張難先

王漢，字竹菴，後名潮，號怒濤，湖北圻水人也。父澹川，兄伯寅，俱名諸生。少受庭訓，年十六，通五經大義。旋從其同邑何焜閣孝廉問易，好之甚，刻不釋手。焜閣語漢以大易需時義，漢喟然曰：人各需時，奈何。需之象曰：利涉大川，大川險也。維涉險，然後可以濟天下之險，故曰利也。焜閣無以難之。漢於治經之暇，間涉新聞雜誌，覺國亡無日，憤慨而究兵書，講劍術，結納當代豪俊。甲辰遊省垣，識黃岡何季遠，潛江劉靜菴，桃源胡瑛，江陵宋元成。漢、靜菴沉毅少大言，兩人最相得。會仲夏，呂大森、曹亞伯、張難先、胡瑛等，設科學補習所於省城，潛謀革命。

漢毅然加盟。所中預定乘十月清西太后壽期，諸大吏集皇殿慶賀時一舉而殲之。烈士聞此，每日摩拳擦掌，急欲一試。湘省黃克強組織之東文講習所，已約同時並舉。無何，湘事洩，巡撫陸元鼎得悉鄂中秘密，電總督張之洞按治，補習所被封。漢憤不欲生，與胡瑛、陳敬懋將運來槍枝，往藏鸚鵡州，州僻在漢陽南郊，罕與人耳目接。前即在此闢一祕室，備非常用，至是漢胡瑛同匿居焉。劉靜菴則避于美敦堂聖公會，探悉虜廷將假偽立憲名義，搜括東南財富，派戶部侍郎鐵良南下，由江、浙、皖、贛、抵鄂。靜菴與瑛、漢密謀除之。劉年長，瑛、漢請行，於是攜鸚鵡州所藏手槍以去。先擬狙擊漢口大智門車站。比至，鐵軍已開，知鐵尚有專於河南彰德，尾追及之。漢轟擊，不中，難人叢中逸。搜索急，漢以舊虜廷刃爲差，投井死。留有手槍遺書於逆旅，旅主人隱其事，託言係商人以折閱自殺，揚於市，募金瘞之，時爲清光緒三十年臘月。年二十二，結婚僅月餘，無子，妻高氏苦節至今。

論曰：烈士痛吾國士大夫萎靡疲沓，謂將亡國之兆，思一振而行荊溝之事。並謂作事不必計成敗，成固善，不成，以死繼之，必有慕風興起而覓其志者。烈士死，果有吳樾訪其事於胡瑛，感奮而炸清五大臣於北京前門。清廷之亡，實基於此。後之舉大事，必反覆躊躇於成敗之間致失事機者，觀此當知所從違矣。（湖北革命知之錄五十九頁）

## 武昌科學補習所革命運動始末記

歐陽瑞驛

清光緒甲辰夏，沔陽張難先，與桃源胡瑛等，組織科學補習所于武昌，名爲研究學術，實一革命機關也。先是難先親甲午庚子兩次之變，憤清廷背闡無爲，外禍日亟，知救國大計，惟在革命。至省，與朋輩歐陽瑞驛，時功璧、許遠香、張品珊、傅楚材晨夕談此事，僉謂宜從速運動軍隊入手，遂投八鎮工程營充兵士。工程營在湖北新軍中最有名，士人從軍者：有荊州朱元成，黃陂雷天北，陳嘉謨、桃源胡瑛，浙江毛復旦，安徽陳從新、先在。瑛肄業長沙明德學堂，爲黃克強弟子，因避事，持黃手書來，匿吳祿貞所。旋入營，難先與語大悅，兩人同說士兵，散發猛回頭、孫逸仙、黃帝魂等書。常于飯後坐沙上，講有關係之故事，以激厲之。瑛少年英挺，美豐儀，善詞說，聞者莫不感動。瑛後告難先以黃克強在湘計劃云：將于十月十日，乘西太后七十生辰起義。難先曰：吾等須速立機關，準備響應，瑛聽之。于是分途連絡軍學兩界同志，設科學補習所等，是爲武昌有革命運動機關之始。初在多寶寺附近，章程推呂槐廷起草，槐廷者，武高等學堂高材生也，由難先與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審查通過。五月，開成立大會，舉槐廷爲所長，胡瑛、朱元成任交際，軍營及各學堂，均置幹事，負責運動。武高等學堂，以劉照卿爲幹事，文普通學堂，以歐陽瑞驛爲幹事。其他未悉。文普通有所員四十餘人，最激進者，瑞驛及宋教仁、劉菊坡、盧啓賢、歐陽振聲。瑞驛于堂中散播



「死法」(革命書籍)數百本，並為所訂大同書社章程，擬專集新書，作革命之宣傳。其他著名所員有朱元成、劉靜庵、毛復旦、雷天北、康建唐、何季達、王怒濤、李勝美、陳從新、陳嘉謨、趙光華、時功璧、馮特民諸人。所內經費，俱由所員捐助。時湘省亦有東文講習所，即黃克強、吳祿貞、張繼、劉揆一等所組華興會之秘密機關也。華興會主張在湘以武備各校學生連絡新舊各軍，以洪會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為指揮，推克強為主帥，並分派同志連絡各省黨人，取同一步驟。鄂所聞訊，決議與湘省一致行動，即派宋教仁回湘接洽，而呂槐廷、朱元成、劉靜庵、及張難先担任運動新軍。後派呂槐廷、何季達、康建唐往鄂西連絡會黨。七月，所址移魏家巷。不料十月華興會會員朱某，洩其事于湘紳王先謙；王先謙即告密于巡撫陸元鼎，圍其機關，逮捕黨人，并搜得文件。乃知湖北科學補習所，與湘東文講習所，實為一氣，隨電知鄂督張之洞。于是胡瑛等將運來之槍枝，移不可掩矣。先是克強密電本所云：「湘事已壞，鄂機關須急戒備」。于是胡瑛等將運來之槍枝，移埋于漢陽鸚鵡州，張難先與劉靜庵悉燬所中文件，分途告同志走匿。當夜即有軍警圍所搜索，一無所得。逮其房主嚴鞠，則指為歐陽瑞驛所租。粵人梁鼎芬主鄂學務，悉其情，雅不欲興大獄，以重已過，向張督緩頰，只除瑞驛教仁學籍，其餘亦無名冊可查，事遂已。(越風月刊辛亥革命紀念特號三十一頁)

## 日知會始末

張難先

日知會者，乃科學補習所黨人劉靜菴獨力締造之革命機關也。靜菴治學猛，於儒術外，兼究佛耶；故其時桑門大師，教會長老，多樂與之遊。補習所失敗時，任黎協統元洪書記官。因索黨人急，靜菴請假，避高家巷美教堂聖公會。獄緩，回幕；而官署之檢查信件，仍嚴。不久，黎獲張守正致靜菴書（守正即黃克強化名），中多隱語。黎疑之，諷靜菴託病辭職出營。前所員曹亞伯在湘，同黃克強張繼脫險後，亦來鄂主聖公會。靜菴既失職，走告其會長胡蘭亭，蘭亭留與亞伯居。旋靜菴不自安求去，亞伯商之蘭亭，謂：「靜菴狷介人，恥素餐」。即聘為日知會司理。靜菴緘默寡言，雖隸黨籍，尚不為人所指目，故樂就焉。時當乙巳暮春。日知會者，聖公會附設之閱報室也。會為辛丑前會長黃吉亭（即蔽黃克強脫險者）所創辦，原設武昌府街，定購各種新聞雜誌及新書，任人入覽，以淪進知識。後遷候補街高家巷聖公會內，靜菴即服務於此。其理會務也，整理書報，詳訂章程，對閱書報者，招待極周，迎機啓示。數月，會務大進，黨人稍稍來歸。於是靜菴商諸蘭亭曰：「國勢誠岌岌矣！公中國人，當不忍其淪胥。下走愚妄，竊願借此謀革命以救國，公能許我乎？」蘭亭曰：「君意誠善！若外人何？」靜菴曰：「貴會諸外籍人，均領教屢矣！類皆道德高尚，願力弘大，當能本基督救世之旨，同情吾輩」。蘭亭慨然曰：「國危至此！尚何所顧慮？願與君共為其

難，即如君言，第好爲籌畫也」。靜菴感泣，便從事草規約，不欲以空文而累實事，仍用日知會名義，惟質變耳！吸收黨員，不尙嚴格形式，惟在灌輸宗旨，使其真正認識革命而歸依之。每星期日，公開演講，闡述世界大勢，本國危機，及現今救亡之道。演詞主逕直而求通俗。又數月，無論是否黨人，凡來聽講者，多醉心革命，執守不惑矣。至丙午正月，始開成立會，到者百餘人。由靜菴報告籌備經過，張漢傑記錄，馮特民宣讀會章，何季達、朱元成、馮特民、孫武等俱有極激烈之演說；特民並痛哭流涕。其後每星期日，必有此類演講，以表現大無畏精神。未幾，東京同盟會派余誠爲湖北分會會長，倚日知會進行。會務得同盟會之指導，聲勢更大，其名稱依舊，以內地不同海外也。復辦東游預備科，廣儲革命人材。余誠、何季達、李長齡、李亞東等俱任教職。梁瀛洲亦主辦羣治社，及明新公學。均爲日知社訓練黨員機關，實具蓬蓬勃勃氣象。五月四日，接烟台法國武官歐吉羅電云：「五月八日到鄂」。先是總理由南洋返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欲贊助中國革命之好意，叩總理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總理以未有把握對。彼乃派駐紮天津參謀部之武官七人，歸總理調遣。派赴南昌武昌聯絡調查者，爲歐吉羅，由喬義生及吳崑招待。八日果至，日知會開會歡迎，到黨員軍人甚衆。歐吉羅甚滿意，演講與會淋漓，倡言革命；會員繼續演講者亦然。而新軍統制張彪巡警道馮啓鈞之偵探，已混跡其間，事遂全洩，（湖廣總督張之洞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行踪。途上與之訂交，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歐吉羅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內容多爲彼探悉。之洞奏其事，清廷乃向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請命政府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無聞，清廷亦無可如何。未幾，法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

成是舉，撤布加卑等回國。）暗潮極大。秋湖南黨人劉道一、蔡紹南等，自日本歸，在醴陵瀏陽一帶，鼓吹革命。其會黨首領李經其、龔春台等聞而壯之。適長江旱災，人心浮動，乃乘機聯絡，於十月十九日，舉義於瀏陽萍鄉等處，有衆數萬，以白旗爲號，號革命軍。長江數省震動；東京黨人，莫不激昂慷慨，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此役本黨人之自動，故東京總部，事前無所聞；然事已至此，亦不能不派人指導。總理派胡瑛、朱子龍、梁鍾漢三人來湖北，負責進行。抵鄂，而總督張之洞已懸賞通緝朱子龍等矣。其札文曰：

鄂督張札臬司文：爲札飭歷賞，嚴拿會匪事：照得近來長江一帶亂黨滋多，前承准軍機處電傳，欽奉諭旨，嚴拿會匪黨羽，當經通飭領遵在案。上月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各處會匪起事，其頭目卽是該匪一黨。現已派撥大兵，馳往勤辦。疊接北洋大臣袁、湖南撫院岑，先後函電，訪問會匪黨羽，濟布長江一帶，意圖勾結逆黨起事，近有大頭目王勝、陳金等匪，由湘潛來鄂境，請嚴防密捕等因。准此。該匪等糾黨倡亂，實屬罪不容誅，亟應嚴拿重辦，以正國法，而遏亂萌。合亟札行出示曉諭，懸賞嚴拿，并詳列該匪姓名踪跡，分別賞格。如有將後開真正匪首擒獲送報者，立卽照格賞發。其知風報信，因而拿獲者，照原開賞格減半發給。本部堂儲款以待，決不食言。爲此札行該司，即便飭屬遵照，切切此札。

#### 計開賞格

王勝（係湖南大號目，年三十六七歲，長沙人，身中，面圓，無鬚假辮），陳金（與王勝同行，年三十二三歲，湘潭人，身矮，面胖，無鬚假辮），姜守具，卽萬飛鵬（年約五十餘歲，係瀏

陽東鄉人，瘦，有鬚），陳紹莊（年約五十餘歲，亦係瀏陽一帶人，身高大，無鬚，像極兇惡）。拿獲以上各匪者，各賞銀一千兩。

宗黃，又名夏靈（年四十歲，係長沙富商，爲黑幫頭目），劉家運（係湖北全省會首），曹玉英（年二十九歲，係沙市油皮富商，爲沙市會首），黃慶武，柳際貞，劉林生（以上三名，係湖南匪目），鄭先聲，李變和，朱子龍，蕭克昌，盧金標（以上五名係長江一帶之匪目）。拿獲以上各匪者，各賞銀五百兩。

查賞格中只有朱子龍一人。萍醴事起倉卒，湖北黨人，事先均未與聞，瑛鍾漢亦總理臨時指派，清廷尚未探悉，故賞格中無劉靜菴、余誠、胡瑛、梁鍾漢等名，而瑛等仍積極進行也。十一月十一日，劉靜菴乃召集日知會同志與瑛子龍鍾漢等會議於漢陽之伯牙臺，皆以財政困難爲憂。有無賴郭堯階者，具言彼有辦法，云六合錦鏢公司經理劉小霖願納十萬元佐吾輩革命，同志信之。堯階告密於巡警道馮啓鈞，於二十三日晚，誘捕朱子龍於漢陽。二十四日由劉小霖宴胡瑛於漢口名利棧捕之。隨導捕劉靜菴、梁鍾漢、季雨霖、李亞東、吳貢三、殷子衡、張難先諸人。語載各人事略中。茲將當時繫獄九人及名捕未獲與他省因本案下武昌獄者，詳列於後。

#### 繫獄九人名錄

劉靜菴 胡瑛 朱子龍 梁鍾漢 季雨霖

李亞東 吳貢三 殷子衡 張難先

事略依次具後：

劉靜菴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寫

胡 瑛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寫

朱子龍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寫

梁鍾漢，字瑞堂，湖北漢川人也。其先世以經商起家，雄資財，與弟耀漢（又名棟字瀛洲）、煥漢，俱留學日本，入同盟會，努力革命。耀漢先回國，加入日知會，佐劉靜菴辦黨辦學，不遺餘力，常以私財濟黨務之急。丙午秋，萍醴舉義師，孫總理指派鍾漢與朱子龍胡瑛回鄂謀響應。至則爲奸人告密，與朱胡同時被逮，兼捕其弟耀漢。耀漢逃至家，軍隊跟踪至繫馬口搜索，耀漢乘間逸，逮其夫人周氏，士紳以罪人不孥說之，得釋。梁氏在繫馬口，商店櫛比，抄洗一空；並焚燬其房屋以去。鍾漢至次年五月，則處以有期徒刑，解回漢川原籍監禁。迨辛亥武昌首義之翌日，文學社黨員王守魚與其弟煥漢，率領部屬，迎鍾漢出獄，推爲總司令，守襄河各要隘。部署定，晉省報告經過，軍政府以漢川爲武漢藩籬，宜本黨忠實同志鎮攝，當發餉械。黃總司令興委爲游擊總司令，以當敵軍右翼。敵人窺陽夏，以先取漢川爲上策，終憚鍾漢威名，不敢越雷池一步。巡防營統領劉繼玉，帶隊由襄下，欲與漢口之清軍會，以逼武昌。鍾漢迎擊於仙桃鎮，數戰而殲劉軍，因不爲武漢害。會陽夏先後失守，漢川勢成孤軍，乃率所部，歸安襄鄖荆招討使季雨霖編配北伐，已則專理本部財政。略地至襄，招討以鍾漢知襄陽府事。和議成回省，被聘爲副總統府高等顧問，旋選爲省議會議員。湖口討袁之役，任總參議。事敗，走日本，復奉總理命充湖北第三路國民軍司令，返國。抵滬濱，卽被捕而入西獄。迨袁死，始由唐少川黃克強交涉出獄。六年護法軍興，任大元帥府參議。

奉令回鄂，會同王天縱威脅右星川荆襄獨立，後委爲討逆軍前敵總指揮。十年，任中國國民黨辦事處幹事，兼軍事委員。十一年，任非常大總統府諮議，奉派入湘，聯絡陳嘉佑參加北伐。五月，陳炯明叛變，赴廣州運動洪兆麟等反正，被逆軍楊坤如逮捕入獄，賴兆麟以私交釋之。十五年，黨軍會師武漢之際，任武昌攻城別動隊指揮，潛入省城，運動宋大霈反正。武昌克復後，與共產黨意見不合，於是努力於社會事業，而脫離軍政界矣。湖北黨人，以漢川梁家，京山劉家之犧牲爲最大。兩家俱富貴財，因革命蕩盡；梁家瀛洲，恢漢昆仲，劉家財述碧如弟兄，俱以革命成仁，此政府愈宜表彰，以勵後進者也。

季雨霖（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

李亞東（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

吳貢三（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

殷子衡，一字子恆，爲吳貢三甥，黃岡人。少從貢三讀，常供散佈刊物之勞，習聞緒論，故其革命性若天成。武昌有革命機關，曰日知會，子衡常奉貢三命與機要，因得爲會中重要會員。凡貢三刊刻各宣傳品，皆由子衡繕校輸送。極勤學，於經、史、子、集、天、算、輿地，固不研習。尤致力於方輿，購置圖籍數十種，簡練揣摩者三年，著有六洲輿圖，即預測巴拿馬定有開鑿之一日。對於新書報章，極喜涉獵。熱情激發，常於渡口茶肆，演說革命大義。一日，散發革命宣傳品於鄂城、大冶，隨地演講專制之毒。一素識者咋舌曰：「汝要頭乎？」不顧，而畢其詞。丙午五月，代表日新學社歡迎法國國民黨幾羅，極爲官廳側目。至冬，萍醴義師起，中山先生派朱子龍、胡瑛、梁鍾

漢來鄂抵日知會，謀響應，官廳得諜報，名捕黨人，竟與吳貢三同時在籍被逮，繫涇海兵輪上駛。子衡以奮勇廷刃爲羞，投江自殺，爲舟子救起。對簿刑訊，折雙足，跪鐵練，架縲左右手，籠鞭鞭其背，血肉橫飛，不少屈。後因外交民政兩部，同電鄂督張之洞和平處理本案，乃判以十年徒刑，下湖北模範監獄。劉靜菴已先繫此，鐵窗無事，日與靜菴講學論道，最終崇拜耶教，遂師靜菴，錫名勤道，而授業焉。己酉五月，子衡移夏口監。辛亥八月二十三日，一友人往謁謂：「武昌已光復，各監俱開放。」子衡偵知禁卒果散漫，因集諸難友曉以大義，囑以後從新作人，卽厲聲曰：「吾輩出」。當率百數十人分途去。繫漢陽縣監之李亞東先一日出，公推漢陽府篆，子衡聞之，馳往協助，旋赴黃州助貢三參謀軍政，訂黃州府臨時行政章程。後月餘，偕友至南京蘇州等處，觀察大勢，總覺距彼理想政治太遠，且自研究宗教以來，陳義過高，視政治生活如惡臭，從此一心向道，絕不過問。今七十矣！睜面盎背，識與不識，一見而知爲有道之士。子愛生，孫樂義，樂信，女長昭素，次靜慧。二七年避倭寇徒施，館靜慧家，其婿歐陽賡以城市囂隘，在西郊築葺園先生讀書處以居。葺園，子恆別號也。

張難先，字義癘，湖北沔陽人。紀元前八年與呂大森朱子濯等組織科學補習所謀革命。同胡瑛投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充兵士，以運動軍隊。語載呂大森胡瑛傳中。丙午冬，難先在仙桃鎮辦築城學校，閱報知萍醴起義師，來省約同志謀響應，至則日知會已被圍；總理派來之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均成擒矣。友人具資促走日，憤慨欲死，不願亡，狼狽返仙，吐血不止。數日，鄂督張之洞派軍隊至仙桃校捕難先解省（校距省三百里）。初審之日，微窺虜廷有必殺劉靜菴、胡經武之心，



經指賞格中之劉家運爲靜菴，以爲殺劉根據；而經武刑賞格中既無彼名，復未搜得絲毫證據，維一方法，則在鉤取難先，供以爲殺彼之張本耳！因經武與難先共事科學補習所時，極其密切，早爲奸人報告。難先虞得其情，卽自承革命，以一死絕吏廷之欲，不涉誰何。逼之，笑曰：「吾死且不惜，何愛於人？」吏術終無所施，後復得他方之援救，此案遂化險爲夷。經武報以詩曰：「吾道消沉久，多君獨苦行！窮交肝胆在，高義死生輕！憂患逢知己，艱難見世情，十年家國淚，今日共心傾！」蓋紀實也。在獄四閱月，忽患病，瀕死者再矣！鄉耆顧黃福、王劭恂等見而憐之，緩頰於按察使梁鼎芬、巡警馮啓鈞之前，請保就醫。先是總督張之洞愛惜難先，故尋有司疵，俾無成讞。梁馮因迎合張督意准保，於是出獄。此本案未判決時也，至下午定讞，其餘七人，則無活動餘地。劉未兩公，瘐斃獄中，悲夫。

#### 名捕未獲諸人名錄

吳 崑 余 誠 梁瀛洲 何季達 李長齡 馮特民 孫 武 徐竹坪 廖匯川 黃景亞 李楚邇 何子植 事略依次具後。

吳 崑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余 誠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梁瀛洲 卽梁棟，傳載日知會篇中。

何季達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篇中。

李長齡 傳載日知會篇中。

馮特民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篇中。

孫武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共進會篇中。

徐祝平，字竹坪，湖北荊門人。日本留學生。紀元前七年，入日知會。丙午，與季雨霖、吳崑、梁灝洲等刺指血爲盟書，誓共生死，以謀逐除韃虜。襄河上下游會黨，悉能聽其指揮。事洩，亡命走東瀛。後在哈爾濱主長春日報筆政，因釐成基案下獄。辛亥武昌首義，助藍天蔚在關外獨立。事敗回鄂，號召襄河舊部，佐招討使季雨霖收復荊襄。和議成後，努力報界。後以病歿於漢口，經紀其喪葬者，爲黃吉亭先生。

廖匯川，字宗伯，湖北荊門人。紀元前六年，入日知會，與季雨霖、梁灝洲等歃血聯盟，誓共生死，以謀光復漢族。事洩，亡命日本。辛亥武昌首義，佐招討使季雨霖收復荊襄。民二被選爲國會議員。

黃景亞，號楚玉，湖北漢川人。入日知會後，與梁灝洲辦理羣學社，明新公學，以爲日知會宣傳育材之所。夏秋間，日知會圖大舉，與灝洲歃血聯盟，誓共生死。事洩，案之急，流離轉徙以免。辛亥首義，佐梁鍾漢據漢川以抗清軍右翼，後復隸季招討部下，効力荊襄。討袁護法，無役不與。

李楚翹，湖北荊門人，日知會會員。丙午機關破，以楚翹爲季雨霖歃血盟友，捕之，亡命得免。

何子植，湖北黃岡人，日知會會員。丙午機關破，以子植爲吳崑歃血盟友，索之，亡命獲免。

他系因本案在鄂監禁諸人名錄

劉家運 歐陽澤垠 曹玉英 謝九 孫鴻鈞（事略依次具後）

劉家運，會黨也。丙午北洋大臣袁世凱據日本諜報，稱家運爲長江上下游巨匪。萍醴軍興，鄂督張之洞立格通緝中，列劉家運一名，註係湖北全省會首。萍醴事起倉卒，日知會先未與聞，故總督張之洞之賞格中，無日知會會員名。奈奸人利賞金者，誣日知會之首領劉靜菴爲家運以捕之。後家運獲於湘，解鄂，官廳大窘，搜他案致死以滅其跡。事詳劉靜菴碑陰。

歐陽澤垠，會黨也。萍醴起兵時，任參謀，事敗，被逮於鄂，與朱子龍、殷子衡，同鋼江夏縣獄。子衡述其事甚詳。

曹玉英，總督張之洞賞格中列其名，謂：「玉英，年二十九歲，係沙市牛皮官商，爲沙市會首。」但吾輩不知爲何許人；亦未聞監禁武漢何處，第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八章，丙午萍鄉瀏陽醴陵之役節云：「在鄂監禁者，爲朱子龍、劉家運、胡瑛、梁鍾漢。曹玉英、謝九、吳之銓、殷子衡、劉貞一。」此君當係會黨中人物，因本案捕禁於鄂者。

謝九，不知爲何許人；亦未聞監禁何所。第見鄒書如上云云。

孫鴻鈞，不知何許人，維見於劉揆一所著之「黃興傳記」及馮自由所著之革命遺史第一集，「辛亥武昌起義之革命團體」日知會一段中。以上三人，鄂人均未有知者，想作者必自有確據也。

本會遭此破壞，風潮不息者累年。黨員風流雲散，在省者亦匿迹銷聲，日知會從此瓦解矣。查吾鄂自倡導革命以來，有三大黨獄。一，庚子傅慈祥唐才常之役。二，丙午劉靜菴胡瑛朱子龍之獄。

三、辛亥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之獄。庚子之獄，其勢逼長江數省，黨人遇害者以數百計，以此大流血，轟動一時，其種因誠巨矣。甲辰科學補習所亦遭破壞。（清鑑以庚子甲辰丙午爲三大獄，甲辰湘省受禍重，湖北受禍輕，故不列爲吾省大獄。）然事發鄰省，應變有方，終於和平了事。丙午日知會則大張旗鼓，軍學界附者以萬計，又涉萍案，蔓延數省，當時偵騎四出，風聲鶴唳，吾鄂黨務受摧殘者數年。至戊申始復由本會會員李亞東、任重遠、郭撫宸、李長齡、孫武、黃申薌、劉堯激、彭楚藩、杳光佛、王憲章、熊子貞、蔡濟民等，賡續辦理湖北軍隊同志會等機關，至辛亥八月十八日又遭慘敗，致有彭劉楊三烈士之獄。然清廷卽由此倒矣。世之飲水思源者多歸功於日知會，吁，何其偉也。

#### 會員名錄

劉靜菴 傳見科學補習所始末篇中。

曹亞伯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始末

篇中。

何季遠 傳見科學補習所始末篇中。

朱元成 卽子龍，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

習所始末篇中。

梁瀛洲 傳見後。

季雨霖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

李長齡 傳見後。

吳崑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同盟會湖北分會

之概況。

孫武 傳見共進會篇。

黃古亭 名瑞祥，武昌人，創辦本會後，爲湖南長沙聖公會會長。甲辰視與會事書，以全力保護黃克強脫險。丙午本會事覆，以全力營救劉靜菴諸人；光復後功成不居，國人敬仰。

胡蘭亭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

劉藩侯 名應宗，咸寧人，代胡蘭亭爲聖公會會長，其掩護黨人如黃胡，亦功成不居。

陸費逵 字伯鴻，江蘇人，任評議員，後經理 李亞東 任評議員，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

中華書局。

馮特民 任評議員，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 濮以正 安徽人，任評議員，極精幹，離鄂後

補習所始末篇中。

不知所終。

李勝美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始末 趙光華 路歷見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始

篇中。

末篇中。

張難先 路歷見本篇黨獄中。

梁鍾漢 路歷見本篇黨獄中。

賀公俠 字劍川，天門人。

廖匯川 路歷見本篇黨獄中。

張漢傑 任宣傳責任，因鼓吹革命下武昌府 吳貢三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

獄。

殷子衡 路歷見本篇黨獄中。 余 誠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同盟會湖北分會

之概況。

徐竹坪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李楚翹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宋開先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同盟會湖北分會篇。

任重遠 潛江人，本會風潮息後復同李亞東組織湖北軍隊同盟會。黃紹香 起義後改名申蕪，任標統，大冶人。

張純一 字仲如，漢陽人，作詩歌以宣傳革命，後努力哲學任各大學教授。

熊子貞 後名十力，黃岡人，在會謀起兵，統制張彪下令捕之，逸去，首義復充都督府參議，後努力哲學專心著作。

劉通 字子通，黃岡人，負運動學界之責，後厄於頑固黨，於民國十年後病歿。

查光佛 字競生，蕪春人，運動軍學界，辛亥光復後任教育部部長。

張漢 字佩紳，荆門人，運動會黨，光復後時功墜 略歷見湖北革命知之錄科學補習所始末。

任國會議員歿於蕪京。

范騰霄 字銀棧，利川人，本會發起人，運動 范尙立 名鴻助，武昌人，宣傳最努力。

軍學界最努力。

胡維世 武昌人，宣傳努力。

郭撫宸 運動軍隊最努力。

郝可權 字大衡，蕪春人，辛亥光復新疆最努力，當任 馮大樹 崇陽人，辛亥光復新疆最努力，當任 新贛平政院院長。

力，當任新疆軍務部部長。

黃景亞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何子植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 567 ·

朱義冒

字心佛，潛江人，投軍欲起兵，名捕逸去，後努力國學，任教各大學。

劉度成

見上篇，首義後任軍務部參議。

熊麗堂

黃梅人，袁氏稱帝被逮，身受酷刑，瘦斃武昌獄中。

彭楚藩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武昌首義篇中。

劉堯滋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武昌首義篇中，在會時期不久他去，少有知者，現尙有在會照片存真史中。

鍾劍林

江西人，運動軍隊。

吳祿貞

傳載湖北革命知之錄庚子之役篇。

藍天蔚

字秀豪，黃陂人，充奉天協統，辛亥在關外獨立，稱關外都督，民八在鄂西遇害。

丁立中

字笏堂，江西南昌人，負宣傳責任，首義後任軍務部秘書，及興業銀行總辦。

成邦杰

字興亞，湖南人，聯絡會黨，性極豪邁。

熊子香

名劍飛，黃岡人，運動軍隊。

熊持中

字海春，黃岡人，運動軍隊，辛亥光復黃州。

趙鵬飛

字維羣，鍾祥人，首義後任都督府顧問，民二十五，慘死於京。

黃金門

漢川人，負訓練之責。

蔡遠生

運動學界，著有死法，轟動一時，首義後充黃總司令軍法官。

潘善伯 名公復，襄陽人，製造炸彈，光復武漢最努力，淡泊不言功。

王憲章

傳見湖北革命知之錄文學社篇。

蔡國楨

即濟民，行逃見共進會篇中。

劉襄廷

建始人，聯絡警界，亦洩下獄，抗戰前病歿武昌。

辜天保

運動會黨。

朱作梅

負通譯宣傳之責。

李興漢

漢川人。

張海濤

黃岡人，運動軍學界。

馮羣先

黃岡人，運動軍學界。

邱介甫

名可珍，黃岡人，運動軍隊。

方劍侯

一曰簡侯，武昌人，討袁在浙江遇害。

陳雨蒼

字少峯，荆門人，運動軍學界，首義後任都督府參議。

鄭雄飛

字心田，鍾祥人，辛亥在漢口陣亡。

張星漢

字芙蓉，天門人。

鄒特夫

武昌人。

方柏年

安徽人，運動軍隊。

周定原

字瑞廷，沔陽人，辛亥任都督府參議。

余德沅

字明卿，房縣人，運動學界。

金封三

名華祝，黃陂人，曾受黃興聘任教明德學堂。

石志泉

字友儒，孝感人，運動學界。

張策該

應城人，同梁瀛洲辦理明新公學。



吳兆麟

字畏三，鄂城人，工程營隊官，首義後任都督府參謀長。

羅子清

鄂城人，工程營隊官。

錢葆青

字選青，黃安人，馬隊八標三營隊官，首義後管帶水師。

姚金鏞

字小圃，辛亥起義任參謀，團長，參謀次長等職。

熊炳昆

後改秉坤，字載乾，江夏人，首義後任協統。

夏占奎

字玉泉，黃岡人，日本士官生，辛亥參加陽夏之戰。

殷盤

字雲齊，黃岡人，日本鐵道工程學生。

王愚忱

武昌人。

易介三

張其亞

徐誥

章澍

畢振英

圻水。

李實栗

孝感。

李濟川

河南。

劉玉堂

咸豐。

黃可徵

以資財接濟黨費，運動革命最早。

錢友松

武昌人，為靜菴所信任，首義時充各部總稽查。

張統

字閔三，黃岡人，首義時為稽察部軍務司長，民二討袁，黃陂捕殺於江岸。

祝夢熊

後改名制六，荆門人，辛亥任四十二標代表，起義不久，為黃陂所殺。

何亞新 蕪水人，首義後任黃總司令部會計。

盧保三

董傑

宋錫全 字質夫，湖南人，辛亥首義任協統。

潘善美

黃家麟 事略見湖北革命知之錄文學社篇。

喻祿

徐繼庶 潛江人。

熊興亞

熊飛宇

徐叔淵 鄂城人。

宋衡 京山人。

鍾大聲 黃岡人。

鄭子瑜 湖南人，在南京遇害。

覃炳堃

雷超 江陵人。

鍾遐齡 湖南人。

(湖北革命知之錄八一頁至九二頁)

## 武昌日知會之運動

曹亞伯

予過武昌，寓於高家巷聖公會胡蘭亭牧師家。聖公會之日知會，實係革命機關，表面則講道闡書報。因附設於聖公會也，故推胡蘭亭任會正，劉敬安副之。幹部有評議員五，選舉馮特民、陸費達、李亞東、濮以正等任之。開幕之日，吳祿貞捐月薪五十兩，以作開辦之費，斯時吳祿貞將調至北京陸軍部也。藍天蔚亦暗助不少。結合軍學兩界之重要會員，分途運動。如吳兆麟、李亞東、聶天保、范騰霄、盧保三、徐竹平、黃家麟、潘善伯、李勝美、黃警亞、蔡達生等數十人，援引青年，廣結同志，宣傳陳天華所著之革命小冊子，如猛回頭、警世鐘、諸書。漸次軍學兩界之有心革命者，均歸納於高家巷日知會，會務發達，一日千里。張純一、余仲勉、范煥文等又充文華大學教授，張純一於乙巳春夏之交，曾為日知會徵求同志作宣言，文極沈摯，足令見者莫不心動。當時僅印千份，一散而盡，經丙午冬季之變，竟無存者。更以白話作軍歌三首，以為軍界學界革命之鼓吹，一時風行全國，今猶記憶，特錄之如下。

願同胞、團結個、英雄氣、唱軍歌。

一腔、熱血兒、按劍摩。

怎能够，坐視國步蹉跎！

準備指日揮戈，  
好收拾舊山河。

從軍樂，樂如何？  
從軍樂，樂如何？

怎能够，坐視國步蹉跎！

準備指日揮戈，  
好收拾舊山河。

對天演，烈風潮，爭優勝，武士道，  
競上，舞臺高，精神好。

爲國民，從新鑄個頭腦。  
掙得神州天曉，

紀念碑，立雲表。  
操操操！休草草！

操操操！休草草！  
爲國民，從新鑄個頭腦。

掙得神州天曉，  
紀念碑，立雲表。

齊昂昂，整頓了，好身手，講兵韜。

救國，千鈞擔，一肩挑。

新中國，能够造得堅牢，

便是絕代人豪，

浩然氣，薄雲霄。

聲價兒，比天高，

聲價兒，比天高，

新中國，能够造得堅牢，

便是絕代人豪，

浩然氣，薄雲霄。

予渡日本後，即入東京府下淀橋町中田重治主教所辦之興書學院。旋接武昌報告，知日知會曾開大會，會務日臻發達。今將幹部成立開會之日，張漢傑所記劉敬安之演說錄之如次：

中國醒，中國醒，我中華大國，外人要瓜分了，我們同胞，又要做兩重亡國奴了！滿清那拉氏常言寧將中國亡於外人，不可失於家奴，此滿清亦自認中國又要再亡了。我漢人四萬萬同胞，被滿清壓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現在禍在眉睫，應該醒來，應該覺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爲人之奴隸牛馬。不勝急切盼禱之至！日前同志曹亞伯由湘來鄂，與胡蘭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議擴充日知會。現曹君已往日本，從事運動，我們日知會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

已備就，應成立幹事部。此幹部多係軍學兩界同志，以後一切責任，及開導民智，救中國危亡，成一新中國，俾黃帝子孫不復爲亡國奴；豈惟同志之幸，亦中國四萬萬同胞之幸！

予入聖書學院，研究宗教，每週必至東京中心之神田區，與日知會同志黃興宋教仁輩會晤，謀革命進行之法。（武昌革命真史前編十至十四頁。）

## 武昌日知會之破案

曹亞伯

予至倫敦數月後，聞因反對日本取締留學生規則返滬，倡辦中國公學之姚宏業，亦因國事憤激，投黃浦死，遺有絕命書於世。而劉敬安之在武昌，則努力散布其絕命書及一切革命書報於軍學紳商各界，藉以廣播革命種子，俾我漢族不為異族政府之專制所愚。宗教機關，固以德育智育為救世之先鋒，而耶教宣傳之法，尤為適合時宜。故劉敬安得於日知會勸奮宣傳，不遺餘力，血誠所感，有情皆應。丙午春，胡厚齋牧師自九江至武昌，聽劉敬安在日知會之演講，大受感動，亦於返九江後設一開化閱書報室，邀李獻彬查冠英陳義山楊器之劉慶雲相助。并請九江紳商開會於新安會館，議開辦書報室之法，蒙一致贊成，捐助款項，買各種新書新報於開化閱書報室。武昌日知會劉敬安所贈散之各種革命書籍，亦漸分布於九江，故九江軍學兩界及紳商有志之士，與海關人員，受書報之益而秘謀革命者亦日多。并附設平民學校，日夜授課以開風氣。自此開化閱書報室之革命宣傳發起後，影響漸達於南昌。而黃茂才復奇，字大可，曾留學東京，見此公益，更加提倡，將其所居房產，捐為開化閱書報室之基業。其親房反對，彼則懸一字條於門，謂此屋已捐與開化閱書報社管業，如有阻撓之者，余當變厲鬼以擊其腦云云。此知書報感人之深也。世之頑梗不化，腐舊自甘，而與新世界為仇者，究非其罪，實其有所不知也。焉得劉敬安化身千百萬，使腐舊之人物，一一覺悟哉！敬

安作事最機密而沈靜，與日知會幹部諸同志常開會議，祕授宣傳革命之方法。設印刷革命機關於黃州，凡運動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黃州殷子衡吳之餘廣為印送，學界則易於散播，兵士則傳播頗難。每於夜間或兵士出動之時，由營中同志，祕置革命小冊子於各兵士之床，更介紹同志入營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讀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即奉為至寶，祕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効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學堂之青年，亦時以偷看猛回頭為樂。但大多數尚不知出自日知會之所散布也。於是同志日多，日知會極形發達，每逢禮拜假期，至日知會閱書報者更多。兵士學生，習以為常，因而做禮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劉敬安擴充武昌日知會之成績，於法人歐吉羅未來演說之前，軍學兩界之入會者，數約萬人。其每月捐款之簿記，於日知會破案時，俱為中西牧師盜焚去。而劉藩侯會長尚保留捐冊一本，今抄出以誌盛。其原冊字跡，係劉敬安親筆也。（編者按：捐冊名單從略）

先是與清廷不兩立之上海蘇報被封後，四川鄒容死於上海西牢，其所著革命軍一書，甚有價值。而蘇報主筆之蔡元培章士釗，則避往日本。吳稚暉則避至英國。章炳麟（字枚叔一號太炎）則自投案，拘禁三年。鄒容死不甚明。太炎文學甚優，尚不為官僚所忌，出獄之期，東京民報社先派同志來滬歡迎。及出，即登日本船，至東京民報社以主筆政。太炎抵民報社之日，開會歡迎，到者甚衆，太炎發揮種族大義，轟動一時。

萍鄉醴陵革命軍起，本日知會之祕謀，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義，湖南湘鄉人，聲勢大振。同志歸國襄助者頗衆，江西湖南湖北三省震動。無如萍醴偏僻之地，軍餉器械，無所取材，烏合之師，



未經訓練，其氣雖壯，其力無援。加以江西湖南兩省之新軍又無聯絡，數日無一響應。敵人來襲，朝發夕至，張之洞利用漢治萍之小輪三十餘隻，巡輪靈便，遂因衆寡不敵，革命軍旋即消滅。損失同志頗多，被捕而禁於長沙武昌之監獄者亦衆。易本義吐血數升而死。革命不發生於久練之軍，不得形勝之地，以爲根據，未有不失敗者。自此失敗，清政府之暴力更形伸張；而武昌日知會之秘密運動，不得不更加慎重。以劉敬安之鎮靜，作事之機警，各同志之團結，雖外間稍有風聲，官場對於日知會暗中注意。但因教會機關，僅學生軍人閱書報之所，官場亦無隙可乘。

當時日知會分會密布於軍隊，尤以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爲重要。先是鄂中軍人與學子不相聯絡，軍界中只有少數志士陰投身於其間，以無結合之故，不得大生影響，丙午春日知會會員黃岡熊十力、熊飛宇、鍾大聲、邱介甫、馮翠先、張海濤、張其亞、易介三、涂誥、童澍等，始倡議聯合黃岡人之肄業武昌各學堂（如兩湖學堂、文普通學堂、武普通學堂、陸軍特別學堂、及四路高等小學堂等。）及在駐省充各軍兵役者，組成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每星期日爲大規模之集會演講，多根據孟子與王船山黃宗義諸家之說，闡發民族民權思想；而亡國之痛，實爲人類最痛心之境，每每發揮無遺。又時授周禮倡地方自治之論。軍隊中則陰合十人爲一組，各組隨時私聚，而爲革命之計劃。又密結同志謀團體之擴張，更廣佈宣傳文籍，如民報、及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孔孟心肝、諸書，幾於各軍兵士人手一木矣。初爲黃岡人之結合，迨成立半月以後，則不分縣界，而廣結同氣，故其宣傳甚有力。蓋以外縣人而首先加入此團體居主幹之列者，則有荊門季雨霖，沔陽趙光華，（起義時佐季雨霖收復荊襄大有功，元年病卒，）圻春郝可權，（後在新疆伊犁間傳播革命思想甚力，辛亥舉義

伊犁，爲伊犁軍政府之參謀總長，鄂城徐叔淵，（後在新疆伊犁問傳播革命有力，）圻水畢振英，孝咸李質渠等。是年清廷命南北軍會操於河南，熊十力欲乘機舉事，創議除結荊襄巴蜀及河南秘密會黨，如洪門與哥老會等，使之發難於各地，清廷必遣軍隊往勦之，而軍中同志，即可乘機以舉義旗，中原不難定也。時熊十力肄業武昌陸軍特別學堂，以此奔走軍中甚力。又嘗在同學中鼓動風潮，監督劉邦騭言之總兵張彪，彪立命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捕之。陸軍特別學生，皆就各營兵士挑選，熊十力故隸黎元洪部下，及黎元洪將捕十力，季雨霖時爲黎元洪部下督隊官，密白十力，得先遁。黎捕十力不得，懸賞五百金購其頭，時丙午夏四月也。（熊十力，原名定中，字子真。）而黃岡軍學界講習社，亦由此封閉。因此團體本日知會之分會，自丙午春成立，卽於是夏破壞，爲期不過三四月。然當時倡始諸人，努力傳播革命思潮於軍隊，終有相當之成績。又此創辦諸人，在當時皆青年朝氣，其後或以勞鬱早死；或因年事稍長，而因循委靡，終於碌碌無所表見；或志大而厄於機運，不獲用其才，或因頓挫太多，而捨棄事業，以專向於學術。要其當時一段之勞苦，不可沒也。又黃梅宛思演君，亦日知會之忠實會員，乃革命之先覺。其對於湖北革命之功德頗大，而名不彰。被其陶冶者如詹大悲何海鳴等，反有名於時。宛思演年十五，卽有革命思想，始肄業武昌兩湖師範及貴州府中學，卽努力向同學宣傳，嘗傾其家產，先後創辦商務報大江報於漢口，而劉堯激（武昌起義前一日，被瑞澂所殺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主筆政於其間。嘗爲各軍兵士登載軍官惡濁之事，以此益得軍士歡，而軍人遂無不樂入革命黨者，此辛亥之事所以易易也。詹大悲以此成名，而世乃不知詹大悲由宛思演之所陶冶也。（後詹大悲附和共產革命軍，被其後輩所殺，同時被殺者，更有共產學者李漢

俊。又黃岡張統，字潤三，亦日知會之健將，年少投筆從戎，在軍中密謀革命頗久。（武昌起義時頗有勞績，時鄂軍政府用五權分立制，設總監察處，內分參議稽查二部，張統爲稽查部軍務司長。北軍之下漢陽也，都督黎元洪遁退洪山，張統率同僚彈之，記黎元洪大過一次。南北和議成，張統逆料袁世凱必叛，心惡黎元洪附袁，日謀所以除之。黎元洪密電袁下令通緝，癸丑三月，黎元洪捕殺張統於武昌江岸，投其屍江中。統無子，有妻改嫁北人。如是類者甚多，不忍詳記。）

湖北軍界，隱藏各省之志士，不乏濟世之才，如貴州之王憲章，河南之李濟川，廣東之許崇灝等，皆得與劉敬安同立大願，分途進行。而各省新軍中，亦多有日知會會員插足其中，陰爲結合同志。湖北各縣之有新學知識者，以及縉紳先生，多晤助日知會之宣傳，其名雖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

先是孫逸仙托法國友人歐吉羅氏調查中國內地革命黨之組織。蓋歐吉羅由孫逸仙介紹至東京同盟會，是時東京同盟會重要分子，皆分途奮鬥，散往各方，東京黨部，僅屬宣傳機關，努力於民報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訊而已。同盟會會員山西喬義生，乃伴歐吉羅入中國內地游歷，兼作譯員。先游京津，次游長江，再游南服。丙午五月初四，歐吉羅自山東煙台電武昌日知會劉敬安，謂定於五月初八日蒞鄂，至貴會參觀。劉敬安即約同股子衡、朱子龍、吳崑、季雨霖、馮特民、李亞東等，預備歡迎。屆時法人歐吉羅果偕喬義生鄧家彥至漢口，劉敬安自武昌高家巷日知會渡江至漢口迎之。行近漢口一碼頭，歐吉羅迎面而來，街上行人頗擁擠，歐吉羅忽問劉敬安曰：「汝乃劉敬安先生乎？」敬安答曰：「汝即歐吉羅先生乎？」握手言歡，親如兄弟。以素未謀面之交，相隔數萬里之

客，言語不同，面貌迥異之友，邂逅相逢，彼此相識，豈真前世因緣乎。於是相率渡江，至武昌高家巷日知會。時到會歡迎者，軍學兩界，已數百人，會場亦佈置整潔，彼此相見極歡。歐吉羅演說，朱作梅爲之翻譯，說法國革命之由，世界革命之勢，中國不能不革命之所以然，條理井然，人心大震。而會中學界軍界之青年，聞之熱血怒潮，莫不奮興也。時巡警道馮啓鈞（字少竹廣東人，）派有祕探在座，特別注意。會畢，攝影而散。適八月醴陵萍鄉起義，勢甚洶湧，鄂中清吏，遂注意於日知會。

是時高家巷公會會長胡蘭亭，已赴日本東京青年會。主高家巷聖公會堂者，乃劉藩侯會長。適長沙聖公會會長黃吉亭亦派往日本，劉藩侯即由吳德施主教調往長沙；而高家巷之會長，即派余文卿。其子余日章，乃日知會會員，素與馮啓鈞之同事朱通往來。朱通暗洩馮啓鈞捕拿日知會會員劉家運（即劉敬安）等之消息，余日章歸告其父余文卿，余文卿詢之劉敬安，謂萍醴案中牽連之劉家運，是否君之別名。馮啓鈞捕之急。劉敬安隱約其詞，轉商之胡蘭亭會長之夫人，胡夫人命其甥某引劉敬安避往黃陂某鄉胡蘭亭之大姐家。而馮啓鈞派偵探日日至高家巷聖公會小學堂審問小學生，有一小學生謂前日有某學生請假回黃陂某鄉去矣。該偵探問：「汝知往某鄉乎？」該生答曰：「有一親戚知之。」於是介紹其親戚引馮啓鈞之兵往黃陂。適黃吉亭牧師自長沙渡日，經過武漢，知此案破，急與美人孟良佐會長謀救之之法。Rev. A. A. Gilman 孟良佐之先人，固華盛頓離英獨立時之有功者，對於中國革命黨極表同情，願親往黃陂救劉敬安。其意甫定，而劉敬安已戴枷鎖由兵士押解入武昌城矣。此皆由於日知會內部有漢奸郭定安（字堯階，沔陽人。）向馮啓鈞告密，欲藉以升官發

財也。是時會員朱子龍、梁瀛洲同寓漢陽青蓮寺，郭堯階引馮啓鈞之兵數十人圍之。梁瀛洲他往，其弟梁鍾漢，與朱子龍同捕去。胡瑛、李亞東、季雨霖則由郭堯階引捕於漢口名利棧。劉斌（即劉權，字玉堂）開設新大方棧於名利棧間壁，聞此案破，即避往上海。郭堯階又率馮啓鈞之兵數十人乘夜往捕其表兄張難先於其寓。旋派兵輪往黃州捕吳貢三殷子衡二人下之獄。是役被捕者九人，被牽累而未敢逮捕者，軍官數十，學生甚衆。而日知會之名冊俱爲聖公會外人收毀之。

張純一，字仲如，漢陽人。自甲午敗於日本後，痛外侮之頻仍，由於內政之不修，實由於官僚之惡劣，故對於官僚，極賤惡之。戊戌政變後，國事日非，每與其尊翁潤五先生談及國步之日艱，則相對泣下。庚子之役，及至唐才常之失敗，益用痛心，而謀政治之大改革。結納有志之士益亟。甲辰乙巳間，任武昌文華大學格致室（即研究院）講席，在在以革新道德，革新人心，與學子相勉勵。時黨人集於省垣者日衆，張君即與馮特民、劉敬安輩，謀日知會之擴充；日知會所有籌畫，劉敬安必諮詢之。嘗爲日知會徵求同志，作宣言書，并以白話作軍歌，便於軍學兩界爲革命之鼓吹。旋游日本，意在規其國情，以爲吾國利病之比較。適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予深知張君愛國血誠，約同田桐往晤，勸其入會。張君云：「革命在精神，不在形迹。凡真能愛國愛民之事，吾必生死以之，決不退怯，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會，入同盟會，是以人爲強制之結合，重於血性至誠之契合，甚無取也。」予猶強勸之，田桐云：「設吾國人皆如張君，具足革命之神理，雖不入同盟會，無非同盟會之健者也。」張君因對予與田桐，祝願同盟會之發達，相與暢談而散。蓋張君之卓識與其堅苦之行，有爲予莫不及者，於此可見一斑。丙午秋，張君自口甫歸，劉敬安知之，即至其家。略敘數

語，相邀渡江，至日知會，爲竟夕之談，皆規畫時局事。時醴陵事起，武昌黨人咸欲響應，敬安急不暇擇，張君以準備未齊，力遏止之。且謂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蒞止，如果有軍餉接濟，可操勝算，然後動作。未及數日，胡瑛果至，開會籌議，胡瑛亦以未可輕舉爲言。無幾，醴陵事敗，黨人復專爲秘密之運動。有沔陽人郭堯階，久聞張君之名，欲敬安介紹以相見，并已詳悉張君住址，將往訪之。一日，敬安以郭意告張君，張君即詳詢郭之爲人，敬安遂郭頗以革命首席自命，張君叩其近執何業？用度何出？敬安答曰：「彼未有職業，而往來必乘轎，其用款聞借自某孀婦」云。張君即惡其輕浮，且斷定其心術不正，不願與之相見，請敬安婉言拒之。未幾，郭果向巡警道馮啓鈞告祕，親領巡兵逮捕劉敬安等，及往黃州捕吳貢三殷子衡至省垣。時適黃吉亨會長由長沙聖公會到漢口，將往日本之東京，聞知吳殷被捕，係由孔孟心肝一書。書中詳言懷夷事，吳貢三所手編，殷子衡所祕印，并無著者姓名。而書末附載軍歌，（見前）獨刻張純一名，恐將被捕，特遣人至漢陽城內張君家告以詳情。適張君往漢口某戚家弔喪，不遇。乃張君至友夏清泉聞知，特往漢口尋覓，見張君以實告，即偕張君至英租界四碼頭聖保羅堂。該堂會長王理堂，亦富具革命思想者，見張君至，問知其故，即慰之曰：「姑安住此，可保無憂。」旋黃吉亨會長至保羅堂，見張君極欣慰，即與王理堂會長商議萬全之策。設清吏有公文至租界逮捕，必知會美領事，可預托領事館辦公事者，如見有此項公文至，請先遣人來堂報告，即視其時間之延促如何而定辦法。如時過促，則暫匿聖衣房以避之。如時長，可請吳德施主教，或孟良佐會長，（均美國人極贊成中國革命者。）送往美國軍艦中，即可保無事。因中國官吏，不能至外國軍艦中捕國事犯也。自是張君漢陽居宅前後，常有巡兵

窺伺，歷月餘而後已。張君匿居望保羅堂月餘，其至友夏清泉問日輒來堂問訊，且至張君家通消息，安慰其眷屬，夏君亦血性人也。迨捕黨人風聲稍息，遂出堂。因夏清泉至漢口下游之灤口，潤迹於建築隄防之路工中，時至聖保羅堂探詢劉敬安殷子衡等之消息。聖公會中西諸會長（即牧師）均明達，頗器重敬安等，聞其受刑甚酷，羣欲營救。會青年會總幹事穆得（美國人）博士蒞漢演講，聞劉敬安為信徒，欲赴北京為之寬解。時張純一匿居聖保羅堂，即同余日章孟良佐三人預備呈詞。因請馮特民來詳詢敬安被訊情形，遂分述十九條，為敬安辯護。時孟良佐夫人在旁伺候，頻以茶進，且以食點進，足見其賢也。詞稿擬定繕畢，穆得即攜之赴京，請美公使為之寬於清外部，九人均得減死刑。當時被逮者九人，而受刑最酷者為劉敬安，次則朱子龍、殷子衡。以劉敬安為日知會會首，故首救劉敬安也。張純一潤迹路工，時或運米，路為水淹，輒去長衫，肩囊赤足而涉；蓋力矯腐朽之習，鍛鍊筋骨，以便接近衆工也。工暇，則集工人講個人社會衛生事。且講中國亟應改革一切之理由，聽者莫不翻翻欲動。工畢，即同夏清泉罄所獲資，在漢陽沌口購地八十餘畝，捐於聖公會，以為孤貧工藝學校之基址。戊申春，溫州孫詒讓（字仲容）開辦師範學校。張君聞秋瑾之獄，株連不已，幸得仲容先生致書於端方張之洞始止，張端均以孫著作等身，極敬重之故爾。又聞孫嘗致書日本，敦請章炳麟至其家，可保無憂云云。知其富於革命思想，且欽佩其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等著述，往任教育兼倫理講席，大施其革命之工作。適光緒西后相繼死，幼主宣統立，大好材料，足資講演。學生二百餘，每遇張君授課，莫不欣欣然，先時入堂，靜坐以俟之，凝神注聽，恆不覺其暑之移，而甚恨其時之短。蓋張君能以革命之身教，非僅以革命之言教，故感人獨深也。及將去校，諸生痛

切哭泣者二十餘人，全體排列禮送畢，更趨至海濱送行，待至輪船已開，始各揮淚而返者十餘人，張君亦爲之墮淚焉。己酉，張君在上海廣學會任編纂，兼辦大同報，自是專用文字爲政治革命之先導者前後凡十年。辛亥八月二十日辰間，聞友人報告云，武昌革命軍已驅逐清督瑞澂，佔領省城，喜出望外。即與廣學會哈文藻（字筱泉，漢陽人。）商於英人李提摩太博士，電致漢口英領事，聯合各國領事，創議保護武漢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如革命軍與清兵有戰事，須離開武漢二十里以外。李博士富具愛心，慨然應允，盡力爲之。即往晤上海英領事，并美領事，得其同意，會同致電漢口焉。此所以維持革命軍之勢力，亦使各國嚴守中立也。乃在上海盡力奔走，凡有利於革命軍者，雖勞苦不少懈。至清室退位，張君鑒於政治革命之紛擾，絕不與聞，以爲非弘揚佛化，無以爲制治清濁之原，於是專心著述，自苦以利他。繼見黨人無行，袁世凱盜國，益痛心焉。更於教育界主張道德革命，人心革命，以爲根本之解決，乃著爆子閉詰謔等，革學者執我自利之命。又以基督教之上帝，爲帝國主義之大原，教義陋劣，不能止西人侵略之心，著佛化基督教、福音祕義等，革天魔外道之命，使此全地球上未來無盡人類，悉歸於無上正等覺道，真能福利世間。又著國學闡微等，破除儒道諸家門戶之見，圓成孔老諸說，凡以革地獄餓鬼畜生之命。使皆止惡修善，永得爲人。且革人間一切凡夫溺於愛河、陷於有獄者之命，使皆得解脫，爲賢爲聖。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乃至成佛，庶幾除盡貪瞋癡闇，無難變此五濁惡世，成爲極樂淨土。蓋世間衆生無盡，殺盜淫無盡，革命功德亦無可盡，是其清淨無漏革命之弘願，惟圖報衆生恩，決不容有我之見存，可謂得其究竟矣。嗚呼！安得天下侈言革命者皆如張君，足爲不才今後革命之師範耶！



馮一，字特民，與劉敬安同爲日知會運動革命之有力者。案既破，馮亦自危。適楊繼緒調往新疆爲陸軍統帶，特民與馮大樹、李輔黃、郝可權、李克果等乃隨楊往，分布於新疆伊犁間，暗爲聯絡漢回軍隊，作西北之革命運動而去矣。（武昌革命真史前編二九至一四七頁。）